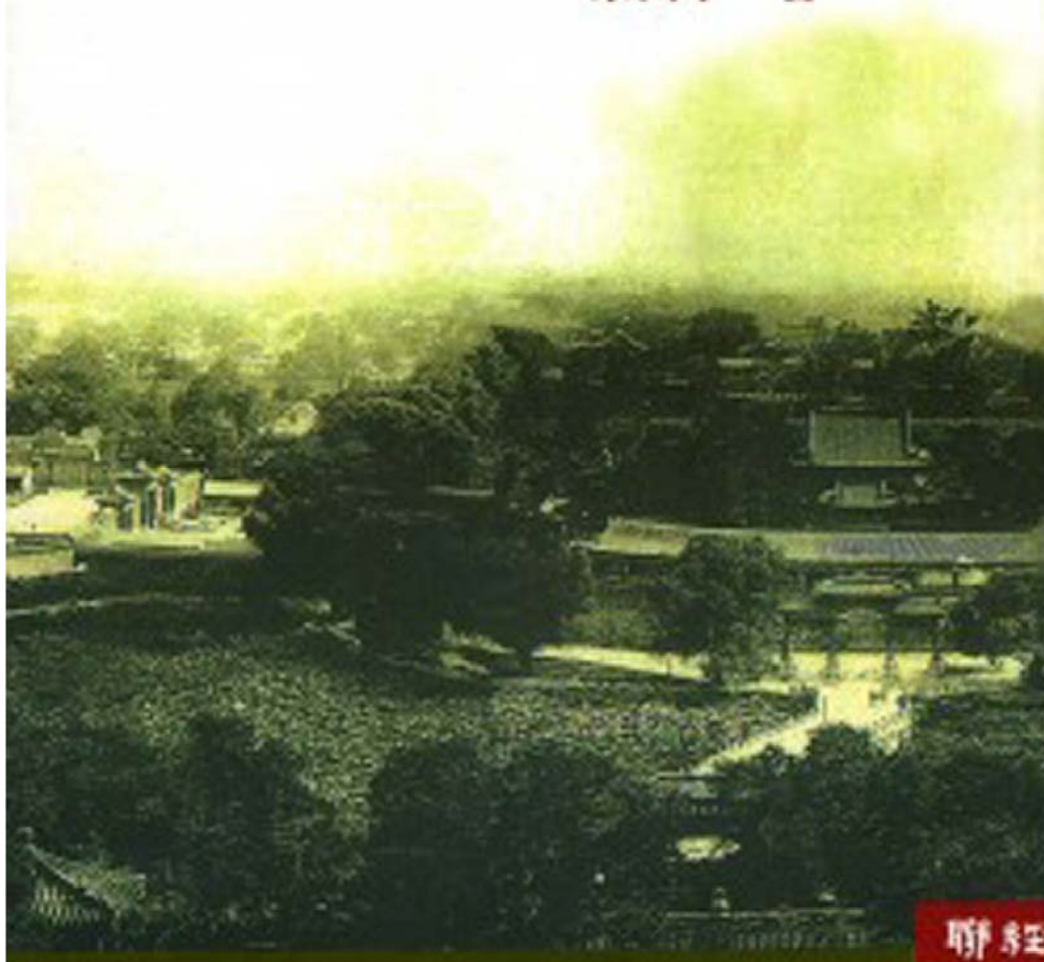


京華風雲錄【卷三】

夏都誌異

京夫子 著



《京华风云录》卷三

夏都志异

京夫子 著

联经出版

目 录

- 第一章 群雄毕至庐山盛会
- 第二章 周恩来矫正毛泽东
- 第三章 离右派只有五十米
- 第四章 第十三次书面检讨
- 第五章 谁想做国务院总理
- 第六章 跃上匡庐四百旋
- 第七章 齐鲁齐鲁莺歌燕舞
- 第八章 清凉海滨铄石流金
- 第九章 彭德怀上山
- 第十章 诗风兴盛文官斗才
- 第十一章 当世俊彦湖南二周
- 第十二章 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
- 第十三章 邑有流亡愧俸钱
- 第十四章 庐山清流众书生
- 第十五章 贺总夜宴「一品当朝」
- 第十六章 元帅和女兵
- 第十七章 菩萨是你我供起来的
- 第十八章 领袖面子百姓肚皮
- 第十九章 东林寺讖语
- 第二十章 诉尽心中无限事
- 第二十一章 笑声震瓦四心通
- 第二十二章 奋笔陈民瘼种下泼天祸
- 第二十三章 部长呈密报庐山大梦中
- 第二十四章 呼气为云哈气成雨
- 第二十五章 毛泽东运筹浔阳楼
- 第二十六章 武陵拳和毛家网
- 第二十七章 大将发威领袖谈诗
- 第二十八章 牯岭遍地闷雷声

- 第二十九章 宁教我负天下人
第三十章 二十三日晚上事件
第三十一章 时运不济黄克诚
第三十二章 四大文臣失去自我
第三十三章 林彪上山虎添翼
第三十四章 小舟托孤老兵本色
第三十五章 元帅劝降擒贼擒王
第三十六章 白虎堂前哀兵胜
第三十七章 文臣图自保巾帼奋抗争
第三十八章 光美陪游泳彭总又操娘
第三十九章 悲乎！新中国名臣
第四十章 主席是个大玩家
第四十一章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第四十二章 周恩来下山彭德怀「毒咒」

《京华风云录》共四卷。（卷1）《北京宰相》是写周恩来事，（卷2）《西苑风月》以高岗为主线写建国初期事，（卷3）《夏都志异》写庐山会议彭德怀案，（卷4）《血色京畿》写文革事。

第一章 群雄毕至庐山盛会

周恩来于七月一日凌晨抵达庐山牯岭，入住原美国特使马歇尔别墅。

如果算上一九三七年的两次。他这是三上庐山了：那两次上山是为着晋见蒋委员长，商谈国共合作抗日，中共红军接受改编；本次上山今非昔比，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一起，半天工作，半天休息。

庐山确是长江中下游赤日炎夏时节的清凉世界。人们早晚穿夹衣，睡觉盖被子，探头触着云，伸手摸着雾，最是舒适不过的。过去是蒋、宋、孔、陈，现在是毛、刘、朱、周。毛泽东住了美庐别墅，刘少奇住了原俄国五州银行别墅，朱德住了原美国威廉斯别墅。还有董必武住了原宋公馆，彭德怀住了原陈公馆等等。总之，牯岭东、西河谷一带数百栋大小别墅，皆以阿拉伯数字编列号码，成为国有资产，革命的胜利果实了。且每栋别墅自成一体，厨房浴卫，花园草地。从中央要员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又都带来自己的厨师、服务员等，一时间南北美食荟萃，各显精妙风味。首长们平日难得这般闲遐，如今聚集到山上来消暑当神仙，游山玩水之余，不免此呼彼应，相互宴客，真个是谈笑皆政要，往来尽高官了。

本来，自去年大跃进起，全国各行各业闹了个人仰马翻，国家财政空前吃紧，好几个省份已经发生粮荒，还上庐山来开什么「神仙会」，周恩来实在不想趁这趟热闹。他两次向少奇同志提出，要求留在北京「看家」，打理中央日常事务。少奇同志作不了主，让他直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却说：不是早安排好了，外交部留下陈毅，国防部留下黄克诚，国务院和书记处留下邓小平？陈云请病假，你们几位负责经济计划的大人物都不赏光、不露面，山上怎么讨论经济工作？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算我去年闯下些祸，又批了你的「反冒进、反左倾」，要你作了大半年的检讨，有气可以到山上去一吐为快罗。

话到这份上，周恩来只得向毛泽东解释，自己对前年、去年因「反冒进、反左倾」犯下错误所作的检讨，所接受的批评教育心悦诚服，

无怨无悔。这次上庐山读书学文件，也是换换脑子，乐于前往，乐于前往。

周恩来乘专机飞武汉，改乘江轮抵九江之后上山。十几个小时的奔波，身上竟热出了痱子。入住马歇尔别墅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换衣扑爽身粉。

江西省委书记杨尚魁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隋静，来陪周总理用晚餐，喝江西名酿四特酒。周恩来听说隋静好酒量。因怕美庐主席那边有事随时传唤，小酌几盏，就用饭了。周恩来对隋静印象相当好，相约会议结束后下山到南昌，再让隋静请客，那时放量比高下：隋静啊，你是巾帼英雄呢，听说你把党内几位有海量的高干，农业部长廖鲁言、安徽书记李葆华、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都打败过？我是喝酒从无败绩的。下回我们南昌比茅台，让尚魁当监酒！

周恩来平日生活严谨、风度潇洒，偶尔名酒当前，忘乎所以也是有的。一九五五年日内瓦会议前夕，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次晚宴上，与老大哥的个个酒桶的政治局委员们对饮，以一对十的，被烈性伏特加灌醉，当场卧地，被抬回房间吐了个不省人事，回到北京向毛主席作了检讨……身在江西的杨尚魁和隋静，当然不会知道周总理醉倒莫斯科的这一败绩了。

饭后送走杨尚魁夫妇，往美庐打了个电话。美庐值班卫士报告总理：主席出门散步去了，留了话，总理晚上不要来见了，明天下午开全体会议，还要请总理主持呢。

既然不去主席那里，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两处，也就分头挂了个电话，告上自己刚上山，今晚上就不来打扰了，都早点休息吧。电话里，朱总司令告诉说，主席上山后写了诗，他和董必武也和了诗，柯庆施、陶铸、王任重、邵式萍等人都有诗作。估计主席的几位大秀才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到后，也会有诗作。现在山上吟诗赋对，风气很盛，日后可以出本诗集，纪念此次庐山神仙会盛况罗。

刘少奇同志是带着夫人王光美上山的。少奇同志在电话里说，经他提议，给本次「神仙会」定了个基调：成绩讲够，问题讲透；主席对当前形势总的估计，也有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周恩来没有出门。电话铃响个不停，也没让副总理们和各部委主要负责人来见。他派秘书去杨尚昆同志那儿要一份人员住处电话表格，弄清楚了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及各大区负责人的住址、电话，以便随时联络。全党群贤毕至，这么多大人物相聚一处，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说说笑笑，议论纷云，也要谨防乐极生悲，闹出意想不到的局面来呢！

凉风习习，月色皎洁。窗外不时有乳白色的缕缕山雾掠过。大约是山上空气清新的缘故，他没有倦意，干脆披上衣服，到阳台上的竹躺椅上躺了躺。正值盛夏，山下的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都热得如同蒸笼，这山上却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了。真是清幽宁静啊，连蛙声、蝉鸣都听不到，只有远处山谷中传来的阵阵林涛。躺了一忽儿，感觉有股子潮气，大约是下露水了。保健护士小梅——杨尚魁夫妇派来的一位江西姑娘，宛如雾中仙子似的，怯生生地走近了说：总理，进屋休息吧，外边湿气重，容易受凉呢。

进至室内，周恩来亲切地端详了一番小梅同志。忽又觉得，这小梅的眉眼，怎么看怎么都有些儿像是孟蝶呢！只是个头比孟蝶略矮些、略胖些，肤色也略黑些，嘴唇略厚些……这些年，他总算给孟虹的这个四妹儿做了妥善安排：保送孟蝶上了北京医学院，四年本科毕业，也没再让孟蝶回西苑，而安排去宋庆龄副主席府上做了保健医生。宋副主席共有三位保健医生。每当自己心情烦闷时，就去宋府走走。宋副主席善解人意，总是让他和孟蝶单独相处。孟蝶这丫头也真痴情，也不肯成家，只求他当总理的一月能去一回。此事算做得天衣无缝，就是小超有所察觉，也断不敢去宋府上要雌凤的。况且，每想到孟蝶的姐姐孟虹由一名绝色之人变成一名骷髅般的丑妇，心里总有好一阵悸动的。美的毁灭，真是最大的作孽罗。

「小梅，你过来，我问你话……」

周恩来如父如兄，慈祥地微笑着，向小梅伸出手去。

灯光下，小梅脸蛋又红又白，艳若桃花，靠近了总理，伸出右手，让总理去握住。别看总理年上花甲，却很英俊，手指手掌也很温暖。

「小梅，你叫梅霞新，对吧？赣州人？赣州出美人……你家里人都好吗？你在哪儿念的书？」

「总理……我父母亲都是公社社员，客家人。我是南昌护士学校毕业……」

小梅崇敬地望着总理，信赖地靠拢来，浑身洋溢出一股温馨、清甜的青春气息。

「江西客家多，你父亲是江西老表，你就是江西小表妹了。我告诉你呀，我们毛主席的祖上，也是客家人呢。朱总司令、邓总书记、叶剑英元帅的祖上，还有孙中山先生，也都是。客家人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但这个话不要到外面去说，要搞五湖四海呢。对了，你们在护士学校，学过按摩、针灸没有？」

「总理，您真好，都说您待人最和蔼……我是去年护校毕业，分配在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今年初，被抽调到中医学院集训班，突击学习了按摩、针灸。六月中旬上山后，我们才知道要准备替中央首长服务的。总理，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现在就可以替您按摩、针灸……我的实习成绩，是集训班的前三名呢。」

周恩来忽然心里一动，放开了小梅的小手：「谢谢。在北京的时候，闹过几回肩膀疼，也是请人针灸好的，现在不痛了。来来，我们泡一壶庐山云雾茶，喝茶聊天，说点你赣州乡下的情况，有啥说啥，不要假的，好不好？」

小梅很快泡来了一壶庐山云雾茶。茶壶、茶杯、茶碟都是景德镇特产的青花瓷。这次江西省委在每栋别墅里都预备下了一套景德镇青花瓷杯盘碗具，用后带走，作为赠送给中央领导和各兄弟省市负责人的礼物。周恩来见小梅只拿来一只带盖的茶杯，便起身取过另一只，亲自替小梅添上茶水，并拿出北京带来的一个甜瓜做招待。小梅一见慌了，忙说：「总理，不可以，不可以，我是组织上派来服务的，怎么可以倒过来，让您替我筛茶呢？」

周恩来亲切地捏了捏小梅的小手：「坐下，坐下来嘛。你是护士，我是总理，只是分工不同嘛。革命队伍里，服务也是相互的。我会批文件，但不会按摩、针灸；你会按摩、针灸，不会批文件，就这点区

别。我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不对？」

小梅面若羞花，媚如闭月，感动得手足无措：「总理，看你说的，看你说的……」

周恩来动手切甜瓜，切成一小股、一小股的，送到小梅面前：「这是北方的白兰瓜，你尝尝。南方只有香瓜，没有白兰瓜……很好很好，我们现在先吃瓜，后喝茶。小梅啊，你今年回过赣州乡下看望父母了吗？」

小梅点点头：「回过两次。春节探亲一次，五月份父亲病了，又回去探望一次。」

周恩来见她喜欢吃这瓜，便又递上一片：「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父亲患的什么病啊？治愈了吗？」

小梅明眸皓齿，迟疑了一下，咬了咬嘴角，眼睛一暗，终于说：「水肿病，全身浮肿。幸亏我从南昌带回去十几斤黄豆，不然就没命了。」

周恩来仿佛明白什么了，却又好奇地问：「黄豆也成灵药了？可以治愈水肿病？」

小梅一双大眼睛水光盈盈：「总理，您不是要我说真话吗？那我就告诉您吧，我爸爸的水肿病是饿肚子饿的……春节过后，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就顿顿是稀粥汤，见不到油星子，米粒也越来越少。社员们下田都没力气。水肿病人越来越多，村里已经死了好几口……老辈人说，这天下，是闹荒年了……总理，我讲的都是真话。我是共青团员，要讲了假话，我不是人，愿意接受处分。」

周恩来心里一沉：江西也闹饥荒了？赣州还是鱼米之乡呀。在北京时，他看过几份材料，河南开封、山东菏泽，已经饿死人。菏泽历史上还是富甲一方的牡丹之乡哪。没想到江西农村也开始饥荒死人……周恩来望着眼波盈盈的小梅，知她在强忍住泪水，便自言自语地说：「杨尚魁、邵式萍是怎么搞的？不是说去年江西全省大丰收，增产四亿斤，粮食多到吃不完吗？」

小梅再又鼓了鼓勇气，回答总理的自言自语：「去年本是个大好年成，水稻、红薯都丰收在望；可自九月份起，农村的男女老少就都

上山去炼钢铁了，好好的谷子、红薯没人收割，都烂到了田里、土里……为了发射钢铁卫星，山上的树木都剃了光头，家里的铁锅铁灶，都送去炼，炼出来一砣砣废铁……」

周恩来气愤得拳头敲着藤椅扶手：「胡闹台！胡闹台！小梅，告诉我，你们江西的领导人，了解农村的这些情况吗？他们了解赣州、或许还有更多的地方，正在闹饥荒、闹水肿并饿死人吗？」

小梅是那样地信赖敬爱的周总理，短短几个小时的接触，就可以无话不说：「现在领导人下乡，看到的都是假的，都是下面的干部事先摆好样子，才给领导人看的。总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自大跃进以来，上上下下，就不敢讲真话了。上骗下，下骗上，上下骗。讲假话得表扬、得升官；讲真话、当右派、插白旗，没得好下场。」

周恩来脸色有些发白，之后变成一脸的苦笑：「小梅，你讲得好，是上上下下都在做假，上骗下，下骗上，上下骗。……却是要以老百姓的性命做代价……小梅啊，你很有头脑、很有正义感，敢对我这个总理讲真话。我要谢谢你，也要爱护你，就在我这里讲了为止，再不要对别人讲了。不然，我回了北京，你当了右派，我可帮不了你呀。」

没想到小梅年纪轻轻、漂漂亮亮一位人儿，这时却有一股女丈夫气概，离开座位，恭恭敬敬地站到了周总理面前，身子前躬……周恩来一看情形不对，连忙起身将她扶住了，以免她双膝下跪：「小梅，小梅，你有话请坐下说，坐下来。听话，小表妹，如今是新社会了，不要忘了，你也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呢。」

小梅眼睛红红的，只好坐了回去，咽噎着喉咙说：「总理，我心里的话，都憋了半年了。知道要上山为中央首长服务后，就决心无论见到哪位首长，都要讲出我赣州老家的情况……总理，您要告诉毛主席，一定要告诉毛主席，下面的干部尽在讲假话，汇报假报，骗你们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喉嚨也堵了堵，说：「知道了，知道了。你说到的这些情况，我会找时间报告毛主席。国家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这个家是不好当呢。这次中央到庐山来开会，就是为了研究问题、调整政策。农村的问题，是个重点。要给中央一点时间来做工作。毛主席又讲过

多次，大跃进要降温，高指标要下调……好了，再讲一次，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你、我两人这里为止。传出去对你不好，很严重的。包括今后对你的父母亲都不能讲。你做不到吗？」

小梅温柔地点了点下颌：「做到，保证做到。我们在集训期间，就强调了保守机密的。」

周恩来说：「很好很好。哟，已经十点半钟了。我还要看几份材料，你先去休息吧。有事，我再按铃叫你。这段时间，就你一人在楼上值班，很辛苦的。我楼下的那几位秘书、卫士，不经传唤，是不上楼的。」

小梅一步三回头地退了出去，依依不舍似的。周恩来处事谨慎，对小梅这个小表妹，还是缺乏了解，先观察几天再说吧。

他在书案前坐下，摊开几份一路上没有来得及看完的材料。他看材料一向过目不忘。这晚上，他却怎么也看不进去，仿佛那一行字迹，就是跳不进他的眼廉……可又头脑清晰，一点也不觉得犯困。是小梅刚才一番话，搅得他心绪不宁，江西乡下也发生饥荒。江西还是个产粮省，那全国各地呢？比如粮食本来就要靠外省调进的广西、贵州、安徽、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内蒙等省区呢？情况不是更严重了？各省区报上来的材料，却总是粮食丰收、丰收、丰收，形势也总是大好、大好、大好。

时间还早，习惯夜间工作的周恩来还想找人谈谈。找一位省委书记来？还是找一位副总理？可是怎么谈？什么可谈，什么不可谈？自他去年五月在党的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党作出公开检讨之后，谁不知道他周恩来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谈得出下面的真实情况吗？在省委书记中，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湖北的王任重、广东的陶铸，加上上海的柯庆施，去年都是头脑最昏热、吹牛皮吹得最高调的，毛主席又对他们那样信任器重，他们肯认错、服输吗？对了，倒是有一位湖南的周小舟，在延安时做过毛主席的秘书，也很受毛主席器重的，去年却被插了白旗，斥为右倾。湖南省委还有位常务书记周惠也不错。去年湖南「二周」敢于抗大流，硬是顶着毛主席的「农业大臣」谭震林，不肯搞田土深翻、水稻密植、一年三熟；在全民大

炼钢铁的关键时刻，湖南又有三万座土高炉没让点火。作为两位省级领导人，这是很需要一点勇气和胆识的。说起这事，周恩来还帮过「二周」一点忙呢。那是去年十一月底，周小舟打电话到北京找周总理请示：响应中央号召，全省又砌起三万座土高炉，可是还有两千万亩晚稻、一千多万亩红薯等着收获，我们应该顾哪一头？总理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到了十二月中旬就要下白头霜了，霜一下，谷粒就脱落，红薯就冻坏，明年全省人民吃喝什么？拿什么去支持缺粮省？而且几百万人上山过冬，要冻死、饿死人的！周恩来知道湖南「二周」不想让那三万座土炉点火，劳民伤财，也就作了个灵活指示：好了，这事你们算给中央汇报过了，具体怎么办，由你们省委视实际情况做决定吧，主席若问起，我替你们说一声就是。

湖南的周小舟和周惠，对周总理是千恩万谢了。结果是，去年湖南虽然被谭震林他们插了白旗，斥为右倾省、下游省，可湖南保住了粮食，谷子没有烂在田里，公共食堂也没有喝清鼻涕一样的稀粥；而插了红旗、争了上游、屡受中央表扬的几个邻省，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今年却闹缺粮，要向湖南借粮……找「二周」谈谈？不妥、不妥。「二周」如今被毛泽东主席视为「稳健派」的功臣，若找他们来谈论去年的是非功过，一旦被主席察觉，会闹出误会，认周恩来是要为自己去年的「反冒进」错误闹翻案，串连干部，搜集材料，那就要惹大祸了。

不能找「二周」，找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来谈谈？先念同志湖北黄冈木匠出身，当年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在甘肃祁连山区全军覆灭剩下来的一员战将，是个老实人。一九五五、五六、五七整三年，他和自己配合默契，力行经济「退烧」，反冒进、反左倾，敢作敢为，肩膀很硬的。可是自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跟着自己和陈云做了检讨、认了错，也就学得聪明起来了，大事小事都直接去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主席很是满意。听先念同志的秘书和自己的秘书私下议论：李副总理这回上庐山，两个口袋里装了两种材料，一种报喜，一种报忧，都有大批数目字做依据，到时候看会议形势，需要哪方面，就拿哪方面，两全其美，又万无一失了。

想到先念同志，周恩来心里怅然若失：一场大跃进闹下来，再老实忠厚的人，也变得圆滑聪明了。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全党上下，也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蔚然成风了啊！陈云同志在山上就好了。在经济问题上，周恩来和陈老板可以无话不谈。陈老板脾气很硬，难得顺风转舵。去年五月八届二次会议上，陈老板也作了检讨。那可真是一次大检讨哟，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总理和副总理，轮番上台作大会检讨，还有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小组会议上做检讨，名副其实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大检讨啊！可检讨过后，陈老板就不干了，请病假休息去了。他本来身体欠佳，心情不舒畅，就请病假养病，听评弹。去年冬天，毛主席问起陈云的病情，嘱周恩来去探望。周恩来见到陈老板，发现属于小病大养，优哉闲哉，便问可不可以出来做些工作。陈老板竟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乱七八糟，卫星满天飞，九千万人上山炼钢铁，以后日子怎么过？我又不会吹牛皮，能出来做什么？我这话，你可以报告主席。周恩来苦笑了：你这话，我怎么可以告诉主席？唉，算了算了，你有病，还是好好休息，不要太烦心，日子总要过下去。主席说过，天不会塌下来，地也不会陷下去，就是天塌地陷，地球照样转动，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时听到楼道轻响，周恩来知道有人上来了。是小梅站在门口。她换了身湖蓝色的连衣裙，灯光下亭亭玉立，更显得出水芙蓉般清丽了。周恩来问：「小梅啊，进来吧！有什么事吗？医生让你来催我休息了？」

小梅的笑靥总是带着股童贞的羞涩。她走近了，才说：「不是的，是楼上值班室接了少奇同志的电话，问总理休息了没有？小教堂正在举行舞会，主席和总司令已经到了，如总理没有休息，请去参加一下……这不，我连衣服都换了，来陪总理去。」

周恩来一听有舞会，精神为之一振，笑着站起来，在壁橱里取出件毛料中山装披上，对着镜子照了照。小梅懂事地上来帮着总理扣衣扣，之后蹲下身去替总理伸了伸裤管，仰起脸来时，见总理正愣愣地盯住自己看，原来自己的衣领口绷开了，便红了红脸站直了身子，羞怯地拉了总理的手，说：「走吧！车子在楼下等着，路不是很远，走着

去也只五、六分钟。」周总理轻轻松开了小梅的手。这使小梅很感动，要换了省里的某些领导人，早满嘴烟味胡须巴岔的毛手毛脚开来了，你不忍也得忍着。

既然步行也只要五、六分钟，周恩来没有坐车，而由小梅陪着，权当散步地走去。警卫秘书则拉下一段距离，跟在他们后面。山里起雾了，白蒙蒙一片。走在雾里，就像走在半天云里。山道上路灯装得很低，昏黄黄的照着路面。小梅很幸福很信赖地挽着总理，步履轻盈。每到转弯处，就不是挽着，而是半边身子都贴在总理的臂膀上了。她的身子发育得健康、成熟。总理又闻到了她身上透出来的那股子温馨清甜的青春气息。浓雾中，他几次砰然心动，直想两手捧起江西小表妹俏丽的脸蛋来个热吻，就像无数次在宋副主席的后院热吻孟蝶那样……但他克制住了自己，转而开玩笑说：「小表妹啊，我们走在这雾里，也是进了仙境，一个神仙，领着一个仙女罗……」

尖顶上顶着个十字架的教堂耸立在河东路侧，建造于三十年代，原是蒋委员长夫妇做礼拜的地方。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是无神论者，既不信奉东方的菩萨，更不信奉西方的上帝。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作桥梁。教堂改作舞场，还愁什么身后进不了天堂？况且现刻的庐山，已是人间天堂了。

周恩来由小梅陪着进入灯火辉煌的教堂时，舞会已经开始了。乐曲声中，毛主席的舞伴是杨尚魁的夫人隋静，少奇同志的舞伴是王光美，朱总司令的舞伴是当地的一位女文工团员。周恩来拉起小梅的手：「我们下场吧，免得大家过来打招呼，是快四步……啊哟，小表妹，看不出你一位农家出身的女子，舞步娴熟，很好很好。等一会，我介绍你去陪毛主席跳一曲。但记住，你不要和毛主席讲你们乡下的那些事，我们都要爱护毛主席。」

这最后一句话，周恩来是咬在小梅的耳边悄悄说的。

一支舞曲完毕，领袖们牵着各自的舞伴下场，在四周的沙发上坐下来稍事休息。周恩来拉着小梅，匆匆跟少奇夫妇、朱总司令等人打了个照面，便迳直走向毛主席。其实毛主席早看到他和他牵来的小美人儿了。毛主席竟站起身子来相迎：「恩来啊，听说你上山后就给了

我电话，正好我外出散步了。这位小同志是谁啊？像那个叫什么孟蝶的？几年不见，怎么也上山来了？」

周恩来把小梅轻轻推到主席面前：「主席，她不是孟蝶，名叫梅霞新，赣州人，南昌护校毕业，懂按摩、针灸的……」

毛主席眼睛发亮了，慈祥地拉起了小梅的手：「赣州人？那我们是老表罗……赣州人厉害呀，当年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六、七年，北边的吉安、东边的于都、南边的南康、西边的遂川都打下了，就剩下个赣州城，攻了多次才攻进去……赣州出美人，我是头回见到了。」

显然，毛主席对小梅的第一印象不错。周恩来适时说：「小表妹是尚魁夫妇分派到我那里去的。主席有风痛症，她会针灸，我看就留在主席身边好了。」

毛主席笑眯眯地握住小梅的手不放：「总理你说了不算，还要看人家小老表自己愿不愿意，对不对？」

周恩来以手指轻轻触了触小梅的腰背。小梅明白了总理的意思，连忙红着脸，点了点头。

毛主席笑了笑，忽又变了主意：「很好很好，我是无任欢迎。这样吧，小老表，总理也犯过肩痛，你先照顾他。我那边另外有人。你以后两边跑跑，手到病除，如何？」

毛泽东还特意向周恩来伸过手来，握了握，表示谢意。恩来这人就是有这个好处，从来不专美、掠美，有了合适的人材，总是乐于往自己这里输送。

乐队又奏起了舞曲。毛泽东请小梅下场伴舞。隋静则邀周总理跳一曲。周恩来说：「隋静啊，你个安徽妹子，今晚上是女主人，精神得像位舞后罗！你先陪总司令去跳一曲，我先要和杨尚昆同志谈点事，回头再来邀你，我们跳探戈，如何？」

隋静依言，邀朱总司令下场去「走正步」。这是朱德独特的「舞步」，任何曲子，他都是一步一步地搂着人走圈子，形同走正步。

周恩来找到了主持本次会议会务工作的中办主任杨尚昆。两人到一处稍稍僻静的角落上坐下。杨尚昆说：「总理，听说你下午才到？我是先到了两天，一直忙乱着，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你。」

周恩来说：「你客气什么？每逢中央开会，你都是大忙人罗。我只是想问问你，这次中央领导人加全国诸侯们以及工作人员，总共两百多人，分住七、八十栋别墅，开七、八十处小灶伙食，估计要消耗江西省多少物资？」

杨尚昆说：「少不了……各人都是带了小灶厨师、服务人员上山的，南方、北方，口味也不相同。有的要大鱼大肉，有的要精工细作，有的还要吃野味、海鲜、湖蟹、甲鱼……就算总司令是生活最简朴的，可每天要吃两个烤红薯，就相当困难。红薯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可现在江西、两湖、两广地方，红薯还在长藤，缺早熟品种，只好动用空军专机，临时到海南岛去弄那里的早熟红薯……」

周恩来苦笑着说：「那红薯大约也成金薯罗。当然，吃红薯是总司令在井冈山时期就养成的习惯，革命传统，几十年不改，难得。医生说，红薯还能治老人便秘。我们不能光算经济账……但其它同志的特殊要求，能节省的，还是要尽量节省些。不要把庐山神仙会开成江西扰民会。我这意思，你明白？」

杨尚昆点点头，跟着又摇摇头说：「我明白总理的意思，但执行起来不大容易。比如柯庆施同志，吃惯了江苏阳澄湖的大闸蟹，每天一只，还不能小于二市两，又说鄱阳湖的闸蟹不如阳澄湖的肥，有股泥腥味；再比如陶铸同志，听说平日生活较简朴，这次却一上山就让他秘书来后勤组打招呼，说可否弄一两条蟒蛇、眼镜蛇什么的，想摆个蛇肉宴，招待东北来的老战友……」

周恩来听得登时眼睛冒出火星子：「胡闹台！他们一个个做惯了土皇帝，上庐山来摆什么谱？特别是柯大鼻子！对不起，我是说柯庆施同志，去年他不是《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主张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吗？主席不是一再表扬过他吗？原来他的法权没取消，特殊化越闹越厉害。尚昆啊，我看山上的神仙会，各路神仙的伙食，能省的还是省些吧。当然我知道你很为难，哪路神仙都通天，你都得罪不起。」

可现在，党内许多事情越办越离谱……你知道吗？山东菏泽、河南开封，已经闹开了饥荒，开始饿死人；江西赣州的一个生产队，全

村社员患上水肿病，死了十几口人。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安徽也粮食告急。这是个别现象，还是全国现象？我很担忧。当然，也许又是我的思想右倾了，负面问题看得多了些。不管怎么讲，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脱离群众。毛主席也常说，我们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

杨尚昆神色凝重，见舞场对面刘少奇同志正在向他招手，便站起来说：「总理，我知道你心里很苦。不过，既然上了山，还是开开心心放松一下。神仙会只开半个月，不必为吃吃喝喝这类事，得罪各路诸侯。不是为纠左、降温来开会嘛！主席对下面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娘的，怕只怕以后人家说我们共产党，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喽！」

周恩来握住他的手嘱咐：「尚昆，刚才我心情不好，讲了几句带气的话，不要传到柯大鼻子他们耳朵里去……你也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神仙会嘛，大家开开心心的，不要开出什么毛病来，高高兴兴上山，也高高兴兴下山才是。」

第二章 周恩来矫正毛泽东

周恩来邀隋静跳了一曲探戈。隋静身子柔软，舞步轻盈，配合默契。

没等舞会散场，周恩来就由警卫秘书陪着，一路步行回了「马歇尔别墅」。称「马歇尔别墅」太过殖民味，应称作牯岭西谷四百二十二号。他把江西小表妹留给了主席。主席诗人气质，感情丰富，喜欢漂亮的人儿，只要蓝苹不出面吵闹，大家早习惯于睁只眼、闭只眼了。如今可不要小看了这个蓝苹罗，她在党内什么职务都没有，和毛主席也早分了居；但主席经常派她协助康生处理一些极机密、极重要的案子。比如一九五四年年底秘密逮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一九五五年党代会期间逮捕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她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又如去年黄敬同志在广州不明不白地「突然病逝」，至今一团迷雾。黄敬才四十六岁，平日身壮如牛。死因不明也没让解剖，当天就火化了。黄敬原名俞启威，浙江绍兴人。一九三二年在青岛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曾和一个名叫李云鹤的女子结婚。不久两人分手。

李云鹤去了上海投身演艺界，艺名蓝苹，后又投奔延安，改名江青；俞启威则化名黄敬，到北方局工作，成为得力干部。一九四九年初天津解放，黄敬是天津军管会主任、天津市市长。不久调中央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可周恩来明白，蓝苹作为主席夫人，对自己的这个年轻有为的第一任丈夫，怎么看怎么刺目，心里不舒服……广州方面去年曾经有人私下议论，黄敬同志属于「暴卒」。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庐山第一晚，周恩来吃了安眠片，仍迟迟没能入睡。他本是个在汽车上都可以睡着的人，平日很少失眠的。或许这山上的空气太过清新，使人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或许仍是那个近年来一直苦缠着他的大是大非问题，硬在寻个水落石出？

是了，正是去年春天，毛泽东主席反掉了他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反左倾」，才发动起了全党大跃进、全民大跃进。整个儿就像在赌气耍泼似的：你不是要「反冒进」吗？我偏给你来个大跃进！你不

是强调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吗？我偏要打破你的所谓规律、所谓平衡！按照辩证法，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人类的活动是从无规律到有规律，并在不断打破旧有规律的过程中得以前进。革命就是打破规律。共产党人就是一切旧有规律的永不疲倦的破坏者。

似是而非，歪理常常成为正理。辩证法常常沦为无往不胜的诡辩术。

可是这话，能对毛泽东主席说吗？又有谁敢在毛泽东面前提到他的「思想」充满了诡辩术？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几年的国务院总理当下来，周恩来已是备尝艰辛、心力交瘁了。除了一次差点送掉性命的一九五四年万隆亚非会议，加上一次前后历时三个多月的一九五五年日内瓦会议，他在国际舞台上意气风发、纵横捭阖，为新中国打开外界局面，获得过众多的喝采；在国内事务上，他简直是动辄得咎、如履薄冰了。

地位也几度岌岌可危。原以为啊，高、饶事败（高自杀、饶被囚），去掉了那个妄图爬到他头上的「二皇帝」，前进路上已无障碍，他和陈云同志可以率领整个国务院系统，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在少奇同志的默契配合下，集中精力、发挥才智于国家经济建设大计，为党和人民好好干下一番事业。这本该是他一展平生抱负、创下辉煌政绩的岁月……一个他和少奇同志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多年来反复宣称要退出一线、退居二线从事理论研究的毛泽东主席，竟是早就按捺不住似的，忽然抢到最前线来直接干预、指挥经济工作。原先是让高岗代他上阵，现在是亲自披挂上阵，连个缓冲、回旋的余地都不给了。毛泽东主席的脾气也越来越乖张，喜怒失度，反复无常。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他明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意了刘少奇、邓子恢提出的对山西、浙江等地不顾条件一窝蜂闹起来的几十万个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允许解散；可是过了半个月，他却当众斥责刘少奇、邓子恢两人是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绊脚石」，「步履蹒跚，必须大喝一声，推上一掌」。他派自己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去兼任农业部副部

长，主持全国合作化运动。陈伯达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农业，典型的外行领导。他更撇开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刘少奇、邓子恢，组织编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为全党的农村工作手册，亲自写了两篇社论，并替收进该书的文章写下一百零四条思绪狂乱的按语，比如「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多好办事」、「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亲自率领谭震林、陈伯达等人制订出了雄心勃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在十二年的时间里，粮食产量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千六百五十二亿斤，增加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万亿斤，增长二点九倍；棉花产量则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千零七万担，增加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亿担，增长三点三倍。

不久，毛泽东又指示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为首的另一组人马，提出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十五年远景规划〉，规定：到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五点六倍；钢铁产量更是要由一九四九年的十九万吨，一下子跃进到一九六二年的二千七百万至三千万吨，到一九六七年达到五千万至六千万吨。

毛泽东制订出上述两项想入非非、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规划，有意忽略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李先念等人的务实看法。在国务院的十位副总理中，只有邓小平、李富春二位表示赞同。

使得周恩来、陈云的国务院系统更为棘手的是，毛泽东在制订上述「纲要」、「规划」的同时，更是号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大加快建设的速度，指示反对右倾保守，反对少、慢、差、废，提倡鼓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全国各省市的党政大员们立即跟进，纷纷向国务院报新计划、立新项目，把一些原本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甚至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才开工兴建的大型工程，提前到一九五六年上来上马，要求国务院给经费、给钢材水泥。有的还提出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大干快上，恨不得一个晚上就能建成

社会主义。一时间，全国上下，摩拳擦掌，干劲冲天，一片昏热。

面对毛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天文数字般的高指标，各地干部头脑发烧，负责实际经济事务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直冒冷汗，无所适从。一向慎言慎行的周恩来在总理办公会议上，苦笑着说：根据什么把粮食产量、钢铁产量订这么高呢？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西德和英国，目前也还没有年产钢铁两千万吨。人家是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又是什么样的基础？要求五年之内，我们的年产钢铁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真是匪夷所思！况且钢铁产量的吨位并不能说明一切。德、英两国虽然年产钢铁都不到两千万吨，但他们钢材品种多，什么机器都能生产，这才是真正的工业国力！不然，就算能炼五千万吨，但都是些粗钢，品种上不去，生产不出好的机器，又有多少用？高指标呀，高指标，主席就是图个多、快，丢了好、省，到时候怎么收场？

言下之意，毛主席不懂工业，不懂经济，又偏偏要抢到第一线来充当总指挥。幸而纲要也罢，规划也罢，到底还是要由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来落实、执行。几位经济当家人坚持务实、头脑清醒。还有刘少奇也算头脑清醒。他们共同觉察到，党内已滋生出一股来势凶猛的左倾冒进倾向；并预感到：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经毛主席一再催迫所提出的各项指标，将如一批出笼的饿虎扑向国家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潜存着巨大的危机。当务之急，在于反左倾、反冒进。

于是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有趣的格局：毛泽东主席到处刮加速经济建设之风，煽多快好省之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却到处搞消防，设法降温、退烧、熄火。

一九五六年年年初起，周恩来一反他在毛泽东面前小心翼翼的习性，表现出来罕见的政治勇气和责任心。他首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告诫副总理们和各部委办负责人：各地都在反右倾、反保守，出现了贪大贪多贪快的急躁冒进情绪，我们可不要头脑发烧呀。就这么一点家底子，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才十九万吨，去年好不容易搞到了三百九十万吨，加上几百万吨水泥，一千多万吨煤炭，若依了下面狮口大开，恐怕连十个省市都满足不了。还有二十来个省市呢？中央的重点建设项目呢？拿什么来保障？搞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按

经济规律办事，有多少米煮多少饭。不能一窝蜂，不管不顾，一轰而起，搞万马奔腾。上马容易下马难呀，到时候造成经济损失，难于估算，国家要吃大亏。

此后周恩来更反复强调：绝对不要提出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口号。冷静算一算，确定不能提。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规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不要胡吹海夸。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的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各部委专业会议提出的计划数字都很大，不要搞竞赛，请大家冷静下来。

周恩来率领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公然与毛泽东主席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了。二月十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本年度一系列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高指标，果断地进行了删减、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原本国务院上报中央主席审批的款项为一百一十亿元，却被毛泽东主席一路追加到了一百七十三亿元。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征得大家的同意，咬了咬牙，压缩为一百四十七亿元。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甚至要求退到底，退回到原来的一百一十亿去。周恩来摇着头苦笑说：先念呀，你是个实干家，有人讲我们国务院已经成为「促退委员会」、「压缩委员会」。我倒甘愿背这个名声，但我们还要过主席那一关呢。

修订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案〉呈送毛泽东主席审批。毛泽东翻了翻，一看将他原先定下的一百七十三亿基本建设投资，压缩成一百四十七亿，眼睛都气乌了，随手批下几个怒气冲冲的大字：不看，没有意见，退回！

龙颜不悦，但报批手续完备。周恩来、陈云领着国务院系统人马，硬着头皮干下去。经济问题毕竟不同于政治问题，况且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不是胡整。到了四月中旬，全国各地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大搞快马加鞭齐头并进，所引发出来的恶果已经日显严重：国家财政吃紧、钢材、水泥、木材等主要建筑材料供不应求，国家资金和物资储备日渐短缺。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周恩来、陈云心里有数：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个冒进计划，相应的〈农业发展纲要〉和〈十五年远景规划〉两大方案，也同样是冒进了。

症结在于毛主席。毛主席昏热，全党昏热。要使这种不顾国家财政、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追求加快加大建设步伐的热潮退烧、平息，最大的困难在于需要劝说毛主席带头退烧。周恩来寄希望于正在埋头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刘少奇同志。如果少奇同志态度鲜明地支持国务院压缩经济指标，或许能促成毛主席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

周恩来找到少奇同志诉苦说：「整个经济建设形势严重，贪多贪大，急于求成，全国刮热风。我和陈云、子恢、先念、一波像救火队，到处扑火苗。国务院成了促退委员会。不是促进，而是促退，退到符合实际，有多少财力办多少事，有多少钢材、水泥上多少项目。可是主席那里怎么办？他对我们越来越无耐心……」

刘少奇对周恩来、陈云等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他建议周、陈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把问题摊开来谈，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陈述利弊。不然你们勇于负责、辛辛苦苦地干了工作，反而可能闹下误会，甚至被人指为与毛主席的方针背道而驰，另搞一套，问题就更麻烦、更难于解决了。

刘少奇说，如今在毛主席周围，有一整批主张经济建设可以打破常规、加快速度、齐头并进的同志呢。邓政委、谭震林、陈伯达、康生、罗瑞卿、胡乔木、廖鲁言、陈正人等等，都是。在下面的则有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韦国清、吴芝圃等等。都恨不能几口吃成个大胖子，一晚上完成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恩来啊，你和陈云同志要有思想准备呢，党内要刮风，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关键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少奇同志对党内的干部人事，从历史到现状，确是了若指掌。可以说，毛泽东主席对经济建设贪大图快、急于求成的心情，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他周围的这批「文痴」和「武痴」所激励出来的。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在颐年堂开政治局扩大会，研讨经济工作。

毛泽东主席一一点名，除朱德、邓小平、彭德怀、林彪、罗荣桓五人因事因病请假，人员到齐。刘少奇主持会议，照例先请毛主席讲话，谈经济形势。

毛泽东说：「我也不谈什么形势好坏等等了，报馆天天都在发消息。

我这里要直奔主题。今年年初，国务院报给我一个一百一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方案。我根据各方面的要求，建议定为一百七十二亿，批了。当时周总理、陈云副总理们都是同意的，并没有反对嘛。可是到了本月中旬，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们却给了我一个回马枪，把全国基建投资压缩成一百四十七亿，又报上来让我照准。把本主席当木偶了？还是泥菩萨？对不起，此次我只批了几个字：不看，没有意见，退回。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呀？和为贵嘛。你们压缩、停建了那么多的重要项目，各省市怨声载道，还有骂娘的，电报、状子都告到了我这里。怎么办？我不忍心泼下面的冷水，打击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你们不是搞了个促退委员会嘛？本人也向国务院同志看齐，效法搞个促进委员会，与之抗衡。可不可以？不是口口声声强调什么综合平衡嘛？你那边厢念促退咒，我这边厢唱促进经，也算一种综合平衡。考虑到各省市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劲可以鼓，不可以泄，本主席再次郑重提出：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定为一百八十个亿。一百八，发一发。周总理、陈老板、还有各位同事，以为如何？

毛泽东一番开场白，说得陈云、邓子恢、李先念、李富春一班子副总理们眼睛都发急。他们忧心如焚地想把日益失控的经济形势控制住，最高领袖却不管不顾，唯恐漏子、乱子捅得不够大。

周恩来保持着他遇事不惊的平静。不惊是表面，内心里也是砰砰鼓响。要在平日，遇上毛主席这么一番冷嘲热讽的数落批评，他早就低头认错，表示愿意检讨了。这次却不，周恩来非但没有认错，而是当着毛主席的面，诚恳而坦率地摆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简要汇报了当前国务院所掌握的基本建设资金及钢材、水泥、木材、工程技术队伍等方面的情况；之后说：搞建设，各省市自治区热情高涨，都要求多列项目，多上工程，这是主席去年以来指示加快建设步伐，反对右倾保守带来的好形势、好格局。另一方面，正如主席经常指出的，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就是党内已有一种急躁冒进的情绪在蔓延，不管客观条件是否许可，而盲目要求中央增拨资金，增拨

钢材、水泥。如果中央不注意克服这股急躁冒进风气，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势必造成资金短缺、钢材水泥短缺等严重情况。如果放手让一些计划外大型项目上马，到时候就会停工待料，成为半吊子工程，几万人马陷在那里，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或许有的同志说，我们可以加速建些钢铁厂、水泥厂嘛。但建一座大中型的钢铁厂或水泥厂，至少需要花上七到十年的时间。建设工程一旦上马开工，天天张开大口嗷嗷待哺，是没法子等上七到十年的，这是常识。所以搞经济建设，不能万马奔腾，齐头并进。而要一马当先，万马跟进。

毛泽东总算耐着性子听完了周恩来的发言，心里很不是滋味。周恩来总是打着拥护、赞同的旗帜，从中塞进自己的一套。明明是要给各省市的建设热潮刮冷风、泼冷水，却又标榜是在真正爱护下面的积极性：「恩来啊，快马加鞭，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是我提出来的，你不同意没有关系。我们言论自由，各人保留。请教你的一马当先，万马跟进，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额头上已冒出来一层细细的汗珠子。他掏出手绢来贴了贴：「主席的快马加鞭我衷心拥护，反对右倾保守我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国务院、国家计委要算账，要拿得出资金和钢材、水泥来。国家底子薄基础差，许多事情急不得。一马当先就是原材料当先，煤炭、电力、运输要当先。先有了煤炭、电力、运输，才能多产钢材、水泥。有了钢材、水泥，才能上基建项目，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还很少被周恩来这么软磨硬顶过。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不便当众发作。但登时脸色阴沉下来：「今天我开宗明旨，主张今年的基建投资追加到一百八十个亿，恩来同志摆出一大套理由来搪塞、反对。若依了恩来的高见，我们的经济建设就只好按部就班，老牛破车，亦步亦趋了。但也不是一马当先，煤炭、电力、运输、钢材、水泥，至少是五马当先罗。可见逻辑混乱。少奇、陈云、富春、还有先念，你们几位的看法呢？」

刘少奇恭敬地看毛主席一眼。主席指头捏着根云烟欲吸，他连忙擦亮火柴凑上去，帮着点燃，之后自己也燃上一支大前门，坐正了身

子，才说：主席加快建设步伐的主张我是赞同的。搞建设是办喜事，要放鞭炮，不要泼冷水。我们既要爱护地方的积极性，又要考虑到中央财政上的困难。

在这方面，总理和陈云同志是当家的，知道油盐柴米，筹措不易。当前是既要反右倾保守，提倡多快好省；又要防止急躁冒进，丢了主席一贯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好传统、好作风。如果允许各地大上项目，遍地开花，到时候资金、原材料都到不了位，而中途停工，就被动了，造成的经济损失、物资浪费会相当严重。

陈云紧绷着脸，谁也不看地说：「搞建设，做热锅上的蚂蚁，火烧屁股似的，争着抢着上项目，打乱了计划，到时候只怕谁都爬不出热锅子。我认为还是做冷锅子里的蚂蚁比较好，起码不会被烫坏、烫死。」

陈老板不拘言笑，却比喻生动，会场上引发出轻松的笑声。只有毛泽东吃了苍蝇似的笑不出来。这时，周恩来、刘少奇两人都盯住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示意他不要再曲意迎合毛主席了，而应当鼓起勇气讲讲真话。

李富春迟疑了一会，挺了挺瘦小的身子说：「国家计委是管具体经济指标的。以目前计委所掌握的资金、原材料，基本建设的确不宜一轰而上，遍地开花。订指标，订计划，还是留点余地的。」

毛泽东很不满意地瞪了李富春一眼。这个小老乡原先愿意紧跟，现在变了腔调……「先念同志，你是财政大臣，你的看法呢？不要紧，可以反对我的主张，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相信我还是有点雅量的。」

李先念红了红脸，才说：「主席一向要求干部讲真话，做老实人。我最拥护。现在钢材、水泥缺口最大。国家财政缺外汇，又无法大批进口。」

何况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实行经济封锁。老大哥那边也不大可能再扩大对我们的供应援助。根据年初订下的计划，今年要完成一百四十七亿的基建项目，会有很大困难。我看至今只能完成一百二十几个亿。薄一波同志在座，他掌握的数据更详细。所以，实在不能容许各省市都急切要求追加资金和项目了。参加革命前我是做木匠的，一堆打柜子的木料是绝对盖不起一栋猪栏屋或牛栏屋的。」

越是老实话越不好听。毛泽东沉得住气，示意薄一波也讲一讲自己的看法。薄一波是会议的列席者，主席不示意，他本不欲发表意见的：「少奇同志说，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办喜事，要放鞭炮，很深刻。但喜事也有红白两种。去年山西大同修水库，没有技术人员设计，县社干部蛮干，结果大坝堆到一半就垮了，压死了十几个人，办成了白喜事。所以，搞建设，要讲科学，讲规律，不要盲目。」

毛泽东越听越倒胃口，再坐不住了。过去战争年代，周、陈、李、薄都是敢闯敢干、大有作为的人物，怎么到了和平时期，到了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就一个个畏首畏尾，都成缩头乌龟了？难道搞经济建设，比指挥打仗夺天下还难？

毛泽东站起身子，挥了挥手说：「我看今天这个会，越开越泄气。再开下去，就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悲悲戚戚了。什么红、白喜事，可怕得很。你们一面倒，不同意我把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列为一百八十个亿，我保留自己的看法。过了五一劳动节，我要离开北京几个月，找个清净地方住下，去修改两份大会报告，为「八大」做准备。一个是少奇同志代表中央要作的「政治报告」，一个是小平同志要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工作再不抓紧，今年「八大」还是开不了。北京的事，就交给你们吧。好歹你们去干。是继续反对右倾保守，还是同时也反对什么急躁冒进，少奇、恩来、还有陈老板你们一起看着办吧。散会。」

什么决定、共识都没有达成。毛泽东主席一声「散会」，转身就走。

这可急了周恩来总理。他连忙快步跟了上去，在颐年堂通往菊香书房的过厅里追上了毛主席。

周恩来说：「主席，是不是听我再汇报几句……」

毛泽东只是站下身，脸孔并不转向周恩来：「基本建设投资被你砍掉二十几个亿，我主张的一百八十个亿也被你们顶到了南墙上。我都不战自退了，你们还要穷追不舍？」

周恩来苦着眉眼，以求告的口吻说：「主席，富春的话有道理，订计划，订指标，还是留有余地好。留些余地，到年终时提前完成，甚

至超额完成，更可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

毛泽东不为周恩来的求告所动，仍是冷冷的说：「我主张今年基建投资一百八十个亿，决心不动摇。」

周恩来见毛泽东如此固执己见，都快要哭了：「主席，搞经济建设不同于指挥作战，战争有战争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法则，要注意综合平衡……失去了综合平衡，一切乱套，我这个总理就没法子做下去了。」

毛泽东这才吃惊地转过脸来，盯住周恩来问：你说什么？搞经济建设不同于打仗？我看又相同又不相同，规律也不能死记硬背，没有规律本身就是规律。还有，你说你的总理没法做下去了？什么意思？若是考虑成熟了，你可以给政治局写报告、递辞呈嘛。

周恩来知道自己讲错话了，连忙更正说：「主席，我刚才话说急了一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强调一下工作上的困难……主席，你是知道的，我是个喜欢做事，喜欢忙碌的人。」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解释，却更生气了：「那你就是要以此来要挟本人了？恩来啊，我还是第一次领教你的要挟呢！你、我几十年的老同事了，你知道我的脾气，从来吃软不吃硬。放心，开「八大」，我还会保举你进中央政治局，提名你做党的副主席的候选人。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想清楚了，合则留，不合则去，给政治局写个东西，大家作出决定。你可以去管政协、搞统战。但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不做中国的史达林。」

周恩来见误解越闹越深，委屈得两眼泪光：「主席，我讲错话了，现在收回，认错。我不会给政治局写东西。我要在主席领导下，在现在的岗位上，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见周恩来一下子急成这副样子，倒也动了动恻隐之心似的，脸色缓和了下来：「好了好了，「八大」前夕，也不宜闹重大的人事变动。总理职务，你还是先安下心来做。对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你、我有分歧，暂存疑吧。相信到第四季度会有分晓的。」

第三章 离右派只有五十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中删除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把毛泽东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中的粮食、棉花、钢铁等各项高指标都往下作了压缩调整。毛泽东面对中央领导层多数人的共识，不得不勉强予以默认。应当说，由于周恩来、陈云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上刘少奇的支持，全国经济建设中的急躁盲目、左倾冒进的风气受到了遏止。

八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刘、周、朱、陈、邓，形成新的集体领导核心。高岗当年雄心勃勃渴望得到、并因此丢了性命的党内交椅，周恩来顺理成章地稳坐上了。一中全会的选举花絮是，九十七名中央委员投票选举政治局委员时，毛泽东得了九十七票，是唯一的全票，说明他当仁不让地投了自己一票；刘少奇获九十六票，说明他谦逊地没有投自己一票。还有劳苦功高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有人说彭德怀为人太耿直，太坚持党性原则，包括毛、刘、周在内，都是又怕他、又敬他、又有些讨厌他。

「八大」之后，毛泽东主席的主要精力倾注于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上。鉴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都出现了因人民群众要求民主改革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演变成暴乱事件，共产党政权都是靠了苏联红军的坦克才得以维持住；毛泽东决定在中国实行一定程度的小民主、小自由，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他先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方针，提倡艺术民主、学术自由。紧跟着又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一再要求全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上书言事，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实行三不主义：不揪辫子，不打棒子，不戴帽子。

由于毛泽东主席带头煽鸣放之风，点鸣放之火，使得那些本来对共产党存有疑虑、戒心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解除了顾虑，解放了思想，广开言路，坦率地给各级党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有的甚至公开提出了民主改革的主张。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言词尖锐地说现在国家成了共产党的「党天下」，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的总理、和十二位副总理，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组成，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民主党派都放到人大和政协去挂名，也是有名无实；农工民主党的主席章伯钧则提出「政治设计院」，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起来商讨、设计国家的大政方针，共同决策；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则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在「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量冤案、错案、假案平反。

著名的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更是在鸣放中大胆陈言，直接影射毛泽东：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又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好大喜功，就是什么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式要大，二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势要大最为突出，最受人喜爱；急功近利，就是提倡一切都要速成，要快，一马当先还不够，还要万马奔腾，不顾条件，要求遍地开花，齐头并进；鄙视既往，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从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么都是封建，都在打倒之列。好象马克思出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子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迷信将来，将来一切都美好？一切都顺利？不见得。历史是一步一步往下继承的。将来也是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说是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张奚若教授的发言报导，仿佛看到自己被人描了一幅活生生的画像似的，勃然作色，怒斥道：放屁！一个大学教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不知天高地厚，对我们指手划脚，想当共产党的教师爷？要说我们好大喜功，何错之有？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新中国之功，急人民群众之利！

不久，毛泽东把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们为响应他的号召，并经中共领导人物们一再鼓励催促，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鸣

放座谈会（共开了十三次）的发言，概括为「三大右派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党天下」。毛泽东先在中央高层内部吹风说：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想在右派中间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于是全国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百家争鸣了四个来月之后，毛泽东一改自己当初作出的种种公开承诺和神圣保证，而直言不讳地说，那不过是自己的一种「阳谋」，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小右派分子，既要抓辫子，又要打棍子，还要戴帽子，绝不施仁政。

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起，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的党内指示及多篇《人民日报》社论，并任命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层层下达指标（规定大学以上文教科研单位，右派人数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腥风血雨的抓右派运动。

轰轰烈烈的抓右派运动一展开，全党全国又像回到战争年代，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毛泽东又成为驾驭一切的最高统帅。再无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情右派者一律划作右派，决不宽贷。唯一一位反对毛泽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大抓右派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先后七次上书毛泽东，要求共产党爱护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利国运祥和昌隆，以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对宋庆龄的劝谏相当反感，一度让周恩来去传话：宋先生如果觉得住在国内不舒服，可以请她考虑到国外去住一个时期。毛氏下了逐客令。周恩来出于对宋庆龄的敬重，并虑及国家形象，而没有替毛泽东传这个话。

由于毛泽东忙于政治斗争，以及应付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放松了对经济工作的直接干预，使得周恩来、陈云的国务院系统得以正常运作，坚持反冒进、反左倾。也使得一九五七年成为经济工作成绩最好的年份，提前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所有经济指标。

可是，正当周恩来、陈云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一九五八年经济领域继续反冒进，并向下调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从根本上把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国民经济十五年长远规划」否定掉；毛泽东警觉了，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了史达林，现在中共党内是不是也有人想否定自己？因之，毛泽东在全国抓右派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回过头来抓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他坚信自己可以打破目前的局面，使经济建设来一个跃进。

毛泽东在十月九日三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以总结讲话的方式，第一次对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反左倾」进行了公开批评。他先说了一通国际国内形势，反右斗争的胜利，突然话题一转：「去年这一年，我们也被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再没有人提这个口号。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连带好、省也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有人想连锅端。端不端得掉啊？我很怀疑。端掉了也可以复辟。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政府，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我认为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有些同志热中于促退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了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的章罗联盟^①，是右派同盟军，还有台湾的国民党，加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

毛泽东主席的总结讲话，像给了周恩来、陈云等人当头一棒，也像是一次突然袭击。又是发生在闭幕式上，毛一总结完，就宣布会议结束，中央委员们各自打道回府，周、陈等人连给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把「反冒进」压缩经济指标，把半开玩笑性质的「促退委员会」，当成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当成章罗右派联盟来批判，性质够严重的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面对毛泽东在闭幕会议上的突然袭击，唯有面

①即「章伯钧、罗隆基反共联盟」，为中共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众多大冤案之一。

面相觑，忍辱负重了。散会之后，他们也没有勇气、没有必要跟党中央主席作公开的辩论。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毛泽东敢和他们撕破脸，他们不敢和毛泽东撕破脸。

连凑在一起发牢骚、泄怨愤都不敢。虽然党的「八大」决议中也曾明确宣示了反对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强调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但在内部文件中又同时保留了毛泽东主席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之权。因之大鸣大放也好，帮助党整风也好，全国开展抓右派也好，毛泽东一系列的重大举措事先都没有经过党中央的集体决策；只是事情闹开来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才顺应他个人的需求，来补作相关的文件、决议。谁也无法对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作出挑战。

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批改、审定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在全党、全国读者面前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民批判右倾保守，在生产战线来一个大跃进。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及随后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还有六十四国非执政的共产党领袖会议。副团长是宋庆龄和邓小平。让宋庆龄挂名副团长一起出访，算是毛泽东对她反对抓右派的意见未被采纳所作出的一种抚慰。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起草六十四国共产党宣言中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几乎和赫鲁雪夫翻了脸。双方争辩了十几天，中共代表团才以保留意见方式作出妥协，同意签署宣言。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到莫斯科大学礼堂对近千名中国留学生作了一次著名的讲话，一方面声称「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现在还一穷二白，科学技术文化都落后，农业、工业也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被欺凌、甚至被开除球籍。因此，新中国要下决心，争取在最短时间富国强起来，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豪情万丈地说：「赫鲁雪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可以超过美国；我也要告诉大家，十五年以后，我们中国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以及他们的总书记高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每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五千万吨、甚至六千万吨，这样岂不是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我们超过英国！社会主义就取得真正的胜利，我们就顶天立地……」

十一月二十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酒会，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同志们送行。酒会上，轻松亲切的气氛中，毛泽东对赫鲁雪夫等人说，他准备从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在中国叫做退出一线，退居二线，去做些理论方面的研究。国家主席的继任人选嘛，朱德同志年纪大了，要照顾他的身体，多安排他一些休息。刘少奇同志是不错的，有可能继任，目前他是人大委员长，相当于你们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还有，你们看，就是那个矮个子，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精力充沛、能力强，前程无量；你们一定会问起我们的周总理。周恩来办外交比我强，谈判很高明，在国际上形象不错，就是在我们党内，政治立场差一些，容易左右摇摆，历史上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都有份，很卖力气……总而言之，今后，无论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中的哪一位，到莫斯科来，你们都要像接待我一样，接待他们，我就很高兴，很感谢了，云云。

毛泽东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发出「十五年内，中国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事先并未经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但事关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是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北京的同事们只能热烈响应，坚决拥护。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全国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刘少奇一改过去稳健务实的作风，而效法毛泽东的豪气干云，提出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内，在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上苏联

超过美国，社会主义阵营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毛泽东发出新号召，局势一面倒。又要刮风了，且这次风势迅猛，雷霆万钧。周恩来口头上赞成，心里却叫声苦也，不知如何是好。陈云嘴唇紧闭，一言不发，又要犯病了似的。国务院「促退委员会」的另几名大将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更是彷徨四顾，无所适从。

毛泽东一行返回北京后，毛在苏共政治局送行酒会上那番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事的议论，终于传到了周恩来本人耳里。周恩来十分震惊、愤懑，简直是不可思议：和毛共事已近三十年，自己兢兢业业，谦恭礼让，毛却仍然记旧账，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分子，政治立场不坚定的人！三十年换不来一颗真诚的心，一份政治信任……而且是当了老大哥政治局委员们的面去谈论，近乎人身攻击，等于把他周恩来的所谓问题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全世界兄弟党领导人公开了出去。怎么可以这样！难道不算严重违背党的纪律！也不符合起码的外交礼节。今后他周恩来还怎么去莫斯科会谈？人家会不会认为，连你们的党主席都不信任你，你还有什么代表性？

周恩来涵养再好，再阴柔圆融，终归咽不下这口气。毛主席对自己的猜忌、记恨是根深蒂固的了。他必须捍卫自己的人格名誉。他决定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封信，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当然事情须尽量缩小范围。

毛、刘、朱、陈、邓，加上自己总共六个人。信要简，不直接指向毛主席，而只诉说自己的委屈，作些简明扼要的解释。

周恩来花了一个通宵，字斟句酌，写出了给政治局常委会的信。信首先送达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阅后画了个圈，写下五个字：送少奇同志。之后密封好，派机要秘书送达刘少奇。刘少奇阅后画了个圈，密封好，派机要秘书送朱总司令。陈云恰在朱德处，便一起看过了。朱德同意陈云意见，应送毛泽东主席本人。如毛泽东同志的确在莫斯科说了那些话，建议和恩来作一次同志式交谈、沟通，彼此解除心结，以利今后工作。周恩来的信再转回到刘少奇手中时，刘少奇挠头了。他原不打算把信转给毛主席本人，在几位常委中传阅一下，给周恩来一个安慰，即存档算了。因刘少奇已敏感地察觉，毛

对周在经济工作中一再反左、反冒进、压指标、砍投资、减速度一套，已忍无可忍，马上就会有一次总的爆发。现在再把周的信送上去，不胜如送上了导火索去引爆？但总司令和陈老板都主张送，自己若擅自压上，又要担着很大的干系。

刘少奇权衡利弊，咬了咬牙，把周恩来的信转给了毛主席。好在毛主席从苏联回来不几天，就到南方视察工作，也是避寒去了。住在杭州西湖第一名园刘庄，准备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进一步向全国人民宣传「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称英国是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八七〇年产钢二十二万吨，一九五七年达到两千零九十九万吨，估计到一九七二年可达到三千六百万吨；我们中国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年产钢铁十九万吨，到一九五七年已达五百三十五万吨。到一九七二年时，要达到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十五年赶超英国，就等于新中国只用二十三年的时间，完成英国一百零二年所走过的路！一百年前，英帝国主义凭藉它的钢铁生产出来的军舰大炮，冲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率同八国联军攻占清王朝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洗劫紫禁城，之后与列强一起瓜分中国，中国人民因此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和凌辱！现在，毛主席号召赶超英国，长中国人民的志气，灭西方帝国主义的威风，全党、全国人民能不意气风发，热血沸腾？！

舆论造足，毛泽东随即召开一系列会议，来清算周恩来、陈云为首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所推行的反左倾、反冒进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月三日至四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因在北京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并未出席。毛泽东发表讲话，当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的面，疾言厉色地说：「这次会议，两位反冒进的头子没来，李先念、薄一波来了，但不是头子。反冒进反了一年多，反掉了多快好省，反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反掉了促进委员会。我和邓总书记、谭震林、陈伯达、还有柯庆施等等是促进委员会，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等

是促退委员会。一年来你们促退委员会大行其道，给全国人民大泼冷水，是百分之百的右倾，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家可以看看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攻击言论，两相对照，就可以明白其中奥妙了。我的这个意思，去年九月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就说过了，人家听不进，当成耳边风，继续反冒进，压指标，砍投资！这里，我要向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喝一声：你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还不悬崖立马，回头是岸？」

杭州会议不久，毛泽东一行人抵达广西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住进人民公园内的明园。他召来了九省二市的党委主要负责人，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举行了为期十三天的会议。二市为北京彭真、上海柯庆施；九省为：四川李井泉，湖北王任重，湖南周小舟，广东陶铸，广西刘建勋、韦国清，江西杨尚奎，安徽曾希圣，江苏江渭清，河南吴芝圃。

南宁会议最初几天，周恩来并没有赶来出席。直到毛泽东第五次指名道姓批评他的反冒进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旧病复发，他才从北京赶来。至此，他当着九省二市书记们的面，颜面尽失，额头上冒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子。毛泽东说：「千呼万唤始出来，欲抱琵琶半遮面。主角终于出场了。我说的主角就是我们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此公你们认得不认得？」

我是认识此人久矣，又可以说并不认识。历史上的旧账不提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两篇序言，还有一百零六条按语，无非是鼓干劲，争上游，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就成了左倾盲目、急躁冒进的罪魁祸首了。整整一年半时间我被剥夺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不准我放，不准我鸣，连多快好省的口号都不能提了。不信查查一九五六至五七年上半年的报纸、文件，这个口号完全消失。直到一九五七年九月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我才发了炮，指出去年砍了三条，反冒进是右倾。因是闭幕式，他们来不及反对，或者以沉默对抗之，我总算得彩了、复辟了，多快好省的口号重新出现了。不但多快好省，还要赶超英国。在这里，我仍要指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

义的，我和党内大多数同志主张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同志的反冒进混淆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或不承认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就是和党内外右派向党进攻同出一辙，互相呼应。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恩来等人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还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性质、后果相当严重。」

毛泽东还在会议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五至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实现工业化；要求在五至八年内实现原先的十五年农业发展纲要；进而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这些狂想式的指示、要求，得到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吴芝圃等人的热烈拥护。他们除了异口同声地跟着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错误，更决心回到各省市后，立即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上阵，以大跃进精神，掀起经济建设新高潮。

南宁会议还讨论了三峡大坝电站的规划问题，前来列席会议的水利部党组书记钱正英与国务院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李锐湖南平江人，一九一七年生，一九三七年二十岁时离开武汉大学去重庆，为周恩来所赏识，一九四二年去延安，与田家英成为好朋友。后赴东北解放区，先后担任过陈云、高岗的政治秘书。一九五〇年南下到湖南工作，任《湖南日报》总编辑，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内写作《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广为发行。一九五二年调北京主持全国水利电力工作。会上，李锐年轻气盛，才华横溢，雄辩滔滔，列举各种利弊、数据，反对兴建三峡工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不久，李锐即升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并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工业秘书。

三月初，毛泽东率领一行人「周游列国」到了四川成都，并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扩大进来的有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等人。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多次讲话，继续严厉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在客观上引导了右派向党进攻，离右派分子只有五十米。毛泽东提出

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方针；并一反「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的正确宣示，而认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的斗争，是主要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还一反他前几年在反对史达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低姿态，而提出了他独特的新见解。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崇拜就是服从，就是驯服。不服从，不驯服，不得了，事业就没有了核心，没有了领袖。士兵不崇拜班长行吗？班长不崇拜排长、连长行吗？依此类推，不崇拜就没有战斗力，就不能打胜仗。所以正确的崇拜，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品，不可缺少的；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主张崇拜自己。

这种人是政治野心，至少是严重的党性不纯。周恩来同志身为国务院总理，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只允许他自己反人家的冒进，不允许别人搞快马加鞭、万马奔腾，就是这种性质。我则坚决和他反其道而行之，要发动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轰轰烈烈，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现在下面流行一句新口号：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还有一句一天等于二十年！本人很欣赏，很受鼓舞。这两句口号，尤其应当唱给那几位反冒进的老爷们听听……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一系列讲话，引起与会者热烈的讨论。不少人激动得热血沸腾。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眼含热泪发言：「我主张崇拜毛主席，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我们党的历史一再证明了，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才是正确的，英明的。其它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洛甫，都不行嘛。周恩来同志更是屡犯错误嘛，直到这次的反冒进，又犯下方向性错误。你还改不

改得过来啊？」

柯庆施带了头，李井泉、谭震林、彭真、康生、邓小平、陈伯达等人纷纷跟进，争先向毛泽东表忠诚、表决心。几位帅中，只有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一言不发，还找了个西藏自治区局势不稳、潜伏着叛乱危机的由头，而中途请假回北京研究军情、处理军务去了。

刘少奇克服了彷徨观望的矛盾心理，带头作了沉痛的检讨，承认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里，国务院几位主要负责同志组成促退委员会，进行了以压规模、砍投资、减速度为目标的所谓反冒进；自己作为毛主席的主要助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从中起了默许、鼓励，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最严重的一次，是和周恩来同志一起，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成为反冒进的理论纲领，泼了全国人民的冷水，造成了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的停滞，可以说是个马鞍形；一九五五年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编写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全国形成了一次高潮。而一九五六年和五七年，由于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推行反冒进，实际上形成了低潮，是个大马鞍形。直至去年秋天以后，由我们毛主席亲自挂帅，点燃了经济建设大跃进之火，才又形成新的高潮。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检讨。对于我的错误，我请求主席和政治局同志给我以批评、教育、帮助，包括处分。关于毛主席提出的「两种崇拜观」，我认为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关于领袖和权威理想的一次重大发展。我完全同意柯庆施和其它同志的相关看法。我觉得，我们过去搞革命斗争，现在搞经济建设，每名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做毛泽东思想的驯服工具。

刘少奇的理论水平是全党所公认的，他身上的机会主义色彩也颇浓。

他提出的「马鞍形论」、「驯服工具论」，恰到好处地搔到毛泽东同志的痒处了。毛泽东带头鼓掌，全体与会者跟着鼓掌。之后周恩来红头涨脸地举起手，要求作检讨发言。毛泽东摇摇手，予以制止：「少

奇同志的检讨到此为止，他分管党务组织，经济上的事偏听偏信，犯了些官僚主义而已。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跟着周、陈跑了一段，不远而复，昨天找我个别谈了，我已表示欢迎，不在检讨之列。至于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还有先念同志、一波同志，四大金刚，以周恩来为首，主帅、副帅、和老将，你们的检讨，不应局限在政治局，可以放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去作。因为你们的错误范围及于全国，不能马虎从事，轻松过关，以致屡犯屡错，坚决不改。周恩来啊，你、我也是三十年的老战友、老同事了，为什么一错再错，根子在哪里？据说你对我在莫斯科的几句自由主义言论，指你历史上屡犯机会主义错误，立场不够坚定，你意见大得很。你是不是这个毛病啊？你做得，人家讲不得？都说你有水平，除了外交、谈判，你的水平在哪里？可不可以列举几条出来，大家洗耳恭听？」

说着，毛泽东拿起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晃着上面登载的柯庆施鼓吹大跃进的文章：周恩来啊，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柯庆施同志的大作，你是总理，写得出来吗？有这个水平吗？

面对劈头盖脸的冷嘲热讽，严词斥责，周恩来虽然一头一头地出着冷汗，但依然腰板挺得笔直，谦恭地说：老柯的文章我拜读了，受益匪浅，我承认水平不够，写不出。我要虚心向柯庆施同志学习，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努力跟上毛主席的脚步。

整整半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越开越热烈，越开越膨胀，言论一边倒。对于毛泽东气冲霄汉的大跃进主张，再无人发出异议。会议一口气通过了关于加快加大各行各业建设步伐的三十七个文件。对于各项经济指标，比二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作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由原订的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六；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更是由原订的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还将原订十至十五年内实现的全国工业化及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提前到五至七年来完成。

劲必须一鼓再鼓。三月底，毛泽东一行人从四川成都抵达湖北武汉。

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又把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

人找来，举行汉口会议。刘少奇因留在北京筹备五月份党的八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没有出席。国务院四大金刚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因要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检讨，也没有出席。汉口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一个精彩汇报：「河南省决心在一年之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订要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全部指标！其中粮食总产翻两番，工业总产值翻三番，河南全省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

各省市自治区的诸侯们听得瞠目结舌，深感自己省里的决心不够大，步伐不够快。听完河南省委的汇报，毛泽东带头鼓掌，之后说：河南省办得到的事，湖北省办不办得到？河北、山东、两广、四川，还有我的老家湖南等等，你们怎么办？河南已经一马当先了，你们要不要来个万马奔腾，赶超河南？

从一月到四月，整整四个月，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是马不停蹄地跟着毛泽东转，开完杭州会议开南宁会议，开完南宁会议开成都会议，开完成都会议开汉口会议，像一群喝足了精神兴奋剂的斗牛士，准备烽火连天地大干一场。

第四章 第十三次书面检讨

北京最令人怀念的景观，不是故宫金碧辉煌的九重宫阙，不是壮丽雄阔的天安门广场，不是宽达一百公尺的东、西长安大道，不是北海、什刹海的轻波细浪，不是遗恨千古的圆明园旧址，不是清华、北大古色古香的深幽校园，不是颐和园的画廊，不是香山的红叶，玉泉山的白塔……最令人怀念的，是北京五十年代的蔚蓝色天空啊！北京的天空，蓝得清澈，蓝得透亮，已经千秋万代。春、夏、秋、冬，周年四季，除了少数刮风沙、下雷雨的日子，天空就那么蔚蓝着，白天蔚蓝，晚上蔚蓝，霜天雪后也蔚蓝。整个苍穹蓝如大海，无边无涯，一丝污浊都不见，一丝白云都不见。

然而每年的四月尾、五月初，就会有一场连天连夜天昏地暗的风沙，一场来自黄土高原、塞外荒漠的风沙揭开春的序幕，为千年古都进行春的洗礼。就那么两天三晚，或三天两晚，风沙过后，阳光明媚，碧空如洗，满城新绿。正是烟柳如画，风廉翠幕，参差百万人家了。

西苑内，中海，南海，碧波荡漾，鱼翔浅底，新荷团团。更兼柳丝拂岸，群燕剪尾，层台耸翠，飞阁流丹，花砌宫墙。

这一年的春天，周恩来却是又一次陷入了他政治生涯的高风险期。自成都会议回来，中央书记处秉承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通知他边工作边写检查，准备在五月下旬召开党的八届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读，向全党承认反冒进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请求党纪处分。被要求在党代表大会上作检讨的还有国务院「促退委员会」的其它三员主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四大金刚」作检讨，形同一次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集体思过，负荆请罪。毛主席的意向非常明确，周、陈、李、薄不深刻检查，总理、副总理一锅端，国务院领导班子重组。

至四月底止，周恩来已经上交了十二份书面检讨，都被认为不深刻，没有触及问题本质，退回。进入五月份，整整一星期，周恩来在他的西花厅后院书房，面对纸笔，再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他脑子里有两种声音在打架：一种声音催促他快检讨，越深刻越彻底越好：你已经很被动了，离党代大会开会的日期只有两、三个星期了，时间对你

越来越不利了；另一种声音却仍然在顽强地顶牛：没有错，我没有大错啊！陈云、先念、一波统统没有错啊！这么大个国家，农业落后，科学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低，搞经济建设，怎么能不顾这些客观条件，也不管资金储备、物资储备，去一轰而起，大吹大擂，万马争先，齐头并进？能用群众运动、人民战争、人海战术的方式方法解决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的著作里找不出这种先例。或许毛泽东同志是要从事一场规模最大的试验，以丰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是自己又一次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老毛病？革命就是左，左就是进步，就是正确？在英文里，Right（右），就是正确，就是好，就是权利。共产党人闹革命、反其道而行之了。周恩来已经从各次会议的简报中勾勒出来，自一月初的杭州会议起，二月南宁会议，三月成都会议，四月汉口会议，毛泽东主席当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面，先后二十次指名道姓，斥责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推行反冒进，压指标，砍投资，降速度，大行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全国右派向党进攻，导致全国经济建设出现两年的「马鞍形」，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现在，一些省市的第一书记见了周恩来，都不大打招呼了，都要拉开距离，敬而远之。

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周恩来每想起毛泽东的厉声喝斥，就要不寒而栗。「反冒进」导致了全国右派向党进攻，那他周恩来不成了全国右派的总后台？他不也就是全党全国最大的右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是头号大右派，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最终目的吗？匪夷所思，石破天惊！

据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透露：「主席在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问过少奇同志，党内外的右派抓得差不多了，我们的党中央里面，有没有右派啊？会不会出大右派？我很怀疑，值得警惕……」看来，毛泽东的确动过这方面的脑筋，只是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周恩来熬红了眼睛，真正的食不甘味，夜不安枕了。他甚至萌生过绝望的念头，如果真的被划成中国天字第一号的右派，断送了大半生名节，就绝不苟且偷生。幸而家里还算安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

都一如往常，恭敬而敬业。他在党内遭遇麻烦的事，夫人邓颖超已有所闻，只是不知如何给他劝慰、帮助。去找蓝苹，请蓝苹在主席面前替恩来说说话？从延安到北京，二十年来恩来可真没少帮蓝苹的忙，每次主席家后院起火，蓝苹总是来找她和恩来哭诉、求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蓝苹至今能保住主席爱人的名份，恩来功不可没。可就是啊，蓝苹春节之后就去了上海休息，听说由柯庆施同志委托自己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负责接待，安排得舒舒服服的，一时半刻还回不来。再说蓝苹在延安整风时从刘少奇手中救下过柯庆施的性命，和柯庆施算是莫逆之交了。华东局早有私下传闻，说某次柯庆施曾向蓝苹行半跪之礼，表示：「要不是江青同志比自己年龄小了十几岁，真想认个干亲！」蓝苹笑嘻嘻地说：「起来起来，我可当不了你的干娘，只要你做主席的忠狗就成……」听说这次柯庆施紧跟主席，和李井泉一起攻恩来攻得很厉害。此时此刻，若让蓝苹在周、柯之间作出抉择，说不定会亲柯疏周呢。

知夫莫若妇。邓颖超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丈夫苦苦煎熬下去。她心里明白，缓解、权宜之法，是去把孙维世或是龚澎接回来，或许能让恩来一展笑颜。孙维世是导演加演员，常常即兴表演个把生活小品，逗得恩来笑的前扑后仰。至于能和恩来说上几句心里话的，就只有龚澎了。恩来这人也是，许多事，不愿和她小超说的，却可以和龚澎去说，愿意听取龚澎的意见。幸而自从龚澎和南乔成家后，和恩来就再无那层感情了，两人就像老大哥和小妹子似的，相亲相敬了。龚澎这人也是，自春节那天和南乔领着孩子来拜过年，两、三个月没有在西花厅露过面了。

龚澎领着三个孩子，于星期天上午来到西花厅。邓大姐问起南乔怎么不一起来？龚澎说：冠华在家里赶材料，若有好酒什么的，让带点儿回去呢。邓大姐一听乐了：他派太太、孩子来吃了还要带？如今兴刮共产风呢。

周恩来在办公室听到龚澎来了，立时脸上乌云一扫，忘却烦恼，换了个人似的，边喊着边赶到客厅来：「澎妹子！澎妹子！你和南乔，都快把我们忘了吧？」

三个孩子见到周伯伯，立时雀跃着奔过去。周恩来蹲下身子，以双手搂着，一人脸蛋上亲上一口。大约腮帮上胡子没有刮得很干净，嘻笑声中三颗小脑袋东躲西歪。周恩来也哈哈笑着：「不算不算，伯伯还要一人亲上一口！」

邓颖超、龚澎看着直乐，却又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邓颖超每逢见到恩来这样地喜欢孩子，就为自己没有生育感到内心欠疚；龚澎则是在隐隐地悔当初，自己没有做一回藐视世俗偏见的女丈夫，替大鹏哥留下一男半女亲骨肉。

看着三个孩子和恩来玩了一忽儿，邓颖超说：「恩来啊，你和小龚和谈谈工作吧，说不定南乔有话要转告；来来来，三个小宝贝，跟了姥姥到餐室去，姥姥替你们准备了撒琪玛、金桔饼、燕窝酥，好多好多好吃的哩。」

周恩来和龚澎相互笑望一眼，心照不宣了：这个邓大姐，怎么成了孩子的姥姥了？岂不龚澎也跟着小一辈，又做干女儿了？

总理和外交部龚司长要谈工作，服务员给办公室新沏了一过来壶黄山毛尖，并把茶盒留在了茶几上。周恩来领着龚澎进到办公室，掩上门，笑了：「我这里的服务员很细心，知道龚司长是安徽人氏，特意沏了黄山毛尖来招待。」

龚澎坐在总理对面，神态怡然地品着茶。周恩来愣愣地望着她：一晃眼，龚澎也是四十岁的人了罗。可这妹子，总是那么年轻俊丽，气度高雅，仿佛岁月在她身上留不下痕迹。你简直不能想象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身段依然苗条秀挺，更难在她脸上看到忧思、愁苦之类。就是笑起来时，眼角才隐现几丝丝鱼尾纹。

龚澎也一声不响地看着周恩来。都当了这么多年的国家总理，每次见了面，只要是剩下两个人时，他就总是看个不够，看个不够……龚澎忽然目光一闪，心里一惊：这是怎么了？才两个多月不见，他的两鬓角开始发白了？而且眼眶发黑，神色憔悴？没日没夜的工作，大小会议连轴转，竟把他累成这样？还是他心里另有烦恼，另有愁结，又不便对人诉说？

周恩来先埋下眼皮，呷了一口茶，才问：「南乔好吗？多时没见

了，他和陈毅同志配合得愉快吗？」

龚澎见问到冠华的情况，显然总理是听到一些什么了。但冠华一再嘱咐她，近来总理也麻烦多多，日子也不轻松，他在外交部受批判的事，就不要让总理分心和担心了。

周恩来见龚澎眼神闪烁，欲语还休，便又问：「冠华不来看我和邓大姐，是不是躲在家里写检查啊？」

龚澎见瞒不住了，只好实话实说：「是冠华怕总理烦心，不让告诉……两年来，他和陈毅同志一直处得不太愉快。是从起草部长对外讲话稿开始的，陈老总嫌冠华起草的东西太斯文，气势不足，火力不够，改动得很厉害。冠华则认为陈老总的改动语气太激烈，太刺人，不大符合外交礼仪，就又坚持改了回来……一来二去，几次对外讲稿的修改下来，陈老总火了，责问冠华：是你当外长，还是格老子当外长？你太骄傲、太狂妄了！欲凌驾到部党委之上啊？」

冠华那脾气你是知道的，文字上自视很高，又穷认真。在同事中间，他个部长助理也是鹤立鸡群，有时不免恃才傲物，得罪了一些人。反右运动一来，部党委里就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揭发他的许多错误言论，比如说外交部现在是外行领导，军人当家，办外交不是指挥作战，不能轰大炮，等等。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说了那些话。部党委已经开了他两个多月的批判会，列为白专典型之一。陈老总在一次会上说：乔冠华同志离右派只有六十米了，不看他是总理的老下属，帽子早给他戴上了……」

周恩来听得叹气又摇头：「胡闹台！胡闹台！南乔文人习气，骄气加傲气，看不起军队出身的老同志，也真该接受些教训了。陈毅元帅是何等人物？兼任外交部长已算屈才，你南乔还不驯服？还要顶牛？少奇同志最近提出，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毛泽东思想的驯服工具。对，就叫驯服工具，过去战争年代都没有这么叫过。我原先还以为，只要南乔好好地跟着陈老总学习，当几年部长助理，可以提个副部长什么的……龚妹子，对不起，我本不该对你说这个的。这话不出门。南乔么，应当好好检查，把脑子里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来次大清除。至于右派不右派，只要我这个总理不倒台……陈

老总对你这个礼宾司司长的工作，满意不满意啊？」

龚澎的眼睛睁大了，明晃晃照得见人影。她心里直犯嘀咕：大鹏哥为什么要说倒台不倒台这种话？难道他这个国务院总理，也遇上了麻烦？她嘴却回答：「陈老总对我很爱护、很关心的，多次在部务会议上表扬我们礼宾司，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礼仪周到，又不亢不卑，有大国风范。陈老总甚至还说过，在外交部，一些女同志表现得比男同志进步、优秀，龚澎同志就比她男人优秀。」

周恩来释怀地笑了：「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怕陈老总把你们两口子一锅端了。反右斗争中，有很多的夫妻档，丁玲、陈明，艾青、高樱……对了，关于反右斗争，你还听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没有？」

龚澎说：「我们礼宾司有个女同志，老家四川。上个月回四川探望父母，回来说她老家那地委机关里，有个「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抓右派很卖力，一千来人的地直机关，抓出了一百零八个右派，超额完成了任务，中央下达的指标是百分之五嘛。可是就在「五人小组」要结束工作之时，地委领导忽然问：右派抓干净了没有？「五人小组」说，基本上抓干净了。地委领导又问：还有没有躲进防空洞里的？比方说，躲进了你们「五人小组」的漏网之鱼？结果，在「五人小组」中又抓出了两名右派，才算结束运动。」

周恩来忽然神色变得十分沮丧，目光也暗淡下来，停了一停，才嚅动着嘴角，艰难地说：「是很荒唐罗……龚妹子啊，你是不知道，我现在和南乔的处境很相似，甚至更困难……一个六十米，一个五十米，相差十来米，一根藤上的瓜罗！那支新民歌怎么唱的？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龚澎心里虽然有着某种预感，经总理亲口说出来，还是满脸惊讶，难以置信。两汪清泉似的大眼睛疑云闷雨，尽是「？」号。

周恩来双手捂着茶杯，尽量平静下来，免得吓着了龚妹子：「这些日子，我心里很闷，一直想找个人谈谈。你知道，你邓大姐资格老，待人处事，我想让她超然些。我的事她很少打听，我也不大和她谈……澎澎啊，相识满天下，能谈谈心事的，我只有你一个。你心里存得住事，留得住话，不会外传。你知道近两年出了什么情况吗？毛主席要

高速度，经济建设要大跃进，万马奔腾，打人民战争；我和陈云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认为行不通，不合客观条件，不符经济规律，搞了「反冒进、反左倾」。我们明争暗顶，顶了两年。今年年初起，主席发火了，从一月杭州会议、二月南宁会议、三月成都会议、四月汉口会议，在党内指名道姓，批我和陈云等人的「反冒进」是右倾倒退，扯了全国经济建设的后腿，导致了全国右派向党进攻！毛主席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他先后讲了二十次。

自三月下旬起，中央书记处就通知我边工作边检查，并要我在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党作检讨……我已经向书记处交了十二份书面检查，都过不了主席那一关，被退了回来……最近一星期，我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得出……看来，是要准备辞去总理职务，甚至要准备当全国天字第一号右派……」

说着，周恩来终归坚忍不住满腹委屈，泪流满面，脑袋都耷拉了下来。

龚澎心悸了。她没有陪着周恩来默默流泪，而是站起身子，绕过茶几，动情地从后面以双手捧住那颗两鬓已显斑白的头颅：「不急不急，大鹏哥，你想哭，就在我面前哭……不说你也知道的，我心里除了三个孩子，就装着你和南乔……南乔也不大和我讲他工作上的事，我也不问，和大姐是一样的，不愿公事、家事搅和到一起。记得一次南乔无头无尾地说了一句：「雄才大略者，很难伺候得来。」我知道他是指谁。他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从前说，伴君如伴虎。人到了那位置，就难得伺候。他是不是还在记恨我不肯去当他的英语教员啊？他知道是你在护着我，转而寻你过不去？要这样，我就去。我是个做了母亲的人，就去满足了他，只要他放过你……」

周恩来心悸了，脑袋在龚澎面前摇晃着：「不不，不需要你去作出牺牲，问题也没有那么简单。我现在闹不清楚的是，他批我到底要批到哪一步？」

龚澎两手掌温存地抚着面前的那颗平日令人叹服也令人敬畏的脑袋：「大鹏哥，我倒是要说呀，就算他有那份心机，也没有那份气力。他别的事都做得到，就是要划共和国总理这事他难于做到。少奇

同志、朱总司令、陈云同志、邓总书记，政治局委员们，书记处书记们，谁会同意？我敢说，就连他身边的几位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蓝苹，最近又新增了一个李锐，都不会同意！划国务院总理为右派，置国家形象于何地？政府形象于何地？党中央形象于何地？毕竟不是封建帝王时代了，你也不是宰相，可以任人宰割……但是对你是不是辞去总理职务，我倒另外有个想法……」

龚澎一番有理有据的话，周恩来听得十足受用，心里的愁结顿觉宽解了些。此女秀外慧中，确有不让须眉之处。把国家总理划为右派分子，是个走火入魔的猜忌。龚澎见他渐次平稳了下来，便放开了，以手绢儿替他擦干净脸上的泪痕。此时刻，在她心里眼里，大鹏哥竟是个孩子似的，既是软弱的，也是娇惯的。

周恩来坐正了身子，略带害羞地笑笑说：「我虽然比你痴长了二十来岁，但在你面前，我有个奇怪的感觉，就是得到了精神上的母爱似的。女性的母爱是伟大的，可以征服一切、战胜一切。你知道的，我童年丧母，从小辗转在五个叔伯姨母家庭，缺少的就是母爱……好了，不说这个了。」

你刚才提到，对我是否辞去总理职务有个另外的想法？」

龚澎绕回到茶几对面的藤椅上坐下，大眼睛扑闪着，柔声说：「我做了母亲之后，也有个感觉，男人都是孩子呢，无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其实都还是渴望母爱的……你呀，要是总理太难做，就辞掉吧。无官一身轻，回复自由身。我甚至想呀，干脆我和南乔也辞去外交部的事，我们一起找间大学去教书。我和南乔可以教授英国文学、西方历史；你可以教授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教育界、学术界，总要比政界单纯些，也干净些。」

周恩来见她的一本正经，甚是有趣：「好好好，可以考虑。但哪座庙里，装得下我们三尊大菩萨啊？或者说，哪座池子，养得下我们三条大鱼？」

龚澎已是一脸天真的稚气：「难道人大、北大、上海复旦、天津你那母校南开，不欢迎我们？你和南乔做教授，我做讲师得啦！」

周恩来哈哈笑了：「好个龚妹子，小母亲啊，你和南乔若想教书，

不难找到大学欢迎；我可是想去也没人敢要喽……我知道，你的这个提议，只是为了让我开开心，笑一笑。真要是能去教书，倒也不错。美国的国务卿、英国的首相下了台，人家可以去大学做教授。我们共产党的总理下了台，可就没有那个福份，会去的地方，大约只有秦城。」

龚澎没有听清什么秦城不秦城，只见大鹏哥笑了，轻松了，自己也笑了，笑得既妩媚，又灿烂：「话说回来，若真是成了一名学者、知识分子，人家要划起你右派来，给戴上帽子，就没有什么顾忌，容易得多了。冯雪峰、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吴景超等等，都是著名的大学者、专门家哟。」

周恩来最中意龚澎的一点，不但金玉其外，更是金玉其中，识大体，知大礼，含蓄而不张扬：「你这妹子，好的赖的，都叫你一个人说了。那我和南乔，此情此景，作何选择？」

龚澎噘了噘嘴，瞋了周恩来一眼：「你个大总理、大政治家，又拿人取笑了。南乔嘛，我会建议他深刻检讨，沉痛认错，争取得到陈部长和部党委多数成员的谅解，准予 pass 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继续做党和人民的勤务员。」

周恩来笑问：「还有我哪？愿听端详。」

龚澎说：「关于你，恕我大胆妄言。你和南乔一样，深刻检讨，沉痛认错，争取得到毛主席和政治局、书记处大多数成员的谅解。我相信，刘副主席、朱总司令、邓总书记，包括陈老总、贺老总他们，绝大多数的中央负责同志还是会要留住你的总理职务。这是多数人的意愿，很难改变的。过去高岗想取代你，就是因为这多数人不干，才弄了个身败名裂。上个月有人从上海出差回来，说上海市委悄悄流传一个小道消息，柯庆施同志要上调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主要领导。是不是要来取代你啊？但我相信，若真有这事，也只是一厢情愿，还是过不了刘、朱、陈、邓大多数人那一关。不说了，不说了，这些事，本轮不到我一名司局级干部来思考、妄议，传出去就完了……想想都头疼。你知道的，我这人平日说话少，只在心里想得多。犯了几次厉害的头疼，阿斯匹灵、镇痛剂都不管用……」

这回轮到周恩来忧心了：「你有这毛病？怎么不早说？多年时间

了？一定要抓紧治疗。对了，协和医院从老大哥那边进口了几台新仪器，可以做超音波和脑电图的，你去检查过没有？」

龚澎说：「不碍事的。只要你和南乔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就是治我头疼症的灵药了。」

周恩来说：「不可以，这事大意不得。我会给协和医院打招呼，请他们替你做彻底检查，组织一次专家会诊。你不要推辞。要听话，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总是没有错的。」

龚澎说：「好，我听话，你也要听话，早点过了这一关，柳暗花明又一村啦！」

周恩来红了红脸，温顺地点点头：知道了，我会注意。

说来也是奇妙，龚澎的一次造访，一席谈心，竟使得周恩来总理愁结顿解，神清气爽。当天晚上，就请自己的政治秘书住到办公室来，以口授方式，记录整理出第十三次书面检查稿。周恩来这次从自己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出身谈起，不厌其详地列数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右倾错误。自己的右，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灵魂深处剥削阶级的烙印去不掉，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深入骨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毛主席委以重任，自己却旧病复发，积习不改，右倾保守，求稳怕乱，右得不能再右，到了直接对抗毛主席的大跃进精神，给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大泼冷水，这也不准干，那也不准上马，并制订、推行了一整套所谓的「反冒进」的方针政策，压指标、砍投资、减速度，妄图拖万马奔腾、一日千里大好形势的后腿，从而使一九五六、五七两年的国民经济形势出现大的「马鞍形」，并导致全国右派向党进攻。今年年初以来，毛主席在党的一系列会议上批评教育我，指出我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我初时感情上不能接受，现在看来，毛主席讲的还是比较客气。实际上，我的严重错误离右派已经没有五十米，只有三十米、二十米，甚至十米远了。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大喝一声，责我悬崖立马，我就要堕落为全国第一号大右派，充当全国右派势力的总代表……政治秘书在记录整理他口授的书面检查时，觉得他把自己描得太黑暗、太阴森，几乎自我承认是全国最大的右派了，这怎么行？于是也替他加进一些诸如「几十年来，我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

东思想，与毛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之类的光明词句。

整理稿送交周恩来审阅时，周恩来当着政治秘书的面，把所有上述光明词句通通划掉了，并说：「我就检查，就是要专讲自己的阴暗面，越沉痛越好。你啊，也难怪，晚出生，没有赶上江西苏区时期参加革命，不懂我们党的历史。怎么可以说我与毛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为什么要标榜、美化我呢？不可以的，历史也不是这样的。延安整风时，我前后检讨了整整半年才过关的……好了，不谈这些了。书面检查，还是由我自己来定稿。这回，我要亲笔撰写。我让书记处、政治局、最后是毛主席，看到是我本人的笔迹。」

周恩来的第十三次书面检查送交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阅后，苦笑道：「前十二次检讨，没有挖出错误的实质，还对「反冒进」错误有所辩解，所以主席那里通不过，打了回来。这次的检讨，挖到了本质，但又过分了，全线崩溃，几乎自我承认是全国最大的右派，全国右派势力的总后台。」

邓小平将周恩来的书面检查交由书记处成员传阅，之后专门召开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八大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在即，再不让周总理的检讨过关，并作为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工作将很被动。「反冒进」错误，周是主帅，陈云是副帅，先念、一波是大将。主帅不过关，副帅、大将也过不了关，影响一大片，国务院要改组。

书记处会议上，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都对周恩来同志的第十三次检查表示了基本肯定的看法；也都认为，恩来同志这次认错认过头了。

比如说，毛主席批评他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只是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讲的是错误的严重程度，并不一定包含有把他当成右派看待的意思。恩来同志的检讨却说，离右派只有十米。那和右派还有什么区别？连共和国总理都是右派，别的同志怎么办？

书记处会议责成候补书记胡乔木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检查做文字上的修订，删去那些过头的、不合实际的词语，并要适当肯定恩来同志的光明面，几十年来还是忠于党、忠于理想事业的。相信这一次，

毛泽东主席不会再把周恩来同志的书面检查退回。

第五章 谁想做国务院总理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为一次大跃进的誓师会，毛泽东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号召书记挂帅，全党动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前人没有想过的事，我们要想；前人没想干过的事，我们要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我们要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以十五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在钢铁、粮食等主要的国民经济指标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号角已经吹响，战鼓已经擂动，我们的大跃进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共产主义的明天，前进，前进，前进！

毛泽东气壮山河的演说，全体代表一次又一次地起立，报之以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一些人热泪盈眶，一些人手舞足蹈，一些人声嘶力竭。力拔山兮气盖世！人人热血贲张，个个精神亢奋。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战乱，外族入侵，列强瓜分，受尽凌辱，今天伟大的毛泽东带领中国走出历史的苦难，成为东方的巨人，此情此景，一个政党能不嚣张疯狂，一个民族能不闻鸡起舞？

大会的另一项内容，是听取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的党内公开检讨。周恩来总理关于自己一九五六、五七两年发动「反冒进、反左倾」错误的检讨，沉痛得多次泣不成声，不得不中断三、五十秒钟去擦眼泪、止哭泣，他只差没有当着一千多名党代表的面，向伟大的毛泽东叩头求饶了；陈云副总理则铁青着脸，一副倦容和病容，坦承「反冒进、反左倾」他应负主要的责任，泼了全国经济建设的冷水，打击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请求大会予以处分；李先念副总理的检讨则称自己是老实人，老老实实犯下严重错误，根本原因是求稳怕乱、故步自封，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领会毛主席的意图，而唱了反调，做下错事；薄一波则说自己是个老右倾、老保守，几年来工作上一错再错，在「反冒进、反左倾」中，又参加了「促退委员会」。其根源是自己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仍是一名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毛主席、党中央一次又一

次的教育、挽救……云云。

有趣的是，国务院的「四大金刚」都只检讨各自的错误，没有相互推诿、检举揭发。陈、李、薄三人更没有把屎盆子往周恩来一人头上扣。「四大金刚」的检讨避免了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大改组。全体代表也都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表出同志式的谅解。从而也就认定了，在党中央，只有毛主席是英明、正确、伟大的，他叫谁检讨，叫谁认错，谁就得检讨，谁就得认错。包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这些人，概莫能外。

之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插红旗、插白旗的重要讲话。他幽默地说，这次，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层，插了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四位同志的白旗子。那么，有没有同志可以插红旗子呢？只有白旗子而没有红旗子是不合理、不全面的。据我的观察，近两年对周、陈等人的「反冒进」进行了抵制，包括积极抵制和消极抵制的就有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谭震林同志、陈伯达同志、廖鲁言同志等等，是应当插给红旗子的！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是又抵制又不抵制，可以插给一面黄旗子；还有上海的柯庆施同志、四川的李井泉同志、广东的陶铸同志、湖北的王任重同志等等，都是立场坚定地主张大跃进，拥护总路线，反对右倾保守的，也应该一人插给一面红旗子！从现在起，全国大竞赛、大评比，分上游、中游、下游三个等级，上游插红旗，中游插黄旗，下游插白旗。

大区与大区比，省市与省市比，地、县、社与地、县、社比。工作魄力大，跃进速度快，敢想敢干的，都要评为上游，插上红旗；反之，工作畏首畏尾，右倾保守，跟不上跃进步伐的，要评为下游，插上白旗。坚持不改，甚至扬言「秋后算账」的，就不是插白旗的问题了，而是撤职查办，开除出党，绝不容情！

接下来，毛泽东主席更是气势磅礴地演说了一段传颂后世的名言：「在民主党派中，有人说我是秦始皇。意思是我抓了右派，是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这里，我要特别声明的是，民主党派的先生们，你们言轻了，秦始皇算什么？他不过坑了四百个儒生。我们五〇年镇压反革命，一次就杀了四十万！去年，我们又在全国知识分子中，抓出了

五、六十万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的关进班房，有的送到农场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是比秦始皇要高明一千倍、一万倍？所以，民主党派说我们是秦始皇，他们往往说得不够，需要我们来加以补充！」

对于伟大领袖的警世通言，与会者代表全党一千八百万党员，再次全体起立，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

八届二次代表大会开子整十八天，通过了一系列把原已很高的工农业产量指标再翻上一番的文件，「超英赶美」也不再需要十五年了，而缩短到五至七年完成。其间，毛泽东曾率全体代表赴十三陵水库工地义务劳动一天。

五月二十五日，召开了为期一天的八届五中全会，进行中央领导层人事调整：增选一名党中央副主席及三名政治局委员。本来，新增一名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应是不二人选，况且三年前在筹备党的「八大」时，彭德怀就被列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了。

当刘少奇在全会上对增补中央领导人选一事作说明时，中央委员们才留意到彭德怀元帅没有出席本次全会。前几天在大会上见到过他嘛，怎么中央全会上倒是不见了呢？这回轮也该轮到彭老总了，难道又有了什么变故？

毛泽东操控全局，仿佛一眼洞穿了两百来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们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他已想好了一匹「黑马」——林彪同志。林彪虽然在历史上也和自己闹过多次别扭，但进城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对中央主席是必恭必敬、陪尽小心。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深知手下的政治人物被长时间冷置、饱尝落魄寂寞之后，一朝起用，自然懂得倍加珍惜，知恩图报，竭尽忠诚。什么功成身退、淡薄名利？屁话。此时刻选择林彪出马，有五利而无一弊：一是林彪为军内唯一可以和彭德怀媲美功绩的人物；二是林彪生于一九〇六年，比毛本人小出整十三岁，资历年龄都算后生晚辈，便于制约、调度；三是林彪在中央是个单干户，基本上没有党羽，暂无拉帮结派之可能；四是林彪个性孤癖，内心高傲，不大把刘、朱、周、陈、邓五位政治局常委放在眼里，今后对这五位老朋友可以是一种制衡；五是也是林彪长病

号，半条性命，常年养病，冬春常住苏州、杭州，夏秋常住北戴河、北京，很少出席会议，很少管事，既不会来争权、分权，又把茅坑给占上了。林彪占了茅坑不拉屎，彭德怀就失去更上一层楼的机会……结果，经毛泽东亲自提名，亲自监票，以举手表决方式，增选林彪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三人为政治局委员。

一切通过为仪。代表大会也好，中央全会也罢，犹如一部功率强大的机器，被毛泽东驾驭的团团转，从未越出轨道的。

机器也有失灵时。八届五中全会之后，依例还要召开一次政治局委员会议或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毛泽东说，大家累不累呀？剩下的两个小会并做一个开吧。于是遵照他的旨意，只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刘、周、朱、陈、林、邓，加上彭德怀、彭真列席，扩大三名新科政治局委员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参加。这次中央核心会议，只有十一、二人，就在菊香书屋毛泽东办公室里举行。要研究的，却是一个更为重要、也更为烦感的人事问题：周恩来提出辞职，以表示对「反冒进」错误负责任。

毛泽东开宗明义：「恩来虽然没有写书面的东西，但口头向我和少奇提了两三次。要不要考虑他的请求？是件大事，我个人不宜作主。不然又该议论我是中国的史达林，个人专断独行。相信少奇和总司令也作不了主。恩来啊，你究竟作何想法？小范围内，先向大家说明一下？」

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席把自己的口头辞意拿到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已无慰留之意，也就无所顾忌了，气度从容地说：「主席刚才已经把我的个人意见转述了。我确实是因为自己错误严重，思想落伍，跟不上主席和中央的大跃进步伐，再做总理，一是力不从心，二是缺乏信心，所以建议中央给我另分配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是诚心诚意这么要求的，请各位老同事给予谅解和理解。」

十二个人的会议，气氛登时有些凝重。喝茶的喝茶，吸烟的吸烟，翻笔记本的翻笔记本，都有难言之隐，不便率先出面反对或是附合。实则每个人心里想的，也都大同小异：如果恩来不做总理，谁做合适？

毛主席肯定不要自己兼任，少奇同志党务太忙，朱总司令年纪已大经不起操劳，陈云、林彪是病号身体吃不消，邓小平合适，但已做了书记处总书记，列席常委的二彭也不是做总理的材料；那么，从扩大进来的三位新科政治局委员中挑选一位？

大家心照不相应想到了柯庆施。毛泽东主席早在二月的南宁会议、三月的成都会议、四月的汉口会议上，一再点名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的同时，总是晃着手头上的报纸文章说：「这些都是柯庆施同志的大作，恩来，你是总理，你写得出来吗？你有这个水平吗？你不行，你比柯庆施差远了……」看来，毛主席早就意属柯庆施来做总理，只是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罢了。

但柯庆施要想做上总理一职，阻力不言而喻，比当年高岗还要大些。

首先刘少奇就不可能让柯庆施这位当年老华北局的对头坐到自己身旁的位置上来，时时代表毛泽东来掣肘自己；再就是朱总司令是一定要保周恩来的，周是朱的入党介绍人，朱是位报恩思想很重的长者；三是陈云怎么看得上老柯？老柯进城后走的主席夫人路线，和江青关系非比寻常，论才论德，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到顶了，过分了，怎么可以做总理？四是病号林彪也不可能同意柯大鼻子，战无战功，政无政绩，大跃进以来发了几篇文章，听说都是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捉刀代笔，沽名钓誉，与其他做，不如周恩来继续做；五是邓小平对柯大鼻子在毛主席和江青面前争宠、邀宠的作派，一向看不惯，很反感，若让柯大鼻子做总理，不是又出来一个高岗式人物了？那一来，毛主席就又成了他柯大鼻子一人的毛主席了，跟高岗有何区别？六是列席常委二彭也不可能看上柯庆施。彭德怀甚至对邓小平骂过柯庆施是条哈巴狗，老毛怎么总是喜欢这种叫得好听、尾巴摇得起劲的东西啊？

没有人说话，毛泽东认为大家还是在等着他开腔，定调子，于是说：「大家都为难了？还是怕做丑人，得罪恩来了？可见事关面子，还是很要紧的罗。你们不讲，我来讲吧。一碗水端平，我的态度是客观的。如果恩来确实感到在现在的岗位上力不从心，很困难的话，我

们也可以考虑高抬贵手，放他一马。总理总理，是个最累人的岗位啰！其实，我也是难下决心的。恩来的办事能力、应变能力、外交能力，在党内是首屈一指的。可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了，也不好太过为难他。离开一段，轻松一下，可以理解。但统战、外交两大战线的工作，还非得恩来担负起来不可。

专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兼管外事口，可不可以啊？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谁来代理一段呢？我先提个名，邓政委，你来代理代理，缓冲一下，如何？你先不要举手反对。我要先听听其它同志的意见。少奇，你先讲讲？」

刘少奇笑笑微微，抬手搔了搔满头上花白了的头发：「主席，事关重大，我是党内分管人事工作的，先请别的同志说说？总司令，你发表高见？」

朱德遇事不忧，笑笑眯眯地像尊弥勒佛：「润芝点少奇的名，少奇点我的名。我还没有考虑成熟呢。是不是请陈老板或是林彪同志先讲讲？」

与会者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陈云板着脸孔，谁也不看地说：「一路顺推，我和恩来是一起犯错误、一起做了检讨的，暂时还没有想好意见，林副主席先讲讲吧。」

连毛泽东都憋不住笑了：「这算顺时针还是反时针？我们湖南乡下叫做推磨呢。林彪同志，你是新科副主席，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先烧一把火把。」

林彪恭敬地看一眼毛主席，再看一眼大家，才说：「我一直在养病，连中央的会议都很少出席，平日只看看简报、听听广播，外边的情况了解很少。对于周总理近两年所犯的错误，更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我这不是推诿责任。我拥护主席刚才提出的，如果恩来同志不做了，由邓政委代理一段，可以嘛！」

毛泽东这回倒是真心地笑了：「邓总书记，林副主席也赞同了我的提名，你现在可以讲讲你的想法了？」

邓小平个头矮，发言时习惯站起身子：「感谢主席、林副主席的信任。但我刚做了两年的书记处总书记，又来做代总理的话，实在吃

不消理。我不是怕吃苦、受累，是力所不能及，也难以服众，请主席和各位另作考虑。」

刘少奇这时说：「我有个想法，可否让恩来和小平对换职务，试行一段？」

毛泽东面无表情：「怎么个对换法？请说明白些。」

刘少奇说：「就是让小平代总理，恩来代总书记……」

毛泽东脸一沉，大不满地看刘少奇一眼，断然否定说：「不可以！这么严肃的事，怎么可以交换礼品似的，把总理、总书记职位交换？再说，既然恩来觉得自己不再适合担任总理，难道总书记就不忙不累，是个闲职？恩来，你自己认为呢？」

周恩来一脸苦笑，说：「谢谢少奇的关心。但提议决不可行。我看还是另选贤能吧。」

一时间会场气氛又有些紧张沉闷。毛泽东心里明白，看来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全会上都一路顺风，却要在本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触上暗礁了。但他仍不肯转弯子、不肯放弃目标：「邓政委啊，你就帮个忙吧！依你所讲，另选贤能的话，你能不能推荐一位？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们眼界不妨放开些，在常委之外，比方在座还有两位列席常委、三位政治局委员，有无贤能可以考虑啊？」

毛泽东说着，目光温和地看了柯庆施一眼，以示提醒和注意。登时，大家心知肚明，果然主席的底牌是在这里，意属柯大鼻子来代总理一职。

邓小平丝丝地吸着烟，眼睛紧盯住手里的笔记本，做出沉思的样子，语带机巧地说：「主席今天一开始就提出问题，根据周恩来同志本人的请求，考虑他适不适合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我所理解的主席的意思，是两个方面的，一是不适合，二是适合？所以，我们不妨也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考虑，主席经常提醒我们，看问题要两分法，要两点论，看干部要两全一贯，看他的全部工作、全部历史、一贯表现。」

毛泽东心里虽然大不悦，却又不能不叹服，矮个子厉害哟，举重若轻，名不虚传。从这一点上看，刘少奇、周恩来都不及他高明。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等松了一口气，仿佛看到事

情有转机。林彪、彭德怀二位无所谓谁做代总理。李井泉、谭震林二位自知份量不足，不宜插嘴。唯柯庆施心里恨的牙痒痒：邓矮个，原以为你也是紧跟主席的，这回可看清楚了，你骨子里是入了刘、周一伙的，日后有机会，一定把这层意思告诉江青，再让江青去吹枕边风，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仿佛已经把每个人的心事都看在了眼里，明白大势已去，不能不给自己留个转寰的余地了。他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轻咳两声清了清喉咙，说：「很好，谢谢邓政委重提两分法、两全一贯看干部的原则。下面，请大家单就恩来适不适合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先不要考虑谁接任，大家发表各自的看法。包括列席的二彭，扩大的三名政治局委员。事关反对史达林式工作方法，倡行党内民主。少奇，还是你打头吧！」

刘少奇脸色凝重，仿佛做出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似的：「恩来本人想轻松一下，可国务院一大摊子，又确是沉重得很……我的想法，还是暂时由他担一阵子，继续边工作边改错吧。这样，可以多留一点时间，给主席和中央各同志，来从容议、选贤任能，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话说得很委婉、很周全，但意思也很明确：周恩来留任。这个刘克思，自高、饶事件以来，就一直拉住周恩来不放手的。

朱德仍是一脸慈祥笑容：「目前在党内，总理人选，恐怕还是以恩来比较孚众望。但错误要坚决改正，要跟上主席和中央的大跃进步伐，不要再反冒进、反左倾了。党的历史上，总是右倾错误严重过左倾错误，陈独秀、王明都是例子，望恩来同志吸取深刻教训。」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右倾，断送了本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成果；接下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洛甫都是形左实右，几乎断送了百分之九十的红军力量和根据地地盘。那时我被打成右倾，三次被解除红军指挥权，十分荣幸。周恩来是紧跟瞿、李、王、博的。抗战时期，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摇身一变成了右倾，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得不能再右了，恩来也跟了一段。老话少讲，老账少算。下面，是陈老板发表高见了？」

陈云嘴巴紧闭着，一脸卖牛肉相：「我和恩来犯同样错误，他检讨，我检讨。他提口头辞职，我没有提，不想和他同进退。只想病养好了，多少再做点工作。」

毛泽东说：「陈老板辞不达意，顾左右而言它。你对恩来的去留，到底有何想法？」

陈云说：「要记取高岗事件的教训，犯了严重错误就自杀。我没有参加高、饶案件后一段的查处，主席留我在杭州参加起草宪法。我不反对有关高、饶问题的中央决议。但今后处理这类案子一定慎之又慎，不要再走极端。几十年一起奋斗过来的人，除非公开叛国投敌，不要随便抛弃。」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见陈老板不合时宜地扯回高岗问题，心里很不是滋味。彭德怀、林彪、柯庆施三位倒是敬佩地看了陈老板一眼。

对高岗一事，感触最深的又数毛泽东了。当然，陈老板之意不在高岗，而是告诫不要把周恩来整成另一个高岗……他闭了闭眼睛，终是忍不住说：「不瞒各位，对四年前高岗的死，我一直很痛心、很懊悔。我有责任，刘、周二位更有责任。我的责任，是迟迟没有答应高岗的要求，去和他见一面，听听他的想法。总是觉得，他太骄傲、太逞能，挨挨整，走走下坡，是锻炼，对他日后有好处。也嘱咐了习仲勋去找他谈话，同意保留他的中央委员，回陕西工作。高级干部也要能上能下嘛，何况他本人也请求回陕西去。可是没等到习仲勋去谈话，他就第二次自杀完蛋了。我太大意了，不够交情，后悔至今。后来顾及全局，党的团结统一，服从多数，同意把高、饶定为反党联盟性质……陈老板为人严肃，原则性强，心里却还是重感情、重友谊的，我很感动。饶漱石现在住在哪里？」

听着毛泽东一番心情沉重的话，彭德怀、林彪、柯庆施三位也面带戚容。他们本都是高岗的好朋友。会议气氛越显凝重。

刘少奇是知道饶漱石下落的，却问周总理；周总理也是知道饶漱石下落的，却问中央分管政法战线工作的彭真同志。彭真再无可推诿了，说：「我记得，高岗自杀后，中央警卫局对饶采取了全面的保安措

施。秦城完工后，就安排他进秦城去了，不是蹲监牢，而是一座独立的小四合院，仍有秘书、警卫员等。本来动员他妻子一起住进去，方便生活照顾。但他妻子要和他划清界线，提出离婚。听说饶漱石已同意。五六年干部工资改革时，中央政法委还特别要求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同志他们，比照大区负责人标准，给饶漱石评了工资，定为行政四级，每月二百五十元吧。听说他生活过得相当不错，肉食水果供应充足，每天可以洗热水澡。天气好的日子，还可以由警卫人员陪着上山打猎……就是至今死不认错，拒绝交代他和高岗的任何问题，态度相当固执。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些。」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知道饶漱石无恙后，心里释然了：「关于饶漱石，记得是邓政委一组人负责审查的，政策也执行得较好。不像另一组，有人无视党纪，动手打了高岗耳光，很不像样子。恩来啊，听说你和康生、李富春当时都在现场，怎么会闹成这样？打人凶手处理了没有？还是有人故意纵容的？」

周恩来见重提当年高岗在专案组挨打的事，心里不禁一阵发毛，嘴上却平静地说：「这事我记得曾经在书记处会议上汇报过，少奇同志还严厉批评过的。情况发生时我的确在常因谈话小组找高岗谈问题，高岗态度不好，很高傲，拒绝交代任何问题，才把我也请了去，本是要我劝高岗采取合作态度。主席知道的，高岗脾气暴躁，喜欢动粗口，操姥姥。那天当了我的面也动了粗口。谈话组里有位警卫局干部挨揍，就动了手，打脱高岗三颗牙齿。当时我气得发了昏，痛斥怎么可以当了总理的面动手？无法无天了。当即唤来医生给予治疗，我一直没有离开，并向高岗道了歉……后来再没有发生过这类情况。不久高岗第一次自杀，被及时发现抢救过来，我赶到医院看望，进行劝诫。至于那名打人的警卫局干部，事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降级处分，调离北京，到边远省区工作去了。此事，中央警卫局有档案可查阅。」

毛泽东说：「人都死了，查也无聊。饶漱石还活着，只有五十六、七岁吧？总得给他做个结论。还可不可以出来做点事？彭真你和康生、安子文他们商量一下，看着办吧。记得邓政委向我报告过，饶漱石个人生活查不出多少问题，不喝酒，不爱钱，不贪女色，相当简朴清廉。」

至于历史上，他说康生有问题，康生说他有问题，互相咬，一笔烂账，看来是谁都没有多少问题。安子文不是还当上了组织部部长吗？饶漱石的问题是他死不认错，拒不揭发高岗，是条汉子，我比较欣赏这一点，总比出了事互相揭老底的人要有骨气……不谈了，不谈了，这个恼人话题，陈老板引出来的。言归正传吧，林彪元帅啊，对于周恩来同志的去留，你有何高见？恩来和你算师生之谊呢，广州时期，他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你是黄埔三期学生，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担心林彪同志不受用，连忙插言：我当时受党组织委托进黄埔军校工作，并没有教学。聂荣臻、叶剑英二位倒是做了教官的。先后进过黄埔的还有徐向前、陈赓、粟裕、许光达、陶铸等等同志。如果说我和这些功标史册的元帅将军们有什么师生之谊，羞杀人了，实不敢当，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毛泽东不耐烦地挥挥手：「好了，好了，学生打先生，赛过先生，也是常情嘛。林元帅啊，你说说正题上的话吧。」

林彪身子坐得笔挺，根本不像个长年躺在病床上的人的样子：「总理去留，于党于个人，都是有弊也有利。我的意见，若此事在政治局常委会内议而不决、统一不了看法，就还是由主席作最后裁决。这也是延安以来的老章程。」

毛泽东苦笑着说：「林彪同志啊，你是养病为主，乐得轻松。怎么可以把责任推给我一人？不是要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吗？还有什么史达林主义。人真是不能死，一死就被鞭尸。各位可以放心，本人无意做本党的史达林式人物，搞什么个人独裁。本人今年年初以来批评周、陈、李、薄，发动大跃进，实在是忍了两年多，忍无可忍了，不愿看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像小脚女人，步履蹒跚，歪歪扭扭，一步三回头的走下去，才煽风点火，大轰大擂，发动起这场谁也阻挡不了的全党全民大跃进运动。十五年超英赶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符合党心民心。我乐于火上浇油，打一场经济建设的人民战争……所以林彪同志，你的话说了等于没说。下一位，邓总书记，来点真知灼见？」

邓小平神清气定，明白柯大鼻子已暂无好戏可唱，做不成总理梦了，笑笑说：「我长话简讲吧。恩来同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虽然前年

去年我顶他的「反冒进」也顶得较厉害，拒不加入他的「促退委员会」等等；但恩来同志既已沉痛认错，先后写了十三次书面检查，又已在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公开检讨，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坚持主席的方针，既允许干部犯错误，也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所以，我认为恩来同志请辞是消极的，不是积极态度。若是真心改正错误，痛改前非，就应当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继续前进。我建议恩来同志还是以做满本届任期为好。半路下来，对国内外的影响都不好。不是准备明年春天就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吗？那时政府换届，从从容容来进行国务院班子的人员调整，就顺理成章了。我说长话短讲，还是讲了这么多，对不起主席和各位。」

矮个子讲话，往往切中要害，掷地有声。

毛泽东继续点名：彭老总，轮到你了。

彭德怀一直在埋头翻阅两份厚厚的材料，仰起脸来问：「你们扯到哪里了？我这里有两份重要军情，一份是福州军区的，美蒋方面在金门、马祖诸岛活动异常，我方应当作出何种回应？另一份是西藏军区的报告……」

毛泽东蹙了蹙眉头：「好你个国防部长，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国务院总理的去留，你却埋头批阅福建前线和西藏军区的报告？金门、马祖，是美帝国主义要求国民党军队撤离，回到大岛上去，与中国大陆作彻底分离。蒋委员长爱国，不愿意搞台湾独立。我们准备作出反应，给美帝国主义一个颜色……西藏有什么新动向吗？」

彭德怀不苟言笑，看一眼大家说：「我这里就打个岔吧！除了福建前线，西藏也应引起中央注意。近年来，在印度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西藏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蠢蠢欲动，我边防军每月都要查获好几起军火走私……」

刘少奇拧了拧眉头，插断道：「喂喂，彭老总，你的那个西藏动向情况，是不是放慢一步？或是另外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来研究？今天的常委扩大会，一事了一事，还是不要离题太远才好。」

彭德怀脸一沉，很不高兴刘少奇插断了他的发言：「老毛是当家的，他问西藏地方动向，我介绍一下情况，有什么不可以？」

朱德向来关心军队事务，和蔼地望一眼刘少奇说：「我看可以吧？常委扩大会，议党、议政、也议军嘛。」

毛泽东担心彭德怀继续和刘少奇顶牛，也说：「不是讲本主席有最后裁决之权吗？现在就来使用一次，少奇反对无效，老彭继续报告！」

刘少奇红了红脸。大家轻声笑了。

彭德怀接着说：「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会占去多少时间。军队工作，最忌长篇大论。西藏问题，我们要注意达赖和班禅两位大活佛的动向。尤其是达赖喇嘛，举足轻重。据我西藏军区军情处报告，达赖的身边，聚集着一批西藏的上层贵族人物，分裂主义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一九五〇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时，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武装，有近两万人的藏军，使用英式武器。随时有武装叛乱的可能。西藏的农奴制，我们进去快十年了，基本上没有触动。我驻藏部队官兵普遍思想不通：祖国内地广大地区已在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怎么西藏还实行农奴制，连封建社会都不如？另外，印度政府近半年来一直在中印边界地区增派军队，举行军事演习，已与我边防哨所发生多次小规模武装冲突。如果西藏发生暴乱，一定有印度当局的幕后唆使。我外交部应保持高度警惕。」

周恩来说：「印度方面的动向，外交部陈老总他们以及我驻印使馆，正在密切注意中。绝不容许印度方面以任何借口干涉我西藏内部事务。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教育驻藏部队官兵，要继续严格遵守一九五〇年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的和平协议，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文化、风俗习惯，更不要轻言废除农奴制。对他们的社会制度的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不然会闹出大乱子来的。主席、各位同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说：「西藏的事，老彭的警惕性高。要做好两手准备。现在是春夏之交，天气好，可通知成都军区，增派一些部队进去，多配备弹药装备。西藏上层不乱最好，大家一如既往遵守五〇年那个和平协议。他们要暴乱，也不怕。我们坚持不放第一枪。他们开了枪，我们再还手，进行平叛，师出有名，坏事也就可以变好事。和平协定是他们撕毁的嘛，我们正可趁机废除反动的农奴制度，解放广大沦为农奴

的藏胞，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至于中印关系，还是要尽力维持和平友好，避免兵戎相向，撕破面皮。他真要打过来，我们只好进行边境自卫反击，练练兵嘛，干脆把麦克马洪线也拿回来。我不相信尼赫鲁先生会犯这个错误。基本的，就是这么几条，还有什么补充的？」

会议室里一派沙沙沙的笔记声，都在记录毛主席的讲话要点。

彭德怀合上笔记本，说：「我赞成老毛讲的几条，都讲到了点子上了。」

毛泽东笑了笑：「老彭，还有那个金门和马祖呢？你和黄克诚同志他们有什么设想？」

彭德怀说：「好，也一并讲讲吧！美帝国主义要老蒋从福建沿海几个岛屿上撤走，集中兵力回台湾闹独立，老蒋坚持一个中国，顶着不干。黄克诚他们和我说，要帮老蒋一个忙，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名义向全世界发出公告，我们要炮打金门。每天打炮一、两个小时。金门那边也一定会打炮回来。这样，形成国共内战还在继续的局面，实际上是打给美帝国主义看……」

毛泽东听得高兴，连连击节：「此计甚好，此计甚好。国防部的文告我来替你们起草，就以你国防部长的名义发出。国共内战，本人向来积极……下面，把话题拉回来吧。老彭，你还没有谈谈对恩来同志去留一事的看法呢！」

彭德怀说：「一心不能二用，我没有看法。」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着：「没有看法？没有看法本身就是一种看法。你也是副总理之一，不在乎谁做总理？」

彭德怀说：「不就是个总理职务？换人也好，不换人也好，都是党内同志做，又轮不到民主党派，我看没那么严重。」

毛泽东莫可奈何地笑笑：「老彭是个满不在乎派。彭真同志，你是京畿地区的父母官，谁做总理，也不在乎？」

彭真一脸真诚地说：「总理职务，国家行政的头把手，对内对外，很重要。我赞同少奇、朱总、小平诸位的意见，还是由恩来同志做满这一届，明年就换届了，那时再考虑换不换人，比较稳妥。」

毛泽东说：「好了，又一位稳健派。还剩下三位扩大进来的政治

局委员，也讲几句？柯庆施同志，放一炮？」

柯庆施不傻，怎么会到常委会上来放炮？遂笑着说：「不敢不敢。今天是抱着学习、聆听的心情来列席的。总理的去留，留有利于班子稳定，去有利于锻炼干部。别的意见没有。」

毛泽东说：「华东王」模棱两可。是真啊？假啊？话里有话啊？下一位是「西南王」李井泉同志？」

党主席真是玩世不恭了，这么严肃的事，也拿柯庆施来开玩笑。柯庆施的大鼻头登时像只烤熟了的太子龙虾。

李井泉一直埋头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这时抬起脸来说：「报告主席，还有各位老首长，我脑壳里尽装着四川的大堆事务，只想快点回成都去。西藏一旦有事，四川就是战略大后方呢。留吧留吧，总理还是留吧。」

毛泽东看一眼这名爱将，也是随大流。看来，今天很难找出一位唱反调的角色来了：「谭老板，最后一名，表个态度？」

两年来，谭震林在经济建设、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是一直跟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对着干的。他是湖南攸县童工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基本上是个粗人，从井岗山上起，就一直紧跟毛泽东。毛泽东把他从华东局第三书记任上调来中央工作，实在因为他有干劲、又听话、好指挥。

谭震林个人对周恩来、陈云并无恶感，平日还很敬重的。况且他也颇有自知之明，这次能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决策层，完全是毛主席的一手提携；若论功绩、才干、学识，在党内开放选举的话，就算选举一百名政治局委员，大约也轮不上他谭某人：「主席啊，总理去留这么大的事，我谭震林能有什么屁放？就算放了，也没有多少臭气的！」

谭老板一句粗话，引得大家哈哈笑了。

毛泽东也哈哈笑了：「放屁不臭，等于不放，可以可以。恩来啊，你亲眼看到的，多数同志都要留你呢。你想放担子，北方话叫撂挑子，南方话叫溜肩膀，看来通不过。我也是同样心情。本来嘛，你的口头请辞，也是意思意思，不过是要中央常委会重新肯定一次，帮你恢复

些威信。是不是这样的啊？犯了错误，检查了，改了就好。谁不犯错误啊？列宁说过，只有两种人不犯错，一种是已经死了的，另一种是还没有出生的……最后，你也讲几句，表示个态度？」

不知是心情激动，还是被党主席揭了底，周恩来满脸通红。他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谢谢主席，谢谢各位老同志。各位的盛情，使我诚惶诚恐。我就勉力做满这一届吧。请主席、少奇、总司令和各位，随时给我以批评教育。这里，为了表示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决心，我有一个自请处分……」

毛泽东颇感新奇地看大家一眼：「什么自请处分？又闹个新鲜事物？」

周恩来红着眼睛，诚恳地说：「我请求中央批准我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做一名普通劳动者，劳动改造一个月！我自小出身于官僚旧家庭，缺少劳动锻炼。如中央同意，今后我每年下工厂或是农场劳动一个月，既改造思想，又联系群众，还锻炼身体！」

毛泽东带头鼓掌，大家跟着热烈鼓掌。

周恩来说：「根据工作需要，我还要提议，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柯庆施同志、谭震林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充实国务院的领导力量。其中柯庆施同志仍可在上海坐镇，只参加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另外，我也提议李井泉同志兼任下一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毛泽东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很好，恩来的自请处分很好，对柯、李、谭三位同志的工作新任命的提议也很好，到时候另议吧。从现在起，我们要提倡党内领导干部定期下乡下厂，从事一定程度的体力劳动，做一名普通劳动者，既联系群众，又锻炼身体，是个大跃进的新鲜事物。少奇啊，请转告中宣部陆定一，还有胡乔木，要他们替《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全党上下，所有领导干部都应当做一名普通劳动者！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很圆满。恩来啊，蓝苹不在家，你去厨房替我看看，红烧肉烧好没有？今晚上我要请新科党副主席林元帅和三任新科政治局委员吃便饭，以尽欢迎之意。各位和我一起作陪。

彭德怀托言有事要先走。陈云也说医生要求他回家吃病灶。毛泽

东摆摆手：「请便请便，十二位走两位，我们正好十人一桌。」

第六章 跃上匡庐四百旋

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乘「峡江」号客轮由武汉赴九江。

随船同行的除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外，还有华东协作区负责人柯庆施，西南协作区负责人李井泉，华北协作区负责人林铁，西北协作区负责人张德生，东北协作区负责人欧阳钦。划分经济协作区，是毛泽东自去年大跃进以来采行的新措施，维持原大区中央局架构，如华东协作区仍由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六省组成，西南协作区仍由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加西藏自治区组成。

在船上，毛泽东与柯庆施、李井泉、罗瑞卿、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举行了座谈。毛泽东说：「去年大跃进，你们跟着我，头脑热了一阵，放了许多卫星，主要是大办了公社，公共食堂，还有九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据说浪费了几十个亿，导致了国民经济紧张。到了去年十一月武昌会议，接下来是郑州会议，中央发现了问题，开始纠偏，压缩空气，调整指标。本人也主动承担责任。你们是跟着我犯了些错，我替你们兜着。经过大半年的努力，调整得差不多了吧？各项指标还要不要下降？少奇同志提出「成绩讲够，问题讲透」，意思是要继续纠左。怎么算问题讲透？这次上庐山开神仙会，大家轻轻松松，边休息边议论，议出个十几二十条来，大家再去鼓干劲，继续跃进。各位以为如何？」

李井泉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全党的新鲜事物，谁也没有什么经验，交点学费在所难免。现在要防止有人放马后炮，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账。」

柯庆施说：「七、八亿人口，劲可鼓，不可泄。成绩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困难是暂时的。成绩是九个指头，问题只是一个指头，甚至不到一个指头。谁也不是先知先觉。我建议上山开会，不能把这个主次颠倒了。」

罗瑞卿说：「我也有个建议，就是主席自去年十一月武昌会议，

到今年二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三月上海会议，四月八届七中全会，一路做自我批评，承担问题责任；如果再这么自我批评下去，没个完了，我相信党内的大多数同志都会看不下去，不忍心听下去。而且，也可能给某些有雄心壮志的同志，提供可乘之机，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就算大跃进、人民公社出了些问题，也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责任。而且，几亿人口被动员，发挥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伟大成绩，才是主要的，任何时候都不应低估。谁要做事后诸葛亮，我一定和他辩论！」

罗瑞卿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说这番话时，眼睛都微微发红。

毛泽东看在眼里，热在心头，嘴上却说：「罗长子跟了我这些年，算护主心切罗。但上了山，还是要允许人家提意见，有气出气，有屁放屁。就算出了一两位雄心壮志者，也不要紧，地球照样转，长江照样流。对于去年以来的问题，柯书记说是九与一之比，我则倾向八与二、七与三之比，八个指头与两个指头，至多七个指头与三个指头之比。建设社会主义，的确要付些学费呢。乡下人叫做交师傅钱。前几天在我老家湖南长沙，周小舟倒是说了十二个字：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看可以作为本次庐山神仙会的基调。」

柯庆施见毛主席欲吸烟，连忙递烟点火。由于江风太大，天气又热，船窗都大开着，柯庆施连擦了几根火柴都被吹灭了。罗瑞卿、李井泉连忙晃过高大的身子来挡着，毛主席嘴角上的一支云烟，才让柯庆施给点着了。

柯庆施说：「成绩伟大，前途光明，八个字很好。就是怕有的人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上山后，建议少开大会，多开分组会，免得有人带头放炮，大吐苦水，大发牢骚，弄成传染病，局面一边倒。」

李井泉说：「中央四月上海会议决定七月初上庐山开神仙会后，近两月调查研究风气很盛。主席的大秘书田家英同志回到成都乡下，就尽了解些消极材料，什么公共食堂油水不足啦，肥皂、毛巾供应短缺啦；被我训了一顿，他走时不大高兴。后又听说薄一波同志回了山西，李先念同志回了湖北，张闻天同志回了江苏，彭总回了湖南，邓子恢回了福建，等等。他们口袋里也尽装着些消极面材料。是否都带

上山，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忽然有所警觉似地，问李井泉：「你人在四川，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

李井泉坦然回答：「这次我们几个在武汉等候主席，相互交换了一些信息。两湖的情况，是湖北王任重同志说的；江苏、福建的情况，是柯书记说的；山西的情况，是听林铁同志介绍的。」

毛泽东笑了：「原来你们早就互通有无了。对了，在座的还有林铁、欧阳钦、张德生，你们三位怎么不讲话？」

林铁说：「河北、山西、内蒙三省区，去年成绩伟大，也出了些问题，但那是次要的。这次上山开会，我们带的材料，积极面的、消极面的都有，以积极面的为主。只看到成绩不看到问题，容易忘乎所以，继续犯错；只看到问题不看到成绩，一团漆黑，容易泄气，损失更大。」

毛泽东赞赏说：「林铁是老实人，懂两分法，两个口袋分别装材料，需要什么取什么，很好，很方便。」

柯庆施、李井泉、罗瑞卿等都笑了起来。

林铁连忙分辩说：「我是紧跟主席、紧跟中央的。这一条，任何时候不动摇」

接下来东北协作区的欧阳钦，西北协作区的张德生也讲了讲紧跟主席，紧跟中央，上山开好神仙会，高举三面红旗，维护团结统一。

毛泽东说：「很好很好，中南协作区的组长陶铸明天才到。上山后有各位组长大人保驾，加上罗长子、汪东兴替我站岗放哨，万无一失罗。」

六月三十日凌晨，「峡江」号客轮在薄雾中驶抵江西九江客运码头。

码头早已戒严，闲人免入。中央警卫局和江西省委的车队已在码头上候命。

毛泽东一行人下了船，与迎候在码头上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江西省委书记杨尚魁及其爱人隋静、省长邵式萍等人见了面。毛泽东指着二杨问：「你们一个尚昆，一个尚魁，是不是两兄弟啊？」杨尚魁连忙解释：「可惜不是，杨主任是四川人，我老家安徽，相隔千里。」

毛泽东说：「那就算表兄弟吧，一表三千里！」在旁的人都笑了起来。毛主席坐了整晚的船，毫无倦意，仍这么风趣。

毛泽东忽又握住杨尚魁的爱人隋静的手问：「叫什么大名呀？头次见面呢。哪年参加工作的？」

隋静人面桃花，明眸皓齿，一袭湖蓝色连衣裙，显得楚楚动人：「报告主席，小姓隋，单名静，安静的静。四八年在东北参加工作，是学中文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女秀才罗，很有意境的名字，静如止水，江清水静……可长江和鄱阳湖，无风三尺浪，水是安静不下来罗。」他把「隋静」听成「水静」。

这时杨尚昆和罗瑞卿上前请示：「前边不远是浔阳楼宾馆，江西省委和九江市委同志已预备下了早餐，主席还是用过早点再上山吧？」

毛泽东挥了挥手：「不用了，刚才船上吃过……浔阳古渡，白居易做江州司马，写过〈琵琶行〉；还有浔阳楼，是不是宋江题反诗的那个浔阳楼？」

杨尚昆一时语塞。杨尚魁以地主身分作答：「我们请南昌大学的考古专家查证过，由于江段历经改道，唐代浔阳古渡遗址已无可考；宋代浔阳楼亦早已毁于战火。明、清都有重建，也毁了。省政府已有计划，准备修复。」

毛泽东仍捏住隋静的小手：「啊，知道了。有诗云：两岸帆樯泓水静，一天星斗大江寒。大约是你名字的出处了。女秀才，考考你，宋公明当年在浔阳楼上题的反词，你背得出来吗？」

隋静点点头，略带羞涩地朗声答道，「我姓隋，不是水……记得是《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一首七言绝句：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毛泽东更高兴了：「很好很好，一字不差。你是随遇而安，不是江青水静。我再考考你那天宋公明喝醉了酒，还在浔阳楼上题了一首〈西江月〉，背不背得出？」

隋静绯红了脸。她心眼灵泛，猜到毛主席自己欲吟诵，遂做出被考住了的样子，摇摇头。毛泽东拍拍她的手背说：「那好，我来试试。」

宋江的这首〈西江月〉呀，比那四句反诗更厉害、更有抱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码头上响起一派掌声。人人敬服毛主席的博学宏词，连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宋江的一首词都倒背如流。罗瑞卿再又近前请示说：「主席，是不是请上车，上山还要走一个多小时……杨尚魁同志，你和隋静同志是不是陪主席坐车，介绍一下沿途风景？」

杨尚魁说：「主席啊，就让隋静陪你吧。她是晚辈，你不要太客气。我坐另外的车。沿途风景她也比我熟悉。」

于是，毛泽东和隋静进了红旗牌防弹轿车的后座。十几辆一长溜高级轿车，当地老百姓称为「乌龟壳」的，向庐山徐徐而去。

轿车驶上盘山公路之前，毛泽东在车内和隋静一人一句地背诵开了白乐天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杯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两人正背诵着，汽车已驶上弯道，开始盘旋上山。毛泽东忽然打住了，说：「隋静啊，据说明代朱元璋为了在山顶上建造御碑亭，需要运送建筑材料上山，而开辟了一条九十九盘山道。现在是你们江西省委为了迎接中央领导人上山开会，而修了盘山公路。你替我数数，这段公路一共是多少道湾啊？」

隋静立即坐正了身子，掏出笔记本，一边向敬爱的领袖介绍沿途景点，一边记录着一弯又一弯，一旋又一旋。有时车子拐弯急了些，她的半边身子就会倚靠在毛主席宽阔的臂膀上。她只是双膝紧紧夹住了连衣裙的下摆。毛主席并不看风景，而是闭上眼睛养神。隋静知道主席一路上舟车劳顿，需要休息，因之一动也不敢动……快到山顶时，毛主席的手在她膝头上拍了拍，睁开眼睛来问：「隋静啊，数过来没有？是多少个盘旋？」

隋静再又坐正了身子，红了红脸说：「原来主席并没有睡着啊？我还以为你累了，需要休息，大气都不敢出。数过了，已经拐了三百八十八个弯了。还有几个弯，就到牯岭了。」

毛泽东说：「我这是初上庐山，如此美景良辰，如何困得了觉？一路上已吟成一首七律〈登庐山〉。隋静啊，你手头有纸笔，替我记录一下，如何？」

隋静一听毛主席要她录诗，连忙把记事本摊在膝头上，悉心聆听。

毛泽东一字一句地吟哦道：「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逶迤四百旋。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南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向三吴起白烟。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隋静啊，你个女秀才，替我记下来没有？」

隋静激动得心口怦怦直跳，手上的笔也有些颤抖：「记下了，记下了！我来念一遍，看看有没有记录错……太好了，主席，太好了，你一上山，就有了伟大的诗篇。我是第一名读者呢，好幸运，好幸福呢！主席啊，你得空时，可不可以替我们写下来？是对江西人民最大的关怀、爱护呢！」

看着隋静激动的样子，毛泽东却不为所动，甚至有些儿失望。这么年轻美貌的人儿，也学得当面吹吹拍拍，浮而不实，还抬出全省人民来，不知分寸……他面无表情地说：「以后再看吧。我的诗，只是个草稿，文字上还要斟酌、修改，你不要传出去，这是纪律，知道吗？李太白三上庐山，马歇尔七上庐山，我一上庐山。这趟山上得不容易……」

隋静把记录稿递给毛主席。不知为什么，毛主席忽然不像一路上那么亲切了，连抚在她膝头上的手都移开了。

红旗牌轿车直驶进牯岭河东路一百八十号院子。这院子又称为「美庐」，是一九四八年以前蒋介石、宋美龄的避暑别墅。毛泽东在隋静的牵扶下出了车，服务人员已在别墅门口站成两列，鼓掌欢迎。毛泽东朝服务人员挥挥手致意。服务人员分两拨，一拨是从北京坐火车先期到达的，另一拨则是庐山管理局派出的。

卫士长拿来一件外套给主席披上。这山上果真满眼苍翠，空气清新，凉飕飕、风爽爽的。难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衣着整齐。隋静领路，毛泽东由一位本地女护士轻扶着，直接上了别墅的二楼。二楼房间高

阔，楼道有天窗，光线甚好。第一间为书房兼会议室，可容一、二十人开会。东西两面墙上排列着书橱，北面墙上有一座石砌的西式壁炉。南面墙上是一排落地阔窗，阔窗亦是玻璃推门，外面是大阳台，可观一百八十度山景。

卧室连着书房，宽敞明亮。进门靠墙是一张小行军床，大约是保健护士晚上值班时用的。北墙上也是一座石砌壁炉，壁炉竟生着火，为的驱除潮气。木板床是原蒋委员长的旧物，已铺着工作人员从北京带来的青印花布被褥。靠南墙是一张白木书桌，桌上摆着砚台，笔筒里插着大、中、小各型号狼毫。桌上还摆放着一支象牙，据说是当年云南军阀龙云送给蒋委员长六十寿诞的贺礼。龙云一九四九年发动云南起义有功，新中国封他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可他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对中共领导不恭，反党反社会主义，被划为资产阶级大右派，免予下放劳动改造，着令在北京家中闭门思过……隋静见毛主席站在书桌前想什么心事似的，便轻声解释：「主席，这房间遵照你的指示，一切保持原样，没有作任何改动，只是做了清洁……山上白天的最高温度为摄氏二十三度，早晚只有十四、五度，相当凉，保健护士会随时提请你加衣服。」

毛泽东在书桌前的木椅上坐下，颇为满意地笑了：「隋静啊，回头请你代我谢谢尚魁、式萍，谢谢江西省委的同志们。很好，很好，屋子保存原样好。我历来一切只求简便，反对铺张。睡蒋委员长睡过的木板床，用蒋委员长用过的书桌、砚台，也是一种享受嘛。他当年在庐山指挥剿共，办军官训练团，搞新生活运动，个人生活还算简朴的罗。只是他四九年跑台湾跑的太仓卒，把文房四宝和这支象牙都给我留下了！」

隋静和保健护士都笑了。正笑着，电话铃声响起。毛泽东示意隋静接。隋静拿起话筒听了听，随即报告：「主席，是楼下值班室的，说杨主任来向你汇报工作，让不让上来？」毛泽东随手接过电话：「尚昆啊，你工作抓得很紧罗。我还没有来得及洗澡、换衣。有事先在电话里讲几句……噢，少奇和光美今天中午上山，总司令今天下午上山，周总理明天一早上山，彭老总和张闻天他们也是明天上山，我的几位

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加上康生同志，后天一早上山……知道了。蓝苹在杭州，也想上山？你代我拍封电报，告诉她我只在山上住个十几二十天，然后去杭州。天气太热，她不要来回跑了……尚昆啊，通知一声罗长子，今天晚饭之前我要休息休息，不要安排人来见。晚上有舞会？在小教堂？那我们都得罪上帝，进不得它那个天堂罗。好了好了，先就这样。」

接过电话，毛泽东让隋静靠近自己坐下：「隋静啊，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帮忙哟。贺子贞同志住在南昌，你们熟悉吧？她最近身体怎么样？」

隋静见主席问起前夫人贺子贞的情况，忙放低了声音说：「子贞同志最近精神不错。省委安排她住在省军区将军楼，一座安静的小院子。看医生、散步都很方便。我和尚魁，还有邵省长和他爱人，都经常去看她。她也常和我们说些当年井冈山斗争的故事，很受教育。就是三天两头犯病，有时神志不清……主席请放心，省委、省政府、省军区都会尽力照顾。因为没有得到指示，我们还没有把主席这次到庐山的事告诉她。主席是不是想安排见一面？尚魁说，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同志已打过招呼……」

毛泽东忽然面有寂容地说：「隋静啊，你年轻，不大了解，子贞和我一起度过了最艰苦的十年。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一九三〇年到瑞金，一九三一年到闽西，一九三四年长征，三五年到陕北，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她去苏联治病……我们曾是患难夫妻啊，能无感情？她到苏联十年，被关进精神病院六年，没有精神病也会关出精神病来呀！对子贞，我是有亏欠的。她经常给我写信，说已经谅解、理解了我。我也给她回过信，只望她早日康复，能出来做点事。」

隋静怕主席难过、伤神，连忙劝慰说：「主席，在你和子贞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尚魁常和我说，革命战争年代，人能活下来，已是奇迹。今天春上省里开妇女代表大会，一致选举子贞同志为省妇联主席。她很高兴。天气好、心情好的日子，她还常去妇联看看，听听汇报，人还是满精神的。所以，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听这一说，心情轻松了不少：「这样吧，事情交你和尚魁

去办。先替她在山上找个住处，就说是上山休息休息，不要说其它的。然后我趁便和她见一面，谈一谈。要注意保密，千万不要走漏消息。传出去了，山上的大人物们都要去拜望贺子贞，就坏事了，影响也不好，明白吗？」

隋静温顺地点着头：「明白了，我和尚魁一定把事情办好，不给主席添烦恼。」

毛泽东欣慰地笑笑，回头一看，见那保健护士——一位身材高挑、肤色微黑的本地女子，远远地站立在门边，自觉地避免听到他和隋静的谈话。他朝那护士招了招手。

保健护士走近来，怯生生地问：「主席，肚子饿了吧？是先吃饭？还是先洗澡？」

毛泽东这才仔细地看了保健护士一眼，眼睛亮了亮，这江西妹子倒是耐得看，腰细腿长，胸脯饱满，眼睛亮幽幽的，便伸过手去拉住了问：「对了，小同志，都还没有问问你，贵姓啊？是本地人？做护士工作多少年了？」

保健护士红了红脸，妩媚地一笑，笑得既羞涩，又灿烂：「报告主席，小姓钟，金重钟，南昌郊区人。父亲是泥木工人，搭帮毛主席领导翻了身，做了主人……我是南昌护校毕业，做了六年护士，在省委高干病室……」

毛泽东亲切地笑了：「金重钟？就是一见钟情的钟罗！多大年纪了？成家了？」

小钟被敬爱的领袖开了玩笑，绯红了脸蛋，柔顺地看一眼隋静同志，得到鼓励似的，才回答：「今年二十五了……成过家，可现在，现在……」

隋静见小钟吞吞吐吐，担心毛主席生疑，便从旁解释说：「小钟成过家，她爱人原是省委车队的卡车司机，去年在赣南山区出事故去世……小钟还是我们高干病室的才女呢，会背很多古典诗词，也弹得一手好琵琶。」

毛泽东再次拉住了小钟的手：「很好很好。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有孩子吗？啊，没有也好，不是有人提倡节制生育吗？这么讲起来，

小钟还才艺双全罗。那我要先谢谢你。在山上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隋静啊，我还是先洗个澡，免得小钟同志提意见，说我一身汗骚气。」

隋静说：「这「美庐」底下有个游泳池，我去看看，准备好了没有。」

毛泽东摆摆手：「游泳池晚上再用吧。你嘛，先回尚魁同志那边去吧。你是女主人，各路诸侯上山，少不了陪尚魁四处走走，表示个地主之谊……我这里嘛，很简单的，有小钟同志帮帮忙，就可以了。」

隋静很懂事，临走时，她趁毛主席进了洗手间，又把小钟拉到一旁，悄声交代、嘱咐一番。

小钟进浴室拧开大浴缸上的水龙头放水，之后准备帮毛主席宽衣。却见毛主席仍坐回书桌前的木椅上，并示意她也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来来，小钟啊，洗澡之前，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呢。」

小钟小鸟依人地在毛主席身边坐下，双手挟进双膝间，眼睛亮幽幽，显得娇羞中透出清纯，稚气中透出成熟。女孩子嘛，就是不能太复杂，而应当稚气、简单、清纯。小钟见毛主席只是亲切地望着自己，一时又绯红了脸，大方而带些娇气地柔声说：「主席，人家等着你问话啦。」

毛泽东拿起一支烟。小钟欲起身替他点火。主席已自己擦亮火柴，吸上了：「你说你父母住在南昌郊区？是县城还是乡下？你常回去吗？」

小钟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问这个，只得如实回答：「父母住在新建县城关镇。外婆外公住在农村，是公社社员。我是外婆带大的，星期天常回去看望外婆外公的。」

毛泽东笑笑微微，又问：「你外婆外公吃公共食堂吗？他们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怎样？缺不缺粮？管不管饱？一月半月的，有没有次把牙祭？」

小钟见问这个，倒是有准备似的回答：「我每次回去，都跟着外婆外公去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外婆外公可喜欢公共食堂了，不用在家里生火做饭，省事多了。而且比原先家里的小锅小灶还吃得好，吃得饱。每半月打一次牙祭，肥肉瘦肉尽吃。食堂养了几十头大肥猪。」

每月宰两头。吃过饭，社员们就扯起队伍出集体工，有讲有笑，还唱歌，快快活活。是真的，集体开饭，集体劳动，各家各户不再为油盐柴米操心，老人最高兴，妇女最高兴。」

毛泽东目光炯炯，又问：「是真的？你没有编了假话来骗人？你外婆那个生产队叫什么名字？公共食堂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

小钟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骗人是小狗！我外婆外公那生产队叫新建县东方红公社东风大队五星生产队。公共食堂办得好，是全县的模范单位。他们早晨喝稀饭搭配蒸红薯，中午吃白米饭，经得饥，干活有力气。晚饭半干半稀……他们半月一个小牙祭，一月一次大牙祭，油水足得很。」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思索着：「大跃进一来，东方红、东风、五星、朝阳之类的名字满天飞……那公共食堂也总有些缺点呀，不会十全十美的。比如浪费粮食，少数干部贪污，多吃多占。是不是这样？」

小钟回答：「食堂好不好，关键在领导。我外婆生产队那公共食堂就办得很好，干部清廉。群众监督，账目公开。剩饭剩菜，馊水汤水，喂了六、七十头大肥猪，粮食没有浪费，社员吃了猪肉，生产队增加了粪肥。」

毛泽东说：「食堂好不好，关键在领导，这话有水平……可也有不少人向我反应，农村公共食堂，浪费大，社员吃不饱，要求解散，恢复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小钟啊，你反应的是正面情况，我想你没有讲假话。你再讲讲，这公共食堂，关系到六亿农民吃饭的大事，是要坚持办下去呢？还是应当像另一些人主张的，停办还是解散？食堂是我号召办起来的，那就要承认失败呢。」

小钟脸红红的，只是痴痴地望着敬爱的领袖，一时呐呐无言。这么重大的问题，她一名普通人家的女子，又不是中央领导人肚子里的蛔虫，怎么回答呀？况且隋静大姐她们，事先也没有交代、嘱咐过。

毛泽东说：「怎么不出声了？我问你问题，也是对你做调查研究哪。」

小钟抬手理了理额上的秀发：这是中央的政策……若是、若是要问我外婆外公的态度，他们大约是拥护公共食堂的，会要求坚持办下

去。

毛泽东释怀了：「很好很好。要是全国农村的多数食堂，能办得像你外婆生产队的食堂那样，我就放心了，右派也就反对不起来了。现在反对派很多，党外有，党内也有。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去年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好？还是不好？」

小钟忽然站起身子：「哎呀，主席，差点忘记了，我在替您放洗澡水呢。我先去关了来！」

毛泽东静静地吸着烟，身体里涌起一阵燥热。等小钟返回来时，仍鼓励她作答。

小钟说：「哪个讲的不好呀？大跃进、人民公社，人人都像长了翅膀一样，想飞起来哪……不要笑，我讲的是人人身上都长了干劲，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老辈人都讲，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没有见过的！就是有些干部吹了牛皮，搞了浮夸，也被党中央及时纠正了。

大炼钢铁有浪费，但也锻炼了干部，锻炼了群众，培养了人才。比如我们新建县，今年就不搞土高炉了，而要办小洋群……」

毛泽东明明知道小钟的一些话，不大符合她的普通护士身分，是经人口授，来讨他欢心的。但他还是听得顺耳，如遇知音。他兴奋地站起来，拉起小钟的手：「很好，很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和人民群众的心是相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成绩为主，不容否定。有缺点，有问题，我们可以调查研究，调整政策，订出措施来克服……小钟啊，你和我也是一见钟情呢！能想到一起，说到一起呢。来来，洗澡去吧，帮我宽宽衣……」

小钟的手被毛主席牵着，朝浴室走去。她忍不住回头望了卧室房门一眼。毛主席仿佛明白她的心事，告诉她：「不经电话通报、允许，任何人都不会进来的。」

浴室里水气氤氲，浴缸边摆有一把藤椅。毛泽东坐下了，抽着烟，任由小钟替他松皮鞋带，脱去皮鞋，褪下袜子，套上一双软底拖鞋。之后小钟替他一粒一粒地解上衣扣，解衬衣扣。毛主席很是配合，站起身来，好让小钟替他脱下衣服，并替他披上一袭毛巾被式长浴衣。

之后，小钟双膝跪地，替他解皮带，解裤扣。毛主席表示了谢意：「这些事，原先都是男卫士替我做，你比他们轻巧细腻……」

当小钟替他脱下外裤、内裤，又惊又羞地别过脸蛋去，吓人哩，伟人伟物，有镰刀把粗……好在，好在她是过来人，曾经和那死鬼丈夫有过四年的夫妻生活。死鬼丈夫也不知是哪里学来的那些招式，喜欢摆弄来摆弄去，本钱却比眼下的，差到哪里去了呢。妈呀，也不先洗洗，就这么猴急呀？

第七章 齐鲁齐鲁莺歌燕舞

牯岭云雨畅，一觉到黄昏。

大约是山上空气新鲜，气候清凉的缘故，兼有小钟偃依着，毛泽东美美地睡了一大觉。也是阴阳调和呢。小钟袅袅婷婷一位人儿，云翻雨覆，玉体生香，竟是个中高手，令人欲仙欲佛的。

伟人伟鼾，如鼓如雷，楼下、院子里都听得到。有人说，毛主席熟睡时的鼾声，能穿几堵墙，可传两、三里。殊不知他的鼾声鼻息，却是从秘书到卫士所有服务员的最大慰藉：主席睡着了！主席睡香了！是全党之福，可致国泰民安的大事。许多时候，主席为思考国家大事，几天几晚不能入睡，连服数次安眠药也无效，所有的服务人员也就不能入睡。每到主席不能入睡的时候，整个中央核心都要失眠，刘副主席不敢深睡，周总理不敢深睡，邓总书记不敢深睡，随时准备主席传唤。你说说，中央四巨头不能安睡，下边的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毛办、刘办、周办、邓办，谁还敢睡？只剩下个朱总司令，倚老卖老，又不大管事，天天按时作息，早睡早起。他说，我陪不起，你们不睡，我要睡。

煞是奇怪，毛泽东近年来睡觉做梦，多是些跃进梦，卫星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苏联老大哥前年发射了一颗地球人造卫星，我们去年发射了无数的农业卫星，工业卫星，钢铁卫星，棉花卫星，牲猪卫星，教育卫星……卫星满天飞，粮食高产卫星是打头阵的……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届二次代表大会播响了全民大跃进的战鼓，随之而来的是各省市自治区捷报频传，「卫星」竞放，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逐日在头版显着位置上刊出套红「卫星喜报」：六月九日，湖北襄阳大面积亩产小麦两千斤；六月十六日，湖北谷城亩产小麦四千三百五十三斤；六月二十一日，河南辉县亩产小麦四千五百三十五斤；六月三十日，河北安国安县亩产小麦五千一百零三斤；七月十二日，河南西平县亩产小麦七千三百二十斤；七月二十二日，福建闽县亩产水稻七千二百七十五斤；八月一日，湖北孝感亩产水稻一万五千斤；八月二日，湖北麻城县亩产水稻三万六千九百斤；稍后，粮

食卫星更是直线上升：安徽繁昌县亩产水稻四万三千零七十五斤；四川郫县亩产水稻八万二千四百五十斤；广西环丽县亩产水稻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

且慢，千真万确，《人民日报》在发布上述卫星喜报时，还分别配发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亲临「卫星田」参加验收的照片。

不久，安徽省更宣布全省早稻平均亩产一千斤，成为全国第一个千斤省；紧接着，河南宣布自己为全国第二个千斤省，四川宣布自己为全国第三个千斤省，湖北宣布自己为全国第四个千斤省……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则在《南方日报》上撰文，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宣称广东一年三熟，全省可以达到平均亩产数万斤。

好家伙，九州岛红旗奋，天地慨而慷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好一场大竞赛大评比，省与省赛，县与县赛，社与社赛，争上游，插红旗；批下游，拔白旗……有趣的例子，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被评为下游省，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扛了面白旗回长沙，头都抬不起。湖南北面的湖北，南面的广东，东面的江西，西面的贵州和广西都是红旗省，于是湖南被五面大红旗所包围、夹击。

说是毛泽东每天中午起床后，都要晃着当天《人民日报》上的「卫星喜报」眉开眼笑，对卫士、护士说：「又放卫星了！又放卫星了！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高！过去人家称我们东亚病夫，饥饿的国度，现在我们粮食太多了，多到吃都吃不完，仓库也装不下！」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感染，欢欣鼓舞，相信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储不下。

七月三十一日，苏共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雪夫访问北京。

毛泽东兴冲冲地告诉老大哥党的最高领袖：「赫鲁雪夫同志，我们正在大跃进，全国各地都大放卫星！」赫鲁雪夫没有听明白中国同志放的什么卫星，而且全国各地都放？苏联帮你们建造的第一座原子反应堆还没有启动嘛。

毛泽东半开玩笑地告上：「你们去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还不到一百公斤重；我们今年发射的是粮食卫星，最大一颗在广西发射，亩产水稻十三万多斤，六吨半重。安徽、河南、四川、湖北已成为我们的第一批千斤省。」

赫鲁雪夫这才听明白了，便坦率地说：「我在英、美的报纸上看到报导，人家说你们放的汽球卫星……还有你们准备办农村公社？希望吸取苏联二十年代的教训……当然，有的西方资产阶级报刊惯对我们共产党人造谣污蔑。」

见面话不投机，随后的两党会谈也就什么都谈不成。为了苏联要求在中国设立潜艇基地的事，还出现过主人毛泽东怒斥客人赫鲁雪夫的尴尬场面。

八月三日赫鲁雪夫离京返国。八月四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火车出巡，史称「齐鲁之行」。

毛泽东的出巡路线，早就由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安排好了：先视察河北省的徐水县、安国县、定县；再转往河南省新乡县，重点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接着视察襄城县、长葛县、商丘县；再转去山东省历城县；最后于八月十六日转往河北省渤海湾上的度假胜地北戴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策大跃进的各项大计方针。

短短十多天时间，要视察三省十县，行程千余里，只能是坐着防弹轿车，前呼后拥，看看公路两旁的工农业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谭震林、廖鲁言等人带领先遣小组，已对沿途的省、地、县、社进行了大动员、大部署：一定要让伟大领袖高高兴兴，看到大跃进的新气象、新面貌、新创造、新成果；看到干部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干劲冲天，超英赶美，奔向共产主义不回头。

于是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凡是毛泽东将要经过的地、县、社，领导干部竭尽聪明才智，发扬敢想敢干精神，带领农民群众、城镇居民日夜加班加点，对公路两旁的农田进行「美化加工」，营造丰收景象：把边远地段即将成熟的稻子、秋麦、棉花，整棵整棵移栽、挤插到公路两旁来，密密麻麻，形成高产在望的稻海、麦海、棉海。

再在四周插上红旗，迎风招展。有的还安装上有线广播，播放革命歌曲：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县委书记张国忠，年轻好胜，精力充沛，奉诏上专列来见伟大领袖。

毛泽东因看过谭震林呈送的材料，很高兴地握住张国忠的手：「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你是大跃进的突击手，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今年多大岁数了？」

张国忠激动地报告毛主席：「三十三岁。我们县委一班人大多数都年轻，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

毛泽东说：「年轻人好，年轻人包袱小，顾虑少，干劲大。当年我们在江西苏区，二十出头当红军师长、军长的多的是。林彪同志当红一军团司令员的时候，也才二十七、八岁嘛。萧华十九岁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这次大跃进，就是要打破条条框框，不搞论资排辈。」

接着，毛泽东提议：「到你们县的农业社去看看好吗？」

张国忠立即欢迎毛主席下车。下了火车，毛泽东拉着张国忠的手，登上了中央警卫局准备好的一辆红旗牌敞篷轿车。四周的路口、河岸、坡地上，早有警备人员布下的散兵线。轿车沿着瀑河河岸缓缓行驶。毛泽东被路旁长得蓬蓬勃勃、密不透风的庄稼吸引住了，忍不住夸赞：「这一路的庄稼长势好啊，今年又是个大丰年罗！」

张国忠则一路上不停地汇报说：「我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六十多万亩粮田，今年计划平均亩产达到二千斤。还有几十万亩的棉田、果园。今年内要发射两颗高产卫星，一颗是亩产二万斤的谷子卫星，一颗是亩产一百万斤的山药卫星。山药就是马铃薯。山药秧子都是用飞机运来的高产品种。省委、地委准备在我们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中央谭震林同志、陈正人同志，还有刘少奇副主席都有指示，向共产主义过渡，工、农、兵、商、学结成一体，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也就是供给制，大兵团生产，大食堂开饭，大炕席睡觉……」

毛泽东高兴地听着，连连点头：「很好，很好。你们县一马当先，

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给全国做个榜样。」

汽车路过一座「万头猪彻，一排排兵营般整齐的猪舍。张国忠汇报说：「全县共有三十一座这样的万头猪场，实现了一人一头猪。养的都是每头计划长到一千斤的「卫星猪」。把猪的甲状腺割了，让它吃了睡，睡了吃，专门长肥膘。猪多粪肥多，肥多粮食多。」

毛泽东勾着指头算了算：「一人一头猪，每头一千斤，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每人每年一千斤猪肉，干部、群众天天吃红烧肉，也吃不完。」

当然还要支持国家，让城里人也天天有肉食供应。还可以加工成腊肉、腊肠、肉松、罐头；猪皮还可以制革，猪鬃也是工业原料。牲畜一身都是宝……我可不可以到前面那个村子的公共食堂，去吃一碗红烧肉？」

伟大领袖提出要到社员的公共食堂去吃一碗红烧肉，是多么大的喜讯。张国忠立即向另一辆吉普车上的随手干部招手，让赶快去布置。但毛主席的卫士长追上那名干部说：「不行不行，毛主席吃饭的事，有警卫制度呢，说吃就能吃？何况主席也不是真要吃。晚饭再说吧。」

汽车往前走了不远，见三面大红旗下，社员们分成两组，围着两堆熊熊大火在忙碌。每堆火旁都有一架土制鼓风机，由两名虎背熊腰的壮汉拉得呼啦啦的火苗直窜。毛泽东被吸引住了，问张国忠：「县太爷，那又是什么创造发明呀？」

张国忠汇报说：「是农业社的炼钢厂，两座小土炉，搞土法炼钢。我们也是被逼出来的，搞建设要用钢材，国家供应不及嘛。」

毛泽东登时兴奋不已，脸发红光，手一挥：「停车！土法炼钢了不得，我要好好看一看。」

车队停下来。一行人簇拥着毛泽东，来到两座坟堆似的土炉前。社员们个个光赤着古铜色的膀子干的风风火火，见了毛主席也不停手，只是边干活边呼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滚滚烟尘中问：「这鼓风机是谁发明的？」张国忠答：「是铁匠铺的手拉风箱放大改装成的。」毛泽东又问：「一天能炼多少炉？」张国忠答：「八小时一炉，社员们三班制，一天能炼三炉。」毛泽东再问：「一炉能出多少钢？」张国忠答：

「两百多斤。」

「是公斤还是市斤？」「是公斤，我们县里采用公斤制。」

陪同视察的中办主任杨尚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保定地委书记李悦然，担心毛主席在烟尘中待久了，对健康不利，也不大安全，便上前提议：「主席，土法炼钢的事，回头请土专家们做详细汇报吧。现在是不是回到车上，继续下面的节目……」

离开土炉前，毛泽东坚持与几位「炉前工」握了握手，鼓励说：「土法炼钢好得很！我们的老祖先就是这么炼的，能出好钢。」回到车上，毛泽东仍然兴奋不已，和张国忠一起计算着：一炉两百斤，十炉两千斤，就是一吨。如果全国能建起一百万座这种小土炉，一齐上马，一天三炉，每天就出钢六万万斤，折合三十万吨？哎呀呀，一天三十万吨，十天三百万吨，一百天三千万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就是一亿多吨？光是用这种农民的小土炉，我们就能打败美帝国主义！

下午四时，中央首长的车队来到大各寺庄，又名瀑河集体农庄。这里是徐水县委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试点。农庄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为一座大四合院，庭院整洁，房舍宽敞。会议室可容数百人开会。四墙上挂满了省、地、县各级党委颁发的奖状、奖旗，以及生产规划图表，作物分布图表，工业、手工业分布图表等。还有几幅大壁画，画面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有的画着小伙子 and 姑娘攀援着原始森林般的玉米秆，上天上去采摘星月；有的画着几名老汉坐上花生壳的巨轮，飘洋过海周游世界；有的画着美丽的嫦娥姑娘，下到农庄的棉田来摘棉花，丰收的棉田白茫茫一片，如同天上的白云一样……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将四墙上的奖旗、奖状、图表、壁画一一看过，更是被一种丰收喜庆的气氛所感染。他忽然有意地问那随在他身后的集体农庄负责人李江生：「你们的农庄叫什么名字呀？」

李江生先望一眼县委书记张国忠，才回答：「叫瀑河第八集体农庄。」

毛泽东摇了摇头，表示对这从苏联老大哥那边套用过来的名字颇不以为然，遂说：「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他们办起了一个万人大社，取名七里营人民公社。还是叫人民公社比较好吧？」

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保定地委书记李悦然、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和其它陪同人员，立即异口同声说：「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这名字好！」

毛泽东接着说：「公社这名字不是从苏联来的。中国古代部落社会就有原始公社。八十七年前，法国巴黎的工人和城市贫民举行起义，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叫做巴黎公社。公社内人人平等，民主自由，领导人由公社社员选举产生……被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为十九世纪人类的曙光，最伟大的创举。所以，如果我们把农业大社称为人民公社，既有巴黎公社的传统，又包含了共产主义的成份。当然，这个名字现在还是我个人的意见，要等中央开会，才能正式确定下来。」

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们，围绕着毛泽东坐下来，抽烟、喝茶。毛主席的香烟、茶杯、暖水壶都是从专列火车上带来的，只有省、地、县的领导者喝当地的茶水。毛泽东笑眯眯地问：今年小麦收成怎样？平均亩产多少斤？

社长李江生回答：「很好，比哪一年都强，平均亩产小麦一千五百八十斤，再加上一季秋粮，亩产超过二千斤。公共食堂现在一天三顿饭供应白面馍馍，社员们都吃撑了！大家伙说，过去的富农、小地主家里，也难得一天三顿白馍馍。」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呀好呀，一个大跃进，就使社员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从前的地、富……你们的秋粮估计亩产有多少？全县都是这个情况吗？」

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全县农村大体上都是这样，夏秋两季加一起，平均亩产两千斤，全县总产计划拿下十二亿斤。」

毛泽东勾着指头算了算，惊讶得眼睛都放亮：「十二亿斤？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不就人均两吨粮食了？大人小孩敞开肚皮吃，也吃不完这么多粮食呀？先前在北京，我听谭震林同志他们汇报，今年农民的粮食多得吃不完，仓库也装不下，我还只信一半。现在到你们这里一看，就全信了。你们的粮食这么多，怎么办呢？」

张国忠汇报：「粮食多了换机器，换化肥、日用品。」

毛泽东说：「换机器、化肥也用不完。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全国

都是这样。你们换机器、化肥，人家也得换。到时候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也说，粮食太多，机器、化肥、日用品不够换，你们怎么办？」

社长李江生说：「我们可以用山药蛋酿造酒精，成为工业原料。」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盖两三座大酒厂。哪里用得那么多的酒精啊？你们还是没有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毛泽东是兴奋之极了。农业发展得这么快，形势这么好，是他始料未及的。可笑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那些人，还一个劲的反左倾、反冒进！在经济建设领域里，他们是右得不能再右，保守得不能再保守了。他们是瞎子、聋子，既看不到全国的大好形势，又听不到人民群众要求大跃进、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的呼声！幸而自己及时发现问题，责令他们在党代大会上公开检讨，让他们悬崖勒马、立地成佛；否则，再让他们反冒进下去，就真要扼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成为历史的罪人。

一时间，谁也回答不了伟大领袖的问题：粮食多了怎么办？大家只好崇敬而恭顺地望着毛主席笑，个个笑出一脸的愚忠。沉默了一会儿，县委书记张国忠伶俐齿地承认：「主席啊，我们还是缺乏战略性眼光，光是顾了多增产粮食，没考虑到粮食太多，怎么消耗了。」

毛泽东指示说：「你们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不要光吃白面馍馍，还要吃水饺、肉包子、油饼、油条、面包，还要造些啤酒、白酒、黄酒、二锅头，多变些花样，来改善、提高生活。还要多养些牛，菜牛和奶牛，既然是共产主义，你们就要多吃些牛奶、巧克力、蛋糕……总之，粮食多了还是好事，不是坏事。多了，国家也收购不了，社员们自己多吃嘛。可以考虑一天开五顿饭，甚至把公共食堂办成流水席，二十四小时随到随吃。」

毛泽东孜孜不倦地教导大家怎么消费粮食。他已经看到了粮山粮海。

省、地、县、社的四级领导人都刷刷刷的记录着他的指示。其实他的消费观念比农民高明不了多少，也只是吃吃吃，变着花样吃，敞开肚皮吃，开流水席来吃。

接下来，一行人来到一座大场院。毛泽东明白，这在南方叫晒谷

坪，是收获之后堆放、晾晒粮食的场地。他看到了一座座「山药蛋山」。所谓「山药蛋山」是一种新发明的马铃薯高产种植法：把肥土堆成小山形状，在上面插满薯秧而成。说是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培植，这些小山腹部就会结满大大小小的马铃薯，到时候扒拉出来，只见满是马铃薯，不见泥土。

县委书记张国忠始终不离毛泽东左右，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这些大跃进以来干部社员们的新发明、新创造。毛泽东说，你们这里的情况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只要路线对头，就要钢有钢，要粮有粮，要油有油。人民群众要是真正被发动起来了，就可以移山填海，改天换地。

张国忠汇报说：「这些「山药蛋山」，亩产可以达到一百万斤，正在准备发射一颗特大高产卫星……」

这回毛泽东是深信不疑了，对四周的随行干部们说：「粮食吃不完，仓库也装不下，以后就搞休耕轮作，社员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学文化、学科学、搞娱乐活动。人民公社应自己办大学，办中小学，办图书馆，办公园、游泳池、剧院、电影院。还可以买一两架飞机，让社员们轮流外出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们说好不好啊？」

面对毛泽东所描绘出来的共产主义美景，大小干部们一片欢呼声：「好！我们一定办到！」

在通往徐水县城的路上，毛泽东问张国忠：「你们的公共食堂是个新生事物，老年人同意不同意啊？」张国忠回答：「刚开始时是有少数老人思想不通，说吃了大锅饭。」毛泽东说：「大锅饭比小锅饭香罗。过去战争年代，我们谁不是吃大锅饭过来的？」

张国忠听毛主席称赞大锅饭，受到了鼓舞，便进一步汇报说：「我们正在进行全面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除个人生活用品外，其余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水井、大车、牲口等等，群众都要求转为公社所有、全民所有。群众还要求兴办国营企业。现在农村已取消了小商人，城镇也没有了小商人。我们成立了一个专管住房建筑和分配的组织，实行统建统分配。也就是共产。我们讲，不共产，几千年来是贫困落后，阶级压迫。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一共产就大跃进，彻底解放

翻身。拆了旧房建新居，集体生活，集体劳动，集体娱乐。因此大家都说共产好，共产妙。共产主义就是要把房屋、树木、牲口等一切财产合并到一起过日子，人人丰衣足食，生活幸福。」

毛泽东没有批评张国忠这种农民式的简单共产主义，而是喜滋滋地听着，不时点点头，觉得这年轻书记很对自己的胃口。他觉得张国忠有理想、有干劲，是棵好苗子，以后提拔做个省委书记甚至国务院领导人，都是可以考虑的，前程无量呢。不过还要经过锻炼、考验，让组织部门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

毛泽东一行来到中共徐水县委大院。早已等候在院子里的干部职工们一片欢呼声。十几位衣着光鲜、面容姣好的女服务员纷纷挤了上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其中两位最妩媚的姑娘更是一边一个地扶住了伟大领袖的左右胳膊。这些姑娘都是中共保定地委专门从保定市的医院、学校挑选来。当时徐水县委内部还议论过：难道我们徐水县三十一万人口，就挑选不出十几名政治可靠、模样儿水灵的妞儿服伺毛主席？但张国忠书记坚决执行了上级组织的决定，保定市的妞儿见识多，模样儿也更水灵，更可人意呢。

女服务员们簇拥着毛主席进到县委会议室。省、地、县三级领导人紧随其后。女服务员立时端来十几大盘切好的红瓤西瓜，请首长们解渴、消暑。坐在毛主席右边的姑娘一边打扇子，一边替他轻轻擦着额上、脖子上的汗珠子；坐在毛主席左边的姑娘则把盘里的西瓜一小块、一小块的切下来，剃去瓜籽儿，插上一枝小牙签儿，再请领袖吃。张国忠书记看在眼里：果不其然吧？还是保定市的妞儿会来事吧？要换了咱徐水县的妞儿，再漂亮也不会有这心眼儿呢。

毛泽东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对保定地委书记李悦然说：「世界上的事情要就不办，一办就是大办、多办。这里的妇女劳动力也解放得很彻底。」

李悦然汇报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四台。哪四台？就是锅台、炕台、磨台、碾台。几千年来，乡下妇女就是围着四台转，锅台做饭菜，炕台做针线，磨台磨粉面，碾台碾玉米、谷子。」

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公共食堂，社社都办托儿所、幼稚

园……看看我旁边这些年轻女同志，就是解放了的新一代。妇女半边天，男女要同工同酬。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女同志也做得到。是不是这样呀？」

十几位女服务员以银铃般的嗓音齐声回答：「是这样！妇女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女同志也做得到！」

毛泽东更高兴了。他忽然想起下午在大各寺庄视察时，听张国忠汇报的劳动组织军事化，是个很重要的发明，值得在全国推广。于是他要求张国忠再谈谈这个问题。

张国忠先看一眼地委书记李悦然，之后汇报说：「我们也是在省委、地委的领导下，被大好形势逼出来的。全县三十一万人口，只有十一万劳动力，四万劳力修水库、打机井、搞农业；七万劳力修道路、搞工业、炼钢铁。逼得出来个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学习革命前辈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我们全县成立了九十多个团，二百多个营。一声号令，这些部队就可以随时出动。」

毛泽东对陪同他的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说：「这就叫做形势逼人，全民皆兵嘛！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好得很！还有解放妇女劳动力，都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要总结，要推广。一个县就搞了九十多个团，二百多个营。按部队上的四四制计算，四团为一师，四师为一军，九十多个团就是六个军，超过了一个野战兵团的人马，了不起呢！我早就和周总理他们说过，搞经济建设也可以打人民战争，搞人海战术……」

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宿在徐水县委替其精心设置的临时行馆——县委大院中的一座安静小院里。大院、小院被中央警卫局的人马守卫得固若金汤。入夜，包括陪同的省委、地委负责人都不能入内。保定市来的十几名女服务员都争着要替毛主席值夜。地委书记李悦然觉得，一晚上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值夜，便和县委书记张国忠一起，从中挑出两位长相抢眼、性情温顺、发育成熟的姑娘来值夜。张国忠红着眼睛、含着热泪，对那两位幸福不已的姑娘说：「记住了，咱是接驾，在咱徐水县，开天辟地头一回。」

我们这辈子或许就只这次机会！对，是接驾哪，要被写进历史去

的哪！全党全国只有一位毛主席。咱县里没有冷气，天气这闷热，要多准备几盆井水，你俩身上也不要穿这么多了，随时替咱领袖擦个澡儿，弄个事儿……」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一行离开徐水县，前往邻近的定县和安国县视察。抵达定县时，毛泽东对随行的河北省委书记和保定地委书记说：「徐水县的全民军事化要推广，每个地委可以办一个兵工厂，造枪造炮，将来五亿农民发他一亿枝枪，每人配三十发子弹，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平时学打靶，战时上前线。全国都这样组织起来，全民皆兵，吓也把帝国主义吓死了。」

路经安国县时，毛泽东得知县里深翻土地一丈二，破了全国纪录，登了《人民日报》时，高兴地发出指示：「深翻土地是粮食高产的重要一环，农业专家已在五尺深的地底下找到了小麦扎下的须根，就是科学依据。」

原子能专家钱学森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充分利用土壤、阳光、空气、养分，亩产四、五万斤粮食是可以实现的。要高产就密植。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才能根深苗壮，还利于保持水土。要苦干，有工具用工具，没有工具用人力也要深翻。」

巡视了徐水、安国、定县的一马平川，毛泽东豪情勃发，手臂一挥：「你们要考虑修飞机场，每个公社买它两架飞机回来！就用这条马路截弯取直，两边的树木砍掉，路面弄宽点，铺上洋灰，不就是飞机跑道？有了机场，国际友人来参观，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飞到。大好形势要宣传，不但国内要宣传，国外也要宣传。我们不要隐姓埋名，而要大跃进大宣传，天下美名扬！」

八月六日，毛泽东的专列火车抵达河南省新乡县。为便于安全警卫，专列不驶入客运车站，而停靠在车站附近的某条支线上。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率领省、地、县主要负责人迎接。

毛泽东握住吴芝圃的手说：「吴书记，河南是全国第一个跃进省，农业跃进的领头羊，人民公社的牌子也是你们最早打出来的，形势好得很？」

吴芝圃河南杞县人，新四军政工干部出身，近年来紧跟毛泽东，

唱出了一系列鼓动人心的口号：「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等，很得毛泽东的欢心、器重。他见毛主席如此高度评价河南的工作，忙说：「好形势，好局面，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带来的，我们只是稍稍先走了一步。我们的缺点还很多，请主席多指正，多批评。」

毛泽东笑笑微微，边和其它的省、地、县负责人一一握手，边说：「满招损，谦受益。成绩越大越要虚心学习，然后知有不足。很好很好。现在就去参观你们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谭震林同志告诉我，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在七里营，不在徐水。谭老板他们走了吗？」

吴芝圃说：「谭部长和廖部长带领先遣组，昨天离开的，赶往山东历城，替您打前站去了。」

毛泽东忽然问：「谭老板是个粗人，廖鲁言是个秀才，他们没有教你们弄虚作假？布置好一些场面给我视察？」

明明遍地是假，毛泽东却视而不见，也不愿意承认；倒是时不时地间上一声，作为调侃。吴芝圃摸准了伟大领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心性，当即拍着胸脯说：「报告主席，我以我的党籍作保证，谭部长和廖部长从未教我们弄虚作假。我们河南的好形势，完是在您的思想指引下，全省人民苦干巧干加实干，干出来的！」

毛泽东说：「那就好，那就好。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们搞了土法炼钢吗？我在徐水、安国等县都看到了，农民不经过什么训练，就成为炼钢工人。成本低，收效快。如果全国推广，遍地开花，明年就超过英国！」

吴芝圃反应快捷，当下汇报说：「土炉炼钢，在我们南边的大别山区和西边的伏牛山区是个老传统。战争年代，新四军在大别山的兵工厂，就搞土炉炼钢造枪炮。主席放心，我们河南的粮食元帅已经升帐，接下来请钢铁元帅升帐，河南再放一炮！打一场人民战争，全省九十多个县市，每县搞它一千座小土炉，就是九万座。就地采矿，就地冶炼，年底前出钢一百万吨不成问题。」

这回是轮到毛泽东暗暗吃惊了，叫好了：「吴书记，我可是要和你立军令状的罗！河南完成一百万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就是

二千九百万吨。也不用等到明年了，今年就超过英国！你说得好，粮食元帅升帐，钢铁元帅也要升帐。有了这两大元帅，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两大元帅升帐的提法很好，中央要采用，要大力推广、宣传。」

毛主席高度表扬河南省委的工作，吴芝圃和在场的省、地、县负责人齐声说道：「到年底，我们拿下一百万吨钢铁，到北京向党中央报喜！」

毛泽东被河南干部们的冲天干劲所鼓舞，说：「河北莺歌燕舞，河南龙腾虎跃！吴书记，土炉炼钢，全民上阵，打一场新的人民战争，你又当一回诸葛孔明！南阳卧龙岗，就在你们省……」

当天下午，毛泽东一行的车队抵达新乡县七里营乡。一下车，大家就看到了挂在乡人民政府大门口的一块白底红字标牌：「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

毛泽东指着标牌说：「人民公社好，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乡社合一，以后可以不要乡政府这个名字了。」

吴芝圃连忙叫过随行的一名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吩咐说：「赶快给你们北京总社发消息，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还是叫人民公社好。要特别报导清楚，主席是在视察我们新乡县七里营时说这个话的。」那记者点着头，但他悄悄提醒吴书记：「主席在徐水也说过这话，《人民日报》早发了消息的。」吴芝圃有些光火地说：「叫你报导就报导！俺七里营的公社比徐水的早！全国第一在俺这儿，还不明白？大跃进，啥都要争个第一，不明白？」

第八章 清凉海滨砾石流金

八月九日，毛泽东一行来到山东省会济南。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人的陪同下，视察济南东郊的历城县北园乡，再次说了「人民公社好」。

随后，毛泽东在济南住了四晚。有人说他这期间登了泰山观日出，去了曲阜参观孔府，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照片。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一行来到天津，和替他打前站的谭震林、廖鲁言等人会齐。谭、廖安排他视察郊区新立村的「卫星稻田」，说可以亩产稻谷十万斤。这回，毛泽东似乎将信将疑了，笑着指问谭震林：「有这么多吗？谭老板，你没有种过田，只怕不是放卫星，而是放大炮罗。你过去带兵打仗，就喜欢放大炮。」

谭震林笑嘻嘻地让新立村的干部汇报，他们用电灯泡替水稻增长日照时间，用鼓风机朝密扎扎的稻棵里吹风，还每亩撒了四百斤白糖作化肥用，所以能亩产十万斤。

白糖代替化肥？新创造，新发明。但对亩产十万斤，毛泽东仍摇摇头。谭震林、廖鲁言等人急了，怕主席责怪他们一路上都在弄虚作假，赶忙让村干部抱来一个两、三岁的娃娃，让娃娃往稻子上站，以证明谷子长得厚实，连娃娃都托得起。毛泽东不得不说：「那就照张相片吧，登到《人民日报》上去，大跃进的奇迹，稻子托得起胖娃娃。」

八月十五日，在前往北戴河的专列上，毛泽东和自己的爱将谭震林说了心里话：「我的齐、鲁之行，靠了你打前站，我一路上都很高兴。你可能不了解，自一九四九年进城以来，我就很少高兴过，舒服过。一九五五年走了几个省，看到农业合作化已超过半数农村户口，我才有点高兴；可是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几位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左倾了，要赶快促退，往回走，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特别是这次的齐鲁之行，看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好形势，我才真正高兴起来。看来今年初我提名你取代邓子恢，主持农业大计，是对头了。当然我也知道，你和下面的人做了些假，吹了些牛，专门摆了些先进的东西给我看。但我不会责怪你们。亩产一百万斤的马铃薯、十万斤

的稻子，我知道是不太可能，掺了很重的水分。吹牛皮的干部都是坚定的左派，我的方针是依靠左派、保护左派。马铃薯亩产达不到百万斤，有十万斤也了不起，仍旧是大卫星；水稻也是这样，亩产十几万斤不可能，有一万斤、两万斤，粮食同样吃不完。我相信科学家钱学森讲的，水稻亩产可到四万斤。搞经济建设，左倾好过右倾。大跃进放卫星有些水分，总比周恩来的那个「反冒进、反左倾」要好。最重要的是广大农民被真正的发动起来了。劲可鼓，不可泄，不允许任何人吹冷风、泼冷水。……总之，农业问题大体上解决了，还是你当农业元帅，我可以放心。下一步，北戴河开会，我要着手抓工业。农业「以粮为纲」，工业可不可以「以钢为纲」？柯庆施、薄一波等人主张今年钢铁产量翻一番，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今年搞它个一千零七十万吨。为什么不干脆搞它个一千一百万吨，凑个整数？」

八月的北戴河，凉风习习，天空碧净、大海蔚蓝。金色的沙滩，绿色的山丘，清波绿浪，绵延数十哩，被称为渤海明珠，北方的避暑度假胜地。满是松柏花卉的傍海山坡上，数百栋西式别墅点缀其间，宁静优雅，要是初涉此地，还以为是到了意大利或是法国的某处海滨呢。现刻，这些大小别墅里正住满了前来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的北京党政军要员，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整个北戴河海滨区已成为军事禁地，被警卫得铁桶一般，绝无当地渔民或其它游人出入了。

在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几乎所有的领导人物们，均被全国各地竞先发射的「农业高产卫星」所陶醉、激励，狂喜不已，正所谓总路线东风浩荡，大跃进一日千里，而一口气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建立农村公共食堂的决议〉、〈关于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的决议〉等四十多个鼓动各行业全面大跃进的中共中央文件。

更有一批封疆大吏式人物投毛泽东所好，会上会下呼风唤雨，推波助澜。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信誓旦旦：上海市可以年产钢铁三百五十万吨，占全国钢铁指标的三分之一！毛泽东当即鼓掌表扬：「很好！柯书记是钢铁元帅！上海一个城市就能生产钢铁三百五十万吨，我们还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还有鞍钢、武钢、包钢、太钢、首钢、

马钢等大大小小的钢铁厂，还完不成另外的七百万吨？以我们现在的干劲和进度，加上土法炼钢，今年全国钢产量可达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一年时间超过英国；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万吨到一亿吨钢铁，四年时间赶上美国。

李井泉、谭震林、陶铸等人则兴高采烈地大谈农业丰收、粮食高产。

使得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们都相信，即使是去掉三分之一的水分，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总产量可达到七千亿斤（一九五七年为三千七百亿斤），并要求一九五九年达到一万亿斤。

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则在会上介绍了三省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解放妇女劳动力，「每日三餐白米饭，敞开肚皮不要钱」的经验。

毛泽东对于农业的大好形势，尤其感到振奋欣喜，多次在会上表扬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省委工作有魄力，有创造发明，闯出了大好局面。他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有了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可以考虑废除传统的家庭制度，告别一夫一妻，让农民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家庭制是私有经济的基础，取消家庭制就是铲除私有制基础，铲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河北徐水县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典型，那里实现了吃饭食堂化，劳动军事化，住宿大炕化，财产公有化。要不要进一步实行公妻制？那是人类的彻底解放，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你们觉得匪夷所思？是你们的思想还解放得不够，跟不上形势。总之，打破小锅小灶，实现吃饭不要钱，离共产主义就不远了。现在河南、湖北、安徽做到了，其它盛市、自治区做得到，做不到？」

分组讨论会上，针对钢铁产量翻番决议，还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总参谋长黄克诚和中宣部长陆定一曾于六月间代表中央书记处赴上海调查工业生产情况，他们算了一笔账：「以上海现有的码头、铁路、公路的运输能力，绝对无法从外地运进年产三百五十万吨钢铁所需要的数千万吨铁砂、石灰石和煤炭。夸口上海今年内就能拿出三百五十万吨钢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喜，依据是什么？今年一至七月份，上

海只生产了不到一百万吨钢铁，还剩下五个月，另外的两百五十万吨从天上掉下来？」

黄克诚和陆定一的「怀疑派言论」反映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大约也觉得柯庆施狮子大开口，但要爱护左派的积极性，就算护短也要护。于是另僻蹊径，在大会上着重谈了「保障钢铁元帅升帐」问题，提出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洋高炉和小土炉并举的方针。他介绍了他在河北、河南农村看到的农民以土炉炼钢的情况：「炼钢煮铁有什么神秘？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农民群众用砖头泥巴砌起土炉，投入铁矿石、石灰石、木炭，用手拉鼓风机鼓风，八小时就炼出一炉钢！每炉两百斤。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技术训练，又可就地开矿、就地伐木、就地取材，解决交通运输困难。过去打日本，打老蒋，八路军在太行山、伏牛山，新四军在大别山，就用过土法造枪造炮嘛。再远一点，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一对夫妻叫干将、莫邪，不也是以土法炼钢，炼出了当时最著名的削铁如泥、吹毫可断的宝剑？这次我到河北、河南、山东农村走了一转，看到无数的干将、莫邪。」

全国六亿农民中，有着千千万万的干将、莫邪，能工巧将。河南的吴书记啊，你不是和我立了军令状，河南全省九十多个县市，每县市可以造成一千座土炉，全省争取造九万座土炉？是不是这样啊？」

吴芝圃当即神气活现地起立回答：「如果中央决定土法上马，全民炼钢，河南保证砌起十万座土炉，最少生产钢铁一百万吨！俺就不信，一座土炉还出不来十吨钢！」

毛泽东起立鼓掌：「吴书记请坐下。土法上马，全民炼钢，提得好。河南人杰地灵，大跃进中创造发明多。河南是全国第一个粮食亩产超千斤的省份，现在又要成为全国第一个年产钢铁一百万吨的省份。在座的同志们啊！你们还不赶快跟进？与河南来一场大竞赛，打一场全民炼钢的人民竞争？鼓劲再鼓劲，跃进再跃进……」

北戴河海滨本是个清凉世界，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路诸侯，却人人情绪高昂，摩拳擦掌，如同吃食了鸦片似的干劲冲天。

也有少数几位头脑较为冷静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就是那位在一九三四年的遵义会议上为毛泽东复出立下过大功的前红军总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参加起草一系列大跃进文件、公报，感到全国形势一派昏热，大轰大擂，浮夸不实，特别是成立人民公社这种关系到几亿农民命运的大事，既未经过认真的试验，也没有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就凭了毛泽东同志说了几次「人民公社好」，就匆忙作出决定？为什么如此急切，如此冒险？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已经进了长城，到了华北平原，逼近黄河、长江」之类的奇谈高论，都在会议上出现了，毛泽东同志非但没有批评、纠正，反而以鼓掌来表示肯定。整个形势，就如同列宁早就批判过的：「革命陷入了共产主义左倾幼稚病」。

王稼祥忧心忡忡。历史上，他既辅助过毛泽东，也与毛泽东有过分歧，遭受贬谪。在中央书记处内，他是分管国际共运和海外统战，分管兄弟党往来及培训亚、非、拉美地下党人员的。由他本人去向毛泽东提出缓办人民公社的意见，显然很不合适。由谁去反映意见好呢？他想起了毛泽东的小同乡彭德怀元帅。对了，彭总功劳大，资格老，又不怕事，不信邪，敢和毛泽东当面锣、对面鼓地争论问题，是党中央的钟馗式人物。

王稼祥去找彭老总。彭德怀人在北戴河，却基本上没有出席会议，连中央常委会议都懒得去列席。他率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叶飞等一班子人马，正忙于调动陆、海、空部队，准备炮打金门。对于炮打金门，黄克诚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既然不准备解放金门、马祖几座沿海岛屿，打炮就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只是陡然消耗军费、军力。彭德怀说：老毛要打，就打吧！打给美帝国主义看的，是中国内战的延续，也正可练兵。自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们就没有动过真家伙了。而且是先发表声明，后打炮，双方部队都会进入掩体，人员伤亡不会很大的。

彭德怀听王稼祥说明来意，只是苦笑，口无遮拦地说：「老毛是被一批牛皮客、马屁精包围了。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一下子就到了七千亿斤？鬼信他们的，我听都懒得听。粮食已经不是产在田地里，而是产在谭震林他们的嘴上。我看钢铁产量也会是这样，去年才五百三十五万吨，今年就可以翻上一千零七十万吨？凭什么增产一倍？还不是增产在柯庆施他们的嘴上？不讲了，不讲

了，再讲就被打入另册了，老毛已经指我是大跃进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了。」

王稼祥坚持说：「彭总，这种时刻连你都不讲话，党内就无人敢讲话了。」

彭德怀有些懊恼地看着王稼祥：「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讲？他听不进，还给扣了帽子吗！对了，稼祥啊，你也是个证人呢……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走完长征最后一段路程到达陕北吴起镇，人困马乏，却立即被东北军的几个旅所追剿的事？这陕北第一仗打不好，我们就完蛋了。结果我回到前线，指挥部队背水一仗，死里求生，猛打猛冲，硬是打垮了兵力优势的敌人，使我中央红军在陕北立住脚跟。吴起镇大捷后，老毛写下一首诗，什么「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尔纵横。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我在老毛的住处看到这首诗，提出胜利不应归功个人，最后一句应改为「唯我英勇红军」。老毛当时不同意，讲他这诗不能改，后来就在部队里传开了。我记得稼祥你也在场嘛。你也抄下了？我自己倒是把这事忘记了。直到去年一月，杭州有个什么《东海》月刊不知在哪里弄到这首诗，想在刊物上发表，给我写信求证。我回了信，说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你们还是找作者毛泽东同志去落实吧。结果他们得到毛泽东同志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不发表就不发表，作者不认账，算什么事？算个屁事。稼祥啊，总政治谭政他们却抱不平，替我惹事，硬是安排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出来。我知道后骂了谭政一顿。后来听说毛泽东同志很生气，要追查。你讲讲，这算怎么回事？

王稼祥说：「毛泽东主席不可能忘记自己的作品吧？全军高级将领谁不知道他写过这首诗？而且一九四七年转战陕北时的沙家店大捷，一九五一年朝鲜前线五大战役结束，他都高兴地重写了这首诗嘛！当事人都在，时间也不久远。」

彭德怀说：「你明白就好。小事一件，说明问题。再说我分管军队工作，再去放炮，引起老毛的反感，更坏事。你还是去找邓小平和刘少奇吧。他们不是蠢人，心里头应该不糊涂的。」

王稼祥找了邓小平。邓小平半天没有吭声，只是眼神里透出些忧虑。

未了，说：「稼祥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许多事情不要匆忙作结论，还是走一段，看一段。你是书记处书记，我是总书记，不宜代你去转达意见，以免引起误会。你去找找少奇同志吧。但有言在先，只是你个人意见，和书记处无关，明白吗？」

过去战争年代，邓小平也是我行我素、独当一面的人物，如今却染上一身官场习气了。王稼祥找了刘少奇。刘少奇身为党的二把手，直摇头：「现在上上下下，是热了点。中央也知道，各种卫星喜报都掺了相当的水分。可是大家正热情高涨，怎么去泼冷水？你欲独排众议，作孤掌之鸣，精神可嘉。你的意见我可以向毛主席转述。」

刘少奇向毛泽东转达了王稼祥的看法：「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事关几亿农民的生计，现在正式宣布，是否过于急躁、草率了？建议有关文件、公报暂时不提……」

毛泽东一听，登时气得脸块发白，眼睛发乌，破口大骂：「王稼祥人在北戴河，为什么没有胆子找我谈？什么东西？老国际派，老机会主义者！你们都说他是个好干部，我说他和王明穿一条裤子，和赫鲁雪夫唱一个调子！妄图阻挡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步伐？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只怕会被车轮碾死！除了遵义会议那点子功劳，还有什么好混的？小人一个、狗屁！瞎子、聋子、混蛋……」

毛泽东又一次情绪失控，动了雷霆之怒。刘少奇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仿佛代表王稼祥接受痛斥。毛泽东直骂了十多分钟，才稍稍平息下来，坐下来喝茶、取烟。夹烟的手指仍在微微发抖。刘少奇连忙擦火柴替他点烟，自己也吸上一支，才陪坐下来。

毛泽东吸着烟，闭了闭眼睛，仿佛意识到刚才自己太过气愤了，太过激动了：「少奇啊，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可我年过六十五，耳还不顺，也是个不足呢。对于王稼祥，我骂也骂过了，气也气过了。他提的意见太离谱，太反常了。开了这么久的扩大会，文件都拟定了，都举手表决了，就要公布了，他却妄图阻止，怎么行？就算他出自好心，也不行。你叫他写份检讨

来，保证不重犯，我可以原谅他。不然他走人，离开中央，去苏联也可以。王明不是去莫斯科治病就不肯回来嘛？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我要宣布一条纪律：党的干部，无论资格多老，功劳多大，职务多高，凡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第一给予批评，第二给予警告，第三停职，第四开除党籍，第五关进班房。逐步升级，仁至义尽。」

在北戴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仍是最忙碌、最辛苦的人物。自年初一路挨批以来，他是想清醒、冷静，都徒呼奈何了。现在的形势是地方比中央激进，下级比上级激进，各部委办负责人比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激进。

今年钢铁产量翻一番，最早就是由上海的柯庆施提出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也跟着瞎起哄。冶金部还能不了解全国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依据是什么？铁矿石、焦炭、电力在哪里？炼钢设备在哪里？周恩来明知不妥，却吭不得声，也不敢吭声。还是刘少奇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提得好：党的干部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驯服就驯服吧，对于毛泽东，他早就驯服了。

于是周恩来在北戴河日日夜夜忙碌的，就是按毛泽东制订下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指标，会同国家计委、冶金部、矿产部、煤炭部、电力部、石油部、铁道部、交通部、机械工业部等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重新制订各项生产指标，在纸面上、表格上大幅提高铁矿开采力、焦炭生产力、水火发电量、水陆交通运输力等等。周恩来是总理，生产能力要综合配套。毛泽东只管提出今年钢铁产量翻上一番。周恩来要先把上述各项生产能力在纸面上翻上一番，甚至更多。对于那个土法炼钢，他管不了，听任各省市自治区去闹。明明做不到，周恩来却要咬住牙关，甚至含着眼泪，把一项项指标往上拔，往上标。拔得他自己都眼花撩乱了：「这是真的吗？到时候实现不了，谁负责任？你是国家总理，计划是你具体制订，你是具体的责任者。」

到了北戴河会议的末期，周恩来不再相信冶金部报给他的数据，而直接由总理办公室向全国各主要钢铁企业了解钢铁生产进度。情况果真让他吃惊：时间已经到了八月下旬，而钢产量只达到了四百五十万吨，还不到指标的一半。相信还是在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钢铁工

人们拼了大气才达成的。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短短的四个月里，必须产钢近七百万吨！这不明明在骗人吗？指标是软的，可以吹气球样的吹到很大；钢铁即是实的，吹牛吹不出实际的东西来。唯一的补救之法，是寄望于那个土法炼钢了。

周恩来感到事态紧迫，责任重大，觉得那怕是冒着挨批挨骂挨处分的风险，也要把钢铁生产的真实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当然尽量说得委婉些，和缓些。

倒是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没有生出反感、恼怒，而问：「你的意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吗？」

周恩来赶紧说明不是这个意思：「大跃进的干劲只可鼓，不可泄。我建议，剩下的四个月是关键，要全党动手，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力保今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

毛泽东释怀地说：「很好，总理也赞同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另一条腿要赶快迈出大步。立即以国务院、国家计委的名义，召开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布置大搞小土群，开展全民炼钢运动！中央书记处也要开一次全国电话会议，号召全党动员，全民上阵。中央要带头，中南海要作出示范，砌出几座土炉。各部委，盛市、县各级机关学校，都要砌土炉。全国上下，党政军民学，为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周恩来于九月初回到北京，亲自带领人马在中南海紫光阁下空坪里砌出两座土炉，用的是铺地的老砖块。他并示范性地上阵拉风箱，为土炉鼓风，并让拍摄了新闻纪录片。没有铁矿石，动员中南海各家各户把多余的铁锅铁器砸碎了，投入土炉冶炼；燃料则是几座倒塌了的古建筑的废木料。一时间，中南海内烽烟浪滚，烈火腾腾。周总理亲自炼钢了！周总理亲自炼钢了！消息传开，人心振奋。精诚所至，朱总司令家、董必武家、林伯渠家、刘少奇家、陈云家、邓小平家、贺龙家、陆定一家、杨尚昆家，纷纷把旧锅、旧铁器捐献出来，投入到紫光阁下的炼钢土炉里……唯有住在中海和南海交汇处、菊香书屋隔邻的永福堂里的彭德怀元帅，看到紫光阁下黑烟滚滚，炉火熊熊，

挥起拳头大骂：「化生子^②！化生子！都是疯子、败家子！」当他的警卫人员、秘书人员也想在永福堂院内砌一座土炉炼钢铁，前来请示报告时，彭德怀更是虎眼圆瞪，怒不可遏：「住嘴！浑虫！你们要讨谁高兴？想迎合谁？整个中南海园林都是文物古迹，砖木结构，要放火烧掉？」

毛泽东因要出席工业书记会议，布置全国大放钢铁卫星事宜，仍驻蹕北戴河。九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会上，谭震林传达毛主席指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要追查各级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彭真也在电话会议上说：主席要求在九月十五日有一个钢铁大跃进，因此九月是要拼命的一个月。

至此，全民炼钢高潮形成，全国各地神话般出现了数百万座土高炉，九千万劳动力上山当「干将莫邪」。九月二十四日，更被中央书记处定为「全国大放卫星日」，总书记邓小平也甩开他粗短的胳膊上了阵。

已经回到北京中南海家中的朱德总司令，给毛泽东挂来电话，报告情况：「润芝兄，国务院办公厅的人马在紫光阁下砌起两座土高炉，恩来亲自拉风箱，已经煮出了好几炉铁水；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室也要跟进。」

中办准备在瀛台上砌土炉，少奇没有答应，说要等你批准；军委要在春藕斋前面砌土炉，警卫局要在蕉园砌土炉，彭老总坚决反对，我也不赞成。

润芝兄，中南海的古建筑都是木结构，上了一层层油漆，现在又值秋高气爽，很易引发火灾，不得了。单是恩来他们的两座土炉，就使得中海岸边浮满了黑尘……我和少奇几个的意见，发动各机关学校造土炉就可以了。

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铺地砖，一个晚上被撬光，都砌土炉去了；北京城里土炉数千，四处冒烟。中南海内部，就保留紫光阁下的两座做示范，其余不搞了，也是保障大家的安全，保护文物古迹，

②湘北、湘东一带方言，指不肖子孙。

如何？」

毛泽东在电话里嘻嘻笑了，对朱德说：「玉阶兄，形势大好，全国总动员，九千万人上阵，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王府井大街人行道上的铺地砖被撬光，去砌了土高炉？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嘛。要通知北京市政府注意防火。至于中南海内部，我同意你和少奇、还有老彭的意见，不要砌土炉了。恩来这次表现积极，应予表扬。请告诉他，紫光阁下的土炉也熄火，已给全国作了示范，就可以了。」

毛泽东驻北戴河期间，曾和他的老朋友、武汉大学校长兼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李达讨论哲学。李达趁机向他进言：「现在流行的许多口号，什么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共产主义过黄河，两个月后到长江……等等，十足的唯心主义，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无限大，完全违背唯物主义辩证法。但这些口号却天天在《人民日报》上、甚至在中央文件上出现。这不是在提倡精神万能？润芝啊，我们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央一发热，底下就会发狂，发疯，你相信不相信？」

李达长毛泽东三岁，年近古稀，还一身学究气，但没有政治上的野心。私下交谈，他的意见再尖锐，毛泽东还是容忍了。结果话不投机，争论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离开北戴河前夕，毛泽东还找他「右边的老朋友」张治中谈了一次心。张治中揣摩圣意，慎选话题，绝不会像李达那样不识趣，妄图进谏。

毛泽东说：「文白兄，从你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算起，到四九年归顺了新中国，也是几朝元老了。你和我说说真话，你的印象里，我这几年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啊？」

张治中心有灵犀，笑笑微微说：「依我浅见，您好像处处存有某种戒心。」

毛泽东问：「什么戒心？」

张治中说：「您好像随时随地防备着领袖崇拜，个人迷信。」

毛泽东若有所思：「噢，你倒是这个看法……可我们党内，却有人私下里把我看成中国的史达林，反对唱〈东方红〉。我可以告诉你，

这人就是我的老乡彭德怀。他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国际歌〉唱没有救世主，〈东方红〉唱人民的大救星，相互矛盾。」

张治中摇摇头：「都是文学的形容词嘛……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史达林。拿您和列宁相比，因为您和列宁都是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仅七年时间就去世了。而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身体是这样的健康，全国人民都希望您再领导三十年、四十年，直到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脸上升起了笑意：「是的，列宁死得太早。孙中山也死得太早。列宁晚死十年，苏联的情况会更好些。」

张治中继续美言：「为什么说您不是中国的史达林呢？因为史达林在继承列宁之后，由个人专断发展成个人崇拜，越到晚年越严重。而您在领导民主革命以至现在，始终采行民主的作风，经常以「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教导大家，强调群众路线，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所有一切言论措施都是正确的、英明的。没有独断专行，怎么会产生个人崇拜？今天中国的建设有如此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如此迅速的提高；今昔对比，饮水思源，人民群众把这些归功于您的正确、英明的领导，是很自然、很真诚的热烈爱戴，怎么能说是个人崇拜？」

元戎彭德怀，不如降将张治中。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最缺乏的说成最丰富，张治中搔到了伟大领袖的痒处。毛泽东感到莫大的欣慰和满足。直言犯谏龙颜大怒，歌功颂德圣心欢娱。他高兴地说：「知我者，文白兄也。很好很好，这次，你陪我一起坐火车去南方，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跑一趟，看看各地工农业大跃进的新气象，好形势，如何？」

第九章 彭德怀上山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率领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和东欧七国，历时五十一天，六月十三日才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去旃坛寺的国防部大楼上班，听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汇报近段国内的军队情况。他对黄克诚说：「年上六十，精力不如从前了。这次出访，走的地方多，时间比较长，每天都要穿上元帅礼服，和兄弟国家举行军事会谈，参观军事设施，检阅兄弟部队，还有没完没了的宴会，招待会，文艺晚会。自己又不善于应酬，平日穿着随便惯了的，元帅礼服脱不下，一身紧箍咒，演戏似的演了五十一天，不累也累呢。月底上庐山开会，我想请假，留在北京看家、休息，辛苦你上山一趟，怎么样？再说，你也是中央书记处的七大书记之一，有代表性呢。」

黄克诚小彭德怀四岁，是彭德怀最为忠诚，也是最被信任的老部属，生死之交，情同手足。黄克诚像彭德怀一样，生活简朴，刚正清廉；但比彭德怀性情沉稳，不温不燥。加以工作勤勉，任劳任怨，有军中老黄牛之称。

代彭老总上庐山开会的事，黄克诚没有立即答应。因为须经毛泽东同意。况且彭总出访之前，在上海会议上还和毛泽东吵了一次，闹得很不愉快。开会不到，会不会加深彼此的误解啊？这个彭总啊，自井冈山起，和毛泽东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遇事不平、意见相左就吵。江西苏区吵，长征路上吵，延安窑洞吵，解放战争吵，抗美援朝吵。但他们都是为战事吵，为工作吵，吵过就过了。彭总从不往心里去。毛泽东说：「和老彭不吵不成交，吵了三十年，一不伤和气，二不伤感情。」

黄克诚向彭德怀汇报了近两月国内的经济形势和部队的思想状况：「现在经济形势严峻，不少省份开始闹粮荒，河南、安徽、山东、湖北、四川、甘肃，去年吹牛皮吹得最离谱的一些「千斤省」，已经饿死人。尤其是甘肃省，许多地方断粮，农民群众拖儿带女，纷纷外出逃荒……彭德怀双眉紧拧，越听越烦躁，把出国访问带回来的一点好兴致一扫而空。他一直担心着的情况，果然出现了。去年八月尾北戴

河会议之后，他抱着学习、取经的心情，花了三个半月时间，跑了六大军区十个省份，到处看到红旗招展，口号震天，小土群风烟滚滚。却怎么也不相信水稻亩产十万斤，甘薯亩产一百万斤之类的喜报。他与人争辩：「不可能，粮食长在地里，不是长在你们的嘴上。牛皮卫星满天飞，会有苦头吃的！」

当时也只有他彭老总敢说这个话。十一月中旬，彭德怀来到湖南老家，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他视察平江、浏阳、湘潭几个县。他和周小舟乘坐的汽车被农民炼钢所砍下的大树阻住了。彭德怀下车，开始骂人，走一路，骂一路：「化生子！化生子！你们把山上的树木剃了光头，把祖祖辈辈保护下来的森林砍个精光，炼钢煮铁，炼钢煮铁，田里的谷子，土里的红薯都没有收回来！来年吃什么？烧什么？」陪同他视察的周小舟，被他骂得哭丧着脸，分辩道：「彭总，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湖南还是被中央插了白旗的下游剩北边的湖北，南边的广东，都是红旗省，一南一北，在边界上架起大喇叭，催促我们湖南拔白旗，反右倾。」

来到一九二八年他领导农民暴动的平江县，召开老红军座谈会。一位胜利后回乡务农的老团长，硬着喉咙给他念了一首顺口溜：「形势热呼呼，日子叫幸福，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农民鼓喉咙^③……」

甘肃也是他视察过的省份。省委领导和地、县干部都告诉他，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一千五百斤，吃不完。现在怎么变成了严重的缺粮省？

想着这些，彭德怀忽然问黄克诚：「湖南的情况怎么样？也缺粮吗？」

黄克诚回答：「我已经问过周小舟。小舟替湖南把风，湖南有存粮。现在是一北一南那两个红旗省缺粮，中间的白旗省有粮，都想向白旗省伸手。广东有几十万灾民涌进湖南要饭，湖南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些人送回去。小舟说，也是去年十一月亏了彭总回来骂了一路，三万座土高炉才没有点火，集中劳力把稻谷、红薯抢收了回来。」

③大声疾呼的意思。

彭德怀脸上有了些许笑意，瞬息即逝：「报应！湖北、广东跟得紧，得到报应。红旗、白旗都是谭震林代表中央去插的，这个狗东西……下面这些情况，闹饥荒饿死人，老毛清楚不清楚啊？」

黄克诚说：「应该是清楚的。主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碰头会上还抱怨过，现在没有人和他讲真话，连少奇都不和他讲真话，反映下边的真实情况。」

彭德怀冷笑道：「怪人家不和他讲真话？明明是他不想听真话嘛，讲真话会被撤职查办、开除党籍嘛。他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一个柯庆施、一个李井泉，一个谭震林，还有罗瑞卿、王任重、吴芝圃、曾希圣，都是牛皮大王、马屁精！我看，他今后也不会喜欢讲真话的干部，喜欢的还是那批牛皮客。他就喜欢听什么水稻亩产十多万斤、甘薯亩产一百万斤，明知是假，就是爱听嘛。」

黄克诚听他这样议论毛主席和党内高级干部，觉得不妥，便提醒说：「彭总，唉，彭总啊，不要性急，不要发火，一些话，若传出去，不好……你刚回来，还是多看些材料，多听些汇报。国家这么大，情况很复杂。像甘肃，本来就是缺粮的穷剩现在中央正采取紧急措施，从别的省区往甘肃运粮食。但运输工具又很缺乏。」

彭德怀焦急地问：「部队还抽得出一部分车辆吗？」

黄克诚回答：「能抽的都抽了。不光抽调了车辆，海军还抽了几艘运输舰到重庆运粮。空军也抽了飞机准备必要时进行空投。如果再抽，怕会影响战备了。」

两位老战友沉默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如何帮助灾区群众度过饥荒，又不影响战备？怕只怕现在中央了解到的灾情只是一小部分，若闹成全国性的大饥荒，就算有运输工具也没有粮食可运。向苏联老大哥伸手？请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援助？可是，老毛一直在向人家吹嘘中国的粮食太多了，吃不完，储不下！我们的报纸、广播，也天天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化生子，化生子！头脑发了一年的高烧，轮到老百姓来吃苦头。彭德怀咬了咬牙，对黄克诚说：「向三总部、各军种兵种、各大军区传达我的命令：部队再困难，也要尽力调派各种运输工具帮助地方运

粮食，救灾如救火，刻下容缓。」

黄克诚记录下彭德怀口授的命令，之后说：「上庐山开会，还是你去吧？那里凉爽，去轻松一下。只是发言时，注意分寸，克制一点。」

彭德怀说：「不想去。老百姓在饿肚皮，还去上当神仙？过去老蒋爱住的地方，没得好彩头。我嘴巴又臭，去了不讲话，保不住。」

黄克诚说：「不会有什么事吧？上山开会，是为了纠左，降低指标，总结教训。你实在不想去，也要报告毛主席。他已经去了南方，现在大概在武昌东湖。」

彭德怀说：「是不是带了那个姓张的女列车员去的？不到二十岁，可以做他的孙女了。老牛吃嫩草，化生子！」

黄克诚苦笑着说：「这回没带去吧？听书记处的人私下说，那个小张快生产了……哎呀呀，彭总哇，不要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好不好？萧华就和我讲过，只要国家领导得好，玩一百个女子也没大关系。我批评了他不讲原则。」

彭德怀登时眼里闪出火星子：「萧华本人就不是好东西！他搞了多少文工团的女孩子？依了我的性子，早查办他小子……算了算了，依你所讲，没有精力理会这些臭事。」

彭德怀回到中南海永福堂家中，吩咐机要秘书接通了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住处的电话。倒是毛泽东一听是彭德怀找他，便亲自接了：「老彭啊，回来了？很好很好。从内参上看，你这次出访很成功嘛，老大哥和几个兄弟国家，对你，对我军事代表团都评价很高。赫鲁雪夫同志还称你为中国英雄啊，争了光嘛。几个军事条约也签得很好。」

彭德怀仿佛在电话里听到了女子的吃吃笑声。他对毛泽东说：「兄弟国家的党和政府都对我们满怀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他们的领导人部问你好，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去访问……我一句外文不懂，全靠大使馆帮助安排活动。回来比较累，想请黄克诚上庐山开会，我留北京守摊子，顺便把出访情况向中央写出书面报告。」

毛泽东在电话里说：「去吧，去吧，到山上休息半个月，照样写报告嘛。研究工作，继续纠左，去年教训很多。你不是还有一些意见吗？两个月没有见面了，正可详细谈谈。几个常委，陈云请病假，林彪请

病假，邓小平伤了脚。只剩下我和刘、朱、周。你是列席常委，就辛苦一趟，上山做半个月神仙。我到山上等你，不见不散啊！」

党主席语气诚恳，态度亲切。三十多年的老战友，也是老上级了，吵架归吵架，工作归工作，打断骨头筋连着。毛泽东这样邀请他老彭赴会，能不从命？

既然决定上山开会，彭德怀抓紧时间阅看近两个月的中央文件，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报送中央的各类材料。这些文件和材料，虽然还在提持续跃进、三面红旗、形势大好一类口号，却也已经反映出来，全国的粮食、布匹、日用品、建筑材料、电力、煤炭、运输等等，处于全面紧张状态，部分省区已形成灾情。彭德怀最忧虑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掉以轻心，心存侥幸，仍认作是一个指头、半个指头的问题，而不肯下猛药，治重病。七月一日凌晨，彭德怀带了机要秘书、警卫秘书、保健护士上了中央警南局的专列火车。他的工作人员都是男青年，从不用年轻女子。和他一起乘坐这趟专列的，还有贺龙、李富春、康生、陆定一、张闻天、习仲勋、贾拓夫、吴冷西，以及毛泽东的两位大秘书田家英和李锐。再加上每人的秘书、警卫、护士等等。按照规定，正部级以上干部一人一间包厢，副部级干部两人一间包厢；司局级干部坐软席卧铺，其余工作人员则是硬席卧铺了。

列车进入河南境内时，天已经大亮了。保健护士见彭总的包厢门半开着，知道他没有睡，就请他到餐车去用早点。在餐车里，彭德怀见到了张闻天、康生、陆定一、习仲勋几位，也只是点点头，握握手，算是打了招呼。习仲勋是他任西北野战军时的副手，如今是国务院秘书长，特意过来陪他坐了坐。彭德怀胃口不好，喝了一杯牛奶，就筷子一放，回自己的包厢了。

他继续埋头阅读近两月的一批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正看着，张闻天进来了。彭德怀起身迎着。他对这位学者型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一直怀有敬意。尽管张闻天在党内的职务越来越缩水：从「七大」前的总书记变成「七大」后的政治局委员，变成「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但彭德怀认他有学问，为人正派，懂得谦让。在中南海，两人的住处也相距不很远，平日下棋，聊天，一文一武，

相得益彰。但两人也有默契，不犯忌，不议论党内人事。有看法，也只是放在各自心里。

现在身处包厢，车声隆隆，两人就站着随便聊几句。离开了中南海，也就像摆脱一些禁忌。

张闻天说：「彭总，上山当神仙，还看这大堆材料啊？」

彭德怀说：「越看越有气……洛甫，你也是当过第一把手的人，搞成这种局面，把国计民主当儿戏！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太听话了。要是在东欧，早就请红军来了。」

张闻天说：「彭总，声音小一点，隔墙住的谁？」

彭德怀点了点头。他明白，左边的包厢住的康生，右边包厢住的贺龙。对这两位大人物，他向来敬而远之。人家对他也是远而敬之。对康生尤其反感。

张闻天放低了声音说：「润芝在延安那些年，算卧薪尝胆；进城后，古书钻得多，把帝王之术运用到党内生活来，就很不正常了。个人崇拜，领袖迷信，都搞起来了。柯大鼻子竟在成都会议上公然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他不但不批评，还欣然接受，带头鼓掌，受用得很。不懂经济，又硬要站到第一线来指挥一切，才闹下目前的这种局面。」

彭德怀佩服张闻天，看问题很透彻，能点中要害。

包厢门敞开着。听到隔壁门板响。张闻天知是康生从餐车回来了，连忙告辞：「彭总，我们山上谈，山上谈。」

列车一直在河南境内奔驰。彭德怀长时间凝视窗外，闷坐不语。在邻近湖北的信阳车站停留时，正是中餐时间。彭德怀仍是没有胃口。保健护士替他把午餐从餐车打来，他只吃了几口，就又把筷子。护士不安地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替您试试体温？」彭德怀晃了晃见手。护士很尽责，又问：「是在车上睡不好？要不服两片安眠药，睡一觉？」彭德怀看护士一眼，指了指窗外，说：「你看看他们，看看外边的那些老百姓……我怎么吃得下，睡得落？」

保健护士这才注意到，在专列停靠的站台外面，拥挤着大群被保卫人员赶到站外去的老百姓，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有的手里

拿着要饭的碗钵，身上背着补丁迭补丁的行李卷儿；有的老人拄着棍子，腰上系着草绳；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手里也牵着孩子。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一双双黑爪子似的手攀住隔离他们的白色栏杆，伸长了脖子朝专列这边张望，有的还在舞着手臂叫喊……叫喊些什么？包厢里是听不清楚的。

彭德怀的眼睛红了。这位从不知道泪水为何物的三军统帅，视线模糊了：「看到了吧？新中国的灾民，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灾民……共产党对不起他们，对不起农民……农民支持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却让他们拉家带口，成群结队，外出讨吃，当流民。去年十一月，平江一位老红军就送给我顺口溜：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明年日子怎么过？请为农民鼓喉咙……这顺口溜应验了。化生子！化生子！还去庐山当神仙，游山玩水，看戏跳舞！老子就不尿他这一壶！」

保健护士看到窗外的景象，听着彭总的自言自语，也叫泪水模糊了眼睛。他也想劝劝彭总，凡事多忍忍。但他哪里敢劝？在彭总身边工作这些年，平日敢劝劝彭总的，只有总参谋长黄克诚。

专列启动了。彭德怀见保健护士一直站着，便嘱咐他在对面坐下：你总是劝我吃东西，自己吃了没有啊？困了就打个盹。还要几个小时才到武汉。保健护士依言坐下，报告彭总，吃过了，吃饱了。

保健护士陪着彭总，枯坐着。专列已进入湖北境内。护士见彭总不再讲话，怕他憋出病来，便劝道：「到别的包厢走走吧？或是找人来陪你下盘棋？你的老乡李锐同志和田副主任同住一个包厢，一路上都在猜谜语、玩游戏，很有意思的呢？」

彭德怀已不似刚才那么烦躁了，对毛的这两位大秘书、大才子，很有好感的：「他们两个还有心事玩文字游戏？都三十老几的人了，读了一肚子书……也好，看看他们去。」

田家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工业秘书，行政上都算副部级，又是延安时期的好朋友，同住在靠近餐车的包厢里。两人见彭总进来，立即起身相迎。李锐一口长沙话，丝毫不改口音：「彭总啊，我和家英都想找你聊天、下棋，总见你在看材料，就没敢打搅。」

田家英随手关了包厢门，说：「彭总请坐，请坐。我这里有从四川带回的沱江茶，说是过去的贡品，泡一杯你喝。」

彭德怀见他们茶几上放着纸笔，铺位上堆着书本。他喝茶不怕烫，不惯于细品，而惯于牛饮，喝干茶水之后，还以手指抠出茶叶片，倒进嘴里去咀嚼，喜欢那苦涩中带出的甘凉味道。毛泽东也习惯喝干茶水嚼茶叶，看来确是湘潭汉子的一种偏好。田家英再又给彭总泡上一杯沱江茶。

彭德怀说：「莫浪费了，任是什么贡品，到了我的口里，都是一个味道。上回浦安修去杭州出差，带回两斤上等龙井，被我嚼干叶子嚼掉了……对了，你们两个是常在毛泽东身边转的人，甘肃、河南几个省，都出了灾情，敢不敢向他报告下面的真情况啊？」

田家英看李锐一眼，说：「彭总忧国忧民……河南境内，铁路两边的情况，我和李锐都看到了，心情是一样的。有关的灾情简报，我们每天都送主席看。主席指示运粮救灾，但也指示不要大惊小怪，灾情年年有，都是局部性质，警惕有人以偏代全。」

彭德怀见田家英面带焦虑，知他并不完全认同老毛的观点。而那个小老乡李锐，年纪长田家英四岁，却比田家英单纯、率真，正是少年得志，也就少不更事。

李锐说：「彭总放心，我和家英在主席面前，什么话都讲，什么意见都敢提，还常常和他争论问题。反正我们是后生晚辈，主席也不和我们计较，还鼓励我们这样做。」

彭德怀笑笑，不相信地摇摇头：「真的？如今上上下下，时兴溜沟拍马。溜沟拍马令人舒服嘛。」

李锐见彭总认他在吹牛，便争辩：「我为什么要骗你彭总大人？可以问问家英！四月份上海会议期间，我就冒冒失失问过主席：去年头脑是不是过热？为什么要相信那些高产卫星？主席也没有生气，还笑呵呵：成都会议我就讲过，头脑既要热，又要冷，光热不冷，光冷不热，都不行，吸取教训……当时家英也在场，可以作证。」

田家英说：「这是主席的一个长处，允许年轻一辈工作人员在他面前讲心里话，发表不同的意见。包括卫士、医护人员在内，谁有新

情况，都要及时向他报告。甚至不反对有人给他送小报告。这次甘肃的灾情，就是一名警卫战士回乡探亲，回来向他反映的。他告诉了少奇同志。中央查问下去，甘肃省委才敢报告实情。」

彭德怀心情好了些，慈爱地望着小自己二十岁的田家英和李锐说：「那就好，那就好。我最怕他身边铁板一块，尽是些吹牛拍马、报喜不报忧的家伙。当家人再英明，长期被一批家伙围住唱〈东方红〉，也会昏庸。有你们两个在他身边，经常给他唱唱反调，吹些冷风。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田家英说：「这次上庐山纠左，主席是有决心的。他已经同意了少奇同志给会议定的调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

李锐说：「彭总啊，你就放心吧！主席前些日子还讲了，去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主要是交了学费，取得教训……这话已经够透彻了吧？所以这次上庐山，大家都开诚布公把真实情况摆出来，把心里话讲出来，批左纠左就好办了。只要中央政策调整好，几个省局部地区的灾情就不难克服。当然，上了山，更需要彭总你这样的人物多放几炮，促一促。相信主席会认真听取。」

彭德怀虽然不像两位后生晚辈这么乐观，但也觉得整个局势不致失控。老毛是当家的，他清醒就好。可是，会清醒到什么程度？认错到什么程度？如果仍然咬定，去年的得失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仍是不肯脱裤子，遮遮掩掩，不肯露出真家伙，就很麻烦。彭德怀还有个想法，因涉及到周恩来、陈云等人，而不便对田家英和李锐两个晚辈说。老毛真的要认错啊，做到「问题讲透」的话嘛，账就应当从去年一月的杭州会议算起，一路批周、陈的「反冒进」批错了！彻头彻尾的错。去年的大跃进，本来就是老毛在批判国务院「四大金刚」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嘛！替周、陈、李、薄平反，承认他们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是正确的。经济工作就是要讲究综合平衡、稳步前进嘛！只要老毛肯认这个错，全党认识统一，问题彻底解决。老毛仍当他的党主席，军委主席。但真正退居第二线，再不要抢到第一线指挥经济，不懂装懂，坑苦百姓。

想着这些，彭德怀苦笑了。老毛肯退到这一步？连彭德怀自己都

不敢相信。娘的！

田家英见彭总愣愣地想心事，脸上浮出苦笑，便提议说：彭总，我们陪你杀上几局棋，怎样？

彭德怀缓了缓神，才说：「你们脑子好用，两个杀我一个？不行，不行。」

李锐说：「哪好，我和彭总对杀，家英观局。」

彭德怀说：「我路上没有睡觉，脑子不转……刚才进来，你们两个不是在玩什么比赛？比下棋有意思。你们是秀才，耍笔杆，文字游戏也是工作需要的。你们继续，我在旁听听，也是学习。」

田家英和李锐古文底子好，古籍和马列著作都读得不少。由于常年替党主席和中央起草各种报告、文件、电报乃至信件，勤读、勤写、勤抄，就成了他们工作、生活的需要了。两人由于分管的工作不同，平常很少有机会一起出差。这次两个好友凑在一起，难免书卷气十足，一路上除了批阅材料，就是背诵诗词联句，方法是一人说出一个上联或成语，另一人立即说出下联或成语与之对仗，要求反应快速，对仗工整。

田家英说：「那好，李兄我们继续。彭总，你当裁判，也可以随时加入。」

李锐说：「好，彭总，见笑了。我先说一个燕京八景「太液秋风」！」

田家英说：「我也对一个燕京八景「西山晴雪」。」

李锐说：「对得好。我再说一个燕京八景「芦沟晓月」；」

田家英说：「我也再对一个燕京八景「居庸迭翠」。」

李锐说：「我说中南海有「春藕斋」；」

田家英说：「我对颐和园有「佛香阁」。」

李锐说：「我说中南海有「西花厅」、「勤政殿」、「怀仁堂」、「丰泽园」、「颐年堂」和「紫光阁」；」

田家英说：「我对颐和园有「景福厅」、「排云殿」、「玉澜堂」、「谐趣园」、「知春堂」和「文昌阁」！」

李锐说：「总司令住在「含和堂」，彭老总住在「永福堂」；」

田家英说：「刘主席住在「福寿居」，毛主席住在「菊香屋」！」

彭德怀被他们逗乐了：「你们两个书生，真会找乐子，把中南海和颐和园的建筑物来对对子，老毛住的「菊香书屋」怎么少了一个字，变成「菊香屋」了？」

李锐哈哈大笑：「家英你输了一回……彭总问得好。」

田家英果是一下子被问住了。中南海内，建筑物名称四个字的，真还不多，瀛台上倒是有「补桐书屋」和「长春书屋」，但「书屋」又不能对「书屋」……还是亏得他博学强记，忽然想起了圆明园。他说：「圆明园曾经有「长春仙馆」和「九州清宴」两座建筑物，可对「菊香书屋」，可惜早被八国联军焚毁了。」

李锐说：「难为你发掘到圆明园遗址。我另出一个四字地名：「花港观鱼」；」

田家英说：「神游西湖了？你有「花港观鱼」，我有「柳浪闻莺」！」

李锐说：「我出「三潭映月」；」

田家英说：「我对「六和夕照」。」

李锐说：「我出「林隐晚钟」；」

田家英说：「我对「苏堤春晓」！」

李锐说：「三面湖光，四围山色；」

田家英说：「一帘松翠，十里荷香！」

李锐说：「四面荷花三面柳；」

田家英说：「一城山色半城湖！」

李锐说：「我出个难的——「铁笛无声，知音者如雷灌耳」；」

田家英说：「你跑到云南昆明去了，那是金殿名联，下联是——「黄粱未熟，睡着的且莫翻身」！」

李锐说：「好个家英，我就不信难不住你。我出「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

田家英说：「这有什么？我对「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

彭德怀听得津津有味，知道田家英、李锐二位经常随毛泽东出游，玩的地方多，背下的楹联也多。他忽然说：「慢慢慢！你们刚才对的这幅联子，不就是老毛的诗句吗？」

李锐看田家英一眼，忍不住说：「是和主席的诗句相同，只不过

人家刻在梁柱上的，早了好几百年。」

彭德怀哈哈大笑：「原来老毛是个拿来主义者……难怪他提倡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对那么长的了，我听不过来。还是对成语吧。」

李锐说：「好，遵彭总命，家英，我们对成语。」

田家英笑说：「成！还是你出上，我出下，欢迎彭总参加。」

李锐说：「我出一个「望梅止渴」；」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画饼充饥」。」

彭德怀说：「我也有一个「靠天吃饭」！」

李锐说：「彭总对得好，大实话。我再出个「三生有幸」；」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孤掌难鸣」。」

彭德怀说：「我对一个「一毛不拔」！」

李锐、田家英哈哈大笑：好好！彭总对得工整，生动！

李锐说：「我出一个「守株待兔」；」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引蛇出洞」！」

彭德怀摇摇头，一时没想出合适的：「引蛇出洞，可是毛泽东抓右派使用过的法术喽。」

李锐说：「我出一个「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李锐说：「我出一个「百家争鸣」；」

田家英说：「百家，百家……我只好对「万马齐喑」了。」

李锐说：「好哇，你思想不健康！我出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彭德怀说：「这个易得，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扯上大跃进，人民公社了。」

田家英说：「我出一个「多快好省」；」

彭德怀说：「易得易得，对一个「少慢差费」！」

李锐说：「我出一个「超英赶美」；」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顺风倒舵」！」

彭德怀说：「我可以对上两个，「好大喜功」、「崇洋媚外」！」

李锐说：「勉强勉强。我出一个「三面红旗」；」

田家英苦笑一笑：「又遇上数目字了，数字对数字，名词对名词……也只有对「四面楚歌」了。

不妥不妥，我另对一个「万座高炉」！」

彭德怀哈哈大笑。他许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还是和年轻人在一起好，百无禁忌，痛快痛快。

李锐说：「改了好，改了好。我出一个「一大二公」；」

田家英说：「我又只有一个落后的「三从四德」！」

李锐说：「我出一个「除旧布新」；」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灭资兴无」！」

李锐说：「好好，进步了，进步了。我出一个「敢想敢干」。」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大破大立」。」

彭德怀说：「我也有一个「贼喊捉贼」。」

李锐说：「我出一个「你追我赶」；」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鞍前马后」，或是「随波逐流」，都不大工整。」

李锐说：「我出一个「人定胜天」；」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管窥蠡测」，不大准确。」

彭德怀说：「我也有一个「胡吹海夸」。我们还是靠老天爷吃饭。」

田家英说：「我出一个「大鸣大放」；」

李锐说：「我对一个「假仁假义」……不对不对，我收回，收回。」

田家英笑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出一个「百家齐放」；」

李锐说：「怎么？已经「百家争鸣」过了，又来「百花齐放」？我对一个「一网打净！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网打净……」

三人纵声大笑。

当天下午四时，专列抵达武昌。有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的负责人迎候，接彭总、贺总等中央首长到东湖宾馆休息。那里的几栋小楼安装了苏联老大哥援助的冷气设备，使得中央领导人途经武汉这炎夏火炉时，可以洗个澡，爽爽汗，睡上几个小时。等到下半夜，气温下降些了，改乘江轮下九江，再乘汽车上庐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

带着几大筐广东特产鲜荔枝上山，送中央常委的。江轮上，陶铸命秘书开了一筐，请北京来的老首长、新同志尝鲜。田家英背了苏东坡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

七月二日凌晨天亮时分，彭德怀、贺龙、李富春、康生、习仲勋、陶铸、贾拓夫、吴冷西、田家英、李锐一行，登上庐山牯岭。彭德怀入住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原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公馆。

别墅对面的山岗称为虎啸岭。

第十章 诗风兴盛文官斗才

武官好歌舞，文官好清谈。

七月二日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式。会议没有布设主席台，毛泽东坐在舞台下一张临时搬来的书桌前，面对随意而坐的中央大员们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轻松幽默地讲了十八个问题，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团结等等。毛泽东对去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局势作了总的估计：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前途光明。成绩和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不能泄全国人民的气。

毛主席讲的轻松，大家跟着轻松。皇帝不急，你太监急？毛主席是掌握全局的。一些部门、一些省区出了问题，甚至形势不妙，只是局部。大家好不容易上山休息半个月，乐得悠哉闲哉，优游林泉，忘情山水。

也有相当一部分负责人忧心忡忡，觉得整个形势并不像毛泽东所讲的那么简单。彭德怀知道自己喜欢插话、喜欢放炮的毛病，有意坐在远离毛泽东的后排位置，仍忍不住低声嘀咕：「娘卖乖，讲的比唱的还好听！好几个省区在闹粮荒，饿死人……」

彭德怀的旁边坐着湖南二周：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常务书记周惠。

周小舟见毛主席的目光正朝他们这边扫瞄，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只隔他们三、四个座位，忙碰了碰彭老总的胳膊，以示提醒。

从七月三日起，上午开会，下午休息，晚上观剧或是跳舞。庐山上笑语喧哗，歌舞升平。各路诸侯、文武大臣们三三两两，游览各处古迹名胜。从牯岭东谷沿一条条林间小道，往西北方向走个十几二十分钟，可抵如琴湖、天生桥、锦绣谷、仙人洞、御碑亭、龙鱼瀑、文殊台等景点；从牯岭街心花园往东北方向走个三十来分钟，可抵望江亭、半山亭、小天池等景点。遇上天青气爽、云开雾散的日子，站在望江亭上，可以眺望山下的九江城廓和浩浩长江；从牯岭西谷往东南方向步行四、五十分钟，可抵著名的含鄱口，再往东行，可到五老峰、

三迭泉，直至更南边的海会寺、白鹿洞书院；从牯岭西谷南行，过三宝树，芦林湖，九奇峰，步行一个小时，可攀上庐山的最高峰小汉阳峰和大汉阳峰。以上还仅是庐山景观的一小部分。

下午七时晚餐。饭后，李锐见太阳还有几竿高，不到九时半天不会落黑，便到东河谷的别墅群来约湖南二周，一起去含鄱口走走。中央开会，历来按级别住房子。他和田家英算副部级，和工作人员一起住在庐山大厦。当然副部级是一人一套间，司局级是两人一套间，处级以下则是几人合住一大间。至于周小舟、周惠，因算正部级，又是一方诸侯，带了厨师和服务员上山的，就住上一栋小别墅。如今牯岭东、西河谷一带的大小别墅，分住着一百多位正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这山中城池的街道，以及条条小路，都是用不规则的石块铺就。看似无规则，其实有规则。李锐平日好吟诗，脑子里不觉冒出来两句：「乱石铺街来天外，云中海市尽楼台……一般化，一般化。」

李锐！李锐！绕过几株古树，迎面来了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周小舟说：「我们正要去找你，诗呆子，又在做诗啊？看看，我手头有两首，你肯定望尘莫及！」

李锐生性好胜：「那位的大作？我还没有拜读，你怎么就断言我望尘莫及？」

田家英笑笑说：「是主公写给小舟的，征求意见哪。」

李锐明白家英说的「主公」是指毛主席，遂问老上司胡乔木：「老夫子才上山，就有诗了？」

对于党主席，几大秘书也是一人一个称呼。胡乔木恭恭敬敬称主席，田家英称主公，李锐称老夫子，周小舟因是湖南湘潭人，尊毛泽东为大乡长。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锐，加上陈伯达、吴冷西，被称为中央七才子。又以胡、周、田、李四位关系密切。

胡乔木将一纸诗稿交给李锐：「你先看看，提提意见，过后要交回，暂不让传抄呢。我以为，非雄才大略者，不能有此佳句。」

李锐接过一看，果然是老夫子那意气纵横、奔放犹劲的手迹：「诗两首。之一，到韶山；之二，登庐山。」

李锐念了第一首：「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

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好诗，好诗，对仗工整。老夫子看形势，总是比一般人乐观。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这两句今后可作一副对联使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也勉强可作一联。一首七律能有两联，确是难得。」

田家英会意地望一眼胡乔木和周小舟，催促道：「行家评诗，你再念念第二首。」

李锐念道：「一山飞峙大江边，好！跃上逶迤四百旋。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南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大手笔，大手笔！这一首比上面那首更为气势恢宏，意境雄阔。果如乔木兄所说，非雄才大略者，难有此诗。也有四句对仗工整，可做两联：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南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不过，有几处文字，尚可推敲。跃上逶迤四百旋的「逶迤」，逶迤应是横方向，而不是耸立形状；热风吹雨洒南天的「南」字，平仄合不合？最不带劲的莫如「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两句，太白了，压不住脚。陶潜是不是东晋元嘉年间辞官归里的？待查。我怀疑老夫子这年号用错了。」

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冲着李锐直笑，这个诗呆子，拿着主席的两首诗稿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憋气十足。李锐见他们三人都望着自己笑，忽然明白什么了似的，忙把诗稿奉还给胡乔木，晃晃手说：「三位同志哥，饶了小弟这一回，老夫子面前莫学舌啊！少不更事，妄发议论，尾巴翘到天上……小弟吃不消哎！」

胡、周、田三人哈哈大笑。

胡乔木说：「恕你无罪……放心，主席抄给我和小舟，就是征求修改意见的，所以不准传抄。你刚才讲的这些，我们也有同感，只是不像你这么明确。」

田家英说：「也是主公的一大长处，诗作发表之前，都要听取意见，最后还要请郭沫若改定。」

周小舟说：「意见可以转达，但我们可以不说是李锐的高见。毕竟，都比大乡长小着一辈。」

因林间小路弯弯绕绕，没想到周总理和康生、陶铸、王任重、吴冷西几位，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连忙站过一旁打招呼，让路。

周恩来站下了，说：「四大秀才，老远就听到你们哈哈大笑，什么事这么高兴？说出来，我们也乐一乐。」

胡乔木毕竟老成些，没有把毛泽东的诗稿拿出来，而说：「总理啊，是家英讲了个他们四川老家吃红薯放屁的屁话，笑的大家肚子痛。」

陶铸和康生都说：「家英，说给总理听听，笑一笑，十年少。」

笑话是昨天晚上在胡乔木的别墅里讲的，周小舟、李锐不在场，此刻却被胡乔木用来「转移目标」了。

周恩来说：「田英，笑话可以共产，大家分享。」

田家英先看周小舟、李锐一眼，才笑笑说：「总理让讲，就讲讲。山上空气这么新鲜……也好，我的笑话，还算比较卫生的。我们四川乡下有句俗语，说吃红薯易消化，但不营养，一百斤红薯有九十七斤屎，剩下三斤屁！」

大家哈哈笑了。周恩来说：「红薯可以治便秘，总司令坚持每天两个烤红薯，肠胃畅通……家英你继续。」

田家英说：「某公社一对年轻夫妇，在公共食堂吃不饱肚子，每天回家还要生火煮红薯充饥。一次，小两口吵了架，媳妇憋气，几天都不理睬自己的男人。男人讲好话求和，也没有用。那天，两口子吃过食堂，回到家又生火煮红薯做补充。男人进屋时，见媳妇正蹶了屁股用吹火筒朝柴灶上吹火，忽然放了个屁。于是男人灵机一动，逗她道：人家的老婆花朵朵，我屋里老婆两头吹火！他媳妇再也忍不住，站起身来就笑打男人：你才两头吹火，你才两头吹火！两口子一吹火，就和好了。」

不等田家英的「屁话」落音，周恩来、康生、陶铸、王任重、吴冷西、周小舟、李锐等人已笑得岔了气。

笑过之后，周恩来仍揉着腹部说：「家英啊，你的这个笑话，可以讲给主席听听嘛。当然，不要说公共食堂吃不饱这话，免得引起误会。」

站在田家英身旁的李锐忍不住插话：「去年提倡餐餐白米饭，吃饭不要钱，粮食多得耗不完；今年却是公共食堂普遍缺粮，社员吃不

饱肚子。主席也承认这个客观情况。」

周恩来看一眼李锐，说：「李锐做了副部长，锐气不减……好了好了，这个话题留到会上去讨论吧。家英，你们四位秀才，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锦绣谷那边看看？还有天生桥、仙人洞，御碑亭等，只怕看不完，天就黑了。」

田家英代表四人说：「总理，锦绣谷那一带，我们昨天去过了，改天再陪你吧。我们想赶去含鄱口看晚霞。」

康生忽然提出：「总理，我也不陪你了，加入他们一路去含鄱口。」

周恩来说：「可以可以，理论家爱和秀才们搞一起……我知道你们要吟诗作对，来点小自由什么的。陶铸，任重，冷西，我们这边走吧，你们三位也能吟几句的。」

目送着总理一行拐进一条北向小路，胡乔木、康生、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五人折向南，朝含鄱口方向走去。

田家英业余时间喜欢治印，曾拜金石专家康生为师，称康生为「东海圣人」。田家英边走边说：「这两年，也真是委屈了总理了。连主席都说，去年要是按总理和陈云他们制订的建设计划办，就不会闹出这么多的乱子。」

康生哼两哼，表示认同。胡乔木没有吭声。

周小舟说：「去年，我们湖南是亏了彭老总、周总理二位，才没让三万座土高炉点火，集中劳力把秋粮抢收回来，全省人民保住了肚皮。」

胡乔木问：「彭总和总理是怎么帮你们忙的？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周小舟说：「彭总嘛，去年十一月初回湖南视察，我陪他走了湘东北几个县，走一路，骂一路，骂化生子，把山上的树木砍光了炼生铁，不收割田地的粮食，明年叫老百姓喝西北风？彭总一骂，倒给我和周惠几位壮了胆，本来我们就思想不通嘛。于是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中央准许湖南的三万座土炉不点火，几十万劳力不上山。总理竟答应了。所以今年四月上海会议时，我见到总理和彭总，就代表湖南三千多万人民向他们二位鞠躬！」

康生说：「主席今年多次表扬湖南，湖南不缺粮。」

李锐仍是那个口无遮拦的脾性：「讲句不怕犯禁忌的话，五六、五七两年，总理和陈云同志他们反冒进、反左倾何错之有？去年正是批了他们的右倾，老夫子才发起大跃进，搞得今年全面紧张。」

田家英不得不捅了李锐一下。走在前面的康生、胡乔木装做没有听见。一行人听到后面有叭嗒叭嗒的脚步声，停住回头一看，原来是陈伯达领着秘书追上来了。

陈伯达喘着粗气，操着一口浓重的闽南口音问：「老康，乔木！你们几位是不是去含鄱口？我正愁找不到同伴哪。」

康生调侃地回答：「你是大官僚，单干户嘛！」

胡乔木倒是随和：「来来来，一起走吧，小舟认得路，免得走岔了。」

陈伯达对周小舟、李锐很客气，热情地和他们握了握手。也是一种行情。去年湖南被插白旗，省委书记顶着下游帽子到中央开会，遭人白眼，头都抬不起。今年湖南有粮食支持兄弟省，受到毛主席表扬，省委书记也顿觉脸上有光。周惠还被毛主席点将，破格上山参加会议。昨天周惠一上山就碰到柯庆施。柯庆施竟满脸笑容，硬要送上两条上海名牌大中华香烟套交情，怎么推辞都不行，还说若在主席那里听到什么新精神，请多关照，多通气。周惠把这事告诉了周小舟。小舟苦笑着说：「你、我行情看涨了吧？柯大鼻子也送了我两条大中华，也是推辞不掉。他是什么人物？吹牛皮吹成了政治局委员，这次未必就肯认真反省。记住了，我们不要乱传主席的指示。主席和我们谈话的内容，都要以中央的正式传达为准。」

说话间，一行人顺着山道石级，一步一级朝下走，好容易来到一处峡谷豁口。悬崖边上，建有三座观景亭。悬崖下，是白茫茫一片，雾气蒸腾，仿佛喃喃有声。山上倒是天高气爽，山峦和树木，都浮现在云瀑雾海之上。走头的周小舟把大家带到一座观景亭内，才告诉：「这里就是含鄱口了。山下起了大雾，鄱阳含羞，不肯露脸。我们在这亭子里休息休息，或许下边的大雾过一会就消散。」

大家只得沿亭子四周的石凳坐下。田家英和李锐两个坐不住，绕着三座古香古色的亭子走了走，没有发现一副联子，方知亭子是新造

的。康生对他们说：「两位书生不要找了。我已读过《庐山志》，原来这含鄱口上建有五座宋元明清的观景亭台，其间柱联、碑刻极多，但都在一九三九年日军攻占庐山时，被捣毁了！整座庐山都被破坏过，许多珍贵文物被劫运去日本，战后没有归还。现在的亭子是新造的，缺对联，江西省委的同志想请中央常委和董老几位前辈，给留下几副联子，再命工匠刻上去。」

话题从日本侵华谈起，谈回诗词楹联。陈伯达忽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说：「各位，我已经有了收获，抄了朱老总和林伯渠同志的两首七律，却都是和董必武同志一首。我问过董老，他却很谦虚，不肯赐教于我。你们谁有董老的那首？我愿和他交换传抄。好诗共赏析嘛。」

李锐一听，就来了兴趣：「总司令和林老也有诗了？难怪人说现在诗风兴盛。我们在座的，何不都加入？每人来上几首，共襄盛事嘛。」

周小舟说：「李锐你忘了，董老的那一首，不是抄给你了？伯达同志正遍寻不着哪。」

李锐额头一拍：「正是，正是，抄在本子上了，没有带在身上，不过我可以背诵出来。」

胡乔木拍了拍巴掌：「大家洗耳恭听了。」

康生见陈伯达欲说什么，忙止住：「先听李锐的，不然你抄来的两首和诗，不见出处呢。」

李锐年轻气盛，心里藏不住事，说：「也难怪伯达同志没有得到，董老的这首，原是他以手指蘸了茶水，在玻璃板上擦了写，写了擦。昨天我和小舟去拜望他，硬赖着他老人家抄给的。」

接着，李锐以一口好听的长沙腔，朗声背诵道：

庐山面目真难识，迭嶂层峦竞胜奇。

乍雨乍晴云出没，时高时下路平陂。

盘桓最好寻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

如许周颠今何在？访仙何处至今疑！

康生说：「生姜老的辣。董老的这首意境深邃，和主席的诗又是不同的风格、情致。」

周小舟说：「还是主席的诗气魄大，具太白遗风。」

田家英说：「我赞同东海圣人的看法，董老的这首七律别具深意，诗外有诗，尽在不言中。」

胡乔木说：「都有道理……伯达同志，该你来念总司令和林伯渠同志的两首和诗了。」

康生笑说：「伯达呀，我们是老朋友了，你那一口闽南腔实在不敢恭维。记得你几次在会议上发言，主席都问，他讲了些什么？怎么还是教授出身呀？」

康生的一句调侃，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陈伯达红了红脸，并没有生气，只是回敬康生：「你行，你行啊！你那口山东腔，满嘴大葱气味，好闻啊？」

陈伯达作为党内的首席理论家，自一九五四年大闹农业合作化以来，毛泽东先派他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兼任副部长，去和右倾保守的邓子恢斗法；后又派他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兼任副主任，去监察周恩来、陈云们的「反冒进」，鼓动工农业大跃进，成为毛泽东手下大红大紫的人物之一。可是在去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上，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他仍然提出十分激进、十分冒险的所谓「共产主义新经济战略」：废除商品，取消货币、全面恢复供给制，彻底实施公有制，铲除旧的经济基础，大踏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当时，毛泽东已察觉到经济出了问题，正考虑进行有限度的纠偏纠左，而对陈伯达的高论大为反感，当众给予斥责：「大梦未醒，一派胡言！在现阶段，商品和货币，怎么可以取消？回到原始公社制去，以物换物，结绳记数？书读得越多越愚蠢，思想水平还不如工人、农民……」自那以后，趾高气昂了好几年的陈伯达，温和多了，像棵附生植物，躲进了树荫里，很少在党的会议上放言高论了。近几个月，他简直就揣摸不准毛主席的心性和意向了。

胡乔木说：「也好，也好，伯达同志，既然康生同志说你的口音不大好懂，你就把小本子交给家英，由家英来念总司令和林老的两首和诗。」

众人情面难却，陈伯达只得把自己的小本子翻到有诗的那一页，

才交给田家英，却又加上一句：「同志老弟，你念就念，可不要翻我的本本啊。」

田家英稍稍撇了撇嘴角，笑问：「你的本子党政军情机密多，怎么敢接啊？我建议，你还是先把有诗的两页扯下来，再交给我念，不好些？况且有这么多人在这场嘛。」

陈伯达略带懊恼地说：「看看，这个家英，怎么和我这样生分啊？我不过提醒一句嘛。」

康生一向在毛泽东面前和陈伯达争宠，忍不住促狭说：「家英，接下他的本本，那里边不会有什么小报告材料罗。」

周小舟、田家英、李锐都咬住嘴角，才忍住不笑出声音。胡乔木担心陈伯达发作，劝解道：「不扯闲篇，不扯闲篇，家英，念吧，念吧，大家都等着哪！」

田家英接过陈伯达的小本本，以一口清亮的四川官话念道：朱德和董必武同志〈初进庐山〉：

庐山真面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宛转创新陂。

行由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胡乔木赞道：「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总司令是位乐天派，乐观主义者。」

李锐却说：「庐山真面何难识？我存疑。上山几天了，一忽云，一忽雾，一忽晴，一忽雨，只缘身在此山中罗。我还是觉得董老的「庐山面目真难识」比较客观，实际。」

田家英手捧着小本子，愣愣地站着，觉得董老的「庐山面目」寓意很深，是有所指。指谁呢？主公？自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周小舟心里也隐隐感到，这「庐山面目真难识」一句，是不是隐喻主席啊？不尽然，不尽然。主席的襟怀，我们还是能够领略一、二的。主席的面目不难识……陈伯达见田家英愣在那儿，便对康生说：「老康，你的大弟子怎么不继续念下去？还有林伯渠同志的一首啊！」

田家英听陈伯达发了话，不待康生催促，便念了下去：庐山即景，

步董老初游庐山韵：

匡庐胜景都争识，流水高山特逞奇。

崖拥翠松几日月，云如沧海起陀陂。

清泉终古漏仙洞，花径何人写石碑。

栗里先生留雅韵，桃源是处不须疑。

康生赞道：「匡庐胜景都争识，好，置身度外，好。还有末尾两句引出陶渊明和桃花源，更是超脱，飘逸。」

陈伯达平日最惹不起的就是康生，因为康生的后面是蓝苹，蓝苹的后面是毛泽东。为了向康生示好，于是说道：「完全赞同老康高见，诗词之难就难在能否超然物外。看来，林老这首七律的知音，非我们老康莫属了。」

说笑间，浓如乳汁般的大雾，弥漫上了观景亭。登时，白蒙蒙混沌一片，对面相谈，相互不见人影。这些来自中央高层的文臣，身陷云雾，说不出是惊是喜，是忧是惧……忽感到一种巨大的迷失。

倒是胡乔木虑事周全，在雾中叫道：「各位，各位，坐在原地不要动啊！特别是李锐、家英，你们不要乱走，边上就是万丈深渊，要当心。」

康生也在雾中吩咐：「乔木提醒得好。值此神奇之境，不可无联句。家英、小舟、李锐，你们年轻人脑子快，记性好，来上几副？」

田家英博学强记，有捷才，在雾中叫道，我已经有了：足下起祥云，到此者应带几分仙气；眼前无俗障，坐定后宜生一点禅心！

李锐在雾中叫道，妙！好一副妙联，是清代李笠翁的吧？我也记起一联：云涌觉地浮；雾起带天流；周小舟在雾中念道：登此山一半，已是壶天；造绝顶千重，尚多福地！

康生笑道，小舟啊，你怎么把泰山上的楹联都搬来了？那我也记起一联：雨不崇朝遍天下；花随流水到人间！

陈伯达是高度近视，此时更是什么都摸不着、看不见了。他念道：纤云四卷天无际；大雾合围地有涯！

胡乔木笑道：「伯达同志，你是窜改了韩愈的诗句了？原句是，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难为你，难为你。我也记得唐人

张旭的〈山行留客〉中的两句，倒是切合我们眼下这情景：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李锐抢着说，南朝谢朓有句：「叶低知露密，崖断识云重！」

田家英说：「山中何所有，岭上白云多。是南朝陶弘景句。」

周小舟说：「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是李太白句。还有，白云见我去，亦为我翻飞。也是李太白的。」

李锐说：「还是来点对仗工整的吧！乔木参天，半片云香生巨壁；悬崖笼雾，千寻瀑布出高泉！我记不起句出何处了。」

田家英说：「佛寺迷蒙，雾霭沉沉含鄱口；仙亭飞翼，白云漫漫护匡山！是我自己胡诌的。」

陈伯达说：「万壑烟雨浮地出；半天松竹迎面来！我也记不起句出何处了。」

周小舟说：「天上有池能作雨；人间无地不逢年。我已记不清句出何处。」

胡乔木笑道：「小舟好记性！此联出在天池寺呀。来到福地非为福；出得仙山始是仙。我记不起这谒语是在那里见到的了。」

田家英赞叹道：「好一副谒语联！足以警世醒世。」

康生说：「胜景本无涯，看紫烟重重，群峰含羞立天外；清泉留不住，笑飞瀑滚滚，长江九派抱城来！半抄半改，算我胡诌的。」

李锐抢着说：「对了，家英和康生同志带了好头，我们不要光背颂前人的了。我已想出一绝，不怕各位见笑：

含鄱口上鄱阳含，水色天光变幻间。

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

周小舟赞道：「还是李锐来得快！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这两句不错。」

田家英也赞道：「李锐捷才，今天算领了风骚！」

胡乔木忽然拉长了声音叫道：「好了，好了，不要石崇斗富，李杜逞才了——快看，快看啊，雾去了，雾去了……」

顷刻间，云开日出，满目青山，视野开阔。但见一抹夕阳，映在左边的五老峰上，金光灿烂，真如李白所言，「青天削出金芙蓉」了。

右边的山峦已经背阴，早是暮色苍苍。最为美妙的，是沿着两山之间的豁口望出去，看得到鄱阳湖的一角，水天苍茫，金鳞万片，归帆点点……观景亭中，所有的人都站立起来，屏息凝神，眺望着那一角夕阳下的金色湖水，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留下这人间奇景。

第十一章 当世俊彦湖南二周

胡乔木、康生、陈伯达、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一行人踏着月色从含鄱口回来，在芦林湖畔道别，各回住所。

田家英和李锐同回庐山大厦。李锐告诉家英：「昨晚上吟成一首七律，刚才路上人多，又都是吟诵的几位前辈的诗作，没好意思拿出来助兴。现在帮我推敲推敲，如何？」

田家英笑道：「你老兄怕是快成诗魔了！作为主公的工业秘书，要务正业罗。不打击你的积极性，可以念来听听。」

于是就站在大厦外的路灯下，李锐吟诵道：

借得名山避世晔，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随吟古今句，高谈且饮云雾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田家英认真听罢李锐的吟诵，又自己也逐句背诵一遍才说：「诗是写得很工整的了，字句上也挑不出多少毛病，只是整首诗缺了些灵动飘逸，属意境问题。比如李笠翁的那副楹联：「足下起祥云，到此者应带几分仙气；眼前无俗障，坐定后宜生一点禅心。」境界氛围就不同。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你我不出世，且是涉世很深，当然难于做到。不过，刹尾两句「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你的忧国忧民之心。中央领导人在山上夜夜笙歌，观剧跳舞做神仙，山下的老百姓呢？大跃进，大折腾，吃公共食堂吃出饥荒，许多省份已经开始饿死人。

李锐知家英有赤子之心，近几月为农村形势忧心如焚。家英告诉过他，作为政治局常委会秘书，自年初以来，凡有各地的灾情报告，他一件不留全部呈送主公批阅。主公是喜欢批改文件的，包括各种人物打的小报告，都要亲自批阅。主公已经很不高兴地问过多次：「家英啊，怎么尽是些阴暗面的材料啊？还有没有光明面？农村到处闹缺粮，闹饥荒，一团漆黑了？去年虽说吹了牛皮，但总的来说农业还是丰收了，粮食都到哪里去了？」

田家英也只是在李锐面前，才可以说说心里话：「去年发愁粮食吃不完，今年又问粮食哪里去了？至今不相信有饥荒。死要面子，不肯服输。纠左纠偏，半推半就……」

李锐见田家英和自己说出如此犯忌的话来，不禁担心地看了看四周围。朦胧的路灯下，见中办机要处一名干部正匆匆朝他们走来，连忙拉了家英一下，示意来人了。

那干部走到田、李面前，报告说：「田主任，杨主任到处找你呢！给你住处打电话，没人接。」田家英问：「知道是什么事吗？」那干部说：「杨主任没告诉，只是叫找到你，请你立即回他电话。他现刻在小教堂招呼舞会，两位主席、总司令、总理他们都在跳舞。」田家英说：「知道了，我这就去给尚昆同志电话。」

待那干部走后，田家英看了看手表，快十点钟了，遂对李锐说：「今晚上本想约上湖南二周，一起聊聊……看样子是舞会之后，要到美庐开常委碰头会，让去做纪录。」

李锐说，好吧，有的事，你也不要太过忧心。但你比我沉得住气，锋芒少外露。所以政治局常委都离不开你这个大秘书。我也不进去了，这就去找找湖南二周。他们去年硬着头皮抵制共产风，配合默契。特别是周惠，实干家，肩膀硬。老夫子近半年来一直夸他是个人物。

田家英说：「看主公的意向，湖南二周可能更上一层楼……但此事，千万不要透出去。提拔干部，往往曝光死。」

李锐兴奋地问：「是不是升周惠做湖南第一书记，调周小舟回中央工作？那就太好了。小舟回京，我们又多一个老朋友、大兄长了。小舟本来在延安就是老夫子的大秘书之一嘛。估计会把他安排在哪里？」

田家英说：「可能进书记处，管农业。以小舟和主公的关系，今后不定前程无量……人事升迁最敏感，你、我守口如瓶，就是帮二周的大忙。话就到此为止。莫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人说无湘不成军，翻开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湖南出了多少大人物啊；要不是曾国藩回乡办团练，组建湘军，奋力扫平业已盘踞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起义，大清王朝的寿命就会短一个甲子；要不是左宗

棠出任甘陕总督，以强悍作风主理回疆事务，新疆或许不会设省，而名正言顺地并入大清帝国版图；戊戌变法事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闻讯逃遁海外，唯湖南大丈夫谭嗣同顶天立地，慷慨悲歌，引颈就义；袁世凯窃国称帝，又是湖南人蔡锷将军率先讨伐，全国呼应；至于民国十七年的北伐胜利，毛泽东曾愤愤不平地说：「湖南人打仗，广东人捞钱，江浙人做官！」

到了共产党这一朝代，湖南人终于熬到出头天：党主席是湖南人，国家主席也是湖南人。一九五五年中央论功行赏授军衔：十位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三位是湖南人；十位大将，粟裕、黄克诚、谭政、陈赓、萧劲光、许光达，竟有六位是湖南人；至于五十七位上将，一百七十七位中将，湖南人氏也超出三分之一……湖南人脉兴旺，高官济济，文武齐集，共产党内人人服气。

周惠却是安徽人氏，到湖南做省委常委书记。他自小家贫好学，患过天花，脸些留下些坑洼。十几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太行山上几次突围，险些丢掉性命。胜利后当了一省道台，仍不失农家弟子本色：实实在在做事，本本份份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有的人一朝为官，六亲不认，只认党性。他是既认党性，也认人性和人情。

一九五七年夏天，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百花齐放，忽然变成喊打喊杀的全国抓右派运动，还说是「引蛇出洞」。周惠思想不通，抓右派有些手软。况且他工作之余手不释卷，交了一批大学、中学的老师做朋友。如今却要把这些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更是看重读书人，也是不愿抓右派，竟向中央告病假，到山东烟台海滨治疗「失眠、神经官能症」去了。周小舟事先也没有和周惠商量，就向中央提议在他养病期间，由周惠同志代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是接到中央电话通知才知道自己临时「官升一级」的。他只能在家里对太太发牢骚：「看看这个小舟，平日称兄道弟，临到抓右派就小病大养，一走了之，给我留下这摊子，好象我就是个铁石心肠呢。」

七月间，毛泽东在青岛召开反右派工作会议。中央派出一架专机，先到广州接上陶铸，再到长沙接上周惠，再到武汉接上王任重，之后直飞青岛。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在场；加上中

央各部委负责人、省级党委却只有陶铸、周惠、王任重三人出席。会上，毛泽东问周惠：「你现在是第一书记哪，湖南抓出多少右派？」周惠却先要否认自己的第一书记只是临时代理。毛泽东见他如此认真，不争名位，又问湖南抓了多少右派？周惠回答：「已经抓了一、两百人。」毛泽东问：「究竟是一百还是两百？」周惠老老实实回答：「还没有来得及统计，大约不到两百。」毛泽东眉头一拧，大不满意：「你带过兵，打过仗，也心慈手软？湖南省三千多万人口，只抓了不到两百个右派？刚才陶铸和王任重的汇报，你听到没有？广东已经抓了五千，湖北已经抓了五千五！你是我家乡的父母官，工作要得力啊！」周惠心里打冷颤，额头冒虚汗，站起来向主席保证：「我回去抓紧补火。」倒是周恩来说：「周惠不要紧张，坐下，坐下，反右运动才开始不到两个月，湖南省委的动作稍慢了些，追上来了就可以了。」刘少奇也说：「中央准备订个具体的指标，在党、政、工、团、文、教、科、卫，这些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右派分子应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有了这个比例，我们各级党委抓起右派来，就有章可循了。」

朱德问：「有那么多吗？要防止层层扩大。」邓小平说：「知识分子闹事，有多少就抓多少。」毛泽东说：「反右运动由邓总书记挂帅，有些文教单位可以超过百分之七。」

周惠回到长沙，违心地布署全省抓右派。他周惠也有老婆孩子，不狠点心抓他人右派，他自己就可能当上右派。外省已有省长、副省长被打成右派。他一直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委整风的知识分子，果真是妄图赶共产党下台，欢迎国民党回来？难以置信。绝大部分读书人不过是妄议了一下朝政……周小舟一走三个月，回来时抓右派的高潮已过。周惠把「第一书记」的桂冠交还，仍做他的常务书记。湖南全省抓出右派分子两万余人，此南边的广东和北边的湖北，还是少了二分之一。在全国所抓出的五十三万名右派中，湖南也远低于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数。

接下来一九五八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全国上下一片昏热。周小舟和周惠即是温吞水，不大热得起来。当着各省区竞先发射高产卫星，大轰大擂争做「千斤省」时，他们反倒冷静下来了。原因很简单：你

说你做了「千斤省」，就得按「千斤省」的高标准向国家纳粮。交了粮食，老百姓吃喝什么？周小舟说：「我们跟不上了：广东、湖北水稻亩产七万斤、九万斤，太邪门了！陶铸、王任重两位还亲自种了高产试验田。」周惠说：「我们不抢这个风头，现在粮食不是长在地里，而是长在李井泉、吴芝圃、王任重他们的嘴皮上了。我们宁可当右倾，插白旗，也不要拿老百姓的肚皮玩游戏。当然也不要硬顶，硬顶会被撤职，只是调门降低些，浮夸缩小些，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还是拥护的。」周小舟说：「那是当然，我们不在乎头上的乌纱帽，老婆丈人、亲戚朋友还是很在乎的。」

其它省市党委一、二把手之间常有龃龉，闹些意气。湖南二周却不大分什么一把手、二把手，反正都是周书记，可以合二而一。不久，谭震林代表中央到广州召开中南五省协作区负责人会议，给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插了红旗，评为上游省；单单给湖南插了白旗，评为下游省。谭震林并恼怒形于色地批评湖南二周：「主席的家乡插白旗，你们有何颜面去见主席？」谭震林也是湖南籍老革命，认二周不长志气。二周确是拎着杆小白旗子回长沙的。

谭震林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插了白旗、当了下游省时，毛泽东笑嘻嘻了：「谭老板，你插得好！湖南籍领导人不护湖南的短，大公无私。二周嘛，原本很有才干的，怎么也成小脚女人，落伍分子了？告诉王任重和陶铸，叫他们南北夹击，给湖南鼓鼓干劲，扫扫暮气。」

陶铸、王任重得到将令。于是出现奇特现象：北面，湖北省在边境上架设起喇叭，天天朝湖南喊广播、催促湖南争上游，拔白旗；南面，广东省也在边境上架设喇叭，天天喊口号，要求湖南鼓干劲，反右倾！整整一个季度，湖南干部出差抬不起头，二周也违心地向中央作了检讨。其间，为了荆江分洪，周惠还和王任重红过脸，发生争执。荆江分洪工程建在湖北长江地段上，一旦长江发大水，为了保武汉，需要打开朝向湖南十来个县的闸口，把洪水泄到湖南境内！明明是淹湖南，保武汉。你湖北多增产了几斤粮食，还不是托了湖南的福？还好意思天天朝湖南喊广播？

事后，王任重毛泽东面前告了周惠的状。毛泽东喜欢王任重，也还喜欢周惠。况且荆江分洪水淹湖南，湖南是作出了牺牲嘛。高级干部吵嘴，代表各自省区利益，彼此彼此，各打五十大板。

陶铸湖南祁阳人，在二周面前以兄长自居。去年十一月，陶铸作为中南协作区领导小组组长，担心湖南的粮产量报得太低，又被中央批评，而挂电话给二周：「湖南大跃进，粮食翻番没有？我们广东是粮食翻番了，多得吃不完。周小舟在电话里说：「向广东老大哥学习。你们粮食多，可不可以支持湖南一些？」陶铸奇怪地问：「全国农业大丰收，你们粮食不够？」周惠接过电话说：「还不是叫那个荆江分洪给坑了？今年长江涨大水，为了保武汉，淹了我们湖区几个县，那是我们的粮仓呀！」陶铸倒是豪爽大方：「好好，你们派人来，找我们粮食厅调拨五千吨稻谷，换你们五千头牲猪，一吨粮一头猪，按国家牌价换算，如何？」

陶铸看中的是湖南的牲猪。广东人会吃肉，但不大会养猪。周小舟和周惠办事老成，先交粮，后交猪。湖南并不缺粮，只是要试试广东的虚实。他们派出省粮食厅一名副厅长去广州落实陶书记许诺的那五千吨稻谷。

人家广东粮食厅厅长却压低嗓门叫苦不迭：「天爷！省委掌握的粮食数字，和我们粮食部门所落实的数字完全两回事。莫说五千吨，一百吨都调不出。同行不欺同行，丢老猫，我们广东自己都缺粮，还不知要找哪个兄弟省打饥荒。」

粮食厅副厅长空手而回。周小舟和小惠半信半疑，要么是广东粮食厅长装穷叫苦，本位主义；要么是陶铸同志工作马大哈，官僚主义。

年初，农垦部部长兼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上将赴广东视察，路过长沙。

二周便拜托王部长顺带查访一下广东的粮食库藏，以便落实那五千吨稻谷调拨入湘问题。十来天后，王震部长返回长沙，告诉二周：「操鸡巴蛋！我去查看了他们的几座大粮库，你们猜猜，老子看到了什么？他们仓库底下垫的是十多米高的稻草，稻草上面才铺了层谷子，真正的「面子粮」，给人参观、拍照的！这回没有碰到陶铸，下回碰到

了，老子要骂他个狗血喷头！湖南人到广东当父母官，简直是狗官。你们两个也不要和老陶耍心眼了，要作好准备，支持广东度荒！娘的，怕就怕有粮的省份少，缺粮的省份多，那就要拐大场！」

二周知道王震脾气耿直，敢放炮，遂建议：「王部长，你在中央工作，底下的情况，要向主席反映反映啊，不能总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啊！」

王震说：「我是想放炮，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在北京工作，想见主席也不容易。你们向谭老板反映啊，他不是跟得最紧，闹得最欢，又经常在主席身边转？」

周小舟说：「谭副总理近来也有些泄气了。上个月来长沙，我和周惠都对他表示，插白旗的事，大家都不往心里去；但下面的真实情况，请他一定向主席反映。你猜他说什么？要反映你们反映去，大跃进他带头冲锋，现在要退却，他不能再打头阵。」

王震骂道：「谭大炮，成谭哑炮了？屁毛！我们湖南也是大人物太多了，全中国的事情，办好办坏，都是自己在折腾，对不起老百姓！」

王震走后不几天，湖南、广东两省交界的郴州地区就出了情况：十几万广东灾民拥进来讨饭，郴州地区几座县级粮库被抢，湖南民兵发起武装护粮！情况十万火急。二周立即向陶铸告急：「快派人来把你们的十几万饥民领回去吧，他们到湖南境内抢粮，湖南民兵要开枪，会出大乱子！广东缺粮，湖南可以支持……但你们要主动报告中央。」

陶铸这才觉得问题严重，派出地县干部把广东饥民接了回去，并向中央坦承，自己去年工作浮夸，犯了马大哈错误，虚报了粮食产量，请求中央批准从湖南调粮，度春荒。陶铸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大力称赞湖南二周不务虚名，工作踏实，去年抵制浮夸风、共产风有功，在省级领导干部中，是少有的佼佼者。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湖南二周的工作一直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表彰。

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以调侃的口吻说：「现在形势大变，红旗省缺粮，白旗省有粮，下游倒比上游强。湖北王任重，河南吴芝圃啊，你们那个「敞开肚皮」行不通了吧？听讲湖北也想向湖南借粮？」

王任重的确曾开口向湖南借粮度荒。二周却不像对待广东那么大方。

周惠竟说：「我们洞庭湖区的几个产粮大县，都被荆江分洪的洪水淹了嘛？自己都要勒紧裤腰带罗！」

六月中旬，毛泽东主席一行到了武昌。周小舟刚往武昌「接驾」。六月二十三日中午，周惠才接到周小舟的电话：「专列已经到了长沙北站，赶快到蓉园主楼前迎候。」

蓉园位于省委大院东侧，为民国时期的省主席官邸园内楼台水榭，古树浓荫，美景天成，尤多木芙蓉，夏秋间绽放碗口大一朵朵花卉，红红艳艳，丽若牡丹，因之得名，为长沙第一名园。

周惠率领省委常委一班人刚在蓉园主楼门口站定，就见一辆接一辆的黑色轿车鱼贯而入。周小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乘坐的是第一辆，先行下车来替毛泽东的座车开门，毛泽东一钻出车门，看到周惠等人，就甩过来一声又高又亮几十年不改的湘潭腔：周惠呐，我把王任重同志给你带来，他可不是来负荆请罪的罗！

周惠忙迎上前去和毛主席握手，心里打了个冷噤：王任重这小白脸又告御状了，兴师问罪？为了荆江分洪小有不快，但也没有撕破面皮嘛？仗着毛主席喜欢他，难道欺负人欺到湖南省委门上来？

王任重下了车，清清秀秀地站在毛主席身旁。周惠同他握手：「欢迎，欢迎，不是陪主席，任重同志也是请都请不来的客人。」

毛泽东转身移步到门前一株大樟树的树阴里，大家也都跟进。一阵凉风吹过，很舒适的。毛泽东双掌在周惠和王任重面前一合：「我带任重来，就是要他来向你学习，湖北要向湖南学习。」

周惠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连忙谦逊地说：「有什么好学的？湖南步伐慢，思想保守，小舟常和我说，要虚心向红旗省的同志学习。」

毛泽东听周惠说的诚恳，也就没有多心：「眼下红旗省不如白旗省了。去年中央工作也有缺点。湖北学湖南，主要学习湖南好日子当穷日子过，不要再搞那个「一日三餐白米饭，敞开肚皮不要钱」。」

在场的人都轻松地笑了。这两句新民歌，去年王任重逢会必唱的，如今却脸都不曾红一下。

周惠说：「去年虽说当了下游，扛了白旗，其实我们也左了一段。只是「共产风」、「浮夸风」制止得早一点，粮食浪费得少一点。省委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

毛泽东说：「你是第一书记，会当家理财噜」

周惠连忙解释：「主席，我不是第一书记，小舟才是。」

毛泽东手指指周惠：「小舟我知道，他是不大做实际工作的。你是实际上的第一书记。五七年就代理了。」

周惠不知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说，连忙摇头否认：「主席，我不是，不是就是不是。」

毛泽东心情甚好，开玩笑似地退后一步说：「好好，你就是第二书记。」

当着省委常委们的面，周惠很有些尴尬，认真申辩说：「主席，湖南三周的排名，从来都是周小舟、周礼、周惠，周礼同志是第二书记。」

毛泽东和迎上前来的老朋友周礼握手：「周礼我知道，兼着省政协主席，不大管事的，周惠是实际的第二书记。」

周惠没法子再否认。主席这次来，为什么一见面就说这些？难道小舟快要召回到主席身边去了？

周小舟已经陪罗瑞卿看过毛泽东休息的房间，出来请示说：「主席，是不是请大家进屋谈？里面已经给您泡好了君山银针茶。」

毛泽东无意进屋，指指身边的大樟树说：「北方就没有这种大樟树。樟树下面好乘凉。我韶山老屋坪那株比这还大，树阴遮一亩。来来，这里还有石凳石桌嘛，我们坐一坐，喝杯茶。」

立即有女服务员替主席端来君山银针茶。接毛泽东出巡的规矩，茶水都是由他的随身卫士伺奉，不由地方提供。唯独到长沙，回了老家，美不美，家乡水，他喝得放心。湖南干部以此为荣。

周小舟、周礼、周惠、王任重、罗瑞卿陪毛泽东坐下，其余人四周围站着，聆听指示。不远处，有随行的新华社记者们在摄影。周惠注意到，王任重适时地朝毛主席身边近了近，以便随时进入镜头。

毛泽东和蔼地望着湖南三周，说：「这次回来，一是要游水，二是要爬山。上回游了湘江，没有回韶山。这回既游湘江，也回韶山。小

舟说韶山水库修好了，有没有湘江宽啊？我也要去游一游。」

周惠汇报说：「主席，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休息休息，晚上看花鼓戏：《刘海砍樵》。明天游湘江，上岳麓山。后天去韶山。听讲主席想在韶山老屋住一晚？」

毛泽东笑嘻嘻了：「我讲了吧？你是当家主事的嘛，小舟、周礼不管事嘛。」

周惠赧颜摇头：「是小舟指派的嘛，我负责落实一下。」

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由周小舟、王任重、罗瑞卿等人陪同，回韶山住了一晚。韶山没有电灯，由长沙运去一部柴油发电机和两名青年工人。

但那两名工人政治可靠，技术却不过硬，折腾通晚，也未能为领袖发电照明。毛泽东在韶山老屋通宵未眠，就着煤油灯和烛光，吟成一首七律：〈回韶山〉，并铺展宣纸，连写数次。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到了父母坟上行三鞠躬礼。原先并无此项安排，也就来不及准备花圈供品。在场的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倒还机灵，忙去折来一枝松枝，让主席插到父母坟前。罗瑞卿介绍说：「华国锋同志昨晚上在老屋外为主席站了整晚岗。」毛泽东上下打量了几眼山西大汉，留下极好极深的印象。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一行返回长沙蓉园，下午睡了一觉。晚上举行舞会。湘女多情，莺莺燕燕，绕着毛泽东转。罗瑞卿、王任重等人舞步娴熟。周小舟、周惠不跳舞，只在舞厅旁边的沙发上陪坐。周小舟告诉周惠：「主席要找你单独谈谈，可能考虑提拔。」周惠问：「怎么谈？什么可谈？什么不可谈？我这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二、三把手，比较安全。」周小舟说：「讲真话，问什么，答什么，少发议论，多举实例。关于公共食堂，你只管反映下面干部群众的意见，主席这回是决心纠左了。」周惠说：「好，要我讲假话都讲不来，这年头偏偏讲假话的吃香。」周小舟说：「还有个事，王任重这次陪主席来，还是想借粮。看在主席面上，借给他几千吨吧。但要他亲自打借条，免得老虎借猪，有借无还。」周惠说：「至多两千吨，多一粒不给。我们在湖南为官，就要替湖南百姓着想。今年这粮荒，完全是去年的浮

夸政策、人为因素造成，要是遇上真正的自然灾害，两千吨粮食会救下多少湖南人的性命？现在隔邻的江西、广西、贵州都想和我们借粮，真比割我的肉还疼！谁叫他们去年跟着瞎折腾？害苦老百姓……」

当晚十二时，毛泽东派卫士来请周惠去吃消夜。主席的消夜其实简单：一碗白粥，一碟火宫殿的臭豆腐，几片火宫殿的红烧猪蹄，一碟豆豉辣椒，一碟素炒菠菜。都是他青年时代在长沙读师范喜爱的佳馔。

周惠进到小餐厅室时，眉目清秀的女服务员退下。毛泽东以筷子指指对面的椅子：「虚位以待，坐，一起吃消夜。」

周惠恭恭敬敬地坐下：「主席，我刚才吃过了。小舟和我，还有任重同志，一人吃了一碗阳春面。我们答应任重同志，借给两千吨粮食度荒，他们秋后归还。」

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兄弟省区，互通有无。你是安徽人，任重是河北人，小舟是湘潭人，你们都还只有四十几岁。任重最小，一九一八年的。后生可畏。来来，陪我喝杯酒，茅台，还是绍兴状元红？」

周惠坐立不安地晃晃手：「谢谢……我不喝酒，真的，从来不喝，一喝就上头，红面关王似的。小舟就说过，一生下沾酒，白来世上走。」

毛泽东笑了：「红脸汉子忠厚。茶在那壶里，自己倒吧。周惠啊，我请人喝酒，还是头回遭到婉拒呢。上个月，湖南开了三级扩干会？会议开得怎样？」

周惠牢记小舟交代的原則，加上自己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的经验：没问的事慎防开口，问到的事明确回答。他说：「会议开得还可以，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拥护党中央今年以来的纠左方针，比较敢讲真话了，都讲主席四月间的那封党内通讯，是及时雨。」

毛泽东很响地喝着白粥：「那信是田家英起草，我只出个名义，很对下面胃口。你继续讲。」

周惠说：「去年湖南的粮食产量，还是报高了。号称增产一成半，其实只有一成。谭震林同志给我们插白旗，许多县委书记沉不住气，给省委提意见：南边的广东敢报增产九成半，北边的湖北敢报翻一番，

千斤省，吹牛皮又不犯法，我们胆子也大小了。」

毛泽东说：「吹牛皮不犯法，但是害死人。胆子太大易胡来。谭老板没有种过田，他是药店学徒出身，大炮司令。」

周惠说：「我和主席说真话，今年湖南的粮食指标也报得太高了，上海会议上报了四百五十亿斤，吸取去年教训。可我和十四个地委书记凑了一下，实际上只能达到三百亿斤，还要长江不发大水，荆江分洪不向湖南泄洪。」

毛泽东问：「明明做不到，为什么还要报这么高？」

周惠说：「所以湖南还是左，只是左得不如人。也是去年插白旗，搞怕了。主席家乡插白旗，对不起主席……」

毛泽东又笑了：「废话！你们插白旗干我何事？今年年初以来，中央一路在表扬你们嘛！在韶山，我问小舟，湖南去年提出什么口号？小舟说，苦战三年，改变湖南面貌。我说，难怪你们当下游，人家都是苦战三个月，改变面貌！因为事关革命干劲，群众积极性，我也没有泼冷水。事实上，莫说三年，就是三十年能彻底改变面貌，也很不错了。去年的经验，是交了学费，得到教训。」

周惠点着头，并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着。心思，主席的这些话，要是去年讲出来就好了。可惜他去年也头脑热得厉害，也是恨不能几个晚上就带领全国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心，当心，不要有这个念头，不要有这个念头。领袖也是人，不是神。现在及时纠左，为时不晚。

毛泽东见周惠不吭声，知他在自己面前还是比较拘谨，便又说：「去年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全国大放卫星，九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到了十一月的郑州会议，就开始纠左降温了，降了八、九个月，应该差不多了。」

周惠吸着烟，心里却不能同意党主席的这轻描淡写。实际上反右容易纠左难，左的东西根深柢固……可是在主席面前讲真话，有如唱反调，要担很大风险。说不说呢？小舟是让他说真话的。为了党的事业，他咬了咬牙，决定：说。当然要尽量委婉些，不带刺激性。他说：「主席啊，去年虽然只是大闹了三个月，影响怕要有两三年呢。县委

书记们普遍反映，社员群众最怕变，怕再反右倾，再刮共产风。现在人民公社大部分还是吃大食堂，搞供给制，农民并不情愿。但上面不松口，下面不敢动作。劳动积极性不高主要和吃食堂、搞供给制有关。农民讲怪话，现在的社会主义是牛皮客吃得开，老实人受压迫……」

毛泽东已经吃完消夜，一小口一小口抿着状元红酒，神色越来越严肃、凝重。周惠感觉出来，主席脸上已没有了刚才见到他时的那种亲切、喜悦。或许，自己的话太重了？伤着主席了？去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号召办公社、吃食堂，带头刮共产风的，正是主席本人啊！

毛泽东见周惠话说一半，中途停了，仿佛知道他有思想顾虑，便又笑了笑，催促说：「你继续讲。我去年只听一面之词，今年要开张视听，采纳群言。」

周惠受到鼓励，干脆不再顾忌了：「湖南大多数干部的意见，以现在的生产力和物质条件，供给制不能再推行下去。事实上，按最低标准，都供不起。去年的公社，办得过快过急，大部分条件并不成熟。但既然已经轰轰烈烈办起来了，就要想办法巩固。湖南主张一退到底，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变公社、大队两级经济核算为生产小队经济核算，退回初级农业社去，农民的利益看得见，摸得着，劳动积极性自然会提高。至于大办公共食堂这个口号，建议中央不要再提了，粮食浪费太大，社员会饿肚皮……主席，这是一份调查材料，反映社员群众对食堂的看法。我们省委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食堂有条件的可以办下去，不够条件的不能强办，允许社员回家起伙……」

周惠说着把一份调查材料双手呈上。毛泽东接过材料，随手放置一旁，似乎兴趣不大。周惠讲的人民公社「一退到底，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退回到初级农业社的分配办法」，使毛泽东大受震动。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岂不荡然无存了？这话要在去年说出来，一定要被开除党籍、甚至被关进班房。可这个周惠呢？又的确是位干才，懂农业，懂社员心理，比那些浮夸干部强。农村的形势再糟下去，或许只有按他说的，才能使人民公社体制不垮台……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人，有时也是左右为难：听话的干部办不成事，有的只会坏事；不听话的干部能办成事，但又带刺。过了一会，毛泽东才说：「人民公

社和公共食堂，都是巩固、整顿、提高的问题，不要一轰而起，又一轰而散，让国内外反动派看我们的笑话。这是政治问题。对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要保护。偏差、失误当然不少，但那只是一两个指头的问题。去年功过三七开。你们省委一班人，对总的形势是怎么个看法？」

周惠脑子里轰地一响：糟了，逆龙鳞，拂圣意了。讲真话就是唱反调。见主席正盯住自己，忙说：「小舟和我合计过，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形成一致看法，我们对形势的总估计是十二个字：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毛泽东神色登时亲切了许多，颇为满意地说：「好，没有迷失方向，对前途充满信心，好。可以调整一下：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小舟和你有版权。比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绩讲够，问题讲透」还富有积极性。好吧，这次上庐山开神仙会，你也参加吧。」

周惠说：「主席，小舟去了，我就不去了吧？留在省里主持农业会议，全省大抓一下秋粮，扩种它一千万亩。有了粮食：心里才踏实。」

毛泽东忽又喜欢周惠了，右是右一点，但人才难得。遂说：「你是我的客人，我让中办发通知。上山读读书，讨论形势，研究经济问题。党内要团结，要统一认识。要算大账，看全局，不要做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周惠啊，我从来看重实干家。但也要告诉你一句北方俗语：不但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这也是辩证法哪。」

第十二章 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

经保健护士再三催促，彭德怀放下手头材料，同意到几个风景点上去散散心。他明白，既是上了山，工作人员都想游览名胜，拍些照片做纪念；自己不出游，他们不便自由行动。况且浦安修也让他多拍几张照片回去给她欣赏。庐山这种地方，中央不开会，平时难得来一趟的。

正要出门，秘书接到电话，请彭总晚上十一时去美庐主席那里参加常委碰头会。彭德怀笑笑，老毛真是夜猫子，跳过舞，游过泳，再开会，吃消夜。大家都要跟着他这晨昏颠倒的作息时间转。这次开会，再不要和老毛争吵了！四月间上海会议那次，他就很后悔。那次是因为老毛在会上滔滔不绝强调自己反左纠左，采取了各项措施，下面却执行不力，收效不大。好象大跃进、公社化出现的严重问题，都是下面弄虚作假，胡作非为，和他本人毫无关系似的！当老毛说到「现在我讲话不起作用，这次我要亲自挂帅，并且请总书记小平同志做副帅，一定要把共产风、高指标压下来」时，彭德怀实在忍不住了，就插上一句：「你不是早挂帅了吗？去年难道不是你亲自挂帅吗？」与会的中央委员们无不暗暗叫好，也只有彭老总才敢犯上，说出这种痛快话。果然，毛泽东主席被激怒了，也是当众老羞成怒，严厉斥责彭德怀：「老彭！你算何方神圣？你真有那么高明吗？去年为什么不公开下战表，公开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你也是个事后诸葛亮，马后炮，幸灾乐祸，踩人痛脚！」彭德怀也觉得自己出言唐突、太不给老毛面子了，于是表示歉意：「对不起，你讲话，我不该插断……」毛泽东却不肯放过，继续斥责：「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记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和我有仇，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和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我和我兄弟也是这样！」」话说到这份上，大约毛泽东自己也觉得过于严重了，便放缓了口气，语锋一转：「记得在江西苏区，一次我和我兄弟毛泽民争论问题，我气得很，举起巴掌要打他，他不退缩，冲着我喊：「共产党是毛家祠堂吗？」他这一喊，倒是把我震住

了。老彭啊，几十年了，你我不吵不成交。原则问题，你先进攻，我后还击。」

彭德怀也承认争吵只会加深彼此的隔阂。有时就是忍不住脾气。几十年了，还不能适应老毛的弯弯曲曲，党内党外，计多谋足。老毛作为领袖的一大本领，就是擅长自圆其说，任犯下天大的偏差，也能嘴皮抹油，长篇大论。

这天黄昏时分，彭德怀和几名工作人员在如琴湖畔的花径上散步，遇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由一名小美人儿挽着，正欣赏湖上的落霞孤鹜，笑吟什么「湖水共青山一色，孤鹜与落霞齐飞」呢。

周恩来见了彭德怀，连忙近前握手，并把小美人儿介绍给彭老总：「她叫梅霞新，赣州人，当过兵，是尚魁、隋静夫妇派给我的保健护士，能背很多唐诗呢。」彭德怀虽然自己身边从来不用女工作人员，但对女同志还是很尊重、很礼貌的。他和小梅拉了拉手，问小梅的父母是住在赣州城里还是乡下？吃公共食堂吗？吃不吃得饱哇？周恩来见小梅眼睛波光盈盈，欲言又止，就从旁鼓励说：「彭总也是贫雇农出身，最关心乡下农民的情况。你父母乡下那些事，说出来太长，另外找时间向彭总汇报吧。现在，我们是走在为纪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修的这条「花径」上，小梅，你给彭总背诵白居易的那首〈花径〉吧！」

小梅温顺而妩媚地看了彭总一眼。彭德怀觉得这孩子在哪里见过的，一时又记不起来了。但见小梅红了红脸，以一口好听的江西普通话念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彭德怀欣喜地望着小梅，表扬说：「背得好！背得好！」心里却有些疼爱地想：这孩子脸模子好，头脑纯洁，身子发育得这么成熟，不知被他们糟蹋了没有？娘的！他们搞的什么名堂？伺候共产党的领袖，也伺候过去的皇上似的？嫩花嫩朵的，一个个都是你们的孙女辈，也下得了手呢。

周恩来说：「彭总，你访问东欧七国回来，听说收获很大，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找机会听你介绍介绍呢。」

彭德怀说：「现在不就是个机会？我也正想和你谈谈，叫做汇报工作吧！」

周恩来连忙摆手：「不可以，不可以。什么叫汇报？你、我不要生分罗。只有跟主席谈情况，才叫汇报工作。现在就谈谈？也好也好。小梅，你和秘书大姐她们到锦绣谷那边玩玩去，我回头再来找你们。」

小梅却忽然一个跨步，挺身站立在彭德怀面前，利率地右手掌齐眉，行了个军礼。

彭德怀眼睛发亮，连忙立正还礼：「慢走！难怪眼熟呢，你是哪个部队的？」

周恩来感叹地说：「彭总，人家是桃李满天下，你是将士满天下啊！」

小梅走后，周恩来和彭德怀在湖边找了个僻静的石墩坐下来。

彭德怀和周恩来同岁，都是一八九八年出生的。还有刘少奇、康生也是一八九八年的，中央四大人物同岁。周、彭平日私下交谈，彼此不称职务，而直呼名字。

周恩来说：「德怀，听说你坐火车从北京到武汉，在河南境内看到灾区流民，一路上都吃不下东西？我是坐飞机抵武汉的，所以看不到地面上的情况。主席的专列一向夜间行驶，相信也没有看到。」

彭德怀眉头蹙了起来：「恩来啊，你消息真灵通。其实路上的情况，同一列车上的李富春、贺龙、康生、陈伯达、胡乔木他们也看到了嘛。」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心情如何。反正我是非常难受。中国的农民太好了、太老实了，支持我们打下江山，又受我们的政策折腾，我们对不起农民。」

周恩来说：「对不起农民，我和你的心情是一样的。刚才念诗的小梅，不是你的老部下吗？我原先只听说她参过军，今天才知道她去过朝鲜。她父母住在赣州乡下，村里人都患上水肿病，已经饿死了好几口……」

彭德怀身子震了一下：「小梅、小梅……我记得三十八军的一份战报上写过一位江西籍女兵，从敌人的死尸堆里背出来六名我军伤员，

立了一等功的，会不会是她？回头我找她谈谈……江西还是产粮省哪！过去是湖广熟，天下足。可今年，两湖两广除了湖南情况好一些，其余湖北、广东、广西都闹粮荒。还有安徽、甘肃、青海、山西、内蒙、贵州、云南、西藏那些历来的缺粮省呢？不是情况更严重？恩来，你是总理，我有个不好的预兆，可能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要饿死很多善良的老百姓罗！]

周恩来深有同感地点点头，又立即不表认同地摇摇头：「德怀，你一向爱兵如子，替老百姓着想……情况或许不会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局部饥荒是可能的，全国性的饥荒嘛，还不致爆发吧？况且这次中央上山开会，就是集中讨论经济，深入纠偏纠左。高级干部要统一认识，全党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把去年那套左的东西克服掉嘛。少奇提出八个字，我认为就很好：成绩讲够，问题讲透。我说呀，问题讲透了，纠左就不难了。上面半遮半掩，下面纠左不力。」

彭德怀压了压嗓门：「恩来，我正是想同你谈这个。问题如何讲透？让不让讲透？要讲透，就要从去年上半年的五次讲起。老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怎么闹起来的？不就是通过这些会议，二十几次公开点名批评你和陈云的反冒进闹起来的？逼令「国务院四大金刚」在党代会上作检讨，大家记忆犹新嘛！你和陈云抓经济建设，明明方针对头，计划稳妥，老毛硬要批你们的右倾保守嘛！所以我主张在党内替你和陈云平反，替「反冒进」平反，恢复你和陈云的经济统帅权，去年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全国大饥荒才可避免。」

彭德怀说得正气凛然，痛快利落。周恩来听得胆颤心惊，两手冷汗。

他内心里也叹服彭德怀元帅有胆有识，忠义刚直；理智却告诉他：彭德怀的想法很彻底，击中要害，但也很可怕。若从人民性出发，他应当服从彭老总；从党性出发，他就要服从毛泽东。人民性和党性发生矛盾，党员只能服从党性。彭德怀毕竟是个武夫，不是个政治家，怎么可能替他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平反呢？毛泽东是那么的领袖人物吗？毛泽东现在同意纠左，降低指标，调整政策，已经很不容易了；要他彻底认错，否定去年的一套，除非铁树开花，公鸡下

蛋！要是真的依了彭德怀，毛泽东就不成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不成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心里打鼓，好一会没有吭声。见彭德怀虎视眈眈地盯着，才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用恳求的口气说：「德怀啊，你是个痛快人，想事干事，都讲求痛快，又是忧国忧民，赤胆忠心。我向来敬佩。去年年初以来发生的事，经济建设搞成今天的这种局面，你以为我心里轻松吗？我也很矛盾，很痛苦……但谁都没有回天之力。德怀，你听我说。许多事，我不是没有设想过。行不通的！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这次在山上开会啊，我求你不要扯那么远、挖那么深了。非但做不到，还会再次陷我和陈云、先念、一波等所谓的「四大金刚」于被动。你要在会上讲什么，是你的发言权。绝对不能把我们四人牵扯进去，变成集体闹翻案。那会坏大事的！」

彻底否定去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党会分裂，国家会分裂。我这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知道，你也只是为了问题讲透，彻底纠左，并不是要把主席搞下台。但你冷静想想，这行得通吗？有这个可能吗？主席身边有多少人、多大力量？你呢？就算加上总司令，好吧，也算加上我，去年的案子翻不过来？肯定翻不过来！你同意我这看法吗？党内斗争，风风雨雨，几十年过来了，我对毛泽东同志，早就心悦诚服，愿作驯服工具了。所以对任何有损他威信、地位的事，我都决不参与，而且坚决反对。这是我的从政原则。这个原则，我这辈子是要坚持到死了。」

彭德怀越听越不是味，眼里直要冒出火星子，心里真想骂出来：「老奸巨滑，政客一个！共产党内也出政客，出巨滑，为了保住自己的名位，不顾老百姓死活……」

彭德怀忍了又忍。看着堂堂国家总理的那个哀求神色，到底也有点心软，终于说：「恩来啊，你也胆子虚了，看看把你吓成这副样子，我很同情。可以，我答应，今后会上发言不把你们「四大金刚」扯进去，不提去年「反冒进」的事。我也不会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鸟旗！对对，不是三面鸟旗，是红旗。我更没有反对老毛的意思。他不懂经济就不要瞎来嘛。谁懂谁来抓嘛。老毛还是当他的

党主席、军委主席嘛。新中国需要供一个活菩萨，还是供的他嘛！总司令威望不高吗？也只是给他做个陪衬。退出一线，退居二线，他不是叫喊了六、七年了？为什么一直不舍得退？不但没有退出一线，而是上了最前线，既当统帅，又当急先锋嘛！不懂装懂，硬要胡来，还有不打败仗、闯乱子的？他闯乱子，老百姓受苦，闹饥荒。是老百姓的性命要紧，还是老毛的面子要紧？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共产党内的大官们，就是搞不懂，竟然搞不懂！]

彭德怀说着，眼睛红了，痛苦地偏过了头颅。

这回轮到周恩来劝慰彭德怀了。他拉住了彭老总的手：「德怀，对不起，我刚才的话讲重了。其实，你我的目的相同，彼此的心是相通的。都是为了纠左反右，克服去年以来的缺点、错误。为党好，为老百姓好嘛！

这样吧，今天的这些话，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我以人格向你担保，今后，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提起今天的这次谈话。当然你自己也要慎防提及。你心里怎么看我，不要紧。但我决不出卖同志。我也经常在想啊，都是几十年战火里熬过来的生死朋友、同志，到了和平时期，不要再出差错，更不要再出高、饶事件了。不管怎么说，高、饶过去对革命立过大功的，胜利后成了悲剧人物，多不值啊，不值啊！]

扯上高岗、饶漱石，周恩来已是在警喻彭德怀了。

彭德怀是个粗人，直性直肠子，没有那么深奥、高明。就算给老毛提意见，也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党的事业，他彭德怀没有丝毫个人目的。难道在共产党内为民请命，还会请出大罪来？老毛不是在上海会议上号召全党干部都要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刚刚颁发了学海瑞的中央文件，难道又是玩「阳谋」，「引蛇出洞」不成？封建王朝还承认海瑞是大忠臣，表彰海瑞为民请命呢！难道老毛又一次把自己的号召，当做放狗屁不成？

分手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彭总！关于纠左反右，你还是要多发言，大声疾呼。你讲话有份量，影响大，主席会认真听取的。但是不要和主席争吵，要多摆材料，多举下面的实例。你答应不把我们「四大金刚」扯出来，我很感激。一言为定，你不扯出我，我

也不扯出你。」

彭德怀差点就哈哈大笑，差点就说：恩来啊，你身上缺钙、缺钙！

莫看你腰板笔直，骨子里却是低三下四，谨小慎微。你是太会做官了，比封建时代的多数宰相好不到哪里去……但彭德怀只是苦笑，什么都没有说出。望着周恩来快步离去、风度潇洒的身影，他怅然若失：可怜可叹，实在是个大智能、大本事的人，却在老毛面前像个小媳妇、龟孙子似的；哪里像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领导过八一南昌起义啊？看来，那个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大屠杀中登高一呼、打响工农革命第一枪的英雄周恩来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已是另一个患了政治软骨病的大人物。

彭德怀去花径尽头的小亭子找自己的秘书和保健护士，才走出几步，却见公安部长罗瑞卿从林间小路上钻了出来。罗瑞卿见了彭德怀，倒是十分客气，先敬礼，再握手。彭德怀从来不大看得上毛泽东跟前的这位「头号保镖」，点点头，笑一笑，应付了过去。这个罗长子，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有什么名堂没有？彭德怀没大往心里去。娘的，庐山上也有搜山狗呢。

当晚十一时，四位在山上的中央常委毛、刘、朱、周，加上两位列席常委彭德怀、彭真，加上中央常委会秘书田家英，齐集在美庐二楼会客室，举行上山后的第一次常委碰头会。

毛泽东身着长睡衣，随随便便，看来精神愉快，显得神采奕奕。他把政治局扩大会开幕式上所讲的十八个题目，又念了一遍，再征求各位的意见：「本次扩大会议成员分成六个组，就讨论这十八个题目，看看有什么需要删减或是补充的？」

照例是刘少奇第一个回应：「就这样吧，该讨论的问题大体上都有了。」

周恩来第二个应声：「主席提出的这十八个问题已很全面，很全面。」

朱德没有应声，只是笑笑眯眯，点了点头。

毛泽东和蔼地望望彭德怀和彭真：「还有两彭呢？发表发表高

见？」

彭真说：「没有意见，可以作为讨论题纲，印发给各组。」

彭德怀翻着手上的笔记本，说：「可不可以再念一遍？我笔头慢，没有记全。」

毛泽东把几页纸交给田家英：「家英，尊重老彭的要求，你来重复一遍，只念题目就行了。」

田家英双手接过稿纸，声音清亮地念道：「一、读书；二、形势；三、任务；四、体制；五、食堂；六、学会过日子；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十、农林党团作用；十一、宣传问题；十二、质量问题；十三、生产小队改半核算单位；十四、对去年的评估；十五、群众路线；十六、全国协作关系；十七、团结问题；十八、国际问题。」

田家英念完，毛泽东问：「老彭，这回都记下了吧？还有什么补充的，可以谈谈嘛。你去东欧周游列国，历时五十多天，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听听你的简报。今天不行。改天把在山上的军委负责人都找来，专门听你简报一次。今天还是先确立这十八个问题，明天一早要印发下去。」

彭德怀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也好，你们不谈，我谈谈，提供一个参考。十八个题目够多、够全面的了。我只是觉得不够突出重点。去年的问题实际上是「两大元帅」的问题，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我们是在「两大元帅」上栽了大跟头！去年不是发愁粮食多得吃不完吗？为什么今年好多省份闹开了粮荒？粮食都到哪里去了？还是本来就是上下骗，层层骗，谎话牛皮满天飞，我们中央领导人就是喜欢，不是要追谁的责任，但要承认事实，吸取教训，不能浮皮潦草走过场，会后又是老一套；去年九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国家计委有份材料说浪费了二十三个亿，更有人说，用这二十三个亿，可以把去年全世界所生产的钢铁全部买回来了！国际市场上，才八百美元一吨嘛，折合人民币也只剩一千两百块^④。把这些钢铁堆起来，总怕有庐山这么高了吧？当然是个比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实施物资禁运，不可能把

④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自定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比值为一点五比一。

钢铁卖给我们。」

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老彭这人嘴巴就是臭！开口就刺人，好象全党就只有他高明，他鹤立鸡群。毛泽东环顾一眼在场的各位，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都面无表情，实际上是默许了老彭的高论；田家英那小子埋头记录，眼角似有笑意……他忍了忍，改用调侃的口气问：「用二十三亿把去年世界各国生产的钢铁全部买回来，能堆成庐山这么高？我不信。庐山可是高得很呢，大小九十峰，宽广两百哩。」

彭德怀却仍不收口，不饶人：「堆不成庐山高，也可堆至半山腰！九千万人上阵，浪费二十三个亿，还不是大教训？哪里是十八个讨论题目所说的那么轻松？我们前两天从北京坐火车到武汉，河南沿途都有逃荒的饥民。中央的工作简报上也注销了各地的灾情。黄克诚同志同我讲，各大军区都抽调了大批卡车帮助运粮。说实在话，这几天我睡不着觉，担心出现全国性饥荒。我们党中央一定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总是用几根手指头来衡量形势。」

彭德怀的话好比突如其来的团团烈火，一时间把常委们都烧灼了似的。他见除毛泽东闭上眼睛充耳不闻，其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都眼睁睁地望着他，他干脆抬高了声说：「大家不要以为我把情况夸大了，说严重了。去年的「大跃进」政策究竟怎么样啊？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这话，我可以不到讨论会上去讲。我会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但在中央常委会内，我应当把真实情况摆出来，供决策参考。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还不肯讲真话，有的人还在讲假话，或者讲些半真半假的话，怎么行？错误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彻底纠偏，其后果不单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还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到时候，恐怕人民就不再相信你这个共产党，你这个社会主义了！」

田家英一边作着记录，一边在心里暗暗叫好：英雄！彭总是大英雄，能言人之所不言，为民请命，字字金石，敢为天下先。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也都为彭德怀的发言所震撼，内心里无不承认彭德怀是一条汉子，也只有他敢在毛泽东面前脸红脖子粗，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全然不避利害，不计后果。

毛泽东却表现得异常的冷静。他望着彭德怀，就像望着一位陌生的人。朱德担心两个湘潭老乡又会发生争吵。

刘少奇见彭德怀的发言告一段落，便立时出来缓和气氛：「彭老总忧国忧民，事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精神可嘉。其实，包括主席在内，大家和你是一样的心情。要说我们对下面的灾情，就那么掉以轻心，也不是实情喽。中央动用部队的运输力量往灾区抢运粮食，就是例子嘛。凡有各地的灾情报告，家英同志都及时报送主席批阅。关于本次扩大会议，讨论去年的得失，我是提过八个字：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对去年的成绩，还是要基本上予以肯定。许多事情，也不能光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精神账。问题讲透嘛，当然比较复杂。什么算讲透了？从什么时候讲起好？也难有个具体的界定。依我看，当前主要的不是要算去年的账，而是要提倡大家讲真话。主席四月上海会议时就号召全党干部学海瑞。学海瑞就是讲真话，不要再吹牛，再浮夸。假话害死人，浮夸使我们失信于老百姓。恩来，总司令，还有彭真同志，你们看呢？」

周恩来说：「同意少奇意见，敬佩德怀的胆识，是赤胆忠心。当然有些话说得过了点，对灾情也可能看得过于严重了些。但出发点是好的。忧民之心，人皆有之嘛。对总的形势估计，我还是同意主席讲的，问题只是两个指头，至多三个指头。不可能有四个指头那么多。更不是一半对一半。那一来，就等于承认去年的大跃进基本失败了。还是要坚持三七开。不然对内对外都不好作出交代。至于讨论的十八个题目，要不要突出「两大元帅」？我看提法虽好，实际上多余。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只要扩大会议的分组讨论一开，大家议论最多、讨论最热烈的，必然是「两大元帅」问题。德怀你信不信啊？不信，明天就见分晓。如果不是如我所说，主席和德怀，你们两位都可以打我的板子！」

朱德笑嘻嘻了：「恩来，是打巴掌还是屁股？你不像我和润芝身上肉多皮厚，禁不起几板子罗。」

总司令几句轻松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彭德怀也咧了咧嘴。朱

德接着说：「我同意恩来的，十八个题目，可以印发了。「两大元帅」，不说也是重点中的重点。去年确是在粮食和钢铁上的教训最深，浪费最大。我倒是觉得，这次扩大会要广开言路，让人讲讲心里话，包括有怨气的出怨气，有牢骚的发牢骚。怨气、牢骚都在山上发完，心情舒畅下山，轻装上阵抓工作。去年多有是非颠倒、良莠不分。润芝就多次和我提到湖南省委被插白旗的事。吹牛皮、浮夸虚报的插红旗，当上游，春风得意；讲真话，实事求是的插白旗、当下游，见人矮三分，甚至受到批判处分。到了今年见真章了，红旗省缺粮，白旗省有粮。红旗省要从白旗省借粮。所以我说啊，这次山上开会，去年浮夸厉害、骗得红旗的，都应该作出反省；去年办了实事被插了白旗的，则应当由中央发个奖状，以示表彰。中央要有个态度，起码不是鼓励吹牛浮夸，越是能吹越吃香，一害国家，二害百姓，三害自己。」

朱德是厚道人讲厚道话。彭德怀最爱听。毛泽东也能听，总司令一向偏袒彭德怀，但讲话不带刺，不气人。

彭真见毛主席望了他两眼。他会意，挺了挺腰捍，说：「我还是那个意见，十八个讨论题目，可以定下来，不要增减了。彭总爱民心切，看形势似乎负面因素多了点。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那一年都会有局部地区闹些灾荒，只要中央处理得宜，应当不会酿成全局性的。河北、山西、陕西的情况我注意得多一些，目前闹灾的也只有少数几个县。大部分县市还是稳得住，粮食定量供应，没有出现短缺。我赞同主席对整个形势的估计，问题只是一个、两个、三个指头，越不出这个大范围。我倒是主张由人大立法，来制止吹牛皮、搞浮夸。要改变吹牛皮不犯法的习俗。领导干部搞浮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甚至人命伤亡的，依法严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刘少奇说：「我同意由人大制订相关法规，依法行政。」

周恩来说：「是个好主意，可以考虑。」

彭德怀说：「举双手赞成，谁再浮夸，绳之以法！」

朱德说：「润芝兄，由人大来做这件事，名正言顺。」

这回却是轮到毛泽东苦笑：「刘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彭副委员长，还有位彭副总理，由人大立法制止吹牛浮夸，是个新提法，

行不行得通啊？别的国家有没有谎言法、牛皮法啊？反正从马、恩、列、史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理论依据。只怕会束缚干部群众的手脚，打击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动辄得咎，谁还敢动？去年积极性高的同志、包括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曾希圣、吴芝圃、王任重、陶铸等在内的大部分省市主要负责同志，还有你彭真同志，或许再加上小平、少奇和我，都要因为犯了浮夸，被绳之以法罗！对了，上山才两天，听讲你又要返回北京去？」

彭真听毛主席这么一说，不禁急了，忙分辩道：「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或是规范。既然行不通，我收回建议，收回建议。……小平同志住医院，要我回去打理书记处事务。」

毛泽东对彭真历来都很器重、信任：「好了好了，你肯动脑筋，想办法制止浮夸风，动机是好的嘛，不然少奇、恩来和总司令怎么会异口同声的同意？我只是有些担心，党内有些同志看形势，和中央不一致。能说现在中国的形势一团糟，前途黑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吗？我看不能说这个话。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吹牛皮，讲大话，搞浮夸。能说党中央包括本主席，对纠左纠偏不重视吗？去年的大跃进，从八月北戴河会议起，大轰大擂了三个来月，发现问题，即从十一月的郑州会议开始纠左，八个月来开了多少会议，发了多少文件纠左，降温，压缩指标、制止共产风等等，难道不是事实吗？整个形势不是正在好转吗？所以我说，一些同志所说的严重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局部问题，是底下同志贯彻中央纠左方针不得力的问题。彭德怀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

从来党中央开会，不管有多少意见，多少建议，只要毛泽东一讲话，就一捶定音，百鸟禁声了的。唯彭德怀是个例外。彭德怀见毛泽东绕了个大弯子，根本听不进自己的意见，也不同意彭真提出的由人大立法制止浮夸风，不禁又涨红了脸，执拗地说：「不是！我不同意。整个形势虽然不是一团糟，前途也不是黑暗；但许多省份已经开始闹饥荒，开始饿死人。」

没有饿死的，外出讨吃、逃荒！我有材料、有数字，不是空口说

瞎话。就说庐山所在的江西，全国的产粮大省，可是赣州乡下就水肿病流行，饿死了人。我们的江山是依靠农民打下来的。到了和平时期，还能因我们的政策错误、看着他们被活活饿死吗？我不是说中央没有纠左。我是担心纠左走过场，浮皮潦草，半纠不纠，骨子里还是左的一套吃香，以左纠左，五十步笑一百步。今年的钢产量仍然定在两千万吨，内部定一千八百万吨，粮食总产量仍订在八千亿斤，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是跃进再跃进一套，明明达不到，你叫下面的各级干部不浮夸，不吹牛，不弄虚作假？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中央，这就是我的看法。」

毛泽东被针刺了几下似地动了动身子。但还是强忍住了心里的怒气。

既是上山来开神仙会，就要避免吵架……他深深吸进一口气，再缓缓吐出来，望一眼大家，才说，「最近，我常常记起明代杨继盛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事，与人和气察群言。」我的体会，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事」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我毕竟不是托翁^⑤式的忏悔主义者，人家打我左脸，自己再把右脸凑上去；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颜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从群言中吸取智能，得到教益。德怀同志，我承认你是一家之言。各位有所不知，上个月回老家韶山住了一晚，才记起来自己的乳名叫石伢子，德怀的乳名叫石穿伢子。几十年了，两块湘潭乡下的石头，硬碰硬，每碰出火花。」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脸上有了笑意，无不叹服毛主席的博学 and 幽默，莫测高深。

彭德怀不知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瞪起眼睛申辩道：「我不是和你私人争什么，这次争的是老百姓的肚皮！」

毛泽东说：「这次在山上，我已决定不和你发生争吵。因为你现在是全国六亿农民的代表。你出身贫苦，可以代表农民讲话。梁漱溟就没有这个资格。我相信在座的常委，都会同意你的这个资格。但我也要奉劝你一句，你是中央分工管军队的嘛，国防部长，不应当过多

⑤指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

干涉地方党政工作。你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想？工业、农业、粮食、钢铁，经济建设的许多问题，也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去解决。中央能下一道命令，取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有公共食堂。那一来也天下大乱，只能让帝国主义高兴。说得严重点，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现在你是要来个「武人忧天倾」。一句话，你现在的身份是国防部长，要避免「军人干政」。」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一句「军人干政」、「枪指挥党」，不愠不火，却雷霆万钧，泰山压顶，把彭德怀攻了个猝不及防。彭德怀不得不转为退却、防守，替自己辩解：「你是党主席，少奇、恩来、总司令都在座，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不原意看到乡下人挨饿。我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这个党好，国家好！我并不是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讲话。我是以一名党员身份发言。我应该讲话！而且我还要重复毛泽东老弟当年说过的那句话：「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

毛泽东表现出罕见的海量，并不计较彭德怀引用毛泽民的话，而满意于自己略施战法，就迫使彭德怀转攻为守，处于被动，不禁笑了起来：「晓得晓得，彭大将军，历来如此。程咬金三板斧。」

彭德怀的脸孔刷地一下白了，喘着粗气，胸膛一起一伏，一时竟找不到适当的话作回应……这时，毛泽东的卫士长进来，在毛泽东耳边说了句什么，毛泽东随即站起来，和蔼地对彭德怀说：「石穿同志，你不是关心大家的肚皮吗？楼下厨房里已替我们准备好了消夜，有你喜欢的长沙臭豆腐。请请，大家一起下楼。」

凌晨两时半，大家步出美庐。少奇、朱德、田家英都和彭德怀握了手道别，以表慰藉。田家英的握手还特别有力，仿佛在表示敬佩与支持。周恩来则一边拉着彭德怀的手，一边语气恳切地说：「彭总，我们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进入和平时期，我们的许多观念，思想方法都要有所转变，才能适应新环境和新情况。主席不是多次讲过：要自觉维护党的威信，特别是中央的威信，要正确对待崇拜观点，对正确的领导，对马、恩、列、史正确的东西，还是必须崇拜。这和指挥作战是一个道理。今后，你也不要再引用毛泽民烈士在江西苏区时说过的那句话了。」

彭德怀「哼」了一声，苦笑着叹口气，才心情沉重地说：「我认为在党的领导班子内部，还是要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我看啊，他是被柯大鼻子那一班子马屁精棒坏了！什么对毛主席的崇拜要崇拜到盲目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驯服的程度！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讲这种话，真放他娘的狗屁！明明是反马克思主义，却吃香得很。到头来，吃亏受害的是老百姓！」

周恩来环顾左右，怕彭德怀再说些犯忌的话来，被人听去，就生是非了。他点了点头，说声「保重保重」，即快步离去。彭德怀抬眼望去，原来雾霭中，那美得仙女似的小梅和一名警卫员，来接周恩来回去。这么晚了，小梅还来接他？

第十三章 邑有流亡愧俸钱

毛泽东请湖北王任重、广西刘建勋共进晚餐。这是他上山后第一次请人吃饭。他视王、刘二位为私人性质的朋友。毛泽东年年南巡，每次都要在武昌东湖住些日子。不单是东湖宾馆环境优美，湖光潋滟；而是作为晚辈的王任重，替党主席提供了别的省区所没有的周详服务。这种服务是不便明说的。气蒸云梦泽，波撼武昌城。武汉向称千湖之城，自然不乏女子宛如出水芙蓉。住东湖宾馆夜夜丝竹，美人常新了。王任任重道远，是毛主席的爱卿。唯蓝苹恨得牙痒痒，从未涉足过东湖宾馆。

刘建勋主政的广西南宁，地近热带，邕江清澈，冬日水暖，是毛泽东避寒冬泳之地。广西是全国出名的穷省区，财政靠国家补贴，粮食靠兄弟省支持；但在首府南宁却为毛泽东修建了两座行宫，一为明园，一为西园。平时就那么空养着园子，专候毛主席冬日临幸。广西僮族自治区缺钱缺粮，却盛产民间歌舞，一出歌剧《刘三姐》，唱遍全中国。自治区主席韦国清，亦是毛泽东的爱卿，亦乐于为毛泽东提供周详的优秀服务。刘建勋作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与韦国清配合默契。

省级领导人受到毛泽东的宴请，不在乎美味佳肴，而在于那份恩宠荣耀。现今庐山上住着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第一把手，加上中央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共是一百多位诸侯，能被主席宴请的实在有限。其余人唯有羡慕，不敢有异议的。顶多只是想从受到宴请的人物那儿探听点新风向、信息。其实毛泽东请客，从来就是那样几道湘潭乡下菜：红烧猪肉或是红焖肘子，梅菜扣肉或是米粉蒸肉，蒜苗炒腊肉或是辣椒炒腊肠，豆豉火焙鱼或是辣子炒腊鱼块，东安子鸡或是焦盐香酥鸡，再加上两盘小菜，一海碗酸辣汤。可说无菜不辣，无辣不成席。

主客三人，边吃边聊。毛泽东拿起一支烟，先不让点火，而吟诵一首唐人的七律：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吟罢，问王任重：「记得是谁的诗吗？」

王任重是颇通诗律的。他给主席打火点烟，给刘建勋也点上一支，自己并不吸烟：「是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吧？收在《韦苏州集》里。韦应物在任苏州刺史之前，当过江州刺史。江州是庐山的治所，韦应物曾是庐山的父母官，写有〈庐山遗爱草堂〉等诗篇。唐制，州、县守官每逢春日都要到地方巡察，劝耕赈济，叫做「春行」。」

刘建勋说：「邑有流亡愧俸钱。他应该算个清官吧？」

毛泽东点点头：「你讲对了，韦应物是清官。他看到自己主政的地方，因为发生灾荒，老百姓四处逃难、讨吃，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守，而愧对优厚的俸禄……这和我近来的心情有相似之处。上月下旬我回了韶山老家，故园三十二年前啊，新中国成立也是十年了，乡下还那么穷、落后，看不到多少改变，心里很不好受。去年嘛，想加快建设步伐，搞了场大跃进，又惹了祸，使得上下紧张，不少人牢骚加怨气，要冲着我发……我都忍着，顾全大局。」

王任重见毛泽东心情沉重，便替其抱不平说：「去年全国头脑发热，主要责任在我们省级领导人。谁不想快些把国家建设富强，提高生活水平？出了些偏差，怎么可以把责任推给中央？我看这种人不是没有良心，就是别有用心。」

刘建勋不大认同王任重的看法，绕了个弯子说：「面对困难，还是要强调团结，强调统一认识，统一步伐。昨天听了传达，主席在常委碰头会上引用了明代杨继盛的诗句：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大家觉得很受教益。」

毛泽东喝着酸辣汤。酸辣汤是他的开胃汤，也是几十年喝不厌。他忽然问：「常委碰头会上有人向我发炮，传达了没有？人家讲去年的错误主要在两大元帅，一个粮食元帅，一个钢铁元帅，都栽了大跟头；讲全民炼钢浪费了二十三个亿，用这二十三个亿可以把去年世界各国生产的钢铁全部买回来，堆起来会有庐山这么高。好家伙，你们

看看，这怨气大不大？都气冲宵汉了。」

王任重和刘建勋心里明白，只有彭老总讲得出这种话。但既然主席没有点穿，他们也就跟着含糊了。说全民炼钢浪费了二十三个亿，去年大跃进的总浪费超出五十个亿，他们倒是在国家计委的一份简报上看到过。

毛泽东说：「现在是消极面材料满天飞。我就问过田家英，一片黑暗中，还有没有光明一点的材料啊？」

王任重说：「主席的几位大秘书，加上湖南二周，上山后很活跃。他们不跳舞，好清谈。」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看王任重一眼：「知道，知道。秀才嘛，忧国忧民，有点魏晋之风，可以理解。建勋，你看哪？」

刘建勋说：「趣味相投，有口无心。昨天中午，周惠请我一起吃中饭，就说去年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都该打屁股。我差点和他吵架。第一书记该打屁股，常务书记就不该打？屁话！」

毛泽东呵呵笑了：「周惠是老实人，去年抵制五风有功。谭震林代表中央到南方要求各省水稻密植，越密越好，周惠就没有执行，按下不表。结果是密植的减产，不密植的增产。凡事都要讲个合理性。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都该打屁股？起码湖南的周小舟就不应当打嘛。至于你们二位，去年是紧跟了我的，报了千斤省，今年粮食紧张，是该各打屁股五十大板罗。」

刘建勋红了红脸，随着毛泽东笑了笑，神情有些尴尬。王任重则脸色如常。

这时卫士长站在餐室门口报告：「杨主任来电话请示主席，庐山剧院那边今晚上演出赣剧《西厢记》，原订八时开演。杨主任说，如果主席来不及的话，就改在八点半或是九点开演。」

毛泽东看一眼墙上的挂钟，差一刻就是八点了，怎么来得及？遂说：「告诉尚昆同志，那就九点吧。如果少奇和总司令他们先到了，请先安排跳跳舞。」

卫士长退下后，毛泽东继续喝绍兴状元红：「开了两三天的小组讨论会，你们两个都在中南组，大家都发表了什么高见啊？我从简报

上看到的，经过文字整理，都四平八稳，不见棱角。」

刘建勋笑着说：「任重同志记性好，笔头也快，记录比我全。任重同志向主席汇报一下吧？」

王任重看刘建勋一眼，心里骂道：你个滑头，总是避实就虚；嘴里却说：「讲讲就讲讲，反正是给主席做参考。不准确的，请建勋补充。」说着，王任重掏出身上带着的小本本，翻上几翻，开始汇报：周小舟谈湖南情况。首先是对总的形势估计，认为不可太乐观，宁可估计得严重些，决心下得大些，解决起来较有利。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要做具体分析。把问题看成一个、两个、三个指头，是大的比喻。有的地区，有的行业，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三个指头。要承认这个事实。去年湖南还是有浮夸，上报生产钢铁七十六万吨，实际上只是六十万吨生铁。把六十万吨生铁虚报成七十六万吨钢，还当了右倾，汗颜不汗颜？所以说湖南不浮夸，不吹牛，是笑话。只是还不够，没有跟上形势。去年全国钢指标安排为八百万吨就好了。批了反冒进，冒进大行其道，相互攀比，不靠实干而靠浮夸，毫无节制了；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暂时无饥荒，是由于我们没有推行敞开肚皮吃。但其它一样紧张，基建搞得太猛，县以上一千个大中型项目，只有三百个经批准，其它都是自由化的。省委明知不对，想压缩，但怕扣上反对大跃进帽子，不敢动作。现在三分之二缺原材料，成半吊子工程，铁路修一半，烟囱盖一半，桥梁只有几个墩子，风吹雨打，浪费可怕。相信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去年湖南的工人从九十万增加到一百三十四万，一年之内猛增百分之四十，加上老婆孩子，城镇人口增加近两百万，能不紧张？公社问题，形势所迫，太快、太大，几股风一齐刮。建议中央制订政策，进行整顿、充实。在现有条件下，工业、农业究竟能按什么速度发展？农业能够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十？我和周惠都不相信。更不相信能翻番。工业也一样。去年太离谱，什么都翻番，天方夜谭。今年见真章，好几个省区开始闹饥荒。公共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六条理由：一、根本不节约粮食，而是天天浪费。二、不利于养猪，过去各家各户的馊水、剩饭剩菜都是养猪的精饲料，现在家庭不起伙，人都吃不饱，社员想养猪都养不起。三、破坏森林。公共食堂的燃料

就是砍公家山上的树，一砍一大片。过去每家每户起伙，只是弄些茅草草、麦杆、棉杆做燃料。四、不能积肥。过去家家养猪，猪多肥多粮多，猪栏肥是主要的农家肥。现在吃食堂，家庭不养猪，农家肥减少三分之二。五、不节约劳动力。办食堂时大力宣传解放妇女劳动力，但办食堂占用相当的男劳力。六、社员普遍反应吃得不愉快，粮食一紧张，村干部就多吃多占，形成干部吃稠、社员吃稀的局面，严重破坏干群关系。

毛泽东听到这里，蹙了蹙眉头说：「在长沙时，周惠和我也谈了相同的意见。湖南省委是不赞成办食堂的。只是迫于形势，相当勉强。有的人恨不能一个晚上解散所有公共食堂。此事，存疑吧。」

刘建勋和湖南二周关系不错，这时插言补充：「记得周小舟发言中也提到，食堂既已办起来了，就还是要努力办好。湖南实行定量到户，按月领粮，节约归己。坚决不吃大锅饭。农村小自由范围要放宽些，自留地、自养家禽，允许社员上市出售蔬菜、鸡鸭蛋品。不要害怕出资本主义。农村普遍贫穷，想出资本主义都不容易。尤其不能取消农民的鸡屁股银行。」

毛泽东问：「什么鸡屁股银行？我在湖南一星期，没有听二周他们提起。」

刘建勋说：「开始我们也听不懂。周小舟解释，农民家家户户养几只母鸡，母鸡生蛋，鸡蛋到集市上卖钱，再买回油盐酱醋日用品，所以称为鸡屁股银行！」

毛泽东呵呵笑了：「好，鸡屁股银行允许保留。任重，你继续，简要些，摘其精妙而言之。」

王任重继续汇报：陶铸同志谈了广东情况。消极一面和湖南大同小异。积极一面，他说，不能光看去年以来发生的问题，要看三年、五年，看长远，看发展，去年交了学费不冤枉。广东有了年产五百万吨煤、五万吨钢的能力，也有了水压机。去年苦战一下，不后悔。兵无苦战不行。不要光看消极面，不要有牢骚怨气。广东讲了三个月的一个指头问题，现在不讲了。落实指标已经差不多了，仍要鼓足干劲，继续跃进。不少人怀疑总路线，我们广东省委坚信，不动摇我这个人

一向只左不右的。]

毛泽东又笑了：「陶铸只左不右？对总路线立场坚定，是好的。湖南二周告诉我，今年初，广东有五十万人涌到湖南境内借粮，差点出事。陶铸有没有提到？」

刘建勋补充说：「陶铸同志对问题一面也谈得很形象、很具体，头脑还是冷静清晰的。他没有提五十万人到湖南借粮的事。我只是听周惠说，今年春上湖南借了几千吨谷子帮助广东度春荒。」

毛泽东晃晃手：「好了，如今消极材料比比皆是。任重，你继续，择其精妙而之。」

王任重汇报说：吴芝圃同志谈了河南情况。去年一年，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浮夸虚报也出名，影响及于全国，特向各省同志道歉。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三千六百多人，如趁集体生活、集体劳动乱搞男女关系，强奸妇女等等，坚决处理。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及时调配粮食，今年春荒安全度过。没有人逃荒、讨饭。现在公共食堂一个未散，百分之九十以上可巩固下来。去年六百万人上山搞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算是有了工业。全省每个县有了机械厂，每个公社有了小发电站。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客观存在，只是步伐大了，欠些稳当。错误已经检讨，怨气不要太大。河南今后的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公共食堂，持续大跃进，年年能增产，岁岁有进步，浪漫主义变现实主义。

毛泽东面无表情。河南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彭老总他们白天坐火车经过，河南沿途都看得到农民成群结队逃荒……吴芝圃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却仍在隐瞒真相，唱高调，讲假话，不诚实。这是另一类走极端的人。毛泽东忽然问：「吴芝圃是哪一年的？好象年纪比你们都大？」

王任重回答：「好象是一九〇六年的，和罗瑞卿同志、王稼祥同志同岁。」

毛泽东扬了扬眉头：「我只晓得他是新四军出身。」

刘建勋因摸不清毛主席的意向，这次，他没有插言补充。

接下来，王任重问：「主席，我也在小组会上谈了湖北情况，要不

要汇报你听听？」

毛泽东手一挥：「免了。任重道远，你去年是紧跟我，还有谭震林，老老实实办错事，吹牛皮，现在心情沉重，湖北全省已死一千五百多人，还有十五万人浮肿。今年早稻下来情况会有好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哪有打仗不死人的？你对三面红旗仍有信心，没有泄气。是不是这些？」

王任重知道主席待自己情同弟子，既感激，又羞赧。但他并没有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哪有打仗不死人」这话。他要说了这话不得了，简直无颜回去见湖北父老。毕竟是和平时期，我们的政策失误饿死了老百姓。

刘建勋也主动请示：「主席，我在小组讨论会上介绍了广西情况，要不要……」

毛泽东又手一挥：「也免了。你的发言简报上登了，没有大谈广西存在多少问题，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现在人心思定，怕政策再变。你还特别重视广西的煤炭生产，今年只有两百万吨，明年需要三百万吨……言不及义，环顾左右而言它。建勋啊，你是个聪明人，不想加入困难大合唱。我不批评你，反而比较欣赏你。」

刘建勋被毛主席洞穿了心事，心里暗暗叹服：领袖真是明察一切，不喜欢干部再搞假、大、空，也不喜欢干部有怨气。

毛泽东再次看了看墙上挂钟，八点十分，还有时间，遂又取过一支烟，让王任重点着了，嘶嘶地吸着，说：「现在山上是两股风，一股是大吐苦水，一切都要退，要求退到底，最好退回一九五六、五七年的反冒进、反左倾去；一股是不承认有严重问题，文过饰非，隐瞒真相，继续浮夸虚报下去。还有就是建勋同志这样，鲤鱼溜边，谁也捉不到他。」

刘建勋被毛主席点了穴似的，浑身麻木一下。王任重是河北人，不懂什么是「鲤鱼溜边」。

毛泽东解释：「南方乡下多水塘，春天农民放鱼苗喂养，冬天把水塘车至半干，再把水搅浑，草鱼、鲢鱼都浮出头来呼气，农民很容易用网捕捞。唯鲤鱼最鬼，只在水边流蹿，逃过捕鱼人的注意，得以

逃脱。因此用来比喻某些聪明人的行径。」

王任重哈哈笑了：「建勋同志，你今后要多几个外号了。」

毛泽东手中烟灰一弹：「不可以。重申纪律，你们在我这里的谈话，都是私人性质，不要外传。记住了？好。下面，任重啊，在你们中南组，还有没有其它的要言妙道？中央常委里，有没有下到你们组里去的？有的话，略叙一二，如何？」

王任重翻着手中的笔记本，迟疑了。倒是刘建勋爽快地抢着回答：「有，少奇同志和总司令都到过中南组，有过几次重要的插话。记得任重谈湖北情况时，少奇同志就插了一段话。」

毛泽东眼睛望住王任重：「啊，少奇和朱总的插话，我没有在简报上看到。任重道远啊，你给转述一下，尽可能详细些？」

王任重脸上温顺，心里很恼火刘建勋扯出少奇同志插话的事来。也太会计算人了。弄不好就是在中央领导人之间搬弄是非，不知死活。今后对此人不可不防。王任重硬着头皮，眼盯着笔记本，声音有些发涩：「少奇同志是有几次插话，其中一次较长……」

去年一股风，说老实话的人日子不好混，又是插白旗，又是评下游，逼得人不说假话都不行……一九五八年的跃进，吃光一九五七年的库存，预支了一九五九年，因此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都要补课。领导看好的多，而且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苗好，施肥不当。产量有的红旗队低，白旗队高。省级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全党全民都得到深刻教训；也证明了可以「大跃进」。另一方面又出了这么多乱子，是破坏性的……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没碰钉子就知道转变，是难以办到的。要避免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那会形成大灾难……王任重念了好几分钟。毛泽东在心里默默复述着：「一九五八年的跃进，吃光一九五七年的库存，预支了一九五九年……很深刻。难怪主张「问题讲透」。怎样才算问题讲透？」毛泽东伸手抹了一把脸，彷彿抹掉脸上的不快。他待王任重念完，忽又问：「总理这几天去过中南组吗？有什么插话没有？」

王任重和刘建勋都不明白，主席为什么突然问起总理来。王任重

回答道：「总理没有到过中南组。大前天总理邀我去游仙人洞，说起这些天他都在忙着和富春、先念、一波他们调整各项经济指标。他说指标往上调，皆大欢喜；往下调，几乎每个省区都有意见，也是上马容易下马难。」

毛泽东倒是宽慰地笑了笑：「总理不难，谁还难？正可说明多数同志尚未泄气，要求持续跃进嘛。建勋，你说说，朱老总在中南组，都作了些什么指示啊？」

刘建勋摸不准主席的意向，仍想推给王任重去汇报；但王任重已起身去倒茶水，根本不理睬他，只得以指头敲了敲太阳穴，尽力回忆起朱总司令的原话：我们要承认这样的事实，农民基本上是个私有者阶层，教育农民改变私有者的观念，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和城市工人每天进工厂上班，按月领工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不要以为办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就解决了问题。私有制观念经历了两千多年，是根深蒂固的。在现阶段，还没有条件实行供给制，半供给制也行不通。供给制就是共产制，城里工人还有月薪，乡下人只有个吃饭不要钱，何况还吃不饱，就那么愿意接受你这个共产吗？我看人民公社已经办起来了，全世界也都知道了，我们已经骑到老虎背上，只有把它调整好，继续办下去。但公共食堂关系到几亿农民的吃喝，办不好就不要硬来。全部垮掉，解散，又有什么不好？总比吃出饥荒、人命来强。我看湖南二周提到的反对食堂的六条理由，就条条都过硬，值得我们重视。现在变成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肯出力？不成了养懒人？农民不养猪，不种菜，农闲也不从事手工业，情况令人担忧。还是应当允许农民勤劳致富，号召一切劳动者勤劳致富、兴家立业，而不是要他们致穷。走集体富裕的道路是好的，如果变成集体贫穷，就糟了。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家庭制度、家庭观念要巩固下去。去年有种理论，说是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可以考虑取消家庭制。还说家庭是私有制的细胞，取消了家庭，就从根本上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我当时就持保留看法。少奇同志也没有吭声。传统的家庭制度的基础就是夫妻制，封建时代允许一夫多妻，新中国

实行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就算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能消灭家庭，实行公妻制？又回到原始社会去？身强体壮、孔武有力的男人，当然会有很多的公妻；体弱者、病病歪歪的，就可能根本得不到公妻，还是人和人的不平等。总而言之，取消家庭制这个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我坦率地说，没法子接受。那整个的社会，不就成了个大动物园了……刘建勋详尽回叙，毛泽东面无表情。王任重却急得直要跺脚，暗骂道：姓刘的，你想找死啊？还不赶快闭嘴？你平日滑的像条泥鳅，这会怎么没心没肺了？考虑取消家庭制度这话，是毛主席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讲了好几次！后来没有再讲。当时编会议简报、起草会议文件的胡乔木、田家英等人，请示了少奇、小平同志，才没有写上去……朱总司令的发言，就是针对毛主席的上述言论的。你个蠢家伙，竟敢当着主席的面，揭他的伤疤？

其实刘建勋去年八月间因病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代他出席的。病后他赶看了全部的会议简报、文件，也没有看到毛主席有关取消家庭制的讲话。他发现王任重正以严厉的眼神瞪他，便停住了。

毛泽东却不是王任重的这等想法。他反倒欣赏刘建勋能原原本本地把朱德的言论反映上来。要不，光是看六个大组的会议简报，就根本看不到刘少奇、朱德等人的精彩讲话。特别是朱德的言论，和彭德怀是相互呼应的呢。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副总司令，欲否定去年的三面红旗，解散公共食堂，是唱的一个调，吹的一个号……毛泽东见刘建勋像是汇报完了，倒也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避重就轻地说：「总司令的指示就是这些了？很好嘛，又多了一个公共食堂的解散派。农村吃公共食堂，果真吃得怨声载道、饿殍载道了？你们二位相信不相信？反正是我存疑。新生事物总会有缺点，不那么完善罗。即使垮掉一半，也还有另一半……对了，你们听没听到，有无要求为去年中央批周、陈的「反冒进」平反的呼声？很可能出现，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王任重和刘建勋相互望上一眼，一起摇了摇头。他们登时心里沉甸甸的：天爷，如果再扯出总理和陈云「反冒进」的事来，可就是党内

的大麻烦了，日子就不得安宁了。偏偏大家心里又都有数：总理和陈云的反冒进是正确的，去年不批周、陈，就不会栽大跃进这大跟头。

正沉默着，毛泽东的保健护士小钟进来了。小钟丰容靓饰，满室生辉。是来提醒毛主席和客人去看戏的。王任重眼睛一亮，心里羡慕一声：好个熟透了的水蜜桃似的人儿。刘建勋则目不旁视，看了一眼手表：「哟，八点三刻了。」

毛泽东起了身，由小钟陪着边往洗手间走，边问王任重：「赣剧〈西厢记〉，演的是王实甫的本子，还是董解元的？你们先下楼等我。」

王任重随前两步：「赣剧演的是董西厢，他们去年到武汉上演过，水平不错。我们湖北汉剧演的是王西厢。两个本子各有长处。」

晚上十一时半，毛泽东由卫士、护士、医生一班人陪着返回美庐。按规定，其余人都在美庐楼下值班，只有小钟随他上楼。毛泽东在一张软榻上坐下，先让小钟替他做每晚上的肩、背部例行推拿。小钟边推拿边柔声问：「主席，等会子你是先洗澡，还是先躺躺，听我弹一曲琵琶？您还说要把白香山的〈琵琶记〉抄录给我呢。」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他的目光落在靠窗的书桌上。上面新放着一个他熟悉的黑色文件夹。那是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报送材料专用的。文件夹共有红、白、黑三个：红色的用来报送各类喜报、捷报、请柬、贺电等等；白色的用来报送一般的，但必须知会他的各类简报、日程、亲友书信等等；黑色的用来报送国内外突发事件、紧急军情，党、政干部思想异动、各地严重灾情等等。去年一年，红色文件夹日复一日地出现在他书案上。今年以来，却是黑色文件夹频繁出现了。

田家英又报来什么消极材料了？毛泽东总算耐着性子让小钟替他做完肩、背部推拿。小钟的推拿手法不如周恩来那边的那个小梅。小梅更能准确捏拿背部穴位。但他喜欢小钟身上的青春气息，一股淡淡的甜香，常常是双手和双乳一齐在他肩背上抚触……他站起身子，伸手抚了抚小钟的水蜜桃似的脸蛋。小钟正要顺势猴上来，他却轻轻推开了：「你先去歇歇，我要赶看桌上的材料……半小时后再来，我们吃消夜，洗澡。」

小钟乖顺地退下。毛泽东取过黑色文件夹，半仰在躺椅上审阅。里面有田家英一纸短筒：主席，这份材料不是江西省委送来，是我无意中在庐山管理局党委办公室的简报中发现的，盖了「机密」字样，今报请你一阅，或许对了解近一段地、县两级党委书记们的思想动向，有某些参考价值。

毛泽东随手翻着材料，没可奈何地叹口气。材料名曰〈江西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还好，总算不是某省某地又有多少万人患浮肿病，多少万人死亡……这类报丧似的材料，实在不想再看了，又不能不看。无视下情，就可能成为商纣王，脑袋被搬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喏，原来是在他们省委党校学习的八十多名县委书记、县长大人们的高见，看来确有点代表性，值得注意。他们对去年的大跃进，有三点看法：一、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二、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三、粮食、副食品供应紧张，就是去年一年成败、得失的证明。

好家伙！县太爷们倒是直接了当、不留余地，指去年大跃进一无是处，毫不足取，简直要效法古人的公车上书了。还有呢，他们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四条：一、是「早产儿」，群众是不自觉地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二、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三、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四、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供给制无物可供。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

毛泽东看到这里，脑子里轰轰响，再也躺不住了：这算怎么回事？江西当年还是老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所在地，中央红军在这里组建、成长……如今，为了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江西全省的县委书记们却集体反对党中央的决策，矛头直接指向党主席。去年，我毛泽东说了多少个「人民公社好」？登在全国的报章杂志上、中央文件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今江西全省的县太爷们却说：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有听说人民公社好！缺点大于优点，空架子，金字招牌！堂堂省委党校，印出这种简报，哪里还有半点革命传统的气味？江西省委听之任之……这类简报，恐怕比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

的反共宣传，尤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毛泽东欲按铃传唤小钟来陪陪，今晚上恐怕又要失眠了。还是把罗瑞卿找来，让公安部长去对付？不不，那一来，山上的神仙会就乱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还是要冷静看待这类右得不能再右的言论。暂不宜又搞「钓鱼」、「引蛇出洞」。当前各地已发生局部饥荒，已经开始饿死人。鱼米之乡的湖北省，王任重说十五万人患水肿，一千五百人死亡。可武汉军区的一份报告上说，湖北全省一百五十万患水肿，已饿死一万五千人……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太史公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

老子过函谷关。伍子胥过昭关。总要过了这关口再谈其它。

第十四章 庐山清流众书生

一天傍黑时分，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三人从黄龙瀑、三宝树一带散步回来，路过胡乔木所住的别墅，正好遇上胡乔木在别墅外送客。见了三人，笑说：「心到神知，心到神知，正想约你们来摆摆龙门阵！请，请。」

胡乔木江苏盐城人，一九一二年生，与周小舟同岁。一九三五年，两人同在北平加入地下党，胡任北平市地下团委宣传部长，周任北平地下工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二人又同时做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为毛泽东起草、修改了〈矛盾论〉、〈实践论〉。如果说，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胡乔木、周小舟实为毛泽东思想的奠基者了。抗日战争期间，周小舟去了晋察冀根据地。一九四九年随大军南下，回湖南任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李锐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由第四野战军第二副司令黄克诚兼。黄克诚调北京任全军总参谋长后，周小舟升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胡乔木则一直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号称党内第一笔杆，成为陈布雷式的「文胆」，一路晋升为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

胡乔木性情温和，为人儒雅，才情冠于一时却不忌才，且爱惜人才。他和周小舟算挚友。年纪比他小的田家英、李锐都是经他力荐做了毛泽东的秘书。因之田、李都尊他为兄长。此次来到庐山，胡、周、田、李，自是诗词唱和，谈天说地，议论时政，才情横溢了。

说起来也是巧合，胡乔木所住的别墅，正是当年陈布雷任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时在山上的住所。别墅不大，但布置得相当精雅，四壁书架，白木书台，文房四宝原样摆设着，甚有书香气息。

四人在客厅里坐下。即有服务员泡来一壶庐山云雾茶。胡乔木吩咐服务员说：「多备些开水，我们四位都是茶桶。晚十二时，再备四份消夜，每人一碗阳春面，他们三位加辣椒，我的只放葱花。」

服务员退下后，胡乔木打开了话匣：「昨天有人来看我，说了两则河北、湖南的谚语。河北的谚语我大致上懂，湖南的我就摸不清头

路了。河北人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湖南人说：长沙理手湘潭票，宁乡伢俚做牛叫！李锐你先不要忙于回答。我要考考家英，你我进北京已满十年，家英说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是什么意思？」

开篇不凡，话题饶是有趣。

田家英笑道：「幸而我们四人中没有保定府的，不然该抗议了。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我看吗，是讲北京遗老遗少多，说话油腔滑调，贫嘴贫舌，好论古今，又玩世不恭；天津俗称天津卫，京津门户，市井多刁钻之徒，巧舌如簧，能言善骗，与之交道，最要留心了；保定地方穷，过去不少人当二狗子、跟班、听差、太监、线民，抗战时期更是出了不少汉奸，因而落下不雅名声。」

周小舟摇头说：「民间俚语，以偏代全，常有很大的片面性。我倒要为保定府人叫屈了。三国时候的桃园结义，千古传颂，就发生在保定府地界上嘛。哪座庙里没有烂菩萨，哪口池塘没有王八？一个村落出了几名贼人，那村落就易被人称为贼村、贼窝，实在有欠公允。」

胡乔木端起茶壶，边为三人添茶，边说：「小舟所说极是。俚谚俗语，只能反映某些特定时期的地方民俗。李锐技痒了？好，你是长沙人，你来解说湖南人的谚语。」

李锐朝周小舟拱拱手：「小舟兄，你是湘潭人，要饶恕小弟冒犯了。」

周小舟哈哈一笑：「我才不在乎呢！主席、彭总，还有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上将，国画大师齐白石，都是湘潭人嘛。对了，湘潭也出了姦种，军统特务沈醉就是一个。」

李锐说：「长沙理手湘潭票，宁乡伢俚做牛叫，这句俚语的确很带地域偏见。是说长沙人见多识广，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好为人师；湘潭人则是做牙行生意的多，在集市上妙舌莲花，活的说死，死的说活，强词夺理，无理也有理。据说和湘潭生意人打交道，易被迷惑，上当受骗还不自觉。另有一说，是讲湘潭人善于剽学偷师，你若不防备，其技能、秘诀、法术、学问即被湘潭人一番花言巧语，剽学而去，并据为己有了；宁乡伢俚做牛叫，是指宁乡的汉子土语生涩，性情执

拗，遇事难通融，不易打交道。」

胡乔木问周小舟：「周兄对李锐的解说，有何评价？究竟是「票」还是「剽」？同音不同义呢。」

周小舟笑道：「他呀，真正的长沙理手，少不更事，牵强附会，似是而非。存疑吧。我以为是「票」而非「剽」。湘潭「票」，我听老一辈人讲，是清末民初，湘潭市面上流通过一种票据，坑了不少商家，因此得名。另外，湘潭南乡土语「骗」和「票」的发音相近，「票」就是「骗」。

李锐老弟说的「剽」，也不无道理。过去民间风气保守，技艺不传外姓，外姓有志者，只好剽学偷师了。但算不得湘潭人的专利。再说吧，以我们彭老总为例，他这个湘潭人却是一身正气，直筒子脾性，习惯直来直去，爱憎分明，厌恶拐弯抹角，尤其厌恶在党内、对同志也耍手腕，搞策略。

我听他骂过：娘卖屌！什么湘潭票？就是骗人、害人，讲一套，做一套！」

胡乔木忽然说：「我们的元帅、大将、上将，大致上都有各自的粗口吧？彭总喜欢骂「娘卖屌」，贺总喜欢骂「操鸡」，陈总喜欢骂「操蛋」，罗总喜欢骂「操婊姆」，徐总喜欢骂「操奶奶」，过去高岗喜欢「操姥姥」，王震同志喜欢「操老娘」。倒是没有听林总骂过，他身体不好，没有力气的罢。」

胡乔木的江苏口音的普通话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引得座中大笑，声震屋瓦。

李锐笑得两手直拍沙发背，之后说：「我还有个补充，小舟同志也是湘潭人，但他书生报国，自小读经习史，信奉孟夫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小舟和我谈过，孟夫子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相通的。」

田家英深表同感地点着头。周小舟本人却说：「李锐啊，你当面和我说这些，我并不受用呢。倒是少奇同志是宁乡人，办事很认真，口语也好懂，显然不能归入「牛叫」一族。」

大家又笑了。正说笑着，服务员来请乔木同志接电话，说是美庐主席那边来的。

胡乔木暂时离席。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三人不觉地把话题转到去年大跃进的成败得失上来。田家英说了他四、五月间回四川成都平原蹲点搞调查的情况。他发现直到今年开春，李井泉同志仍在强调水稻密植，越密越好。农民十分反感。去年明明因为密不透风减了产，今年还不肯服输？

他为此和李井泉同志发生激烈争论。李井泉同志争论不赢，竟搬出老资格，以势压人：老子当红二方面军师政委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哪！你以为你当了几天主席的秘书，就可以跑回来对省委领导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对不起，你只是名副部级干部，还不算老几！再敢放肆，老子到主席那里去参你！气得田家英许多日子都说不出话。这哪里是争论问题嘛，堂堂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又是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去年搞得那样左，损失那样大，却至今不肯认错。天府之国的老百姓也都面带菜色，两百多万人患上水肿病。对于李井泉同志的工作作风，周小舟、李锐也是早有所闻，幸而不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建议田家英把回四川调查的材料尽快写出来，及早报给主席。党内某些封疆大吏式人物，一方称王称惯了，很难听得进不同意见，有的甚至对少奇同志、周总理的指示都大打折扣。他们只听主席一人的。只有主席说了才算数……。这种风气，很不利党中央实行集体决策，助长的是一言堂、家长制，其后果已相当严重。

胡乔木接过电话返回客厅，对田家英说：「对不起，插断一下。主席问国家计委的那个李仲云，六月九日给他的那封信，我们看了没有？一万多字哪，对去年的大跃进持全面否定态度，勇气可嘉，动机也不算坏，能写这种信，党内第一人啊！李锐，你是替主席联系工交战线工作的，认识这个李仲云吗？」

李锐说：「见过几面，三十几岁，精明能干，有头脑。记得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去年因提过一些反对意见，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对他很恼火，调他去东北经济协作区办公厅当综合组组长，明

显是降级。」

胡乔木说：「对了，李仲云正是以他综合组组长的名义，给主席上万言书的。家英，你看了李仲云的信，印象如何！」

田家英说：「不瞒各位兄长，读了李仲云的信，我感到愧疚。他在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意见，正是我们人人心中所有，又人人笔下皆无的。有如空谷足音，林中响箭。我们这些常年在主席身边的人，就没有勇气写出这种信来。」

胡乔木默默地点点头。

周小舟、李锐没有看过李仲云的信，见田家英评价这么高，遂问：「乔木兄，你这里有副本吗？可不可以拿来赏析赏析？」

胡乔木说：「有啊，正好，正好，一起来合计合计。主席电话里的意思，是要我们替他起个回信稿，讲不定要在党内传达的。」

说着，胡乔木起身去书房取来一个牛皮纸信袋，交给田家英：「家英你不戴眼镜，劳驾念一念。也不用全念。我已把重要段落划了道道，就念那些道道，如何？」

田家英抽出信来，竟是厚厚的一迭。于是，只拣乔木划了道道的段落念道：……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的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去年大跃进的问题，可能是从一九五七年冬刮水利建设台风开始的。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实现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察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比如去年一月，我去河北涿县调查时，亲眼看到该县为了修一条一百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测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一万多亩即将收割的小麦。我找县委反映，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百里大灌渠，一场大雨全淤死了，破坏农业，还造成涝灾。但始终无人说半个不字……念到这里，田家英停顿一下说：「去年的大跃进，是从一九五七年冬的大搞水利开始的？我认为大跃进是从去年一月的杭州会

议起，主公批周、陈的反冒进，一路批到五月的八届二次党代大会，国务院「四大金刚」大检讨，闹开来的。」

周小舟、李锐表示赞同。胡乔木苦笑笑说：「家英啊，继续念下去吧，大跃进从何开始，可以有民间和官方的多种版本嘛。」

田家英念道：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输力量……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

胡乔木叹道：「此段可圈可点，可圈可点。」

周小舟说：「李仲云是个人才。党内缺少的就是这种不计个人安危荣辱的忠贞之士。」

李锐说：「此人可做国家计委主任，起码比李富春同志有胆识，敢挑担子。」

田家英说：「你这是书生之议。连周总理、陈云同志都顶不住，作了大会检讨。我看，只要谁听话，肯跟着瞎吹，谁就可以当计委主任……好好，乔木兄不用担心，我继续念。」

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亦即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胡乔木说：「好个李仲云，矛头直接指向主席了。」

周小舟说：「恕我直言，去年大跃进，全党上下，就是在迎合我们的大乡长吗。」

李锐说：「老夫子号召学海瑞。现在就出了海瑞了。但愿这次不要再钓鱼，引蛇出洞。」

田家英看李锐一眼。他继续念道：人民公社化也是一阵大风刮起来的。还有吃公共食堂，究竟有多少农民愿意？建议中央及时做出调查。农村劳动力和各种物资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辽宁金县郊

区的一个生产队，共有百多户人家，去年初有猪三百多头，但今年只剩下九头，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不难想象出社员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困难……田家英念到这里，鼻头酸了，声音也有些发嘎。他四、五月间回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蹲点调查，鱼米之乡哪，社员一天三餐在公共食堂都是杂粮稀粥和青菜汤，一个个面带菜色，日子还不如解放前。

周小舟闭上眼睛，彷彿在为湖南今年不缺粮庆幸、欣慰。李锐则虎视眈眈地盯着田家英手里的信纸。

胡乔木在一册稿纸上埋头写着什么。他写字的样子甚雅，彷彿行云流水之态。

田家英又拣信的重要部分念了十来分钟。信的最后部分，李仲云直言不讳地批评近几年豪华的宾馆、饭店建的太多，领导人的特殊待遇越来越脱离群众，丢掉了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单是北京一地，自去年起大规模兴建所谓国庆工程，包括重修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在内，共是十几个大项目，总投资恐怕有八、九亿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三百万吨钢铁的大企业或盖一千六百万至一千八百万平方米的职工住宅……田家英刚念完，周小舟、李锐还来不及发表感慨，胡乔木已替毛泽东主席草拟出了关于李仲云信的批示稿。他说：「草稿一个，主席要的。大家帮我推敲推敲，之后报主席改定。看能不能争取到主席的同意，把这封信及批示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注意了，这里用的是主席的口气。」

李仲云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工业、农业、钢铁、粮食、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包括国庆工程，果真一无是处吗？大可质疑。但作为一位共产党人，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定、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而要求得到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周小舟听完这段批示稿，不禁击节叹道：「乔木兄，太好了，你这些年真是把我们大乡长的心性领悟透了。」

田家英尊敬地望着胡乔木：「这种文字，乔木兄写得最像。前面批评，后面来个热情肯定，保护了这封信和信的作者，着实高明。就看主公肯不肯用了。」

李锐提出一个补充：「可不可以最后加上一句，比如信的作者是否一位现代的海瑞？请同志们讨论、酌定。」

周小舟说：「好！这个结尾画龙点睛，补得有力。」

田家英说：「为文讲究凤头、猪肚、豹尾，算豹尾吧。」

胡乔木却摇摇头说：「加上去不难，我亦曾有过此意。但代主席草拟批示，这种点睛之笔，是要留给主席本人去加上的好。我们做文字秘书的人，要避免僭越。」

李锐却不服气：「什么叫僭越？上海会议时主席号召全党中、高级干部学习海瑞，发扬海瑞为民请命的精神，是那么的热切、真诚，会后还专门发了中央文件，传达到县、团级。听说主席还找过郭沫若同志，问他能不能写写海瑞。对了，乔木兄，你还代表主席去找过明史专家吴晗同志，请他写介绍海瑞事迹的文章，给《人民日报》发表吗。」

周小舟支持李锐：「上海会议时，大乡长专门从《明史》里摘出了〈海瑞传〉，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他是动了真情的。我至今记得，他说学习海瑞为民请命，就要具备五不怕：一不怕开除党籍，二不怕革除职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马！我们共产党人自称是人民的勤务员，难道还不如封建时代的清官吗？大乡长言犹在耳，我是刻骨铭心了的。」

胡乔木摇摇头，缓缓地说：「依我之浅见，今年以来，主席多次提出学习海瑞，正是为了党内不出海瑞。目的在此。怎么可能让党内出现海瑞呢？说说容易，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田家英点着头：「我赞同乔木兄的「号召学海瑞，目的在不出海瑞」。他这见地深刻、独到。」

周小舟、李锐深受震动：「还有这一说啊，乔木兄一语道破天机？」

从来君无戏言，言出如山……」

胡乔木这时动了谈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小舟、家英、李锐，的确算是他的知音了。过去这一年，他有太多的感触，也只能在这个小圈子内一吐为快了：「去年的大跃进，凭心而论，是从主席批周、陈的「反冒进」发动起来的。至于共产风、公社化，则是从北戴河会议刮起来的。会前主席有齐鲁之行，对徐水县农村实施的军事化、大兵团作战的生产方式，亦即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等，极为赞赏，要求各地推广。这期间，他还多次提到，公社化后社员们过集体生活，传统的家庭制度可以取消了。可见头脑发热的程度。去年的「两大元帅升帐」，「一切为元帅让路」，教训最为严重。钢铁产量翻番之风，是华东局带头刮起来的。柯庆施同志向中央保证，上海市一年可拿下三百五十万吨钢！真是海派作风。冶金部据此计算，一九五九年全国可产钢三千万吨，超过英国。玩笑不玩笑？可主席就是相信。促使主席下决心，何不今年就翻一番，先来个一千零七十万吨？当然这也和主席对周、陈、李、薄等人不满有关，用举纲张目的方法，打破周、陈的经济建设格局，带动全国的大跃进运动。

结果呢，九千万人上阵，花费几十个亿，炼出一堆堆李仲云信上说的没有使用价值的土铁、毛铁。事后有个说法，说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算交了学费。但这个学费也交得太昂贵了。」

周小舟见胡乔木说了心里话，很受感动地插言：「还是要承认规律，战争有战争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规律，此规律不能代替彼规律。政治挂帅不能代替一切。主席去年批周、陈时，提出一种激进的观念：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我就很怀疑。但没有胆量公开质疑。如果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注重综合平衡。有如当家过日子，清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这七件事任意打乱，只要油盐不要柴米，日子就没法过了。去年是人为打破综合平衡，结果招致灾难。」

胡乔木说：「经济建设，怎么可以不要综合平衡呢？不遵守规律呢？规律怎么打破？比如天体运动，月亮一定绕着地球转，地球一定绕着太阳转，还有金、木、水、火、土诸星，也都是以自己特定的轨

道绕着太阳转。我相信银河系及银河系以外的整个大宇宙，亿万颗星都是按照一定的轨道运行。这就是规律，怎么可以打破？说实话，去年我们就是在常识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教训。」

田家英说：「其实在战争年代，主公是很尊重规律的。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名言，可惜他本人近年来似乎忘得一干二净。」

李锐说：「看起来，再伟大、英明的领袖，一旦不谦逊、不慎谨，忘掉一些基本原理，又贸然拿国家经济建设来做试验，于是就出现去年和今年这种全面紧张的局面。」

胡乔木说：「大跃进已矣！我看今年还提持续大跃进这类口号，是自欺欺人。关键在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向主席交过心，还是要肯定综合平衡，有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靠两条腿，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向前走。一条腿成跛子，两条腿一齐动，不是跃进，只能朝前蹦，走不远的。要想跑得快，还是要靠全身的综合体力……主席当时是笑了的，说我这个关于综合平衡的比喻生动。」

周小舟深有感触地说：「主席常说，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要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去年的事，却是典型的一言堂、一花独放。自己的话，自己就没有做到。」

李锐说：「去年明明是在综合平衡上栽了大跟头，计委李富春同志今年春天提出「在运动中求平衡」，明显是一种迎合主席的遁词。主席却肯定这个说法，用以替自己五八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

胡乔木说：「去年陈云被迫作了检讨，说了违心的话：乱七八糟，总要过河的。现在看来，连河都过不了。人民公社，是主席视察徐水、七里营、碴峪山三地闹起来的。供给制、大锅饭、共产风、废除家庭制度等，也由此而来。今年却怪新华社记者乱发报导。可去年主席多次指示，报馆报导中央活动要及时，并责问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见报？武昌会议公布全国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陈云同志认为绝无可能，让我去向主席反应。我为了维护陈云同志，按下不表。结果今年上海会议我受到批评，而表扬陈云：真理有时掌握在一个人

手里。可是我当时真要把陈云的反对意见告上了，我看陈云同志今年就恢复不了名誉。这就叫做：言行超前，非领袖之好，非干部之福。」

田家英说：「武昌会议时，书记处王稼祥找少奇同志，主张不要公布全国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时机、条件都不成熟。王稼祥不敢直接去找主公，结果少奇同志转达了，主公大发雷霆，骂了些很难听的话。其实王稼祥同志是应当受到表扬的。结果却是三位最大的迎合者进了政治局，更助长了党内的迎合之风。反右斗争以后，讲真话的挨了整，人都养成说谎吹牛习惯。去年说谎吹牛吃香，登峰造极，蔚为奇观。」

周小舟说：「去年农业的高指标、浮夸风，是由上而下层层压下去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乡下刮共产风，拆房并居，砸了好锅炼废铁，简直是反动。」

李锐说「话讲回来，老夫子今年还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自省。上海会议期间，一天聊天，我就冒失地问过老夫子：去年你真的相信一亩稻田就产十万斤谷子吗？他也没有生气，只是告诉我，是看了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说科学利用土壤、肥料、阳光、空气和水，亩产可以超过四万斤。我是信了科学家的话……另外，吴冷西也告诉我，老夫子对他说了，去年主要得到教训，看来靠我们这些人搞经济是不行了……」

正说的热闹，计委主任李富春来了。大家起身相迎，一一握手。李富春也是来找胡乔木聊天的。

胡乔木一看手表：富春同志来得好，消夜时间到，我已通知厨房一人一碗阳春面，吃过再聊，吃过再聊。

李锐大声说：阳春面就是光头面，乔木作东，大家吃素。

田家英则朝周小舟、李锐使个眼色，意思是：「吃过素面，该告辞了。此公一到，话难投机了。」

第十五章 贺总夜宴「一品当朝」

周惠带一支手电筒，由警卫员陪同，踏着晚霞夕照，沿牯岭西谷小道一路散步到文殊台。原本周小舟也要来这里观看「佛灯」奇景。却被彭老总拉住下棋，未能脱身。

文殊台侧有天池寺。天池寺内有水曰神泉。传说文殊菩萨以两手插石，掏成两池，泉水涌流，终年不竭，故称天池。神奇之处，是每当泉水沸涌泛泡，山下即起层云，嗒嗒有声，称为「泉涌云兴」；文殊台前崖高千仞，峭壁陡立，顶端广方数丈，凌空突出，下临深谷，云雾诡谲，险峻奇绝。入夜，崖下云雾中，常有成百上千闪烁明灭的光点，络绎不绝，冉冉游走……僧人称为「佛灯」。

周惠读过《庐山志》，记性好，背得出南宋朱熹的句子：光景明灭，顷刻异状，诸生或疑其妄。予谓僧言则妄，光不可诬。岂地气之盛然耶？并解释说：朱熹算个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佛灯」之说。其实那些所谓的神迹光点，不过是山谷间的磷，或是磷和其它矿物结合而成的气体，在暗处发出的光点而已。也就是湖南乡下晚间的「鬼火」，以坟山上出现的最多。

警卫员初通文墨，说：「本是诗情画意，周书记一番科学解释，揭了谜底，破除迷信。」

两人正要步下文殊台，迎面来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及其秘书一行人。他们闪避不及，只得上前握手、打招呼。

李井泉说话中气很足：「好个周惠，天还没落黑，你们就看过佛灯了？人说要在这文殊台上膜拜祷告，才看得到哪。明代王守仁的那首诗叫什么来着？」

周惠答道：「我们不看佛灯了。王守仁的〈文殊台夜观佛灯〉是一首七绝：老夫高卧文殊台，柱杖夜撞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

李井泉举起拇指夸奖：「背得好，背得好，不愧湖南才子……噢，对了，贺老总讲了，要请你和周小舟二位去他那里摆摆龙门阵哪。你和周小舟晚上还有没有别的安排？要不现在就去约了他？贺总还约

了总政的萧华，上海的老柯，还有谭震林同志几位，一起消夜吃红烧狗肉！贺总的厨师烧的狗肉，当年在西南军区称为「一品当朝」。

周惠听说有狗肉吃，登时来了兴趣：「七月炎天吃狗肉？当然这山上天气凉爽，不会上火……」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摇摇头表示歉意：「谢谢井泉同志，谢谢贺总。晚上我们已经约了别的事，还是改天再去拜见贺总吧。请代我们告上贺总，盼着有机会吃到他的「一品当朝」，我们带两瓶长沙白沙液助兴。」

于是再次握手，道别。周惠去了御碑亭。李井泉返回牯岭东谷，去到贺龙的住所。

贺龙所住的别墅，颇为高阔宽大，据说原为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山上的住所。李井泉是早到的客人，萧华、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等人大约还在小教堂随主席、总司令他们跳舞。

贺龙说：「坐坐。我也是刚从小教堂回来。今晚上要做东，提早赶回。」

李井泉和贺龙是连襟，算一家人，日常交谈也就极随便，无需顾忌：「今天也是煞怪了，下午我碰到田家英、李锐，代你邀他们来做客，湖南、四川老乡打狗肉平伙。李锐讲改天吧，他已答应了去陪彭老总下棋。田家英则讲他要加班赶份材料；方才在文殊台碰到湖南周惠，也邀了他们，也推说另有安排……这几个年轻人近段在主席面前跑得勤、吃得开，我们是请都请不动。」

贺龙倒是性情豪爽，些些小事，不大往心里去：「没关系嘛。你代我请客，当面相邀，人家是来不及安排罗。几位大秀才不简单，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跃进年代，你我不可摆个鸟的老资格。」

李井泉先给贺总的烟斗点上火，再自己吸上一支：「老总，我可以告诉你，我尤其不喜欢那个田家英。近两年他几次带工作组到四川调查研究，总要撇开省委另搞一套。省委派秘书长去协助他，都被打了回票，讲要一杆子插到底。今年四、五月间那次，他更是批评四川去年的千斤省是浮夸，粮食产量水分大，水稻高度密植导致大减产，公共食堂社员喝稀粥、青菜汤……简直一无是处。后来我实在火了，就不管他是什么主席的大秘书、中办副主任，狠狠克了他一顿。他离

开成都时大不愉快，今后有机会，我要向主席反应反应。」

贺龙却忠厚长者似的摇了摇头：「井泉啊，你比我小了一轮呢，田家英再又比你小了一轮，是不是？何必和他一个年轻人计较？况且，去年四川的工作也的确左了，要克服。去年我也左，真的相信那么容易就进了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操鸡巴蛋的，搞建设毕竟不同于指挥打仗。但还是要坚信主席，紧跟主席。主席叫反左就反左，主席叫反右就反右。这一条任何时候不动摇。关于田家英同志，我劝你不要到主席那里去告他的状。你平常不在中央工作，一年就来参加几次会议，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可以告诉你，近年来，在主席的几位大秘书中，小田被重视的程度，已经超过了胡乔木、陈伯达。小田是一九二一年的，在朝鲜牺牲了的主席的长子岸英也是一九二一年的，两人的长像也有点相似。你要体会主席的某种父子情怀……你以为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那个职位，是随便安排的？常委会议，你、我少有参与，小田却是每会必到，做记录的。」

李井泉说：「好，我听你的，以后对他小子客气些。但也担心，小田一个思想这么右倾的人，做主席的文案工作，会不会影响主席的决策？」

贺龙笑笑说：「你这又讲外行话了吧？毛泽东一代英主，岂是他人可以左右的？从来只有人被他影响，没有人能影响他……我倒是担心另外的那位功高震主的人物，操鸡巴蛋的，可能影响中央的团结。」

李井泉伸出两个指头：「他？」

贺龙自然明白连襟的这个手势，是指十大元帅的第二位：彭德怀。彭、贺二人向来面和心不和。论资历，贺龙早在北伐时期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所谓共产党建军的「八一南昌起义」，实际上就是在周恩来鼓动下的贺龙率部起义。那时彭德怀不过一名北伐军的旅长。彭德怀最不给贺龙面子是解放战争期间。在战略大反攻的一九四八年，中央军委为统一军令，贺龙麾下的晋绥野战军番号撤销，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划归西北野战军，一部分划归华北野战军。贺龙手下无一兵一卒，顿成光杆司令。而西北野战军由全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任司令员兼第一政委。贺龙的实职仅为西北军需后勤主任。革命胜利在即，

他却失了兵权，好不狼狈。后来毛、朱、周也觉得事有不公，才把贺龙调去西南军区任司令员，受刘伯承、邓小平节制。贺龙认定在西北是被彭德怀所排挤，心里憋下不平之气。

李井泉问：「两个湘潭老乡爱吵架，最近又有新迹象？」

贺龙说：「具体的，还不好讲……脓总要穿孔的。不然，两人都不舒服罗。我相信这次在山上，老彭会狠狠放几炮。毛泽东已忍多年，就看他要不要再忍下去了。」

李井泉心里颇为吃惊：「有那么严重吗？我想主席不会轻易下这个决心的。」

贺龙说：「我也不希望出现那种局面，大动干戈呢。操鸡巴蛋的，上山以来，老子总有种预感，像要出什么事似的。」

李井泉体己地说：「你是忧国忧民，想得太多……」

这时，别墅门口一阵脚步响。警卫秘书进来报告：「首长，来了三位客人，总政萧副主任、上海柯书记、河南吴书记。湖北王书记来过电话，他请假，是美庐那边有事。」

贺总！贺总！萧华前来报到！

萧华一路叫着快步进来，先举手行礼，再热烈握手。

跟着进来的是柯庆施和吴芝圃。两位文官，不像萧华那样声音嘹亮。

吴芝圃手里拿了两瓶河南名酒孔明大曲，柯庆施则是提着一布袋会动的家伙。柯庆施说：「阳澄湖大闸蟹，今早上才运到，我挑了五只最大的，让贺总的厨师做了，等会一起下酒。」

贺龙让警卫员接下柯、吴二位的礼物，送去厨房处理。他手捏烟斗，边装烟丝，边笑呵呵说：「多谢多谢，先坐，先坐。烟、茶都现成，你们各取所需。井泉，你代我敬茶。谭老板怎么没来？」

萧华年纪最小，性格也最活泼，忙站起来说：「我来我来，这个茶博士还是我来当。算我们军队老首长招待地方同志嘛。」

李井泉、柯庆施、吴芝圃都笑了。

柯庆施讨好地说：「贺总，谭老板要等会才来，总理临时找他核对数字……贺总啊，久闻你府上「一品当朝」大名，今天算有口福了。」

这三伏炎天的，哪里弄来的狗肉？」

贺龙仍是笑呵呵的：「江西杨尚魁算我抗战时期的老下级嘛，知道我有这个偏好，他和他那漂亮夫人隋静昨晚上送来，说是略表寸心。」

吴芝圃去年吹牛浮夸堪称全国第一，为人却是斯斯文文的，也凑趣地说：「狗肉我吃过不少，性燥，冬天进补最好。山上气候清凉，大约不妨事吗？」

萧华笑道：「吴书记，男子汉吃狗肉消火还不易？」

吴芝圃问：「萧主任，你说怎么容易法？」

贺龙、萧华见吴芝圃不解其中奥妙，登时一齐大笑。柯庆施、李井泉是懂得的，也一齐跟着笑哈哈。

吴芝圃为着讨贺老总欢心，依然装傻卖乖地问：「萧主任你们笑什么？有话明里说嘛」。萧华止住笑：「吴书记喂，我看你是明知故问啊！男子汉吃了狗肉要消火，弄个护士妹子阴阳交泰解决问题罗！」

贺龙、李井泉再次哈哈大笑。都是行伍出身，枪林弹雨的，提了脑袋打天下，玩几个女子算啥子！

吴芝圃说：「那会犯下生活作风错误……」

萧华说：「你呀，真是个文人书记。哪算鸡巴错误！你问贺老总、李政委、柯主任是不是？」

贺龙见萧华这小子玩笑开得过火，怕日后被反应到主席那里去，就晃了晃手上烟斗说：「行了行了，你总政系统那么些文工团，花花朵朵一群群，听讲你近水楼台，都快当连长了。仗着你是红小鬼出身，又是主席的爱将，也要爱惜身体罗。」

萧华却一向在贺老总面前讲话随便，百无禁忌：「贺总啊，进城之后，我是收手了罗。在这方面，如果我算连长，那你早就是正营副团了啊！」

果然，贺龙并不见怪，只是笑骂：「你小子放肆！你小子放肆……军人嘛，只要能带兵，能打胜仗，有股子征服欲，也是常情。」

柯庆施轻咳一声，说：「萧主任担心了，回到北京，薛明同志不准你登门。」

萧华反驳道：「哟，我们只管讲笑，忘记柯书记这位风月老将了。」

称柯庆施为风月老将，李井泉、吴芝圃拍了拍手。

柯庆施挺挺胸膛：「贺总是了解我的，别的错误难免，唯男女关系比较检点……萧主任，你道是为什么？看看我这鼻子就明白了，气管炎，河东狮吼，别的女同志望而却步。」

柯大鼻子自嘲是气管炎，妻管严，惧内，贺龙又领着李井泉、萧华、吴芝圃三位笑了。

这时一位面貌姣好、体态婀娜的女护士模样的人儿，端着大盘荔枝，出到客厅来给各位首长敬水果。随后，女护士把几片药物、一杯白开水递到贺龙手上，请首长按时服药。贺龙患有糖尿病，却不肯忌口，日常照样好吃好喝，全靠进口药物维持病兆。这名美貌护士原是杨尚魁夫妇派去照顾彭德怀的，彭老总不用，再又安排来照顾贺老总的。

绝色！萧华见到美女眼睛放亮，个个都称绝色。

贺龙服过药，请大家吃荔枝：「是陶铸同志专门从广东带上山的，好几筐，先送了两位主席、总司令、总理，剩下的分给我们几个湖南老乡。对了，开了几天的分组讨论会，我参加西南组，其余各组，有什么精彩的发言没有？」

真是的，老战友、老同志聚在一起，不能老是谈吃喝、谈女人，也谈扯些国计民生的正经事情。

但见柯庆施缓缓地掏出个小本本来，翻了两翻，再轻咳一声，才说：「贺总，各位，我这里倒是抄录到了一点材料，如有兴趣，可以念给大家听听。」

李井泉向来对「材料」极为敏感，立即大有兴趣：「柯书记定有「宝藏」。哪里弄到的？快念快念，我们洗耳恭听。」

柯庆施说：「贺总面前不打诳语，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抄给我的，记录了彭德怀同志在西北组的几次发言，和会议简报上所摘编出来的有很大出入。张仲良还建议我转呈毛主席一阅：七月三日，彭在西北组发言，情绪激奋，声音高昂，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他说，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引蛇出洞以来，一连串的胜战，得意忘形，头脑昏热。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

试验，毛泽东几声号召，全国一轰而起；七月四日，彭在西北组发言：裤子要自己脱！不要让人家拉！毛泽东家乡那个韶山公社，去年增产七成半？老毛回去看了，他相信。我也去看了，不相信！是鬼打架的事情。江西现在还在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今年为什么成为缺粮省？鱼米之乡的赣州乡下已经饿死人。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定脱光，露出真家伙，不要怕羞丑！检讨错误要彻底，才能取得主动；七月五日，彭在陕西省委书记发言时插了一段话：现在各级干部搞特殊化，越到上面越严重。老百姓在饿肚皮，流行水肿病，是不是大饥荒的前兆？可是，全国到处都在修风景区，造人工湖，盖楼、堂、馆、所。好多省都给毛泽东修别墅，为什么不制止？究竟是老百姓的肚皮要紧，还是少数人的享受要紧？共产党革命成功，坐下十年天下，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七月七日，彭再次发言。有同志提醒他不要「放炮」了，他仍然针对去年毛主席批评他是「大跃进的算账派、观潮派」这件事，说：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人家还敢讲话？对广开言路造成很大的影响。于是很多人不说真话，揣摩领导人的心理搞迎合，全党成为风气。进城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集体性头脑发热，因而向中央、向毛泽东反映情况，都是报喜不报忧，只讲好听的，不讲反面意见。也听不得不同的声音。一有不同的声音，不问动机如何，就扣右倾、反党的帽子。今年全国供应紧张，许多省区出现饥荒，要赶快找出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一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要负很大的责任！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柯庆施照着本本，把彭德怀的发言摘录念完。

贺龙听得又敬佩又高兴，自己没有估计错吧？老彭炮火猛烈，要求毛泽东脱裤子，一次脱光！好家伙，这个比喻打的够辛辣、够形象；李井泉却对彭德怀的一些话十分反感，好象都是指着他的鼻子讲的；吴芝圃则有些丧气，自年初中央纠左纠偏以来，毛主席对他冷淡多了，几次求见，都被接电话的卫士借故推掉。比起去年八月初视察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主席待他已宛如两人。

萧华是经常挨彭老总克的。总政治部主任是国防部长的直接下属。但他对彭总还是敬服的：崽仔乖！全党全军，也只有彭总敢讲这个话

了。

贺龙重又燃起烟斗，言不由衷地说：「英雄，和平时期，只剩下他一个英雄。」

李井泉正要说说自己的见解，却见一名男服务员来请首长们入席：「贺总，廖师傅让报告，螃蟹已做好，是头道菜，请首长们趁热。」

于是贺龙领着四位客人进到餐室，绕着一张圆台坐下。台上已摆下杯盘，几碟开胃小菜。贺龙说：「操鸡巴蛋的，我们不等谭震林了，他迟到，叫他喝汤、啃骨头算了。」

适才被萧华视为「绝色」的女护士，一手托着盛了小毛巾的瓷盘，一手以小镊子送每位首长一块温湿的小毛巾，餐前擦脸、擦手用的。女护士移步到萧华身边，递上小毛巾时，但觉酥胸高耸，皓腕凝脂，红唇半启，真让人坐不住了呢。因是贺总的保健护士，大约已通了房的，萧华倒也不敢乱了规矩。

女护士给首长们上酒，上的不是吴芝圃带来的孔明大曲，而是贺家钟爱的泸州老窖。萧华首先站起来向贺总敬酒，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跟着举杯起立，一齐祝贺帅身体健康。贺龙是痛快人，起身干了杯，并发布酒令：到此为止，谁也不准起立了，都是老同志，不要虚套。萧华说：「我再敬井泉同志，也一并敬了柯书记和吴书记，军爱民嘛，总可以吧！」

贺龙笑道：「看看，借我的酒，做他的鸡巴人情。」柯庆施也趁势举杯：「好好，遵贺总酒令，不再起立，但我也借花献佛，敬贺帅和各位！」

主菜尚未上席，主客已干三轮。还好这景德镇出品的酒盅小巧玲珑，干一杯也不过五钱而已。

男服务员双手端来三大瓷盘湖蟹：一只清蒸，一只焦盐，一只姜葱。

也是武官请客的风格，讲个大盘大碟，菜也不是一道一道的上，而是数菜齐上，丰盛热闹。

女护士上来一人呈上一把镀银钳夹，夹蟹腿用的。

美食当前，人人眼睛放亮。贺龙说声请，于是一人拿上一支肥大

的蟹腿，牙的牙咬，钳的钳夹，各显神通。

贺龙好吃好喝，全军闻名。萧华小贺总二十岁，更是牙坚齿利，无坚不摧。李井泉、柯庆施、吴芝圃稍稍斯文些，但一时也没有多话。

男服务员一轮一轮地替换每位首长面前盛满蟹壳的碟子，女护士一次又一次向每位首长递上抹嘴擦手的小毛巾。李井泉不免代表自己的连襟说道：「柯书记，山上吃蟹，沾你的光，贺总的大师傅是四川人，烹蟹技术怕是不如你的上海师傅罗？」柯庆施抹抹嘴说：「不一定吧，上海菜味淡，喜欢加糖。我倒是喜欢四川、湖南风味，又香又辣。」

萧华进食速度快，面前碟子里的蟹壳总是堆得比别人的高。看看女护士退到门边去了，他趁兴说：「这大约和江浙一带的女子一样，娇娇气气，甜甜腻腻；不像我们江西、湖南、四川一带的女人，爱你爱个死，恨你恨不能阉了你！」

李井泉哈哈笑着说：「萧主任三句话不离本行。你老弟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也没见哪个女子阉了你。」

贺龙说：「一般来讲，北方婆娘性温，南方婆娘性躁，倒是实情。来，不要罗嗦，我们换大杯，痛快痛快。」

也没让服务员上场，李井泉自己动手，撤下每人面前的小酒盅，换上茶杯般的大酒盅。每盅足有二两。

两大盅老窖下肚，萧华已有六成醉意：「贺总啊，我和你说，一次在北戴河休息，主席也和我扯到这个话题。他说高岗经验，东北地方的女人，受山参地气滋养，能补男人的身子。主席说，他倒是不信。南方的，北方的，黑了灯，还不都是一个洞？鬼骗你，主席就是这么讲的！」

满席哈哈大笑。贺龙说：「那有什么？主席去年收了哈尔滨铁路局的那个小张，听讲是牡丹江人，大约也是很滋补的。」

李井泉酒醉心清，见话题扯到了主席，连忙引开去：「萧主任，听讲你们当年在东北战场，每逢打了胜仗，纵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就到哈尔滨整休，你、黄永胜、苏振华、李作鹏、邱会作、皮定钧等等，专门找白俄女子泄火？高岗就曾吹嘘，他一晚上干过四名白俄女子，还令她们讨饶……」

萧华说：「高岗本事大，也爱吹。战争年代嘛，提着脑袋钻枪炮子弹缝，上午不知下午死活，打了胜仗还不及乐一乐？那时节林总和罗总，睁只眼，闭只眼，不把手下将领玩白俄女子当回事。我可以负责地说，林总、罗总是不玩的，因为他们身体不行。」

满席又是哈哈大笑。柯庆施问：「白俄女子如何啊？」

萧华说：「你去过俄国，连列宁都见了，还没见过俄国女子？他们身条好，高乳，腿长，但皮肤粗糙，有的还有狐臭。一个个都很浪，和你拼命似的，喜欢叫喊，挺带刺激性……不讲了，不讲了，我这是班门弄斧，连级干部，在营、团级首长面前班门弄斧。」

大家冲着贺总笑。贺龙伸过筷子在萧华脑壳上敲敲：「数你操蛋！老子怕是把你小子给惯坏了，没些规矩！」

警卫秘书在餐室门口轻唤一声「报告！」贺龙知道有事，示意大家安静，听警卫员报告：「美庐值班室有电话来，请贺帅明天上午十一时去见主席，今晚上不用回电话了。」

贺龙答应一声：「是！明天我会准时去见主席。」

男服务员上来撤换盘子、碟子。三盘湖蟹已被吃得狼籍。女护士依次端来五盆热水，供每位首长净手净脸。

餐台上重整杯盘。每位面前多了青花小碗和汤匙。男服务员请示贺总：「要不要上两瓶红葡萄酒？下面是「一品当朝」了。」

贺龙并不征询客人意见，一摆手：「不用，那是女人酒。」

不一会，男服务员端上来一盆直有小面盆大的陶钵。揭盖，登时浓香四溢。服务员报了菜名：「一品当朝」。

柯庆施目光炯炯：「百闻不如一见，今晚上是有口福了。」

贺龙说：「各位自己动手。可先尝一小碗汤汁。」

柯庆施、吴芝圃都是第一次品尝，一口汤汁喝下，立即赞叹不已：「极品！极品！」

萧华却待吃下两块肥肥嫩嫩的肉条后，才说：「贺总，请你的大师傅出来见见，如何？我家里的师傅就煮不出这等妙品。不要保守秘密了，听讲你家师傅还进菊香书屋给主席献过艺？主席评价如何？」

贺龙先朝门口招呼一声：「请廖师傅来一下，萧华上将要敬他酒；」

随即转身又说，「主席是喜欢吃狗肉的，但保健医生不让多吃，说主席身上火性旺，多吃会流鼻血……总理有次吃了，就鼻血不止，保健医生吓个半死。」

一位六十来岁的矮胖子，白帽白围裙的，搓着两手进到餐室。萧华起身相迎，先握手，后敬酒：「廖师傅！我这是第几次吃你的「一品当朝」了？我家里大师傅就怎么也做不出你这口味来。那位是上海的柯书记，这位是河南的吴书记，你给我们传授传授秘诀如何？」

柯庆施、吴芝圃也起身敬酒，敬仆亦即敬主了：「廖师傅，你的「一品当朝」，可称中国名菜，介绍介绍吧！」

廖师傅见三位大人物都这么给他面子，遂以眼神请示贺老总。见贺老总点点头，才说：「我这就汇报，这就汇报。原料：嫩狗前腿（带皮）一对，红灯笼椒三个；调料：绍兴黄酒三勺，阳江豆豉一两，精盐半两，祖传浓汁半斤，白糖二两，冰糖一小块，菜油二两，麻油一小勺，豆油一小勺，陈皮两件，八角三瓣，桂皮一小片，桂圆肉二两，白胡辣粉少许，生姜一小段，葱头两根，青蒜四根，水淀粉半碗；制作方法：一、狗肉洗净去骨，切成长方块，下锅漂水，去血污，取出沥干水气。二、生姜去皮，拍碎，红灯笼椒去籽切成细丝；青蒜、葱头都切成半寸长段，各用刀拍一下。三、砂锅放炉火上烧热，放入生菜油，烧熟，加入生姜、葱段、蒜段，即放进狗肉爆炒至半熟，烹入黄酒、阳江豆豉、陈皮、八角、桂皮，再爆五分钟，加入祖传浓汁和其余佐料，先用旺火煮十分钟，再加盖用文火焖煮半小时。揭盖，调入水淀粉，撒上红辣椒丝，连钵上席，请首长们趁热用。」

廖师傅背书一般，大家也记不下许多，萧华脑门一拍：「一品当朝！一品当朝！奥妙在那半斤祖传浓汁上，是不是？廖师傅，可不可以告诉一下，那祖传浓汁的成分？」

廖师傅再看一眼贺老总。贺龙说：「萧华啊，你们坐下，坐下，菜都要凉了。廖师傅的祖传浓汁，是有来头的。他祖父、父亲都是前清北洋大臣袁世凯府上的大厨。清亡，袁世凯做了一段大总统，又想做皇帝，败亡。他父亲领着他回四川老家，在军阀省长刘文辉公馆当厨师，也是专做狗肉宴。五〇年，我到重庆上任，他父亲去世，我才把

他给聘来了……」

说了好一阵，也没把廖家的祖传秘方说清楚。李井泉是知道内情的，其中一味是罂粟壳煮汁，难怪这「一品当朝」能让人吃上瘾。

贺龙说：「廖师傅，我看你还是回厨房歇歇去吧。各位，今晚上大家放量一醉。来，平日难得一聚，干上一杯，大家趁热。还有压轴的呢！」

萧华知道贺府秘方不会轻易示人，便说：「好！谢贺总，干！今晚在座，贺总、柯书记、李书记，三位政治局委员，比照过去，算得一品当朝了。好！现在是一品当朝吃「一品当朝」！」

满席哈哈大笑。笑过之后，李井泉以牙签剔着牙缝，弹走一丝肉末，说：「贺总，我看我们也谈点正经话题吧。」

柯庆施心里顿生警觉：「吃吃喝喝，还有正经话题？」

萧华也说：「我只管吃喝，心无旁骛。」

贺龙点上烟斗，嘶嘶吸着，烟雾中看一眼萧华，说：「这次在山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了。议论很多，牢骚不少。好象去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上而下，犯了多大的错误……告诉各位一句话，我姓贺的只有一个念头：哪怕地动山摇，也只紧跟中央，捍卫主席。」

李井泉说：「对了，贺总今晚上请大家聚聚，也是我的建议，就是想说这句话。谭震林、王任重二位虽然没到，我想也是赞同的。我们党离不开主席。没有主席就没有中央。谁要是想动摇这个，我李井泉头一个不干。」

柯庆施放了心：「我同意！去年我们是紧跟主席的。今年也要紧跟，不能听任那一班老少右倾们闹腾。贺总，是有人想把去年的问题说成为自上而下的路线错误，否定主席的一个、两个、三个指头的比例。要警惕有人闹路线斗争。」

萧华说：「有这么严重？我比较麻木。去年工作成绩为主，也出了些问题。如果只是针对问题提出看法，改进工作，应当接受。如果借题发挥，另有所图，我当然是站在主席身边的。」

吴芝圃说：「河南去年问题多，我负头份责任。但要把河南的问

题扯到主席头上，除非剥下我的脑壳！去年谁没有错？谁不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谁有这个胆子？今年中央提出纠左，有的人就跳了出来，闹腾的可欢了，好象就他们几个下游分子正确。」

柯庆施说：「井泉啊，芝圃啊，加上谭老板、李富春、陶铸、王任重、王鹤寿、曾希圣、张仲良、刘建勋等等，我们去年是真正的左派，扛了红旗，当了先锋。贺总不管地方工作，但和我们心相通。这次在山上，我们可要眼睛放亮，耳朵放灵，免得有人拉我们作出头鸟、替罪羊。如有人闹事，我们一步也不能退让！谁要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公共食堂办糟了，我们和他辩论！腰杆要硬！不就饿死了几个人吗？国家这么大，气候这么复杂，哪朝哪代没有灾荒？说到底，毛主席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李井泉说：「柯书记这话高水平。我也相信，主席不会抛出我们。抛出我们，对主席是极大的威胁。否定了我们，等于否定了他自己。」

吴芝圃已经有了醉意：「不瞒各位老上级、老同事，我最怕的就是这个……离开了主席，我就什么都不是了，真他娘的狗屁不值……」

柯庆施、李井泉顿觉脊梁骨生寒，吴芝圃点穿的也是他们的「七寸」：离开了毛主席，大家狗屁不值。

萧华有些不耐烦了：「喂喂喂，不要尽讲丧气话了！我是十二岁跟了红军，跟了主席的。你们放心，主席从不轻易换将。还记得东北战场的事吗？从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七年冬，整整一年多时间，我东北民主联军一路都是战略撤退，都退到了松花江、黑龙江一带，有的部队还退进北朝鲜境内才得以保住国民党派到东北战场的部队号称「龙虎之师」，很能打的。他们的电台、报纸天天叫喊胜利，称我们林总为「逃跑将军」。可是，即使是在那种失利的形势下，毛主席都没有撤换林总，反而加大信任和重用，把彭真同志调回关内，让林总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党政军大权一把抓！再看看国民党的蒋总裁吧，杜聿明是很能打的，老蒋却阵前易帅，换来个党官陈诚，没几个月又换成卫立煌做剿总司令。换得人心惶惶，军心不稳。结果怎样？我军围长春，打锦州，战略大反攻，反败为胜。」

贺龙嗒嗒地敲响烟斗：「萧华讲得对，毛泽东一代英主，不会轻

易换将的，各位要有信心。你们几位啊，或许现在也需要来点战略退却，静观时变。讲不定哪一天，哪一时，就会有战略反攻的！当然，我这也是瞎猜测，作不得数。」

贺龙言简意赅，高屋建瓴。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引颈聆听。这时，餐室门口，男服务员轻咳一声报告首长：「谭副总理来电话，他今晚上来不及了……可以上下一道菜了吗？」

李井泉代表贺总表示许可地招了招手。

贺龙笑骂了一句：「操鸡巴蛋的谭震林，讲话不作数。」

男服务员随即端上一大盘热气腾腾、香甜扑鼻的狗灌肠，报了菜名：五子登科。原来盘中并列着五根秘制狗灌肠，每根约五寸长短。菜名则视主客人数而定，如六人称为六子登科，九人称为九子登科。这亦是贺家狗肉宴的极品，俗称「吃狗不吃肠，等于没有尝」。

果然，一人一根狗灌肠的吃着，人人叫好叫妙。都是生平从未吃到的美味佳馐。吃罢，又一齐向贺总敬酒，表示敬意。当那男服务员上来撤杯盘、上水果，女护士上来给各位首长换面巾、茶水时，萧华却要乘着酒兴讲个笑话，让大家轻松轻松，帮助消化。

萧华说：「从前啊，有个贪嘴的财主，到佃户家去收租。那佃户招待财主吃狗肉，最后一道菜也是狗灌肠，美味无比。财主问：你这狗灌肠如此鲜美，如何制成？佃户说，老东家，很容易做啦！比方你老人家想吃灌肠时，先把狗关起来，活活饿上三天，光喂水，不喂食。之后，要宰狗的前天晚上，你把糯米和花生仁、核桃仁、香肠片、五香八角粉、料酒、糖、香油、姜末、葱末、蒜末等等，一锅煮了，稍冷，取出来喂狗。狗已饿极，必然大吃特吃。吃得越饱越好。第二天一早，你老人家亲自动手把狗宰了，取出狗肠趁热来吃……贪吃的财主回家，如法炮制。第二天一早宰了狗，取出狗肠趁热就吃！天呀，这狗灌肠怎么味道不对，哇！一嘴腥臭……」

不等萧华说完，早笑倒了一屋人，一个个捂着肚子喊哎哟！那女护士更是笑得倚倒在贺总身上，岔了气……柯大鼻子伏在桌上抖动着肩头，手指着萧华：「你、你、你不像话，不像话；」李井泉笑得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萧、萧、萧上将……我胃痛，我胃痛；」

吴芝圃则离席蹲到地上：「不行，不行，不行……有碍卫生，有碍卫生……」

贺龙也笑出两眼水花，双手拍打在女护士的纤腰上：「小子，放屁！你小子，放屁……亏你还是个上将、总政主任……」

第十六章 元帅和女兵

小梅向周总理告了假，到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别墅来看望志愿军老首长彭德怀总司令。她还特意带了个海鸥牌小照像机。事先已经电话联系过。自那天傍晚陪总理在花径湖畔散步见到彭总后，小梅就想着彭总会通知她去聊聊天，问问情况。彭总喜爱士兵，全军闻名。她还把这事儿悄悄告诉了自己的好友——庐山医院的林燕娇医生。林姐当过志愿军文工团团员，回国后考上军医大学改了行的。林姐一听彭总也在山上，竟眼睛都红了，看样子和彭总还很熟悉呢。因严格执行保卫条例，庐山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不经组织传达，禁止私自打听山上首长们的住处和行止的。小梅却等了三、四天都没有等到消息。彭总大约太忙，把她一名小女兵忘记了。给总理当保健护士，见的大首长多了，倒也不再怯场，彭总没有召见，就不能自己去拜望？果然电话挂过去，彭总就高兴地答应了：「小梅啊，欢迎，欢迎，你和总理讲一声，如果晚饭后有空，就过来吧。」

小梅高兴得脚板都发跳，先绕去医院宿舍告诉了林姐，让林姐等电话，没准彭总也会立时让她去见一面的。林姐说不用打电话，那会传出去，犯纪律的。小梅说，那你就先到那山坡下去候着，权当散步。

晚餐后太阳还老高，彭德怀身边的几名工作人员都外出游玩去了，只留下警卫员在院子里陪着。他坐在藤椅上看一份红头《快讯》。对面另摆了张藤椅，给客人留着的。中间是个四方形小茶几，搁着茶壶茶杯，还有一碟水果糖。

客人还没有到。彭德怀很快被《快讯》上的内容吸引住：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分管农业的，八月下旬回老家无为县视察工作并探望重病在身的老母亲。张恺帆新四军出身，过去一直在安徽、江苏一带打游击，对当地情况相当熟悉。无为县北临巢湖，南近长江，本算个鱼米之乡。

去年大跃进中，无为变有为，高产再高产，卫星满天飞，折腾得够厉害，到今年全县农村的公共食堂只供应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和不见

油星的蔬菜。

张恺帆没想到的是，他母亲大人的病竟也是因严重营养不良，而引发腹部肿胀积水，命在旦夕。母亲大人拉住当了大官、多年没有回家探望的儿子的手，声如游丝地说：「鱼，鱼，娘想吃鱼……」张恺帆作为省委的农业书记，立即要求生产队长替他去弄一条鱼。可生产队长告诉他：队里的十几口鱼塘，连鱼花子都早被人偷吃光了，除非派人派船去巢湖里捕捉。张恺帆要替母亲尽尽孝道，当即拿出六十块钱作为酬劳。可是，还没有等到生产队长派人派船去捕鱼，张恺帆的母亲大人已咽了气……张恺帆忍着悲痛，草草办理了母亲的丧事，继续在农村视察。他去年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反过别人的右倾。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当前农村最紧迫的问题是公共食堂。再这么不顾群众死活的吃下去，肯定要吃出大灾难！水肿病已经随处可见。无论走到哪个公社、哪个生产队，看到的都是面带菜色、手脚浮肿的社员群众。自己的母亲就是个例子。作为领导干部，他又不便举出自己的母亲来做例子。中央的有关文件里，不也有提到，农村公共食堂要准备垮掉一部分吗？于是他在视察期间，大胆作出决定，向干部群众宣布允许「三还原」：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耕种还原，彻底纠正「共产风」。省委书记开了口，全县干部一呼百应，三天之内，无为县全县六千多个公共食堂「一风吹散」。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这股风，也很快传到了邻近的县、邻近的地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上庐山开会之前，已经了解到无为县发生的情况。他暂时没有表示态度。要上山摸准了中央的意向后，再来决定是制止还是默许。在省委第一书记中，曾希圣和四川的李井泉、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甘肃的张仲良等人一样，同属大跃进的激进派，紧随毛泽东不回头的。

彭德怀看完《快讯》，忍不住大声叫好：「好！安徽的这份材料好，张恺帆敢作敢为，是条汉子。娘卖屁的，为了老毛一个人的臭面子，就拿乡下老百姓的性命耍把戏？每个盛区都应当出他几个张恺帆，娘的来个先斩后奏，食堂统统解散……」

报告总司令！战士梅霞新到！

虽然没有身着军装，小梅仍是身子笔挺，双脚跟一碰，右手掌齐

眉，向彭德怀行军礼。

彭德怀丢下手中的《快讯》，起立还礼，再握手请坐：「小战友，请坐罗，你还是一个兵！我们志愿军里，当年出了多少漂亮的优秀女兵……来来，喝茶。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水果糖。」

接过彭总递给的茶杯，小梅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激动。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首长见得不少，但不像彭总这样如父如兄，使她感到亲切温暖。其实，她在朝鲜战场上，也就见过彭总两、三回，彭总也不一定能记住有她这个女兵呢。

彭总说：「对了，前几天在花径湖边见到你，你讲你是三十八军战地医院的护士，我就想问你，是不是一次战地医院遭敌机轰炸，你冒着大火，一口气背出来六名重伤员，后来记了一等功的？记得你们军的军政委到司令部替你请功时，说简直不能相信，一名江西籍女兵，清清秀秀、瘦瘦高高的十九岁女护士，竟能背得动那些一百六、七十斤的大汉子，而且一连背出了六名！」

说起战争年代的人和事，彭德怀就双目炯炯，粗喉大嗓，神采奕奕。

小梅却一脸羞赧。都差点错怪了彭总，以为他记不住那些陈年芝麻旧事。她低下头，眼睛望着地下。

彭总的目光落到她的鞋尖上：「小梅，把皮鞋脱了！我要检查、检查……记得我和你们军长、政委到医院里看过那名女兵，她脚掌上有伤，还烧坏了两根脚趾头……」

小梅已是两眼泪花：「首长，不要看了吧？比起战场上那些真正的英雄，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做的哪点子事算什么？好，首长要检查，就检查……」说着，小梅脱了皮鞋，脱了短袜，露出右脚掌上的一条伤疤和两根至今黑糊糊焦枯着的趾头。

彭德怀见状，闭了闭眼睛：「好了好了，穿上鞋袜，没有伤残就好。」

我的记性还不太差……你受的伤，没有给你的行动带来不便吧？」

小梅穿好鞋袜，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谢谢首长关心。平时走路还好，跑步就不行，总是短了什么似的……一点也没有影响我的生

活和工作。」

彭德怀问：「你是哪年复员的？老家在农村？」

小梅回答：「一九五四年回国，一九五五年复员回赣州老家农村。军分区首长了解到我在战地医院当过护士，但没有经过正规学习，就保送我进了南昌护士学校。护校两年毕业，分配到省医学院附属医院高干病室工作，也两年了。」

彭德怀说：「很好，你立过功嘛，算学有专长了。今年多大了？成家了吗？」

小梅红了红脸：「二十七了，还没有对象呐。」

彭德怀略带不解地望着小梅：「有什么原因吗？在地方工作得不愉快？」

小梅说：「也没什么不愉快，在省委高干病室工作，条件蛮好的……我只是常常想念部队生活，很艰苦，也危险，但人和人的关系单纯、真诚。首长，不怕你批评，我做梦都想回部队……当然，我也知道，实际上不大可能。」

彭德怀笑了：「看看，你这个小鬼，对部队还很有感情的……我也不大适应地方工作，某些部门，人和人的关系弯弯曲曲，同志之间也使计谋，搞策略。个别领导人特殊化、官僚化得厉害。有时看不惯，就要吼几嗓子，尽得罪人。我也是习惯战争年代，是非清楚，战友之间直来直去，也吵架，也骂娘，但很少有私心杂念……看来，你和我都是巴顿将军式的人物，战争贩子，到了和平时期，日子反而不好混。」

小梅被逗笑了：「首长，看您说的，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怎么会是战争贩子呢？」

彭德怀哈哈大笑，这个女兵娃娃是很单纯、可爱：「你真想回部队？有什么具体打算？」

小梅报告彭总，她已报名参加援藏医疗队，是军区组建的。今年三月西藏叛乱平息后，那边需要大量的医护人员。本来随医疗队八月份出发的，后来省委要抽调一批人上山来服务，就把她给留下来，并通知她明年夏天才去西藏了。

彭德怀点点头：「很好，年轻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有出息。今年二、三月间，本来我也要去拉萨的，后来平叛顺利，那些叛乱分子不经打，只半个月，就降的降，逃的逃，跑印度去了……对了，你申请进藏，你父母同意吗？他们在乡下生活得怎样？」

小梅见彭总问起她乡下父母的生活情况，脸盘上就像忽然掠过一层乌云似的，低下了头，不知该说什么好。

彭德怀知道她心里有顾虑。记得周恩来说过，赣州乡下已经开始闹饥荒，流行水肿玻便又问：「小梅啊，你在南昌工作，一年回几次老家？勇敢点，和我讲实话。」

小梅陡地抬起波光盈盈的大眼睛，反问：「首长啊，您是真的让我讲实话？」

彭德怀没想到这名秀丽的女兵会拿话激他：「当然要听你讲真话！在战场上，谁讲假话，谎报军情，军法处置，杀头的！」

小梅受到鼓励，挺胸昂头说：「好，我讲真的。我父母住在赣州郊区农村，本来生活算很好过的。但去年不知谁个昏了头，工不工、农不农的，杀猪杀鸭，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砸掉好锅炼钢铁，拆掉房屋盖工厂，大家玩法样的玩了大半年，到今年开春，公共食堂只供应稀米汤、黄菜叶子汤……还不准社员家里起伙，弄点薯根，蕨粑吃都要受批判……二月中我回家过春节，不要说猪、鸡，连猫和狗都打光了，吃掉了。五月份我又回去一次，父母亲和两个弟妹都得了水肿病，亏了我带回去二十斤黄豆，才救下四条命……可我们村里，已经饿死了十多口人。母亲告诉我，是天下荒年，再这么下去，不晓得有多少人送命……可省城的报纸、电台，仍在天天宣传大好形势，号召继续跃进。不瞒首长，我申请去西藏工作，也是想留下自己的一份工资^⑥，帮我乡下的父母弟妹度饥荒。我知道我这是自私，家庭观念重。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登时，彭德怀眼睛里冒出了火星子：「你们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知不知道赣州乡下的情况？有没有救灾措施？」

小梅说：「应该是知道的，何况全省也不是赣州一个地方闹饥荒。」

⑥中央对进藏工作人员实行双薪制。

听讲有内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已死了两万多人，还有一百万人得了水肿……可是上个月省里组织我们服务人员上山前，宣布了一条严格的纪律，在山上见到任何中央首长，如问起江西地方上的情况，只许讲好，不许讲坏，不然以破坏中央会议论处。」

彭德怀气恼得一掌拍在茶几上，茶杯、茶壶都差点震到了草地上：「混蛋！党的事业坏就坏在这批马屁精身上……娘卖屁的，他们一个个也是带兵打仗出身的，到了和平时期，做了狗官，就成了两眼向上的化生子……对不起，小梅，我又动粗口骂人了。要是在战场上，他们敢这样胡来，不把老百姓的性命当性命，老子早下命令毙他几个狗日的了！」

小梅见彭总动怒，不安地看了一眼四周，说：「对不起，是我乱讲的……情况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只是个别地方的灾情。」

彭德怀依然两眼冒火：「个别地方？甘肃、青海一带早就闹饥荒了，军队动用大批车辆抢运粮食。上个星期我们坐火车路过河南、湖北，沿途都看得到逃荒的人流。这里还有份《快讯》，安徽无为县也发生灾情，省委农业书记的母亲都饿死了……好了，我也不发火了。小梅，在山上，你算个证人，你知道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过吗？党章上不是有一条，共产党员有权向包括党中央主席在内的任何领导人表达意见？」

小梅说：「总理上山的头天晚上，我就讲了。是总理先问起来的。我还对总理提过，如果有机会，真想去向毛主席反映，乡下的公共食堂不能再吃下去，已经吃出人命了。可总理怕我惹乱子，要求我不讲，反正中央这次到山上开会，就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

彭德怀望着小梅，心里有些隐隐作痛。党章是党章，一些条文早已沦为表面文章。是不宜让这个女娃娃去向老毛反应如此重大的问题。弄不好，江西省委会怪罪于她，她会吃亏一辈子……停了一停，彭德怀叹了口气，说：「小梅，总理的吩咐是对的。关于去年的共产风害苦人，公共食堂饿死人，要讲话，要发炮，还是由我们这些人出面比较好。不然，我们这些大官老爷们，日后怎么有脸去见那些革命先烈？战争年代，有人牺牲是常情，不可避免；到了和平时期，哪能用一句

什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之类的话，来掩盖路线偏差、政策错误？历史是蒙混不过去的！」

小梅听得出彭总内心里的愤懑。彭总也是尽量在克制着，以免在她一名普通护士面前，说出更为激烈的言词。

彭德怀再又长叹一声，神色平静了些，转以开导的口吻说：「小梅啊，去年的许多不正常情况，可算是好心办下坏事，妄图一口气吃成个大胖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吃出一身浮肿病，全党得到教训。我们还是要相信党组织，相信党中央能彻底纠正。你也知道了，这次在山上开会，就是为了解决共产风、公共食堂这些问题。我相信你一名战场上立过功的年轻同志，能正确对待。」

小梅望着彭总，温顺地点了点头。她看看天近傍晚，远处的山谷已起了白茫茫雾霭，如同海上的波涛在翻滚，在奔涌；天边的晚霞，则是把近处的树林、别墅，抹上耀眼的金光。人在晚霞里，如同画图中。对了！光顾着讲老家乡下的事，差点子把个林姐给忘了。于是，她望着彭总笑了笑，试探着说：「首长，山上的医院里，有位林姐，也当过志愿军呢。」

彭德怀眉头耸了耸，心里一动：「姓林的女兵？什么名字？她在朝鲜见过我吗？」

小梅说：「她叫林燕娇，文工团员，说是您认得的。」

彭德怀惊喜地站了起来：「林妹子？我的干女儿啊！没想到她在这里工作。好几年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这人也是太粗心了。」

小梅没想到彭总会这样兴奋。林姐竟是彭总的干女儿。难怪提到彭总到了山上，林姐就红了眼睛呢。林姐心里也真藏得住事，从没听她透出口风。

彭德怀手一挥：走走，现在就带我去看看林妹子去。

小梅却站着没动，脑子里飞快地想了想，说：「您若是亲自去找她，目标太大，整个医院都会传开的。」

彭德怀拍拍脑门，觉得小梅所虑有理：「哪好，哪好，我去挂个电话给她，叫她马上过来。」

小梅仍是机灵地摇摇脑袋：「还是我去吧，讲不定，她现在已经

到了山坡下，等着上来见您哪。」

说着，小梅快步出了院子，下了石阶。她走得快时，是有点瘸。

想到马上就要和林妹子见面，彭德怀不禁很有些感叹。林燕娇广东人，一九五三年随志愿军文工团回国。她们文工团随即改制为中南海歌舞团。是总政副主任萧华那小子根据周恩来的授意干的，为的是中南海每逢周末都办舞会，有了自己的歌舞团，就不须到外面去挑选女演员和乐队来为老毛等人服务了。萧华他们做成既定事实，才报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核准。还没有等彭德怀批下报告，中南海歌舞团就在北戴河演出时出了情况，被江青一封信告到中央书记处，揭发老毛在那里玩弄多名女青年，包括一名志愿军女文工团员。这名女文工团员就是彭德怀的干女儿林燕娇。彭德怀一怒之下，也真不给老毛面子，即以国防部长兼志愿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解散不合军队建制的中南海歌舞团，人员分配到总政治部属下文艺单位工作。对于林燕娇，彭德怀更是亲自过问，把人要了回来，保送到军队文化学校补习文化，再鼓励她考上了军医大学。彭德怀算了却一桩心事。林妹子给他来过几封信，他太忙，没顾上回。林妹子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南方工作，后来就断了消息。彭德怀和浦安修没有生下子女，但家里收养着左权烈士的女儿、任弼时同志的女儿，加上从湘潭老家接来的侄儿、侄女，总共是七、八个孩子呢。彭德怀平日不苟言笑，表情严肃，心里却有一腔父爱。

彭德怀踱步到一株古松下，望着下面山谷间的茫茫雾气。这庐山也真是他娘的云家乡、雾世界！云也好，雾也罢，说来就来，说散就散，神秘莫测，变幻无常。一座座山峰，一片片树林，一栋栋别墅，青青黄黄，红红绿绿，浮现在白茫茫云雾的上面，真就是到了天上……他娘的，难怪古人今人，都想来这山上当神仙……看看，那不是小梅，领着个同样漂亮的女青年，钻出云雾，踏着石级，一步一级蹦跳着似的，上来了？正是云中仙女，冉冉飘至。

彭德怀步下石级，接住了小梅领来的青年女子：「林妹子，是林妹子，五、六年不见面，你还是现样子……」

小梅在旁解释：「林姐早就到了，在坡下石凳上读书，等消息。」

林燕娇满脸绯红，看得出来十分激动。她大大方方在扶住彭德怀的胳膊，上到平地，才忽然叫起一声「阿爸！」一头扑到彭德怀的身上。

彭德怀很不习惯似的晃了晃肩膀，两手推着干女儿：「好了好了，这不又会面了？我们到那边坐下说话……你高兴，我也高兴嘛。」

林燕娇羞赧地看一眼小梅，仍是拉着义父的手嗔怪说：「我给您写了那么多信，是不是秘书没有交给您？我都以为您不肯认我这个干女儿了。」

彭德怀笑出满脸慈祥：「哪里哪里，儿女不怕多罗。不怪秘书，是怪我太忙、太粗心，总是想着回信，总是没有做。反正晓得你进了医大，安心学习，有了出息，就放落了心……对了，你和小梅两个，怎么认得的？是在朝鲜还是在这里？」

警卫员已经及时地搬来一把藤椅、一只茶杯。

林燕娇再又感激地看看小梅：「不是在朝鲜……我军医大毕业后，被分配来九江驻军医院工作。五月间，上级到我们医院挑选了几名医生，上庐山临时工作。我和小梅是在集训班上认识的。一百多名医护人员，只有我们两个是志愿军女战友，很快成了好朋友。我比她大两岁，她喊我林姐，我好喜欢有她这个妹妹。」

彭德怀高兴地点着头：「好娃娃，好娃娃。你既然晓得中央在山上开会，为什么不来找我？我都上山一星期了。当了大夫，反倒怕来见我？」

林燕娇说：「阿爸您说的什么呀？这山上纪律特严格。我每天在这里的医院值班，根本不知道来了哪些中央首长，也禁止我们打听。还规定我们不准到别墅区散步，除非哪位首长传唤。只有萧副主任到医院看过病，认出了我。」

彭德怀留心到，林妹子眼睛里闪过几丝忧惧似的，遂问：「哪个萧副主任？是不是总政治部的萧华？」

林燕娇埋下眼皮：「他找过我多次，一会要枇杷露，一会要玉竹膏，一会要罗汉果茶，都是消炎止咳的。但他没有提到您也在山上。」

彭德怀说：「大约人家是遵守纪律的罗。林妹子，我记得你有二

十八、九了，这几年，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

林燕娇又绯红了脸蛋：「您不理我，我都没敢向您报告……我前年成家了，已有了一个孩子。我爱人是军医大同学，分配在一起工作。」

彭德怀一听，高兴得呵呵笑：「好消息，好消息！我不但有了干女婿，还做了爷爷……是男娃，还是女娃？」

林燕娇说：「是个男孩，调皮捣蛋的。孩子有您这位爷爷，才是福气呢。」

彭德怀得意地摸一把下颔胡腮：「很好很好，我这做爷爷的是喜饱了。什么时候安排你爱人带孩子来见见？你结婚、生娃娃，我都没有送份礼，喝你们的喜酒呢！林妹子，这几天能不能来？趁我在山上。我这里还有空屋子，他们可以住几天……」

林燕娇是既兴奋又为难地看小梅一眼。小梅说：「首长，怕是不行呢。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规定，中央会议期间，不准下山，不准请假，不准写信、打电话和山下的亲人联系。」

彭德怀脸上的笑意消失了，懊恼地拍了拍额头：「唉，娘的清规戒律就是多……搞了大半辈子，我们都掉进一套套规矩里，有时真羡慕老百姓的日子，想会女婿就会女婿，想抱孙子就抱孙子。」

林燕娇见义父这样想看到小孙子，忍不住提议说：「爸！那您就作个特殊安排，请中办杨主任帮帮忙啦……」

彭德怀想了想，才摇头：「会叫尚昆同志作难罗。主要是中央两个主席都在山上，就搞得和一级战备似的。我看这样吧，会议结束，能不能到九江停一天？我也是身不由己。或者，你和你爱人安排个探亲假，带娃娃到北京去探我嘛！浦安修同志还记得你，今年春节还问起过。」

林燕娇喜欢得小女孩似的直拍手：「太好了，太好了，我那一位会激动得睡不着觉，做梦都想不到的。」

彭德怀眼睛眨了一眨，忽又严肃地问：「林妹子，你工作、生活有什么困难吗？好象有什么事要和我讲？」

林燕娇迟疑地看小梅一眼，欲言又止。

小梅会意，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小照相机。

彭德怀看在眼里，歉意地说：「看看，光顾了和林妹子讲话……小梅啊，多谢你告诉我你老家的情况，还多谢你把我干女儿带来。你报名参加援藏医疗队的事，你脚上的伤，适不适合去那高寒地区啊？要不，等我回去给总后勤部的洪学智同志打个招呼。洪学智同志知道吗？志愿军副司令员，现在是全军的后勤总管。请他替你想想办法，进军医大也可以。但这事要守住嘴巴，透出去，就告吹。我这个国防部长，还从没有调动过一名士兵，算给你开个例。」

小梅登时人面桃花，欢喜雀跃，但又立时抿紧了嘴巴。她知道彭总和干女儿还有话要谈，遂起身告辞说：「彭总，我能不能和您照张像？我决不张扬的……」

彭德怀起了身，爽快地答应：「可以可以，趁天色还亮。林妹子，你当摄影师。」

林燕娇熟练地操起照相机，取好角度，调好焦距，替一老一少连拍三张合影。小梅接过照相机，问：「要不要替你们父女也留个影？」

彭德怀挥挥手：「现在不用，我们要等女婿、孙子到齐，再拍全家福。」

小梅走后，彭德怀重新坐下，问干女儿：「你好象还有事情告诉我？你吃糖嘛。」

林燕娇捧着茶杯，仍有些迟疑：「好不容易在山上见到您，就又讲烦心的事，惹您生气……」

彭德怀说：「有什么关系！五、六年没有管过你了，我这个当爸爸的很失职。我记得你老家是广东汕头市，父母都是城市贫民，大约也就没有吃公共食堂之类事情……什么事啊？不管什么难处，我总可以帮你解决。」

林燕娇躲不过义父那犀利的目光，咬了咬嘴唇，才说：「就是萧副主任……他到医院看病，认出了我，高兴得边咳嗽边拍腿，说毛主席也在山上，他要去报告毛主席，再安排我去见面……」

彭德怀额头上的青筋都突起来了，压着嗓门吼问：「这个东西！他作孽还作得不够？你怎么回答他的？」

林燕娇埋下脸去，滴下两行泪珠：「我求告他老首长，放过我一

名普通医务人员，告诉他，我已经成家，有丈夫有孩子，要求他尊重我的家庭，我们也是军人……他竟涎着脸说：林妹儿，倒是一点看不出像是生过孩子的，还黄花闺女似的鲜嫩……」

彭德怀压住怒火问：「流氓成性！老毛那里，你不能再去。娘卖屁的，老子就不信他这个邪！」

林燕娇仰起泪眼：「萧主任笑我傻……他说多少条件好的女青年做梦都想到主席身边去，你倒是现成的机会都不用……」

彭德怀咬紧牙关：「这个活太监！专门替老毛拉皮条。难怪他生活作风不断出问题，官却是越做越大！」

林燕娇继续哭诉：「我告诉萧副主任，我是有家有室的人，要对丈夫和孩子负责任；我还是一名军医，不能再丢了军人的荣誉……他见我对那边死了心，就答应了，不再去报告……可他，可他又对我毛手毛脚……」

彭德怀低声吼了起来：「你揍他狗日的！在朝鲜，我不是命令所有的志愿军女兵都要学几路拳脚，以作防身？你们文工团的女兵，不是还给我表演过？你揍了他狗日的没有？」

林燕娇摇摇头：「他毕竟是个大首长，上将……我只是推开他，警告他，他再动手动脚，我就开叫，满医院的人都会来看热闹……他才住手。」

彭德怀问：「后来哪？还去纠缠过？」

林燕娇说：「去过两回，还是看慢性喉炎，是喝酒、抽烟无节制的恶果……他还拉过我的手，被我甩开了。」

彭德怀吼道：「你揍他！下回他再耍流氓，你搨他几耳光，狠狠搨！告诉他，是我彭德怀叫你搨的！看他有脸告到老毛那里去。我可以开军委生活会治他！」

林燕娇看着义父气愤的样子，倒是有些害怕了：「阿爸，您千万不要为女儿去生他的气，弄坏了关系……他的背后，背后……爸，这次女儿又没有吃亏、没有上当嘛。」

彭德怀愣愣地瞪着干女儿，吐出一口恶浊之气：「娘的，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是哪一个人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不能

太软弱。特别是女孩子，要有点子刚烈……这样吧，山上的会，开到月中，还有一个星期就结束。回到北京，我会安排你们两口子去探亲……只要我在军队工作，总能保护你们……」

这时，警卫员在离他们父女十多步远的树下报告：「首长，张部长来了，在那边等着，问您今晚上有没有空，他想来聊聊……另外，天快黑了，开始下露水了，是不是请客人进屋去谈……」

彭德怀站起身来回答：「是洛甫吧？请他过来……小鬼，你快去我睡房里，把枕头下的一个信封拿来……林妹子，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张闻天同志和我有约。你可以再来看我嘛……你不单是我的干女儿，更主要的，我们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友，能在庐山上见面，是缘份。」

说话间，警卫员已小跑着拿来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彭总。彭德怀把信封交给林燕娇：「里面是三百块钱，你结婚、生娃两大喜事，我和安修同志都没有机会祝贺。你就代表我们，替你自己和你爱人各买一套新衣服，剩下的，替我小孙子买点糖果、玩具……」

林燕娇却不肯收这个大礼。彭德怀生气了：「林燕娇同志！执行命令，去完成任务！」

林燕娇听说是命令，才不得不收下。彭德怀赞许说：「这就对了，军人嘛，不要婆婆妈妈。」随即又转身对警卫员说：「张部长呢？请他来嘛。林妹子，你不认识张闻天同志吧？他是个有学问、有修养的领导人，我介绍认识一下，你再回去。」

林燕娇轻声问：「爸，张闻天部长是谁？」

彭德怀见问，心里登时怅然若失：当过志愿军，入党也七、八年了，不知道张闻天是谁……部队上的党史教材是中央统一编写的，连曾经是毛泽东同志的上级的前党总书记张闻天都被忽略了？有意还是无意？难道党的历史，已经变成共产党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共产党了？

瘦瘦高高的张闻天出现在他们面前。彭德怀热情地把林燕娇介绍给张闻天，没有说是自己的干女儿，只说是志愿军小战友，过去是文工团员，现在是一名军医。

张闻天儒雅而随和地与林燕娇握握手：「好个白衣天使，彭总是

将士满天下罗。不容易，不容易，志愿军小战友，在山上见到总司令。」

林燕娇倒是想起来了，像是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位姓张的首长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

第十七章 菩萨是你我供起来的

彭德怀请张闻天进到别墅客厅里。他们在中南海里也是近邻，常有往来。两人都生活简朴，不嗜烟酒，周末休息只爱下个棋，从不到春藕斋、紫光阁之类的地方去跳舞。因之一文一武，惺惺相惜，彼此敬重，很能聊到一起。这次在山上，正巧彭德怀住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张闻天住一百七十七号别墅，相距一道小坡，几丛花树，更是方便两人一起散步、聊天了。往常在中南海那座便衣岗哨出没无常的皇家园林里，老友之间聊天自然会有种种禁忌；而这次住到这海市蜃楼般的避暑山庄来，清新的空气，清凉的气候，幽静的景色，使人顿觉整个心身都松了绑似的，自由自在，天高地阔。他们都愿有一次交心交底的深谈。许多话，已经郁积在各自的心里多年了。

落坐之后，张闻天笑问：「山上夜夜丝竹，剧院那边今晚上是越剧《梁祝》，听说是毛泽东同志点的戏，浙江省委专门把剧团送上山，都是一流名角，你怎么不去看？」

彭德怀说：「几张戏票都给工作人员看去了，你自己也没有去哟！」

张闻天说：「我去年在杭州过春节时欣赏过了，音乐、演员都很美，只是太过甜腻了些。」

彭德怀说：「我是个粗人，听不惯那个娘娘腔，看不惯那个酸溜溜的扮相。京剧四大名旦是男扮女，听讲越剧小生都是女扮男。结果是男不男，女不女。我要看剧就看《打渔杀家》、《十字坡》、《捉放曹》一类的武戏。」

张闻天笑了：「你这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提倡的百花齐放。」

彭德怀冲口而出：「他百花齐放？典型的一花独放。中央开会，从各地调戏班子，什么作派？」

警卫员送来一壶清茶、两只有盖的茶杯。退下。首长谈话，工作人员都是自觉回避，不听传唤铃，不得进入的。国防部长的住处，自然多了几部军用电话、收发报机等，随时和北京的三军总部及全国六大野战军区保持着联系。

两人不觉地又谈起了当前的形势。谈形势又常要扯到党的历史、

党的高层人际关系。几十年了，也是剪不断、理还乱啰！彭德怀说：「洛甫，你知道吗？周恩来在山上的保健护士小梅，也当过志愿军，还立过功的！她来看我，说起她老家赣州乡下已经流行水肿病，饿死了十几口人……我真担心，当前各地的饥荒恐怕不是局部的，情况不像老毛讲的一、两根指头那样轻松。」

张闻天品着茶，点着头：「不瞒你老总说，我近来有个挥之不去的预感，晚上都失眠，做梦都梦到饥荒。」

彭德怀问：「你也有这种预感？怕就怕出现全国大饥荒，老百姓遭殃。」

张闻天说：「这次上山前，我回了趟江苏，走了太湖流域十多个县。」

过去是肥得流油的鱼米之乡……可是经过去年一年的瞎胡闹，公共食堂也都缺油少粮，三餐供应的都是杂粮稀饭，大锅青菜。社员群众公开叫骂吃猪食。有的猪食不如。过去猪食还有米粒。太湖流域的情况尚且如此，历来贫困的苏北地区哪？我没有来得及去。但江苏省委的同志私下告诉我，苏北几个专区已有八十多万人患上水肿病，死亡一万多人……那可是革命老区啊！当年，苏北的穷汉们用自己的血汗、用自己儿女的性命，支持、壮大了我新四军，打日本、打老蒋，直到组成苏北兵团，成为第三野战军主力之一，为我们党打江山立下大功劳，我们这些人也都进城做了大官……可我们去年都干了些什么呀？简直失去理性，牛皮吹破天，连水稻亩产十万斤、小麦亩产三十万斤、马铃薯亩产一百万斤都相信，都登了《人民日报》！让全世界看我们的笑话；工业方面，则以为只要拿下了多少万吨钢铁，也不管什么土铁、毛铁、废铁，就超英赶美！老彭，不瞒你说，我去年一年没有吱过一声。明知一些事情违反了科学常识，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不敢吱声，就是怕当右派、右倾。人其实是很自私的动物。

我自己身上就有很重的奴性，鲁迅所痛斥过的国民奴性。直到今年五、六月间，我在江苏农村走了一圈，看到那普遍的饥饿现象，我才羞愧到无地自容！每到晚上躺在床上，就责骂自己：你的共产党人的良知哪里去了？

你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你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官僚，庸人，一个只念着个人名誉地位、老婆孩子的懦夫！」

彭德怀静静地听着。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在党内以儒雅、温和、礼让著称的前总书记张闻天，心里竟有着火样的激情。的确，像张闻天这种人，才真正称得上是共产党的良知和良心。不像有的家伙，脑袋里只装着他娘的什么「党的利益」，而一味压制人民群众的利益，死活不计！

彭德怀说：「去年的情况要是发生在东欧国家，人家老百姓早上街了，就又要请红军了。」

张闻天摇摇头：「东欧是东欧，中国是中国。中国的农民太听话了。你不是也回过一转湖南？乡下情况怎样？」

彭德怀说：「湖南暂时不缺粮，老百姓还没有饿饭。但森林破坏得厉害，公共食堂半垮不垮。地县干部汇报工作，总是他娘的大跃进好，总路线好，人民公社好，上级领导英明，就和背书一样，不敢讲真话。周小舟陪我走了湘东北几个县。说是不缺粮，我看老百姓也只是半饥半饱。我特别去看了毛泽东家乡那个韶山公社，去年根本就没有增产七成！毛泽东回去看过，他相信。他口头上要求下面讲真话，骨子里还是习惯听下面撒谎。周小舟告诉我，韶山公社实际上增产不到两成，省里还从资金、劳力、农药、化肥各方面给了特殊照顾。但他不敢对毛泽东讲出全部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只欢喜听好的，一向他汇报问题就皱眉头，嫌人家给他报丧！」

张闻天闭上眼睛说：「毛泽东同志身上的一些毛病，其实早在延安时期就有所发作，可惜那时并没有引起警惕。事到如今，积重难返……我承认，我要负很大部分的责任。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这个党，这个中央，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彭德怀茶几一拍：「毛病就出在老毛身上嘛！不懂装懂，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以人民的大救星自居，惯搞一言堂，党就是他，他就是党！」

张闻天敬重彭德怀的豪爽脾性，敢于言人之所不言：「什么样的群众，产生什么样的政党；什么样的政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也

正可说明，我们这个执政党还很不成熟，进入和平时期，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

彭德怀却摇摇头：「洛甫，你也是快六十花甲的人了，还这么书生气。对于毛泽东身上发展出来的一些毛病，你说你有责任，我看倒是真的！」

当时在延安，你是名正言顺的中央总书记，党的第一把手；你却处处谦让，心甘情愿把个领袖地位让给他……你如果不是那么谦让，坚持做你的总书记，朱总司令做军委主席，只让老毛参与指挥军事，或许情况会好得多。还记得洛川会议吗？他在红军将领中玩不转嘛，没有人理会他那一套！

大家当时拥戴你，是因你处事比较民主，做人比较真诚，容得下不同意见，比他能团结人嘛。」

张闻天苦笑着说：「我不行。我不如他懂军事，也不如他会抓权。只要革命顺利发展，事业早日成功，我确是没有计较个人名位。领袖位置，谁能干，谁就来干。我那时就是这么想的。」

彭德怀说：「洛甫，不是我说你，你的问题和老毛相反，老毛是太过自大，你是太过自谦。你在江西苏区就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很有威信的。你的马列水平比他高，洋书读得比他多。」

张闻天说：「可是毛泽东同志的古书读得比我多。他从古籍中学得不少帝王术，运用到党内生活来，就无往不胜。事实上，一九四〇年之前他对我还是很尊重的，遇事总要请我作主。开会、作报告，也总是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一九四〇年任弼时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刘少奇同志也从北方局回到延安，情况就大变了。那时，毛泽东同志嘴讲不搞山头，要搞五湖四海，可在延安党中央核心内，他经营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湖南班子」。彭老总你是湖南人，听我摆事实嘛。那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书记处，把我这个总书记挂到一边，书记处四名书记，主持党、政、军事务：毛泽东是书记处主席，其它三名书记是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任弼时还兼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四名书记，三位是湖南籍。朱总司令又是个不大管事的老好人。另外，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是湖南人萧劲光，延安中央警卫团司令员是湖

南人王震……你说说，是不是个完整的「湖南班子」？我这总书记早就被架空了。自那时起，我就服了毛泽东同志了。他确是党内第一人。」

彭德怀对于「湖南班子」的提法并不完全赞同：「洛甫，你只讲对了一半。实际上，后来最敢和毛泽东争论是非的，也只是两个湖南人：一个任弼时，一个我。唉唉！可惜弼时去世太早，不然他去年肯定挺身而出，反对老毛的大跃进……再有，延安整风和整风之后，老毛批得最厉害、也是他最讨厌的两个人，一个是王明，一个是李立三。李立三是长沙人，历史上搞了不到五十天的盲动主义，被老毛咬一辈子。」

张闻天说：「李立三啊，我也同情。但不好出声。至于任弼时同志，就算活到今天，我敢担保，他早就被排出中央核心。一九四七年转战陕北，为了过不过黄河，他和毛泽东同志吵的那个凶啊，拍桌打椅。四八年抵达河北西柏坡，毛泽东同志已经对他很冷淡了。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任弼时同志没有上天安门城楼。」

彭德怀沉重地叹口气：「弼时也是好人命不长。不管你怎么看，我还是觉得，弼时若是还活着，老毛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为所欲为。连带他那个婆娘，也是延安留下来的一大问题。」

张闻天深有同感：「你说蓝苹啊？麻烦，党内一个大麻烦。她现在是不管部长，想管的事都可以管。你继续讲。」

彭德怀说：「蓝苹最怕的就是任弼时。因为任弼时掌握着她在上海鬼混时的不光彩历史，坚决反对她插手党内事务。毛泽东却对她很放任，让她插手中央工作，搞他娘的夫妻档似的！洛甫你不晓得，一九四三年初我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有个关于「民主建政」的讲话。敌人不是常常骂我们不讲人性、人道吗？我谈谈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平等有什么不好？」

刘伯承、邓小平他们都是同意的嘛。我的讲话传回延安，老毛竟让他的婆娘给我起草一封信，进行批判。我是怎么晓得的？是后来回延安整风，那婆娘自己讲出来的。那天，我本是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那婆娘竟把我拦在会客室说，主席为了你的那个「民主建政」的讲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话，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希望你今后不要再

出类似的情况了。当时真把我气炸了！差点就问她什么东西？一个上海滩的女戏子，爬到老毛床上也代表中央了？竟用这种口气和老子谈话？老子忍了又忍，只是问她：你代表谁来和我谈话？老毛吗？他为什么不和我谈，要你来出面？我觉得你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政治局不是给你们约法三章了吗？我讲这番话，已是对她够客气的了。洛甫，你猜这个婆娘怎么回答我？她竟手一甩：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你以后爱作什么报告就作什么报告去吧！说完头一扭就走了。当时啊，要不是在老毛的窑洞里，换了别的地方，老子早就两个嘴巴搧过去了！狗娘养的，靠了个烂屎爬到老毛床上，就在党中央作威作福了！

张闻天对于彭老总说到气愤的事情动粗口，已经习以为常：「你这一说，我也记起件事来了。也是一九四三年吧，王明亲自找我投诉的。可那时，我的总书记早就有名无实了。王明说，前段时间他一直病着，组织上已对他的问题有了结论，他很想找毛泽东同志谈谈，交交心，以利今后改错误，投入新的工作。他请康生同志转达这个要求。毛泽东同志却没有到医院探视，而派蓝苹来谈话。蓝苹在党内算个什么？连个科长都不是。王明觉得受到蔑视，就摆了摆老资格说，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的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你可要负起责任啊！蓝苹却话里有话地回敬：你放心，没有人找他的麻烦了，他的身体自然好了。王明问：谁会找老毛的麻烦呢？通过整风，清除了张国焘的派系，我也做了检讨，认了错。蓝苹说：王明同志，这你还用问我？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呀，不过主席为人胸怀远大，不会与人计较就是了。王明说：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多得多罗，今后请多关照。蓝苹说：朝夕相处，我当然最了解我们毛主席。

其实，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还是很欣赏的，希望你把自己的才华用在正确路线上，全党都盼着出现一个大团结的局面，当然，自古「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王明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王明越听越不对头，毛泽东同志派自己的婆娘来，是来探看病人，还是来羞辱病人？不过，王明算是较有涵养的，而耐着性子说：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尊重的，过去在莫斯科，我最早动手把他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中国农村阶级分析》等著作翻译成俄文,介绍给共产国际执行局,并在《真理报》写文章推荐,这些都是事实嘛。蓝苹说:可你也搞了个「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把毛主席等人排除在外,是真正的小宗派团体!王明分辩说:是的,我开过玩笑,说过中国党内只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但只是一句笑话嘛,后来被人引用了嘛。我都检讨过了,为什么就不给予谅解呢?蓝苹说:这正可证明你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我们毛主席,人家是酒后吐真言,你是谈笑见真章啦!王明说:蓝苹同志,你很聪明,很厉害,毛泽东同志有你这样一个贤内助,是很幸福的了,你今天这番谈话,我深受教益了。王明本想忍气吞声,就此结束谈话。蓝苹却不肯放过他,故意侧着脑袋问:你这是心里话吗?我可从来讨厌两面派、伪君子,前些年张国焘也用类似的话当面吹捧过我,可他背后却骂我「戏子」,说我是靠毛主席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但总比那些多年来一直在政治生活上演戏的人要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里演戏是什么呢?是骗子!是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

张闻天说:「当时王明找我汇报这些时,都掉泪了。他说他不知道今后在党内怎么工作。我只好安慰了他一通,要他不要和一个年轻女同志计较。彭老总啊,再怎么讲,以王明同志在党内的资历、地位、贡献,也轮不到蓝苹这种人去羞辱他呀!」

彭德怀气愤地说:「党内的事务搞成了他的家务事,成什么体统!王明再犯错误,也曾经是党的领袖,要写进历史去的!蓝苹什么东西?何凯丰就骂过,是顺着老毛的那根家伙往上爬的!」

张闻天苦笑:「何凯丰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书生一个嘛,也骂这种粗口?我只记得他曾说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是照抄《孙子兵法》,得罪了人,「七大」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当上,被晾在一边。一九五五年死于医疗事故,不到五十岁哪。」

彭德怀吃惊地问:「何凯丰死于医疗事故?为一句话葬送了前程,我是今天才听你说……」

张闻天看一眼客厅外的门廊,提醒说:「彭总,声音低一点,你的

工作人员好象回来了……毛泽东同志对于蓝苹的使用，是有些不大正常的地方，让她插手太多的党内机密。凡是她插手的案子，中调部、公安部都吱声不得。」

彭德怀压低了声音问：「去年二月，蓝苹的第一个老公黄敬同志在广州是怎么死的？我问过陶铸，他说搞不清楚。我说他肯定清楚，只是不敢说。」

张闻天说：「很黑暗。黄敬是个很优秀的干部，十七岁入团，十九岁入党，参加领导过北平「一二九」运动，一直在北方局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后来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八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么个人物，年纪又轻、又能干，有知识学问，当然有人很不顺眼了。他一九五七年冬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质疑中央关于「十五年内超英赶美」的提法缺乏科学依据。去年一月杭州会议上，我亲眼看到毛泽东同志在会场的走道上碰到黄敬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不是俞启威吗？我们又见面了。你年纪不大，却是个老右倾分子。过去不成材，现在还是不成材，怪不得蓝苹看不上你！我要是个女人，同样看不上你！中央号召赶超英美，全国工业战线出现轰轰烈烈的跃进局面，唯独你个机工部部长、科技委主任不赞成，好大的胆子！你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次开会，你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你的问题……黄敬被毛泽东主席突如其来一顿批评，知道大事不好，浑身冷汗，第二天就病倒了。」

彭德怀问：「后来哪？黄敬就被吓坏了？我去年没有出席杭州会议。」

张闻天说：「黄敬还是抱病出席会议，样子很可怜。毛泽东同志在会讲话时，再次点了黄敬的名字：一九五六年是恩来和陈云等人大反「冒进」，反来反去，反的是人民的积极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力量，右倾老爷们是完全看不到的！比如有个叫黄敬的人，此人历史上怎么样姑且不论，在社会主义高潮的今天是完全跟不上了，名为机械工业部长，又是科技委主任，公然反对超英赶美，真是反动得很。我看黄敬这种人，只配当反面典型！」

彭德怀说：「老毛也太过分了，吃醋吃到二、三十年前去了！无非人家黄敬第一个操了蓝苹嘛，谁能料到后来蓝苹会投奔到延安，混到了老毛床上？黄敬能有什么责任？听那婆娘和黄敬分手后，去了上海，又和好多个男人结合过。一个烂货，还值得吃醋！」

张闻天见彭老总说的那么粗俗，又那么认真，忍不住笑笑：「我记起来了，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冬天吧，毛、江两人的男女关系在延安闹得不可开交，毛是有妇之夫，爱人是贺子贞同志嘛，前线的好些将领都反对，包括远在安徽的新四军政委项英，都联合了十九名师级以上将领给中央拍来电报，反对毛、江同居。毛泽东同志为了取得政治局同志的谅解，而让蓝苹给中央写过一份材料，交代她个人的经历。材料由毛泽东同志转交给我。倒是老实交代了她在青岛、上海期间和几个男人的关系。她原名李云鹤，老家山东诸城。她的第一个男人不是俞启威，而叫魏鹤龄，青岛实验戏剧学院的同学，相处了几个月就分了手；第二个男人是俞启威，办了结婚手续。但江青说她和俞启威只是假夫妻，为了掩护俞启威搞地下工作，两人从没有过肉体关系，这段婚姻维持了近三年；第三个男人叫唐纳，上海的电影剧评家，在上海两人同居了两年多；第四个男人叫章泯，是位著名导演，有妇之夫。淞沪抗战后，两人分手，章泯去了重庆，蓝苹投奔延安。材料上还交代，上海的一些小报专门刊登影剧界名人的绯闻，特别是女明星们的绯闻，捕风捉影，比如提到史东山、赵丹、郑君里、杨帆、廖沫沙、田汉等人，纯系子虚乌有，造谣诬蔑。」

彭德怀哈哈笑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她自己扯出野男人一大串……洛甫你记性好，记得这么清楚。我讲那婆娘不是个东西吧？至少，老毛也是第五把手了。捡人家吃剩的，还当营养品。那份材料呢？你没有留下来？」

张闻天说：「没有。也没有交给其它人看过。我是尊重女同志的。她自己的经历，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了，又没有查出有政治问题，我尊重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感情。保留这种材料有什么意思？不是君子所为。我把材料退还，让蓝苹本人销毁。当时反对的人很多，还是我和恩来两人分别说服朱总司令、王明、博古、何凯丰他们，在政治局内订了

个约法三章。当时只是同意他们同居，而不是结婚。因为毛泽东同志的爱人是贺子贞同志，去了苏联治病。」

彭德怀说：「贺子贞我很熟悉，红军女英雄。井冈山根据地最初是由贺子贞和她哥哥贺怡领着当地农军创立的。老毛也好，我也好，实际上都是带了人马去投奔人家贺氏兄妹的。贺子贞那时才十八、九岁，蛮漂亮、蛮爽朗一员女将。老毛是有手段，上山不到三个月，就把人家小贺搞到手了，完成革命的结合。可老毛原在长沙有爱人呀，杨开慧已经替他生了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被军阀何健捉住，母子四人一起关进牢房。杨开慧直到三年之后的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因为不肯宣布和老毛脱离夫妻关系，才被何健下令枪决……你讲死得冤枉不冤枉？」

张闻天说：「这里我插一句，长征到达陕北后，贺、毛经常吵架，甚至动拳脚。当然是因为贺怀疑毛和美国去的女记者史沫特莱有一手，后来贺才一气之下去了苏联治病。可是毛在书记处生活会上和我们说，贺在男女关系上不严肃，长征路上就和她的警卫员乱搞，他都原谅了……彭总，你那时是中央北上支队的司令员，毛是支队政委，你们一起走完长征的最后一段路程的，贺子贞究竟有没有那回事？」

彭德怀瞪圆了眼睛：「亏他讲得出口！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北上，洛甫你个中央书记也是一起走的嘛。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支队到达陕北，整整一年时间，天天打仗，突围，途经八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九死一生的闯了出来，他们两公婆天天在一起，贺子贞怎么可能和自己的警卫员乱搞？我只是晓得，在那样艰苦打仗、只顾逃命的一年里，老毛也没有少在贺子贞身上发泄性欲。他使贺子贞怀孕三次，流产一次，洛甫你不晓得？最不尊重女同志的就数他了。李敏就是在长征路上怀上的嘛！能说李敏不是他老毛的女儿？他的私生活一塌糊涂，讲一套，做一套，无道德。」

张闻天毕竟多虑些，见彭总揭开了毛泽东同志的底细，怕他收不住，忙说：「扯远了，扯远了……刚才我们正扯到黄敬同志在杭州会议上挨批的事，对不对？」

彭德怀喝了杯茶水。仿佛也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激烈了些，也就

转了话题：「失敬，失敬……黄敬后来怎么死的？我记得他个子不高，是位年轻、精干的同志嘛。」

张闻天回头望了一眼客厅门廊那出口处，没有发现有服务人员候立，才放低了声音：「黄敬在会上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就像政治上被判了重刑似的，浑身打哆嗦，瘫软在椅子上，散会时连站都站不起。还是主管工业的薄一波看着他可怜，扶了他一把。当天傍晚卫士见到黄敬进到蓝苹的住处，一进门就跪下了：云鹤，云鹤，你救救我……蓝苹见状，也吓得后退两步：你这是干什么？我现在不是云鹤了，懂不懂？站起来！」

黄敬不肯起来，只顾在地下磕头：蓝苹，蓝苹，你救我，救我……蓝苹仿佛明白什么了，厉声喝道：你给我站起来！我不是蓝苹，是江青！听到没有？你这条没有脊梁骨的狗，滚出去！给我滚出去！黄敬爬了起来，可怜巴巴地望着江青，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江青同志，看着我们过去的情份上，你替我在主席面前讲句话……江青大怒：你死到临头了？来人！把这个家伙拉出去！

黄敬死得可疑，彭德怀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一旦听到张闻天道出实情，仍然十分震惊：「这天下成了一个人的了？我们是共产党，怎么可以这样……和封建时代有什么两样？革命同志之间，这样无情无义，连农民起义的领袖都不如。洛甫，你讲的这些，都是确实的？」

张闻天点点头，声音更低了些：「千真万确。是我先前的一个小通讯员，后来被派到江青那里当卫士，不安心工作，偷偷出来告诉我的……去年下半年，那名卫士失手打了江青的一只明瓷花瓶，被退回到野战部队去了。」

彭德怀身子抖了一抖：「娘卖屌！真是做得出……对了，听讲一九五五年上海的潘汉年、杨帆被捕，也和江青这女人有关？」

张闻天说：「就是毛泽东同志委托江青、康生去办的嘛，连公安部长罗瑞卿都没让插手。潘、杨都是周恩来手下的人，很冤枉。听说罗瑞卿私下抱怨过，两个久经考验的同志，怎么可能是内奸？杨帆的情况和黄敬类似，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和蓝苹关系不寻常，也是要封口嘛。现在潘、杨都被判了无期，关在湖南涪江茶场，大约是活着出不

来了。」

彭德怀懊恼地双手捏成拳，在沙发背上捶了捶：「陕北十二年，我们推出了一位领袖。大家只顾了打日本，打老蒋，争取革命胜利。没想到打下江山，搞成这个局面，和过去的皇帝老子有多少区别？」

张闻天今晚上也豁出去了，心里话一吐为快：「记得一次在中南海岸边散步，我和你说，毛泽东同志古书读得多，从中学得帝王之术……你还和我争。那次我避免争论。」

彭德怀说：「对，是有这个事。帝王之术，就是特务政治嘛。听李锐讲，一部《资治通鉴》，老毛读了十几次。」

张闻天说：「老彭，你想想，你、我身边有多少个系统？公安部罗长子一个系统、政保部谢富治一个系统、政法委康生一个系统，还有中央警卫局、秘书局、生活服务局，你、我这些领导人家里的卫士、秘书、保姆、司机，甚至包括厨师在内，不都每月都要回各自的系统过组织生活会，汇报工作？我们敢在自己家里议论党内是非、领袖功过吗？敢在电话里讲讲心里话吗？我们这些人，早就生活在一张网里了。可以说，比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还要严密些！每想到此，我总要不寒而栗。」

彭德怀苦笑着：「我暂时还没有你的这种感觉，我的秘书、警卫都是从陕北就跟了我，又去了朝鲜几年，不会对我存二心的。但家里还有保姆、服务员，都是后来分派下来的，就没有把握了。洛甫啊，你、我心正不怕邪。为人不做亏心事，哪怕半夜鬼打门？去他狗日的！老子大半辈子枪炮里闯过来，不吃这一套。当讲的还是要讲，当吵的还是要吵。不然一个个明哲保身，胆小如鼠，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岂不连魏征、海瑞那些封建臣子都不如？」

这时，警卫秘书站在客厅门口咳嗽，报告：「首长，黄总长拍来一封电报。」

彭德怀看过电报，对张闻天说，不是什么要紧的事；随即又吩咐警卫秘书说：「替我起草个回电，要黄克诚同志把广州军区四十二军的那份材料，明天交中央专机送我。另外，他想上山住几天的事，若中央会议不延期，他就不要来了。若延期，他可以来休息、休息。」

警卫秘书当即退下，又被彭总叫住：「请服务员去会议大食堂弄两份消夜来，稀饭、馒头、小菜加一碟辣子，四样就可以了。」

彭德怀说：「去年年初，老毛批周、陈的「反冒进」搞起来的嘛！可惜恩来骨子不硬，至今不敢放个屁。」

张闻天说：「恩来是虚了胆了。恩来不吭气，陈云不上山，去年的问题怎么谈得透彻？我看这次会议很可能轻描淡写，文过饰非。」

彭德怀说：「不可以！我主张大家放炮，谈深入，谈彻底，把去年的错误摊开来，不要遮羞盖丑！不然，老百姓闹饥荒，人家不认你这个共产党。」

张闻天说：「好，我也主张把去年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我要认真准备一个发言……老彭啊，菩萨是你、我当年供起来的，供了这么多年，也该应验、应验……」

第十八章 领袖面子百姓肚皮

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散步到锦绣谷仙人洞附近时，并不知道毛泽东正由保健护士小钟陪同在洞内玩赏。仙人洞原名佛手岩，洞外岩石参差，壁立千仞，下临无地，很像一只巨掌竖立，「掌心」内陷，为一石洞，洞高六米，宽近十二米，深达十四米，可同时容纳百十僧人打坐颂经。洞中有「一滴泉」，终年滴水，清澈晶莹，僧俗誉称「洞天玉液」。说是入洞者仰头接饮「玉液」，皆可强精固元，益寿延年。历代为佛门净地，敬祀的是晋代高僧慧远法师；直至清代嘉庆年间，才被道士占有，改祀道家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更名为仙人洞。岩洞的侧对面，即是御碑亭的背后，有蟠螭石横出虚空，惊险奇绝，上勒「纵览云飞」四个大字，亦是一著名景观。

还是王光美眼睛亮，她见毛主席的卫士长、卫士多人守候在仙人洞外，忙提醒少奇止步：我们还是先在外面等一等，主席出来后，再进去吧。

刘少奇笑笑说：「也好，我先抽支烟，免得进去闯到活神仙。」

原来洞中光线幽暗，毛泽东和护士小钟正在深处仰饮「玉液」。毛泽东嫌仰着脖子不舒服，小钟便一小口一小口的先仰接了，再一小口一小口的来喂给伟大领袖。唇舌相接，其妙无比，更是强精固元，真真快活如神仙了。

饶是毛泽东耳聪目明，听到了王光美和卫士们的说笑声音，轻轻拍了拍小钟，而向外喊道：「光美哇！你下来，和少奇一起下来，饮饮这里的「洞天玉液」……」

刘少奇却谦恭地坚持着，定要等主席先出来，自己再下去。于是王光美到洞口嚷道：「主席呀，少奇要在外面等您啦。」毛泽东则又在里面说：「光美，他不进来，你进来呀。」

刘少奇点了点头，示意王光美先进去陪陪，自己则留在洞外和卫士们聊天。他不同意主席的卫士们称他为「刘主席」，强调我们党和国家只有一个主席，就是毛主席；大家喊我少奇同志最好了，我听得习惯，又感到亲切。

不一会，毛泽东即由王光美和小钟一左一右地搀扶着出来了，眼睛眯缝着，不太习惯洞外边的强烈光线似的。刘少奇连忙趋前两步，以示恭谨。

毛泽东在洞中畅饮过「玉液」，心情甚佳。他睁开眼来，指着不远处的石凳，对刘少奇说：「正好，正好，这里山石幽静，我们可以聊聊。」

卫士长听说两位主席要聊工作，立即命一名卫士将两方随带着的防潮棉坐垫放到那石凳上去，再分头上两边的路口去守候。王光美则拉着护士小钟的手，到御碑亭里话家闲去了，那模样直像大仙姑领了一位小仙子。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石凳上坐下。毛泽东掏出熊猫烟，自己先含上一支，再让给刘少奇；刘少奇则先替毛主席点上火，再掏出自己的大前门来吸着。毛泽东笑道：「你荣任国家主席，吸的烟却不肯升级？」刘少奇笑说：「大前门抽惯了，也是怕抽上好烟，以后再抽次烟，反倒不习惯。」

毛泽东呵呵笑：「你那也是能上不能下，所以干脆不上。事实上，你已经上了嘛，宪法也没有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制……好好，我和你扯几句最近的事。会议已经分组讨论了一星期，我天天看各组的简报，很热闹啦。各路诸侯，去年头脑发热了的，大都做了些检讨；去年被插了白旗，受了点委屈的，也已经发过牢骚，算出过气了。是不是再讨论个两三天，就差不多了？」

刘少奇吸着烟，听着，思索着。他心里不大同意毛泽东对去年工农业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对广大农村中存在着的严重问题掉以轻心。问题尚未谈透，是非尚未分清，就草草收场，让左的一套继续蔓延下去？那一来，共产风、浮夸风、吹拍风就会继续刮下去，从而使去年的错误演成长期性、全面性错误，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慎重地说：「会议的前一段，各组讨论相当热烈，大家都比较敢讲心里话，敢反应真实情况了，值得肯定。但也要看到，还有相当一部分省委书记，或是保持沉默，或是轻描淡写，或是谈问题言不及义，避实就虚，不肯从思想上和去年左的一套决裂；还有的持观望态度，

在揣摩中央的风向，等等。所以，会议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说：「明白了，你的意思，仍是那个「成绩讲够，问题讲透」。「讲够」是虚，「讲透」是实。怎么才算讲够、讲透呢？你对前段整个会议的情况，是个什么看法？」

刘少奇说：「我的看法是「两头小，中间大」。」

毛泽东说：「讲得详细一点？」

刘少奇说：「「两头小，就是一小部分同志认为去年的错误是带全局性质的，中央应下大决心纠正，才可扭转当前经济的严重局面；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则认为去年的大跃进无大错，只是在各地方执行过程中出了些偏差，中央应在纠偏的同时，继续推行工农业大跃进的方针。「中间大」则是多数同志认为，去年的大跃进虽然出了严重问题，但总的路线方针还可以，也就是七分、八分成绩，三分、两分失误。中央应在纠左纠偏上作出较大政策调整，以利继续前进。」

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你的「两头小中间大」，实质上也就是左、中、右。你可不可以举出几个代表人物来？」

刘少奇苦笑笑，摇摇头：「我仅是个很粗泛的估计，不是很准确的。举具体的同志做例子更难，特别是「两头小，容易伤害人的。」

毛泽东说：「哪好，你就把我划进你的那个「中间大」去吧。芸芸众生，我算一个嘛。你还有什么高招啊？」

刘少奇说：「建议以本次会议讨论出一个文件，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归纳成十几二十条，以由政治局的名义发下去，作为全党工作的指针，以统一各级干部的思想、行动。」

毛泽东点点头：「可以，正是我原先的想法。就以我在开幕式上谈的那十九个讨论题目做基础，综合这次大家讨论出来的要点，搞出一个会议纪要性质的东西。」

刘少奇说：「文件内容以纠左为主，既要具体些，又带灵活性。但不模棱两可，使下边有章可循。人民公社体制要完善、要发展，三面红旗要坚持高举，土法炼钢浪费大，效益差，要停止，「五风」要制止……这些内容要具体、明确，不能含糊；对农村公共食堂，则可以

灵活些，不作硬性规定。部分实在坚持不下去，已经无米下锅的，要允许解散。何况有的早就实际上散伙了，社员已经回家起火的，就不要再强迫恢复了。部分办得好的食堂则要坚持，留作示范。」

毛泽东忽然问：「安徽农业书记张恺帆的那个材料，你看了吗？此人倒是气魄大得很，为了他母亲大人病死前没有吃到一条鱼，下令解散了无为县全县六千多个公共食堂，了得了不得？去年大跃进，「无为」变「有为」。今年一纠左，「有为」又变回「无为」。」

刘少奇说：「张恺帆我认识，是老新四军的，做过过师的副政委，人还算正派，有能力。他这次的材料我看得粗糙，没有过细，只觉得反映的是公共食堂的客观问题。食堂办得好，棒子打不跑。一个晚上可以垮掉的六千多个食堂，大约本来就无可留恋的。当然，处理食堂问题，不能再搞「一风吹」。去年畅行「一风吹」，吃了大苦头。」

毛泽东觉得，自今年四月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当上国家主席之后，他在自己面前谈论问题时，已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分量」来了。不过，对少奇同志的这种新的印象，毛泽东也只能放在心上，风物长宜放眼量罗。于是语重心长地说：「这次的会议，各路诸侯们讨论得很热烈，甚至向中央放几炮，都没有关系。有人向我反应，彭德怀同志几乎天天都在发炮，可是会议简报上读不到，被人「整理」掉了。」

要防止刮另一股台风。担心出现团结问题。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困难一大堆，如果任由一些同志意见对立，不能统一认识，就可能出现分裂。所以我想会议还是按原来安排，只开到十五号，通过一个会议纪要，之后各路神仙下山，各忙各的去。」

看来，毛泽东是决意要让本次纠左会议，浅尝辄止，见好就收。刘少奇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终归只能顺从毛泽东。他心里明白，自己这个「国家主席」是毛泽东让当的，人大会议的选举只是补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在毛泽东同志面前，是谈不到尊严不尊严的。周恩来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和陈云一九五六、五七两年领导的反左倾、反冒进明明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可是去年毛泽东同志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硬说

他错了，逼迫他在党代大会上痛哭流涕作检讨；事隔一年，实践证明犯错误的正是毛泽东同志本人。但谁也不敢公开提出替周、陈平反。除了彭德怀那个大炮筒子，党内再无人敢于顶撞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侧过脸去，见毛泽东正楞楞地盯住自己，忙说：「按原来的安排结束会议，现在就要指定一个文件起草小组。除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可以考虑再增加几位？」

毛泽东说：「还是要搞一下平衡，不然又是我的几名秘书当家。去年的激进派，增加谭老板、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四人；去年的后进派，增加湖南二周和李锐吧。」

刘少奇说：「谭、柯、李三位都是政治局委员，进起草小组是不是份量太重了？还是要防止激进意见占主导。倒是湖南二周，是党内难得的不跟风、脚踏实地的人才。」

毛泽东说：「可以。那就让谭老板、王任重两人参加吧。你也很欣赏周小舟、周惠？冲劲是小一点，但会当家理财，懂得过日子。去年湖南插白旗，今年有存粮，支持红旗省。这次在山上，你找二周谈过没有？」

刘少奇摇摇头：「还没有来得及。」

毛泽东说：「你可以找二周谈谈。他们对基层的情况摸得比较透。听过他们的几次汇报，意在解散公共食堂。观点是右一点。我还是肯定他们的优点，多次给予表扬……文件起草小组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你和恩来召集他们开一个会，把任务布置下去。」

说罢，毛泽东两手撑着膝盖，站起身来。他见到卫士们在岩壁路口等候着他，而没有看到小钟和王光美两位。

刘少奇跟随起身，仿佛明白毛泽东的目光在搜寻什么，便说：「小钟和光美大约是上御碑亭去了。我们到亭子里看看？」

刘少奇夫妇请湖南二周吃便饭，谈情况。

周小舟、周惠来到柏树路一百二十四号别墅。这别墅最初为沙俄帝国银行所有，建造得比美庐更具气派和风格，房间高阔，装饰典雅，保暖防潮，美景天成。美中不足之处是只有俄式桑拿浴，而无室内游泳池。

王光美在别墅门口迎接二周。刘主席是这次会议唯一带了夫人上山的中央领导同志。也算不得什么特殊化，因为王光美兼任着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和保健护士。别墅有了女主人，气氛就不同。

刘少奇正在办公室里接电话。王光美请二周到客厅坐下，也没让服务员上场，自己动手给客人敬烟、敬茶。周小舟到北京出席会议的机会比周惠更多些，因之和刘主席夫妇也更熟悉些。

周小舟笑问女主人：「苗师傅也来了吗？他包的饺子真是国宴水平，我印象深刻。」

王光美笑说：「正说哪，苗师傅专为你们包了韭黄鲜虾饺。也是老三样，一笼蒸饺，两盘水饺，两盘锅贴，加一锅小米粥。不管吃好，只管吃饱。」

周惠说：「在湖南工作，吃饺子倒比吃海鲜还稀罕。」

周小舟介绍说：「光美同志，我们周惠同志是安徽人，喜欢面食。他曾在我们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家里，一次吃下两大盘六十个饺子，创过纪录的。」

王光美说：「那我得去告诉苗师傅，让他多准备些……」

周惠忙说：「您别听小舟瞎吹。我们那华国锋同志是山西人，有点小家子气，他家的饺子包得大拇指大一个，又给了我一大碗米醋，那次吃六十个不算纪录。」

王光美笑了：「一顿吃六十个饺子，也是放了一颗小卫星了。」

周小舟侧转身子和周惠商量了几句什么。

这时，刘少奇快步进了客厅：「小舟、周惠，正巧北京来了长途，失迎，失迎。」

周小舟、周惠立即起身，王光美也跟着起立。

刘少奇与二周握手：「坐坐坐，老朋友了，抽烟抽烟。」

周小舟趁机说：「少奇同志，我和周惠有个小建议，正要向光美同志提出呢。」

刘少奇问：「什么好建议？合理的，就采纳嘛。」

周小舟说：「我和周惠也有厨师，可不可以在我们那边烧两道湘菜，送来一起吃？或者干脆叫我那师傅带材料来，和苗师傅一起制作，

来个南北荟萃？」

刘少奇看王光美一眼：「你不想尝尝你婆家的湘菜风味啊？只是太麻烦了吧？」

周惠说：「麻烦什么？我和小舟到您这里做客，我们师傅正闲在那里……也算我们的一点心意吧，又不敢请您二位到我们那里去吃个便饭……」

刘少奇见二周说的诚恳，王光美也以眼色鼓励，便应允了：「好吧，算破一次例。告诉你们师傅，只烧两道湘菜，东安子鸡和牛百叶。如果材料不凑，烧别的也可以。」

周小舟说：「让烧四道菜吧，我们四个人哪。」

周惠见少奇同志答应了，立即高兴地请光美同志陪他去挂电话，让厨师立即带原材料坐车子过来，并注意保密。

刘少奇点上烟，神情怡然地仰坐在高背沙发上，对周小舟说：「湖南省委去年受了委屈，被中央评为下游，插了白旗。今年上半年已还你们清白，实际是给你们平了反，恢复名誉。主席今年公开表扬你们有七、八次了吧？我也一直想找你们二位谈谈……周惠，来来，坐下坐下。不要光想着我们几个人吃饭的事，让光美去招呼就行了。你们两位常跑基层，情况了解得比我深入。你们说说，我们去年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周小舟说：「少奇同志，六月初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通知上有您的一句话，此次会议务求「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应是会议宗旨。但开了一个多星期的分组讨论会，大家的心情虽然比先前轻松了，比较敢于接触实际了，但不少人仍是顾虑重重，不敢把各自省里的真实状况和盘端出。」

刘少奇点点头：「我去你们中南组听过两次会。河南的吴芝圃，对去年河南带头吹牛皮，刮共产风，全国第一，这次谈起来仍在吱吱唔唔，文过饰非，名为检讨，实为自辩；广西的刘建勋，发言躲躲闪闪，不谈广西严重缺粮，而谈什么煤炭缺多少多少万吨，言不及义。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对形势的估计仍然盲目乐观。思想还是没有放开，怕当右倾嘛。犯下那么多、那么大的错误，至今不愿意认

真检查，正说明他们对去年的一套，还很留恋嘛。」

周惠说：「这也不能全怪下边。因为根子不在下边。事情也不是下边自发闹出来的。」

刘少奇说：「对。去年问题的根子在上不在下，所以检讨错误，就不能只对下，不对上。不然，你们这些省地委书记们就太冤枉了。」

周小舟说：「我和周惠也没有完全敞开思想。许多话，只能谈到百分之五十，六十。您刚才问，去年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心里也都是有答案的，但没法说。」

刘少奇说：「根子在哪里？有答案也不敢在会上说？你们二位可以在我这里说说嘛。我负责替你们保密，不外传。」

周惠说：「根子是从去年一月的杭州会议开始，大批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反左倾、反冒进，一步一步闹起大跃进来的。「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照我的理解，就是要「透」在这上面。不然，就不可能和左的一套作彻底的决裂。」

刘少奇默默地望着周惠。他心里很欣赏周惠能这么透彻地看待去年的问题。在省级负责人中，周惠算第一个向他坦率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人。他把目光转向周小舟：「小舟，你的看法呢？」

周小舟说得更明确：「去年的问题，根子在中央，具体在主席。主席一伤风，全国大发热。」

真是要命了。刘少奇暗自称奇：这湖南二周，果真是青年俊彦，难得的人才。他们敢于在自己面前说出这些，也是对自己这个大老乡的信赖和敬重了。于是，他也说了几句心里话：「不瞒二位，我的困难也正是在这里，既要维护主席的威信，面子问题，又要纠偏纠左，改变去年的一套，缓和日益恶化的国民经济形势……我的工作，相信也是整个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就像杂技演员踩钢丝似的，摇摇摆摆，忽左忽右，去尽力保持平衡，而不是被摔下来。左是一定要纠的，不纠不得了。我天天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报来的灾情简报，晚上要服安眠片才能睡觉。」

周小舟说：「中央已经把「八大」通过的实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决议，丢到喜马拉雅山上去了。」

周惠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周总理和陈云、先念、一波三位副总理，去年的所谓「反冒进四大金刚」，能够挺身而出，要求中央和主席给他们平反。只要中央解了这个「结」，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周小舟说：「错案应当翻过来，中央的工作才不会走钢丝，才会走到平地上来，平衡也就不成问题了。」

刘少奇面色严峻。他心里何尝不想这样？但有这么简单，有这个可能吗？那一来，要置毛泽东同志于何地？引咎辞职？宣布下野？二周啊，二周！你们入党，参加革命也二十几年了，又当了这些年的省委第一、二把手，难道还不知道毛泽东同志的厉害？他的地位是轻易动得了的？湖南有句俗话：纸糊的长沙，铁打的宝庆。毛泽东同志的权力正是铁打的宝庆。

中央的几大情治警卫系统是干什么吃的？除了毛泽东同志本人之外，又有哪个领导人不是生活在中央这几大系统的活动范围之内？这山上或许轻松一些，在那中南海内，只怕你打个喷嚏，人家都了如指掌……算了，算了，这些东厂西厂锦衣卫之类的头痛事，刘少奇都不愿意去想。他沉寂了一忽儿，才苦笑笑，对二周说：「你们的书生之义，我可以理解。但太过理想主义了，实际上绝无这个可能的。首先，周、陈、李、薄四位就不会出面，要求平去年的反。他们去年虽然挨了批，被迫作了大会检讨，可中央仍然把他们摆在总理、副总理的重要岗位上嘛。我相信，他们也绝不会同意别人提出这个问题。恩来可能听到过什么风声，已找我慎重地表明了态度：对去年所受到的批评，他至今无怨无悔，一切要求替他平反的言论，都是别具用心，中央应当严加查处……二周啊，话都讲到了这个份上，旁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而且我相信，以恩来为人的谨慎，他也已经找过主席，表明了上述态度。」

周小舟听这一说，有些儿急了：「少奇同志，刚才我和周惠的话，只是向您汇报我们的思想活动，为的是工作纠偏纠左，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周惠也说：「去年我们虽然当了右倾，但思想路线上还是紧跟中央、拥护主席的。」

刘少奇见二周有些紧张的样子，便和蔼地呵呵笑了：「没事，没事，你们在我这里，可以百无禁忌，讲过就了，传不出去的。除了你们二位，还有别的省委书记来谈过，意见也很尖锐。同志之间的交谈，我会爱护。不然，我怎么来管全党的党务和高级干部？爱护干部是我份内的事。」

周小舟说：「所以我们才敢在您面前乱放炮啦。湖南是个农业省，我和周惠下乡时间多一些，不免把农村的情况看得严重些。」

周惠说：「讲到农业问题，我还是觉得，去年中央不用邓子恢同志管农业，改用谭老板，是一项失策。子恢同志是位多好的长者，兢兢业业，忠诚正直。如果去年农业仍由他挂帅，就绝对出现不了水稻亩产十多万斤、小麦亩产三十万斤、马铃薯亩产一百万斤之类的牛皮卫星！谭老板可好了，一味搞迎合，好象他的全部职责就是为了讨主席的高兴。可以说，主席去年是上了谭老板这些人的当。」

周小舟说：「报纸天天登，电台天天播，让全世界看我们的笑话，精神不正常。」

刘少奇说：「由谭震林同志主持农业工作，是主席亲自点的将罗。我和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都是右倾、小脚女人嘛。这些都不要去谈它了。子恢年纪比我还大两岁，去年光叹气，少管事，休息休息，算养精蓄锐……」

正说着，在厨房里帮了一阵忙的王光美，围着块白围裙进到客厅，笑吟吟地说：「请客人到餐厅坐吧，湘菜已经烧出，不同凡响。苗师傅问要不要上酒？」

刘少奇起身，摆手让二周：「请，请。今天吃湘菜，下不为例，讲话算数。不然别的省也效法你们，派厨师来做菜，我可受不了，影响也不好。」

周小舟满口答应：「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也是少奇同志平易近人。在大乡长那里，我们可从不敢出这类主意。」

刘少奇、王光美都笑了一笑，也都明白，周小舟是湘潭人，大乡长是指毛主席。

主客四人进到小餐厅坐下。刘少奇说：「我的胃不太好，医生不

让喝酒，由光美陪二位喝一杯？」周惠忙说：「我是从不沾酒的。」周小舟说：「还是以茶代酒。」王光美笑了：「也好，你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四道湘菜乡情浓。」

正说笑着，就见苗师傅和湘师傅端来一只烧得热气直冒的木炭火锅、一大盘切得菲薄的什么鱼片，以及绿油油的菠菜、各种调味料，林林总总，很快摆满一桌。

周小舟介绍周惠和苗师傅相识。苗师傅一口京片子：「谢谢两位周书记，我今天是向湘师傅学艺，他的刀功、火候，都让我长了见识……」

刘少奇则和湘师傅握了握手。湘师傅一口长沙腔，诚惶诚恐喊刘主席、刘主席夫人。王光美在旁纠正：「他可不习惯称什么主席，我也不是主席夫人，就叫少奇同志、光美同志最好，又亲切。」

大家重新坐定。周惠见两名师傅退下，便介绍菜名说：「这道火锅菜叫做「蝴蝶过河」，四季皆宜。主要材料是湖、河里的滑鲢，又叫才鱼，无鳞无刺，剖腹洗净，去头尾，只取腰身一段切薄片。食用时，在各自碗内调好佐料酱汁，再把鱼片放进滚开的火锅汤里，下汤即熟，像一只只蝴蝶开翅，漂浮汤上……请尝尝，看看味道如何？」

周小舟已将鱼片投入沸汤中。刘少奇、王光美一看，果如一只只蝴蝶，入口即化，鲜嫩无比。刘少奇赞道：「我是冤做湖南人了，第一次吃这「蝴蝶过河」，比广州的鱼片火锅还鲜美……二周啊，我们湖南人是不会宣传自己，在全国四大菜系中，鲁菜、粤菜、川菜都比湘菜有名罗。」

王光美的吃相甚雅，赞不绝口：「这么漂亮的菜式，真是艺术享受。又鲜嫩，又清淡，不油腻。」

周小舟说：「听讲在北美洲，湘菜可是比粤菜、鲁菜都有名呢。去年一位外国朋友就告诉我，美国的各大城市，都有很多的湖南馆子，主要是香辣，比川菜还受欢迎。」

周惠说：「这「蝴蝶过河」，在洞庭湖区，家家户户都吃得起，算不得名贵。我是四九年到湖南工作，每逢去湖区调查，就总是少不得「蝴蝶过河」、「鳊鱼窜豆腐」几样招待，都是没有上过菜谱的。吃了

十来年，也吃不厌。」

刘少奇饶有兴趣地问：「什么「鳅鱼窰豆腐」？名字很乡土。」

周小舟说：「是乡土风味，下道菜就是。所以少奇同志不要担心有什么浪费，都是几毛钱一斤的材料，价廉物美。」

刘少奇胃口甚佳，边吃边说：「我和光美可是中了你们的计，请二位吃顿水饺，倒让二位反客为主了呢。」

周小舟、周惠都笑了。只花了十来分钟，一大盘鱼片化作「蝴蝶过了河」。服务员上来把火锅及各色佐料盘碟撤走，换上新的碗碟。湘师傅便在苗师傅的陪同下，端上来一只有盖青花瓷盆，报上菜名：「鳅鱼窰豆腐」，并简单介绍几句制作方法：「三市斤左右五花肉一块，拌葱、姜、蒜、花椒等十几种佐料腌四小时，煮至八成熟，取出沥干冷却备用；活泥鳅两斤，在清水中放养三天，吐尽腹内秽物，洗净沥干，放进冷油锅内，以上述五花肉块覆盖。之后用猛火烧煮三分钟。活泥鳅骤然遇热，即会奋力朝五花肉肉内上窰，直到头穿肉皮。最后以文火烂煮一小时即成。」

说罢，湘菜师傅将瓷盆盖子一揭，登时浓香四溢，但见盆内淡黄色肉块上，嵌满了粒粒黑珠子般的泥鳅头，煞是好看。

周小舟对刘少奇、王光美说：「请试试，用筷子挟住泥鳅头，轻轻上提，可把整条泥鳅提出来，很是香滑的。」

刘少奇、王光美依言以筷子提出泥鳅，也是入口即化，美味之极。刘少奇连着吃下两条，直夸赞：「乡土风味好，乡土风味好，比国宴上那些中看不中吃的海鲜大菜还强。」

王光美说：「湘菜中的名品，应该好好宣传，成本又低，口感又好，值得推广。北京的曲园、洞庭春、武陵源，算是老字号的湖南馆子，好象菜谱里就没有「蝴蝶过河」、「鳅鱼窰豆腐」……原来这五花肉算是豆腐了。」

周惠说：「光美同志，也尝尝这五花肉，半肥不腻，确像豆腐一般嫩生的。」

王光美尝了一小口，果然鲜嫩不腻。随即也给少奇同志挟上一小块。

刘少奇吃后，点头称好：「泥鳅是南方的特产，北京很难吃到。这个吃法，也是头一回。」

周小舟说：「少奇同志几次路过长沙，都是自己的厨师做饭，根本不准地方请客，自然吃不得湖南的土特产罗。」

刘少奇笑说：「所以今天让你们两个钻了空子，坏了我的规矩！」

大家也都笑了。接下来的两道湘菜，是见诸菜谱的：东安子鸡、牛百叶。刘少奇尝了一口东安子鸡，说：「这子鸡地道，酸酸辣辣，爽口开胃。在上海、广州，也吃过东安子鸡，完全不是这个味道，只是炒鸡块，糟蹋湘菜名声。」

周惠说：「田汉同志每次回长沙，总是要吃火宫殿的牛百叶……」

刘少奇点点头：「知道，知道，湖南的牛百叶，田汉到处宣传，如今成为湘菜招牌之一。」

王光美说：「湖南牛百叶切成细丝丝，炒面似的金黄金黄，脆而不硬，香甜稍辣。不像江苏、广东的牛百叶，实际上只是牛肚片。」

周小舟说：「田汉同志最欣赏的就是这刀工。牛肚本是不值钱的下水。百物百用，下水也可成为上品。」

四道湘菜过后，苗师傅领着湘师傅，端上来四样主食：一笼蒸饺，一盘水饺，一盘锅贴，一瓷盆小米粥。周小舟、周惠再次向苗师傅道谢。

王光美笑说：「周惠同志，你在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家里放过饺子卫星，一顿吃下六十个，今天就再放一次卫星吧？」

周惠说：「已经吃得差不多了，牛皮卫星害苦人。」

刘少奇忽有所感地说：「唉！去年也是空忙了一场，原以为让全国每个家庭顿顿吃上白馍馍、白米饭，一星期吃次水饺，打次牙祭，就算建成社会主义……没想到去年一年吃光了一九五七年的库存，还预支了一九五九年，搞得全国上下，全面紧张。」

周小舟说：「最紧张的，莫过农业。」

刘少奇问：「农业包括粮、棉、牧、副、渔，其中最紧张的又是什么？」

周惠说：「公共食堂。湖南的食堂干稀搭配，暂时还不缺粮；我听

好几个省的同志讲，他们乡下的公共食堂大多已经无米下锅，只供应大锅菜叶子汤。」

周小舟说：「中央应当早下决心，农林公共食堂不能再这么强办下去。许多省区已经流行水肿病，闹开饥荒了。」

刘少奇问：「你们的意见，有没有向主席反应过？」

周惠说：「我单独向主席汇报过两次，一次是上个月下旬在长沙，一次是前几天在美庐。主席好象听不大进去，不大相信情况有我说得那么严重，湖南就还没有饿死人。」

周小舟说：「讲句不怕犯忌的话，主席在这件事情上头，是太顾面子了。好象撤销食堂，他大面子就下不来了。」

刘少奇沉吟一刻，说：「也难怪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他当作大跃进的新生事物，大力提倡推广开来的嘛。要他收回成命，是很困难……这样吧，今年以来，主席很重视、信任你们二位。你们要趁有利时机，多向他进言，力陈食堂利弊，多举些实例去打动他。再加上别的省区的同志也会去向他反应真实情况，相信他会有所松动。只要主席不把口子封得太死，我和书记处的同事们就有转圜的余地。总司令、周总理、陈云、小平同志他们都是好讲话的。」

周惠说：「好，我和小舟去犯颜直谏。面子要顾，老百姓的肚皮、性命也不能不顾。彭老总早就开骂了。」

周小舟想到乡下那些面带菜色的饥民，眼睛都红了：「少奇同志，您知道，我是主席一手栽培起来的。主席是我的乡长和师长，我是他的晚辈。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主席的感情……就只公共食堂这件事，我怎么也想不通，面子竟比老百姓的肚皮还要紧。要论忧国忧民，我和周惠都比不上彭老总，去年、今年，彭老总两次回湖南，我陪他走了十几个县。彭老总走一路骂一路，骂得我们又羞愧、又感动……」

刘少奇见周小舟激动的样子，也深有感慨地长叹一口气：「小舟啊，你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了，不错不错。彭德怀同志两次回湖南骂娘的事，我也听讲了。他在别的省区也骂过，早就对大跃进看不惯了。他是元帅，主持军队工作，到地方党委骂娘，总不大好吧？你们何不建议他，多找主席个别谈谈，交换意见，效果会更好些。当

然你们不必告诉他我讲了这个话……乡下公共食堂的事，不能要求中央一风吹，主席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我的意见，只能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够条件、有米下锅的，鼓励继续办下去，但也要实行湖南的办法，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没有条件的，不勉强，允许社员回来开伙。这两者之间不搞百分比，该解散的统统让它解散。我估计全国的农村食堂能保住百分之十就不错了……但不要提百分比，来点模糊数学嘛。」

刘少奇一番较为务实又充满政治机变的话，使得湖南二周会心地笑了。

第十九章 东林寺讖语

下午休会。田家英、李锐来到御碑亭散心。

御碑亭位于仙人洞西侧的锦绣峰，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建。亭高一丈八尺，四方四正，琉璃瓦覆顶，翘翘作鱼尾形；四壁亦阔一丈八尺，梁柱墙围皆为石制，浑厚凝重，典雅庄严。亭内专置朱元璋御制汉白玉周癫仙人碑，碑高一丈二尺，阔三尺八寸，厚七寸，石质坚白细润。碑的正面刻周癫仙人传及祭天眼尊者文，碑的背面刻四仙文、咏四仙诗、赠赤脚僧诗，均为明初著名书法家詹希原手书。

御碑亭正面门额有篆书「御制」二字。亭柱石刻联句云：四壁云山九江棹，一亭烟雨万壑松。明洪武二十六年建亭时，为将各种器材运上山顶，而在庐山西北麓的峡谷峭壁间开辟出一条专用道路，与九江至南昌的驿道相接，称为「九十九盘」。「九十九盘」的起点在山脚东林寺。为方便上山的官员们中途歇息并观赏山景，沿路建有「锦涧」、「半云」、「甘露」、「一息」、「披霞」等五座亭榭。每亭景色迥异，云缠雾绕，下临无地，美绝险绝。至今仍为游览庐山的最佳上山路径。

田家英和李锐均爱好考究文物诗词。他们进到御碑亭，先绕至碑后，去辨读〈四仙诗〉：

匡庐之巅有深谷，金仙弟子岩为屋。

炼丹利济几何年，朝耕白云暮种竹。

另一首〈赠赤脚僧诗〉，因字迹模糊，未能辨读出来。

李锐问：「四仙诗，指的是那四仙啊？」

田家英说：「主公前天也问过。我特为查了《庐山志》，又问了管理局的人，大约是指周癫、徐道人、天眼尊者、赤脚僧四位。其实庐山最著名的道士应是晋代的陆修静，山上的著名道观如简寂观、祥符观、景德观等，都是他手上所建。他在简寂观内编纂整理出《三洞经书》，总计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对道教经典的保存和传播影响深远。」

说着，两人回到碑的正面，辨读朱元璋撰写的〈周癫仙人传〉：癫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属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岁，因患癫疾父母无暇常拘，于是癫人入南昌乞食于市。岁如常，癫如是，更无他往。元

至正间，失记何年，忽入抚州一次。未几仍归南昌，有时施力于市户之家，日与侍人相亲，暮宿闾阎之下……花了约莫半个小时，总算把全文辨读完毕。田家英颇为失望：「通篇无佳句，文字平庸，立意肤浅，真可惜了这么大一块汉白玉碑。」

李锐说：「朱元璋放猪娃出身，小时候还当过和尚，肚里能有多少墨水？我读过他的诗作，也都是些浅白的打油，薛蟠水平。倒也可见其人坦率、自信，不用文臣代写诗文。」

田家英说：「也难为他了。我们主公很敬服他的。朱氏也是费尽心机，弄出这么个神仙周癫人来，吹嘘、宣扬他的皇权王位，是得到神仙襄助的。实为美化他自己。」

李锐说：「放猪娃当皇帝，朱元璋是第一人。在庐山上建下这座御碑亭，传之久远了。不知道我们的老夫子，能给庐山留下什么呢？」

田家英说：「不是已经有首七律〈登庐山〉了么？」

正说着，但见中央政治保卫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谢富治，在秘书、警卫员的陪同下，进御碑亭来了。谢富治见到二位，赶忙上前握手。田家英一向对这位禁军统领式的人物敬而远之，与之寒暄几句，即和李锐出了御碑亭，一路往西，散步到龙鱼瀑附近，找了个僻静角落坐下来吸烟、谈心。

田家英若有所思地说：「谢富治怎么上山了？原先中央开会的名单没有他……难道主公需要预先戒备？」

李锐却是大大咧咧地说：「我看没有什么。老夫子已经布置起草文件，再有几天，会议就结束。人家一年四季辛辛苦苦保卫中央、保卫主席，就不能上山来凉快几天？我倒是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去年全党上下大昏热，发射了那么多牛皮卫星，满世界落下笑柄；究竟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几个头脑清醒的人物啊？坦白说，我是半信半疑，又大部份时间都放在调查三峡水利问题。只在去年六月间给主席写过一封信，讲了综合平衡，对华东会议泼了冷水，柯庆施至今和我心存芥蒂。」

田家英说：「怎么没有？「密丝李」的第一任丈夫黄敬，早在一九五七年底就公开怀疑主公提出的「十五年超英赶美」口号，认为不科

学，不实际，做不到；认为英、美今天的工业科技水平，是他们花了近百年时间、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的，我们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十五年内赶上甚至超过？李兄，你知道，黄敬同志就是因为这个，去年初被新账老账一起算，吓成大病，连命都送掉。」

「密丝李」是田家英给江青取的代号。江青本姓李。李锐说：「黄敬是可惜了。他和小舟同岁，两人都是老华北局的，很谈得来。也怪他自己。既然和江青有过那层关系，就不该来做京官。况且老夫子也只是当众训斥了他两次……算了，不谈这个了。去年还有哪几位头脑比较清醒？」

田家英说：「陈云同志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作检讨后，一直养病，吭声不得；少奇、小平只能跟着转，而且表现积极；总理差点被迫辞职；书记处王稼祥同志曾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建议中央暂时不发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被主公痛骂一顿；还有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去年八月在北戴河和主公讨论哲学，当面争辩、劝告主公不要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主公碍于李达是党的一大代表，又是长沙师范的学长，著名学者，年龄也大他几岁，而没有撕破面皮……还有，就是黄总长和彭老总了。」

李锐说：「彭老总的态度我知道，黄克诚同志是我老上级，他不同意大跃进？倒是头回听说。」

田家英说：「黄总长是在去年六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公开表明了他的忧虑。他有五个担心：一是担心十五年内超不过英国，赶不上美国，国家信誉受损；二是担心现在报纸上公开宣传的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等等，不符合科学精神，在助长主观唯心主义，提倡精神万能；三是担心各省区竞先报导丰产田消息，南方水稻亩产几万斤，北方小麦亩产十几万斤，全国吹牛成风；四是担心各省区不顾条件，大上工程，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五是担心全党上下，一片昏热，到时候局面不可收拾。」

李锐说：「老实人讲老实话。在去年那种气氛下，他勇于提出这五个担心，也属凤毛麟角。」

田家英说：「我列席了那次书记处会议。我看多数成员是认同黄

总长的担心的。只有谭震林和李雪峰两位，认为黄总长是在给全国的大好形势吹冷风、泼冷水。谭震林还和黄总长吵了起来。听讲他们在大革命时期，还是拜把兄弟？」

李锐说：「黄老是湘东永兴人，谭是攸县人，老家相近，同是一九〇二年出生，又都是上井岗山的，历史上是很有渊源的了。若论功绩和在军中地位，黄当然高过谭。黄是十位大将之一。谭老板若留在部队，只能授到上将衔。黄老的五个担心，去年怎么没有在党内传开来？」

田家英说：「总书记小平当场给压下了。他在会上裁定，黄克诚同志书记处内分工是管军事工业和民兵建设的，提出「五个担心」动机是好的，但不属于职责范围；谭震林同志思想积极，不同意「五个担心」，值得肯定。但书记处会议内部发言，凡是没有作成决议的，允许畅所欲言，不允许外传。不然大家都不敢讲话了。这是工作纪律。我估计，谭震林事后遵守纪律，没有把「五个担心」报告主公。这事也就没有再被提起。不然黄总长早挨批了。」

李锐说：「在湘籍老前辈中，我最敬服的就是彭总和黄克诚同志，几十年来难苦朴素、正直无私。对了，去年七、八月间我一直在四川、贵州调查长江水利，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后来隐隐听到一点，说是一次老夫子请彭总出席常委会议，请了七次都没有请动，有没有这回事？」

田家英说：「那次是彭总心里呕了气。他虽不计较名位，但确实事有不公。「八大」本来酝酿过他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后来变成「列席常委」，说是以后补正。去年八大二次会议却增选长病号林彪为党的副主席，彭仍是「列席常委」，明明是给他难堪嘛。北戴河那次，在主公的住处开常委碰头会。彭在自己的别墅门口乘凉，和一中队的一名干部聊天，问那干部老家乡下的情况。第一次，主公派了卫士去请，彭没有动；第二次，主公派了卫士长去请，彭没有理睬；第三次，主公自己来请，彭说，等会等会，我这里没有谈完；第四次，主公派了警卫秘书去请，彭继续聊天；第五次，主公派了机要秘书去请，彭说，你可以去转达我的意见，老毛不是讲我观潮派吗？我就是观潮，南方、北方的那些高产喜报是瞎扯淡，根本不可能，我不愿跟着瞎起哄！第

六次，主公派了我去请。那名一中队干部不敢和彭总谈下去，敬了个礼走了。彭总对我讲，家英啊，你们还有没有自己的脑子？我小时候作过田，亩产几万斤？鬼扯淡！今天的牛皮会，我请假不行？第七次，是主公再又亲自去请，三请诸葛，七请彭总，总算把彭老总请动了，但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幸而在那次常委会上，两个湘潭老乡总算没有吵起来。主公平日是很难忍气的，那次却忍住了，大约心里也觉得，是亏欠了彭老总的。」

李锐说：「老夫子一代英主，在对待彭总、林总这样的大功臣，有时也一碗水端不平。」

田家英说：「讲心里话，这十多年在主公身边当秘书，从个人感情上，我确是把他当作父执辈爱戴的，我和毛岸英同年嘛。主公也曾讲过，他看到我，有时就和看到岸英一样；在党的事业上，更是敬奉他为一代伟人，确有其它领导人不及的文韬武略。但近两三年，从我的工作角度上感觉，是越来越难以伺候了。地位至高无上，脾气喜怒无常。今天讲的话，明天就不作数。出尔反尔，主意说变就变，让人捉摸不定，莫测高深。还喜欢让人写检讨，下至卫士、秘书，上至少奇、恩来、小平、尚昆，都有检讨书在他手上，亲自锁进保险柜里……李兄，我这常委秘书越来越不好当。我怕越陷越深，到时候拔都拔不出来。多次和少奇同志、尚昆同志谈过，要求下省地去工作、锻炼，主公又不让走，少奇、总理、总司令也都不让我离开。今后，若能离开中南海，一定给主公提三条：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被人议论；三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别人很难进言。」

李锐见田家英肯同自己讲如此知心的话，只有生死之交才做得到……他很感动，嘴里却劝道：「家英，你千万不要有这些念头。老夫子是伟人不是圣人。即使圣人也有缺点，何况他的优点、缺点又都是那么明显……我倒是觉得，大半年来，老夫子也是在努力纠正左偏的，一次又一次承认自己不懂经济，犯了错误。我们做秘书的，不在他身边吹吹拍拍，而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他，正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国家的安危负责。如果换成另外的人，比如让上海的张春桥来给他做秘书，柯庆施早就推荐过的，想想都可怕。所以，你不能离开。从总的方面

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田家英说：「你比较粗线条，遇事直来直去，主公很赏识你这一点。但你更多的属于诗家气质、不是政治家气质……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马上就要着手起草结束会议的文件了，明天还有一天休息。乔木、小舟约了我，明天下山去一趟东林寺。乔木说你有事，明天不和我们一起出游？庐山这种地方，不定哪年才有机会再来哪。」

李锐说：「我不便告诉乔木兄，是总理要我明天陪他去游白鹿洞书院，朱熹讲学的遗址。」

田家英笑笑说：「白鹿洞书院，我和乔木兄去过了。噢，明白明白，嫂夫人范元甄是总理的干女儿，当年延安的美女之一，你是总理的干女婿啦。」

李锐晃晃手说：「莫开这种的玩笑，你我岂是攀附之人？范元甄那婆娘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只是看几个孩子的份上……想想她在延安整风时，我被关进窑洞，她却和审查我的邓立群上床，我总是觉得肮脏。革命要容忍一些肮脏，我的家庭也要容忍一些肮脏，算不算我的悲剧性格？」

东林寺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三百八十六年），位在庐山西北麓的香炉峰下，北倚东林山，山不甚高，自北而西，环合四抱，有如城廓，中有大溪，溪水自锦绣谷流出。相传锦绣谷为慧远法师的葑药之地。慧远法师在东林寺广聚徒众，宏扬佛法，论赞佛理，译著佛经，长达三十余年，最后也在寺内圆寂，为佛学的中国化、社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东林寺作为庐山名刹，除抗战时期遭受过日军洗劫，迄今仍然保持着原有风貌。一九四九年后列为江西省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出资供养着寺中数十名老小僧人，照旧唱经念佛，只是香火萧条，信众日少了。

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三人没有麻烦江西省委的同志领路，迳自沿九十九盘古道，一路说笑观景，步行下山。

田家英记性好，见盘山古道两旁古树参天，峭壁如削，忽然来了兴致，背诵出一段前人章句来：大峰俯视小峰，峰峰现奇峻之形；前

岭高接后岭，岭岭作迂回之势。壑间古松，风摇仿佛蛇形；崖伴疏松，云覆依稀龙聚。高高下下，环顾惟鸟道数条；呀呀喳喳，翘首仰青天一线。雷声山中瀑布，雨喷石上泉流。翠羽斑毛，盈眸多珍禽异兽；娇红稚绿，遍地皆瑞草瑶葩。岩岫分明，应须仙佛寄迹；娇红莫辨，理宜隐士潜踪……

周小舟见此情此景，田家英背诵出这么一段古人美文来，不禁笑道：「乔木兄，我们可要看紧家英老弟，莫让他学陶潜，做隐士。我们大乡长，可是离不得他这个大秀才罗。」

胡乔木说：「我也记起前人一首〈西江月〉来了，大致是这样的一一峭壁插天如削，危崖仙掌遥擎。莲花池涌灿明星，屈曲苍龙卧岭。太白携诗欲问，昌黎贾勇先登。不如收拾利和名，到此缘何不醒？」

周小舟说：「好不好，尚未进到东林寺，你们两位倒是生了出世之念来了。」

田家英说：「出家之念没有，若能留在山中读他十年八年的书，倒也快慰平生。」

胡乔木说：「想得美，想得美，黄泥绿蚁新醅酒，红袖添香夜读书。不错不错。」

三人走走停停，花了近两个小时，才下到山谷底。过了锦润桥，天地豁然开阔，到了一处山谷平地。谷中林木葱郁，殿阁迭耸，正是东林寺了。颇煞风景的是，寺外的空坪上，竟留有几座坟堆般的土高炉；寺院的围墙上，竟也刷着大跃进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田家英苦笑着说：「前无古人，去年是佛门无净土了。」

周小舟走到一座已经塌下半边的土高炉前，轻轻踢了一脚：「连和尚道士都被动员起来炼钢铁，真是罪过。」

胡乔木说：「我看过安徽一份材料，去年九华山的僧俗人等一起炼钢，把明代留下来的十八尊铁罗汉都炼掉了，阿弥陀佛。」

周小舟说：「去年有的人死后该下地狱。」

田家英说：「我们无神论者什么鬼神都不信，还怕什么报应？」

胡乔木告诫似地咳了咳嗽，提醒他们注意。

寺院门口有位老僧打坐。周小舟上前问道：「请教师傅，我们是外地来的，可以进寺院里去参观参观吗？」

那老僧倒是耳聪目明，连忙合掌起身，让过一旁：「随喜随喜，敝寺向来开放的。」

三人进到寺内，但见殿堂高阔，香烟袅袅，佛像庄严。僧众诵经的诵经，打坐的打坐，气氛肃穆。也有僧人在院子里打扫洒水的，见了他们三位，都单掌行礼，身子微曲，念声阿弥陀佛。

看过大殿小殿，他们绕到殿后来观赏著名的东林诗碑，明代王阳明所作，立碑于明武宗十五年。诗碑为汉白玉石材，高约丈许，钩摹镌勒，字迹依稀可辨。三人还是费了费神，才将全诗辨读出来：

昨日开先殊草草，今日东林游始好。

手持青竹拨层云，直上青天招五老。

万壑笙竽松籁哀，千峰掩映芙蓉开。

坐俯西崖窥落日，风吹孤月江东来。

莫向人间空白首，富贵何如一杯酒。

种莲采菊两荒凉，慧远陶潜骨同朽。

乘风我欲还金庭，三洲弱水连沙停。

他年海上望庐岳，烟际浮萍一点青。

胡乔木、周小舟辨读完毕，田家英眼捷手快，已经笔录下来了。胡乔木说：「也罢，也罢，这块诗碑名气很大，王守仁这首却也平常，还不如他的那首绝句〈文殊台夜观佛灯〉来得自然清丽些。」

周小舟看了看手表，提议道：「我们何不去求见一下寺里的老方丈，听他参参禅，看看有无真学问？之后，再求一顿斋饭充饥。」

因家英笑道：「好好，我们打饥荒打到东林寺来了。」

胡乔木也笑道：「斋饭不可不吃，不然没有力气爬回山上去了。我们按规矩交付他们钱粮就是，且态度要恭敬。」

他们转回正殿前面的院子里，又遇到进门时见过的那老僧人。这回老僧人倒是主动问道：「三位贵人都参谒过了？要不要报予本寺长老，与三位品茗一叙？寺中制得有上等云雾茶的。」

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彼此会心一笑，看来寺中当家的早留心

到他们三人的行踪了。

周小舟对老僧人说：「如果不是太唐突的话，我们很乐意拜见长老，求教一点佛学知识。」

于是老僧领路，经大殿侧面绕行至后殿，进到一间宽敞的净室。净室里已摆下三张直有一尺来高的蒲团，前有茶几，显见已为客人准备下座位。一位面貌清秀、须眉皆白的高僧手抚念珠，也不知是从哪儿出来的，声音清晰地说道：「贵人来游，老衲失迎，请坐。」

领路的老僧给三人各上一盏云雾茶，色泽嫩绿，清香扑鼻。

胡乔木从蒲团上欠了欠身子，道：「我们是外地俗人，路经宝刹，承长老接见，赐教，十分荣幸。」

长老慈眉善眼，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说：「近日山中紫气祥和，文星灿然，老衲出家之人，一心念佛，不问世情的。」

田家英心里暗自想道：你这老和尚卖弄些什么？庐山上下军事戒严，香客不得进山，和尚不得出山，自然知道山上有重要活动的了。遂忍不住问道：「请教长老，镇日颂经念佛，得悟道否？」

长老低眉敛目，缓缓答道：「无常迅速，一心念佛。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反念念自性，怎生不得悟？出家人一心不乱，念佛乃广大教化法门。」

胡乔木听这长老是有些基根的，也就请教道：「如何广大法门？我等悉心聆听。」

长老慧眼微启，彷彿迟疑片刻，方颂经一般答道：「怨老衲饶舌。老衲姑妄言之，三位贵人姑妄听之……天地高阔，法门无极。天下众生，皆得念佛。富贵人受用见成，正好念佛；贫穷人家小累小，正好念佛；有子孙的，宗祀得托，正好念佛；无子孙的，孤身自在，正好念佛；人子孝顺，安受供养，正好念佛；人子忤逆，免生恩爱，正好念佛；身子康健，百病不侵，正好念佛；病体多磨，切近无常，正好念佛；养尊处优，心事不扰，正好念佛；日理万机，忙里偷闲，正好念佛；看破红尘，逍遥物外，正好念佛；贪享荣华，处身火宅，正好念佛；机运亨通，如坐春风，正好念佛；仕途艰难，屡遭贬谪，正好念佛；若思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若是悟道，悟须佛证，正好

念佛：南无阿弥陀佛。」

周小舟听长老说的有趣，看胡乔木、田家英一眼，见二位亦微现惊讶之色，也忍不住问：「请教长老，念佛时，须得净室庄严，心无旁鹜？」

老方丈仍是低眉敛目，缓缓答道：「无拘场地，无拘形迹。好静的，不必敲鱼击鼓，自可寂静念佛；怕事的，不必成群做会，自可闭门念佛；识字的，不必入寺听经，自可依教念佛；千里烧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养邪师，不如孝顺父母念佛；广交魔友，不如一身清净念佛；寄库来生，不如见在放生念佛；许愿保褔，不如悔过自新念佛；习学邪道阴文，不如不识一字念佛；妄谈禅机佛理，不如诚实持戒念佛；希求鬼神通灵，不如正信因果念佛。」

胡乔木虽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但对眼前这位东林高僧的修持学问，还是心存敬重的。遂又问：「请教长老，何谓坐禅养气之说？」

长老答：「依老衲愚见，气生万象，万象皆气。昔孔子称「天地正气」，老子称「元气」，孟子称「浩气」。「天地正气」不可变，「元气」靠培，「浩气」靠养。若果世人不知培气、养气，而一味的去动气、使气，所谓刚愎自用，颐指气使，则分明是去杀气、丧气，而招致灾乱了。」

田家英觉得长老这话倒是有些哲理，忍不住问道：「那天地之间，皆为各种所谓的气所充塞了？」

长老答：「天地之气，上贯牛斗，下临无极。其间可分祥和、暴戾二类。祥和之气为：阳气、壮气、才气、秀气、清气、直气、义气、喜气、善气、美气等等；暴戾之气为：恶气、凶气、杀气、霸气、淫气、狂气、怒气、傲气、吝气、浊气、阴气、晦气等等。人世间，倘若祥和之气充沛，则风调雨顺，天下承平，国运昌隆；倘若暴戾之气充塞，横行无阻，则水旱连年，饿殍遍地……罪过，罪过，老衲见了三位贵人高兴，忘乎所以，就一派胡言了。」

周小舟心里暗自好笑：去年的大折腾，正是狂气、霸气、伪气、淫气大流行了？况且老和尚的一番话，也似乎在什么书上读到过。

田家英但觉有趣，并不相信许多，却又问道：「请教长老，依你之

见，近年国运如何？」

长老一脸微笑，只是不答。

周小舟也不大相信「气生万象」这种形而上的说法，也学田家英玩世不恭地说：「长老一番示教，我三人受益匪浅。敢问我三人前程如何？」

长老仍是笑笑微微，只是不答。

胡乔木见长老不肯「泄露玄机」，也就不便相强，出家人吃形而上学的饭，让他故作高深去罢。而说：「敢问长老处可有灵签，供我们三人抽验？」

长老听他们欲抽签玩赏，倒是当即答应了：「权作游戏，玩娱一回，信之则有，不信则无，不妨不妨。」遂命那随侍在侧的老僧去他内室书案上取来三只签筒，每只签筒内密扎扎插有数十支竹签，任三人各持一筒。

三人当然不可下跪。胡乔木就坐在蒲团上双手摇动签筒，好一忽儿，方有一签落到地下，捡起来一看，上面是三行小楷，一首四字谶语：我也谈禅，我也说法，不挂僧衣，飘飘儒洽；我也谈神，我也说鬼，纵涉离奇，井井头尾。罪我者人，知我者天。掩卷狂啸，醉后灯前。

胡乔木读罢，笑道：「这算一支中签，倒也潇洒。」

田家英效法胡乔木，也只是坐在蒲团上摇动手中签筒，摇得一支七绝谶语：廿年辛苦得从容，力尽筋疲少年翁。爱惜灯油坐黑夜，富贵堂前一梁空。

田家英读罢，侧过身子去问胡乔木：「这是一支下签，似是不吉？」

胡乔木笑道：「方才长老说了，游戏文字，信之则有，不信则无，认真不得。」

周小舟亦已摇得一签，轻声念将出来：夜深残玉漏，鸡人报晓筹。披衣名利客，都奔大刀头。

周小舟笑道：「我这更是一支下下签，信不得，信不得。」

田家英心里存了个意念，替好友李锐求得一签，是首七言谶语：奋力推车过大河，提了油瓶买酒喝。从来祸福无定数，前路崎岖费坎

珂。

周小舟也心存意念，替好友周惠求得一签：品竹弹弦击磬，说书唱曲皆能。祈神保福禳星，牌谱棋经俱胜。

此为一支上签。三人都掏出记事本来，把各自抽得的签语录下。

这时，但见三名年轻僧人搬来一张长案，很快摆上碗碟，并四盘收拾得十分精致净洁的斋食。僧人说：「长老请三位贵人用膳，他辟谷已久，就不奉陪了。」

原来长老于他三人摇签之时，退避内室去了。

用过斋饭，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三人坚持留下十元人民币，作叨劳之费。僧人再三推让之后，方道：「三位贵人光临敝寺，种下福田了。」

出得东林寺，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仍循九十九盘上山。路上，三人约定：「回到牯岭，绝不谈及在东林寺参禅、抽签之事，免遭非议；周小舟和田家英代周惠、李锐两位抽得的签语，也得等到会议结束下山之后，才可转告，博他们一笑而已。」

第二十章 诉尽心中无限事

这天，毛泽东支走了美庐的工作人员，只留下一名卫士值班。他要了却一桩拖了多年的心事，召见一位曾经给过他十年欢爱、十年苦乐的女红军。

入夜，小教堂仍有歌舞晚会。美庐楼上窗户半启，舞会的乐曲透过重重树梢冉冉而来，悠扬回旋，雾一般轻柔，烟一般妙曼。听得出来演奏的是仿唐舞曲〈丝路花雨〉，跳慢四步的。真个是：匡庐丝竹夜纷纷，半入山风半入云，此曲只应瑶池有，缘何风流到丛林？

一辆江西省委的黑色轿车缓缓驰近美庐院门。岗哨认得车号，又事先得到通知，手臂一挥让进。卧车直驰美庐楼下。卫士闻声出迎。省委书记杨尚魁的夫人隋静扶出来一位头发花白、身子臃肿的中年妇人。卫士领路。中年妇人手脚不太灵便，幸而没有台阶。进大门，是过厅。再进第二重门，右侧有一道楼梯。卫士在楼梯口停住，轻声对隋静说：「主席在楼上等着，您陪客人上去吧。」

隋静扶着步履蹒跚的客人，一步一级地上了灯火通明的楼梯。沿着宽敞的廊道右拐，右首房间是主席的书房兼会客室，左首房间是主席的卧室。廊道上有两把藤椅，原是替保健医生和护士临时歇息预备的。隋静熟悉这里房间的格局。她安排中年妇人先在藤椅上小坐，旋接快步进了敞着门的右首书房。毛泽东裹了件长睡衣，正仰坐在沙发上看书。

隋静轻声说：「主席，我替您把客人领来了。」

毛泽东手中书本一合，站起了身子：「噢，好，好。等会你下楼去休息，楼下有替蓝苹留着的套间。我不知道要和她谈多久。但你听到铃声就上来。不管谈到多晚，她不会留在这里过夜。」

说着，毛泽东已步出书房，亲自到走廊上迎接中年妇人，轻轻唤了一声：「是子贞啊？我是润芝……」

中年妇人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仿佛要跌倒的样子。隋静立即上前扶住。立时，一老一少，竟像青春可爱的孙女儿扶着年长色衰的祖母，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声音有些发嘎，再又唤了一声：子贞，我是润芝，润芝……之后拉住了中年妇人的手，搀扶着，进了右首书房兼会客室。隋静则依嘱下楼去那原是蒋夫人宋美龄的豪华套房里静候。

毛泽东扶着神思恍惚的贺子贞在沙发上坐下，已经预备下了茶水、糖果、点心。真是世事沧桑，人生易老啊！二十二年不见，当年英姿飒爽的贺子贞已病衰成这样！一九二八年，三十五岁的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农军残部投奔井冈山时，贺子贞还是个十九岁如花似玉的女红军；就是一九三七年她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时，也还清清瘦瘦，满头青丝……要不是有江西省委作证，由省委书记的妻子陪来，毛泽东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满头灰白、满脸上皱纹密布得像丝瓜筋一般的病老女人，会是那个刚强秀丽、泼泼辣辣、敢打敢冲的红军女英雄。

二十二年了。贺子贞也像不认识毛泽东似的，眼睛死死盯住了看，眼神有些发直。

毛泽东替贺子贞倒茶，剥糖，递到手上。

贺子贞呷一口茶，放下糖。她患有十来种病痛，其中一种是糖尿病，遵照医嘱，既不能吃盐，也不宜吃糖。她只是望着自己阔别了二十二年的丈夫、战友、同志，不流泪，也不说话……局面有点尴尬。

毛泽东一向能言善辩，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如庐山上的道路，乱石铺街，斑驳迷离，看似无规则，实则有规则。可是此刻面对贺子贞，却理亏词穷似的，只能问得一句：「志珍，你还好吧？」

没想到这句寻常的问话，忽然引发贺子贞声音尖厉的大笑：「好！好！好得不能再好……我是被人打入了冷宫的，新中国也有冷宫，哈哈，共产党内也有冷宫，哈哈……」

毛泽东连忙起身去掩了门，关了窗。这美庐的房间隔音效果甚佳。他不再担心贺子贞大笑大闹。毛泽东说：「志珍，都二十二年过去了，你、我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要承认这个客观事实。你想对我讲什么，就统统讲出来，不要憋在肚子里，对你治疗不利。」

贺子贞记起了什么似的，不再大笑，仍是目光直直地盯住毛泽东那保养得油光水亮的脸膛，良久，才问出一句：「你呢？当了万岁，万

万岁，也都还好吗？」

毛泽东觉得贺子贞神情正常了些，于是燃上一支烟，说：「我除了身体还算好，其它的就很难说了……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底子又薄，很难应付。前两年，推广农业合作化，实行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都算打了胜仗；只是去年发动一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搞得党内党外，问题很多，意见很大。今年以来，一直在做纠正，我算是好心办了坏事，让全党全国交了学费。可说是国步艰难吧！但一直没有忘记你。这次一上山，就想着和你见面。没想到你身体差成这样，我很心痛的。」

人非木石，安得无情？毕竟是你陪伴我度过了一生中那最困难的十年光阴。我也知道，你心里一直对我有气。今天，你就把气都吐出来。对你只有一个希望，早日养好身体，出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过一名革命者的正常生活……要不要先吃些点心，都是专为你准备的，这碟是你喜欢的芋头糕，这碟是香酥饼，这碟是芝麻球。我记得你在江西苏区时就喜欢这几样，特地叫师傅少放了盐和糖。

贺子贞却不为所动。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她只是眼睛亮了亮：「润芝……我是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讲。积攒了二十二年的话……。前天，隋静妹子去看我，要接我上山。我就觉得，是你到了山上。可是隋静妹子不肯讲明。」

毛泽东说：「是怕你激动。另也有个保密问题。」

贺子贞说：「你和我见次面还要保密？怕你小老婆蓝苹？我倒是想见她一面呢。放心，我已经无醋可吃。」

毛泽东暗暗称奇。不是一直讲贺子贞精神有毛病吗？现在她就很正常嘛，反应也一如过去那样的敏捷：「志珍，我们好不容易见了面。谈话不要涉及第三者，好不好？」

贺子贞眉头扬了扬：「这样讲，你也承认她是第三者了？」

毛泽东眼睛一瞪，脸孔一板，咄咄逼人地：「志珍！我要求你只讲自己的事，不及其它。」

贺子贞太熟悉毛润芝的这副表情了，从来只要人体谅他，而不会体谅他人。井冈山、江西苏区七年，长征、陕北三年，贺子贞尽量

收敛起自己的锋芒，顺从了毛泽东，从一名红军女将领变成一名家庭少妇，在生活上、工作上照料好比自己年长十七岁的丈夫。她学会了做湖南菜，变着法子炒各式各样的红辣子、青辣子，还有酸辣汤。毛润芝忘情地说过：「贺妹子烧的酸辣汤，堪称苏区第一，开味，通气，发汗，祛风寒，除潮湿，每顿一碗，百病不侵！」毛润芝的性欲极强，从不考虑贺子贞的感受、喜好，只求满足自己的需要。贺子贞虽然是一名年轻的女造反者，但还是依从了传统女性的习俗，随时地给予。江西苏区七年，贺子贞年年受孕，年年由老中医开单方堕胎。那时，毛润芝说：「行军打仗，居无定所，生死未卜，等生活稍能安定些再要孩子。」长征路上，三十万人从江西苏区出发，一年后抵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多人。在那样艰苦卓绝、九死一生的日月里，毛润芝也没有忘记发泄自己的性欲，使贺子贞三次受孕……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机关已经在延安安定下来，毛润芝却几乎同时和延安的三名女子往来，其中一名还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贺子贞忍无可忍了。她特别痛恨那个见了男人就搂抱亲嘴的洋婆子。她曾经命令自己的警卫员执行任务，像干「AB团」一样干掉那名洋妖精，被毛泽东制止住。贺子贞在窑洞里和毛润芝大吵大闹，甚至拳脚相向，以告诉自己的花心男人：我为你付出了一切，付出了理想，付出了健康，付出了青春。我曾经先后为你怀孕十几次！却拴不住你一颗心……名为革命领袖，也是衣冠禽兽……两口子动嘴动手，时战时和，吵闹了一年之久。到了一九三七年底，贺子贞领着刚满一岁的女儿娇娇，身上还怀着一个等着出世的娃娃，和王稼祥的爱人朱仲丽，张闻天的爱人刘英，一起结伴远走莫斯科，去治病休息。原以为一年半载就回来，避一避，消消气……想不到，想不到就发生了后来的那些事情……毛泽东见贺子贞神情痴呆，目光发直，怕她又犯起病来，遂哄慰她说：「志珍，你心里有什么话，就和我讲讲吧？我一定虚心听取，不管你讲些什么，我都不发脾气。」

贺子贞眼睛眨动两下，回复了一些灵动之气，平静地回答：「好吧，你既是愿意听，我就讲……哪怕今后不再见我。我知道你做得出来……我不疯，我知道我讲了的后果。」

毛泽东忙说：「你放心，今后我们可以常见面，常交谈。前几年是因为太忙，没有顾得上。你知道，我已经在四月间辞掉了国家主席一职，今后退居二线，少管事，多研究问题，就有时间了。」

贺子贞说：「那就多谢了。还要多谢你每年暑假，都让娇娇来陪我一星期。你每次交她带来的钱，我都替娇娇存着，一分没动……她是你我夫妻十年，怀孕十几次，唯一留下来的孩子。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孩子改了江青的姓，叫李敏？这事你做得太绝。你不让孩子姓毛，也该让她姓贺。娇娇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她本该姓贺，不姓李……你还把我的名字也改成志珍，不叫子贞。你是要我在被你抛弃之后，有志气，懂珍重！亏你想得出来……呜呜呜，你欺侮一个当年和你共过生死的女红军……一九三二年你在福建长汀拉痢疾，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打摆子，你当时被博古、李德撤职，开除党籍，无权无势……都是我屎尿尿尿的服伺你，从鬼门关上把你的命捡回……呜呜呜，我不是讲我救了你的命，我做你的妻子，是把你的性命当做自己的性命，……呜呜呜……」

毛泽东本来气鼓鼓的，但听贺子贞提到他在江西苏区患上重病，差点送命的旧事，也不禁动容，红了红眼睛：「志珍，我记得，记得的……你莫哭，莫哭……那时我受王明、博古国际派们的排挤打击，连警卫员都看不起我，过了一段最黑暗的日子。要不是你，我不可能挨得到参加长征。」

长征路上，也大病过一常没有你的照料，我不可能走出雪山、草地。那时，我就觉得，你简直是个生命的奇迹，一年时间，怀孕三次，饱一顿饥一顿，还日夜行军逃命，反倒要你来照料我一个男子汉……」

贺子贞眼睛发亮了。从她发亮的眼神里，依稀看出点当年那个红军女将领的飒爽英姿。她止住了哭泣，浮肿的脸上有了些红润：「润芝，算你还记得那些事情……你知道吗？当一个女人用她全部的身心去爱自己的男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就是不可以战胜的，就会出现在我身上出现过的奇迹，拖不垮，累不倒……在贵州遵义，我不是替你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娃娃吗？也就是在那里寄养、丢失了，你给取了个名字，叫毛岸红。……那时你身体不好，我身上有奶，就天天挤了奶

给你喝。你代替娃娃把奶都喝了……」

毛泽东忍不住眼里泛起泪花，连忙掏了小毛巾来擦。

贺子贞笑了笑，说：「记得你还吃过一回醋的……我的那名警卫员病了，我也挤了奶给他喝。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后生嘛！你寻了我争吵：可以喝你的奶子，可不可以和你困觉？吃醋吃到这分上，我都懒得理你，认作你是爱我的……」

毛泽东心里一动：原来怀疑她和警卫员乱搞，只是这么回事啊？可自己还真当回事，在延安和江青同居前，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讲了这件事……看来自己是误会志珍了。

贺子贞至今并不知道毛泽东曾经向组织揭发过她的「生活作风问题」，继续平静地说：「我晓得自己的身体是在长征路上垮掉的……原想休息一年半载，可以恢复转来，我才执意去苏联养病。初到苏联，我就开始后悔不该到了陕北和你吵架，搞得生活不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都不该和你那样吵，还相互动手。我原也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女人，在江西苏区我是一名女战士加你的贤内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都表扬过……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每个月都给你写信，向你认错，请你原谅，保证返回延安后，还像在江西苏区时期那样，过又简朴又恩爱的生活……」

毛泽东说：「是的，我收到过你的好多封信。我也回过信，等着你早日回到延安团聚。」

贺子贞说：「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后，你再没有给我回信。我给中央书记处写信，给军委总政治部写信，要求返回延安，都没有回复。润芝，我离开延安时，你自己心里有数，我是怀了孕走的，还带着刚满一岁的娇娇……一九三八年十月，我记得是十月中旬，莫斯科天气已经很冷了，我替你生下一个男娃，只活了半个月，得了肺炎……我又不懂俄文，被人家误诊，死了……没有人管我，是我自己用了把镐头，在莫斯科郊外的树林里掘了个洞。那泥土已经上冻了，硬得和铁板一样……挖了了半天，挖个小洞，把我们的娃儿埋了……呜呜呜，是你，是你断了我回延安的路……呜呜呜，我是到了一九三九年，才晓得你在我走后不久有了新欢，上海的女戏子……呜呜呜，……一九

二七年十月，你带领一支叫花子样的湖南农军投奔井冈山根据地，那根据地是我哥哥和我拉队伍创立的……在一间庙里，你拉着我拜了天地，你起了誓，诅了咒：革命夫妻，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生死一起……呜呜呜，我相信了你……我一个女红军，被你发配在苏联，被你剥夺了回中国革命的权利……」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劝着：「莫哭，莫哭。当时情况很复杂，三言两语讲不清。只是想到你留在老大哥那边比较安全。」

贺子贞边哭边诉：「润芝你知道吗？老大哥那边，也势利得很。当得知我姓贺的不再是你的爱人，就把我当成了一名普通的寄生者，不再有生活上的关照。我托王稼祥带信，托周恩来带信，任弼时带信，潘汉年带信……我想那些信肯定都到了你手里。你一个字都不回，也不让别人回。你把我丢在那冰天雪地里……你晓得吗？一九四一年，德军进攻莫斯科的前夕，老大哥那边也很紧张了。我们被疏散到了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娇娇得了肺炎，高烧不退，送进保育院隔离室。那个天杀的大鼻子医生，诊断我娇娇神志不清，没得救了，人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到太平间去了。我和医生大吵，我要女儿：为什么我女儿还没有断气就扔进太平间去？我挣脱了他们的阻拦，发疯似的跑进太平间，在几十具冻成冰块的死尸里把娇娇抱了出来！娇娇还有脉搏，娇娇还有呼吸……我是骂了，也不管他们听不听得懂，骂了他们天杀的，刽子手，没有人性的畜牲。他们当我是疯子，把我关进精神病院，连同不到五岁的娇娇，一起当作疯子对待……，也好，只要娇娇在我身边，疯子就疯子。可是，你知道老大哥那边的精神病院是什么样子？我天天被电击，被注射镇静剂。治疗时，他们把我的手脚都绑住，嘴巴也被毛巾堵……润芝，呜呜呜，整整六年，我在疯人院里就是这样过的，不疯也被关疯……整整六年，延安党中央，和莫斯科共产国际之间，月月都有人来来往往，就是没有人过问一声，呜呜呜……」

贺子贞和娇娇母女两个在苏联被关进疯人院的事，毛泽东虽然早就听人汇报过，但今日由贺子贞本人哭诉出来，仍然好不凄惶：「志珍，你和娇娇的事，我是后来才听到的。我太粗心了，光顾了处理党务军务，应付各种突然变故，没有顾得上……还以为你和娇娇在老大

哥那边，有得吃，有得住，这事，我一直觉得内疚。你继续讲。」

贺子贞已经哭诉成一个泪人：「整整六年时间，你对我和娇娇死活不问，一句内疚，就打发得过去吗？就算我是被你抛弃了的猪狗不如的女人，巴望我就死在苏联，可娇娇总是你的亲骨肉呀！你连亲骨肉都不顾……在那疯人院里，可怜我娇娇，总是在我昏睡醒来时就问：妈妈，我有爸爸吗？爸爸在哪里？人家都有爸爸……我虽是恨你，恨你无情无义，铁石心肠，可我总是对娇娇讲：乖女崽，你有爸爸！你爸爸是英雄，名叫毛泽东；他在中国，在延安，指挥打仗，领导中国革命！你爸爸不会丢掉你，你爸爸一定会派人来接你回中国……」

毛泽东插断：「一九四六年，党中央派王稼祥夫妇驻莫斯科，不是就让他们夫妇去打听你们的下落了吗？」

贺子贞泪眼一扬：「不对！是王稼祥夫妇抱不平，觉得这么多年了，对贺子贞母女生死不问，太不人道……他们夫妇后来告诉我，倒是彭德怀同志对他们提过，贺子贞究竟到哪里去了？井冈山上的女红军，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放心，人家夫妇没有讲你毛润芝半点不是。」

毛泽东听这一说，脸都气乌了，茶几一拍，大声骂道：「什么东西！都来挑拨我的家务事？我怎么没有叫王稼祥、朱仲丽到苏联去打听你和娇娇的下落？这是对我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我人格的最大侮辱！你们哪个有胆子来当我的面讲这个话？我操他婊姆！操他老婊姆！都是狼心狗肺，混蛋亡八！我操他老婊姆！」

毛泽东一怒，贺子贞倒是止住了哭泣，忽又爆发出一阵尖厉的大笑：「毛润芝，哈哈……毛润芝，哈哈……你伟大，你好伟大，好伟大，哈哈……」

贺子贞笑得毛泽东有些儿不堪，有些儿狼狈。他意识到自己失控了，失态了，遂又冷静下来：「志珍，说好了不发脾气，又发脾气，还骂了娘，这很不好……你今天，总算把心里的委屈对我讲出来了，你、我之间的误会，可以冰释了。你同意不同意？告诉我，同意不同意？」

贺子贞没有停止狂笑：「毛润芝伟大，哈哈，毛润芝好伟大……」

伟大，哈哈哈……」

毛泽东面对贺子贞的狂笑，一时竟也束手无策。这是个疯子，果然是个女疯子……幸而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幸而原先吩咐好了楼下值班室的卫士，十一点时往楼上打一个电话。毛泽东拿起话筒，哼哼噢噢了好一会，并交代请隋静同志五分钟后上楼来。

贺子贞其实是很灵醒的，一听到电话铃声，知道润芝有公家事，而停住了狂笑，安静了下来。不管怎么讲，润芝现在是全党全军的主席，主一国之政……作为一名老红军、老党员，她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怀疑过毛泽东。她内心深处仍然崇敬那个计多谋足、运筹帷幄、雄才伟略的毛泽东。至多，她也只是觉得，毛泽东于公德无亏，于私德有损。不然，怎么别人都不行，最终只能由他来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见贺子贞忽又奇迹般地安静下来了，心里不禁一喜，遂和颜悦色地说：「志珍，你刚才也听见了，今晚上还有个会，研究工作。我们明天晚上再谈，还是由隋静陪你来。你要听医生的话，在山上多住几天。我们还要见几次面……你治疗方面有什么要求，要我替你打招呼的吗？」

贺子贞目光清亮。她在毛泽东的书桌上发现了三小瓶安眠药：「润芝，好，你忙你的工作。我明天晚上再来。我保证不再讲气话，不再哭闹……对了，还有一句话，江西乡下在饿死人，你知道吗？有的老红军的后代都饿死了，你去年都搞了些什么呀？」

毛泽东只想尽快把贺子贞打发走：「你安心养病……乡下缺粮的事，我知道一些，中央正在开会研究办法解决。」

贺子贞指指桌上那药：「可以送给我吗？我失眠厉害，医生给的药，不起作用。」

毛泽东站起身子，点了点头。

贺子贞手脚出奇地灵活，一个探身，就把那三瓶药抓了过来，放进上衣口袋里。

这时，隋静来到书房搀扶贺子贞。毛泽东却挥挥手，他要亲自搀扶自己的妻子。直到目前为止，党内党外，江青仍然没有被正式称为毛泽东夫人。名义上贺子贞仍是毛泽东的妻子。毛泽东搀扶着贺子贞，

一直走到楼梯口。稍站一站，还是没有松开手臂，又一步一级地扶贺子贞下了楼梯。

隋静请主席留步。但毛泽东仍扶着贺子贞，出了两重门，一直扶着进了汽车，道了珍重。

毛泽东让汽车稍候，示意隋静跟他返回屋内，交代说：「她脑子坏了，一直和我哭闹，我都没法对她开口……你告诉尚魁，明天一早就送她回南昌，不要再留在山上。她还从我桌上拿走了三小瓶强效安眠药，装在上衣口袋里。今晚上要设法把药从她身上取回来，否则会出危险。万一出了事，药还是从我这里拿的。这是任务，无论多晚，你拿到药后，都要给我电话，反正我也睡不着。」

送走了贺子贞。毛泽东心情很烦躁，乱糟糟。今后他再也不要见到这个女人。今晚上又要失眠了。可安眠片又全叫贺子贞拿走了，一瓶不留。

这个女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可悲可叹。他给楼下的值班卫士电话，让通知小钟回来，立即回来。再有，去游泳池看看，把水温调低一点。

一小时之后，毛泽东由保健护士小钟陪着，在游泳池内戏水。电话铃响了。让小钟把电话线拉过来。是隋静来的，报告已经完成任务，请主席放心。说她告诉贺大姐，尚魁失眠，影响白天开会，能不能把安眠药给尚魁去用？贺大姐一听，就把三瓶药都交出来了。她很清醒，也很能替人着想嘛。只是明天一早送她下山，又会哭闹一阵。

毛泽东在电话里道了谢。他不愿再想那个疯女人的事，继续和肤色光洁、浑身上下透出青春气息的小钟游泳、戏水：「一见钟情啊，今晚上，我恐怕又要全无睡意了。你上次说要给我演奏白乐天的〈琵琶行〉？琵琶古曲里，我只知有〈十面埋伏〉、〈阳关三迭〉，不知有〈琵琶行〉呢！对了，我答应过的，要把〈琵琶行〉抄录一遍，送给你……」

游泳之后，毛泽东由小钟牵着上楼，进到卧室，仍然毫无倦意。他今晚上是受了强刺激。没想到阔别二十二年之后，贺子贞竟会当着他的面，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来控诉他！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打江山，夺政权，牺牲了那么多人，总怕有两、

三千万吧？贺子贞这女人还自称老红军、老党员，却是一肚子的个人恩怨，个人遭遇，心胸狭窄，气量何其渺小……看看，说了不再想这个疯女人的事，还是挥之不去。

为了助他入眠，小钟替他做了全身按摩。他日常习惯穿长睡衣起居，倒是十他方便动作。看着他闭上眼睛，哼哼唧唧的很舒服，小钟以为他快要睡着了，就动作放轻了些，之后再替他盖上被子。没想到他被子一掀，双眼一张，神采奕奕。小钟瞋他一眼，不禁又粉脸飞霞，娇羞无状，知道又该那个、那个了……毛泽东视品箫为房事中极乐境界，是从杂书中得知的。他的头三个女人罗氏、杨氏、贺氏都拒绝替他行此事，并斥之为青楼女子的下流行径。一九三八年夏，上海影星蓝苹到延安，到底开通，窑洞里第一次欢好，就展现一流口技，令他欲仙欲佛。蓝苹还是读过几本杂书，又经见过人事的，有时把玩起来，竟说：「古今之道，无非立君牧民。你就是君，我就是民，任你放牧，任你耕耘……」后来的小孙、孟虹等人，也是愿意替他做的，口技却比蓝苹要差了。这个一见钟情也不错。立君牧民，好一个比譬。当然只能任由蓝苹私下里调笑，毕竟封建色彩太浓，不适合党主席的。

小钟去洗手间漱了口，净了脸，匀了粉。返回床头时，见毛主席已经拥被坐起来了。小钟小心地问：「您真是个活神仙啊？弄人一嘴……就是不累不困？」

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今晚上情况很特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不是要弹一曲〈琵琶行〉吗？干脆，我们都起去，你来弹，我来写。」

于是，毛泽东牵着小钟的手，从室内信道绕进书房，一个展纸，一个研墨。之后，一个怀抱琵琶轻挑慢抹，一个手挥狼毫直行草书，用的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公函纸。白乐天的〈琵琶行〉全诗八十八行。不知是有意无意，毛泽东漏写了以下六行：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第二十一章 笑声震瓦四心通

牯岭河谷泉流密布，汇聚成三座人工湖泊，在北的是如琵琶湖，在南的是芦林湖，在西的是庐山水库。各有两、三百亩水面不等，如同三面宝蓝色的镜子，映照在高山之巅，云海之中。

毛泽东约王任重到芦林湖上划船散心。昨晚上开了各组组长会议，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七人为会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文件名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毛泽东并讲了一席意味深长的话，给文件定下调子。刘少奇、周恩来亦有附议补充。

王任重没有参加昨晚上的会议，亦未被指定为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他是在中南组会议上，听了组长陶铸传达的主席讲话。其中的重要内容，使他吃了定心丸。主席说：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讲清楚。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长城。出了孟姜女千里寻夫没有？哭倒了天安门没有？党内天津的科局长们对去年有议论，否定大跃进，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等等。

他们不了解全面情况。「得不偿失」可以举出几十、几百上千件，无非是头发夹子、肥皂、猪肉、菜油、蛋不够，有的买不到了。对这些同志要讲道理，不要骂人，要帮助他们认识整个形势。得的是什麼？失的是什麼？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党内近年又兴骂娘风。主要是不满分子骂我们。上海有一个党委书记，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肯承认大跃进好。态度够硬，可以不杀他的头。就算龙云那样的大右派，也让他多活十年好，否则到了阎王那里还要造谣。

去年四件事，公社化，放卫星，公共食堂，全民炼钢。北戴河会议，人心高涨，埋伏下了一部分被动。去年还订下一九五九年要搞三千万吨钢，大型工程一千九百多项，粮食产量再翻一番，等等。今年承认有些被动，但并非全面被动，也不会垮台。公社没有垮嘛。垮掉一部分也不要紧，再办起来就是。食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暂时垮掉

一部分、垮掉大部分，我都支持。清朝有个将军，每战必败。他在给皇帝上表时，写了「臣屡战屡败」，承认自己不行。他的幕僚帮他改做「屡战屡败」，一字之易，整个奏章的格调就不同，成了一名受挫不气馁、作战到底的勇敢分子。我们去年不是屡战屡败，而是有胜有败，胜多于败。有人讲总路线就是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不能说，一九五八年只有多快而无好省，也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作具体分析。

……前年右派进攻，张奚若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也有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刚愎自用，喜怒无常。他们的矛头都是直接指向我的。算他们两条汉子。关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本人早已明确回答，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利。至今不改初衷。至于偏听偏信，我也要明确宣布，我们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你总要有所偏嘛！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偏向，天经地义。我们同右派作斗争，能不偏在左派一边？左派就是要压倒右派，战胜右派……王任重听了传达，心里既敬服，又感叹：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他的思想感情，总是靠在左派一边。不左，还叫革命？还叫毛泽东思想？他老人家的纠左纠偏，只是形势的需要，是有限度的。这对党内那些思想右倾的同志，无疑是个严厉的警告。王任重也留意到了，听了传达，河南吴芝圃笑得嘴都合不拢；湖南二周，却脸露不安。

毛泽东年长王任重二十五岁，自属父辈。王任重喜好读史，一部《资治通鉴》尤为熟知，记性又好，态度又谦恭。两人谈笑古今，臧否人物，有共同的爱好、话题。毛泽东说，和王任重算忘年交。王任重则甘为弟子。在北京中南海，在武昌东湖，毛泽东都喜欢邀人泛舟水上，一人一桨，边划船边聊天，就像他喜欢游泳、跳舞一样，都是有益健康的休闲方式。

芦林湖当然比不上武昌东湖水面开阔，甚至都比不上中南海那园林湖泊。但芦林湖水倒映着四周秀美绝伦的峰峦峭壁，古树花丛，别墅亭台，水上水下，都是一幅又一幅的蓬莱仙乡似的画图。

毛泽东和王任重在卫士的搀扶下上了一叶小舟。不一会，小舟便

顺风飘到了湖心。两人都没有动桨。王任重看得出来，毛主席意在聊天，不在划船。也是王任重的一大优点，无论毛主席和他谈论些什么，事后总是守口如瓶。他明白，毛主席日日夜夜都在思索着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有时老人家只是需要一个谈话对象而已。

王任重见毛主席凝神眺望着南边的汉阳峰。他安静而恭谨地等着毛主席开口，只轻轻拨动手中桨片，保持住小船的平稳。

过了一会，毛泽东的目光移回到王任重身上：「记得你前几天反应过来过，我的几位大秘书，这次在山上都很活跃……是不是他们的翅膀都硬了，要另择乔木而栖了？」

王任重心里暗自一惊，难道老人家开始怀疑起自己身边的几位大才子来了？老人家离得了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李锐几位？就像胡、陈、田、吴、李也离不得老人家一样的啊！这类捉摸不定又高度敏感的话题，还是保持沉默的好。于是，王任重表示为难地笑了笑。

毛泽东说：「好，你可以不回答。《资治通鉴》上，司马光氏关于德与才发了一通高见，你还记得吗？」

见问起《资治通鉴》，王任重思绪活跃起来，是在第一卷。周纪中，评论智伯败亡之教训时说的。臣光曰：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毛泽东说：「司马光讲得好，王书记记性好。用人之术，要讲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有德而无才，起码不会坏大事。无德而有才，就麻烦了，干起坏事来，防不胜防。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话有道理……我的几大秘书，都是当今才子。其德如何？参差不齐。上山以后，他们都不大来找我，都是我找他们。他们喜欢去找

我的那位小同乡罗。还有洛甫，在山上也很活跃。」

王任重明白，主席指的是彭德怀同志。他对彭老总，从来又敬又畏，不敢议论的。

毛泽东又见王任重呐呐无言的样子，便说：「好了，不谈这个叫你为难的话题了，我们谈点别的。这两天小组讨论会开得怎样？」

王任重说：「您昨晚上在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很及时，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呢。」

毛泽东笑了：「各个小组都传达了？我是既反左，也防右，左右开弓，各打五十巴掌，让左派安心，右派也过得去。你自己是个什么看法啊？」

王任重说：「有人高兴，有人愁。我个人赞同主席的方略，反左不忘记，反右不忘记。对去年的大跃进，要坚持肯定成绩为主。如果否定得太多，省、地、县、社四级会乱了阵脚，去年的积极分子都下台，右倾思想就会占主导，大行其道。」

毛泽东说：「有这么严重？我去年也是积极分子，还是挂帅的，要下台我和你们一起下嘛，有什么了不起？少数人要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谈何容易。我还有康生、罗瑞卿、谢富治他们三套人马保驾嘛。」

王任重说：「我倒是要斗胆说一句，就是对去年工作意见较大的一些同志，也都是出于好心、责任心。起码在山上的同志都是这样。有的牢骚大一点，但基本上还都是肯定去年的工作以成绩为主，问题只是次要的。」

毛泽东笑了一笑：「好你个王书记，我明白了，你在思想路线上是坚持反右，干部路线上却是主张右一点呢。」

王任重红了红脸：「也是盼望党内团结，在克服经济困难的时候，不要出人事上的麻烦。」

毛泽东愣了一愣，忽又想起什么似的问：「你对「问题讲透」四个字怎么看法？」

王任重知道这四个字非同小可，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于是字斟句酌地说：「会议的前一段，提出「问题讲透」，有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反映真实情况；会议的后一段，似乎不必强调了。因为深

入下去，就可能「透」到去年年初主席批周、陈、李、薄的「反冒进」上头，那一来，总路线、大跃进就被兜底翻了。」

毛泽东说：「任重啊，你这个看法很深刻，我算没有白交你这名忘年友罗。当然，那大约也不是少奇同志的原意。怕就怕有人借重这句口号来搞事，中央已决定本次神仙会按时散会，你看怎么样？」

王任重说：「按时散会好。其一，各省市的工作那么忙，急待处理的问题多，我看多数同志是身在山上，心在地方，都盼着早点下山；其二，现在山上三五成群，清谈成风，议论纷呈，难免说三道四、互相指责……湖南周惠同志就在讨论会上提出，去年工作失误，各省的第一书记都该打屁股。第一书记们意见大得很，要找他辩论。」

毛泽东笑了：「周惠啊，是个干实事的人……你的意见很对，「问题讲透」四字不宜再用，神仙会应当按时散会。休息半个月，可以了。南方正在双抢，北方正在秋种。你对湖南二周还有意见？上个月我带你去借粮，不是都答应了么？湖南去年的工作还是比较稳妥的罗。」

王任重说：「我建议主席再找二周谈谈。他们会理财，会当家过日子，的确值得各省区的同志学习。他们基层跑得多，关于炼钢铁和公共食堂的几份调查材料写得很扎实，有说服力。人民公社的分配办法，他们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共食堂实行「粮食到户，节约归己」，都是可参考的。」

毛泽东点点头：「我原以为你对二周还有意见，原来你是佩服他们的罗。很好很好……呵哟，我未动一桨，船怎么飘这么远了？来来，人生在世不称意，从此散发弄扁舟！我们一起划，绕湖一周，如何？」

晚饭后，周小舟、周惠、李锐加上张闻天，正在彭德怀的别墅里聊天，周小舟的秘书气喘呼呼地跑来报告：「两位周书记，美庐来了电话，请你们马上过去，主席正等着呢。」

周小舟、周惠立即起身，向彭总和张闻天、李锐三位告辞。

彭德怀拉住周惠的手，对周小舟说：「老毛找你们去谈话，抓住机会，给他反映下面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吃下去，会有更多的老百姓得水肿病送命。」

张闻天也在旁说：「我们这个党的事情啊，毕竟是毛泽东同志说

了算。对于去年的问题，只要毛泽东同志真正想通了，就一通百通，改正起来并不很难。」

周惠说：「公共食堂的事，上月底在长沙，我向他汇报过；这次在山上，也专门谈了一次。主席似乎不大听得进去。」

彭德怀坚持说：「民为重，老毛听不进也要讲！必要时大家都去讲。他的面子要紧，农民群众的性命更要紧。」

李锐也对二周说：「在老夫子面前，我们是后生晚辈，可以放炮。其实老夫子有时耳软的。」

周小舟、周惠出了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直接去美庐，让秘书仍回住处去值班。周惠心细，问了秘书一句：「你刚才回答美庐电话时，没有讲我们去了哪里吧？」

秘书恭敬地回答：「我只说两位周书记出门散步去了，可以立即找到。」

二周来到美庐时，卫士已在门口等着，请客人上楼。楼上的主席书房里，毛泽东穿着件长睡衣正在书桌前手书〈回韶山〉一诗。看得出来，他兴致很好。二周在门口站了站，先轻咳一声，才说：「主席，我们来了。」

毛泽东已经听到楼下的电话报告，知是二周，并没有停笔：「进来进来，我这就写完了。对了，还少个签名。」

二周近前一看，立即高兴得要叫出声音来：「主席的这幅〈回韶山〉，是送给湖南省委的！」

毛泽东手中的狼毫朝笔缸里一扔：「坐坐坐，也是了一桩事，答应了你们的，带回去做个纪念。」

周小舟说：「周惠啊，这可是件墨宝，我们请人裱好了，是挂在湖南宾馆大堂，还是挂在省委会议室？」

周惠脑子转得快：「先请人放大一幅，挂宾馆大堂；这幅真迹，挂省委小会议室。」

长茶几上已经摆着茶壶、茶杯，还有一大盘鲜荔枝、一大盘鲜龙眼。

周小舟先给主席添了茶，再给周惠及自己也倒上。

毛泽东请二周剥荔枝、龙眼吃：「福建省委叶飞同志送来的。我历来反对各地给中央负责人送特产。叶飞保证了，下不为例。而且是他自掏腰包，发票都给我看了。」

周惠笑说：「主席生活简朴，有时也的确使下面难办，孝敬之心，总有一点嘛。」

周小舟说：「吃吧吃吧，湖南不产荔枝、龙眼。主席不让孝敬，我们就多到他这里打秋风。」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你们可以刮我的共产风……小舟每次到我这里，还有李锐，总是把水果吃光。湖南为什么不多搞几座大的花果山？多种些桃子、李子、梨子、桔子，还有柿子、板栗、甘蔗，湖南气候合适。」

周惠说：「民以食为天，先吃饱，后吃好。水果属于「吃好」范围。当然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收入高。」

周小舟说：「只要中央不再搞土法炼钢，今冬明春，我们可以大搞果树上山，多种经营。」

毛泽东忽然想起一件事：「上月下旬在长沙，我看了你们新盖的那座湖南宾馆。「湖南宾馆」四个字是请郭沫若同志写的，那个「馆」字，他写成「馆」了？」

周惠说：「当时省委接待处的同志请教过郭老。郭老解释，就是这个「馆」字，又吃又住，食为先，先吃后住！」

毛泽东又哈哈笑了：「又吃又住，先吃后住，妙解妙解……」一边笑着，一边吸着烟问：「怎么样啊？神仙会按时散会，你们心里的苦水，都在小组会上倒完了没有啊？」

周小舟说：「主席，我们没有苦水。去年被谭老板插了白旗，评为下游，今年主席已一再肯定了我们，我和周惠心里都没有怨气。工作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嘛。」

周惠说：「其实去年谭老板也是好心做差了事。还记得他去年在广州代表中央插我们白旗的那个痛心样子，一再抱怨我和小舟，主席的家乡省插白旗，怎么向主席交代？怎么向主席交代？」

毛泽东很开心：「谭大炮放空炮，没有作过田，不懂粮食是怎么

长出来的……光有好的动机不行，还要有好的效果。我们应当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去年我自己，也存在这个问题。各小组讨论会上，大家还能畅所欲言吧？」

周惠看了周小舟一眼。周小舟会意：「李锐在华东组的几次发言，都被罗瑞卿同志所打断，不让李锐把话讲完。」

毛泽东一听，奇怪地问：「有这个事？公安部长还管李锐的言论自由？我明天问问罗长子。小舟，你在我这里挂个电话，马上把李锐找来，一起谈谈，我给他言论自由。他在华东组没有讲完的，到我这里讲讲，我欢迎。」

周小舟立即高兴地去到书桌前打电话。他多了个心眼，没有直接挂电话到彭老总的住处，而挂给自己的秘书，让马上去找到李锐同志，立即到美庐来参加谈话。

十分钟后，李锐小跑着赶到美庐，进入毛泽东的楼上书房时还在呼呼喘气。周小舟、周惠起身相迎。毛泽东没有起身，亲切地招招手说：「李锐啊，来来来，加上你共是四个湖南老乡，我们来开个同乡会。」

李锐笑嘻嘻地坐下，口无遮拦地说：「开同乡会？周惠不是湖南人啊。」

周惠说：「我到湖南工作十年了，算半个湖南人总可以吧。」

周小舟说：「主席是请我们来吃荔枝、龙眼，其他的产。」

李锐动手剥荔枝：「主席是大户，他的东西，我一向的政策是不吃白不吃。」

毛泽东是喜欢这几个后生晚辈的：「好好好，你们只差打我的土豪，分我的田地了！」

幽默的话语，引得四人一齐哈哈大笑。

毛泽东擦了擦眼睛，问：「李锐，你在华东组发表了什么高见？以致被罗长子打断？你可以在我这里讲讲。」

李锐看周小舟、周惠一眼，知是二周代他告了状：「其实也不是什么出格的言论，只是心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我主要是谈冶金部的事。关于各地大炼钢铁的情况，如落实指标和保证质量问题，冶金部

一风不透，连我这个主席的工业秘书都问不出消息。很明显是担心我把真实情况报告主席；倒是计委内部，还能及时知道点实情。今年四月上海会议之前，我就是从计委内部问到钢铁生产的若干实情。原订今年钢铁产量突破三千万吨，实际情况恐怕连两千万吨都完成不了。加上从其它方面的考虑，特别是电力供应紧缺，于是向主席写了信，建议钢产量指标下调，以免影响全局。钢铁生产关键是质量，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土法炼钢，人力财力原材料浪费过大，今年不要再提倡了。」

毛泽东说：「今年不搞小土群，提倡小洋群。」

周小舟说：「至少每个地区可以有一个小型钢铁厂，就地供应，解决农村犁耙、锄头、镰刀、锅灶等的用铁问题。」

周惠说：「全国几百个地、市都建钢铁厂？要吸取去年遍地开花、严重浪费的教训。」

李锐说：「史达林语录中有一条，社会主义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会比资本主义严重得多，因为社会主义是国家集中计划经济。这话很中肯。去年，是我们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作的一年，「敢想敢干」这个口号有太多的副作用。「以钢为纲」、「两大元帅」的提法更是不科学。」

这话够坦率、够尖锐，周惠担心毛主席受不了。

毛泽东却只是瞪了茶几一眼，接着就说：「去年把计划搞乱了，今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也是「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嘛。」

李锐因听周小舟说过，毛主席在湖南视察时也说了这句成语，是指陈云同志；于是立即抓住机会说：「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南宁会议后，陈云同志只挂了国家建委主任，养病去了。计委这边是富春当家，相当吃力。」

二周也附和说：「请陈云同志出来主持财经工作，有利于克服去年的失误。」

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起初吃了大败仗，于是思念郭嘉，后悔没有采纳郭嘉的计谋……陈云做经济总指挥好。他这人的弱点是身体差，暮

气重，联系群众不够。」

周小舟心想工业问题谈到这里，适可而止了，便把话题引向农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他说：「我还是更担心农业问题。农业是根本，去年是「粮食高产」引发工业高潮。全党上下都以为农业过了关，粮食吃不完，可以全民大办工业，结果还是吃了大亏。」

毛泽东说：「不尽然吧？两条腿走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钢铁。好好，小舟继续讲。」

周小舟说：「去年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不能只怪公社书记、县委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千斤省十几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周惠脸都白了，李锐也登时心里发急，小舟怎么这样肆无忌惮？

毛泽东脸膛红了一红，没有发作，以手指了指自己，再指指周小舟：「好小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讲得好，讲得好。小舟向来在我面前敢放肆，我不计较……去年啊，我是看了钱学森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到百分之几点几，就可以亩产三万斤、四万斤，因此相信了。看起来，原子能科学家谈粮食产量，也是外行的很，今后还是多听他谈点原子弹、氢弹的好。」

周小舟说：「去年传主席的话，中央和地方都有些乱，不是经过中央的正式文件，而是口头传达，报纸消息，出入很大。谭老板的某些讲话，在别的省传达到生产队一级，湖南压下了，没有传达。」

毛泽东笑说：「去年湖南独立自主，抵抗瞎指挥。你继续讲。」

周小舟说：「比如密植问题，谭老板说越密越好，越革命。许多省照办了，水稻密不透风，结果大减产。湖南坚持合理密植，按谭老板的标准是稀植，但湖南去年保住了粮食。」

毛泽东风趣地说：「去年是圣旨满天飞，马克思说，恩格斯说，列宁说，史达林说，毛泽东说，谭老板也自由发挥，到处胡说……哈哈……」

周小舟、周惠、李锐跟着哈哈大笑，很开心。

笑过之后，毛泽东说：「你们还是要爱护谭老板。他这人是忠诚有余，干劲有余，实事求是不足。关于公社的管理体制，湖南有什么

具体想法？」

周小舟示意周惠回答。周惠说：「去年还有个口号，叫做「书记挂帅」，变成第一书记说了算，其它人说了不算，不利于党委集体领导，发挥整个班子的智能……还是主席讲的好，一道篱笆三棵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毛泽东又笑了：「我看湖南倒是第一书记不大管事，第二书记挂了帅。还讲第一书记都该打屁股？」

周惠争辩说：「还是小舟挂帅嘛。不过小舟作风民主，省委每次的重大决定，都经过了一班子人的群策群力。」

周小舟提醒周惠：「你还是回答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问题吧。」

周惠说：「我们主张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评工计分，按劳付酬，多劳多得。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一级主要负责行政管理，大队一级主要负责生产协调。」

毛泽东问：「那不是退回到初级社水平去了？一大二公不见了。」

周小舟说：「要巩固公社体制，在现阶段，经济核算单位还是一步到位，退回到生产队好。办水利，办企业，办学校，办医院，民兵训练等，还是一大二公嘛。」

毛泽东笑笑说：「这事很重要，也很重大，我还要听听其它省区的意见，不要由「湖南同乡会」决定，搞成「湖南一言堂」。」

二周和李锐又都大笑。

李锐说：「南方人多地少，生产规模相对小一些，可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北方地多人少，生产规模大一些，可以实行二级所有，以生产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南北有别，因地制宜。」

毛泽东故意脸一沉：「李锐啊，你是我的工业秘书，联系工业部门的工作，不要学钱学森，原子能科学家谈粮食高产，再给我惹麻烦好不好？」

李锐打头，周小舟、周惠紧跟，三人大笑不止。

笑过之后，周惠继续说：「农村还有个当务之急，是公共食堂，建议中央当机立断……」

毛泽东插断周惠的话，说：「此事你和小舟已和我谈过多次。湖南省委是下马派，是不是？我倒是比较欣赏你们实行的「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忙时吃干、闲时吃息主杂搭配」这些具体办法。王任重讲他准备回湖北去推广。公共食堂不能一风吹。有条件的要坚持。没有条件的，允许垮掉一部分，以后再恢复。周惠你是个实干家。我还是送你那句话：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

周小舟说：「我们湖南省委班子要加强理论学习。「埋头拉车、抬头看路」这个比譬，很生动，很深刻。」

李锐忙着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毛泽东说：「提倡敢想敢干，的确容易引起唯心主义。去年是几件事搅在一起，失去平衡，取得教训。关于下面讲了假话，搞了浮夸，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不要那么沉重。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上凭手气。客观规律不易掌握。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电力，不能凭手气……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全国各地的情况也很不平衡，有丰有歉，有各种自然灾害，还有少数地方闹粮荒。丰、歉扯平，能增产三成，谢天谢地。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对立面。去年十二月郑州会议以后开始右倾。我比党内大多数人右倾得早，比二周则稍迟。脑子里有两个自己，一个左，一个右，经常打架。或许左的那个力气大些。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许多事情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就会像曹操部下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说到这里，毛泽东和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一齐哄堂大笑，久久不息。很久没有像今晚上这样，痛痛快快，大笑不止，声震屋瓦的了。

当晚的交谈，无拘无束，一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半。其间吃了消夜：馒头、稀饭、臭豆腐、香干子、辣椒炒腊肉。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离开美庐时，毫无倦意，只觉神清气爽，兴奋莫名。倒是李锐记着田家英的多次告诫，分手时提醒二周说：「老夫子和我们三个的交谈，还可能有变数，我们还是嘴巴严一点，不要外传……」

东边的山峦上空，已隐隐现出鱼肚色。庐山又迎来一个时烟时雾、阴晴不定、清凉飕飕的黎明。回到住处，李锐不能入睡，写下一首绝句，以记叙振奋之情：庐山吟之三：初登楼，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话到曹营事难办，笑声震瓦四心通！

第二十二章 奋笔陈民瘼种下泼天祸

彭德怀彻夜不眠，反复审读着广州军区辖下第四十二军政治部的一份汇报材料：〈关于少数排、连、营、团级干部对当前经济生活的看法〉。

材料是坐镇北京的军委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交中央专机送来的，并附有一纸电报式的短筒：此件是否报毛主席及在山上的诸位军委副主席阅由彭总酌定。

如此重要的军队动态情况，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可以压下不报吗？

去年的大跃进引发全国经济大紧张，这不仅是第四十二军的问题，也是所有野战部队和地方军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五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作下那么多孽，营房四周的老百姓在饿肚子，在逃荒讨吃，干部、战士能无动于衷？对人民群众的死活不闻不问，麻木不仁，哪还叫做什么人民子弟兵？除非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机器人、木头人。

彭德怀把材料上一些颇有代表性的「不满言论」、「牢骚怪话」，一一以红铅笔划下杠杠，标志出来：某部一名副连长说，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很怀疑大跃进取得了多少成绩，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就是证明；某部一名排长说，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它一切都是紧缺；某部一名营教导员说，经过去年的大跃进，我们的事业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某部一名连长说，总的形势，一九五六年好，一九五七年较好，一九五八年成问题；某团一名政工干事说，看不出全国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公社的成立太快、太早，不合乎规律。都是上面施压力压出来的；某部一名宣传科长说，社会主义阶段不应办共产主义的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人民公社有意见；某团一位副团长说，苏联建国四十多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种自留地，我们建国不到十年，就什么都「公社化」了。去年不少农村实行集体住宿，集体生活，男女乱搞，有的还是军婚，败坏道德风纪；某部一名仓库管理员说，俺回家探亲，见乡

亲们在公社劳动，还不如过去给地主扛活，给地主扛活还管吃饱，有油水，给工钱；某部一名排长听新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曲时，不耐烦地予以打断：算了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的歌词非修改不可；海南岛警备区一名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某团一位副政委说，去年的问题不仅是工作方法有问题，而是犯了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若把责任推给下面，实在说不过去。

.....

面对上述「不满言论」、「牢骚怪话」，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三军统帅，可说是忧喜参半，感情复杂。喜的是军队干部终于敢讲真话，敢于表达各自对去年大跃进的看法；忧的是因此军心不稳，干部战士思想混乱，影响部队的训练和战备。广州军区政治部和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在整理、上报这份材料时，显然是耍了耍滑头，他们把反应上述意见的指战员分为三类：多数属于认识模糊，对去年大跃进期望过高，而导致情绪低落；少数属于思想上右倾保守，立场有所动摇，在某种程度上迷失方向；极少数原本是反右斗争时的批判对象，未戴帽子，继续犯错误。

于是这份材料就如同一柄双面刃，如果中央决心彻底纠左，它则可以锋芒向左；如果中央转而反右，它也可以锋芒向右。

彭德怀感到棘手的，却是材料还列举出了「落后观点」所有人的姓名、职务、所在单位。简直就可以依据名单抓人。这材料怎么上报给老毛？

要是老毛不分青红皂白，一道批示下来，下令全军清查不满分子，纯洁军队干部队伍，怎么办？岂不要把人民子弟兵变成一支哑巴军、木头军？那一来，地方干部还没有折腾完，就又要折腾军队干部了。决不能让这种陷害忠良的事情出现……但军队基层干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见，又确有必要让老毛知道。讲不定也是有助于他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反左、纠左，把国家的经济建设引导至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彭德怀想起温和敦厚的军队长者朱德总司令。对了，先把材料送

给朱总司令审阅再说。

朱德长彭德怀十二岁。这次在山上住中八路四百二十二号别墅，原为一名意大利富商所建，是牯岭一带可以跟美庐媲美的又一豪华居所。彭德怀与朱德自井冈山起结下生死之谊，一个总司令，一个副总司令，率领人民子弟兵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路程。无论过去在太行山上、延安窑洞，后来入住中南海，两人都是惺惺相惜，彼此敬重。他们还有个共同的爱好：对弈，棋盘上杀个痛快，谁赢了谁请客，吃他一顿，此种乐趣，与市井平民无异。

彭德怀派机要秘书将材料呈送朱德总司令，之后放倒身子，睡上一觉。等总司令审阅过材料，他再去讨教，聆听指示。当天下午，朱总司令来电话约他去下棋。彭德怀步行到中八路四百二十二号别墅时，门口的草地上，棋盘茶壶茶杯都摆好了。握手坐下，彭德怀无心下棋，而问：「总司令，四十二军的那份材料，看过了？写了指示没有？」

朱德笑眯眯的像尊弥勒佛。如果不穿戎装，又没有看过他的照片，十有八九会把他当成一位乡绅长者，慈祥父辈：「你呀，还是那个程咬金三板斧脾性……不先谈工作，就不肯娱乐。你的娱乐也很单调，打拳，散步，下棋。」

彭德怀说：「我晓得自己有点孤僻，生成的脾气，就是搞不来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那一套。我的一个秘书，讲我是中国的巴顿将军。被我狠狠训了一顿，巴顿是个好战分子，离开了战场就不好混；我是爱好和平、以战争制止战争的共产党人。一九四九年大西北解放后，我本来一门心事抓大西北五省的经济建设规划，不久被召进北京，去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别人称病，不愿挂印出征嘛。」

朱德知他是指病号林彪，长期疗养不管事，毛润芝却偏偏破格提拔为党中央副主席，压彭德怀一头：「德怀啊，人家讲你是中国的巴顿，我看倒是有几分相像呢。巴顿在欧洲战场是个英雄，战后回到美国就吃不开了……当然，你比他强，和平时期，仍在统率三军，没有解甲归田。四十二军的那份材料，我看了，午睡也没睡成。我知道你有难处，又想报送润芝，又想保护材料上提到的那些干部，而要我以老卖老，写个批示……」

彭德怀嘿嘿笑着：「就是先到你这里讨个保嘛。不然，军队里敢讲真话、敢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也都打下去了，养成一股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风气，人民解放军也就可能演变成晚清的八旗兵、豆腐渣军。」

朱德点点头：「讲得很对。军队不能乱，传统不能变。说到底，我们的事业、江山，还不就是靠了这支军队？看看，这是我拟的一段话，你有什么补充的，还可以加上去。」

说着，朱德从身边的坐椅上拿起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那份材料来。

材料的第一页是新添上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用笺，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军委主席并诸位副主席：总参谋部和德怀同志转来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政治部材料一份，我已仔细读过。地方近年来所出现的困难情况，在部队官兵中有所反映，是正常现象，毫不足怪的。我认为，除极个别对我们的事业抱有成见者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敢讲真话的好同志，我们应予爱护。允许讲真话，反对讲假话，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即使个别有成见的人，也还不是敌我性质，仍是教育、团结的问题。教育一切可以教育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我们党长期一贯的方针。

建议此件在全军师以上高级将领中作正面传达，不知以为如何？

彭德怀看了总司令的批示，高兴得坐不住了：「太好了，总司令，军队干部也应对去年的左的严重教训，有个统一的认识……」

朱德朝彭老总招招手：「你坐下来，坐下来……我问你，我的这个批语，是不是有点右啊，你估计毛润芝会有什么看法？」我只是想让他知道军队干部对那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真实看法，又想保护一下这些敢讲真话的人。」

朱德说：「是罗，他是越来越听不进意见了，对军队的动向尤其敏感。与其那样，这份材料倒是不要报给他的好。」

彭德怀说：「相信老毛还是看得到的。既然黄克诚的总参谋部都收到了材料，萧华他们那个总政部还能不收到？谭政同志名为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当家的却是萧华，屁大个事都会报给老毛的。」

朱德说：「好好，那我就派机要员把材料送给毛润芝吧。你要不要也附上几句话？」

彭德怀想了想，说：「我想不用了。我画个圈，签个名，就行了。来来，这就写上。」

说着，彭德怀拉过纸笔，签了名。

朱德随即在牛皮纸信封上写上：「请润芝兄阅。」随即命机要员送河东路一百八十号。

办完正事，朱德说：「德怀，该下棋了吧？来来，我还是先出左拐子马。」

彭德怀把炮往中间一横：「我还是当中炮，老路数。」

朱德说：「我坐相，你敢炮打？」

彭德怀说：「我出车，以攻代守。」

朱德说：「你从来猛打猛冲。我也出车，你敢拼？」

……两帅对弈，不悔子，速战速决，绝无拖泥带水。不觉五打三胜，到了晚餐时间。朱总司令三胜，留彭德怀吃饭。两人都好青菜豆腐，素食为主。不像毛泽东及其余将帅，喜好香辣晕腥、陆海八珍。

饭后，彭德怀回到住处时，周小舟已经坐等他好一刻了。他和周小舟是湘潭小同乡，论年纪算是叔侄辈。其实，周小舟和毛泽东主席才真有点亲戚关系，母舅家的远房外甥，应尊毛为姑丈的。当然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这层关系。就是知道的，也都遵守纪律，从不提起的。

私人感情上，周小舟却更倾向彭老总，两人不论辈份，不分高下，可以推心置腹，平等交谈。彭德怀笑称为「臭味相投」，周小舟则认作「敬老尊贤」。

彭德怀见周小舟有事相告，便支走了服务人员：「听讲老毛昨晚上找你们几个秀才谈话了？谈得怎样啊？」

周小舟说：「正是要向你报告一下。我、周惠、李锐三位，昨晚上简直是对大乡长来了一场围攻。当然谈了去年的问题，包括大放牛皮卫星，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等，连「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样尖锐的话都讲了。大乡长襟怀宽广，没有生气，坦然接受了。」

彭德怀说：「那就好，那就好。你们是后生晚辈，在他面前讲话放肆一点，反而容易被他接受。你们谈到公共食堂没有？民以食为天，我最担心农民的肚皮问题。我和你不同，你家里是大户，你没有饿过肚皮。我可是小时候逃过荒，饿得眼睛都发绿，喉咙里伸出手……」

周小舟知道彭老总童年家贫，母亲领着他们五兄妹外出讨饭，他却宁可饿死，也不肯去做小叫花子。十一岁到煤窑当童工，十五岁投奔「湘军」，也是为了「吃粮」……周小舟说：「我和周惠都一再讲了。大乡长指我们湖南省委是解散派。不过，他也答应了，公共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可以暂时散伙，有多少解散多少，以后再办。看起来，到目前为止，也只能争取到这一步了。」

彭德怀说：「老毛办事，总喜欢留个「左」尾巴。他爷老信是米贩子，富裕农民，他当然没有饿过肚子，不体会挨饿那滋味……不信，我把话讲到这里，上海柯庆施、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甘肃张仲良这些人，回去还是左的一套。所以小舟啊，我没有你们几个秀才那么乐观呢。看起来，这次山上的神仙会，只会通过一纸不痛不痒的文件，讲讲几个指头的比例，又是他娘的走了过场。」

一时，周小舟也有同感：「文件已在起草，乔木同志任组长，不得不照顾到左右两边，否则过不了大乡长那一关，去年那些红旗省的老爷们也不干……因为否定了去年一套，等于否定了他们。」

彭德怀登时眼里冒出火星子：「这批家伙，保官保位，根本不管农民死活，哪里还有革命干部的气味？……对不起，我又开骂了。想到这些事，我脾气好不了。」

这时，张闻天踱步进了来，笑道：「彭总啊，又在骂哪个？你是直声满天下，鬼神都害怕罗。」

彭德怀苦笑着，起身相迎：「我是丑人做惯了，不像你洛甫同志，有学问，好涵养。」

坐下后，周小舟知道张闻天老首长是彭总的好友，便把昨晚上毛主席找他们四人去谈话的一些主要内容，简要介绍一番。

张闻天说：「很好嘛，毛泽东同志器重你们，你们又小着一辈，意见反而容易被他听进……我和彭总常交谈，也是怕这次神仙会草草收

场，下山后一切照旧。我说呀，既然毛泽东同志听得进你们的，几位大秀才还要努力进言，反左要痛下决心，忽左忽右，扭转不了困难局面。」

周小舟说：「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单是公共食堂，我和周惠已向大乡长个别汇报了不止六、七次，意见并不能完全被接受。田家英甚至比我们还悲观些。他说，今后若能离开中南海，他会向主公提三条：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好听小报告；二是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别人很难进言；三是百年之后，不要被人议论。」

彭德怀说：「小田有种！难得他这大秘书头脑清醒。」

张闻天说：「小舟，田家英的这三条，我看到此为止，不要再替他扩散。一旦传至毛泽东同志耳朵里去，会不得了，那一来，小田就很难离开中南海了。」周小舟点着头说：「知道知道，我是敬重二位老领导，才敢讲这些。不过，我和周惠，还有李锐，对大乡长决心纠左，还是抱有信心。他作为一把手，也有他的难处，不得不搞搞平衡……所以周惠和我的意见，还需要彭总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去找大乡长谈谈，促他一把。国家的经济搞成这种局面，总要面对事实、承认事实嘛。」

彭德怀眼睛一瞪：「你们想叫我去找老毛谈？脾气不好，又吵起来。我实在不想再和他吵架了。洛甫，你的看法哪？」

张闻天手指敲敲额头：「二周的建议有道理。你们两个湘潭老乡吵了二、三十年，早成习惯了。况且你也可以不吵嘛。摆情况，讲道理，相信毛泽东同志还是相当重视你的看法的。他对旁的人无所顾忌，对你历来礼让三分。」

彭德怀还是有些疑虑：「老毛和我，有些情况，你们并不了解，我也不想讲……为了乡下农民的肚皮，那我就还是去进谏吧。我倒是留恋战争年代，同志之间，彼此关系单纯、和睦得多。要谈什么事，敲门就进。哪像现在，要见他一次，又是事先电话请示，秘书转达，他的警卫秘书、卫士还要按规定提醒你，身上不佩武器……见他娘的鬼罗！打了大半辈子天下，谁还不了解谁？简直就是不被信任，侮辱人格。他要见你嘛，招之即去；你要见他嘛，就和过去见皇帝老子一样，

层层设防。」

周小舟见彭总作难的样子，便改口建议：「那就给大乡长写封信吧！大乡长也经常给人写信嘛。把意见写出来，更容易把问题谈得明确些。」

张闻天说：「能当面交谈，还是当面谈妥当些。心平气和，出之公心，不必吵架。写成文字，就有分寸问题了。」

彭德怀凝神片刻，说：「既然你们都要我出面，势在必行，我就出面吧。何况有的话憋在心里，也不吐不快。如果谈不成，才照小舟讲的，写封信，反映意见。只是我笔头慢，到时你们两员大文官，可要帮我的忙。」

当天晚上，张闻天、周小舟离开后，彭德怀即给美庐值班室电话，提出明天想找当家的谈谈，不知能否安排。值班卫士一听是彭德怀元帅来的，不敢怠慢，请彭总稍候，立即去请示，回话。

不一会，美庐值班回电话：「主席说明天上午十时请彭总来谈，谈完一起吃中饭。」

彭德怀松了一口气。看样子，老毛确是在改变自己，上山之后，空气新鲜，连生活习惯都改了，不再晨昏颠倒，上午能起床，能正常作息了。

他有了信心，立即作准备，在笔记本上理出个汇报题要，不能太尖锐，口气要和缓，只谈几个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一、一九五八年浮夸风、虚假风大行其道，吹遍各地各部门，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在党报上大登特登，在国内外闹笑话，使党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失；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去年左的思潮泛滥成灾，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丢得一干二净；三、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左的错误，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困难，以左反左，必然越反越左，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具体问题只谈农村公共食堂的废存。据多数省区书记的反应，农村已普遍缺粮，当务之急是要允许农民回家开伙，允许他们种自留地，养家畜、家禽搞瓜菜代度饥荒等等。

彭德怀对自己拟定的汇报提要颇得意，虽然谈不到什么理论深度，但点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上床睡了个落心觉。翌日早晨醒来，已是九点钟。

他怪值班秘书没有早些叫醒他，让他睡了个懒人觉。他还是坚持到户外草坪上，打了几路健身拳。还是十几岁时在湖南湘军当士兵时学得的，四、五十年都没忘记。人说彭老总年过花甲，要真的动起拳脚来，两、三个小伙子莫想近身。有的甚至传他刀枪不入。他自己却笑说：哪有那回事？我又不是义和团的首领，再厉害的拳脚，也敌不过子弹的速度。革命化加现代化，才是我们克敌致胜的武器。

匆匆吃过早点，彭德怀步行到美庐。路不远，只几分钟路程。他始料不及的是，事情已有变化。

原来毛泽东也是九时醒来，却没有下床，而半仰在床头，翻看一早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几份要件。其中一件即是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政治部汇报材料，并有朱总司令的一段批示。看着看着，毛泽东拧起眉头，心里老大不舒服：「军队干部也反起大跃进、人民公社来了？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们都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不满，认为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搞这么一份材料，醉翁之意在哪里？一个总司令、全国人大委员长，一个副总司令、国防部长，用军队干部中的这类不健康情绪，来向本人施加压力？都讲彭德怀是个粗人，他也自称是张飞式人物；不对，明明心细得很，深有谋略，却硬装成是个粗人。他怂恿朱老总出面，自己躲在后面搞联横合纵。解放军成了你们总司令、副总司令两个的了？不再跟我军委主席走了？不见得。看起来，也得让病号林彪出山管管军队的事了。不然，封他做了中央常委、副主席，位在彭德怀之上，却占着茅坑不拉屎，养病十年，鸦片上瘾，也太逍遥了。还有这位朱总司令的批示怎么发落？朱、毛不分家，量他也闹不出大名堂。先给他个面子吧！他不是要求把材料传达至全军师以上高级将领吗？何不先作为会议材料，在山上散发？先党后军嘛。想到这里，毛泽东以铅笔在朱老总的批示之上空白处写道：少奇、恩来、尚昆、乔木，此件拟作编号资料印发，送山上同志传阅，征求反应，之后收回，交总政萧华统一归档保存。

这时，一名男卫士和护士小钟进来，扶他起床，穿衣穿裤。男卫士趁机报告：「彭总已经到了，在楼下值班室等候。」

毛泽东心不在焉地坐在床沿，一只大手撑在小钟的香肩上。小钟则蹲在地上，正动作轻柔地把他的两条腿套进裤管里：「哪个彭总啊？彭真、彭绍辉、彭冲，对了，还有彭德怀，都曾经称为彭总。」

男卫士见伟大领袖像没有睡醒似的，边替他穿袜子，边轻声提醒：「是彭副总司令……」

毛泽东忽然瞪起眼睛，有些光火：「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都是战争年代的称呼，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为什么还要用？朱德是委员长，彭德怀是部长。他来找我有何事？」

男卫士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生气，小心地回答：「彭总，不，彭部长是来汇报工作，昨天晚上约好了的，今上午十点钟……」

毛泽东伸了个懒腰，双脚落地，站直身子，让小钟替他穿上长睡衣。

他吩咐男卫士说：「去办三件事，一是下楼告诉彭德怀同志，就说我今天早上睡得太晚，还要休息。他有事，可以另外约时间谈。山上谈不成，也可以回北京谈；二是把这份材料送给办公厅杨主任；三是蓝苹到了南昌，想到山上来。替我通知尚魁爱人隋静，请她先陪蓝苹到九江，我明天下山游长江，在九江和她们碰面。这事要保密，不准外传。」

男卫士下了楼，到值班室对等候在那儿的彭德怀说：报告彭总，我上楼去看了，值班护士说主席早上五点才上床，不到中午不会醒来。看样子，会改时间约您谈话了。

彭德怀吃了闭门羹，离开美庐往回走。他很有些生气、失望：「娘的，约下时间也不算数，不起床……任什么事，到了他手里，说变就变，大家都要围着他团团转。洛甫讲得对，这二十多年，我们是树起一个菩萨，来敬奉、上香！」

回到住处，彭德怀给周小舟挂去一个电话：「小舟啊，我去了，人家没有起床。看样子，只好如你所说，给他写封信了。你来帮我拟个提纲？救灾如救火，我是替乡下老百姓着急呀，问题不赶快解决不行！」

信是以几个人的名义写？还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写？」

周小舟在电话里说：「以你个人的名义写比较妥当，算个别反应情况；写联名信易引起误会……当然，信写好后，可先请张闻天同志看看，把把关。」

彭德怀花了一天一晚，写出一封四千来字的信。因是白纸黑字，他这次颇为谨慎。按照他和周小舟拟下的提纲，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了总路线、大跃进的成绩；第二部分着重讲了当前存在着的几大问题。总之，这次的信，比他在西北组的几次发言温和得多了。

秘书在抄录该信时，又把一些带有锋芒的词句做了修饰，磨去棱角。

彭德怀能体谅秘书的苦心，自解自嘲地说：「好了好了，已经是温吞水，一点不烫了，不要再把最后棱角都磨掉了。乡下已经在饿死人，没饿死的也得了水肿病，我们这些人还在山上当神仙，大小乌纱帽都要紧得很。你先送去给张闻天同志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张闻天就住在坡下别墅里。他没有看信，只让彭总的秘书给念了一遍。听毕，笑笑说：「这信不大像彭总的口气。彭总讲话从来有棱有角，虎虎生风。这信是你们当秘书的惯有的四平八稳的文风……也好也好，没有什么锋芒，大约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什么了。请转告彭总，既是写信，就还是加一个抬头，以示礼貌。」

秘书返回一百七十六号别墅，把张闻天同志的意见转达给彭总。彭德怀说：「只好这样了……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当年不是老百姓支持，我们这些人早完蛋了。」

说着，彭德怀眼睛红了。

秘书小心地问：「张闻天同志建议加一个抬头，加不加？怎样加？」

彭德怀说：「还用问？既是写信，就不能称「老毛」，文字上要敬重，写上「主席」吧。」

彭德怀的信于当天下午五时送达美庐值班室。

第二十三章 部长呈密报庐山大梦中

毛泽东从庐山水库游泳回来，值班卫士慎重地把彭德怀的信送到他手里。毛泽东拿在手上晃了晃，玩笑说：彭老总尽送我消极材料，这回该不是下战表了吧？

回到楼上书房，仍穿着浴衣，毛泽东半仰半躺在沙发上，随手翻了翻那信，放到茶几上去。老一套，无非先谈谈成绩，之后大谈问题，看不出有多少新意，唐僧念咒而已。咒符念得太多，齐天大圣已经有了抗咒能力。况且你老彭也不是唐僧。本人倒有点像是齐天大圣，去年在经济领域来了一场大闹天宫，使各路神仙尽显其能，有胜有负，取得经验，得到教训。

晚饭后，毛泽东在护士、卫士的陪同下，到月照松林一带散了散步，之后去小教堂跳舞。他进到舞场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贺龙和江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已经先在了。照例是乐队停乐，舞者停舞，所有人都起立鼓掌，表示对领袖的敬意。毛泽东却像挥赶什么人似的朝前拂着手掌，其实是要求大家照常跳舞，不要中断。

他一眼望到了周恩来身边的那个小梅。小梅是长得像孟虹、孟蝶姐妹，只是肤色红黑些，是南方女子那种健康、成熟的颜色。

周恩来总理目光敏锐，发觉毛主席在注视自己身边的小梅，忙轻声提醒说：「去呀，主席正看你哪，去请主席跳舞！」

小梅有些腼腆地走近毛主席，伸出手臂去：「主席，总理让我来请您跳舞，您答应不？」

毛泽东动作娴熟地搂住了小梅的纤腰，引领着下了舞池。乐队奏起了民族乐曲《梅花三弄》。这时，刘少奇领着夫人王光美，朱德领着江西省委书记的爱人隋静，周恩来领着主席护士小钟，也都下了舞池，翩翩起舞。也是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凡是中央四巨头一起下了舞池，其它的中央大员便都散坐在舞场四周休息，观看，喝茶，聊天，以使舞池显得宽绰、敞亮。

毛泽东边搂着小梅移步，边风趣地玩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我们有好多天不见面了。」

小梅自然听不懂这句司马相如勾引卓文君的辞赋，而问：「主席，你的腰还发酸吗？要不要我再替您扎几针，烧烧艾叶？」

毛泽东说：「多谢你记着。中医学的腰酸，是个模糊的概念，既指腰骨酸痛，又指肾虚，是不是？肾俗称腰子，主性事，是不是？」

小梅脸红了，伟大领袖，也不正经哩！她瞟了一眼正被总理搂着移步的小钟，看看那身的骚劲儿，肯定和领袖有那回事了，结过婚的人，不定浪成什么样儿呢……自己又怎么样？还不是照做了？看来，天底下的男人，大约除了彭德怀总司令员，都是一个德性。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是美人难过英雄关呢。

毛泽东问：「小梅光顾红脸……好娃娃，你身上的气息很好闻呢，甜甜的，暖暖的。」

小梅说：「是吗？我可是从来不用香夷子，也不用化妆品。爷娘生我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

毛泽东紧了紧手，说：「很好很好，天然俊秀……怎么？你的脚下是不是稍有不适？你上回陪我跳舞，我就感觉到了。」

小梅说：「您的感觉很准。我右脚受过伤，有两根脚趾没有了，热天不敢穿凉鞋。」

毛泽东点点头，记起什么来了：「总理告诉过我，你在朝鲜前线负过伤立过功，飒爽英姿女英雄……你认识彭德怀同志吗？他是你们的司令员罗。」

小梅感到毛主席搂在自己腰上的手放松了：「他那么大的元帅，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啊！就和这次上山前，也是我认得主席，主席也不认得我嘛。那天陪总理在如琴湖边散步，遇上彭总，总理才给介绍了。」

毛泽东被小梅逗笑了：「只看报纸上的照片，不能算认得。这次在山上的，还有朱总司令、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几位帅，你都可以去认识认识罗。」

小梅说：「可我们有纪律，除了替首长服务，不准我们去私自拜访，干扰首长们的工作和休息。」

毛泽东笑说：「清规戒律何其多。我生平最讨厌繁文缛节，总是

号召大家打破框框条条。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立在其中。」

小梅说：「您是主席，您当然可以。」

毛泽东问：「你就不可以？循规蹈矩……」

小梅说：「那敢呀？战士要服从命令，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毛泽东呵呵笑了：「小梅啊，你才二十多岁吧？就老气横秋了？我倒是赞成你们年轻人都学学孙悟空呢。」

小梅也俏皮地笑了：「主席，孙悟空到了今天，非当上大右派不可，开除公职，劳动改造。」

毛泽东亲热地看着小梅两汪清泉似的眼睛：「依你的逻辑，孙猴子就不止是右派分子，而是个现行反革命。他大闹天宫，罪行大得很。可人家孙猴子法术无边，一个跟头翻出去十万八千里，天兵天将都捉不到，怎么办？」

小梅说：「念紧箍咒呀！紧箍咒就是思想改造。一搞思想改造，人就老实了，规矩了。」

毛泽东甚有兴趣地问：「紧箍咒就是思想改造？这是新提法哩，哪个告诉你的？」

小梅说：「我们医院院长在会上讲的。院长是外科专家，江西一把刀，留过洋的。」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你们院长是不是右派？是右派也不要紧。我就有几位右派朋友，当然是私人性质的……思想改造主要用于知识分子，不是紧箍咒，而是洗脑筋，把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的脏东西统统清洗掉。」

小梅觉得毛主席很平易、很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要说啊，党中央的领导人都是很英明的，去年的那些坑害人的事情都是下边的干部办的，特别是县社二级干部，简直是胡作非为。她正想把赣州老家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向毛主席反映几句，不巧，这时舞曲结束了。毛主席放开她的腰，只牵了她的手，向舞场边上的一圈藤椅走去，周总理已经在那里站着等候了。

一名青年卫士迎上来，在毛泽东耳边说了句什么。毛泽东松开小

梅的手，和蔼地示意她回周总理那边去。他则在卫士的陪同下，进了旁边的休息室。原来是中央政治保卫部部长谢富治有重要情况向他汇报。

卫士退出，掩上门。谢富治依军人规矩，向毛主席立正，行礼，之后双手呈上一份绝密件：彭、张二同志个别交谈摘要。

毛泽东没有立即接下那密件，只是扫了一眼题目：「你的系统一直在中央负责人身边弄这些东西？要注意影响。我可以允许你们弄，但我本人对这类东西并无兴趣。我历来提倡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当然党内没有情报不行，搞过头也不行，要有分寸，人员要绝对可靠。有什么新情况？」

谢富治送密件的手缩了回去。他怕毛主席不耐烦，而改口说：「那就口头报告一下。很简单的一句话：下午五时彭德怀同志派机要秘书送给您的那封信，事先与张闻天同志商量过，还有周小舟同志参加拟了提纲，张闻天同志还最后把了文字关。」

毛泽东眼睛发亮了：「有这个事？他们文武合璧，大有来头？老彭的信我还没有仔细拜读。也好，你手里的材料也交给我吧，回去一起研究。罗长子知道这事吗？」

谢富治恭敬地堆起满脸微笑：「主席没有吩咐，我没有和罗瑞卿部长通气。」

毛泽东甚为满意地说：「很好很好，暂时到你、我这里打止。这次没有带刘湘屏上山来玩玩？替我问她好。听蓝苹讲已认她做了干妹子，那也就是我的妹子罗。」

谢富治兴奋得脸泛红光：「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论年纪，我和湘屏应是您和江青同志的晚辈。湘屏说，她本来想认江青同志做干妈，但江青同志不同意……」

毛泽东说：「我也不同意。革命同志，做兄弟姐妹就可以了，不要搞得太俗气。我不像有的人认下一大堆干女儿，花红柳绿的，开心得很。湘屏上回告诉我，她是学医的。先锻炼几年，以后可以派她去分管领导干部保健局的工作。」

谢富治明白主席说的认下一大堆干女儿，是指周恩来总理。但主

席破例认了刘湘屏做干妹子，岂不也就是认了自己做小兄弟了？和毛主席认了兄弟，非同小可。今后更要竭尽忠诚，死心蹋地，替主席看好场院，把好门户，留心动静。

出了休息室，毛泽东没有再跳舞，也没有和其它人打招呼，仍由护士、卫士陪着，出了小教堂，回到美庐。

在美庐楼下，毛泽东吩咐值班卫士：「如果有人来电话，就告诉他休息了，明天再联系。」

上楼，进书房，毛泽东又吩咐小钟说：「你也先到楼下去休息吧。我要赶看两份材料，必须十分安静。……有事，我会按铃，你再上来。好好，你替我泡一壶茶来，要浓些。」

毛泽东翻开了谢富治呈上的那份密件。没想到这一文一武，上到庐山，就搞在一起了。他们是无心的？还是有意的？物以类聚，沆瀣一气……。

小钟悄悄地端来茶壶，摆下香烟、火柴，退下。

毛泽东看一眼四周，确定只剩下他一人之后，才埋下头来，专心阅读……真是一篇妙文。彭、张相谈，很投机、很欢恰嘛。原来彭、张都很是懊悔，认毛泽东这尊菩萨是他们在延安供起来的，太不自量力了……张闻天当年不该让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竟是他张闻天让贤让出来的？真是恬不知耻。你张闻天本是个老牌国际派，在江西苏区就紧跟王明、博古、李德的机会主义路线，断送过百分之九十的红军力量……你在遵义会议上有所觉悟，和王稼祥一起，把周恩来争取了过来，孤立了博古、李德，恢复了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由你张闻天取代博古，任中央总书记，还是我毛泽东提出来的。我说轮也轮到张闻天做一段总书记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实际上只是一种交换，一种过渡，不能一下子把国际派统统赶下去，那中央就分裂了……到了延安，仍让你张闻天做总书记。但你张闻天何德何能？既不会指挥打仗，又不会领导白区工作，你无兵无将而有总书记之名，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你不让贤行吗？对不起，一九三八年之后，我在延安经营起一套中央班子；刘少奇、林伯渠、高岗、林彪、任弼时、康生、彭真、陆定一、萧劲光、罗瑞卿、陈伯达、胡乔木、周扬等等，文韬

武略，分兵把口，你张闻天望尘莫及！三十年后，你还诬我在延安搞了个「湖南班」。和你气味相投的彭大元帅也是湖南人，还是我湘潭小同乡，为什么进不了你所说的那个「湖南班」？谣言不攻自破。……好家伙，你们还议论我的家庭生活、个人品德。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连杨开慧、贺子贞、蓝苹都被你们扯进去了！指我一九二八年率湘东暴动农军上井冈山，不到三个月就和山上的女红军贺子贞同居，而杨开慧领着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儿子在长沙坐牢，直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因不肯登报声明和我脱离夫妻关系而遭枪决……讲我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使贺子贞三次怀孕、三次生育，不把女同志当人……讲我一九三八年打发贺子贞去苏联治病没多久，就又和上海来的女明星蓝苹搞到了一起……读到这里，毛泽东把密件朝茶几上一摔，怒不可遏：这两个东西！既然我毛泽东于公德、私德都如此不堪，你们就建议召开中央全会，罢免我这个中央主席好了！把我赶下台，你彭德怀可以当军委主席，你张闻天可以当党中央主席，达成你们的野心，满足你们的欲望！

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来了。毛泽东气冲冲地拿起话筒，不由分说地斥责：叫你们不要来电话，还要来电话？

是楼下的值班卫士，小心翼翼地问：主席，我们听到楼上有响动，您没有事吧？

这美庐的四面围墙上都装了那么高的电网，四墙上、楼道里也到处是警报设备，能有什么事？但毛泽东知道楼下警卫人员是在担心他的安全，登时口气缓和了下来：「噢噢，是我刚才放茶杯放重了……没事没事，你们不用上来。我还要赶看一份材料……对了，替我通知一下少奇同志，请他马上过来，我有重要事情找他谈。」

接过电话，毛泽东冷静下来，对那份密件不再感兴趣，放进保密箱里锁了起来。这类材料，见不得天日。现刻，他需要在少奇同志到来之前，把彭德怀所上的「战表」认真看一遍，着重看意见部分，并用红铅笔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是党内小资产狂热性发作」之类的攻击性言论，统统标了出来。信不长，总共十来页。毛泽东很快读完，顺手在第一页的天头上，替信的主人加了个醒目的标题：彭德怀同志

的意见书！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又响了，仍是楼下卫士值班室挂上来的：「报告主席，王光美同志在电话里说，少奇同志服了安眠药，刚睡下不久，推都推不醒……她请示主席，可否让少奇同志药醒了以后再过来？」

毛泽东稍稍停顿一下，说：「通知王光美同志，请她设法把少奇同志叫醒，坐车过来。光美同志则不要过来了。这边也有医生、护士，她可以放心。」

刘少奇和王光美住在河东路一百二十四号别墅，离美庐不算很远，汽车却要拐好几道大弯。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刘少奇服下的安眠药正在起药效。王光美极不情愿地推了几下，没能把少奇同志弄醒。可主席又硬要少奇同志立即过去……王光美只好挂电话调来卧车，并按铃叫来值班卫士，帮忙把少奇同志从被褥里扶起来。少奇同志在睡梦里呢喃：「你们这是干什么？为什么抓我走……」王光美眼睛红了，她知道少奇同志历史上曾经三次被捕过，心里埋藏有恐怖的记忆，只得在少奇同志耳边大声说：「是主席要你起来，马上过美庐那边去！听明白了没有？送你去美庐！」

刘少奇蒙蒙胧胧，被卫士强扶着，好不容易下了床，仍然不大站得稳身子，睡衣睡裤也换不下来。王光美只好替他裹上一件有夹层的长风衣。

刘少奇也是一米八一大个头，虽然不像毛泽东那样雄健肥硕，但也很够分量。王光美只得再传呼上来一名男服务员，才一左一右的由两条汉子费力撑扶着，半抬半拖地弄少奇同志下了楼，出了别墅门，进了汽车后座。

少奇同志的屁股先坐了进去，两条腿则是由男服务员挪动，塞进了车里去。

虽然毛主席吩咐王光美不用陪去。但王光美放心不下，还是坐进了汽车后座，往少奇同志的太阳穴两边擦薄荷清凉油，并轻轻按摩。

不一会，汽车进了美庐院内。此时的美庐灯火通明，看样子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招回来上班了。刘少奇半睡半醒，王光美和卫士搀扶着他，出了汽车。美庐的几名工作人员立即出来迎接。王光美笑笑说：

我把少奇同志交给你们啦。他服了安眠药，还没有完全清醒，脚发软，没力气。

美庐值班卫士说：请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刘主席……医生已经替他配好了汤剂。

王光美上车返回时，脸上仍挂着笑意。雪亮的路灯映照下，她的笑容竟是苍白惨淡的。

两名身强力壮的卫士把刘少奇主席扶上楼，进到毛主席的书房。毛泽东起身相迎：少奇啊，对不起，硬是把你请来了……坐下，坐下，这是医生配的一杯汤剂，你提提神……好，喝下了，抽根烟？来来，抽这个。

刘少奇喝下汤剂，从毛泽东手上接过烟，对上火。他没有带上自己的大前门。毛主席亲自给点火，这很不错，老同事嘛。此时，刘少奇已基本清醒，只是身子软软的，两条腿更是木木的，发虚。

毛泽东说：「好，你算醒了。有件事，考虑再三，只有找你来谈谈，就我们两个先商量……」

刘少奇警觉起来，看看书房四周，服务人员都退出了。什么紧急的事，非得在这下半夜的个别交谈啊？难道自己有什么言行不慎，被谢富治手下的人抓到把柄了？可自己的机要秘书、保健护士，都是由光美亲自担任，能有什么机密泄露？况且自己在党内是二把手，在国家是一把手，从来光明正大，对毛主席是从无机密可言的呀。

毛泽东大约洞察出刘少奇心里的疑惑，没有解释什么，只是把一迭材料送到他面前：〈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噢，原来是要谈彭德怀……刘少奇定了定神，问：「他都写了些什么？前天安徽曾希圣还对我说，彭元帅现在是功高震主，骄傲得很，好象别人都在吹牛拍马，谎报成绩，就他一身正气，英雄主义……我批评了曾希圣，要求他注意团结，对彭老总总有意见，可以在小组会上提。」

毛泽东说：「曾希圣嘛，去年干劲大，很能吹，是党内积极分子、左派同志……老彭的这封信不很长，你现在就翻翻？标题是我替他加上去的。对于党内一部分人来说，这封信可以算是一个纲领。」

刘少奇心里腾地跳了一下。他吸着烟，沉住气，翻阅着彭德怀的信。

这个彭老总啊，带了大半辈子兵，竟然这样不加掩护，白纸黑字的东西，落到毛主席手里……平心说，彭老总的这封信还算语气平和，不像他在西北组会议上的几次发言，那么带刺。意见也都比较中肯。比如说去年的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土法炼钢得不偿失，公共食堂问题最紧迫等等，相信党内多数同志都有这些想法……可是，毛泽东同志对这封信的态度已十分明确，除了给加上那个醒目的标题，还把所有带「攻击性」的字句，都以红铅笔注了出来；加上刚才那句吓人的话：对于党内一部分人来说，这封信可以算是个纲领！

毛泽东见刘少奇看完彭德怀的信，好一会都没有吭声，不得不给点旁敲侧击：「少奇啊，或许老彭的这封信，正是应了你的那个「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宗旨，要求在本次神仙会上把去年的问题讲透嘛？否则就是不痛不痒、不深不透、不过瘾哪！」

响鼓不用重捶。虽然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交谈，但却是个紧要关口，不明确表态是不行的。一时，刘少奇背脊骨都是凉飕飕的。他直了直腰板，当机立断地说：「不！彭德怀同志从来自视很高，认为自己的功劳大得很，不大把我放在眼里的……为了党的团结，我没有和他计较过。进城十年了，他也从没有找我个别汇报过工作。他的心很大。我看过他的档案，他原名彭得华……」

刘少奇表明了态度，毛泽东心里释然了：「知道，知道，我的湘潭老乡原名彭得华，小名「石穿伢子」。水滴石穿，志在得华。得我中华，目标远大。三军元帅，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列席常委，他还嫌不过瘾，一心想要更上一层楼。」

刘少奇算是摸准了毛泽东的心性。看样子，他是要和彭德怀做个了断了。刘少奇名为国家主席，却不得不顺着党主席的心性走；但还是要把握分寸，不要干扰了目前全党纠左纠偏的大方向才好：「主席，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在本次神仙会议上，讨论一下彭德怀同志这封信的性质？」

毛泽东原本绷着的脸，登时泛些笑意：「少奇啊，你这明明是提

议嘛！怎么只是我的意思？倒是应该轮到我来附议，同意在会议上讨论此信的性质。」

刘少奇吃了一闷棍似的，试探着问：「定个什么性质？又不致影响当前全党上下的纠偏纠左？」

毛泽东不直接回答，而说：「既是打算交给会议讨论，就只能由会议去议定罗。先不要订框框条条。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彭德怀同志所以写这封信，不是偶然的，而是一项经过策划的行动。有人给他出主意，当参谋；有人帮他拟提纲，最后还有人把了关。」

刘少奇这才真正吃惊不已了：「都有谁？是个有组织的行动？」

毛泽东说：「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初步掌握，是洛甫当参谋，周小舟帮助拟了提纲，最后又由洛甫把了关。」

刘少奇抹了一把脸：「原来还有这些背景……张闻天同志平日斯斯文文，一副学者模样，心里一直不大服气，一有机会就要表演，又不肯公开站出来。我说干脆，这次新账老账一起算。当然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延安整风时，对他太过客气了，他却至今没有吸取教训。」

毛泽东说：「还不是念他遵义会议立过功，关键时刻和国际派决裂，对其它问题，我就都容忍了，放过了。但容忍总有个限度。倒是没料到这次在山上，他背后搞大动作，替彭德怀当参谋长。北京的参谋长是黄克诚，庐山的参谋长是张闻天。」

刘少奇说：「黄克诚是个老实人，这次也不在山上。还有周小舟，我建议立足于拉，争取拉过来，很能干的一位年轻同志。不然很可惜。何况，小舟是主席表舅的侄儿，后生晚辈……」

毛泽东脸一沉：「我从来反对在党内拉扯什么亲属关系，庸俗得很。谅他年轻，也做过我的秘书，同意拉一把，教育挽救，以观后效。不然，我也伤心、寒心。自己所看重、信任的人，在背后搞这些动作，是何居心？狗还知道护主！」

刘少奇见毛主席动了气，忙劝解道：「小舟可能只是一时糊涂，倒不一定是对主席存有二心。」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但愿如此，望他不远而复。少奇，你知道

不知道啊？这次在山上，我的几个大秘书，都翅膀硬了、活跃得很！胡、田、吴、李都有很多高论，和我离心离德……他们把我看透了，树未倒，猢猻要先散了。」

刘少奇又吓了一跳，忙说：「几位大秀才思想活跃，可以理解，但他们不可能反对主席，一个个都是主席拉扯栽培的嘛。有些小报告实在听不得……」

毛泽东无意再谈几位秘书的事，而说：「这次会议怎么办？今天已是十五号了，原定明天作总结，照集体像，会餐。后天大家下山，各奔前程。我已经通知工作人员打点书籍了……」

刘少奇说：「可以有两个方案，一是按时散会，彭、张问题回北京解决；二是延期，山上出问题，山上解决。」

毛泽东已胸有成竹：「少奇你脑子转得快。我看还是按你的后一个方案，会议暂延一星期，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通知留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四人上山。还有在苏州的林彪元帅，问他的身体如何了？养了整十年病，也该出来做做工作了。」

刘少奇在一张纸上写下彭、陈、黄、安四字：「好，我一早就交尚昆发电报。至于林彪，最好还是请主席亲自通知。」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问：「办公厅就不能给林彪通知？」

刘少奇笑笑说：「不是办公厅不能发通知。林彪同志是向中央请了长病假，他那里是叶群当家。尚昆反映过，有时办公厅去了通知，也不回复。这次上山，如主席出面，林彪同志就不便请假了。」

毛泽东说：「可以，我来发道金牌。其实呀，你和林彪差不多，都是老婆当机要秘书和办公室主任，针插不进……关于彭德怀意见书的事，我还没有跟恩来、朱总司令通气。我知道，从私人感情上，总司令会和彭德怀站在一边。工作要慢慢来做。恩来嘛，去年吃了批评，作过检讨，这次还要考验他一下，是否真的服输？这事目前只有我们两个交谈了。天亮后，我还要找一些人谈话，布署一下。搞体育运动，不是先做暖身活动吗？英文叫做「窝母阿甫」。」

刘少奇坐车离开开庐时，已经天亮了。牯岭河谷起了大雾。云山雾海，白蒙蒙混沌一片，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汽车亮起大灯，小心翼

翼地前进，仿佛穿行在浓浓的乳汁里，左拐弯、右拐弯的也不便响喇叭，比步行快不了多少。只听见路边树林里鸟雀们在起劲地啁啾跳蹿，不时抖落下一阵阵雨珠来，落在车顶上咚咚咚乱响。

整座庐山仍在大梦中。

第二十四章 呼气为云哈气成雨

送走刘少奇，毛泽东毫无倦意。他打开窗户，以驱散满屋子的辛辣烟味儿。窗外是一派白茫茫雾海，如汁如絮，仿佛伸手即可捞进一把来。

护士小钟在书房门外轻咳一声。这是工作人员进入之前的必做信号，以免突然出现，吓他一跳。小钟是来催请他休息的，却见他熬了一通晚，仍然目光炯炯，精神抖擞。

毛泽东一反往日，只是拉了拉小钟的手说：「一见钟情啊，我不要困觉了，上床也睡不着，今天是工作压倒一切，楼下谁在值班？好，卫士长小黎。一小时后，你要小黎上来见我，有事交他去办。现在替我去煮一碗麦片来，另换一壶浓茶，越浓越好，要像广东潮汕功夫茶那样浓。过去我们湘潭乡下人也熬浓茶喝，那茶有多浓？可以用筷子夹起来……你不信？只是个比喻，快去，快去。」

小钟笑着走后，毛泽东坐下来，以铅笔划拉下一个名单，通知以下人员来见：八点三十分，中央警卫处汪处长；九点，中央警卫团张团长；九点三十分，公安部罗部长；十点，政治保卫部谢部长；十点三十分，江西省邵式萍省长；十一点，机要组叶组长。

立即通知上述六人，按时来见，不准迟到，亦不准早到，每批二十分钟，谈完就走，不得停留。

毛泽东喝下一碗麦片粥，卫士长小黎上楼来拿走了名单。正是命令如山，趁首长们还没有起床，立即以保密直通电话依顺序一一传令下去。

八点三十分，中央警卫处汪处长准时进入毛泽东主席书房。立正，敬礼，免握手。毛泽东嘱咐坐下，开门见山问：「这次在山上负责同志都是带了警卫员、警卫参谋来的吗？警卫处召集同行们开过会吗？」

汪处长报告：「都带了。中央军委首长朱总、彭总、贺总、聂总、叶总，加上萧主任，还带有警卫参谋。这些警卫员都是警卫处派出的，忠诚可靠，彼此熟悉，所以还没有召集他们开过会。」

毛泽东略显不悦，问：「他们都佩带武器吗？」

汪处长报告：「都有，大部分是神枪手。」

毛泽东问：「除了都是神枪手，他们的武功怎样？」

汪处长报告：「武功都是了得的，有的还在全军武术散打比赛中拿过名次。」

毛泽东说：「你具体讲讲彭德怀同志的警卫员情况，还有张闻天同志警卫员的情况。」

汪处长报告：「是！彭、张二位的警卫员由警卫处派出，定期轮换，并不固定。彭总目前的警卫员小王武功高强，枪法奇准。彭总的警卫参谋因是总参谋部派出，情况不太了解；张闻天同志的警卫员是个高中毕业生，有文化无武功，张闻天同志说他的警卫只要能读书写字就行……另外，还要报告一句，彭德怀同志本人练拳，几十年不曾间断。听讲他的拳脚功夫，警卫干部都佩服的。」

毛泽东听这一说，倒是笑了：「彭老总的拳脚我知道，他练的是健身拳，不是用于实战的……又不是义和拳时代了，还是神枪手厉害。」

汪处长说：「是！近身防卫，才使得上拳脚。」

毛泽东说：「好了，现在你立即去执行一项任务，召集在山上的所有负责同志的警卫员、警卫参谋开会，传达军委令：为防止枪枝走火，保护环境安静和人员安全，所有武器，一律暂时上交中央警卫处统一保管。对武器要逐一登记，散会下山时再归还。这件事，限今天中午十二点之前办完。」

汪处长起立挺身：「保证完成任务！不过、不过……」

毛泽东严肃地问：「你还「不过、不过」什么？」

汪处长小心地问：「不是说明天就散会，后天都下山吗？」

毛泽东说：「中央已决定延长会期。其它的，你不要多问。这件事，你直接对我负责，与其它任何人无关。十二点之前，你完成任务后，给我来一个电话。明白了吗？」

汪处长举手行礼：「是！执行主席命令，保证完成！」

毛泽东这才亲切地拉起汪处长的手，送出书房门，直至楼梯口。他看了看手表，八点五十分。还留出了十分钟的空档，正好，去者，来者，相互碰不上面。他很满意自己能这么准确地把握时间。他平日

时间观念不强，作息有些散漫，一旦认真起来，就另是一番气象。

九点正，中央警卫团张团长准时进入毛泽东主席书房。立正，敬礼，免握手。毛泽东嘱咐坐下，开门见山问：「张团座啊，你这次带来多少天兵天将，保卫山上的众神仙？」

张团长回答：「报告主席，中央警卫团来了两个加强连，就是一中队和六中队，加上南昌警备区调来的三个连队，官兵共是一千来人。」

毛泽东问：「五个连队，人马都是怎么布防的？」

张团长回答：「报告主席，南昌警备区的三个连队负责庐山四周的巡逻、警戒，作为第一道防卫线；中央警卫团的六中队布防在山脚的几处上山道口，实施封闭式管制，作为第二道防卫线；最后是第一中队布防在牯岭山上，直接保卫首长们。」

毛泽东笑了。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即为毛泽东的私人卫队，驻守牯岭，最可放心了。张团长亦曾长期担任毛本人的贴身警卫、一中队队长。因而说：「依你所言，庐山是固若金汤了？那么，含鄱口下边就是鄱阳湖，元末朱元璋大战陈友谅的地方，你有没有水上设防啊？」

张团长回答：「报告主席，含鄱口下的水面，有七艘从武汉军区水上警备师调来的巡逻艇全天候值勤，由一中队副队长坐镇，其余任何船只都不许向这个水域靠近，实际上已封锁了鄱阳湖西北角上的所有港口。」

毛泽东点点头，却又问：「封锁港口，影不影响渔民捕鱼和航运交通？」

张团长回答：「报告主席，我和九江市委、九江军分区负责同志商讨过。他们讲鄱阳湖的水面比八百里洞庭还要大，东面、南面、西南面照常捕鱼和运输。」

毛泽东说：「哪就好。封山、封路、封港之类的措施，能不采用，尽量不要采用。不然，我们和蒋委员长，就没有区别了。」

张团长忍不住发了一句议论：「蒋介石是年年上山，我们是进城十年了，主席才第一次上山。」

毛泽东说：「我们的地方比他多嘛。老蒋只有一座庐山。我可以

一年换几个地方，河北北戴河、大连棒棰岛、山东青岛、武昌东湖、杭州西湖、长沙蓉园、南宁明园、广州小岛等等。这些年你也跟着我跑了许多地方。」

张团长说：「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

毛泽东说：「好了，这次有你守护庐山，我在山上睡得安了。今天找你来，是要交代你一个任务：从今天起，没有中央警卫处汪处长的出山证，任何车辆、人物不准下山；同样的，没有汪处长的通知，任何车辆、人员不准进山。另外，今天上午你协助汪处长去执行一项收回武器的任务，详情由汪处长告诉你。总之，你和汪的任务只对我本人负责，任何其它领导人不需过问。记住了？」

张团长起立，行举手礼：「是！坚决执行主席命令！」

毛泽东这才亲切地拉起张团长的手，表示谈话结束，亲自送出书房门，直到楼梯口。

返回书房，毛泽东看看手表：九点二十分。还有十分钟的空档。下一位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

九时三十分，身材高大的罗瑞卿准时进入毛泽东主席书房，先行举手礼，后握手问安。

毛泽东风趣地问：「罗长子，这些天来神仙当得怎样啊？」

罗瑞卿回答：「山上空气清新，每晚上都睡得很香。自进城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毛泽东让罗瑞卿自己动手倒茶喝，拿烟抽：「我还是那句话，睡觉有两种姿势，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罗长子，你是哪种姿势啊？」

罗瑞卿暗自一惊，出什么情况了？嘴上却说：「睡在床上呀，晚上都盖褥子，关窗子，以免受凉。」

毛泽东说：「我看呀，你这个公安部长也和睡在鼓里差不多……」

罗瑞卿登时头皮有些发麻，赶忙请示：「主席，是不是我的工作出了什么疏忽？请主席指出，我马上去改正。」

毛泽东却引而不发，有意绕了个弯子问：「你是参加华东组的讨论会吧？有人反映你打断人家的发言，干涉言论自由，有没有这回事？」

公安部长管到了宣传部长份内的事，算不算捞过界了啊？」

说罢，毛泽东迳自呵呵笑了。

罗瑞卿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子。谁告的状？是陆定一同志，还是李锐同志？很可能是李锐，或是李锐通过田家英、周小舟告的状……事已至此，只有向毛主席说开了，以免误会越闹越深：「报告主席，我承认有这回事。李锐也参加华东组讨论。他是主席的工业秘书，几次发言，都口无遮拦地直接谈到冶金部、国家计委的内部情况。我怕影响团结，特别是担心有损主席的威望，才几次打断了他。其实我是出于好心，出于爱护他，不要扯了主席的旗子，在外面乱放话。」

毛泽东说：「李锐年轻气盛，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的这个同乡小子有这方面的毛病，在我面前也放肆惯了。好了，不谈这个了。我另问你一个问题，你不是一直想回军队工作吗？如果中央派你去总参谋部加强领导，你个人意愿如何？」

问题问得太突然，罗瑞卿也成丈八和尚摸不着头尾，只是恭敬地望着毛主席，不知应该如何回答。

毛泽东也盯住他的眼睛不放，等着他的回答。

罗瑞卿倒吸一口冷气。依照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在毛主席面前总是心地坦白、有啥说啥：「作为党的干部，我服从主席的任何安排。但我个人也确有一点难处，彭德怀同志一向看我不顺眼，我也不大恭维他；现在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同志又是彭的老下级，人讲他们情同手足、父子……若派我去总参工作，会相当尴尬。我讲这话，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我在主席面前，从不隐瞒自己的小九九。」

毛泽东笑笑说：「你讲的是大实话。你和彭德怀不睦，多数情况下，我是支持你的。彭老总和黄总长情同父子？这话倒是头次听说。已通知黄克诚上山开会。总参谋部的工作暂由邓小平同志照管。中央决定神仙会延期，今天中午由少奇同志宣布。」

罗瑞卿还是摸不着头脑，只是隐隐感到，山上要出什么情况了。能出什么情况呢？主席不明说，他是不能问的。在中央高层工作，随便打探消息，是很犯忌讳呢。

毛泽东仿佛颇为欣赏罗瑞卿一脸迷惑、云里雾里的那副模样。停

了一停，忽又问：「你是林彪同志的老下级吧？你们的关系怎样？」

天爷，又扯到长病号林彪元帅身上去了。罗瑞卿如实汇报：「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林彪同志是红一军团司令员，我在他手下担任过师长、师政委、保卫局局长。到延安后，他任抗大校长，我是教育长、副校长。」

在他手下工作，还算顺利、愉快。一九四五年冬他去了东北，我去了华北，以后就再没有一起工作过了。我很尊敬他，他也很信任我。但私人友谊则谈不到。主席知道，林总的个性，很难和他有私人性质的交往的。」

毛泽东点点头：「大实话，你讲的大实话。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把你调离公安部，公安部长由谁接任合适？」

罗瑞卿虽然号称「儒将」，读过一些诗书；但在毛泽东面前，有时简直就像个白丁大老粗似的，毫无才智可言，只能被毛泽东的大智能牵了鼻子走。也好，回部队工作相对单纯些，不像在公安部，简直像个大保镖，不像个堂堂正正的军人。公安部长由谁来接任？除了谢富治同志，还能有谁？谢富治是主席和蓝苹的心腹，就和康生是蓝苹的心腹一样……想到这里，罗瑞卿说：「关于部长继任人选，我只能提点意见，供主席参考。中央政治保卫部部长谢富治同志兼任着公安部的第一副部长，自然是他最合适。他年轻，资格老，能力强。当年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陈赓司令员，谢富治政治委员，赫赫有名。」

毛泽东看了看手表，九时五十分，便站起身子来。罗瑞卿赶快跟着起立。毛泽东吩咐说：「好，先谈到这里。今天只是向你吹吹风，风向风力要靠你自己去测。一些事情，我还没有和山上的几位常委交换意见，都作不得数。和你说了，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你是我最得力的大将之一，目前也只能说这么多。今天中午饭后，你和我一起下山，去九江住一晚，明天中午到长江游泳，好不好？你一片忠心，原本是只旱鸭子，为了保卫我，你才学会了游泳。你手长脚长，已经游得不错，呵呵呵……」

罗瑞卿坐车离开美庐时，才额头一拍，登时心智大开，差点惊叫出声来：莫非彭德怀要出事了？安排林彪接国防部长，自己接替总

参谋长？

这么大的事，事先怎么没有一点迹象？自己这个公安部长真的是睡在鼓里了……不，不，彭德怀虽然是个牛脾气，许多负责同志都不喜欢他，但彭总军功之大，在军内威望之高，部属之众，要想挪动他，可是项开膛剖肚的大手术呀，主席和中央，真下得了这个决心吗？当然，自己是死心塌地跟定了主席的，主席指向哪，自己就奔向哪……不能不承认，每逢到了主席面前，自己平日的一点聪明才智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总是云里雾里，你说怪也不怪。

十点正，政治保卫部部长谢富治准时进入毛泽东主席书房。依例是立正，敬礼，握手，请安。

对这位亲信上将的到来，毛泽东并未起身相迎，只是态度随便地招招手，让他坐下说话。谢富治在毛泽东面前，比罗瑞卿更显谦卑恭谨，坐下时双膝并拢，身子笔挺。

毛泽东没绕弯子，而直奔主题：「你昨天送我的材料很及时，可见党内情报何等的重要。政保系统的事，我命你负全责，连康生、罗长子都没让插手。你每次送的材料，我看后锁进保密柜，定期销毁。这类密件只作参考，不能公开使用。所以你尽可以放手工作，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

谢富治神色严肃地答道：「是！我的工作只对主席负责，也就是对党中央负责。」

毛泽东说：「我对你是完全信任的。这话只对你讲。一些人，一些事，我不能不预先有所警觉。对党内的个别同志，必要时是要搞点防卫过当的。不然哪天脑袋被搬家，还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历史上就有好几个皇帝的脑袋被搬家，死时还不知道谁是主谋。当然我们是共产党当家，无产阶级政权，纵使出个把雄心壮志者，也难以翻起大浪。关键在于我们的工作要做在前头。湘屏妹子是学医的，这和医疗卫生工作方针是一个道理：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谢富治恭恭敬敬地聆听着。他不敢掏出笔记本来记。凡主席找人谈机密问题，是不允许做笔录、留下文字依据的。那会被视作不忠诚，妄图留后路。一旦你露出这层意愿，谈话就会嘎然而止，之后把你发

配得远远的。再者，主席面谕的机密，你绝不可外传，只得结记在心，去忠实执行。

毛泽东发了一通感慨后，突然问：「谢部长，根据你所掌握的情况，这次在山上，除了张闻天、周小舟两位和我的那个大老乡接触频繁、志趣相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志同道合者？比方说陶铸啊，王任重啊，周惠啊，李锐啊？」

谢富治听这一问，心里立即明白了过来，主席提到的这四个人，是真假掺半，用以考验自己的：「报告主席，据我了解，王任重和陶铸，与彭老总没有私下的接触。他们二位是紧跟主席的，至少目前是这样。至于周惠、李锐，则几乎天天都和彭总有接触，下棋，聊天，总在一起的。」

毛泽东面无表情，不示可否。又问：「除了周、李，还有别的人物吗？」

谢富治似有疑难似地停了一停：「主席，有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毛泽东直盯住问：「你在我面前，还有什么相瞒的？不是刚说过你的系统只向我负责嘛？」

谢富治只好深吸一口气，说：「是！党内情报，有什么说什么……周小舟同志，还有李锐同志，像是搭桥人物。他们一方面和彭老总交谈很多，另一方面又和田家英同志、胡乔木同志、吴冷西同志、陈伯达同志等，也交谈得很多。起码有两个晚上，周、周、李、吴、田，在胡的住处谈论去年的的是是非非，气氛热烈，通宵达旦。在别的场合，康生同志也参加过。」

毛泽东神色略有吃惊似的，但瞬息即归平静了：「难怪你谢部长有顾虑，事涉中央核心内部……不过你可放心，秀才就是我的，别人休想挖走。英雄有泪不轻弹，未到众叛亲离时。我有这个信心。他们都是我一手拉扯起来的。没有我，也就没有他们；一旦离开，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去学堂教书都没人敢要。是不是这样啊？」

谢富治深知其中利害，遂试探着建议：「主席，对于家英同志、乔木同志、伯达同志，您可否个别和他们招呼一下？相信他们都是学

问的聪明人……」

毛泽东说：「多谢提醒。你也知道爱惜人才，这很好。试试看吧！乔木、伯达、冷西、家英四位，我还是要用的。他们的毛病，魏晋遗风，坐而论道。康生同志很可靠，不要相疑。就是对周、周、李三人，能拉还是要拉。至于拉不拉得回来，要看他们自己。这些话，你不能外传。」

谢富治胸膛一拍：「我用我的脑袋担保！」

毛泽东笑了：「脑袋一人一颗，上面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眼睛要留着看风景，耳朵要留着听音乐，鼻子要留着闻气味，嘴巴要留着吃红烧肉，一样都少不得！」

谢富治跟着笑了：「主席，国内外大政治家很少有像您这样幽默的。」

毛泽东止住笑：「不要当面吹捧，我不吃这个……对了，上山前，你特地跑到武汉向我报告，说从老大哥内务部那边弄来一套先进设备。这次在山上，派上用场没有？」

谢富治明白是指那套电子侦听设备，遂又身子一挺：「报告主席，因是新设备，要配合山上的电话总机使用，几名专业人员摆弄了一星期，前几天摆弄上去了，已经启用。」

毛泽东点点头：「很好很好。中南海早有一套了。这套留作机动，今后我到哪里都可以带上，睡眠都好多了。」

谢富治说：「是！保证万无一失。」

毛泽东这时看了看手表：十时二十分，遂起身送客说：「谢部长，暂时先说这些吧。今明两天，我可能还有些活动要你参加，要随时准备好。」

谢富治起立，行举手礼告辞。

毛泽东亲切地拉起谢富治的手，硬是坚持着要送出书房门，直送至楼梯口，并再次紧紧握手。

十时三十分，江西省省长邵式萍准时进入毛泽东主席书房。邵式萍是文官，见面只握手，向主席请安，问主席休息得怎样。

毛泽东请客人坐下后，说：「中央这次在庐山开神仙会，你和尚

魁尽地主之谊，江西出了大力……你们可以向总理报一笔账，不然我们到江西来扰民，你们下回再不敢接待中央的会议了。」

邵式萍说：「哪里哪里，中央到庐山开会，我们省委、省政府高兴都高兴不过来。江西虽穷，但中央的会议还是供得起。我们省委同志倒是建议，江西是老区，党中央是从江西出去的，盼望中央年年夏天都来庐山开会呢。」

毛泽东呵呵笑着：「邵省长，你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啊？长江中游邻近几个省，就只庐山这个避暑胜地，年年来开会，变做军事禁区封了山，干部、群众不高兴呢。所以你们的意见不可取。」

邵式萍说：「主席心里有人民，人民心里有主席，总是和人民心连心。」

毛泽东说：「邵大个，你也学会唱颂歌了……可有的人，恨不得我现在就死去，好趁他们的心意。无非去年办了几件大事，总路线、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再加上一个全民炼钢，我成了罪魁祸首，十恶不赦了呢？」

邵式萍心里打了个激凌，忙表态说：「我可以代表江西全省人民向主席保证，百分之百的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谁想砍旗，我们决不答应。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新生事物，难免有些不足之处，但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省委党校也有人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公共食堂办糟了。这种人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的是地富、资产阶级的利益。」

毛泽东眼睛眯缝了起来，心里很欣赏邵式萍的提法：「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代表地富、资产阶级利益。你的这个观点很深刻，有水平。你和你们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是这个看法吗？」

邵式萍直了直腰杆说：「不敢全部打包票，但杨尚魁同志和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笑笑说：「你们一个党、一个政，两个一把手思想一致，事情就好办了。江西农村的情况究竟怎样啊？是否有些地方在闹粮荒？」

邵式萍算个较为老实的人，见主席问起具体情况，也就不能不有所保留地讲点儿实话：「吉安、赣州两个地区的部分县、区，今年春天

是存在缺粮问题，许多公共食堂停了伙，社员群众流行水肿病。省政府发现问题后，向湖南求援，紧急调粮，情况才有了好转。眼下全省都在收割早稻。早稻进仓，粮食问题缓解。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早稻进仓，那些停了伙的公共食堂应当恢复起来，继续办下去。」

邵式萍回答：「是！我们省政府马上下通知。」

毛泽东点点头，相信邵式萍讲的是实话。他就是喜欢这样的干部，立场坚定，紧跟中央，面对困难，不迷失方向。他问，「湖南也借了粮食给江西？支持老区，应该的。你对湖南二周印象怎样？」

邵式萍说：「很能干，会当家过日子。去年不跟风，顶得住，保住了粮食，今年支持兄弟省，两广、湖北、江西都受益，主席已经多次表扬。当然，缺点也难免，稍嫌年轻气盛，得理不让人。」

毛泽东沉吟一会，说：「二周去年不跟风，倒是担心他们今年跟另一股风……好了，话到这里止，不外传。今天把你请来，是想委托你办一件事。你若有难处，也可以提出来，我另外找人。」

邵式萍知道主席用的是激将法，立即又身子一挺直：「主席！无论您吩咐我办任何事，我都一往直前，决不含糊。」

毛泽东说：「好好。也可以算是件私人性质事务吧。就是现在住的这美庐，过去是蒋宋的别墅，心里总有些不踏实……所以由蓝苹在杭州请了浙江省公安厅的专家，带仪器来全面检查一下。蓝苹和他们王厅长率领的一个小组，已经到了南昌。你今天下山去，晚上就领他们上山来。此事不再惊动其它同志，包括杨尚魁夫妇。」

邵式萍心里直纳闷，嘴上却说：「好，我明白，绝对保密……不过，在主席上山之前，尚魁已指示我们省公安厅的专门人员用仪器侦测过，后谢富治部长来打前站，又侦测过一次……」

毛泽东说：「讨价还价了吧？我讲过这次是私人性质的委托，和杨尚魁、谢富治无关嘛。」

邵式萍说：「好，我去我去，保证完成任务。但现在美庐楼下住着主席的工作人员，怎么办？」

毛泽东说：「今天中饭后，我会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带走。包括

罗瑞卿、谢富治、杨尚昆、汪处长、张团长都跟我走，下山到长江游泳去。留下一栋空房给你，还不行？」

邵式萍登时头皮一阵发紧，两手冷汗。主席警惕性之高，防范之彻底，真是谁都料想不到，对谁都留有一手。

毛泽东起身，拉起邵式萍的手：「老朋友了，你办事，我放心。明天下午我从山下回来，你可得把这栋别墅干干净净交还罗！」

邵式萍告辞。毛泽东坚持着把邵式萍送出书房门，直至楼梯口。

十一点，机要组叶组长准时进到毛主席书房。这是今上午连续召见的最后一人。

毛泽东没有起身，只是随便地招了招手，示意小叶坐下，即说：「立即办下面几件事，不要记笔记，只用脑子记。一、把这个信封交少奇同志，里面有份材料，请他安排今晚上打印出来，明天一早分发山上的神仙们，一人一份，编上号码，以后要收回。顺便告诉少奇同志，今天下午我下山到长江游泳，明天下午回来，我下山的事，他知道就行了；二、以我的名义，给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各发一封电报，命令他们四人于今晚十时之前赶到九江浔阳楼宾馆见我；三、通知卫士长，所有工作人员中饭后随我下山，一个不留。还有警卫处汪处长、警卫团张团长、办公厅杨主任、政保部谢部长、公安部罗部长，也都随我下山；四、通知蓝苹同志下午到九江会面；五、通知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三名政治局委员来和我一起吃中饭。今天中午吃红烧肉、火焙鱼。五件事，记下了？你口头覆述一遍。」

叶组长记忆能力强，立即将上述事项几乎一字不漏地覆述了一遍。

毛泽东说：「好，马上去办。办完后，你也同我一起下山。」

第二十五章 毛泽东运筹浔阳楼

当天下午，毛泽东一行人下山，入住九江郊外浔阳楼宾馆。毛泽东并未去长江游泳，而先睡上一觉。昨天通宵未眠，看来今天也得忙一个通晚，只能插空休息一阵了。

蓝苹由隋静陪同，傍晚时分从南昌赶来相聚。她不大看得上这个隋静，太年轻，一身女大学生似的轻佻作派，谈起老板时的那个亲热劲儿，简直像个红颜知己。江青当然不屑于和人吃什么醋。这些年在老板身边见过的漂亮妞儿，如过江之鲫，想吃醋都吃不过来呢。

走在铺着暗红色地毯的楼道上，蓝苹听到了老板那吸气如鼓、吐气如雷的鼾声。在中央领导人中，也只有老板发得出这样酣畅、威风的鼻息。

像周总理，就连鼾声都是小心翼翼。少奇同志是个大鼻头，鼾声也不弱。

但人家王光美说，男同志的鼾声大点没什么，习惯了，甚至有催眠功效。

比如少奇同志打鼾了，就知道他睡安稳了，自己也可以落心睡去了；假若少奇同志睡下后久久没有鼾声，就知道他失眠了，该起来哄他服两片安眠药。

把男同志的鼾声当做女同志的催眠剂？资产阶级出身的王光美，遵从的倒是封建主义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要说有什么人值得蓝苹忌妒的话，王光美算是一个。蓝苹视老板的鼾声如狼虎，简直心惊肉跳，恨不能逃之夭夭。原先延安住窑洞的日月，老板的身子比现在瘦一大圈，有点鼻息，并不十分搅人清梦；自四九年入住中南海，天天辛辣油腻的吃将下来，裤腰一年大过一年，鼾声也一年大过一年。双手搂不过他的腰不说，那鼻息更是可以连穿数堵宫墙。劝他饮食清淡些，还数度发脾气。结果是吃吃不到一起，睡睡不到一起。只剩下谈政治时事、党内外人事加上诗词文赋，算是两人的共同志趣。在这方面，蓝苹倒是位不可缺失的贤内助。

在毛泽东的住处门外，有值班卫士起立，向蓝苹报告：「主席吩

耐了，他很累，睡一觉。请您到后也先去休息。他醒来后，要先和四大军区司令谈事情。晚上一时，才有时间和您一起吃消夜。」

工作人员面前，蓝苹从不流露对老板的不满情绪。老板是爱听身边工作人员的小报告的。她心里暗怨道：先是不让自己上山，今天让来山下见面，又要等到深夜一点。听见人家王光美倒是天天陪伴着少奇同志，在山上趁清凉，悠游林泉，当神仙。

傍晚九时半，天还没有落黑。四架军用专机先后降落在九江机场，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和中央政治保卫部长谢富治上将，代表毛主席在机场迎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

罗、谢和四大军区司令员都是老熟人。黄永胜和罗部长在晋察冀根据地共过事，见面握手时试探着问：「主席把我们紧急召来，有什么新情况？」罗瑞卿笑笑说：「暂时还不清楚，主席只是吩咐接到诸位后，立即到他住处去，不准耽搁。」

夏季白昼时间长，九时半天才完全落黑。九江城已是万家灯火。车队直驶毛泽东主席下榻的浔阳园。下了车，六位将领直接上楼。毛主席已经在书房门口等着了。一一敬礼，握手，致候。

毛泽东心里镜子一般清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原是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原是第四野战军林彪的老部下，连同罗瑞卿、谢富治在内，都和国防部长彭德怀没有历史渊源。彭德怀手下的一批战将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和军委三总部。比如邓华上将是沈阳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是济南军区司令员，王震上将是新疆军区司令员，加上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等等。况且就算这些大将也罢，上将也罢，未必就都会死心塌地跟了他彭德怀走。一旦摊牌，相信绝大多数将领都会倒戈相向的。

书房里摆着一张大圆台，台上已备下杯盘碗盏、四瓶茅台，以及十来盘下酒佳馐，无非猪肝、牛肚、香酥鸡、烤鸭片、海蜇皮、鱿鱼丝、臭豆腐、火焙鱼、红烧蹄膀等。大家围着圆台坐下。没有让服务

人员伺候。座中谢富治上将年纪最轻，动手替各位倒酒。

军委主席毛泽东先不谈正事，而举杯起立：「来来来，各位将军，本人酒量不大，喝了这头一杯，略表心意……」

许世友、陈再道、黄永胜、韩先楚，加上罗瑞卿、谢富治，六将领连忙起立，举杯答谢毛主席。

毛泽东干了杯，即吩咐大家坐下，随意吃喝，不再起立。为了营造和谐、亲密气氛，毛泽东笑咪咪地望住许世友问：「许司令啊，听说南京军区有五大喝，喝倒过其它军区酒将，是哪五大喝啊？」

主席幽默的问话，引得大家轻松地笑了起来。

许世友欲站起来回答，被毛主席止住了：「许司令，不许起立，坐着回答。」

许世友是个少林和尚出身的粗人，只好身子坐得笔挺：「报告主席，我们南京军区名声不好，出了五大喝，喝遍全军无敌手，不好，不好！」

毛泽东哈哈大笑。将领们也跟着大笑。笑过之后，罗瑞卿说：「许司令倒是回答主席的问题，是哪五大喝呀？」

许世友憨笑着：「好好，我向主席汇报，南京五大喝，一是军区政委王平，二是军区副司令聂凤智，三是省委书记江渭清，四是军区副司令陶勇，第五个就是我。」

毛泽东饶有兴趣，又问：「第一大喝是哪个？是不是你许司令？」

许世友坦然相认：「他们四个很能喝，我比他们更能喝。不是吹，全军没人喝得过我。」

毛泽东又笑了：「知道知道，你许司令在全军将领中有两个第一，酒量第一，少林功夫也是第一。你一次能喝几瓶茅台？」

许世友说：「最高纪录，一次喝过两瓶半，是被周总理灌醉的。」

谢富治说：「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到底喝不过总理，只算得全军第一，算不得全党第一。」

大家又笑了起来。毛泽东说：「在座的，我看陈司令、黄司令、韩司令酒量都不小，都是英雄好汉。我和罗长子、谢政委三个甘拜下风，只能喝两、三小杯，喝多了就伤身子了。所以，我只能敬各位三小杯。」

陈司令，你能喝多少？我记得那年在延安，你被罚过一次酒罗！还有许司令也被罚了，是不是？罗长子，那时你是抗大的副校长兼教育长，还记不记得这回事？」

罗瑞卿点点头，友善地朝许世友、陈再道两位笑笑。那是一九三七年，正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央军委从红四方面军抽调了一批能征惯战、但文化水平低的大老粗将领，集中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张国焘划清界线。许世友、陈再道即在其中。这批平日在战场上猛打猛冲、叱咤风云的人物，怎么坐得住学堂的冷板凳？听得进教师们的枯燥说教？纷纷要求返回部队打日本鬼子。中央军委当然规定他们要等学期结束。于是惹恼了许世友、陈再道这些「草莽英雄」。

一天晚上，许世友、陈再道二人竟率领十七名「高级将领班」的学员，来了个不辞而行，先离开延安，之后分头返回前线。十七名高级将领开小差，胜如延安塌了半边天，这还了得！中央警卫团骑兵部队立即出动，把他们抓了回来。许世友还和警卫团的高手动了拳脚，毕竟寡不敌众。初时把他们定为「集体逃跑事件」，关了禁闭。许世友在禁闭室大骂毛泽东。有人提出军法处置，杀一儆百，严肃纪律。毛泽东先让他们关上一星期禁闭，以示惩罚；之后力排众议，下令放人，并把「肇事分子」统统请到小会议室来聚会、喝酒。毛泽东向十七名将领举杯，说：第一杯叫做罚酒，罚你们十七人破坏纪律，擅自离校；第二杯也叫罚酒，罚自己这个军委主席，对大家关照不周，了解不够，也是交情不够；第三杯酒叫做敬酒，也是送行酒，答应大家的要求，提前结束抗大的学业，发给毕业证书，返回前线打日本鬼子！许世友见毛主席这样风趣，这样宽大，真是义薄云天，当场带头向毛主席下跪，发誓：「此生此世，服从毛主席，追随毛主席，海枯石烂，忠诚到底……」

晃眼一十八年过去。许世友、陈再道见毛主席旧事重提，连忙双双起立：「报告主席，延安那次罚酒，我们终生不忘！」

毛泽东笑着伸出两只手掌，朝下压了压：「坐下坐下，我是和二位讲讲笑话。当然罗！当时却不是个笑话，军委有人要处罚你们，总书记洛甫指示抗大要严肃纪律，连身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老总得

到消息，都发回电报，要求军法从处……好了好了，不提这些老话了。后来你们都替我争了气，组建起野战兵团，屡立战功，赫赫有名。到如今更是非同小可，官拜上将，大区司令。我们的上将共是多少位？对了，五十七位。全国十大军区、司令、政委都是上将吧？今天请到你们四位大区司令，可以说十分天下有其四了。许司令是二野人马，陈司令也是二野人马，韩司令、黄司令是四野人马。座中只缺一野人马了。」

罗瑞卿仿佛明白什么了，插话道：「我是华野，谢政委是二野，在座共有三位二野出身。」

毛泽东笑道：「罗长子身为大将，却算「妾身不明」。」

罗瑞卿问：「我怎么算「妾身不明」？」

毛泽东对大家说：「罗长子原为华北野战军罗、耿、杨兵团政委，一九四八年底华北野战军撤销番号，人马一分为四，杨得志兵团划给一野，陈赓、谢富治兵团划给二野，黄永胜兵团划给四野，杨成武兵团直属中央军委，罗长子调中央工作，哪个野战军都不挂号，岂不是「妾身不明」？」

领袖风趣的谈吐，又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黄永胜觉得主席对自己的经历欠了解，有必要说明一下：「抗战期间我在晋察冀边区，四五年冬率部队出关，重回老首长林总手下，参加抢占东北战役。」

毛泽东再次举杯：「知道知道，你在江西苏区就是林彪红一军团的人马……各位，这第三杯酒，也是本人的最后一敬，之后由罗长子陪你们开怀畅饮。」

许世友、陈再道、韩先楚、黄永胜连忙起立，罗瑞卿、谢富治也只好陪着起立，各自干了杯，并一齐把杯底亮给毛主席。毛泽东并不起立，而笑说：「坐下坐下，讲好不起身，你们还是违令。都是老朋友，免俗套。」

今天把你们临时请来，当然也要谈点正经事情。现在，我点名，不用起立，只回答问题。黄永胜！广州军区辖下，最靠近庐山地区的部队是哪一支？军长是谁？」

黄永胜欲起身，旋即身子笔挺地坐着回答：「到！是驻在湘东、湘北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黎源，林总老部下。」

毛泽东点点头：「好。韩先楚！福州军区辖下，驻扎江西境内的是什么部队？」

韩先楚身子笔挺，声音宏亮地回答：「到！是原三野属下第八兵团，兵团司令陈士渠，下辖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四军，为攻打台湾的战略后备部队。」

毛泽东点点头：「好。陈再道！武汉军区辖下，靠近庐山地区的是什么部队？」

陈再道一脸麻点，目光炯炯，气势如虹：「到！是原四野属下第四十一军，军长卢燕秋，罗荣桓元帅老部下。」

毛泽东点点头：「好。许世友！南京军区辖下，靠近庐山地区的是什么部队？」

许世友日常行如风，坐如钟，讲话中气十足：「到！是驻扎在皖西南安庆、怀宁、宿松一带的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二野刘总老部属。这个部队离庐山最近，跨过长江，急行军半天路程。只要主席下令，我立即命李德生率部奔赴庐山，保卫中央会议。」

毛泽东晃晃手：「山上并无大事，各位尽可按兵不动。我身兼军委主席，只是想了解一下军队的部署而已。现在，我通知你们：除非奉我本人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调动你们的一兵一卒！听清楚了？」

许世友、陈再道、韩先楚、黄永胜四人得令，一齐响亮地回答：「是！坚决执行主席命令！」

毛泽东笑着招招手：「坐下坐下，又违令了，是不是？好了，我今天晚上要讲的，就是这个了。你们四位，明天也不要回去了，陪我去游长江，之后随我上山去开神仙会。四位陆军上将，会不会游水啊？陈司令是会的，韩司令、黄司令也会？只有许司令是旱鸭子？你的一身少林功夫到了水上怎么办？哈哈，不要紧，不要紧。顺便提一句，你们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区司令，明天上山后，凡事多用耳朵听，多用脑筋想，少用嘴巴讲，不要乱表态，权当一次学习和休息，轻松轻松。」

毛泽东领着六位将军，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直到深夜一时。果

然以许世友最有海量，他一人起码喝下两瓶茅台，离去时头脑清醒，脚步稳健。

蓝苹已提前进入毛泽东卧室的内书房等候。虽说夫妇已分别两个来月，蓝苹见到老板进来，心里并不激动，只觉得老板神色有些疲倦，难道在山上当神仙，也这么劳累？不定又是被哪个新宠小妖精，掏身子掏的。

毛泽东见到蓝苹，也只是平静地笑了笑，发觉蓝苹在杭州休息两月，肤色更洁白了些。没有拥抱之类的亲密举动，而像男女同事似地拉了拉手：「在杭州过得还好吧？听讲你这次住西湖汪庄，在花港观鱼附近，景致比刘庄还好？」

蓝苹说：「杭州夏天是座火炉，气温天天摄氏三十九度。汪庄有冷气，我只能天天隔着玻璃窗望湖光山色，几乎足不出户。你要我读的《汉书》、《梁书》、《昭明文选》，倒是都认真读了一遍，还记了一些笔记。」

毛泽东说：「很好，很好，有什么新收获？对了，要不要替你叫一份消夜来？」

蓝苹说：「我才不在半夜里吃东西呢，不像你，听任身子发福……读书么，确是开卷有益。不让工作，我只好与典籍为伍。《梁书》几十卷，我最喜欢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篇精妙的劝降文字，责以大义，示以利害，动以感情，指以前程，措词委婉，力透纸背；另外《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的〈七发〉，更是一篇千古妙文，嬉笑怒骂，明讽暗谏，趣味无穷。」

毛泽东点点头：「你提到的这两篇，我年轻时候读过，至今还有印象。你能读出兴味，这很好。近几年，我给你的任务就是多读书，少管事。」

也还是管了几件事，胡风问题，潘汉年、杨帆案件，丁玲、陈企霞小集团，都委托你和康生具体办的嘛，当然你的身分不能公开，只能做无名英雄。你的角色，就是一名流动哨兵……多读书，也不是要求你学富五车。学识厚实些，看问题深刻，到时候可以替我当参谋，提建议。你知道，党内军内的某些话题，我只可以和你商量，不会坏

事。」

蓝苹心有灵犀，头脑敏捷，已猜到一定是山上出了什么疑难大事，老板一时下不了决心，才把自己召到九江来谈话。老板日常生活中，包括性生活在内，已不需要自己了，他多的是年轻妙可的人儿；但在敏感的政治事务上，他仍然最相信自己的妻子。唯有妻子最是靠得住，因为妻子离了他，就什么都不是了，狗屁不值，一文不名。

毛泽东欲抽烟。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蓝苹从不吸烟，却动作熟练地从烟罐里取过一支，先含在自己嘴角，划根火柴吸燃了，再以玉指塞进老板嘴里去。这是个在延安窑洞里就养成的亲密动作，很令老板惬意的。当年在延安窑洞里第一次单独会面，蓝苹就是凭了这个亲密动作，撩得老板火起，将她按倒在木板上，不由分说大干了一场的。那年蓝苹二十三岁，鲜花怒放着呢。都二十一年过去了。老板幽幽地吸着烟，问：「你在杭州和南昌，听到什么风声没有？」

蓝苹妩媚地一笑，脸蛋甚为优雅地一仰：大人物们都上了山，我能听到什么信息？只知道贺子贞同志也上过山，和你见了面。放心，我并不吃醋。她和你毕竟过了长达十年的艰苦日子。她身体不好，你多关心她一些。我多次提出去看看她，你不批准。怕她精神上控制不住，有激烈反应。」

毛泽东说：「你通情达理就好。是哪个告诉你贺子贞上过山的？」

蓝苹俏皮地晃了晃头颅：「放心，不会是你身边的人。到了南昌，才无意中听到的。你也不要怀疑隋静，人家对你可说是知己得很。」

毛泽东眼睛一瞪：「放屁！你不可以这样轻浮地谈论此地省委书记的爱人，她是女主人！」

蓝苹立即示好地拧了拧自己的脸蛋：「不要生气，我认错还不行？算了，不要扯这些琐碎小事了。还是进入你的主题，谈谈山上神仙的事儿吧。我凭直觉，山上好象出了什么事，或是快要出什么事了？」

毛泽东一向欣赏蓝苹对政治话题的聪慧、机智，缺点是喜欢在女同志之间斗小心眼：「你算猜对了一半。暂时还没有出什么大事。现在山上各路诸侯对去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右倾言论甚嚣尘上，左派人士忍气吞声。尤其是对农村公共食堂这一

新鲜事物，一些人恨不得立即取缔而后快。我的几位秘书也空前活跃，相聚高谈，通宵达旦。原本打算半月会议，半休息半工作性质。部分人物却嫌不过瘾，不肯善罢，认为问题没有讲够讲透，对去年的缺点错误轻描淡写。前天——十四号，彭德怀同志到底按捺不住了，给我写了封长信，有如下了一道战表。

接不接这道战表？考虑一通晚，决定不挂免战牌。经和少奇同志商量，会议暂延一星期，印发彭德怀的信，干脆让大家畅所欲言，右派们高兴高兴。问题是，一星期之后，还是有人觉得不痛快，怎么办？」

蓝苹熟知老板思考问题的方式，每逢和她谈论敏感话题，她只是一名乖乖的听众，不能从中插话的。直到老板的边谈边思考告一段落，她才带点撩拨的口吻问：「彭老总的信，是他个人的行动？还是有其它背景？」

毛泽东点点头：「问题就在这里了。初步了解，彭德怀写信之前和张闻天商谈过，我的小同乡周小舟帮助拟了提纲，张闻天最后把了文字关。北京的参谋长是黄克诚，庐山的参谋长是张闻天。」

蓝苹年过四十四，却还保养得明眸皓齿，风韵犹存：「还有更大的人物参与吗？比如你身边的二、三把手？」

毛泽东瞪了瞪眼睛。也只有蓝苹可以在他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刘、朱、周，同是创建新中国的领袖人物啊！毛泽东说：「目前还看不出来。少奇同志和彭老总从不搭调，互不买账，主要是彭不买刘的账；总司令倒是可能和老彭唱一个调子，但相信可以拉住他；我倒是担心恩来，他和陈云去年受批评，做检讨，大跃进就是批周、陈批起来的。这次在山上正好要求平反，闹翻案。」

蓝苹见提到周恩来，却晃了晃头上青丝：「总理怎么看得上彭德怀？我不相信。况且，依我替你冷眼旁观，总理对自己去年做的检讨，一直服气，没有怨言。」

毛泽东脸上微露笑意：「你是个保周派……恩来大聪明人，我也相信。他与其选择彭德怀，为什么不继续拥护我？彭武夫一个，浑身带刺，难以共事的。」

蓝苹忽又问：「还有你的几位秀才呢？知识分子，一遇风吹草动，

容易左右摇摆的。】

毛泽东说：「你猜对了。我这次失望得很，包括乔木、家英、李锐。周小舟过去也是我的秘书。陈伯达去年算个大左派，上了山也倒向右边了。秀才们晚上不跳舞，也不大观剧，而是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去年的工作失误、经济损失。当然少不了臧否人物。我的是非功过，也都是他们的话题。更有周小舟、李锐，加上一个周惠，是两头跑，几乎天天晚上和彭德怀、张闻天搅在一起，话很投机。」

蓝苹说：「情况你都了如指掌，没有被蒙在鼓里。」

毛泽东说：「还不是靠了谢富治的那个系统？还有从老大哥内务部弄来的仪器，也用上了。」

蓝苹说：「周小舟、李锐、周惠，我不太了解。胡乔木、田家英两位的作派，我早就看不惯了。不是仗着党主席一手拉扯，他们能算老几？忘恩负义，自以为真的成了党内重要人物，理论家。小人心性，放纵不得。」

毛泽东晃晃手，似乎不同意这样谈论几位大秀才：「我还是要尽力教育、争取，至少也还要留用他们几年。统统去掉，一时也难以物色到新的……当务之急，是拿我的小同乡彭大元帅怎么办？他已和我争吵了二、三十年，还有没有必要再相忍下去？党内军内，到底有多少人会跟着他走？他的问题，是在山上解决好？还是回到北京再解决的好？不解决行不行？我现在心里也是一团麻纱，能不能帮忙清理一下？」

如此重大的问题，蓝苹确要认真想想。老板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和她谈论党内人事机密了。一九五五年处理过潘汉年、杨帆案件，老板了却一桩心事，她也了却一桩心事。还有高、饶事件，老板原是要保高岗过关的，曾经问过她的想法。那次她是站在刘、周一边。她深恨高麻子派了个绝色人儿孟虹到老板身边卧底。她正是利用孟虹这件事，劝老板警惕那些花儿朵儿们，否则太危险。高麻子虽是你初到陕北时的拜把兄弟，但干出这种勾当来，是他不义，活该被整整，之后放他回陕西。可是过了不久，高岗就自杀了。老板一直在懊悔，高岗不该死……现在，又轮到党内的另外两位大人物：彭德怀和张闻天。

比起高、饶来，彭、张在党内军内的资历更高，功劳更大，影响更广。

毛泽东见蓝苹好一会不出声：「怎么？脑子里在转些什么？」

蓝苹抬起右手，动作优雅地拢了拢额前一缕秀发：「事关重大啦。你的这个小同乡，我在延安就看出他是个很狂妄、粗野的人。凭着战功，老子天下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党内、军内，只有他是爱和你吵架的，二、三十年不改恶习。我经常听他「老毛、老毛」的称呼你，实在刺耳。称一声「主席」，就会矮他一截？降了他国防部长、三军元帅的格？还公然不准志愿军官兵唱〈东方红〉……我看呀，既然他脑后早就长着反骨，这次不如痛下决心，连同那个洛甫一起，新账旧账，做个了断。」

毛泽东说：「我也要顾及党内、军内的影响。人说抗美援朝几年，彭德怀统兵百万，战将千员……以你平日的观察，哪些元帅、大将、上将将会跟着他跑？或者说无意他下台？」

蓝苹扳着纤纤玉指：「既是你让数数，我就班门弄斧了。元帅里头，总司令是一定会保他的。其余林总、刘总、贺总、陈总、罗总、徐总、聂总、叶总，和他的关系一般般吧？他和刘总、贺总的关系甚至有些紧张，老死不相往来；大将里头，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二位。人说他和黄克诚情同父子；上将里头，他的人马就多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铁道兵司令员滕代远、交通部长郑天翔、沈阳军区司令邓华、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新疆军区司令王震、南京军区政委王平……起码可以数出三十几名上将来。」

毛泽东摇摇头说：「没有你数的这么多吧？像杨勇、杨得志、王震、王平诸位，也都是我的老乡嘛。若真让他们在我和彭之中作一最后的选择，相信他们还是会选我，而不是彭。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怎样？他是志愿军军长，彭德怀夸他年轻有为，能打硬仗。」

蓝苹说：「对小傅司令我倒是比较放心。他原是罗瑞卿第十九兵团的老部属。听讲他多次向罗长子、谢政委表决心：作为北京军区副司令，他心里只有党中央和毛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彭老总可是颗难剃的头罗……你讲得对，再难

剃的头，总归是要剃，迟剃不如早剃……话讲回来，再放他一段，这次暂不剃他这颗头，又怎样？」

蓝苹也跟着笑了笑：「当断不断，必为后患。据我观察，今年以来，上上下下，都有人议论去年的大跃进，党中央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我们党的历史习惯，每逢中央犯下路线错误，就要更换主要领导……我以为，彭德怀这次出面写信，又有前中央总书记在背后撑腰，说不定人家就是看准了党内党外的这种气候，要改换门庭。彭是野心家，他的野心比当年高岗还大。高岗只是想当个二把手……」

毛泽东有些惊讶地看着蓝苹，彷彿惊讶她看问题如此精辟、透彻：「有这么严重？那么，国防部长谁来做？」

蓝苹眉头一扬：「请长病号林元帅出山嘛。当个聋子耳朵摆设着，占下茅坑。另找个可靠的总参谋长打理日常工作，你这位军委主席大人可以安心睡大觉罗。」

毛泽东笑说：「知我者，蓝苹也。今晚上你不要走了，陪我困觉。」

蓝苹不无怨气、娇气地说：「你都好久没有要过我了。」

毛泽东说：「不是留下你了？老毛病，不搞痛你就不舒服。明天，你还是返回杭州去。等山上大势定后，你再来住些日子。免得人家议论我们夫妇两个唱双簧。」

蓝苹忽然酸溜溜地问：「你是不是山上还有小妮子没有打发走啊？」

毛泽东登时恼了：「放屁！你又要败我的兴致？」

第二十六章 武陵拳和毛家网

一早起来，彭德怀到别墅外边的草坪上打了几路武陵拳，舒展舒展筋骨。武陵拳讲究短、平、快，出手带风，蹬地生尘，跳跃腾挪，勇猛如同豹狗子，因之俗称豹狗拳。据传大清乾隆年间，一次洛阳擂台赛上，湘籍拳师以武陵豹狗拳神出鬼没，先后击败过嵩山少林拳、鄂西武当拳，称雄天下。彭德怀坦承自己的豹狗拳只是学了个皮毛，健身而已。在战争年代，他还有个打坐长啸的嗜好。转战途中，累了困了，他就双腿盘地，双目微睁，挺胸收腹作深呼吸，之后发虎啸，啸声长绵，四山回应，尽吐胸中闷气、浊气。人说彭总的长啸声能鼓舞士气，旺盛斗志，预示着有大的战役、大的胜利来临。进城后，除开朝鲜战争那三年，日常住在中南海，皇家园林禁忌多，没法子作长啸了。就是这次上庐山来开神仙会，瞩目青山绿水，也不能作长啸。听介绍，他这住所对面的那山谷，倒是叫什么虎啸岭。

早餐后，他坐下来看文件。又是总后勤部转上兰州军区司令部报告，请示增派军车，往甘肃、青海两省灾区紧急运粮。据估计甘肃全省有二十几个县份断粮，已饿死了数万人口；青海则有十多个县断粮，且大多数是边远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娘卖屁！共产党作的什么孽哟，好好的太平年景来饿死这么多老百姓。甘肃的那个省委书记张仲良真不是东西，还天天在西北组的讨论会上谈形势大好，去年大跃进粮食增产多少成，钢铁增产多少成！这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家伙，要在战争年代，老子早就下令为民除害，军法处置了。可现在，张仲良这类欺下瞒上的干部，却偏偏受到毛泽东的赏识重用，使得他们有恃无恐。我们这个党啊，进了城，成了统治者，是不是一点一点在变过去？逃不出历朝农民起义的魔圈，打倒老皇帝，自己做新皇帝，又骑到老百姓的头上来作威作福？

上午十时，机要秘书神色紧张地将一份新印发的文件放到他面前。文件的标题竟是：〈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秘书退出后，彭德怀登时眼睛发直：「意见书？我以个人名义，向老毛反映一点下边的情况，供他参考，属于私人性质，怎么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冠以〈意见书〉的

恶名，批给会议印发了？老毛想干什么？为什么要对我搞突然袭击？对，一点不错，突然袭击！」

彭德怀没有多想，立即挂电话去美庐。等了好一刻，美庐那边竟然无人答腔！改挂周恩来总理住处，倒是很快就通了，而且是总理亲自接的：「彭总啊，你是轻易不打电话，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彭德怀问总理：「看到〈意见书〉没有？一封私人信件，个别反映意见，为什么要背着写信的人在会上印发？常委会议讨论了没有？」周恩来说：「彭总你先不要急，我也是早饭后才收到文件，已看了一遍。信本身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事先没有和你本人打招呼？常委近两天没有碰过头。我天天都在和部长们开会，继续朝下调整各项经济指标。高指标害死人。彭总，依我看，主席不会有别的意思吧？可能认为你信上的意见很重要，印发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已决定十七日不下山了，会议延长一星期，你还不知道吧？美庐没有人接电话？听说主席昨下午到九江游长江去了，我也是昨晚上才知道的。

今天总该回来吧。要是不放心，你可以去问问少奇同志。主席或许和他交代过。请不要讲是我让你给少奇同志打电话的。总之，彭总你要冷静，不要发脾气，相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听了周总理的劝告，彭德怀稍稍心安了些。他先不给刘少奇电话，而叫通了朱德总司令。朱老总说：「也是刚看到〈意见书〉，正奇怪呢，原来你本人不知道信被印发的事？突然袭击？没那么严重吧？〈意见书〉我已经看过，我可以表态，基本同意。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正好嘛，我相信山上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你。当然，你也应当注意一下自己的脾气，得理也让人，大家心平气和，有利问题解决。你要是心情烦闷，就过来和我杀几局嘛。」

彭德怀得到朱总司令的支持，心里又踏实了些。正要给刘少奇同志那边挂电话，就见周小舟和李锐进来了。在两位后生晚辈面前，他倒是冷静下来，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似的，招呼坐下，并让他们自己动手泡茶喝。

周小舟忧心忡忡地说：「彭总，或许是我给你帮了倒忙了。早饭

后看到〈意见书〉，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事情怎么会办成这样？」

彭德怀不动声色，问李锐：「大秀才，你的看法呢？田家英说过什么没有？」

李锐笑笑说：「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比小舟乐观。信看了两遍，满正确的嘛。交会议讨论就讨论好了，谁能讲当前国家经济形势不严重？物资供应不紧张？河南、安徽、甘肃、青海、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没有闹粮荒饿死人？事实都摆在眼前，谁也否定不了。我猜老夫子或许是出于好意，要借彭总的这封信，加大批左纠左的力度。家英和乔木二位，一早就到少奇同志住处开会去了，今天还没有碰得上。」

周小舟说：「但愿我是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要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会议延长一星期，听说已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四人上山。彭总知道这事吗？」

彭德怀苦笑，点点头：「昨晚上黄克诚来过电话，讲他明天一早到山上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通知他上山。会不会是要他离京，到山上来一网打尽？」

李锐说：「怎么可能？就为一封信，不致塌了天吧？」

彭德怀说：「我已经给总理和总司令打过电话，他们都讲已看过会议印发的〈意见书〉。这几天常委没有碰过头，所以他们事先也不知情。都认为信上写的都是事实，交给大家讨论，相信大多数同志都会赞同。」

李锐看一眼周小舟：「我没有盲目乐观吧？既然总理和总司令都是这个看法，相信老夫子不可能另做文章。当前的主调还是继续纠左反左，不然仍是高指标，自欺欺人，日子没法混下去嘛。」

周小舟问彭总：「你和少奇同志联系过没有？他怎么说？上星期我和周惠到他那里吃过一顿晚饭，也说去年交的学费太高，代价太大。尤其是农村公共食堂，再不能强制办下去了。左的一套不深入批，经济形势好不了。」

彭德怀说：「我正要给少奇同志挂电话，你们二位就来了。不过现在不想了，免得有人讲我反应过度。反正就是那么一封信，白纸黑

字，硬叫成〈意见书〉，就他娘的〈意见书〉吧！总不能坐了天下，就不准我们这些打天下的人放屁了。真要借我的信做文章，也不怕。去冬今春跑了六大军区十个省份，我有数字、有事实。想辩论，就和他们摆材料。总不能把黑说成白，把缺粮闹饥荒再吹成粮食多得他娘的仓库存不下，敞开肚皮吃不完！」

李锐心直口快说：「彭总，你这态度我赞成。有辩论，我愿意加入，帮你的腔。」

周小舟却说：「彭总啊，我建议你还是找大乡长当面谈一次，交换意见，容易沟通。免得有人从中搬弄是非，闹下误会。其实啊，大乡长是喜欢人家去找他的，连向他打小报告，都很少批评。」

彭德怀叹口气，摇摇头：「小舟你晓得的，不是我不找他，是他不要见我。明明约好了时间，等我去了，却还在睡觉，不起床。我才写了那封信。他却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批成〈意见书〉印发。他这是对我使什么手段？还把我当老同志、老同事吗？我再去找他，自讨没趣？去他娘的！战争年代，他不是这个样子啊！井冈山，我常到他住的茅屋里，被子一掀，就把他拉起来谈事情，有时他也拉我进被子里暖暖脚；就是到了陕北，白天晚上，军情紧急，推门就进，他那婆娘蓝苹想挡都不敢挡，恨死了我……自进了中南海，规矩一年大过一年，好象天下是他一个人的，其余人只有顺从、拥护、喊万岁的份。见他一次，成为荣耀。他要见你，限时限刻，立马要到；你想见他，三约四约，层层设防。这也是共产党领袖的作风？不说了，不说了。总司令先前还提醒我，要态度冷静，莫发脾气。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仗也打过了，官也做过了，一切无所谓。老子什么都不怕。你们二位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嘛，还是少来找我的好，免得影响了前程。」

周小舟、李锐见彭老总眼睛有些发红，知他表面上平静，内心里很痛苦……其实啊，周小舟和李锐从未在彭总手下工作过，资历差距大，文武不同行，谈不到任何历史渊源。他们只是不自觉地被彭总的正直无私、朴实忠厚、敢为天下先的品德所感召、所吸引。在彭总面前讲话随便，讨论问题不用转弯抹角，可以嬉笑怒骂，直抒胸臆。特

别是对于去年的大跃进，全党大昏热，左倾大猖獗，他们痛心疾首，意气相投。

李锐劝慰道：「彭总不要泄气嘛，山上不可能出什么事……小舟和我怕什么？就算和你谈得来一些，共同话题多一些，有什么大惊小怪？光明正大的，谁能栽诬？」

周小舟也说：「批左纠左，不能打退堂鼓。国家经济全面吃紧，乡下老百姓在挨饿，大约谁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指鹿为马……我还是那个建议，彭总要找机会，和大乡长当面沟通。相信大乡长有这个胸襟、雅量。」

两人正要告辞，彭总的邻居张闻天踱步进来了。见两人要走，忙握了握手：「我一来，你们就走？要不要留下来一起谈谈？」

周小舟看了看李锐，登时多了个心眼：「我和李锐来了好一会了。周惠还在等着。洞庭湖区正在发大水，我们两个主要负责人又都在这山上回不去……闻天同志你陪彭总多聊聊吧，我们告退了。」

彭德怀、张闻天望着两位年轻辈离去。之后坐下，一时无话。张闻天脸色有些凝重。

彭德怀替张闻天倒上一杯茶，先开口：「洛甫，你马列的书读得熟，看问题深刻，老毛这次把我给他的信定名为〈意见书〉印发，你估计会做出什么大文章来？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别人不讲，我绝不会扯上你。」

张闻天坦然地苦笑笑：「刚才小舟、李锐二位持什么看法？他们是活跃分子，消息灵通。」

彭德怀说：「李锐比较乐观。我也和总理、总司令通了电话，都说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总司令还讲了他会表态支持。周小舟则比较担忧，建议我去和老毛谈一次……挂电话去美庐，没人接。听说下山游长江去了。」

张闻天说：「总司令的支持当然很重要。我以为周小舟的担忧有一定道理。我也建议老总你要有心理准备，宁可把问题想得严重些。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已经有过多次这类出人意料的突然动作……比如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作中

心发言。我作为党总书记，代表中央对少奇的中心发言提出几条批评性意见，本是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都是举手赞成的；谁想第二天毛泽东同志突然转变态度，在会上支持刘少奇，结果整个会议被他扭转了方向，漏洞百出的白区工作被全面肯定，刘少奇成为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那次会议后，他就扯少奇同志做了党内搭档。」

彭德怀忽然瞥见客厅内侧走廊上有人影晃动，连忙示意张闻天住口，起身大步走去查看，却没有见到动静，返回来说：「走，我们到外边草坪上谈话去。眼下老子不愿意打草惊蛇。这屋子里可能有谢富治的狗……娘的，要是被老子捉住，先搥他狗日的几个大嘴巴，再交总参保卫处军法从事。娘卖屁！和平日子倒在我身边安插细作了。」

来到别墅外的草坪上，两人就那么站着交谈。

张闻天说：「不瞒你老总，我早在自己的服务人员里发现有谢富治系统的耳目。但我装做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有时心里悲哀，我们共产党政权，也搞东厂、西厂、锦衣卫那一套。在家里发两句牢骚都会被人报告。」

彭德怀说：「那么，大约前些天晚上你、我议论老毛的那些话，也已经被告发上去了？他们要是敢拿这类肮脏材料做文章，老子非闹它个底朝天，让他们见见天日不可！」

张闻天说：「怎么会呢？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东西，人家会永远保留在暗处，旁人很难拿到把柄的。不谈那些无聊的勾当了，你、我光明磊落，无非忧国忧民，担心国家爆发大饥馑。充其量给我扣个右倾帽子，判我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持怀疑态度。党章上不是有一条，允许党员对上级的某些政策保留个人看法吗？」

彭德怀说：「但愿老毛这回不是找个由头，和我新账、老账一起算。算账也不怕，反正已经和他吵了二、三十年，都是为了打仗，为了工作；没有一次是为了我个人。这回要吵的话，还得吵。不能对农村的灾情装聋子、瞎子。全国已经有多少地方严重缺粮？已经有多少人得水腫病？已经饿死了多少人？中央应当尽快拿出统计数字来。只要老毛说，立即采取措施，解散公共食堂，各地不再饿死老百姓，我

老彭立即告老还乡，解甲归田。」

张闻天望着彭老总一身正气，心有所感：这么一位大忠臣、大英雄，却不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摆布，甚至视作眼中钉，急欲拔去。这次，毛泽东同志不打任何招呼，就擅自把彭总的信件定为〈意见书〉印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不惜引发一次大的党内纷争，以打击彭总……当然，这个想法不能告诉彭总。走着瞧吧，彭总乳名石穿伢子，是块硬骨头，要咬下他，说不定会崩掉大牙。」

彭德怀见张闻天愣愣地站着，又是好一刻没有吭声，以为这位党的前总书记在忧虑他自身的安危，于是爽快地安慰说：「洛甫，你尽可放心，没你的事。就算老毛要有所动作，相信也是冲着我来。我不会扯上你和小周，从来讲话算数。顶多给我安个名份，回老家作田去。正好作两亩试验田，看看究竟能打多少谷子。无所谓啦，老蒋都打垮了，美帝国主义也打跑了，还怕这个？」

张闻天扶了扶眼镜，忽然说：「彭总，依我了解的党内斗争规律，毛泽东同志大约要发动神仙会来讨论你那封信的性质。去年的一批勇敢分子必然相继出击。但多数同志会肯定你反映的真实情况。山上会出现一阵子相当热闹的局面。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软弱。我在党内谦恭礼让二十几年，完全是为着事业大局，党的团结进步。我二十五岁入党，宣誓要为真理而斗争。已经想好了，近两天我要来认真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从理论的角度系统阐述我对去年大跃进以来党内一些不健康、不正常现象的看法。是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倡行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精神万能。我的发言不会针对任何个人，只针对左倾思潮、左倾幼稚病。我们这个党啊，还没有摆脱封建阴影，太需要民主作风和集体领导了。共产党内，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若为此付出代价，我甘之若饴，在所不惜。」

彭德怀紧紧抓住张闻天的手，一时为之感动：「洛甫，有种！我算没白交你这个朋友。关键时刻，你有马列道德、理论勇气。真要是讲马列，老毛肯定讲不过你。老子从来不信邪，不信老毛会不顾几亿农民的肚皮，又回转头在党内大反右倾……三国故事里，曹操那句名言，叫什么来着？不教我负天下人，宁教天下人负我？」

张闻天笑着纠正道：「你恰好讲反了，曹孟德是「不教天下人负我，宁教我负天下人」。」

毛泽东一行人的车队，浩浩荡荡，于傍晚时分返回牯岭。美庐经过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晚上，在美庐召开他新划分的大区讨论组组长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会议。被他新指定为六个大讨论组的组长、副组长，绝大多数为去年大跃进中的得力干将，组员的分配更是大有乾坤：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江华。成员黄永胜、吴芝圃、张平化、刘建勋、徐向前等；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成员李富春、张闻天、胡乔木、周小舟、周惠、张仲良等；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成员贺龙、程子华、贾拓夫、陈正人、万毅、朱德等；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萧华、王任重。成员彭德怀、康生、安子文、苏振华、陶鲁笏等；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成员黄克诚、罗瑞卿、谭震林、曾希圣、陈伯达等；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清、张国华。成员聂荣臻、叶剑英、王鹤寿、胡乔木、童小鹏等。

毛泽东在宣布完上述分组名单后，即请刘少奇、周恩来二位给组长、副组长们讲话。

刘少奇说：「今天，主席作了三项决定，一是神仙会延长，二是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三是重新划分六个讨论组。其实三项决定是一回事，即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广开言路，各抒己见，不同的看法可以展开辩论。中央的方针是对事不对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毛泽东插言：「声明一句，少奇同志刚才讲的三项决定，是中央的决定，不是我个人所作出。山上神仙会实行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少奇你继续讲。」

刘少奇不无尴尬地笑了笑：「谢谢主席的更正。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涉及到一些重大的问题。如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有失有得，得大于失？还是得不偿失？去年是否全党上下一片昏热，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党内是否真正缺乏集体领导、民主空气？党的指导思想是否犯了严重的主观唯心主义、精神万能论的错

误？去年的工作失误，是否属于路线性质？以及怎样看待当前的国家经济形势？等等。这些都是当前党内的大是大非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实事求是，继续纠左。我们讨论问题，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坚持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的三大方针。只有大家都把心里话讲出来了，真实情况都摆出来了，才能统一认识。我就先讲这些。恩来，下面该你了。」

周恩来谦和地笑笑，说：「拥护主席和中央的三项决定。对于彭总的意见书，我只是匆匆看了一遍，来不及仔细研究。对去年的工作，我从来认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头脑的确不能再发热了。经济出了问题，我和国务院的同志们要负主要责任，要向全党同志做检讨。近几天召集在山上的副总理和部长们开会，压缩各项经济指标。高指标不降下来，又成大包袱。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中旬，还把今年的钢铁产量定在一千八百万吨，怎么可以？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钢产量只达到五百来万吨。下半年加把劲，全年能拿下一千二百万吨，就是很大的胜利。其余粮食、棉花、食油、煤炭、原油、水泥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指标也仍然偏高，要咬牙坚决压下来。去年已为高指标所误，今年不能再吃这个亏。少奇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很深刻、切中要害，有深入讨论的必要。主席自年初以来一直要求我们降温，可有些地区和部门，就是降不下来，疑虑重重。」

毛泽东一直脸色凝重地倾听着刘少奇、周恩来二位的发言。一位国家主席，一位国务院总理，言论可圈可点，左右逢源。他们都不肯明确表示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想法，给自己留着后路。看来，也是在目前形势下，对他毛泽东信心不足了？玩政治，毛泽东还玩不过彭德怀、洛甫？」

这时，第二组组长柯庆施举手要求发言。毛泽东问：「柯书记，有何高见？」

柯庆施在毛泽东麾下，总是甘充先锋角色。他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我拜读三遍，深受教益。现在会内会外，山上山下，都流传一种议论，认为去年的工作失误责任在中央，是方向、路线性质。依据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如果中央出了路线错误，就应当更换领导了。」

所以我认为，在纠左纠偏的同时，要坚决抵制右的倾向。反左不忘右，现在山上右的风气很盛。我就讲这么几句。」

经柯庆施这么画龙点睛地一说，会议气氛登时紧张起来。刘少奇、周恩来表情肃穆。谭政、谢富治、甘泗淇、萧华等几位军人，立即身子坐的笔挺。

毛泽东却轻松地笑了笑：「周总理双手推出窗前月，柯书记一石击破井中天？我看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山上开的是神仙会嘛，右路神仙、左路神仙各有各的俱乐部，实在不足为奇。柯书记你不要学赵四太爷，不准阿 Q 革命。阿 Q 是贫雇农，拥护造反。少奇同志，把鲁迅的《阿 Q 正传》印发给大家，行不行？」

领袖幽默的话语，引发出轻松的笑声。

第四组组长李井泉举手要求发言。毛泽东点点头。

李井泉说：「我直话直说，读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心情沉重。去年全党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症？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建议中央查一查〈意见书〉的背景，是否还有其它同志参与？如果是彭德怀同志的个人行为，可以对事不对人。如果还有别的一些同志参与，属于小组活动，就应当既对事，也对人。」

毛泽东和蔼地笑着，语带批评地说：「又一个厉害角色。左倾好斗，右倾保守。我不主张一下子把调门订那么高。张口就是高八度，再好的歌曲也唱不下去。同意少奇同志意见，对事不对人，坚持三不方针。不要怕人家批评。允许批评，不会垮台。像楚霸王项羽那样容不下意见，总有一天霸王别姬，自己完蛋。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本人历来重视左路神仙，也保护右路神仙。这点恩来同志可以作证。他和陈老板前几年的反冒进，右倾得可以了吧？但我还是保护他们，他们今天仍然担任着总理、副总理的重要职务。」

周恩来红了红脸，连忙插言：「对去年受到的批评、教育，我无怨无悔，时常牢记。相信陈云、先念、一波三同志也是这样态度。」

毛泽东见第四组副组长萧华举了手：「恩来立场坚定，本人无任欢迎。萧主任，你是军队代表，有什么高见发表？」

萧华起立，说：「有个请示，也是建议，山上已到了四位帅、五位

大将、十多位上将，专业对口，军队同志可否单独成立一个讨论组？」

毛泽东笑说：「赐坐下。你是主张党和军队分家啊？山上的同志，省委书记、中央各部部长，有几个不是军队出身的？封你当个副组长，你就想领导元帅、大将，闹闹军事俱乐部？请示驳回！」

组长、副组长们哈哈大笑。萧华顿成红面关公。毛主席信任他重用他，也不时拿他开开心。

散会时，毛泽东留下柯庆施、李井泉二人。他一手拉柯，一手拉李，进到书房坐下，抽烟喝茶：「我知道两位老朋友言犹未尽。现在三人对六面，彼此解囊相倾，如何？」

柯庆施先看李井泉一眼，之后说：「恕我直言，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在彭德怀意见书一事上，态度模糊，脚踏两条船。他们骨子里是同情右派的。」

毛泽东说：「是右倾，不是右派。现阶段让他们态度模糊一下有好处。我会通知会议秘书处，明天各组传达刘、周今晚上的讲话。」

李井泉说：「好！我拥护。主席欲擒故纵，又来一次引蛇出洞。」

毛泽东摇摇头：「不尽然。故技不宜重施。党内党外也应有所区别。先时你们二位的发言，都讲到了点子上。只是出牌太早，而且出手就甩底牌。现在我问二位，彭德怀的意见书，要害在哪里？事关重大，半点轻率不得。」

柯庆施说：「要害是彭有野心，妄图改变中央领导。」

毛泽东问：「有这么严重？井泉，你的看法呢？」

李井泉说：「我看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不是彭德怀同志的个人行动，建议中央查清楚。我怀疑主席的几位大秘书都介入了。」

毛泽东瞪了一眼。很显然，他的不满不是冲着李井泉来的：「此话怎讲？你有多少依据？」

话已涉及中央核心内部，李井泉脊梁骨袭上一股寒意，但一咬牙，豁出去了：「据我观察，自上山以来，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这些人常常聚在一起，议党议军议政，把中央领导同志都议论遍了。我还曾两次单独碰到田家英和李锐两人坐在风景点上唧唧咕咕，知心得很，绝对不是什么吟诗作赋。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们这

些同志实际上是两个小圈子。一个圈子是彭、张、周、周、李，一个圈子是胡、田、吴、李、周，合起来是为低调俱乐部。周小舟、李锐穿梭其间，是最活跃分子。」

毛泽东表示难以置信地摇摇头：「井泉这一揭发有点意思。你好象比谢富治还能干些，替我把握得更清楚。我和柯书记负责替你保密，话到我们三个为止。我也不大相信，我身边的人就都会反对我。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诸位，大约属于坐而论道，魏晋遗风。对其余几位，也要做具体分析，不宜一篙子打落一船客。柯书记，你向来眼光老道，对井泉的告发，有何高见啊？」

柯庆施说：「深刻，有新意。如果今后查出来，山上确有小组织活动的话，成员大致上就是这些同志了。前天我还和周小舟同志开过玩笑：你们有低调俱乐部，我们有高调俱乐部，打打擂台，如何？周小舟马上声明，他们没有什么俱乐部，玩笑开不得。」

毛泽东问：「低调俱乐部？谁提出来的？」

柯庆施答：「主席的工业秘书李锐，在胡乔木同志住处聊天时提出的。」

毛泽东问：「你又是听哪个讲的？小道消息也要有来源。」

柯庆施凑近毛主席耳边，说了一个名字，声音低得连李井泉都没听清。但李井泉能猜测出来，大约是指康生同志。

毛泽东说：「知道了。这类小消息，公开场合不得数。我历来保护告发者。我现在所担心的，不是几个秀才在山上搞了低调俱乐部，而是要提防有人搞军事俱乐部。你们说，有这可能吗？」

柯庆施、李井泉一向能言善辩，被毛泽东这一问，却都登时语塞。他们知道，朱德总司令向来支持彭德怀，爱护彭德怀。如果把朱总司令也牵扯进来，人民解放军出现大分裂？他们没有这个胆识了。

毛泽东说：「好，你们有难处，可以不回答。明天各组开始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务使各路诸侯广开言路。你们二位组长大人少开尊口，行不行啊？路要一步一步走，牌要一张一张出，留个回旋余地。我这意思，二位明白？」

柯庆施、李井泉两人像士兵听到号令似地起立：「是！坚决执行

主席指示。」

毛泽东笑了：「坐下坐下。还有事情交代。新的分组名单，二位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吧？张闻天、周小舟二位分配到柯书记的第二组，是重点组了；老彭分配到了李书记你那个第四组，更是个重点组了，康生、王任重、萧华、安子文也都在第四组。二位组长大人，这次可是重任在肩罗。先就说这些吧。」

柯庆施、李井泉欲起身告辞。毛泽东说：「不忙不忙，陪我吃了消夜再走。」

第二十七章 大将发威领袖谈诗

七月十七日清晨，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一行抵达庐山牯岭。

如同命中注定似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被安排入住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和国防部长彭德怀住在一起。黄克诚还很高兴，和彭总住在一起，便于商量工作。

彭德怀问黄克诚困不困，见说不困，就把自己写给老毛的信请他过目。黄克诚很快看完，对彭总说：「人都在山上，为什么要写信？当面谈不更好些？我要早两天上山，就会劝你不写信了。」彭德怀说：「现在讲这个，已是废话。信已经被老毛当成〈意见书〉印发了。没想到他会对我来这一手。你只讲讲，信的内容如何？」

黄克诚掂了掂信的分量似的：「内容应该没有大问题。实际情况比你反映的还要严重得多。如果在会上讨论，我会发言支持。当然有几处提法尖锐了，也不够准确。比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失有得」等，不这么提就好了。但在信中属于次要的问题，主要内容是好的。」

得到老战友、老同事的支持，彭德怀心里又平静了些。

中饭前，会议保卫处派人来收走了黄克诚警卫员的手枪，说是统一部署，下山时一并发还。

黄克诚却在食堂吃中饭时，和老朋友谭震林吵了一架。

原来，谭震林见到黄克诚是很高兴的，大声说：「老黄，你好大架子！上了山也不先来看我。」

黄克诚也大声反问：「谭老板，你才臭架子大哪。我清早才到山上，你为什么就不肯去看望我？」

谭震林端过饭菜，到黄克诚桌上来吃，降低嗓门说：「你新来乍到，也该投石问路。怎么一头扎到右倾窝里去了？」

黄克诚见谭震林出言不逊，对彭总如此不敬，登时涨红了脸：「你开什么黄腔？谁一头扎进了右倾窝子？」

谭震林仍是笑嘻嘻的：「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啦。主席召你们上

山，就是为了参加讨论那个〈意见书〉啦。」

黄克诚不能容忍如此肆无忌惮地攻击三军元帅彭老总，气得手中筷子一拍，怒斥道：「你住嘴！你这些话，有胆子在会议上公开吗？老子第一个和你辩论！你去年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全党上下都长着眼睛哩！」

谭震林见黄克诚认真发火，连忙打退堂鼓：「老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算了算了，是我多嘴。不要吵了，传开去影响不好。」

黄克诚却不肯放过：「你检讨，收回你的无组织、无纪律言论。不然，我要报告总理。」

谭震林没有理睬黄克诚，碗筷一放，不吃了，走人。

黄克诚也倒了胃口，回到被诬为「右倾窝子」的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住处，没有把这事告诉彭总，免得彭总动怒。谭震林那家伙爱放炮，见风就是雨，几十年的臭毛病，不值得和他生气。回过头来又想：难道这山上真会有不测风云？有人想扳倒彭总，赶他出中央军委？谈何容易。就算彭总爱和毛主席争吵，还不是吵了二、三十年的一路过来了？并没有影响党中央毛主席对彭总的信任和重用嘛。而且他们吵的都是工作，有时主席对，有时彭总对，并不涉及他们个人的事。彭总功勋盖世，连西方资产阶级报刊都承认彭总是新中国的民族英雄、东方战神……这山上的天气真好，凉凉爽爽，清新宜人。黄克诚睡了午觉。

傍晚，周恩来总理请新上山的四位同志共进晚餐，还邀来原在山上的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作陪，边吃边商谈继续压缩今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事。

由于中午憋下的气没消，黄克诚等周总理的话告一段落，即态度诚恳地说：「谭老板啊，大跃进刮五风，放大炮，要自我反省，吸取教训。去年吹嘘粮食吃不完，今年十来个省区闹粮荒。国家和老百姓，都经不起瞎折腾了。」

周恩来和彭真、陈毅、李先念等人，都不知一向待人亲切厚道的黄克诚，为什么要突然批评谭震林。谭震林涨红了面皮，反驳道：「老黄你这是什么意思？去年的工作失误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我有

那么大的本事？告诉你，我执行的是中央主席的指示。你有胆子就去找毛主席嘛。」

黄克诚见谭震林搬出毛主席来做挡箭牌，认作是对领袖的不敬：「你放肆！你是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你主持插了那么多假红旗，评了那么多假上游，放了那么多牛皮卫星，还敢把责任推给毛主席？我看毛主席是受了你们少数人的蒙蔽！河北、河南、山东都有人告诉我，去年七月间毛主席视察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都是你和廖鲁言带着先遣工作组，一路打前站，发动群众搞庄稼大搬家，集中移栽，在马路两边制造卫星田，什么十万斤亩、一百万斤亩，尽摆些假家伙给毛主席看！」

周恩来不动声色，听任两个湖南老乡争吵。陈毅元帅则面带笑容，觉得黄克诚这个老实人讲老实话，痛快。其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一时也不便插言。

谭震林被黄克诚揭了老底，恼羞成怒，桌子一拍，直逼了过来：「黄瞎子！你和我有仇啊？你以为老子怕你？当了个鸟总参谋长有什么了不起？混了个大将军衔，尾巴翘到天上！你眼里还有没有毛主席、党中央？」

黄克诚坐着不动，也未起高腔，只冷笑着说：「大家听听，看看他这作派，一听到批评意见就要泼皮，搞人身攻击！我被评上大将军衔，他不服气，可笑不可笑？大炮司令乱放炮，放空炮，新四军的老首长、老同志谁个不知道？过去是战场上放空炮，打不中目标；去年是在全国农业战线上搞高标，发射牛皮卫星，坑害老百姓。」

谭震林两眼充血，已暴怒成一头公牛似的：「老子去年坑害了老百姓？老子要去请毛主席评理！老子不怕你黄瞎子长了三头六臂！你个老右倾分子，老子和你斗争到底！」

黄克诚一听谭震林骂他为「黄瞎子」、「老右倾分子」，也被激怒了：「我和你摆事实，讲道理，你就乱咬人？参加革命几十年，还是一副乡村泼皮作风？我替你感到脸红！」

谭震林又桌子一拍，转身就走：「老子找主席去！找主席去！老子和右倾分子势不两立！」

周恩来见事情闹大了，昂头扬脸叫了一声：「谭震林同志，你回来！本来高高兴兴的，一起吃顿饭，怎么可以拂袖而去呢？」周恩来声音不高，却韧劲十足，威严十足。

谭震林在门口站住，不得不气鼓鼓地转过身子，回到座位上，侧过背，正眼也不瞧黄克诚。

周恩来和颜悦色地看大家一眼，对陈毅说：「陈老总啊，你看看，你的两位新四军老部下，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我面前叫叫喊喊，吵成这个样子，像话吗？」

陈毅一口浓重的四川官话：「是不像话罗！二位不把格老子这个新四军老军长放在眼里，可周总理是代表中央请吃饭，欢迎我们四人上山嘛！还有富春、先念、一波作陪。彭真同志，你看这事该哪样办？」

彭真在中央书记处的地位仅次于总书记邓小平，深受毛泽东重用。他不偏不倚地笑说：「宴席上吵架，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都应受到批评，各自亦应多作自我批评。」

大家都轻松地笑了。只有两位当事人笑不出。

李先念插话：「我也是老新四军的，老战友吵架，没有劝阻，也应陪他们两个挨板子！」

大家又笑了。

陈毅说：「还是要分一下是非，不然各打五十板子也不会管用。先念同志则不应奉陪。黄总长，今天的纠纷是你起的头。我们四人一起离京，一路上你都高高兴兴，是不是上山后受了什么影响，闹下什么误会了？情况摆清楚，有委屈诉出来，大家评一评嘛。」

黄克诚感激地望一眼周总理和陈老总，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要维护彭总的威望和人格，不愿说出谭老板指彭总所住的别墅为「右倾窝子」，于是改口说：「我和谭老板本是小同乡，又同龄，一直是革命兄弟。又都在江西苏区和皖南根据地蹲过战壕。一九四九年进城后，没有一起工作过。应当说，平日各忙各的，见面机会不多，但关系一直不错。也许是互相太熟悉、太了解的缘故，对他去年以来的作为总有些看法，想劝几句。我这不是马后炮，彭真同志可以作证，

去年六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提出过。那次他也和我吵了架。一有不同意见，他就要去报告主席。那次是被小平同志劝止住，当然谭老板也遵守了纪律。我很感激。不然我去年就可能受到处分了。今年年初以来，看到主席、总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忙着压缩各项高指标，特别是粮食、棉花、油料作物方面的高指标下不来，我是有些埋怨谭老板的。不是要谭老板一个人负责。但他毕竟是主管农业的。一些高指标明明脱离实际，为什么还要提出来，写进计划文件里，强制全国执行？自今年四月上海会议起，召开了多少会议，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来压缩这些高指标？直到这次神仙会上，总理、副总理、部长们还在忙这个。我不是要责怪谭震林同志，其实他也是辛辛苦苦、没日没夜全国各省区的跑。一次他爱人就告诉我，去年谭老板身上掉了十斤肉，皮带缩进去三个扣……听黄克诚这一说，谭震林脸上的怒气消减下来。他转过身子，表示不再把黄克诚当仇家。

谭毅看在眼里，转而说：「谭老板啊，我也要对你摆个老资格，讲你两句罗。你老兄今天是一触就跳，有点蛮不讲理嘛。过去你带兵，很重视火炮。粟裕的第一师，克诚的第四师，先念的第五师，你的第六师，加上叶飞的苏北兵团，新四军的五大主力。你的第六师收缴了一百多门日军榴弹炮，粟裕同志下令调出五十门，你就是把持不放，是不是事实？后来打孟良崮，消灭老蒋的王牌军第七十四师，你的两个炮兵旅立下大功……可是和平建设时期，你主管农业，七亿人口六亿是农民，你还采用大轰大擂，万炮齐鸣，已经证明行不通罗。我说你这几句，你服也不服？」

谭震林毕竟炮筒性子，火气来得快，消得也快。他尊敬地看周总理和陈老总一眼，也看了黄克诚一眼：「总理，老军长，还有老黄、各位同志，刚才我是耍了态度，我认错……要是老军长和老黄早这么讲话，我也不会耍态度。我也有委屈。去年是干劲冲天、辛辛苦苦办错事，给中央惹出一大堆麻烦。但谁不想尽快把国家建设好？快些建成社会主义？何况去年还是成绩为主，农村找到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形式，解决了几千年的单干小生产问题……好了，黄克诚同志，刚才骂你是「老右倾分子」那话，我当着大家的面收回，道歉，你也不要往

心里去，行不行？」

谭震林表示和解，黄克诚受到感动，热情地伸出手去，紧紧相握。陈毅带头鼓掌，大家一齐鼓掌，庆贺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掌声过后，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这就很好。在我这里产生的纠纷，在我这里解决。老同志之间，一定要注意团结。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能熬到今天，不容易罗。要珍惜。谭震林同志，我们就说好了，今天的事，不要去麻烦主席了？我们要体谅、要爱护主席。眼下国家的困难这么多，主席受到的压力也很大。我这个意见，你同意吗？」

谭震林说：「总理过虑了，我几时讲话不算数？已和老黄握了手，还是同年老庚嘛。」

晚餐持续到十时半。周恩来送走客人们，留下陈毅谈外交事务。周恩来不无忧心地说：「陈老总，你的两位老部下的矛盾，就算消除了吧？」

陈毅说：「就看山上会议的大气候了……局势一变，纸就包不住火。我上山就听工作人员议论，原本是彭老总写给主席的一封信，怎么忽然被会议印发，变做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周恩来苦笑道：「你问我，我问哪个？我也是收到文件才知道的。不会有什么大事吧？大的局势扭不转吧。」

陈毅问：「中央常委事先没有讨论过？还在乾纲独断，个人说了算？」

周恩来正色道：「老总！上了山，你要管住你的嘴巴。我看呀，参加几天讨论会，你还是找个外交事务，回北京值班去吧。」

当天下午五时，湖南二周接获通知，来到美庐楼上主席书房时，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三人已经在座。毛泽东亲切而随便地招招手，指指两把空藤椅：「好了，人马齐备，粮草先行，有烟有茶，有水蜜桃，你们各取所需。」

李锐爱吃水果，拿起一只水蜜桃说：「这么漂亮的果子，摆在盘中像艺术品，吃了又可惜。」

毛泽东说：「李锐假斯文。你不是讲我这里的果品，不吃白不吃？」

人家摘桃子，你坐享其成。」

李锐说：「王母园中偷得来，供在匡庐神仙台。」

大家开心地笑起来。

毛泽东忽然来了诗兴，问：「哪个能背几首关于桃子、桃树的诗？」

胡乔木笑笑，说，唐人崔护有首绝句〈游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周小舟说，那是崔护举进士不第，游城南遇女子，写下情诗。我记得张旭一首〈桃花溪〉，却是写我们湖南桃花源事：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毛泽东点评说，张旭是个怀疑派，思想右倾，不大相信真有什么桃花源呢。

田家英说，王昌龄有首〈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廉外春寒赐锦袍。

毛泽东点评说：「这是首后宫嫔妃的牢骚诗，争风吃醋。」

李锐说，刘禹锡有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今，戏赠看花诸君子〉，也是带点牢骚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毛泽东点评说，「刘禹锡何止一点牢骚？他被贬离长安十年，骂满朝新贵都是靠奉承皇上、排挤正人君子而得势。唐宪宗元和年间，也还算得天下太平，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好人？打击面太宽了。对了，周惠，你怎么不来一首？」

周惠搔搔头皮，赧然一笑说，「主席，我是做实际工作的，诗文读得不多……好，好，我来试背一首黄巢的〈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毛泽东点头赞道：「这首好，这首好。黄巢当政，命群芳打乱季节，革命造反。表达了农民起义领袖的豪迈性格，要求变革、当家作主的远大志向。」

胡乔木、周小舟跟着赞好。

田家英看李锐一眼，似难苟同主公的高见。

胡乔木深知毛主席偏爱李白的诗，或许他自己亦欲背诵一首？于

是说：「主席，李白有一首〈寄东鲁二稚子〉，载《李太白集》，是他诗中较特别的一首，我只记得前面的几句……」

果然，毛泽东笑说：「我或许还记得，你起个头吧。」

胡乔木背颂道：「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

毛泽东见胡乔木停下了，即朗声接了下去：「楼东一株桃，桃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周惠、李锐五人见毛主席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一齐钦佩地拍了巴掌。

李锐说：「读过《李太白集》，没有留心这一首。看来李白的诗作，既有笑傲王侯的狂歌，也有泪思儿女的寄怀。」

周小舟说：「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嘛！我觉得，我们大乡长的诗风，确有李太白雄浑豪阔的遗韵。特别是这次上山后抄给我和乔木兄的两首，〈回韶山〉和〈登庐山〉，称得上千古绝唱。」

毛泽东笑说：「小舟也学得吹捧我了？不可取，不可取。」

李锐作证说：「乔木兄读过诗稿，就和我讲，非雄才大略之人，难有此诗。」

田家英也凑上一句：「〈登庐山〉一首，可称为匡庐第一诗。江西省委同志不知在哪里抄到，要求中央允许他们刻成诗碑，做个纪念。」

毛泽东摇摇头说：「不可以。我讨厌人家替我立什么诗碑，尤其在我生前。诗好诗坏，留给后人评说。我还有点自知之明。况且那两首只是个稿子，字句还待推敲。乔木已把你们的意见转达过，我都寄给郭沫若同志去了，请他改定。……好了，诗，遣兴也，暂时谈到这里。今天请你们五秀才来，周惠你不要摇手，背得出黄巢的反诗，也算秀才嘛，要谈点正事。神仙会延期，集中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你们感不感到意外？」

五位秀才一听毛主席要谈正事，连忙各自掏出笔记本来，准备作

记录。根据以往经验，毛泽东主席在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刻，总不忘给自己身边的文字帮手们打招呼。

毛泽东说：「对于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真正拥护的有多少？能有百分之三十就不错了。我去年批评反冒进，今年却成了反冒进的头子。少奇同志提出「问题讲透」，我就给他「透」到这里。都主动反冒进了，还不肯放过？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既要左派朋友，也要右派朋友，要找唱反调的人通气。这次计委就有几名反对派上山。李锐，你是联系工业部门的，计委的反对派都是谁呀？」

李锐回答：「上了山的，是贾拓夫、韩哲、宋平三位吧？他们都是比较务实、头脑冷静的老实人，和富春同志有分歧意见。」

毛泽东说：「富春去年是听了我的。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锐反映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都进不去。孙悟空偷桃子，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宴。开庐山会议，也是大宴天下群仙。过去不懂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也使敌人有机可乘。权力集中不容易。」

过去江西苏区，司令部、政治部常闹矛盾，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到前敌委员会。我和陈毅都当过前敌委书记。后被项英、恩来他们夺了权。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是八万多人，一年后到达陕北吴起镇剩下七千人。军委开会，我说现在比过去强多了，干部经过艰苦磨练，剩下的都是精华。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洛甫和彭老总更是讲我不承认失败，搞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

毛泽东谈话，常常采用散漫方式，思绪跳跃，时空倒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看似不着边际，实则大有内在联系，全凭听者猜度领略。知音者如雷灌耳，愚笨者不知所云。照胡乔木的理解，毛讲这段话的意思是：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历史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数字是现象，不是本质。

八万人死剩七千人是现象，七千人为革命精华才是本质。一九五八年虽然吃了亏，遭受损失，但最大的收获是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和红军长征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马是一个道理，革命力量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

毛泽东说：「去年的问题，一个粮食，一个钢铁，但也不是一败涂地。粮食没有翻番，还是增产两至三成。谭老板和李井泉都讲去年是轰轰烈烈大跃进，辛辛苦苦受教训，没有坚持科学种田，今年已大有进步。」

田家英忍不住插言：「以四川为例，实际情形，省委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四、五月间我在成都郊区公社蹲点，正是早稻插秧时节，省委仍然部署全省高度密植，叫做「双龙出海，蚂蚁出洞」……」

毛泽东问：「什么「双龙出海，蚂蚁出洞」？」

田家英说：「就是插秧只留行距，不留株距，密密麻麻……去年已闹了大减产，农民春天饿肚皮，公共食堂只供应青菜汤。我提出合理密植，既留行距，也留株距。生产队老队长说，作了一世田，如今成外行，上面那些没有作过田的首长们倒是内行。我向省委反映意见，不被接受，只允许我蹲点的那个公社保留稻秧的株行距。」

毛泽东见是告李井泉的状，面无表情地问：「你这次在西南组讨论会上讲了这些情况没有？」

田家英说：「我两次发言，都被组长打断，没让讲下去。还说有的人少不更事，以京官自居，到下边指手划脚。」

毛泽东点点头，想了一想，忽有所悟地说：「确实要注意，你们都是在我身边工作的人，无论下到哪里搞调查研究，都要尊重当地党、政领导，不能见官大三级。四川省七千万人口，李井泉当家不易，是挑担子的人，有个性，有脾气。当然，去年的高密植是我提出来的，今年同意加上「合理」二字，不再越密越好，属中间偏右了呢。湖南二周，不也是这个意思？」

周小舟趁机进言：「去年搞全民炼钢，提出各种高指标，失误的关键，在于高估了粮食产量。现阶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既然有了那么多的粮食，于是放开手脚，无所顾忌，万马奔腾，齐头并进了。」

毛泽东说：「也不尽言。工业落后，想多搞些钢铁，原无大错。去年的教训是忽视了综合平衡。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唯不断打破旧的平衡，才能不断达至新的平衡。二者循环轮替，人类社

会因而前进。乔木，你同不同意这一哲学命题？」

胡乔木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上，是不认同毛的似是而非的玄论的。有多少财力、人力、物力办多少事，就这么简单的规律，却死不认账。但胡乔木从来避免和毛正面争辩。他笑了笑，也学着毛的跳跃式思维方式说：「我建议中央各工业部门的部长、副部长，轮流下去当一个时期的工厂厂长、矿山矿长，摸索出一套管理规则，学点综合平衡，可避免坐在上面瞎指挥。」

毛泽东立即大加赞赏：「这个建议很好，可以准备一个文件，领导干部要先学会做实际工作，而不是高高在上，指手划脚。孔夫子办学授徒之前，职业是道士，还当过会计，管过田亩。当然他是替奴隶主阶级服务。」

说说笑笑，到了开晚饭时间。毛泽东留五位秀才共进晚餐，吃红烧肉、火焙鱼、臭豆腐，喝绍兴状元红酒。五位秀才轮番向毛主席敬酒。毛泽东称他们借花献佛。他的酒量不大，依例是秀才敬一杯，他抿一小口。酒席面前无长幼。气氛比方才茶叙式漫谈，显得轻松、亲热。五位秀才既是他器重的人才，又有如他的子侄辈、忘年友。边吃边聊，说笑之间，给予警谕。

毛泽东说：「你们年轻，不要怕天下大乱。现在经济形势紧张一点，有人担心天下大乱。乱了好，大乱达到大治。告诉大家，不要怕学生上街，农民打扁担。一九五七年春上，汉口不就有几千学生上街吗？就算各省省会都有学生上街游行，也不过几十百把万。右派一抓，就规矩了嘛。很欣赏史达林生前一名言：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死一百万人，是一个统计数字。」

秀才们却不能体会毛主席的这番雄才大略的酒话，登时心里都蒙了一层雾似的。周惠是个老实人，说：「还是工作做在前头，学生不上街，农民不打扁担好些。」

周小舟差点就冲口而出：「和平时期，珍惜生命。」

毛泽东说：「周惠，你是父母官，总是比较实际……如果人身上长了脓，是挑破了好，还是不挑破了好？」

胡乔木温和谦恭地提出异议：「还是要防止全身溃烂。脓疮要靠

白血球去攻克。如果白血球失去了平衡，保护不了体内的正常细胞，就要出大麻烦了。」

毛泽东笑说：「你这是书生之见，循规蹈矩，温情主义。」

李锐忍了半天，终于问出一个敏感话题：「昨天会议印发了彭总的信，我和二周都不知道如何因应……」

毛泽东认真地看李锐和二周一眼，目光有些陌生地说：「你们问我，我问哪个？想套我的底？此事我暂时无底，要先听听大家的。交给会议讨论，就是走群众路线，搞群言堂。我只是批了几个字而已。记得一九三六年洛川会议，你们还没有到延安，我提出国共联合抗日，我们党应坚持小股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先扩大根据地，扩大八路军，避免和日军正面作仗而暴露我们的实力。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我这个自私自利方针。彭老总为首的华北军分会更是发行一个小册子，和我针锋相对。后来他和刘伯承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把日军主力吸引过来对付八路军，减轻了国民党军队的压力，受到蒋委员长嘉奖。他的小册子还被王明的国际派所利用。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几乎断送掉我党的军事指挥权。你们年轻，不太了解这些历史上的利害关系。」

美庐赐宴，直到晚十时才散。已有别的负责人在楼下等后毛泽东召见。五位秀才出了美庐，走在林间小道上，路灯昏黄，山上起了薄雾。一时间，他们都有种腾云驾雾的虚飘感觉，不知置身何处似的。胡乔木别过四人，独自匆匆返回住处去了，以致他的卫士来接他都走岔了。

田家英、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不即不离，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终归是李锐不耐沉寂：「你们感觉到了没有？老夫子像是从一星期前那次谈话的立场上后退了。」

周小舟说：「大约搞搞平衡吧？大乡长说了，左派朋友、右派朋友，他都需要。问题是，我们算右派，还是中间派？周惠啊，那种不管农民死活的左派，你我当不得罗。」

周惠说：「凭良心办事吧。我是苦出身，弟兄七个。我两岁出天花，高烧不退，父亲见我没救了，丢到草棚里。我大嫂把我抱回，捡

条性命，留下一脸麻……饿饭饿到十几岁，才投奔到八路军。挨饿那滋味，刻骨铭心。」

田家英什么都没有说。心里空落落的。他好象越来越听不懂主公的话语，认不清主公的面目了。他的手搭在周惠肩上。他出身书香门第，但父母早逝，小时候也是饥一顿、饱一顿，靠长兄抚养，却受尽长嫂的欺凌。

一九三七年十五岁，投奔到延安，才算摆脱饥荒。

第二十八章 牯岭遍地闷雷声

彭德怀感到欣慰的是，神仙会六个组针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所展开的讨论，并没有形成「批判」的局面。且多数人的发言，均直接或是间接地认同了他的看法。大家甚至避免使用「意见书」这个毛泽东强加给他的恶名，而实事求是地称做「彭总给主席的信」。很显然，毛泽东欲置他于对立面的意愿，受到了党内同志的抵制。国民经济被弄到今天这种全面紧张，空前困难，总不能叫大家都睁了眼睛说瞎话吧。

长时期统率大军东征西讨的戎马生涯，彭德怀养成了纵览全局、分析强弱的思维习惯。通过每天的会议简报，加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带给他的信息，他注意到，他的那封信，因事先未经在山上的四位常委讨论，于是包括刘少奇、朱德在内的大人物们，都是各说各话了。

刘少奇在出席林铁任组长的第一组讨论会时，提出三个发人深省的尖锐问题：一、一九五八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二、从去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到十一月郑州会议的三个月时间里，是否犯了路线错误？三、今年的一千三百万吨钢铁指标是否右倾？三千万吨是否「左」倾？

这三个讨论题目，在各组进行了传达。可见，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仍然公开支持批左，而不是反右。

在以柯庆施为组长的第二组，发言最为踊跃。

胡乔木说：「在这次会议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利于总结经验的气氛，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象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说：「去年农业部做了很多错事，全国粮食产量报了七千五百亿斤，现在落实为三千八百亿斤，高出近一倍；棉花报了六千七百万担，现在落实为四千三百万担，也高出三分之一。我们主管部门要负主要责任。我认为彭总写信、态度是好的，把问题直

截了当提出来，引起大家讨论，起了好作用。这种精神，应该学习。」

水电部部长刘澜波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有意见就说出来，是好的。主席也讲过多次，要大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应当提倡这种精神。」

周小舟说：「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今后不再重复去年的失误……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词句提法、分寸，可以斟酌，但属于次要的问题。」

唯有粮荒闹得最厉害的甘肃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的信：「从甘肃去年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绝不是得不偿失。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为一百二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全省并不缺粮食。」

奇怪的是作为组长的柯庆施也有发言，对于彭德怀的信，只字不提。

在陶铸任组长的第三组，朱德的发言含蓄、稳健地支持了彭德怀的信，他劝告全党干部不要再搞浮夸，要脚踏实地，学会当家过日子。

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说：「彭总的信，总的精神很好，有利于会议讨论的深入。」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方毅说：「同意彭总的信的内容，党内、军内都应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陶铸作了长篇发言，却一改前些天的检讨认错，而畅谈大跃进的经验和成绩，以及保卫三面红旗的决心。他态度鲜明地表示，不能同意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内容，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精神有问题。」

在第三组，认为彭德怀的信有问题的人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一副部长陈正人、商业部长程子华、元帅贺龙。陈正人说：「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不存在饥荒，现在农村的问题不是浮夸，而是瞒产；程子华说：「总路线的三句话，十五年超英赶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都是大跃进的动力，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贺龙元帅则揭发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

国工人、农民好，去年可能要请红军来。」

在李井泉任组长的第四组，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在发言中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序现象，已使中央和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认同，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更说的直接了当：「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大跃进的主要倾向，肯定不是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

副总理李先念在发言中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而说了四点：一、农村公共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不应强制推行；二、公社问题，步子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的经验教训；四、小洋群炼钢，需要大力整顿。

王任重发言时，一方面检讨去年工作中的失误，另一方面则坚决反驳「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来自左」的观点，强调右倾保守仍是主要障碍。「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公共食堂方向正确，仍应坚持办下去。

李井泉在发言中只字不提彭德怀的信，只谈了公社问题，占人口多数的贫下中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半供给制多数农民是赞成的，公共食堂对组织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情有独钟的。

彭德怀本人在第四组也有个简短的发言：「原本说十五号要闭会，觉得有些意见没讲完，心里放不下，去找毛泽东同志谈，又未谈成，才仓促写了封信供参考。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被印发出来深感不安，请求会后收回，以免向下扩散，给党造成某些不利的影晌。」

奇怪的是，第四组还有几位重量级人物如彭真、康生、萧华、安子文都保持着某种蓄势待发的沉默。

在张德生任组长的第五组，黄克诚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他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只是对去年的大跃进讲了三条：一、农业生产成绩

全面估高；二、经济比例失调；三、计划指标过大。……去年兴了铺张浪费之风，到处给领导人盖别墅。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不舒服。带戏班子上山的办法不可取。我们对群众讲勤俭持家，要求下面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自己却吃这么好，行吗？现在粮食的紧张状况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受到影响。

同组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公安部长罗瑞卿没有发言。

在欧阳钦任组长的第六组，包括聂荣臻元帅在内的大多数发言者，均认为彭德怀的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问题有推动作用，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某些具体问题看，缺点可能是三个、四个、五个指头的比例，说它是一种「左」的倾向也未尝不可。但从总的形势看，还是成绩为主，问题在于缺乏经验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但从不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倾向为好。

……综合以上各组讨论情况，彭德怀初步认定，除少数人昧了良心讲话外，大多数同志对他的信持肯定态度。公道自在人心。为党为国为民，他即使面对再大的压力，也无悔无愧。老毛本事再大，也不能无视党内大多数人的看法，继续倒行逆施，纵容党内不正派的人物弄虚作假，伤天害理，硬把歉收吹丰收，严重缺粮吹成粮食富足吧！

另说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却是心机周密，谋略老到。他们的方针是会上少说，会下动作。他们和毛泽东主席一样，视彭德怀的信为一道战表，如不应战，变不利为有利，等着他们的便是被迫下台的厄运。他们自认在去年的大跃进成败得失上，和毛主席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他们唯有拉住毛主席，促成毛主席下大决心整肃彭德怀，才可保住权位，立于不败。

在党内，毛泽东最忌讳有人向他「联名信」、「集体进谏」，认为那一定是小组织小宗派活动，可能危及他的领袖地位。四年前高、饶等人所以惨败，正是犯着这一大忌。

于是，以柯庆施、李井泉为核心的「高调俱乐部」重要成员们，如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湖北的王任重、广东的陶铸、浙江的江华，加上中央机关的贺龙、李富春、谭震林、彭

真、康生、安子文、程子华、陈正人等人，便一一轮番着向毛泽东主席「个别汇报、进言」，谈各自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看法。

这些「个别汇报」一面倒地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内容包括：彭曾在西北讨论组说，四三年延安整风期间召开的华北会议上，为「百团大战」「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工农业、国民经济搞成这种局面，又该操谁的娘？

彭的意见书中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一切」、「左的政治倾向」、「纠左比纠右难」等观点，是直接冲着中央主席来的；彭下部队视察，公然反对指战员们唱〈东方红〉，还说〈社会主义好〉的歌词应当修改；彭宣扬一种观点：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的人，其错误是无法由他本人来纠正的；彭在火车上说过：「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农民太老实了。要是去年的大跃进发生在东欧国家，人家早请老大哥派红军部队来解决问题了；」

彭现在一点都不孤立，会内会外，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他，拥护他；现在党内党外，牢骚盛行，怪话不少。什么「物资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内政还不如台湾」，「最高领导者独断专行」等等。彭的意见书，就是在这种大气候、大背景上出现的，很具代表性……毛泽东对这些「个别汇报」，一般均面无表情，只是认真听取，至多表示个「知道了」。唯听了柯庆施汇报的黄克诚、谭震林吵架的事，大有兴趣地问：「吵什么？黄克诚上山就吵？」

柯庆施回答：「还不是为了周惠？黄克诚同志护湖南二周的短。周惠一盆冰水泼了整个庐山，说去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却想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九年夏天刚住进中南海不久，一次黄克诚来汇报工作，谈起当年在东北血战四平失利，仍然怒形于色：「至今不明白那次为什么要打四平，以硬碰硬。我战前提出不打那个消耗仗，但没有人听。找林总反映多次，也不答复，结果吃那么大的亏！」毛泽东不得不告诉黄克诚：「莫怪林彪，打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竟当面顶撞：「你的决定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悦地说：「整个东北战场，后来还是我们赢了。」黄克诚却仍不改口：「能够避免的

代价，还是应该避免。四平血战，我们拼掉了一万多人。」

柯庆施自然不知道毛泽东心里的这段曲折。

毛泽东想了想，终于说：「周惠是去年被插了白旗藉机出气。按他们几个的调门，指标越低越好，只许泄气不许鼓气。谁反对泄气就是「压力」，就是不民主。大约只有彭德怀的信符合他的心意。黄克诚是总参谋长嘛，既护帅，也护将，天经地义。」

柯庆施说：「主席呀，现在会议的风气，是笼统、抽象地谈成绩，具体、形象地谈缺点，会上会下大谈特谈。这样谈下去，越谈越泄气，今后还怎么跃进？」

毛泽东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跃进。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有看完……我看你们也不要着急，要能听坏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当然，我这意思，你暂时不得外传。」

柯庆施温顺地点着头，明白这是向他交了底。主席对他的信任甚至超过了李井泉和谭震林。大约在主席心里，他柯庆施的耿耿忠心，也胜出李井泉们一筹。于是进而又说：「主席，我不能不向你报告，自彭的信被印发出来，你的几位秘书同志又大为活跃。」

毛泽东问：「怎么个活跃法？」

柯庆施说：「我每天晚饭后散步，都见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去了彭德怀和黄克诚的住处。这几天去过彭、黄住处的还有滕代远、谭政、张闻天……有人私下开玩笑，山上有个「湖南集团」。」

毛泽东不以为意地说：「湖南集团？我看他们是开同乡会吧？很好，柯书记替我放起流动哨来了。」

柯庆施说：「只是饭后散步，留意一下而已。」

毛泽东问：「你不是讲我的几个秘书近些天又很活跃吗？」

柯庆施说：「是说……前天晚上，乔木同志、伯达同志、小舟同志、冷西同志、李锐同志，都聚在田家英同志的住处，议论彭老总的信。他们正谈着，张闻天就进去了。」

毛泽东警觉地瞪了瞪眼睛：「洛甫找他们了？怎么议论的？情况不寻常，越闹越离谱。」

柯庆施说：「李锐同志观点鲜明，称彭总伟大，全党全军，只有彭总写得出这样的信，是大英雄；周小舟表示赞同，称彭总功标青史，名垂千古；陈伯达同志说，彭老总功标青史是因他的战功，而不是这封信吧？吴冷西同志说，中国的历史太古老、太长远了，史籍浩如烟海，今人能在其中占上一两行文字，也就不错了；张闻天同志说，他正在准备一个长的发言，想到会上系统谈谈自己的意见；胡乔木同志说，彭总的信可能惹出麻烦来，大家不要高兴太早；田家英同志则是重复了一遍他回四川蹲点，反对高密植，受到李井泉同志批评的事，没有直接提到彭老总的信。」

毛泽东忽又想到周惠：「周惠没有参加？」

柯庆施说：「大约因为没有当过主席的秘书，没有进这个圈子。」

毛泽东点点头：「他牢骚大一点，倒是个做实事的人……对了，你又是怎样知道这么详细的？利用散步的机会，去听了壁脚？从前我们湘潭乡下人结婚，新郎新娘进洞房过头一夜，邻里男女有去听壁脚的风俗，可算作一种性教育。」

柯庆施红了红脸，连忙说出一个名字来。

毛泽东笑笑：「啊，是他啊！他告诉你，你又来告诉我……这个书呆子，现在也不大来找我了。柯书记，你不要出卖朋友啊，这事我知道就可以了。注意保护他一下。你刚才反映的情况，大约谢政委他们也有所掌握。洛甫为什么去找胡乔木、田家英？他的手越伸越长了。」

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决心在会上做一个长篇发言：用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来剖析去年的大跃进带给全党的深刻教训。他深知这样做是知难而上，犯颜直谏，担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很可能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责无旁贷，义无反顾，一是为着替那些他在实地调查时亲眼看到的安徽、江苏、广西等省区的饥民们请命，二是为着态度鲜明地支持彭德怀同志的信。既是共同的观点，就要有共同的担当。如果说，彭总的信表达出来的是忠诚正直的革命者的道德勇气，他张闻天的发言将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勇气了。

田家英是位职务敏感、作风正派的后生晚辈，知道张闻天欲做一个长篇发言，而于深夜打电话提醒：去年大跃进的得失，总理已讲了，

肯定得大于失，得是七个、八个、九个指头，失是一个、两个指头。也是主公定的基调。盼不要否定这一基调；关于国民经济三种所有制关系，少奇同志讲过话的，其中也传达了主公的看法；关于粮食产量、钢铁产量、食堂问题……张闻天知道田家英是出于好心，怕他惹祸，才提醒他这也不宜说，那也不宜讲：「家英啊，山上形势生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要服从的不是权势，而是真理！」田家英在电话里说了声：「惭愧！你是前辈，我只是担心事情闹大，惹出雷霆之怒……」

就在张闻天准备发言的当天早上，轻易不给他电话的胡乔木来了电话：「张闻天同志，听讲今天下午你有一个长的发言？我的意见，你尽量短一点，有的问题点到为止。」张闻天问为什么？胡乔木含蓄地说：「现在不是发表长篇大论的气候，家英也是这个意见，请体谅我们的心情、感受。」张闻天说声知道了，谢谢提醒，就放下了电话。他认为田家英、胡乔木都欲劝阻他的发言，生怕他和彭德怀一文一武，相互唱和似的！彭总写信，我发言，岂是为了我们个人名节？为的是天下苍生！那么多省区的农民群众在饿肚皮，在逃荒，在患水肿病死去；而我们这些「为人民服务」、「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高官却聚在庐山当神仙，白天游山水，夜晚娱歌舞，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安危？

天地有正气，人间有忠魂。时间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柯庆施任组长的第二组，张闻天照着自己拟订的提纲，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他声音平缓，娓娓道来，从容不迫。却于平缓之中，字字金石，句句雷霆。其间柯庆施、曾希圣、张仲良、李富春、廖鲁言等人频频打断他的发言，驳斥他的「妙论」。他每次都很礼貌、很耐心地听完这些人的插言，但不为所动，继续照自己的提纲侃侃而谈。同组的胡乔木、周小舟、周惠等人，则一面暗自佩服他的无懈可击的理论逻辑，一面也暗自替他捏两手冷汗，不知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他们还注意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列席会议做记录。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种普遍现象，认为缺点讲多了会泄气，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恰恰相反，缺点定要讲透，不要轻描淡

写。对群众的积极性应当有所分析。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积极性应当保护、鼓励；盲目的、缺乏理性的积极性则应防止、制止。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的是真理。马克思说过，革命时期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并及时加以纠正。」

柯庆施插言：「按洛甫同志的意思，我们去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全党全民办了蠢事？」

对于柯庆施的挑衅，张闻天不予理会，而说，「产生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些，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混淆了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大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真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上「右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帽子。如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高，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过大，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报废的半截子工程不少；去年一下子新招工人二千多万，给城市供应造成很大压力；工业战线人浮于事，有的甚至无活可干；企业产品不配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体现产品价值，半成品积压浪费严重；产品质量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萎缩。「全民炼钢」不单是赔了五十个亿，最大问题还在于九千万人上山，使农业蒙受损失，丰产不丰收。去年什么事情都提倡全党动员，全民上阵，甚至要求「全民写诗」，「七亿人口七亿诗人」，搞得老百姓不厌其烦。」

曾希圣插话：「大家都听到了，张闻天同志把去年的大跃进描写成一片黑暗，我坚决不能同意。」

廖鲁言也随声附和：「去年辛辛苦苦干一年，被说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

张闻天只是温和地看曾希圣、廖鲁言二位一眼，继续说：「对于去年出现的问题，应该从思想观点、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强调主观能动性要有节制。强调过了头，不顾实际情况和条件，就成为主观主义，精神万能。好大喜功也是可以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心办坏事、蠢事。」

柯庆施插话：「洛甫同志，你是指去年的大跃进弄巧成拙？是坏事和蠢事？」

张闻天不理睬柯庆施的刁难，继续说：「领导经济工作，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不懂经济规律又看不起经济规律，公然说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教训，尤应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不要再不懂装懂。」

李富春插话：「你这是在教训党中央和毛主席。」

张闻天又温和地看李富春一眼，继续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许多事情我们缺乏常识，又满足于外行领导内行。不能随意推翻事物的规律，更不能随便吹牛。生产措施要有科学依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要学会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吹出去了，又做不到，有损威信，失信于天下。」

柯庆施插话：「你这是公然反对政治挂帅，反对超英赶美，我要和你辩论！」

张仲良插话：「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

一直在认真听取张闻天发言的周小舟和周惠，这时眼睛都睁大了：这个张仲良，还在红口白牙当众讲假话？去年甘肃粮食增产百分之四十一？

你那个省明明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替你们紧急运粮，你却在庐山上如此厚颜。

张闻天也了解甘肃当前的饥荒情况。他没有理会张仲良这种无耻的省委书记，继续说：「毛主席在四月上海会议上，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海瑞，敢于为民请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革职，不怕开除，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叫做五不怕。这是对的。但光是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反动派杀头流芳千古，被自己的党杀头却会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气氛、环境，使得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

泼、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柯庆施眼神阴森地插话：「洛甫同志，你这是向党要求自由。你是不是觉得党内不自由？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有两种，资产阶级有了自由，无产阶级就会失去自由。」

张闻天等柯庆施住了口，才又坚持讲了下去：「必须在全党干部中提倡讲老实话，办老实事。这个问题对我们执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我们共产党英明、伟大。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决不能因人家讲了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空气、集体领导、集体智能至关重要。根本问题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使之制度化……」

李富春插话：「洛甫同志，你今天的发言和彭老总的信相呼应！当然你更有理论，比他更深刻、全面、系统！」

张闻天见把他和彭总扯到一起，在发言的最后一段，干脆来了个坦承相认：「彭总的信，我是支持的。他是我们党的大英雄，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人物。他的信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本意是很好好的。」

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不提可能好一点，提了也可以。去年全国大刮「共产风」，难道还不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脑子快，笔头活。散会时，他已替柯书记总结计算出来了：「张闻天的三小时发言八千余字，讲成绩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个「但」字，十三个「比例失调」，十二个「生产紧张」，一百零八个「损失」和「很大损失」，以及一大批「太高」、「太急」、「太多」、「太乱」等字眼。」

第二十九章 宁教我负天下人

毛泽东于当天晚上到小教堂跳过舞，回到美庐才读到张闻天发言的记录稿。是柯庆施命自己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誊写清楚之后呈上的。本来柯庆施还有话说，但毛泽东挥挥手，示意先去听听大家的反映，再来汇报不迟。

不能不承认，张闻天的发言，从全民炼钢到公共食堂，从穷富观念到社会保险，从供给制到按劳付酬，从政治挂帅到经济规律，从思想方法到领导作风，从个人决定一切到党内民主生活……不愠不躁，从容道来，观点鲜明，逻辑缜密，举证确凿，具理论高度和大家风范。如果说彭德怀的信是一道战表，张闻天的发言则是一颗政治巨弹。

洛甫啊，你和彭德怀一文一武，将相唱和，把我毛泽东逼到了死角。

这是本人自一九三四年遵义会议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党内挑战……看来我毛泽东面前，也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公开承认去年的大跃进得不偿失，劳民伤财，是一次大的失败；要么逆流而上，力挽狂澜，奋起反击，把对手打个落花流水。中庸之道是没有的。反击之术，扬长避短，不在理论上和张闻天争高下。彭、张的要害，是在山上搞了小团体、小宗派，属反党性质。相信这一来，彭、张就有口难辩，还手乏力了。当然此事不可操之过急，饭要一口一口吃，牌要一张一张出。

夜深雾冷。毛泽东思绪焦躁，在别墅内坐不住，叫上护士、卫士，外出散步。卫士长连忙找来电筒、马灯等照明用具，一行人相陪着，出了美庐。依日常外出散步的队形，前面四名卫士提着马灯开道；拉下十来米距离，是护士小钟一手牵着毛泽东，一手挥着支大号电筒照路；之后五、六米远，再又是四名卫士殿后。山道上薄雾缭绕，空气清新而潮润。毛泽东默默前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每逢深夜散步，一定是党内出了重大事情。依照纪律，他们不能瞎猜，更不能打听。

一行人沿着月照松林一路走去。前面有警卫中队哨兵的低声喝问。

整个牯岭地区，都由毛泽东的卫队——中央警卫团第一中队的好汉们驻守。

走走停停，不觉来到锦绣谷畔御碑亭。毛泽东提出进碑亭稍息。上碑亭有数级台阶，卫士们立即簇拥拢来，牵手的牵手，扶肩的扶肩，把毛主席搀扶进亭内。一时间七、八盏马灯把碑亭照的通亮。卫士长忙把手中的军大衣垫在石墩上，再请主席坐下。

毛泽东望一眼那块当年朱元璋手书的〈周颠仙人传〉，忽然吟颂出一首古诗来：天日苍茫海气深，空来高处一登临。丹楼碧阁皆时事，只有江山古到今！

护士小钟倚立在毛主席身侧，问：「是谁的诗呀？」

毛泽东说：「北宋拗相公王安石的。王安石贵为宰相，鄙视过眼荣华，看重不朽功业。他变法革新，触犯了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得罪了朝廷里的保守势力，最后以失败告终。去年我们的大跃进，也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革，至今受到党内党外右倾势力的顽固抵抗，恨不能立即解散公共食堂，撤销人民公社……我就不信这个邪，部分地区缺粮，死了几个人，就以死人来压活人？荒唐得很！王安石还有一首〈江山〉，也很有自己的信念：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卫士长见毛主席吟颂了王安石的诗，心情好了许多，便从旁劝道：「主席，下半夜了，山风大了，雾冷露冷的，还是回去休息吧。」

毛泽东看卫士们一眼，遂起了身，笑笑说：「好好好，你们也向我要起民主自由来了！回去回去，睡一大觉，民主自由就有了。」

卫士们笑了起来。小钟仰起妩媚的脸蛋，挽起毛主席的胳膊，在十余盏马灯、电筒的映照下，返回美庐来。

已是凌晨两点。美庐楼上，小钟陪伴着毛泽东。毛泽东依然毫无睡意。小钟留意到，书桌上多了一张毛主席和毛岸英的合影。她知道那是主席的长子，很英俊，听讲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却不知为什么会突然找出这么一张像片来。她劝主席服两片安眠片，上床睡一觉。

毛泽东捏住小钟的手说：「今晚上安眠片不管用。我就在这沙发上躺一躺，回头还要看材料……一见钟情啊，你还是关上门窗，弹两

支古曲，给我散散心吧。」

小钟依言，取来琵琶，关紧门窗，之后在毛泽东的对面坐下，弹起一首南唐李煜的〈浪淘沙〉，边弹边唱：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来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毛泽东和衣仰躺在沙发上，晃着手：「好不好，我最讨厌这个李煜了，亡国之君，吟亡国之音……另来一曲吧。」

于是小钟温顺地弹唱起宋曲〈雨霖玲〉：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毛泽东终被缠锦缱绻的古曲催眠，口里吟哦着「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残月……」沉沉睡去。小钟放下琵琶，悄无声息地取过一张又轻又暖和的毛毯，给领袖盖上。千万不能惊动，不能劝他上床。若惊动了他，会大发脾气，再不能入睡的。这么伟大的人，也有烦恼苦闷呢。

第二天中午，毛泽东一觉睡醒，即召集他称为「十三人核心俱乐部」的人马开碰头会；贺龙、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李富春、谭震林、康生、罗瑞卿、谢富治、安子文、陶铸、萧华、王任重。他把在山上的三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排除在外。

毛泽东首先宣布：「现在山上流行自组俱乐部，已有什么「低调俱乐部」、「高调俱乐部」、「军事俱乐部」，我们来个「核心俱乐部」。从明天——七月二十三日起，本主席指定由彭真同志代替周恩来同志，主持山上的政治局会议及神仙会议的日常工作。不是有人会下议论什么一人说了算吗？从明天起换彭真坐庄，集体领导嘛。对不起，本主席的这点最后的决定之权，是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赋予的，也是全党一千八百万党员所赋予的。」

贺龙、柯庆施带头鼓掌，其余人跟着热烈鼓掌。

毛泽东接下来说：「不知各位感觉到了没有？神仙会局势出现了

变化。是朝好的方向变？还是朝坏的方向变？暂时不予置评。凡事不宜匆忙做结论。昨天，在柯书记的第二组，洛甫大人做了长达三小时的精彩发言。

唯其精彩，其主要内容，肯定已在山上的各路诸侯之间风传开来，各位都听到了些什么？下面，请择其精要简告之。任重同志，你年轻笔头快，做个记录吧。贺龙元帅，你打头一炮？」

贺龙烟斗不离嘴，拔下烟斗说：「好，长话短说。今早起散步，在如琴湖岸边碰到聂荣臻同志和叶剑英同志，都问我，洛甫昨天的发言算怎么回事？那么全面，那么系统，像是早有准备呢。联想到彭总的那封信，他们想干什么呢？」

毛泽东点点头：「聂帅、叶帅警觉性高，也包括你贺帅。彭真同志有什么信息？」

彭真说：「上山几天，埋头看了神仙会前期的简报。甘肃的张仲良同志向我讲了件简报上没有刊出的事：彭老总曾在西北组讨论会上说，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期间的华北会议上，有人操了他四十天娘。不知彭老总为什么要到山上来讲这个话？」

毛泽东笑笑说：「很简单，他觉得吃了亏，想操回来嘛。要满足操娘的愿望。下面是柯书记。」

柯庆施说：「洛甫昨天的长篇大论，要害是全面、彻底地否定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我和几位同志一再打断他，他仍坚持讲下去，顽强得很。彭、张两位的矛头都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和主席，他们的心大得很。」

毛泽东说：「你柯书记是大左派啊，为什么听不得右的高论？下面，从李井泉同志起，我不再一一点名，依次每位讲几句。」

李井泉说：「山上的确出现了新情况，彭、张有野心，加上别一些同志，进行小组织、小宗派活动。有人称为「湖南集团」。」

毛泽东略带惊讶地说：「湖南集团」？在座的贺老总、李副总理、谭老板、陶书记，加上本人，都是湖南人啰！」

李富春说：「这称呼不准确。我建议中央对彭、张二位进行严肃的反批评。」

谭震林说：「他们有什么资格称为「湖南集团」？恕我直言，黄克诚同志上山才四、五天，已和我吵了三架，都是为了去年的大跃进。我的看法，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搞在一起，要警惕山上真的出现「军事俱乐部」什么的。」

毛泽东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康生说：「从历史上看，彭、张、黄三同志都积极推行过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这次到了山上，又机会主义旧病复发。张的发言有很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

罗瑞卿说：「同意谭震林同志的提法，要警惕山上出「军事俱乐部」。昨天，张闻天同志发完长篇大论，他的秘书担心会有麻烦，张却说，怕什么？我的发言经过深思熟虑，他们驳不倒的。」

谢富治说：「据了解，张闻天同志已将他的发言稿送彭德怀同志看过，并于昨天晚上碰了头。彭夸奖张的发言深刻、全面、有水平，很过瘾。还有些情况，我想个别汇报。」

毛泽东面无表情地朝谢富治点了点头。

安子文说：「由于分工组织工作，自己对组织方面的情况比较敏感。我斗胆说上一句，山上山下，彭德怀同志都有拉队伍的迹象。有人甚至说，连中央书记处，现在也是一半对一半。」

毛泽东扬扬眉头问：「有那么严重？不见得吧。你是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一半对一半这话，不许外传。下面继续。」

陶铸说：「洛甫的发言记录稿是今上午才从柯书记那里借到的，只借半小时，大家排着队等候，抢手得很。建议停止传阅，缩小影响。对洛甫同志，还有彭老总，我的态度是建议中央进行教育挽救，包括必要的思想批判。」

毛泽东说：「陶书记的意见，同意一半。洛甫的发言稿，到时候由会议印发，奇文共欣赏，怕什么影响？要相信多数人的觉悟，不要小家子气。下面继续。」

萧华说：「张闻天同志的发言稿我还没有看到。但整个山上都是议论。程子华同志、甘泗淇同志都是我的老战友，他们和我说：彭老总的信是迫击炮，张闻天的发言是机关枪。在战场上，新兵怕大炮，

老兵怕机关枪。」

毛泽东说：「现在是迫击炮加机关枪，火力很猛喽。只剩下做记录的王书记了，你也说几句？请陶书记代为记录。」

陶铸从王任重手中接过记录本。

王任重说：「对去年的工作失误，我认真检讨，继续纠左；对彭老总、张闻天同志等否定大跃进的言论，我决不认同。特别是指我们去年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打死我也不承认。这不是善意帮助，而是冷嘲热讽。现在山上山下，都有一股风，指去年中央犯了左倾路线性质的错误。是不是有人意欲改变中央领导啊？」

晚上，毛泽东服了三次安眠片，仍无法入睡。他无意像昨晚那样，再让卫士、护士陪着，亮着马灯、手电筒外出散步。况且窗外起了大雾，白蒙蒙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翻来覆去，左考虑右考虑，觉得还是应当和少奇同志谈谈，通通气。毕竟，少奇挂名国家主席、党的二把手。

刘少奇于大雾中，由两名男服务员扶下汽车时，脚下仍有些虚飘。看来又是吃了安眠药，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这次，毛泽东也特意吩咐：「太晚了，光美就不用陪来了。」

上楼，进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亲手泡了一大杯浓茶，帮助少奇同志清醒。再又递上一支烟，亲自给点上火。

茶和烟都是解困之物。果然，少奇同志喝下浓茶，吸着烟卷，渐次清醒过来，竟问：我怎么到主席这里来了？

毛泽东笑说：「派车接你过来的……我也是出于无奈，又一次打搅你的清梦。洛甫在第二组的长篇大论，你看过记录稿了？」

刘少奇「噢噢」两声，头脑里仍有些木木的。他忽然瞥见那书桌上，摆了张主席和长子岸英的合影。这张合影他很熟悉，记得是一九四六年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在枣园的窑洞门前所拍摄……他见主席等着回答，忙说：「看、看过，印象不深，议论倒是不少……」

毛泽东盯住问：「你也听到不少议论？怎么议论的？」

刘少奇见主席目泛横蛮之色，登时身上打了个激凌，完全清醒了过来：「都讲洛甫的发言比彭总的信全面、系统、深刻，有理论，高水

平。」

毛泽东仍盯住问：「你、我怎么办？是缴械？还是反击？」

刘少奇又打一个激凌：「反击，当然要反击……问题是定为什么性质？党内矛盾、斗争……」

毛泽东目光犀利：「有人称他们为「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性质是右倾机会主义。」

刘少奇斗胆摇了摇头：「不能以地域称集团。此例一开，以后就会有「上海集团」、「四川集团」……性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要考虑。或许山上是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苗头，但就全党来说，仍是左的问题严重，何况十来个省区出现粮荒，已死了不少人。如果中央政策大转弯，只怕会对灾情雪上加霜，更难克服当前国民经济的紧张局面。」

毛泽东冷笑道：「你也是用死人来压活人呢。国家这么大，人口七亿几，哪年不发生些灾情，死掉一些人？我一直怀疑，有的人把问题夸大，另有所指。不管怎么讲，去年粮食还是增产了三到四成嘛，粮食长了翅膀，飞上天去了？怎么就会闹饥荒、饿死人？」

刘少奇见毛主席不肯承认起码的事实，只好嘀咕了一句：「各省都有统计数字报到中央……报灾情不像报高产，只会缩小，不会夸大，甘肃、河南、安徽情况最严重……」

毛泽东不计较刘少奇嘀咕了些什么：「好吧，考虑到你的看法，山上反右，山下反左，如何？」

刘少奇仍然固执己见：「少数几个同志的问题，小团体就小团体，军事俱乐部就军事俱乐部，最好不提反右倾。不然，大半年的纠左工作，白做了，还有后果……」

毛泽东目光又有些放横：「你不同意反右倾？山上的问题山上解决，我已经和一些同志谈过话，都是这个看法。山上的文件不下发，行不行？甚至可以考虑另发一个继续纠左的文件嘛。我现在是左右夹攻，身心疲惫。」

刘少奇望着毛主席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恭顺地笑了：「主席考虑周到，山上反右，山下反左，好……哟，都快天亮了。主席休息吧，不要太劳累，请保重身体。我这两天胃病又犯了，隐隐作痛，不安

眠片就睡不着觉。」

毛泽东说：「我是服了安眠片也睡不着觉。你还有王光美照顾。」

刘少奇问：「要不要安排蓝苹上山来住住？」

毛泽东挥挥手，表示不予考虑：「这样吧，照顾你的身体，从今天起，由彭真主持会议，你和恩来可以轻松一下。」

刘少奇起身告辞：「同意。今晚上我们所谈的事情，要不要先和总司令、总理通通气？」

毛泽东显得很疲惫、很厌烦地晃晃手：「开会宣布一下，不就都知道了？现在山上的民主，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是个值得历史学者重视的日子。早上八时，包括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三位中央常委在内的山上大员们，几乎同时接到中央办公厅会务组的临时通知：「九时正，在小教堂开全体会议，听毛主席讲话，不准请假、缺席。」

临时通知，带点紧急、神秘色彩，又是上山后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因之不到九点，中央大员和各路诸侯一百多人，就都入场就坐了。像二日开幕式那天一样，没有布置主席台，只摆了张铺着白布单的桌子当讲台。台前第一排为政治局委员们的座位，也没有分座次。其余人员则不分区组，随意而坐。

九时正，毛泽东主席在一群卫士及医护人员的簇拥下，从正门进入会常大家起立，鼓掌致意。毛泽东直走到小讲台前坐下。大家跟着落坐。

毛泽东看一眼坐在前排的政治局委员们，转过脸去问卫士长：「彭老总在哪里？他来了没有？」卫士长忙打望一眼，俯身轻声报告：「来了，坐在最后一排，靠门边，罗部长也坐在那附近。」毛泽东轻声吩咐：「你去通知守卫，不散会，任何人不准开溜。」吩咐罢了，毛泽东朝坐在前排的彭真示了个眼色。彭真起立，转过身子，面对全体与会者宣布：「同志们，受中央主席委托，即日起由本人主持下阶段的会议。现在，请主席讲话。主席要求免俗套，不鼓掌。大家准备记录吧。」

全场一派移椅子、掏本子、翻纸页的声音。

毛泽东很响地喝一口茶，清清嗓门，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

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啊？我也需要民主和自由。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和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州军区某军政治部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不论什么话都让他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毛泽东在党内的即席讲话，从来是漫谈方式，洋洋洒洒，上下古今，铺天盖地。看似不着边际，实则收放自如，让你揣摩、体会，甚具斗争的张力，思想的杀伤力。他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出来的，得到全国贫农、下中农的热烈响应，农民有了罗

斯福所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怎么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说去年的大炼钢铁，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发明权在柯庆施，自己只是下了决心，有推广之责，北戴河决议写了上去，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了四十亿，叫「得不偿失」？去年钢铁指标完成了，怎么算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说去年放卫星，确是柯书记放了工业大炮，谭老板放了农业大炮，我也放了三个大炮，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他说如果光讲缺点、错误，全国七十七万个生产队，七十七万条错误，讲到何年何月？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事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毛泽东说，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都在做检讨，大作特作。难道检讨得还不够？还要抓住那点左的失误不放过？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总是在关键时刻动摇他们是少数派。在大风大浪中，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称我们为秧歌王朝吗？去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届二次党代表大会，我都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动摇，我不赞成戴帽子。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那时的反冒进，算资产阶级的什么性？当然，在座的周总理，那次反冒进，这次站住脚跟了，表现出乐观性、坚定性来了。相信陈云同志来了，这回也会站住脚跟。由另外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比如「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动摇起来，右起来的。

毛泽东的长篇讲话，一反大半年来愿意纠左反左、检讨去年失误的承诺，转而全面肯定去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对缺点、错误一概不认账。批彭之声，呼之欲出。他最后讲到：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委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

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到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毛泽东脸不红，心不跳，当着中央大员和省委书记的面，把去年他亲自上阵、一行发动的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声称自己「根本没有领导」！反正谁也不敢挑明，戳穿。他洋洋洒洒，妙舌生花，一路讲来，变谎言为真理，假象为事实。他最后说：如果讲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它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的一大堆事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始作俑者是我，应当绝子灭孙。有人天天背后赌咒，我现在自己咒自己，还不行？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说法，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毛泽东说罢，起身便走。守候在过道两侧的卫士、医护人员赶紧过来簇拥着他。因为要走小教堂大门，各路诸侯们为了让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先走，都坐着未动。政治局委员们也暂时留在位置上，主持会议的彭真还要布置今后几天的小组讨论事宜。不少人还在呆呆地看着手中的笔记本，彷彿还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除了那几位

「高调俱乐部」成员（毛泽东称他们为「多数派」），大多数与会者脑子里嗡嗡的，一时还真跟不上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彭德怀和罗瑞卿因坐在后排，而比毛泽东先出了会场。罗瑞卿快步闪进旁边的树丛里去解决内急。也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来到风景名胜区内，从中央大员到各路诸侯都喜欢钻进树丛随时方便，施肥。彭德怀则站在小教堂外，背对着大门，仿佛在等候着什么人。

毛泽东步出大门，见台阶下站着彭德怀，便说：「那不是老彭吗？彭老总，你等等。我的讲话不合你的口味吧？我们可以谈谈……」

没想到彭德怀转过身来，瞪着发红的眼睛，朝他一抡胳膊吼道：「谈个鸟！妈妈的屁！乡下已经闹饥荒，饿死人，你又要反右倾！把你个人的面子看得比农民的性命还重！」

毛泽东见彭德怀是被他击中了，老羞成怒了，无以自容了，失态失控了，反倒平静地问：「你动什么粗口？操谁的娘？为什么不可以谈一谈？」

彭德怀一脸盛怒，浑身都着了火似的，完全没有了三军元帅的威仪风度，又是一抡胳膊，吼骂道：「谈个鸟！为什么不承认乡下有饥荒？农民饿肚皮？妈妈的屁！岸英在朝鲜牺牲，你也记我的仇？没想到你记我这个仇……砍下脑壳碗大个疤！你可以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以负你！」

吼罢，彭德怀如同一头凶猛的狮子，转过身子，大步走去。

毛泽东站在台阶上，脸色苍白。簇拥在他四周的卫士、医护人员都呆住了。台阶下，罗瑞卿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恨不能立时追上去，把彭老总揪回来。

可是毛主席没有下令。

第三十章 二十三日晚上事件

各路诸侯没有看到彭德怀元帅冲着毛泽东主席骂娘的那惊心动魄一幕。

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四人离开小教堂会场时，刚过十一点，还有一小时才开饭，便不约而同地沿着山坡小道，朝大天池方向走去。谁也没有吭声，都心里空落落、闷沉沉的。太突如其来了，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会有这个大转向，变反左为反右，视国计民生同儿戏，毫不念及天下荒年、百姓饥馑……毕竟是秀才文臣，思想敏感、神经脆弱些，都有种难以承受、难以适应的苦痛。大半年来，主席和中央一直让他们编写反左的简报资料，起草纠左的文件报告；现在摇身一变，又该让他们编写反右的简报资料，起草反右的文件报告了！工具，他们真成了一批没有自己好恶的文字工具……四人不自觉来到大天池东侧的照崖亭。这是一座观景石亭，天气晴朗的日子，可以眺望到北面山下千里沃野，长江如练，白帆点点。此刻山下白茫茫雾漫云迷，万事万物混沌一片。李锐苦中作乐，吟颂一首唐人绝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陈伯达触景生情，也以他艰涩难懂的闽南口音吟颂一首唐人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庐山离武昌尚远。崔颢当年题书在黄鹤楼上的这首七律的惆怅情调，却很切合四位文臣眼下的心境，也是愁肠百结，万般无奈呀！照崖亭内侧的一块天然岩石上，刻有王阳明的那首著名的〈夜宿大天池〉：

昨夜月明山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

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田家英呆立在石刻前，忽然叹道：「这个王阳明，留下四句谶语，是不是预知到了四百年之后，庐山上会有这场朝夕之变？」

吴冷西拍拍田家英的肩头：「算了，人家王阳明是大隐士，你、我这辈子，是做不了隐士的。」

陈伯达在旁说：「对对，涉世太深，难以自拔……不对不对，我这

话不算数，不算数。」

李锐玩世不恭地说：「各位！你们看这亭子，肯定是新修复的，石柱上皆无联刻，我们来凑上几幅，记叙一下各自的心情感受？这么好的地方无对句，太可惜。」

田家英和李锐蹲到地上，各以一段烧焦了的松枝作笔，在泥地上写划起来。陈伯达和吴冷西躬下身子，边看二人写划些什么，边在各自心里默想着章句。田家英心灵手捷，已写出一幅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李锐手中松枝一投，站起身子：「好个「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此景此情，此联足矣！」

陈伯达、吴冷西也跟着叫好，叹服田家英心有灵犀，切中时弊。一时，四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各有满腔心事，诉与谁人说？特别是有个陈伯达在场，虽为同事文友，毕竟不是挚友，还是要慎防祸从口出。

四人一路无话，仍循原路返回小教堂门口来。远远的，他们见到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等人，还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兴高采烈，挥拳舞胳膊的，像一群打了大胜仗的将军。但听到柯大鼻子说：「主席讲话，雷霆万钧，谁也阻挡不了，老右们这回输定了，下面的任务，是我们要紧跟主席追穷冠……」李井泉说：「总算把局势扳回来了，这局势得来不易。莫忘了，我们还是要适当检讨去年的失误，之后勇敢出击，用检讨支持出击，是对付老右们的利器。」张仲良说：「彭老总总是抓住我们甘肃部分县市的所谓饥荒当靶子，我就不买他这个账。去年甘肃工业、农业就是大丰收！否定成绩，就是否定主席，否定中央。」曾希圣说：「安徽跃进步伐快了点，也是他们的眼中钉。亏了主席英明，不然我们的日子不好混。」吴芝圃说：「前段时间，逼得我到处认错，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是河南首创，全国推广，我成了祸首。彭老总讲在火车上看到河南老百姓在逃难，他是造谣！河南全省的公共食堂一个没垮，都办得好好的，农民为什么要逃荒？我们左是左一点，但总比右倾好。」谭震林说：「从反左到反右，他娘的，有得瞧，先把那几根翘到天上去了的右倾尾巴敲下来！」

田家英四人听呆了。完了，终是这些人得势了。真理何在？天理良心何在？他们觉得不应上去打照面，免得人家起疑心，打小报告。现在，他们可以聚在一起，公开、半公开地闹小宗派活动；但别的人聚起一处议论几句什么，却会被他们告上去，视作小团体。

田家英说：「我们散了吧，各自保重。」

说罢，四人各人闪进树丛，分头回住处去。

彭德怀当着毛泽东的面抡了胳膊，骂了娘，吼出了心里憋了许久的几句话，回到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心里竟是痛快了些。他掩上房门，躺在床上休息。

他一点都不感到后悔。为了农业，为了公共食堂，为了乡下那些正在饿肚皮的父老兄弟，他早就想骂娘了！骂这班没良心的化生子。共产党的高官，多数是农家出身；上了台，掌了权，却上上下下的折腾农民，拿农民肚皮做试验，当牺牲品……亏老毛讲得出口！现在不过猪肉少了点，鸡蛋少了点，头发卡子少了点！多轻松，多简单。明明全国有十来个省区闹粮荒、流行水肿病，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各地情况早就上报中央，中央军委早就动用野战军区的车辆往灾区紧急运粮；老毛作为中央主席，却红口白牙，仍在弥天大谎，粮食多得很，吃不完！良心都叫狗咬了……也难怪，老毛是富农子弟，他爷老信是米贩子，年年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囤积居奇，家里的谷米多得生虫，他从小吃得饱，穿得暖，不知道饿肚子滋味。化生子，化生子！你不知道挨饿的滋味，我老彭却从小饱尝了那滋味。我老娘牵着我五兄妹出去讨吃。我十二岁进煤窑当小工，十五岁投奔湘军吃粮……那时不叫参军，叫吃粮。穷小子从军为肚子，士兵又称粮子……我爷娘加一个兄弟，一家饿死三口。我当了粮子，才没有饿死……现在乡下又在饿死人，不是天灾荒年，是被我们党的瞎指挥、老毛的好大喜功所饿死……彭德怀和衣倒在床上，两眼满是泪水……老毛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老毛，原来你还和我记这个仇？还公然在党的会议上讲这个话？你堂堂一位党主席，要和我公报私仇？毛岸英是我害死的吗？他是被帝国主义的飞机投下的汽油燃烧弹烧焦的！朝鲜战场上死伤了六十几万志愿

军官兵，都成了我这个总司令的责任？只有你儿子的性命才是性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原不该上山来趟这浑水的！中央无论到哪里开会，都由老毛的警卫一中队把守驻地，和老毛闹翻，就如掉进一张罗网……韩信空有百万雄兵，我彭德怀空有雄兵百万……老子手上要有一营精兵，为了老百姓，老子就敢搞兵谏！就像当年张学良兵谏华清池，逼老蒋答应打鬼子；彭德怀兵谏庐山，逼老毛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缓办人民公社！可是，哪来的一兵一卒？人家老毛精通帝王之术，连警卫员佩的手枪都临时上交了……不对不对，老毛不是刘邦、老蒋，我也不是韩信、张学良。我们是共产党，党指挥枪……嗒嗒嗒，房门被敲响。彭德怀一个鹞子翻身，坐直身子，掏块手帕抹一把眼睛：「哪个？」

是保健护士，隔着门板报告：「首长，开饭了，是陪你到食堂吃？还是替你打回来？」

彭德怀回答：「我不饿。你自己去解决吧。」

「首长……还是起来吃一点……」

「你罗嗦什么？我少吃一顿中饭还不行？还有别的事？」

「首长，秘书处来电话，通知你下午参加第四组讨论……还有，晚上请你去总理那里开会……」

「通通替我请假。就讲我不舒服，犯困，要睡觉，休息！」

彭德怀听着保健护士的脚步声极不情愿似地离去。他确是有些困，胃也隐隐作胀，不舒服。胃病是战争年代落下的。和平时期，一生气就胀痛。亏了同仁堂一位老中医，替他配制了一种楂曲平胃蜜丸，痛起来就嚼上一把，止痛，还管临时充饥。他翻出来一大瓶黑豆粒般的药丸，还是临来时浦安修婆婆妈妈硬要他带上的。他就着白开水吃下去一把，重又和衣躺在床上。这药丸煞是作怪，吃下去就管用，兼能催眠。

保健护士还是把首长的饭菜用几只带盖的青花瓷碗打了回来。可到首长卧室门边一听，里面已响起了均匀的鼾声，知道首长确是困了，才不敢打搅。小伙子跟了彭总这些年，就像跟随一位父辈似的，跟出了感情。彭总没胃口，他就吃不香；彭总胃口好，他才狼吞虎咽。彭

总日常饮食清淡，不嗜烟酒，少吃腥荤，就喜欢个豆制品和蔬菜。因之每次从首长小灶食堂打回来饭菜，他总要埋怨几声：「出来开会，也吃这么好，越搞越特殊化了。战争年代，我只准开病灶，照顾病号，不准分什么小灶、中灶、大灶……去去去，把机要员、警卫员都找来，你们年轻人爱打牙祭，我看着你们吃，高兴。」

彭德怀一觉睡到天落黑。保健护士敲门，请他起来用晚餐。他打开房门。

保健护士给端来一海碗热气腾腾的榨菜肉丝面，上面盖了两个荷包蛋，并解释：「不是报了病灶，是私下求厨房师傅做的，首长放心……」彭德怀心头一热，看了小伙子一眼。管他娘，食为天。于是稀哩哗啦吃下去大半碗，还剩下小半碗加一个荷包蛋，推给小伙子：「我饱了，你拿去解决了。」

保健护士说：「总理来过电话，听说你下午请假，问是不是病了？看医生没有？我报告首长没病，只是太困了。」

彭德怀批评说：「总理来电话，为什么不把我叫起来？还说了什么？」

保健护士说：「是总理不让叫醒你……总理说，如果身体可以的话，请彭总晚饭后过他那边去一下，他要和在山上的几位副总理碰头。」

彭德怀忽然来了精神，挺了挺身子，彷彿对自己颇为满意地笑笑说：「我这就去。我是个武夫，泰山压顶，照睡不误。」

彭德怀带一名警卫员，一路风快走到河西路四百二十二号别墅。警卫员留在楼下，和几位副总理的警卫员玩扑克牌等候。小梅来领彭总上楼。小梅每次见到彭总都高兴得像个孩子。在楼道里，她小声抱怨说，几次挂电话，想去看望首长，你那边的工作人员总是说首长在忙……彭德怀说：「不忙了，快要不忙了，你想去就去，不要打电话嘛。」

进到总理书房，陈毅、李先念、贺龙、李富春四位副总理已经在座了。周恩来领着大家起身，一一和他握手。他歉意说：「对不起、对不起，上午发了一顿脾气，下午睡一大觉，醒来日头下山。」

周恩来、陈毅、贺龙等人尚不知道上午散会后他对毛泽东发怒的事，也就没有在意。周恩来找五位副总理来谈谈如果正确领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实质，仍认为，旨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主席说的「孙科一触即跳」，是指去年工作中犯了左的失误的同志，不要害怕批评，而要勇于检讨，切实改正；对于把局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工作失误夸大得不恰当地步的同志，则要防止右倾，吸取过去反冒进的教训。左的错误，使事业受到损失；右的错误，多半会害了自己。

彭德怀说：「上午虽然没有被正式点名，我却已是右倾代表。给党主席写了封信，个别反映情况，却当成意见书印发，现在收都收不回。这事我办得没脑筋。」

陈毅笑说：「彭老总，要说右倾，我可是比你老资格了，从中央苏区当右倾，到新四军被项英、饶漱石整成右倾，前后十几年。现在轮到你了，有啥了不起？」

李先念也说：「我和总理、陈老板、一波四个，为反冒进的事，也当过右倾，接受批评教育，还不都一路过来了？」

李富春说：「反冒进，我也是挂了号的。」

只有贺龙吸着烟斗笑笑，没有做声。

周恩来说：「总结去年，九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完成一千零七万吨，是个革命。但今年订为二千七百万吨甚至三千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总算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已经是七月下旬了，还剩下四个月，得加把劲。今年小土炉是搞不得了。」

彭德怀说：「我信上写的「有失有得」，是指小土群，根本没有反对小洋群。」

周恩来说：「你呀，把「失」字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当把落实和泄气分开来。主席担心泄了大家的气。」

彭德怀说：「一千零七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他是受了柯庆施、吴芝圃那些同志的影响。陆定一告诉我，他上山前，和舒同去上海搞调查。柯大鼻子还在讲，到一九六二年，光是上海市的钢产量就可以搞到一千万吨。可是陆定一、舒同粗粗估算了一下，就算有电力、有铁矿石、有焦炭，上海的铁路、公路、港口也运输不

了！明明做不到，却硬是要吹，继续浮夸骗人。当然要承认，放卫星的事，毛泽东他冷得比较早，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就发现问题了。这次我为什么写封信给他做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信也要咬文嚼字，实在受不了。」

贺龙说：「彭总这话我有保留。党内怎么不能批评了？你和主席吵了那样多，也没有计较过。」

周恩来说：「敢提意见是好的。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嘛。当然，他没有指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地步，有那个趋势而已。你到此为止。认识了，觉悟了，就好了。受点批评有益处。」

彭德怀说：「今年轮到我和洛甫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共产党里不能有批评，不能有逆耳之言，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陈毅说：「这个不尽然吧？我看简报上，六个组讨论，多数同志还是认同你的信。」

贺龙说：「讲人家听不得批评的人，自己也要受得起批评。」

周恩来怕彭德怀和贺龙抬杠，而继续谈论具体问题：「我有些担心今年钢、铁、煤三大指标降下来之后，仍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那么多大中型项目要下马，下不下得来？另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等等都很紧张。上海的煤炭只有七天的储备。」

到六月底，全国粮库存粮只有三百一十亿斤，以七亿人口计，平均每人不足四十五斤，要不要命？去年还新增人口二千零八十万。当然今年夏粮下来，情况会有所缓解，但仍然很紧张。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一元货币比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降到一比八点八，就开始紧张。唉，到现在，已降至一比四点几，太紧张了。主席讲上半夜紧张，下半夜靠安眠片。」

彭德怀一听全国人均剩下一个月口粮，心都悬了起来：「总理啊，你是当家人，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让大家心里有个数，不要再浮夸了！不然真要饿死更多的老百姓了！」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大吐苦

水？误会成泄气，吹冷风，不好。你们五位是副总理，心里可以有这个底。先念，富春，是不是这样啊？」

李先念说：「去年得到教训，既纠左，又防右。」

李富春说：「还是成绩为主，缺点只是一个指头。」

贺龙说：「报上登今年夏粮收成好，秋粮也丰收在望，不致出现全国大粮荒的情况吧？」

彭德怀很寒心：「山上可是歌舞升平，又要反右倾罗！都是一个战壕出来的人，你们也是世故很深了，老奸巨滑。我也该学学了，不看下面疾苦，只讨上面高兴。」

陈毅说：「你彭老总学得来？我是努力学，也是一锅夹生饭，哈哈。」

周恩来说：「面对困难，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坚定信念。这是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我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老总替了你了。其实，你彭总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有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两方面都说了的。后来写了十三次检查，在党代表大会上宣读，才过了关。所以彭总，你还没有我和陈老板严重……」

周小舟、周惠都吃不下中饭。秘书和服务员都以为他们病了。下午照常去第二组参加讨论会，气氛已不如先时那么热烈。每个人都谈了几句，大同小异，表态性质。无非上午听了主席讲话，受到深刻教育，要仔细领会、好好消化等等。有的在提到彭德怀的信时，已带上批评的语气，但坚持对事不对人。除了少数几位左派同志喜形于色，大多数人心事重重，来不及转弯。组长柯庆施一副等待大家觉悟的宽空气度，也没有长篇大论。

晚饭也是匆匆扒了几口。湖南二周平日饭后总是喜欢到外面走走，串串门子。今天却一个仰在床上，一个靠在椅子上，相对无言。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适应不了，毛主席突然转这么大的弯，整个一百八十度。岂不是去年中央给湖南插白旗，评下游，又插对了，评对了？湖南保住了粮食，有余粮支持兄弟省区，又成罪状了？作为党的

领袖，这样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翻脸就不认账，今后怎么在下面开展工作？

二周正闷着，李锐找他们来了。李锐也是吃不下饭，看不下书，连坐都坐不住。他先去找了胡乔木、田家英。胡、田两人都不在住处，说是到美庐去了。

周小舟见李锐进来，忙从床上坐起，劈面就说：「我怀疑大乡长的这篇讲话，根本没有经过常委讨论。集体领导名存实亡。我上午在会场上留意了少奇、总理、总司令他们的表情，都是一脸疑惑、茫然。」

李锐说：「昨晚上小教堂舞会，老夫子没有到场，休息时我坐在总理身边，问他对彭总的信怎么看？是不是常委会有了新精神？总理讲，常委这几天没有碰头，那信没有什么吧？每次会议都要印发很多材料嘛。」

周惠说：「真是难以想象，这样重大的转变，常委们事先一无所知。难怪九时开会，八时才临时通知。」

周小舟说：「按照上午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史达林晚年，政治局如同虚设，只有个人专断独行。这样一来，总有一天，党会分裂。」

李锐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历史上教训多矣。」

周惠说：「事关国计民生，反复变化太快，使人无从适应。多年的顺境，主席确是骄傲起来了。今年初在长沙，美国女作家露易斯·斯特朗当面歌颂主席，说主席的伟大，已经超过了马、恩、列、斯，如何如何，连翻译都暗暗摇头。主席本人却没有谦逊，否认，给人的印象是默认。」

李锐说：「娘的那个洋婆子年纪大了，回不了美国，靠我们党供养着，当然要瞎吹几句。现在是洋吹和土吹加在一起。老夫子就是喜欢高指标，喜欢柯大鼻子那些讲大话、搞奉承迎合的人。黄克诚这样遇事稳重，看困难多一些的人，就很不喜欢。」

周惠说：「主席也喜欢谭老板。谭老板爱放空炮。不过事后认账，不推给主席，很聪明。」

周小舟说：「对柯大鼻子、李小舅子^⑦这种人，我是看透了，一手

⑦指李井泉，李为贺龙外甥。

拿鲜花迎接领袖，一手拿大棒整同僚和下属。我们大乡长偏偏喜欢，越来越像个大家长。」

李锐说：「上午讲话，云翻雨覆。」

周小舟激愤地说：「他老人家大转弯，叫我们在下面怎么转？」

周惠说：「想转都转不过来，人又不是机器。」

李锐说：「昨天纠左，今天反右。」

周小舟忽然提议：「走走，我们三个就闯到美庐去，找他辩论，吵一架也好！他和我们谈过两个整晚，他那些决心纠左批左的话，还算不算数？我们记忆犹新，他不能转脸不认。」

李锐站着未动。周惠坐着未动。他们都意识到，从上午的讲话看，老夫子正在气头上，去了，见了，真的能吵架？毕竟，他是长辈，是全党领袖。

于是周小舟提出去一百七十六号，找黄克诚同志谈谈。

周惠有疑虑。李锐也说：「现在去找他，不好吧？人家会讲我们搞「小组织活动」。不能授人以柄。那也是彭总的住处，他更敏感，受到的压力最大。」

周小舟说：「彭总我联系过，到总理那里开会去了。李锐、周惠，二位讲讲，我们有没有小组织活动？没有嘛！光明磊落，怕什么？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

说着，周小舟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黄克诚也不同意去，大家省点烦恼吧，不要再惹事。周小舟却不信邪，坚持要去。黄克诚拗不过这位情同弟子的老部下，只好答应：「你们实在想来，就来吧。」

三人很快来到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彭总住在东头的大套房，黄老住在西头的大套房。中间是过厅及工作人员的临时宿舍。

黄克诚问：「你们胃口如何？我和彭总都吃不下，回来还没有讲过话，不知道怎么办……」

周小舟说：「黄老啊，我们中国党也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了，个人专断，一言九鼎。你们还记得吗？袁世凯称帝前，包围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看，上面尽登些各界人士劝进的言论，造成称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大乡长半世英明，如今也是被上上下下

下的马屁精所包围，所蒙蔽，无视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然也是他本人的喜好所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李锐也忍不住冒出一句：「英明伟大，也不能一手遮天。」

周小舟说：「大乡长成大家长，指我们这些实事求是的人离右派分子只有三十公里远了。」

黄克诚语带批评说：「你们都是中年汉子了，怎么遇到事情还像青皮后生一样毛毛躁躁？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慈禧才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拿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享受。我是参加书记处工作的，中央还是有集体领导的嘛。起码邓小平总书记还能集思广益，听得进不同意见。或许，你、我都有些缺点、错误，多想想自己，可以作检讨，自我批评嘛。有意见，你们最好当面找主席谈，背后议论不好。你们或许不知道，我历史上十次当右倾，有次还差点被处理掉。还不都一路跌跌撞撞的过来了？你们比我年轻十几岁，参加革命没有受过大挫折，就算补补课，也有好处……这次，是我上山迟了，来不及劝止彭总写那封信，不然，就不会扯出这一大堆麻烦来了。」

经过老首长的一番劝导，二周和李锐都平静许多。周惠向黄老汇报起当前湖南情况，北涝南旱，洞庭湖区抗洪，湘中湘南抗旱。真急人，想早点回去抓工作，两个主要领导却困在山上生闲气，真后悔上这趟山……二周说了一气，时间已过十点，正要告辞，彭老总进来了。见到彭总，周小舟一时又眼睛都红了：「前辈啊，我们离右派分子只差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倒是襟怀坦荡地笑笑，说：「急有什么用？总理刚才还对我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今年是我代替他了。我讲代替就代替，不过当一回右倾嘛。」

李锐、周惠估计彭总还要和黄总谈事情，就催着周小舟告辞出到外面来。

走在草坪上，李锐因回住处和二周不同方向，就一边走去了。二周却遇到站在树下的罗瑞卿。

周小舟连忙上前打招呼：「罗部长，这晚了，还散步？」

罗瑞卿多次陪毛主席去过长沙，和二周很熟悉：「我？刚从含鄱

口回来，路过这里，停了一停。你们哪？这么晚了，还在串门？刚才先走的那一位，是不是李锐？」

周小舟心里打了个激凌，不得不虚予委蛇：「黄克诚同志身体不舒服，没有吃晚饭。我们去看了看。他是我们解放后的第一任省委书记，老上级……罗部长，晚安。」

罗瑞卿也道了声晚安。三人没有握手就别过了。

二周回到住处。周惠说：「怎么就这么凑巧？这晚了，我们刚从黄老那里出来，就偏偏遇上罗长子了？」

周小舟说：「鬼信他的！明明是在履行他公安部长的职责，却讲是从含鄱口回来……怎么不带一个随从？如今呀，再大的人物，谎话随口就来，成为风气。」

周惠说：「部长大人亲自盯梢？难以置信。」

周小舟说：「不然怎么叫忠心耿耿？」

第三十一章 时运不济黄克诚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走后，彭德怀对黄克诚说：「今晚上我们好好谈一次，根据以往经验，今后这样的机会恐怕不多了。」

黄克诚看出来，彭老总刚才在三位晚辈面前装做蛮不在乎，其实他心里很沉重、很痛苦。因为毛泽东主席一旦动了整肃某人的念头，那人就必定难逃大难了。

彭德怀吩咐黄克诚披上毛衣，提上凳子到后院草坪里去，他早就怀疑这别墅里有「狗」。

草坪有好几亩大，清凉、安静。四周都是合抱大的古树。坐定后，黄克诚说：「老总，你是不是太紧张了？风风雨雨，生生死死，几十年都过来了，还怕山上这点子事？」

彭德怀说：「老毛这次是要和我算总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紧张个鸟！中午散会后我当面操了他的娘！骂了他玩权术，不顾乡下人死活！回来没有吃中饭，睡一大觉。」

黄克诚吃惊地问：「你当面骂了？幸亏这事大多数人不知道。主席讲完先走，彭真同志留下大家布置分组讨论事宜。」

彭德怀说：「骂了，骂得痛快，出口恶气。我坐在最后一排，老毛一讲完，我就出了会场，在大门外等他。他一出来，我就开骂。本想在会场上就骂，怕影响大家，忍到散会。他的工作人员都听到了。他的大保镖罗瑞卿也在旁看到了。」

黄克诚埋怨说：「你呀，就是个猛张飞脾气，要吃亏的！骂娘能解决什么问题？只会坏事。要尽快设法弥补。」

彭德怀说：「克诚，你是个老实人。人善被人欺。我是忍无可忍了。本来约好十三号去谈。去了，他却不起床。给他写封信，个别反映一点看法，给他做参考，他却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我的信批成〈意见书〉，交会议印发、讨论！他有一丝一毫的同志感情？有一丝一毫对人的尊重？他是要公开羞辱我，把我当成会议的对立面。及至几天的分组讨论下来，大部分同志认同了我的信，并没有形成对我的批判局面；他干脆今天上午突然召开全体会议，亲自披挂上阵，实际上是

号召大家对我开火，连他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事都扯上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死了他儿子，也罪怪到我头上，难道我这个中朝联军的总司令应当做他儿子的警卫员？他这叫立党为公？像一个党主席的搞法？就算我老彭有千错万错，也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公家的事业！他可以这样对待我？所以中午当面操了他的娘，老子一点不后悔。」

黄克诚说：「你声音低一点。两个湘潭老乡，意气越闹越大。你骂娘还是不好，很不好。」

彭德怀说：「他做初一，我做十五。他来暗的，我骂明的。意气只占百分之十几二十。要和他争的是农业问题、老百姓的肚皮。是丰年还是灾年？是粮荒还是粮食多得吃不完？十多个省区流行水肿病，饿死了人，为什么把个人的威信、面子看得比老百姓的性命还要紧？讲现在只是猪肉少了点，鸡蛋少了点，肥皂、头发夹子少了点……这像个共产党领袖讲的话？封建皇帝都不如！过去皇上还懂得搞赈灾，开设义仓、粥棚！可我们共产党坐天下，听任农民出外逃荒。」

黄克诚说：「老总你声音低一点。我的心情和你一样，对乡下的饥荒空着急，晚上睡不安觉。我们共产党这一朝，不要出现大饥荒才好……目前局势，我相信少奇、总理、陈云、小平同志他们，心里还是有数的，不可能睁只眼闭只眼，由着少数人胡来。」

彭德怀说：「有屁用！只要老毛一发威，两眼一瞪，他们就什么聪明才智都没有了。小舟讲得对，中国党已经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我看比史达林还史达林。起码史达林去世之前没有出现大粮荒。几次到苏联访问，人家那里的面包不要钱……克诚，你晓得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黄克诚警觉地反问：「你想干什么？又能干什么？」

彭德怀说：「不瞞你，手上要有一个加强连就好了！老子就要效法当年张学良，逼老蒋答应全面抗战那样，逼老毛下令撤销公共食堂，开放粮食政策，解救天下饥荒！」

黄克诚低声叫道：「老总！你千万不能有这个念头，那会招致杀身之祸……你过去统帅百万大军，现在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整个牯岭被一中队把守得铁桶一般。武汉、南京、福州、广州四大军区司令已

经上山……我怕你是气恼得糊涂了、不理智了。」

彭德怀苦笑着：「知道、知道。老毛早玩了一手，连你、我警卫员的手枪都收缴上去了。前天我出去散步，忽然碰到许世友、黄永胜、陈再道、韩先楚四位，见面只和我打了个招呼，连礼都怕敬了……娘卖炭的，真能干那么一回，能救下一些生命，我死也甘心……这些话，也只好和你讲讲，解解气，不然憋住胸口会爆炸。」

黄克诚劝慰道：「这些话，你莫再讲了。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替你保留住。你啊，是不是太悲观了？低估了主席的胸怀了。总理不是对你讲了，去年是他和陈、李、薄，今年轮到你和张闻天了。顶多，当右倾，受到批判、斗争。」

彭德怀说：「恐怕没有那么轻松。周、陈反冒进，只是在经济方针上顶了他，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领袖地位受到挑战；这次是他搞得国家经济全面紧张，又不肯真正认错，率先下手，防人一着……我看呀，他整我下台，必然会连累到你这个总参谋长。你也要有些思想准备。不是我要拉你同进退，是人家把你、我看成老搭档。前几天他们突然通知你上山，我就有这个预感。」

黄克诚说：「你放心，如果要我和你一起下，那就下好了。顶着戴个右倾帽子，回老家种田，一家伙下到底，总可以了吧？反正江山也打了，大官也做了，这辈子不算白活了。想你、我二十几岁刚参加革命那阵，谁巴望能得到这些？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是革命队伍里老资格的右倾分子，十次挨整肃，还不是一路熬过来了？」

彭德怀见黄克诚和自己肝胆相照，心里大受感动：「人家讲我们两个几十年情同手足……历史上，我只挨过一九四三年华北整风会议那次整，前后五十天，和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一伙人对吵。太行山前线需要我回去指挥作战，最后应付几句，走了过场。你十次当右倾，有那么多吗？我只记得江西苏区时期那两、三次。娘的，革命闹了几十年，光是党内就整错、整坏了多少人？许多优秀同志，不是倒在敌人的枪弹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

黄克诚为了宽慰彭总，也是为了松懈一下他的紧张情绪，而欲不紧不慢地诉述十次当右倾的经历：「彭总，虽说在一起工作这么些年，

确是难得有个空闲来谈谈心……我的右倾老资历，你有没有耐心听啊？」

彭德怀看出来老部属的良苦用心，点点头：「你想讲就讲。我看你这大半辈子，也总是在吃讲真话、不盲从的亏。娘卖屌，新中国，旧中国，总是叫老实人吃亏，耍奸弄巧的得益。」

黄克诚说：「我是一九二五年在唐生智部队当团政治教官时入党的。二六年参加北伐。二七年蒋介石清党，我只带了一名勤务兵回到湘南老家永兴县乡下。当时县里有个地下党的特别支部，决定组织暴动，夺取县城。特别支部委任我做暴动总指挥。可是我检查了准备投入暴动的农军，只有两百多支梭标鸟铳，而县里驻扎有一个连的反动军队。我决定暂停暴动，先发动群众，扩大农军。结果我受到特别支部的严厉批判，批我执行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第一次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我参加过北伐，特别支部只给了个警告处分，仍让我指挥农军。不久，县城暴动成功，特别支部升级为永兴县委。那时湘南特委积极推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县城和土豪劣绅的房屋，还要把衡阳至广东乐昌之间六百里铁路两边的村庄统统烧掉！我坚决反对烧房子，设法保住了永兴县城。我哥哥是个老实农民，读过一点演义小说，就说共产党闹革命为什么要学黄巢？为什么不留下房屋给穷人住？后来从井冈山传来消息，毛泽东也反对烧房屋。于是我把不许烧房屋、不许滥杀无辜，定为农军的一条纪律。永兴县委又开会批判我的右倾。我拒不认错，于是撤掉我的县委委员职务，不准参加党的会议，只让我带兵守城。我第二次当了右倾机会主义。」

彭德怀说：「一九二八年你在湘南永兴暴动，我和滕代远、黄公略在湘东北领导平、浏暴动，成立红三军。农民起义嘛，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难免杀红眼睛。红三军在平江、浏阳一带没能站住脚跟，上井冈山去和毛泽东会合。毛泽东拉住我这个小老乡结拜做兄弟。那时老毛爱和人结拜兄弟，常讲井冈山也是瓦岗寨。那时大家住茅棚，有事找他，进屋被子一揭，就把他拉起来。他喜欢睡天光觉，不肯早起床，有时把我拖进被窝里去暖暖脚。那时吵吵闹闹，骂骂咧咧，随

和得很，哪里要称职务？又有个鸟的职务？好好，我不插断，你继续讲。」

黄克诚说：「湘南五县八千农军也上了井冈山。上得太仓促，山上吃住都困难。上级把八千农军编成四路游击大队，分头返回湘南发展。我任第二路司令。可惜农军纪律涣散，恋家恋土，武器又差，加上湘南各县反动势力强大，四路游击队很快溃散，遭致敌人大屠杀。我领着一名警卫员逃出永兴。丢了队伍，不敢回井冈山去，而去了武汉，一路到天津、北平、上海，寻找党组织。」

后来在上海接上关系，地下军委派我到红三军团工作。彭总你那时是红三军团总指挥，我算是投奔到你的门下。可是红三军团正执行李立三的比瞿秋白更左倾的攻打大城市计划。我觉得这时去攻打大城市，好比以卵击石。我给你这位军团总指挥写信，陈述看法，未被接纳。红三军团奉命攻打长沙、武汉。打下平江后，司令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我再次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们根本不具备占领大城市的条件。后来长沙是攻进去了，只占领了半个月，被迫放弃。但我仍然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我这是第三次当了右倾吧？」

彭德怀说：「我和你是不打不相识。当时三军团政委是贺昌，参谋长是滕代远，个个思想左倾嘛。何况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人，都是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我们这些带兵的人能不服从？不服从他们，还能服从谁？好，你继续讲。回顾一下历史教训，有益处。」

黄克诚说：「那时，我们党内、军队的那个左啊，真是恐怖得很，害死不少人。比方江西苏区的那个「消灭 AB 团」，错杀了多少人？第一次「消灭 AB 团」时，我也是坚决执行的，后悔一辈子。那时我是三军团四师政委。事后发觉不对，红军官兵中哪来那么多「AB 团」分子？一声令下就用大刀砍，为了节约子弹，用大刀砍。到第三次反围剿前夕，上级又发动大规模的「肃清 AB 团」运动，我已调到三师当政委。上级命令我抓「AB 团分子」，我拒绝执行。那时肃反委员会权力很大，三师还是被杀掉一批干部，其中有位和我很谈得来的师政

治部副主任何笃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好同志。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我就偷偷通知名单上的人上山躲起来，打仗时再下山参加战斗。但最后这些人还是被找到杀掉了。我十分悲愤，去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被你们杀掉的人中，有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分子？为什么要滥杀自己的同志、自毁红军？好家伙，结果是我这名师政委也被关起来，怀疑也是「AB 团分子」。可是，我被关了一个多月，没有被砍头，倒是被释放，给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撤销三师师政委职务。至今不知道是谁救我一命。这是我第四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笑笑说：「事情过去近三十年了，现在可以告诉你。那次是我从前线回来，发觉三师师政委被肃反委员会抓起来了。我问他们有什么证据说黄克诚是「AB 团分子」？他们说黄克诚一再包庇「AB 团」，拒绝抓人，所以把他抓起来审查，等待处置。那时候讲「处置」就是杀掉。我火了，告诉他们：黄克诚只是思想右一点，爱提个意见，可是会带兵，有头脑，打仗勇敢！放了，这是一员战将……唉唉，荒唐啊，「消灭 AB 团」，左得太可怕，错杀了多少革命同志。一九三〇年第一次「消灭 AB 团」，是老毛所发动，事后不认账；一九三一年第二次「消灭 AB 团」，是项英所领导……直闹到三一年年尾，才得到纠正，才又启用你做了红三军团一师师政委。」

黄克诚说：「原来是你彭总救我一命……这个历史，你瞒了我近三十年，是怕我报恩哩。其实，共事几十年，我也没有少和你这个上级吵架，都是公事公办，大家不往心里去，反而越吵越亲近。」

彭德怀说：「有的人却记仇，为公事吵架，记下私仇。我就最讨厌在同志之间搞个人恩怨，动不动就是谁救了谁，谁提拔了谁，完全是旧军阀一套。还有的人在战场上是员猛将，下了战场就膝盖骨发软。你说有多少人给老毛下过跪？罗瑞卿、谢富治、许世友、陈再道、萧华、柯庆施、安子文……拜他老子老娘呢！真是侮辱革命军人的人格……你莫瞪眼睛，接下去讲你当右倾的光荣历史。」

黄克诚说：「「AB 团事件」之后，到了一九三二年初，以周恩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打赣州。我带的三军团一师是主攻部队。战前，我就反对打赣州，认为那是一场消耗

战。战斗进行中，我也和你彭总争论多次，记得还讲了你也是「半个立三路线」这样的重话。后来赣州久攻不克，伤亡很大。敌军大举反攻时，我等不及上级下令，把部队撤了出来，准备接受处分。全军覆没事大，个人处分事小嘛。后来开我的批判会，讲我一贯右倾，对抗中央路线。我不服气，和军团政委贺昌吵了一路。贺昌是好人，吵架不往心里去。他抓过我「AB团」，我也没往心里去。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政委职务，又批判我是执行了毛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了我的师政委职务，只叫我当师长。大约也是你彭总在周全我。这是我第五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你是不晓得，为了打不打赣州、红三军团过不过赣江，我在上头和项英、恩来他们争吵多次。还有那个博古、李德，成天在地图上瞎指挥，却又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坦白地讲，攻打赣州失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你这名干部，好提意见、敢讲真话、不盲从、遇事多从困难面考虑。我比较欣赏这些特点。这样的人带兵靠得住，打仗胜算把握大。好，你继续讲。」

黄克诚说：「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我的部队都打了大胜仗。第五次反围剿因为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瞎指挥，地盘越缩越小，混不下去了，中央红军八万人撤出江西苏区。长征路上，我是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四师政委。那一路上打得苦啊，先后两个师长阵亡，一个师长重伤。我这个师政委是老天保佑，枪子常从身上擦过，闯过鬼门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城，我看到主力红军日夜强行军，东奔西突，被搞得团团转，再经不起消耗了。我向军团领导提出，当前保存部队实力第一重要，应避免再去以硬碰硬，再搞长途奔袭。我还具体谈到几次战斗，其实都是不必打的。当时三军团的政委是杨尚昆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这下子可好了，我的意见又被领导上认为思想右倾，对前途缺乏信心，不宜带兵打仗，免了职。中央军委会议后，又把我当作「老右倾、活靶子」批判一通。这是我第六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遵义会议之后，恢复了老毛的红军指挥权。所谓四渡赤水，六出娄山关，二进遵义城，部队被老毛指挥得所谓「神出鬼没」，疲于奔命。

不久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闹意见了，给中央写信，要求停止老毛的军权，改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林彪写信，我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老毛却因此闹下误会，以为是在背后动作。那样九死一生的艰苦日月，我都懒得和他解释。随时都可能牺牲性命，还要把个人权位看那么重？去它娘的！日久见人心，事久自然明嘛。中央军委理会议，老毛没有批评林彪，而批红军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江西苏区，是别人批他右倾机会主义，这以后就轮到老毛来批别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了。也是我们党的传统习惯，反右容易反左难，一有不同意见，就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来批。不左当不成领袖。你被免掉四师政委，就是这个背景。好，你继续讲。」

黄克诚说：「红军过雪山、草地时，我降级为三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算副团级吧。没关系，反正是干革命，副团就副团。出了草地，从红一军团调了几位领导干部到三军团加强领导。那时出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中央机关组成北上先遣支队走了，你彭总是支队司令员，毛泽东是支队政委。三军团原在你率领下艰苦朴素，官兵一致，伙食一律，无人搞特殊化。可是新来的领导却常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改善伙食。干部、战士看不惯，难免有意见，讲怪话。值此部队极端艰苦疲劳、严重减员之时，新领导却部署审查干部，整顿纪律，要处置所谓问题严重的人。我虽然被降了级，但实在看不过去，就自不量力找新领导提出看法：经过千辛万苦，刚走出雪山草地，对有思想毛病的人应以教育为主，不能再搞这种脱离群众、甚至可能引起部队哗变的事。于是我被新领导认作「目无组织」、「狂妄自大」、「屡教不改」。有人还提出：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纪大了——当时我只有三十来岁，只是样子显老而已——又不中用，当个普通战士都不够格，还怕他掉队，落入敌手成为后患……言下之意，不如把我处理掉算了。你说险不险？后来不知道是谁讲了话，黄是上井冈山的老同志，有错误，可以再降他的级，但人要保留。我才保住了性命。这是我第七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当时我已经离开三军团，和老毛一起率领中央支队先走了，这些情况一点不了解，今天第一次听你讲……左啊，左得没

有人气、人性，毁了多少同志……」

黄克诚说：「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军团进入甘肃南部，向陕北作最后的进军。我那时已被降级为军团司令部保卫局军事裁判所所长，算正营级吧。经过整整一年的爬山涉水，行军作战，三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三千多人，还有不少伤病员，经常有人掉队。保卫部门怀疑一些伤病员情绪不振，可能投敌叛变，决定采取预防性严办。我作为军事裁判所所长，实在不忍心严办这些同志，拖延着没有执行。比如有位受了重伤的管理科科长，因过草地时丢了几名战士，也正面临判决。我知道事态严重，还是担着风险找保卫局领导反映意见：九死一生走完长征，眼看就要到达陕北了，不能狠心处理这些同志……结果我遭到狠狠训斥，指我温情主义，重犯右倾老毛病，撤掉所长职务。后来那些伤病号遭到怎样的处理，我就知道了。这是我第八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有些家伙，钻进革命队伍里，专门整肃自己人，从不手软，却吃香得很，官越做越大……老毛身边的那两个大保镖，历史上就是干这个的嘛。好，你往下讲。」

黄克诚说：「抗战期间，我在新四军工作，算是比较顺利。但也摘不掉头上的「右倾」帽子。一九四〇年，我在苏北担任新四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因在黄桥决战之后，我反对再打草甸战役。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也不被采纳。说实在的，放着日本鬼子不去打，而和国民党军队打内战，我心里有保留。」

结果部队在水网地带发挥不了优势，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我思想右倾，撤了我的五纵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司令员由陈毅同志兼任。陈不能到任，实际上仍由我一身兼二职。一九四一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机关所在地盐城市危在旦夕。华中局领导要保卫盐城，我主张放弃盐城。结果丢了盐城，匆忙撤退，造成损失。华中局又批我「右倾」。我不服，认为上次草甸之役失利，这次盐城失利，都是华中局指挥不当。事情闹到延安党中央，我才没有被处分。陈毅同志心地坦荡，事后承认指挥失当。这次结局比较好。但也可以算是我第九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党中央到了延安之后，我们在军事上算是走上正轨。西安事变，全民抗日，也给了我们军队喘息休整、发展壮大的机会。你的右倾资历还真不简单呢。」

黄克诚说：「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华中局奉党中央命令，开展整风、「抢救运动」。我就建议，要吸取过去江西苏区「消灭 AB 团」的教训，不要在战斗部队里搞什么「抢救」。那时新四军五纵改番号为第三师，我是司令员兼政委，苏北根据地党委书记。华中局却不能不执行中央命令。我没有办法，只好下到属下的第七旅去搞试点，结果发现几名被审查对象一经硬逼，就乱供一气，不着边际了。我立即下令停止「抢救」，使三师和苏北根据地免除一场内部灾祸。被我解放出来的干部中，有一位是七师师政委曾希圣的爱人，怀疑成特务，险遭处决。而证人却在谭震林的第二师，也是乱招供的。当时第二师搞抢救搞得很凶，每个团都「抢救」了百把人。后来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也发现出了问题，接受了我的建议，对被「抢救」的人进行甄别，才算没有冤枉大批人。饶漱石还邀请我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我着重讲了审干、锄奸问题，提出「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主张，够右倾的吧？彭总啊，或许是因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挨整的缘故，要我整别人时，就总是狠不下心肠下不了手呢。要说这就叫「右倾」，我就甘当这个「右倾」罗。后来在东北战场，反对打四平，我又「右倾」过一次，但再没有受到过处分。」

彭德怀说：「本来，我们这些耍枪杆子吃饭的人，从死尸堆里走过来，容易心肠铁硬……可我和你一样，对自己同志受冤受害，对老百姓受灾受难，就是心肠硬不起来。你不是救过曾希圣的爱人吗？娘的！我就不理解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这些人，也都是带过兵的；今天对治下的老百姓闹饥荒，被饿死，怎么心肠就铁硬得起？我真怀疑他们为了保官保位，还有没有一点人气？」

黄克诚说：「战争年代，容易鉴别人，锻炼人。不是生，就是死，黑白分明，人比较单纯。胜利了，做大官了，衣、食、住行，汽车别墅，享受各种待遇，连车门都有人开，公文包都有人拿，人就复杂起来了。生怕丢失已得到的一切，老婆、孩子、亲友都跟着吃亏。于是

就迎合，就盲从，一切看上面的好恶。我就不相信，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陶铸这些同志，去年他们心里就真的相信什么亩产土豆一百万斤、亩产小麦三十万斤、亩产稻谷十万斤！那些粮食堆在一亩地上有多少公尺高？可是他们就敢放这种牛皮卫星，向党中央报喜！」

彭德怀说：「所以我讲去年的问题总根子在老毛身上。没想到他翻脸不认账，又要反右倾。上午散会时，我气愤不过，才当面操了他的娘，解气。」

黄克诚说：「你声音低一点……我的经验，当右倾并不那么可怕。既然当过十次，也就不怕有十一次。尤其是和平时期，谁还会要了你、我脑袋不成？只要挺得住，到时候总自有公论。何况你写信的时候，我人还在北京，怎么牵强得上？讲到天上去，我们的政策也不能叫老百姓饿肚子。」

彭德怀说：「老毛要整我，砍了脑壳碗大个疤！就怕党内军内，一批好同志、老战友，受我的牵连……又要反右倾了，乡下农民怎么办？雪上加霜……我们却是干瞪眼，毫无办法！」

黄克诚担心彭总又扯出想效法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那类话来，忙说：「老总，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你是共产党的元帅，我是解放军的大将，不是地方军阀。地方军阀才有私人的敢死队。时代不同，形势也不同。祸从口出，你要谨防祸从口出。」

彭德怀说：「那好，起雾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回去服两片安眠药，睡大觉。要塌天，他娘的就塌吧。」

黄克诚站起身来：「下露水了。我们今晚上什么都没有讲，只是乘凉，只是乘凉罗。各人拿各人的板凳？」

彭德怀目光锐利，朦胧夜色中，彷彿看到有人影在山坡下树影里闪动。彭德怀一时又火了，身手矫捷地几个箭步冲上去：「什么人？为什么偷听？」

树影里闪出两名身佩短枪的一中队干部。他们向国防部长、三军元帅彭总立正，行举手礼：「报告首长！我们是值日巡逻，路过这里。这么晚了，首长还没有休息？」

彭德怀笑了：「原来是你们……我在草坪上乘凉，要不要上来坐坐？」

两名一中队干部说：「谢谢首长，我们还要去巡夜。」

第三十二章 四大文臣失去自我

会议变了气候，庐山转了风向。

毛泽东登高一呼，各路诸侯应声如雷。原本观望犹豫的，检讨左倾缺失的，痛感去年犯错、认同彭总观点的，现在一一转向，立场鲜明：坚决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线，捍卫大跃进，捍卫总路线。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党的高级干部：跟对了路线，缺点可以变成优点，罪责可以变成功绩；反之，跟错了路线，一切皆错，优点越多问题越多，成绩越大错误越大。经济服从政治，政治领导一切。十来个省区部分地方闹粮荒，饿死人，比起党的政治路线、领袖崇高威望来，小巫见大巫。何况所谓的饥荒灾情，都是被彭德怀等人有意夸大了。毛泽东主席说，去年粮食产量没有翻一番，至少也增产了三成，粮食都到哪里去了？现在下面普遍瞒产瞒粮，情况严重；有人把小灾说成大灾，缺粮说成饥荒，居心叵测，志在夺权。

毛泽东最感痛心、失望的，是身边的几位大秀才在山上的表现。一个个把他们从布衣党员拉扯成党内高干，舞文弄墨舞成了正部、副部级人物，翅膀硬了？中央的部级相当于军队的兵团级，正部级相当于上将，副部级相当于中将。多少江西苏区九死一生熬过来的老红军，大部分人的待遇还只是个上校、大校，连个少将都够不上……周小舟、李锐两个投向彭德怀，老乡关系，趣味相同，还勉强讲得过去；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四个也思想上倾向彭德怀、张闻天，算怎么回事？特别是陈伯达，去年还算个大左派，今年却也向右转了？可见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动摇性，跟风跑，远不如工农出身的同志立场坚定。谭震林这样的人就不承认去年有什么大错。

没办法，周小舟、李锐欲投向谁，由他们去。交不亲，养不家嘛。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四个，却是理论上、文字上仍要倚重的帮手，起码现阶段甩不开，须臾离不得。况且一下子换掉这么多大秘书，也会青黄不接。

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晚饭后接获通知，一起来到美庐时，毛主席已在楼上书房里等候。

毛泽东没有起身，也没让四人立即就坐；而让他们像四名普通士兵那样站成一排，逐一相问：「陈伯达！」「到！」「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是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同一年，做了主席的秘书的。」「好，四人之中，你年岁最长，资历也最老，先坐下吧。」

「胡乔木！」「在！」「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一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是一九三〇年入共青团，一九三五年转为地下党员，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跟了主席做秘书至今。」「好，你和周小舟同岁，小舟看样子是要远我而去了。先坐下吧。」

「田家英！」「是！」「你呢？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家英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三八年入党，四八年起跟了主席做秘书至今。」「好，记得你和岸英同岁，和岸英曾是朋友吧？先坐下。」

「吴冷西！」「在！」「你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一九三七年入党，同年到延安，那之后我一直是主席的兼职新闻秘书。」「好，四人之中，你和家英最年轻。坐下，都坐下了？茶、烟都现成，你们各取所需。家英，你动动手，替大家倒杯茶。」

田家英遵嘱起身取过暖水壶，先替主公的茶缸里续了水，再替伯达、乔木、冷西和自己，各人泡上一杯云雾茶。他注意到一向神情儒雅的胡乔木，今天心神不定，面露焦灼。

毛东泽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又很响地咳了咳，朝脚边的痰盂里吐一口，说：「你们四位啊，都是一九三七年的老延安了。资历最浅的家英，也跟了我十一年了。我不摆老资格，也不算什么长者，和你们算忘年交，总可以的吧？」

陈伯达、吴冷西几乎同时说：「主席是长辈，是师长。」

胡乔木说：「做人做学问，主席确是我们的师长，我们是晚辈，应执晚生之礼。」

田家英说：「我和岸英同年，一九四六年春上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和我像兄弟似的，同出同进，由我帮助他恢复中文。他一九五〇年在朝鲜牺牲，我哭了三天……」

毛泽东见提到长子的牺牲，登时神色有些戚然：「今天我讲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的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中国人重男轻女，我是没有后代了。」

陈伯达暗暗恼火田家英，好端端提起毛岸英牺牲的话，引起主席感伤：「主席，岸英同志重如泰山，新中国青年的楷模，永远活在、朝两国人民的心上。」

胡乔木说：「毛岸英是民族的雄鹰，与祖国的蓝天同在。」

吴冷西说：「我们都是主席的后代，全国的青年一代都是主席的子女。周总理没有亲生子女，他常对人说，年轻一代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毛泽东释然地笑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在这个问题上，总理确有见地。」

现在的问题是，去年闹了一场大跃进，我在经济问题上闯了些祸，作了大半年检讨，还是有人不肯放过。这次到了山上，更是感到众叛亲离，好象要做孤家寡人了。包括你们四位在内，都公开半公开，地上、地下的，发表了不少高见吧？有些言论，不大好听呢。传到我耳里，我不和你们生气。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就是征询你们的意见，还要不要在我这里工作下去啊？翅膀硬了，本领大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你们不要急于答话，听我讲完。志同道合。

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好合好散。况且十几二十年来，你们也不是替我私人工作，是替党中央做秀才、文字秘书。我和你们相交一场，生意不成仁义在，不会为难你们。甚至安排出路都想过了。你们不要插断我，我有言论自由嘛。

伯达可以到中央党校做高级研究员，乔木可以去做文史馆馆长，都是正部级待遇；家英回四川做省委常委，兼某地委书记；冷西去做驻外记者，保留部局副局长待遇。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意见，先征求你们自己的看法，才能和少奇、小平同志他们打招呼，最后交中组部下任免通知……」

下逐客令、放逐令了？四位文臣如同遭了雷击，登时目瞪口呆，身子骨都散了。

陈伯达不等毛主席说完，已经落下泪来：「主席，你这话对我，有如晴天霹雳。我二七年入党，后去苏联学习。二九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地下党、北方中央局工作。说实在的，我当年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领袖。三七年到延安，做了你的秘书，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我已经在你身边二十二年了，怎么可以离去？思想感情、事业理想，都无法离去。宁可降级，受处分，当一名普通的资料员、缮写员都可以，都可以！」

毛泽东说：「好了好了，你陈伯达三十年代初就贵为教授了，怎么可以让你当什么资料员、缮写员呢？这些年你一直紧跟我的嘛。五三年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我派你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五四年解决高饶问题，我派你兼任中组部副部长；五五年出了胡风问题，我派你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同年掀起合作化高潮，又派你兼任农业部副部长；五六年搞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派你兼任商业部副部长；去年发动大跃进运动，我又派你去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你是我的马前卒，满天飞，得力干将嘛。能说我不信任你、器重你？你既是愿意在我这里工作下去，可否清理一下近半年来思想上的彷徨、摇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遇到风浪就动摇，缺乏工农干部的坚定性呢。」

陈伯达掏出手绢，抹干眼泪，忠诚地笑着：「一定一定，我一定把近半年来思想上的动摇彷徨彻底检讨出来，写成一篇心得式大会发言。发言之前，先请主席修改、审订。」

眼看陈伯达顺利过关，胡乔木红了红眼睛，心情沉重地说：「我愿意向主席、向中央交代清楚上山以来，自己的一些自由主义言论。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学习了二十二年，一直把主席当成自己的师长。可我一直是名不合格的学生，身上的书生意气、骄娇二气很重。常常为了文字上的事和主席争，有时甚至不知天高地厚……但主席从来没有计较过，改变对我的信任和使用。我常在事后自责、后悔，觉得对不起主席，干扰了主席的情绪。」

毛泽东说：「乔木有个特点，爱和我争文字。有时为了一个词，可以面红耳赤。他的优点，只是和我个别争，私下争。他少和我争政治、

政策、方针。总体上是拥护的吧。事后也很少闲言闲语。只是这次到了山上，不知吃错了什么药，还是受到什么气候的影响，卖弄博学鸿词，坐而论道，言必称魏晋，不知有汉了。是不是这样啊？」

胡乔木眼睛热辣辣的：「是的，主席批评的对。我认错，愿作深刻检讨。二十几年工作上的顺境，我的尾巴翘起来了。到了山上，小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情调大发作，忘了自己的一点成绩、一点进步是哪里来的，谁栽培、教育出来的……扪心自问，单是主席能宽容我在文字上的固执脾性，我就应当知足，知道自己追随、服务的是最难得的一位英主。我这不是封建思想，是肺腑之言。记得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历史剧《屈原》中，通过使女婵娟，说了这样的台词：你是太阳，我只是月亮。没有太阳，我就没有了光亮……这，也是我现在的心情，离开了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只是黑暗，茫茫宇宙那无穷尽的黑暗。」

毛泽东向来厌听当面阿谀之词。但胡乔木说得如此真诚，如此艺术，他不能不为之所动，毕竟心里还是十分受用的：「乔木啊，你也是不愿离我而去的罗。可以可以，你我翰墨之交，一时也扯不断，理还乱。至于你和你的三朋四友在山上公开、半公开发表的一些高论，正确的，半正确的，完全不正确的，可以自我清理一番，写个文字材料出来，就可以了。田家英、吴冷西，你们二位哪？」

田家英早就捏两手冷汗了。他自然不能在这种时刻离主公而去，尤其是回四川工作，落在李井泉手下，绝无好果子吃，弄到身败名裂境地。这次在山上，私下和李锐议论过几次主公的长短，甚至说过「今后若能离开中南海，要给主公提三条」这类犯着大忌讳的话。李锐是决不会出卖朋友的，但会不会传到二周耳朵里去？二周再传开去呢？那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田家英见主公正默默地盯住了自己，心里打个激凌，低了低头说：「主席，我在山上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发了些我的职务、年龄不应该发的议论。我主要是不满意李井泉同志去年的一些做法，为了水稻密植问题，在成都和他吵过架。我也私下抱怨过主席支持他、器重他……这是我犯下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党内，我是名后生晚辈。乔木同志是主席的学生，我则是学生的学生。」

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之前，我是成都师范学校学生，延安是我成长的摇篮。我和乔木同志、康生老师他们都说过，若不是有了毛主席，我顶多做小学教员。我这是心里话，不是感恩戴德。我和岸英同岁，主席既是领袖，更是父辈……我要是对主席有二心，今后死了都无颜去见岸英……」

毛泽东盯着田家英好一刻。看起来，对这个年轻人，看在岸英的份上，饶他这一回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分手时。可以，家英啊，抬起头来，擦擦眼泪。无非把几句尴尬话讲清楚了，仍留在我这里工作就是。今晚上所以找四位来谈，其实我也不愿意你们离去。带了你们这么多年，说彼此间没有留下些感情、友谊，怎么可能？举贤不避亲信，我对你们每一位，包括小舟、周惠、李锐这些人在内，都是破格提拔的。其它常委同志的秘书，水平高的也有，比如少奇的秘书邓立群、恩来的秘书宋平等，就没有提到和你们相应的职务上来。也算是在我身边工作的人一点特殊化吧。对了，还有个吴冷西社长，三十岁不到就把全党的新闻工作交给你管，出任新华社社长，出类拔萃了呢……你也表示个态度？」

吴冷西恭顺地点着头：「是！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我才十八周岁，主席把我当成一株苗子来栽培。记得王明、何凯丰都讲过风凉话，说主席对我是拔苗助长，成活率有问题……打那时候起，我也是少年心性，就立下志向，要成活，要长大，要替主席争气，争脸子。进城之后，主席仍让我做兼职新闻秘书。」

我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国际舞台上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世界共运史上的旗帜意义。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工具。我平日比较注意言行，习惯听得多，讲得少。这次在山上，也参加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聊天交谈。但少发言。我的错误是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但向主席汇报朋友间的私下交谈，又像打小报告，心情矛盾。如果做了，感到无颜再天天见到一起的同事、师长呢！」

吴冷西把自己不愿打小报告，说得那么严肃认真、老实巴交，毛泽东忍不住笑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也跟着笑了笑。

毛泽东说：「革命领导者，也惜才养士。你们都算我的「士」吧。」

士有士志，人格自尊。这个我不勉强。但你们作为我的文字助手，总得和我配合才行。不然我说东，你们说西；我说南，你们说北，南辕北辙，怎么行？」

四人之中，陈伯达年长，立即代表大家表态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们几个起码也应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主席保持一致。就是说，要一如既往，服从使用，要让主席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你们三位，同不同意我这说法啊？」

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都觉得陈老夫子替大家找到了台阶，连连称是。

毛泽东这时提高了声音说：「那好！一管笔在手，敢搦孙吴兵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山上出了小集团，属反党性质。你们是否感到突然啊？中央已经掌握了证据，彭德怀的那个〈意见书〉，不像他本人宣称的那么简单，而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他和洛甫等人紧密配合，要夺权，要和党中央算账，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账，要改变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

我已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通了气，也是顺应多数同志的要求，作出反击。这在我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原本是为了批左纠左上山来开本次神仙会的。事与愿违，招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只好改变初衷，停止批左纠左，转向批右反右。我告诉你们这些，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好让你们有个思想准备。中央的有关文件，还得由你们来起草。现阶段，严守机密。透出一个字，后果自负。你们都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四人一齐点头。内心里却如同响起了声声雷爆。太突然了。彭老总、张闻天他们不过是在党的会议上对去年的大跃进提了些意见，怎么的就成了反党集团？太离谱，太不可思议了……可是，他们作为党中央的政治秘书，党主席的文字助手，得心应手的工具，却只能服从。稍有迟疑，稍有异议，都会被当作背叛而遭到严惩。

毛泽东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仿佛又看到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彷徨和迷失。其中，以陈伯达的彷徨程度最轻，吴冷西次之，胡乔木、田家英两人则是心情沉重。毛泽东明察秋毫地笑笑：「我看这样吧，你们

四位也确有个思想转弯的问题。这次是一百八十度，需要一个过程。我替你们出主意，每人拟个题目，写出一篇文章，不用很长，两千来字就可以了，不超过三千字。文章做好了，弯子也转好了，两全其美。题目你们自己定，围绕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内容可以广泛些。各位以为如何？」

陈伯达思想敏锐，富论战精神，金鱼眼睛闪了闪，请战似地举举手说：「我已经有了一个题目！」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带点调侃的语气说：「伯达博通经史，学富九车，下笔万言，倚马可待。请报将上来！」

陈伯达说：「我的题目叫做「彭德怀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党的同路人？」」

毛泽东巴掌一拍：「好！挖到根子上了。我们党的某些高级干部，特别是某些拉队伍出身的同志，他们当初是抱着入伙、入股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完全不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终极真理。这种入伙、入股思想，几十年没能得到克服、改造，一遇适当气候、时机，就闹个人英雄主义，向党伸手，妄图凌驾中央。过去高岗是这样，现在彭老总也是这样。伯达，你这个题目四通八达，文章很好做罗。」

陈伯达面露得色，看一眼胡、田、吴，嘴里说：「谢谢主席。主席画龙点睛，替我把核心思想都指点出来了，我只需查阅资料，斟酌文字了。」

毛泽东目光转向胡乔木。胡乔木向称党内第一笔杆，文章快手。他气度从容地说：「我想到一个题目，不知妥也不妥。上山之前，在一份〈内部动态〉上，看到天津市某位局长说，中国党内也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部分干部的活思想。就是到了山上，会内会外，也可能出现这种极端错误、有害的议论。但我本人尚未听到……题目也相当敏感。」

毛泽东眼睛眯缝了起来。他是很欣赏胡乔木的文思、文采的：「乔木啊，怕什么敏感不敏感？山上已经出现了这种高论，而且不只一处。矛头直接指向我。史达林晚年问题，就是独断专行，个人独裁。我现

在也成了中国的史达林，荣幸之至。好，继续讲你的题目。」

胡乔木说：「我的题目叫做「从十个方面，看毛主席和史达林晚年的不同」。这题目是大实话，文字长了点。」

毛泽东被搔住心里的痒痒了：「大实话好，我就喜欢用大实话写成的文章。白乐天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以来，年龄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洵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清人李文治的一首绝句也说：「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沉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这些，都是强调文章要内容充实，寓有深意，才可以称为佳作。很好很好，伯达重理论，务虚；乔木重实例类比，务实。二位的文章正可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下面，是家英了？想出题目没有？一时没有也不要紧，可以宽限一、两天。」

田家英心里明白，此时此刻，他不能不有个鲜明的态度，不然极可能被划进周小舟、李锐一伙去。他举了举手：「我也有个题目，就是原原本本，以语录方式，把主席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有关批左、纠左的重要批示、讲话，一一列出来。这样，会内会外，山上山下，全党同志都可以了解到，最早提出批左纠左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席本人。这次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只不过是些马后炮，事后诸葛，弄潮儿。他们是想从主席手里抢过旗帜，冒充一贯正确。」

胡乔木暗暗叫好，家英真是个大智能之人。他欲以此一举，继续党内批左纠左的势头，不致因中央在山上反右倾，而波及整个国家经济。

毛泽东的眼睛又眯缝了起来。田家英近年来已有他自己一套，不可轻看了。后生可畏。他的题目是一柄双面刃，既可砍向左，亦可砍向右，就看如何使用。毛泽东笑笑说：「家英跟了我十多年，日渐成熟，懂得资料的厉害罗。可以可以，你就替我整理出这么一个材料来，让全党上下看看，究竟是谁最早发觉了经济领域里的左的失误，而提出批左纠左的！正可证明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的虚伪一面，不诚实一面。既然那么高明，去年大跃进闹得热火朝天之时，为什么不站出

来反对？那才叫做反潮流的英雄；等到中央批左纠左都大半年时间了，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才能发威放炮，为民请命，哪门子海瑞式人物？想当彭青天、张青天，得有点资本呢。他们有什么批左纠左的资本？没有。只能说他们是居心叵测。家英，我授权你替我整理这个材料，尽量简洁明快些。下面，只剩下吴社长了。冷西啊，你有了题目没有？来个尾巴结大瓜？」

吴冷西一直在笔记本上写划着什么，这时仰起脸来说：「有了，有了。结合我的新闻业务，我想从国际观入手，剖析一下庐山上的这场论争，和国际上的反华反共逆流的关系，和美蒋港英反动宣传的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某些人士对我三面红旗的诬蔑攻击的关系。通过剖析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及其背景，来做一篇文章。赫鲁雪夫同志就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讲我们的大跃进是左倾盲动主义，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喝大锅清水汤，三个人共一条裤子等等。总之，庐山上的这场论争决不是孤立出现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和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修正主义思潮遥相呼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里应外合……」

不等吴冷西说完，毛泽东即击节赞道：「果然是尾巴结大瓜，好，国际观好，登高一呼，把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势力，挂上美蒋台港的反华反共宣传，挂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修正主义思潮，有水平、有分量。里应外合这个提法好。冷西啊，看起来当年我在延安，没有白栽培你这株苗子呢。我没有拔苗助长，是你自己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伯达、乔木、家英也都是这样。」

吴冷西赶忙谦恭地表示：「全仗主席栽培，长期教育、鞭策。」

胡乔木、田家英心里又打一个激凌：「把庐山上的事扯上国际上的反华反共背景，新华社社长是要置人于死地了。」

毛泽东说：「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你们自己的努力才是最主要的。好了，你们四个的文章题目都很好，很重要。通过文章的写作，相信你们可以完成这次的思想转弯。我的经验，一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往往也是自我论战、自我超越的过程。给你们一天时间，可否交卷？」

正说着，机要秘书嗒嗒地敲了两下房门，进来请示报告：「主席，公安部罗部长、政保部谢部长已在楼下等候……」

不知为何，一听到罗瑞卿、谢富治的名字，四位文臣登时肃然起敬，笔杆子总是不如枪杆子的。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转过脸去对机要秘书说：「啊，已经过了半小时……去告诉罗、谢二位，再等几分钟，我这里谈话马上结束。」

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四人连忙收拾起各自的笔记本，准备起立告辞。

毛泽东摆摆手：「不忙不忙。我还要布置一下功课嘛。你们除了按时交卷，还要准备替中央起草有关反击文件；乔木、家英两位，平日和小舟、李锐他们往来较多，可否代我做点工作，拉他们一把？望其不远而复嘛……当然，不要告诉他们我说了这个话。归根结底，要看他们自己能不能觉悟，肯不肯回头。」

……四位文臣从美庐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半。各人都有一肚子感叹。事涉中央核心机密，他们再无勇气互敞心扉了。陈伯达、吴冷西大约觉得四人走在一起都有些不妥当，而快步离去，各回住处。

胡乔木、田家英结伴走了一段路。田家英看看林间小路上，前后左右皆无其它人影，终忍不住说：「今后，我们再不能和吴冷西谈论什么了，太可怕了。」

胡乔木站下了点点头：「只谈风月，那就只谈风月吧。」

田家英说：「乔木兄，二十年来，你于我，既是师，又是友……我想告诉你一个感觉，每逢党内政治的紧要关头，在主公面前，人就失去自我。真是渺小卑微得很。」

胡乔木说：「这没有什么奇怪，朝朝代代，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和你一样，在重要的决策关头，必然被领袖的思想、胆识、气势所征服。像主席这样具备雄才大略的领袖，其征服力几近无所不及。不要说你、我了，连少奇、总理他们，都从来被其征服……我倒是想起古人的一首绝句：朝臣待漏五更寒，将军铁甲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功名不如闲。怎么样？我是不是有点颓废主义了？」

田家英一时想不起乔木兄吟诵的这首绝句，出自哪位古代先贤之

手了，遂苦笑着说：「身在核心层，高处不胜寒。你、我连出家当隐士的念头都不能有，连生存都感到困难。」

胡乔木说：「你比我小了十岁，没有经过什么风浪考验。进入和平时期，要学会生存不容易。又不能不学习，不能不适应。主席最后提到要你、我去拉小舟、李锐一把，这话有深意。前一段我们聚在一起，口无遮拦很多次。你可以和李锐先谈谈，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不要再惹事了，也不要再天天跑一百七十六号。李锐豪爽，讲义气，相信他是个有肩膀的人，不会乱供一气。你、我也要努把力，保护一下，力争不要把他划进那个「集团」去。」

田家英说：「怕只怕泥菩萨过河……李井泉、柯庆施他们不会放过我。」

胡乔木说：「从今晚上的谈话看，主席还是很器重你，不会放手的。对了，你不是拜康生为师，尊他为「东海圣人」吗？你抓紧时间找恩师谈一次。只要康生态度明朗，当可保你此番无恙。」

田家英登时心里踏实了许多。自己真是一时糊涂，亏了乔木兄提醒。

说话间到了岔路口。不远处就是胡乔木所住的别墅。两人互道明儿见，分手。

胡乔木却在别墅外遇到杨尚昆同志。杨尚昆站下来和他聊几句：「我刚从少奇同志那里来。主席找你们四人谈过了？会议下一段，要转入批判「反党集团」了，布置你们着手起草有关文件了？」

杨尚昆是中央机关的大管家，资格老，任事细心，又具兄长风范，是胡乔木可以说上几句心里话的人：「杨主任啊，为了彭总一封信，洛甫一次发言，就弄出一个「反党集团」来？中央对他们进行教育、批判都可以，但不能定为「反党集团」，要对历史负责任嘛。」

杨尚昆以一根指头竖在自己的嘴皮上，嘱乔木老弟声音轻一点：「不要书生意气了，主席对你的器重，超过了其它秀才。你又不是不知道主席的个性，他决定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少奇、恩来、总司令都不想把问题搞这么严重，但都无能为力。少奇同志晚上找我去，就是商量，要把「反党集团」范围尽量划小些，并且作为人民内部矛

盾处理。当然是在经过批判斗争、教育挽救，彭、张等人有了深刻检讨之后。少奇说，主席已经答应，山上反右，山下还是继续纠左……我担心的是，彭老总脾气倔强，不肯低头……」

胡乔木苦笑着说：「以硬碰硬嘛。山上反右，山下反左，有这个可能吗？到时候有关的决议文件，能不往下传达？又不是拉下一个什么书记、部长，而是堂堂民族英雄、三军元帅……」

第三十三章 林彪上山虎添翼

病夫元帅林彪上山，入住原国民党元老何应钦将军别墅。他本长住苏州一座园林里静养。三伏炎天旅途劳顿，上山后身体不适，保健医生要求他先服安眠片睡上一觉，养养精神，再去拜见毛主席。

黄昏时分，林彪仍睡得晕晕乎乎。叶群接到美庐值班室电话：「主席外出散步，会顺道来看望林总。」叶群赶忙找到保健医生、护士：「快快，让首长起床，给他吸两口鸦片，主席就要过来！主席就要过来。」

医护人员着实忙乱了一阵子。原来林总大小便失禁，又拉在雪白的床单上了。一拉一大堆，消化不良，气味难闻。好在这「何公馆」窗户高阔，通风良好，大卧室和客厅又各在一头，卧室那头的气味也就传不到客厅这头来。

林彪被擦洗干净，换上整洁的军便服，踱步到客厅，端端正正地坐下，迎候主席莅临。主席下顾，无疑是个殊荣，特殊礼遇。须知一九四九年入住中南海后，都是毛主席把老同事、老战友一一召到他的菊香书屋去谈话，赏饭，而很少下顾他人住处。

说是进城十年，毛主席只去过一次少奇一家所住的福祿居。这次在山上，毛主席下顾其他领导同志的住处，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毛泽东拖着根当作手杖的竹棍进入「何公馆」时，他的随从人员都留在了院子里。林彪、叶群肃立在门口恭迎。依例是一声「主席好」，先敬礼，后握手。毛泽东把竹棍递给叶群，拉着林彪的手走至沙发坐下，以关爱的眼神问：「育容啊？病情有所好转了吧？你气色还不错嘛。」

林彪身子坐得笔挺，清秀而苍白的脸颊上泛着些许红润，不大像个病入膏肓的样子：「报告主席，我还好，还好，谢谢关心……路上受了点暑气，早上到后应当先去看望主席，但医生不同意，现在是保健医生说了算，还有叶群总指挥。」

叶群正好端了茶壶、茶杯上来，先给主席敬茶，再给林老总一杯

白开水。毛泽东面前的茶水只是个摆设。他外出从不饮用他人的茶水。包括最亲密战友家的茶水、食品一概不用。喝的吃的，总是由他的贴身卫士随时带着。这些都是为了生命安全，万无一失。

毛泽东说：「叶群啊，你替中央照顾育容同志，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方面，你比蓝苹强，她就很少照顾我，只照顾她自己。」

叶群说：「谢谢主席多年的关心爱护。蓝苹同志读书多，学问大，能帮主席参谋工作，我只怕连她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上星期，她代表主席去了一趟苏州，传达了主席的有关指示。我就对林总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身体再不行，这次也应当上山……」

林彪见叶群嘴碎，话说得庸俗，便瞪上一眼，打断了她的话头：「我身体很好，病情是被他们夸大了。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可以随时上阵。无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面对阶级敌人，我都会狠狠揍他狗日的！」

按保健医生规定，因林彪怕风怕光怕水怕吵闹怕烟味，任何人不得在林彪面前吸烟的。毛泽东当然无视这「五怕」，照旧拿出烟来，叶群还乖乖地给点上火，当着林彪的面，吞云吐雾起来：「很好很好，如果身体可以，是应当出来做些工作了。育容，你的伤病，前前后后，也养了十年之久了吧？」

林彪挺了挺身板，两手放在膝头上，恭恭敬敬地回答：「辜负了主席的栽培、期望。其实，我本人也早就想出来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军队的、地方的，都可以。我是遵守纪律，服从分配的。」

这时，毛泽东看了叶群一眼。叶群懂规矩，主席是示意回避。她惺惺作态地起身：「主席，你和老总谈吧，我去院子里招呼客人们。」

叶群离开后，毛泽东说：「育容，这次要你上山，是中央要借你一臂之力，参加政治反击。」

林彪眼睛闪亮一下：「山上出事了？我已有预感……」

毛泽东说：「彭德怀十四号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张闻天二十号有个三小时的长篇发言，都是否定去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央，指向我。他们会内会外扬言，中央去年犯了路线错误。彭、张下面，还有一小批摇旗呐喊的人。政治局已经作

出判断，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纲领的。中央不能将就他们。将就他们，就是将就了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将就了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我来看你，就是先给你通气、交底。」

林彪目光坚定，锐厉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服从主席，紧跟主席，谁反对中央，反对主席，就狠狠批斗他狗日的！我主张摆开阵势来批斗。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坚决拉下马！」

毛泽东说：「林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中央如虎添翼。搞党内斗争，不同于对敌人开火，要讲方式、策略。对犯错误的人，在和他们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还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关键在于捍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其次才是人员处理。」

林彪说：「主席从来站得高，看得远……这次要解决彭德怀、洛甫的问题，特别是要动老彭，恐怕是个大手术。」

毛泽东说：「是罗，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一场朝鲜战争下来，老彭名满天下，也是事实。当年你不肯挂帅出征嘛，不然国际英雄的名誉就是林总的了……好了，不说那些了。育容你晓得，他和我吵了几十年，我都忍了。这次是不想忍下去了，长痛不如短痛，迟解决不如早解决。这就涉及到中央军委四总部几大摊子。正如你讲的，是个大手术。」

林彪仿佛意识到什么了，他还从来没有统率过全军工作，遂扬了扬眉头说：「我主张快刀斩乱麻！山上闹事，山上解决。必要时，我建议召开中央全会通过决议。」

毛泽东笑了笑，仿佛看到了林彪心里的小九九。但此种时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还是先开小会，后开全会吧。如果你身体还能坚持的话，可不可以出来接任彭的职务？你先考虑一下，过两天回答我，如何？」

林彪知道，回答毛主席提出的这类重大职位任免，一定要沉着谦逊，切忌表态过急。如果你急于得到，毛主席是绝不给予的。于是他诚恳的目光，勇敢面对领袖的审视，绕了个弯子说：「老彭最坏的毛病，在于他的目空一切，个人英雄主义，骄傲得很，十个元帅，十

个大将，除了朱总司令，他就看得上一个黄克诚。人家讲他们是父子关系。」

毛泽东问：「彭和黄是父子关系？大约不是年龄意义上的吧？老彭是一八九八年的，黄克诚是一九〇二年的？」

林彪点点头：「要下，彭、黄应同时下。帅下将不下，日后很麻烦。这个建议请主席考虑。」

毛泽东说：「除了黄克诚，也还会有另外一些人……当然范围不能太大，能争取过来的，尽量争取。那么，谁来接替总参谋长一职？」

林彪心里有数，关于新的总参谋长人选，毛主席大约早就意属罗瑞卿了。但领袖心事，不宜点破，而说：「还是主席指定吧，十个大将，除了黄克诚要下来，谭政已是总政治部主任，萧劲光主持海军，陈赓负责哈军工，许光达负责装甲兵，王树声负责军事科学院，粟裕、徐东海、张云逸养病，剩下牛高马大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了。」毛泽东再又深吸一口烟，把云呀雾呀绕进肺腑里去：「你是否想提名罗长子？」

林彪一脸谦恭的笑意：「只是摆了摆十个大将的现况，不算提名。总长人选，请主席指定。」

毛泽东不动声色，忽又话锋一转：「育容啊，我还是有些担心你的病况……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行，考虑到今后主持军委工作繁重、累人；那么在其他几个元帅中，谁来挑这副担子比较适合？」

林彪登时觉得脊梁骨升起来一股寒意，浑身打了个冷噤。毛泽东刚刚有所许诺，就又要收回钓饵？真是的，几十年了，他老人家对任何人都留一手，玩一手，有时简直把人玩的晕头转向。

娘的，老子可是不吃这一套，大不了，仍当甩手元帅，百事不探，回苏州养病去……林彪此时刻不能表现出任何的疑惑不悦，而是君子坦荡荡，无所讳言：「总司令年纪大了，向来不大管事；刘帅去年刚犯过军事教条主义错误，身体也不大行……主席要我推荐，我就推荐贺龙。」

毛泽东了解，林彪和贺龙一向关系平淡，此一推荐算出以公心吧。不过还是要问：「育容啊，十个元帅，除了朱总、彭总、刘总、贺总加

上你林总，也还有陈总、罗总、聂总、徐总、叶总嘛，他们都不行？」

林彪向来心高气傲，轻易不把人放在眼里。当年率领第四野战军百万雄师，从东北黑龙江一直打到广东海南岛，现今元帅中谁人有此战绩？他定了定神，率性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主席啊，既然蒙你问起，我就报告一下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看法……陈毅同志人爽直，爱诗文，但历史上没有打过几次胜仗。

人讲他是属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式元帅。过去华东战场上，三野的几次大战役，都是粟裕指挥的，人称粟裕为常胜将军。论军功粟裕大过陈毅，论资历陈毅老过粟裕；罗荣桓同志算我老搭档，他身体状况和我差不多，长期住医院，不宜担负过重的工作；聂荣臻同志分管国防科工委，主持「两弹一星计划」^⑧，我党我军的长远战略利益所在，似乎不宜调动他，恕我直言，徐向前同志能够评上元帅，主要是他代表了红四方面军那座大山头。

张国焘跑了，红四方面军出的上将、中将特别多，都是打硬战打出来的；叶剑英同志嘛，历史上几乎没有统兵作战过，也是吃的老资格的饭，黄埔军校的教官啦。不然，我和徐向前两个黄埔学生都当了元帅，他个教官还只当大将、上将？」

毛泽东笑了起来：「你很坦率，也不无道理。我们的元帅、大将，一大半是黄埔出身……五五年授军衔，评定元帅、大将，主要看军职和资历。倒是五十七个上将，个个都是硬碰硬打出来的。不过，按你的标准，贺龙的军功也比较寻常罗。」

林彪说：「贺龙不同。他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杀我共产党人最残酷的关键时刻，在周恩来同志引导下，率领一个军的人马，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工农革命的第一枪。我们不能忘记贺龙的这个功劳。当然他有匪气，和周的关系也很密切。我想主席心里有数的。」

毛泽东说：「育容啊，谢谢你和我说起这些。若论资历，你、陈毅、聂荣臻、罗荣桓、彭德怀都曾是贺龙的部下罗，不是直属下级，也是间接下级。当然看干部不能光看资历，还要看功劳、看现在的路

⑧即五十年代中共开始研制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线立场政治表现。你是中央常委，关于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事，我们暂时谈到这里。我还要和其他几位常委通气，再做决定。你刚上山，山上天气很凉，要注意身体。」

林彪起立恭送。叶群适时赶到，带来了那根打狗棍似的竹手杖。女人毕竟心细，注意到她给主席泡的那杯太湖特产碧罗春，连杯盖都没有揭开过。

毛泽东在一群卫士、医护人员的簇拥下，离去了。林彪忽然身子一阵发虚，又要拉肚子了。他没让人来搀扶，自己快步走向卧室，躺在床上。他有一张特制的铝合金大床，无论到哪里都要命随车辆带上。大床的中央有个可以在床头控制的活塞似的圆洞，下接金属便桶。多年来他只有躺在床上才能拉稀，如果新到一个地方来不及安装这张特制铝合金床，就只好拉在雪白的床单上了。

叶群没有传呼服务人员来协助，而自己动手帮林总宽衣解带，把林彪削瘦的臀部对准床上那圆洞，免得又撒得床单上都是。她问：「主席和你讲什么了？」

林彪拉稀，必出一头虚汗。他闭上眼睛，一面下腹部使劲，一面上嘴里呢喃：「什么都讲了，又什么都没有讲……娘的都是他耍人家，人家耍不了他……重在表现，干了大半辈子，打下江山，还要重在表现……娘的阿弥陀佛，又出高、饶事件……」

田家英约李锐到锦绣谷散步聊天。今后这样的闲情雅兴恐怕不多了。他事先报告了杨尚昆。杨主任说：「既是主席吩咐过，你就放心去谈。李锐年轻气盛，好议朝政嘛。他没在军队工作过，大约算不上「军事俱乐部」成员。」

黄昏时分，在一处静僻避风的岩壁下，两个延安时代的挚友抽着闷烟，相对无言。李锐长田家英四岁，忽见家英眼里噙着泪水……此时无声胜有声，仿佛任什么声音都是无聊，多余。满腹文章，往昔空谈，百无一用。

李锐到底忍耐不住，劝道：「家英，你的心情我理解，总是民为重，社稷为重。但对老夫子的讲话，我们不要太过沉重。他还是左右开弓，只是对右边一掌如五雷轰顶。」

田家英眼里的泪花隐去：「不是沉重不沉重，马上就要划「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了。」

李锐张大嘴巴，瞪圆眼睛：「又一次引蛇出洞？在党的高层也搞这一套？一手遮天，我说老夫子是一手遮天。」

田家英说：「岂止是一手遮天，简直是乾坤颠倒！经济太紧张，十来个省区出现饥荒灾情，他又不是不知道……前一段还批评我和乔木尽给他送消极面材料，说所谓的农村灾情，实际上是农村地主、富农的代理人钻进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对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实行阶级报复。」

李锐说：「亏他想得出……把一切不利因素往他那个阶级斗争理论上套，以为万事大吉，人家就不敢出声。」

田家英警觉地望了四周一眼，确定无人「旁听」之后，才悄悄说：「已经找我们四人谈了话，伯达、乔木、冷西和我。布置每人写一篇反击文章，通过写文章来达成思想转弯，一百八十度转弯。之后着手起草批判「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文件。」

李锐低声叫道：「天爷！忧国忧民，讲了几句话，就是「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还有这样蛮不讲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我敢说，这是要制造历史冤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田家英说：「执国柄者，才不考虑什么历史不历史。况且历史从来是征服者、得胜者的历史，称为「正史」，其余都是「野史」。」

李锐说：「不见得。只要把时间拉开来，几十年，至多一百年，终会真相大白。一部《三国》，一部《水浒》，以及《封神榜》、《金瓶梅》、《官场现形记》等等，就胜过历代官家的所谓「正史」。历史是由后人写的。」

田家英说：「主公只管生前，不管身后……昨天晚上，从美庐出来，乔木也很灰心，他给我念了一首前人绝句，「朝臣待漏五更寒，将军铁甲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他说，他已经很疲倦……我呢，昨天也是通晚睡不着。十六岁到延安，十七岁入党，投身革命大家庭。后来做了主公的秘书，我敬他如父辈……以为遂了少年志愿，跟上了一位明君、英主。现在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落到这

个尴尬位置上，想出家归隐都不能……真想眼睛一闭，什么痛苦都没有，多好……」

李锐一把抓住田家英的手：「不要胡说，不要把前景想得太坏。你的道路一帆风顺，没有挨过整，吃过革命的苦头，一受挫折就经不起……当然，这不是你、我个人的挫折，是整个党和国家的挫折。但我不认为是大倒退，只是一次大挫折。相信到了一定时候，老夫子会明白过来、会回头的。况且也不是老夫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大批党内高干，不懂经济又要蛮干……我们这个党啊，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就时右时左，一路摇摇摆摆。」

左的问题更是根深柢固，以左为本，以左为荣。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乔木和你两人都不能倦勤，萌生退意。这种时刻撒手，形同犯罪。只要你和乔木一走，上海柯大鼻子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就会钻到老夫子身边来！你不是讲去年差点就调来了，为少奇、小平他们所阻？那家伙和我同岁，却是机巧阴险之徒，一肚子的歪理论，专事谄媚迎逢，听说很会侍奉取悦蓝苹，走娘娘路线。」

田家英听了李锐一席话，深受感动。李锐面对逆境，却能从党的历史角度看问题，显得豁达冷静，或许正是他生命力顽强的表现：「放心，我不会跳崖，落个背叛革命的名声。你、我只有面对严峻的现实。我初步推测主公的意图，这次要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彭、张、黄、周，你和周惠可能被涉入，也可能被宽大。昨晚上主公倒是讲了一句，让乔木和我找你、找二周谈谈，拉上一把。意思是要二周和你争取主动，交代揭发问题……你不要急，听我讲完。还有人给主公打小报告，说山上有两个小团体，一个是「湖南集团」，一个是「低调俱乐部」。「湖南集团」主要是彭、黄、周、周；「低调俱乐部」是指我们几位当秘书的，包括乔木、伯达、冷西、你、我。而你还是两个小团体的联络员。现在看来，主公对「低调俱乐部」还是手下留情，昨晚找我们四个谈话，让带着问题上阵。」

李锐脸色发白。他本已隐隐意识到这次自己在劫难逃，经田家英之口说出来，还是感到强烈的震撼：「娘的，我还算联络员？为民请

命，与有荣焉。老夫子也做得太绝情义了。人家彭总、张闻天真的反对了他吗？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还是站在他一边的嘛！怎么叫做新账老账一起算？说彭总和他吵了几十年，都是吵的工作、公事，并无私人利害；还有黄克诚同志，一位多么老实、正直、忠诚的老干部，打了多少胜仗，立下多少功劳，历史上十次被打右倾，三次差点丢掉性命，难道还要打他第十一次右倾吗？」

这回轮到田家英劝说李锐：「不要负气、顶牛，那会头破血流……乔木兄也担心你的湖南骡子脾气。皎皎者易污，皎皎者易折。乔木兄让转告，看在二十年老朋友的份上，共产党人能上能下，能伸能屈，得低头处且低头，是非曲折，后人评说。眼下最当紧的，是先过了这一关。他相信你有这个勇气、胆识。延安整风搞抢救，关了你一年多窑洞，后来不也还你清白了吗？」

李锐眼睛有些潮润：「谢谢乔木。他长我五岁，是我兄长加师长。一九三九年他到长沙，把我带到重庆，交给总理。三九年转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才认识你。他那时已是老夫子的秘书头，挂了中宣部副部长。二十年来，我们三人算同志加兄弟。」

你转告他，我若榜上有名，根据延安挨整的经验，组织审查时，不推卸问题，不牵涉他人，自己揽下来，反而较有利。若有人揭出你们两位的某些言论，我可以揽过来。就是二周，我也估计周惠能过关。八仙过海怎么过？各显神通了。周小舟嘛，说穿了，他是老夫子湘潭乡下的亲戚子侄，总不致「灭亲」吧？」

田家英说：「乔木的意思，只要他和我还在岗位上，即使你这次真的上了榜，我们也会适时向主公进言，让你早日解脱……小舟和主公公有亲属关系？头次听说呢。」

李锐说：「党内很少有人知道。我是在湖南工作时，听周礼老前辈偶然提到……唉！小舟那样正派、能干，那样好学不倦，原本前程不可限量。他也是性格悲剧，宁折不弯的……」

田家英说：「好了好了，不要光讲人家了，还是先想想自己的事吧。乔木和我的意见，你要争取主动，向主公认错、检讨，甚至讨饶，争取把你的名字拿掉。」

李锐一脸苦笑：「那也要我思想通了才行。明知自己没错，彭、黄、张、周、周都没有错，错的是老夫子本人，我怎么去检讨？怎么讲得出口？」

田家英批评：「看看，又顶牛了吧？你先前不是劝我，要忍辱负重，历史地看待当前处境？怎么轮到你自己，就左一个不通，右一个不行了呢？告诉你吧，林彪已经上山，主公如虎添翼……」

李锐不无焦躁地说：「林彪上山，是要取代彭总……给我两天时间吧。人的思想又不是机器，叫声转弯一百八十度，就立刻转得过来。家英啊，你、我都是无神论者。但这山上发生的事情，却像命中注定，难逃一劫。高高兴兴来开神仙会，批左纠左；现在变做批右反右，风生鹤唳，杀机四伏。我怀疑老夫子是疑心太重，小题大作。湖南乡下有句俗语：疑心生暗鬼，暗鬼打死人。又出类似高、饶的事件，党内斗争，何时是了？彭、张绝不是高、饶……」

田家英说：「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大作。主公常讲，在某些事情上，他是要防卫过当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好了，我们不要再发这类敏感牢骚了。乔木讲，应尽早结束山上这场纠纷，大家尽快下山去抓工作。相信大多数的中央部长、省委书记都是这种心情。」

李锐说：「顺从一人，辜负天下。或许只有先顺从一个人，才能尽量不负天下人？真是奇怪的逻辑。替我转告乔木兄，请放心，我会顺从和服从。我还有点肩膀，能担一些责任。宿命，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否则无法解释这一切。」

听李锐再次感叹「宿命」，田家英忽然记起十多天前，他和乔木、小舟三人沿九十九盘下山，到东林寺参禅求签的事，遂说：「有个话，我还没有告诉你，本来乔木、小舟和我约定，要会议结束下山之时再告诉你和周惠……现在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权当文字游戏吧。」

李锐说：「这种时候，还有心情玩文字游戏？二十三日之后，我是一点诗兴都没有了。苦中作乐想吟哦一两首，句子全无。真正的心智闭塞，文思枯竭。」

田家英说：「我还是想告诉你，怕以后机会难再……那天，我们去东林寺求了签。小舟代周惠求了一签，我也代你求了一签。现在想

起来，煞是作怪，那些签语竟像是某种警谕。当然还有待进一步应验。」

李锐见说的神奇，便问：「还记得吗？就说说，你、我凶吉如何？」

田家英博学强记，过目不忘，在中央秘书班子中人人服气。胡乔木曾夸为活字典。但见他拍拍脑门，逐一背出那五条签语。

李锐也是个记忆力很强的人，且他大学生时代学过速记法，顷刻间已将五条签语记录下，并一一点评：乔木兄得签——我也谈禅，我也说法，不挂僧衣，飘飘儒洽；我也谈神，我也说鬼，纵涉离奇，井井头尾。罪我者人，知我者天，掩卷狂啸，醉后灯前——此签看似不着边际，却隐含禅机，主前程无碍吧；家英得签——廿年辛苦得从容，才尽筋疲少年翁，爱惜灯油坐枯夜，富贵堂前一梁空——此签不吉。家英你要担心呢。可老夫子仍然信任你，继续参予核心机密。显见荒谬；小舟得签——夜深残玉漏，鸡人报晓筹，披衣名利客，都奔大刀头——此签大凶。小舟果真难逃一劫？存疑；家英代我抽得一签——奋力推车过大河，提了油瓶买酒喝，从来祸福无定数，前路泥泞尽坎坷。打油俚句。看来我会吃许多苦头，终归保住性命？屁话屁话；最后是小舟代周惠抽得一签——品竹弹弦击磬，说书唱曲皆能。祈神保福禳星，牌谱棋经俱胜。此签倒是大吉，风流品性，安放到老夫子头上都可以。看来，周惠有惊无险，……忽然，田家英神色紧张地晃了晃手，示意李锐住口……原来他们上边的岩板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有一群人正路过……田家英、李锐动作敏捷地各将身子紧贴崖壁上。他们屏声静息地听到，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陪什么人散步，边汇报：「二十三日晚上，已经十点半钟了，我路过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外，看见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从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出来……李锐一人先走，步子很快。主席上午刚发表重要讲话，他们几个又在晚上相聚？商谈了些什么？订攻守同盟？我当即上去拦住二周，问他们这么晚了，还在串门？二周神态极不自然，应付我说，黄克诚同志身体不适，来看望一下……可第二天，黄克诚照常参加会议，并没有生病……彭、黄、张、周、周、李，他们之间肯定有名堂。建议中央对他们二十三号晚上的事，进行追查……」

接下来，田家英、李锐更是听到了他们所熟习的那个湘潭口音，

又冷又硬：「物以类聚，他们无非气味相投，聚在一起发牢骚，骂娘，骂我是史达林晚年，专制独裁，个人说了算……不说这个了。林彪同志上了山，你们是老上下级，你可以去看看他。」

第三十四章 小舟托孤老兵本色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调整了会议分组，原先的六个讨论组合并成三个大组，以加强阵势，集中火力，深入揭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行。紧接着，各组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大组组长碰头会上的讲话：「前一段是对事不对人，下一段要对事也对人，因为事是人做出来的。彭德怀等同志既然作了那么多表演，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一下那些表演的性质和目的？不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他们，岂不是太不关心他们的存在了？」

周小舟、周惠仍在柯庆施任组长的第二组。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张闻天也仍在第二组。由于原第一组的人员并到第二组，全组已扩充到五十儿人。张闻天已受命留在住处写检查，湖南二周成为众矢之的。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江华等人声色俱厉，一是要求他们老实交代上山后的一系列活动，二是要求他们揭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如何在山上组织小团体，向中央进攻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昔日见了他们态度谦恭的兄弟省市的书记们，昔日对他们抵制五风表示敬佩的中央各部委头头们，如今视他俩为异类，一个个瞪圆义愤的眼睛，仿佛早看穿了他们的鬼胎歹意，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好痛打落水狗。

最不能理解的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四大秘书也变了调，加入了揭批他们的行列。天爷，胡、陈、田、吴还讲不讲一点道义良心？一星期之前，你们还视我们为挚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投，无话不谈的嘛！我们在湖南工作，甚少接触中央内部事务，那些有关去年中央决策种种，有关毛主席的专断作风、个人生活很不检点等等，本都是听你们私下聊天时聊出来的；要说犯下大的禁忌，也该你们占头份！怎么现在摇身一变，推得一干二净？倒成了你们在上面护主心切，我们在下面的恶言攻击？

面对大组会议上劈头盖脸的批判、训斥、责骂，湖南二周却也各有表现：周惠颇为冷静，采行的是「软磨」方式，默默地听取，认真地记录，实事求是地认错、检讨，决不牵涉他人。对于那些来势汹汹

但又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所谓揭发，他不急于辩解、否认，神色茫然仿佛没有听见。实在逼得急了，他干脆闭上眼睛，作休息状，大有一种「聋子不听狗叫」的从容气度。气得组长柯庆施、副组长王任重直拍桌子，喝令他不得耍无赖，装死狗。

周小舟则属于激烈应战型，对那些无中生有、似是而非的所谓深揭狠批，实施「硬顶」，人家揭发一条，他当即驳斥一条，寸土不让。人问他：「你上山后和彭老总搞了多少阴谋活动？」

他回答：「没有。什么叫阴谋活动？同志之间正常往来，喝茶、下棋、聊天，叫阴谋活动？那山上的同志，人人都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回答：「我从来不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没有党和主席，就没有我周小舟的一切。但对去年的工作，我是有看法。共产党人不当隐瞞自己的观点。为了改进工作，向党的领导人提意见，正是对党负责任。」人问他：「你当过毛主席的秘书，为什么要攻击毛主席？」他回答：「我拥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他在经济工作中，特别是在去年的大跃进中，犯了独断专行的错误。伟大的人物也会犯错误，马克思、列宁都曾经有过相关的论述。」人喝斥他：「你敢说毛主席独断专行？你的右倾帽子铁定了，你是疯狂加猖狂！」他驳斥：「你们如果把我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肯定是个历史错误！毛主席今年以来不下十次肯定了湖南省委去年抵制五风是正确的，早在全党中、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传达。是忠是奸，历史总会还以清白的。」

周小舟态度恶劣、顽固，气得柯庆施们七窍生烟，要不是有碍党政要员的身分，都恨不能冲上去挥动老拳。也有人暗中叹服，认周小舟儒雅书生，却是条汉子。

连着几天，周小舟、周惠二人开过批判会回到住处，唉声叹气，茶饭无心，闭门不出。工作人员都暗自为他们的健康、处境担心。每顿做了又香又辣的湘菜、米饭，两人总是胡乱吃上几口，就放碗筷。跟随周小舟多年的老炊事员实在看不过去，含着眼泪给两位周书记提意见：「人是铁，饭是钢，天塌下来，也要吃饱饭！你们这样不吃东西，身骨子会垮掉的呀！」周小舟安慰老师傅说：「多谢多谢，我和周

惠不是不吃，实在没有胃口。放心，我们挺得住。顶多，下山后到洞庭湖去办农场，培育水稻良种。你若愿意跟了去，湖区有的是鱼虾螃蟹，乌龟王八，正可施展你的厨艺。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少受窝囊气。」

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周小舟仍然不失领导者的风范、气度。

关起房门，只剩下他和周惠两人时，才又气不打一处来：「周惠啊，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一堆烂臭泥……你、我一起工作十来年，我的个性你知道，最看不得党内这些弯弯曲曲的事，弯弯曲曲的人！」

周惠说：「这点你和彭总很相近，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粒。唉，可惜了，彭总那样一个大英雄，几十年出死入生，打了数不清的大战役，包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打趴下……他没有败在战场上，这次却要败在自己人手里，真是历史的大讽刺。」

周小舟说：「所以我们不要乱招供，乱检讨。我敢肯定，这次会议批判我们，是个历史性错误。宁可生前受屈，也要身后清白。不是我们几个人有什么了不得，而是去年党中央、毛主席实实在在出了严重过失，导致国民经济空前紧张。你以为批倒了我们几个人，经济形势会好起来？适得其反，火上浇油，错上加错，他们还要栽更大的跟头。」

周惠说：「我佩服你的坚定性，也同意你对整个形势的看法。但你也别硬顶，不要再在会议上公开说毛主席独断专行之类的话。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周小舟说：「我偏要说！他去年就是搞独裁，家长作风，和史达林晚年没有两样……唉！你以为低头认错，违心检讨，就会被轻易放过？这次在山上，我总算看清一些人物的面目了。我不是说柯庆施、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这些人。他们不顾国计民生，专事迎合，一切为讨领袖欢心，有其一贯性，就那么个德行，面目清晰；我现在最痛恨的，也是感到上当受骗的，是交错了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几个文人朋友！自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起，相识二十二年了，这次才认出他们的真面目。那些关于毛主席犯下错误的话，那些关于中央的内部信息，难道不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如今竟然都成为他们批判你、

我的材料，黑材料！你说世事上，哪有这样不讲廉耻的？」

周惠说：「或许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吧？中央的笔杆子，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能不转向、不能不紧跟。我不认同他们的做法，但我给予理解、同情。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总比大家被一网兜尽了好。」

周小舟说：「我不同意你和这团稀泥，没有党性原则。我想揭发，向大乡长揭发胡、陈、田、吴的有关言论，原原本本，一字不易，让大乡长知道身边的人对他的真实看法，可以促使他清醒。我觉得这才是对党中央负责任。」

周惠很少断然否定周小舟的想法：「不可以！你这是打烂仗。讲得难听点，是拆烂污，不可以……那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令中央难以收拾。你不是也听李锐讲过吗？把胡、陈、田、吴拉下来，柯庆施的那个大秘书张春桥，就极可能被安插到主席身边去，还有湖北的那个小白脸，也可能调去中央取代胡乔木。」

那一来，主席身边就全是吹吹拍拍的人物了。偏主席老人家又耳朵软，平日就喜欢听好消息，甚至小报告。你想想看，那会出现一种什么可悲的局面？现在，好歹有胡乔木、田家英在他身边，总还能向他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报送一些灾情材料吧？」

周小舟不出声了。这时，有工作人员在外边轻轻敲了敲门，但没有进来，只从门板下端缝里塞进一封信。周小舟知道是小通讯员送来的。小通讯员是周小舟一九五一年在湘西搞土改时带出来的一名贫苦孤儿，视周书记为再生父母。

一看信封，知道是李锐的手迹。唉！如今连李锐那样豪气的人，都不敢上门了。牛皮纸信封贴了保密胶条。胶条揭不开，撕不掉，唯用剪刀才能剪下，一般用于中央机密文件的传送。

信封内只有一张便笺，写着：「已内定划为右倾反党集团，彭、张、黄、周，有小舟，无周惠。家英意见，小舟找主席认错，要主动，争取把名字拿掉。此条看后烧掉，切切。」

周小舟目光呆滞，脸色发白，如同遭了雷击似的，好一刻说不出话来。周惠则去洗手间，擦根火柴把字条连同信封一起烧了，纸屑也投入抽水马桶冲走，转回来劝解小舟：「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了。」

你还是主动求见主席一次，把一些事情当面汇报清楚。相信主席会念及旧情和乡情的。」

周小舟神色冷漠地说：「家英是一片好心，担着风险传信息，我只能心领。也可能是大乡长有意让他透气的……求见大乡长，去了谈什么？揭发彭老总？出卖彭老总？」

周惠说：「你去谈清楚自己的一些事情，就一定出卖彭老总？只谈自己，不涉及旁人嘛。」

周小舟说：「你想得天真。人家早就要我和彭总划清界线！这界线怎么划？彭总错了吗？你、我错了吗？总得让我自己可以说服我自己嘛。一个月前，大乡长还在表扬：白旗省有粮，红旗省缺粮，下游倒比上游强……」

周惠说：「我们总得过了这一关啊！以后日子还长着。你、我还只四十几岁，还有老婆、孩子、亲友一大堆。」

周小舟说：「告发彭总、出卖彭总的事，砍了我的脑壳都不能做！当初鼓动彭总提意见的是我，建议彭总写信的也是我。事到如今，却要我去坑害彭总……我晓得，上头需要的就是这个。我若做了，是可以得到解脱……可是那一来，我周小舟还算个人吗？恐怕连牛马畜牲都不如！还怎么在这世上苟活下去？人无良知，与禽兽无异！」

说罢，周小舟痛苦至极，泪流满面，低声抽泣。

周惠忙去洗手间扯来一条干手巾，也是含着泪水劝道：「莫哭莫哭，千万不要有糊涂念头……天无绝人之路，……莫哭莫哭，外面有工作人员，叫他们听见，传出去影响不好。」

周小舟却泪流不止，抽泣不止：「周惠啊，我是难得熬过这关了……看在我们共事十年来、合作无间的兄弟情分上，求你一件事，求你一件事……」

周惠说：「莫哭，莫哭，你想讲什么，就都讲出来，不要闷在心上，闷出毛病来。」

周小舟哭道：「周惠，好同志，好兄弟，只一件事相托，今后我若有个长短，你要帮我把两个孩子哺养成人，送他们读书，不要读政治，不要读文科，让他们学理工……我们的后代，都应当学理工……这政

治，太丑了，太脏了，不是我们这种人搞得了的……还有我爱人，她还年轻，对我感情很深……你要劝她思想开通些，劝她找个好人改嫁，改嫁……我辜负了她，对不住她……」

周惠再也强忍不住了，一把抱住周小舟，陪着抽泣，哭做一堆……可怜这湖南省委的第一、二把手，去年被插白旗，今年有粮食支持兄弟省区度荒，如今反在庐山上遭到批斗，连哭都不敢出声，连哭都怕被人报告了上去。

两人哭了好一会，周惠忽然放开了周小舟，昂起满是泪花的脸膛，决然说：「小舟！你不对！你听我讲，人都会有挫折，有失败，但不能轻言生死！黄克诚同志不是讲，他历史上十次被打成右倾分子，有两次还差点被「处理」掉！他还不是一路熬过来了？况且，你也要替你的两个儿子负责，不要让孩子背黑锅，一辈子抬不起头……告诉你吧，要死，我早就死掉了，而且已经死过几次了？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在太行山十字岭战役死里逃生的事？」

周小舟也止住了哭泣。他把毛巾先递给周惠擦了脸上泪水，再接过来自己也擦一把。他心里木讷讷、空落落的，记忆、思维完全堵塞住，记不起周惠是否讲过死里逃生了。

周惠说：「那我就讲讲，或许有助你疏导一下思绪。是一九四二年在太行山上，日军以优势兵力对我八路军司令部实施铁壁合围。彭总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而率领司令部机关利用山区地形和敌人兜圈子，以一个警卫团的兵力四面堵击日军的几个师。战斗打得真惨烈，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下几名伤兵。那时我是司令部的政工科长。我和我的通讯员随部队撤退到十字岭的山腰上，子弹如同下雨点，四周都是战士们的尸体。但见彭德怀总司令骑在一匹枣红马上，指挥部队快撤，大叫着冲出山口去，冲出山口去！不一会，彭总就率领一队人马冲出去了。随后山口就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封锁了，我们的战士一排排倒下。我的通讯员还要拉着我朝前冲。我说：坐下，坐下吧，硬冲是冲不出去了，如果被敌人发现，我们就自己结束自己。说着我们紧贴着山石坐下，坐在战友们的尸体堆里，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想……日寇的大部队过来了，就在我们身边走过，整整两个

多钟头，就是没有发觉我们是两名活着的八路……你讲算不算奇迹？后来，我和通讯员返回八路军司令部，战友们见了，竟是这个一拳、那个一掌的打我们：家伙！还活着，你两个还活着！

彭总早上还问周惠呢？也牺牲了？快去给彭总看看，彭总会高兴得嘴巴都合不拢的……所以小舟啊，我的一个经验，人到无路可走时，就停下来，等一等，或许会有转机的。现在和平时期，受到挫折，比起战争年代的那种生死险境，算不得什么呢。你本人也在晋察冀军区工作过许多年的嘛。」

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原先安设的与北京三军总部、全国各大军区的通讯设施，全部撤除了，连同一部收发报机都被收走，听说全部移到前不久上山的林彪元帅住处去了。

彭德怀胃病复发，请假三天，没有出席合并后的第四组会议。保健医生向中办主任杨尚昆建议，根据彭总的病情，可否返回北京住院治疗？杨尚昆作不了主，彭是列席常委，下山须经毛主席亲自批准。毛泽东倒是立即作了批示：山上天高气爽，冷温宜人，有利治病，可以边休息边检查问题。杨尚昆作为红三军团的老政委、彭德怀的老战友，只能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悄悄通知彭总夫人浦安修上山，困难时刻，患难夫妻，或可给予安慰、照顾。

彭德怀得知保健医生自作主张，代他去向中办陈情的事后，很不高兴。他把几名工作人员召集拢来开会，交代说：「我在山上的事，我自己负责，和你们无关。你们也不要替我担心，仍按中央规定做好各人的本职工作就是了。你们跟了我这些年，彼此都有革命情感，值得珍惜。但你们记住了，一定不要卷到我的麻烦里边来。你们都有老婆孩子，卷进来付出代价不值。还是一如既往，公事公办吧。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要求，包括要求调离、各奔前程等等，都可以当面提出。怎么样？你们各人都讲几句？」

几位工作人员仿佛不忍心看到彭总憔悴的面容似的，都没精打采地低着头，不吭声。

彭德怀笑笑说：「你们呀，还像群孩子呢。战场上，哪有不打败仗的将领？顶多，我在这山上也是打了一场败仗，总结教训，检讨错误

就是了。你们不讲话，我可要提要求了，护士同志，等下替我去买回几条香烟来。一辈子没有抽过烟，近两天特别想，像犯了瘾。」

保健医生抬起头来说：「彭总，我反对。你不能开这个头，对你的胃病很不利。」

保健护士也开了口：「我也反对首长抽烟。同时还要给首长提三条意见，一是按时吃饭，二是按时服药，三是按时睡觉。」

彭德怀和蔼地看他们一眼，说：「好，我接受你们的意见。只是抽烟的事，我也应当有点小自由。尽量少抽几根，好不好？我要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嘛。」

说着，彭德怀发现平日虎头虎脑的警卫员，竟是两眼含泪，像受了什么大委屈似的，遂问：「娃子，你怎么啦？男子汉大丈夫的，有话讲，有屁放嘛。」

警卫员已跟随彭德怀多年，天天早起陪练拳脚，习得一身武艺，这时极不情愿地泪眼一抹，说：「首长，昨天警卫局开了会，汪副局长传达中央指示，说是根据情况变化，一百七十六号别墅、一百七十七号别墅的警卫工作，从现在起调整职能，变保卫为监护。话讲得很难听，说要保证首长不自杀、不逃跑……呜呜呜，我服从命令，但思想不通，就是不通……」

彭德怀眼睛里冒出火星子，脸孔涨的通红。但面对自己日夕相处的工作人员，他很快平静下来，苦笑着说：「很好嘛，过去也是这么保护过王明、高岗的。你们放心，我一不会学王明逃跑，二不会学高岗自杀。彭德怀就是彭德怀。况且我的问题，中央还没有作出结论。你们呀，就按警卫局的命令行事，我尽量配合，决不影响你们的前途。」

警卫参谋是名中年汉子，这时也眼睛发红地说：「彭总你要保重……警卫局还有个通知，要到这别墅走廊中间临时钉一堵间墙，并派专人守卫。你和黄总长各住一头，不得再碰面。上面怕你和黄总长搞攻守同盟。」

要在平日，彭德怀早就火冒三丈、吼声如雷地骂娘了。此刻却出奇地平静：「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事。划地为牢，就划地为牢吧！黄总长这次是受到我的牵连，对不起他。还有没有别的限制？比方准不准

我外出散步？准不准我早晚打拳？准不准有人来看望我？」

警卫参谋报告：「没有，没有这些限制。并没有宣布首长属于监护居住。」

彭德怀坦然地说：「实际上是软禁。中央还没有作出结论，他们预先动作了。很好，我都知道了。你们尽管执行命令。」

接着，彭德怀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给讲了一段党的历史，江西苏区时期错误地在党内大反右倾的历史。黄克诚同志那时多次挨整。毛泽东同志本人就前后三次被划成右倾分子、富农路线，撤销他的红军政委职务。事后证明是博古、项英等人左倾嘛。所以在革命队伍内部，也常常会有各种误会、委屈，甚至冤枉。一个真正的革命同志，既要经得起敌我斗争的考验，也要经受得起党内斗争的挫折。不然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有句俗语：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就是这个意思。

听了彭总一席话，几名工作人员平静了许多。他们敬服的就是彭总的正直无私、光明磊落。

仿佛应验中央警卫局的有关规定似的，下午就有两起客人来看望彭老总。头一起客人竟是梅霞新和干女儿林燕娇。见到两个年轻人、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小战友，彭德怀心里登时亮敞、温暖了许多，脸上也现出慈爱的笑容：「贵客贵客，真没想到你们会来，什么糖果都没有准备。来来来，我们一人提一把椅子，到阳台上去聊天。」

三人上到阳台，绕着一张小圆桌坐下。服务员送来一壶热茶，三只茶杯，退下。

彭德怀坚持着要给两位客人筛茶，边高兴地问：「好多天没有见到你们，怎么忽然又来了？而且两个一起来。」

小梅强装出笑容，一双明眸隐隐透出忧虑之色：「报告首长，前几天我多次提出想来看望你，总理都没有答应。今早上，总理却特意吩咐，说你的胃病犯了，让到医院约上林医生，来看看你……」

彭德怀听这一说，心里深有感叹，但又不便对年轻人说。这个周总理啊，总是在一些小事情上，替人想的很周到，体现出他对人的关心，他的人情味；大事上头，却紧跟老毛，一切看老毛的眼色行事，

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林燕娇却是一副花容失色、神不守舍的样子。彭德怀问：「林妹子，乖女崽，你怎么了？来看我，也不笑一笑？」

林燕娇却是强笑不起，只是痴痴地盯住阿爸说：「阿爸，你还好吧？不是我不来看你，是有纪律……你人瘦了，胡子也不剃，头发也长了……」

彭德怀心里一沉，嘴上却说：「看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按时睡觉。一早一晚都打几路拳。不怕恶鬼，不敬邪神，阎王老子还离我远远的，哈哈……」

林燕娇说：「那就好……我还没有带娃儿去北京看爷爷奶奶哪。」

彭德怀说：「照去嘛，我又不是反革命，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们害怕，就是另外的问题。」

林燕娇和小梅都已经在山上的医护人员大会上听了有关传达，说山上的负责人中，出现了背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非组织活动，保卫部门正在清查。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严守纪律，不准串门，不准打听，不准私下议论，否则以党纪军纪处分。不过她们还是听到了悄悄话：这次在山上出了问题的大人物，有彭老总的名字。

彭德怀见小梅愣愣地盯着自己，目光中充满敬意和信赖，也就忍不住问：「小梅同志，你上回和我讲的你赣州老家乡下饿死人的事，是不是真的啊？有没有夸大灾情？」

小梅身子一挺，头一昂说：「报告总司令！千真万确。我要讲了假的，中央可以枪毙我！我和总理也反映过。但没有机会对毛主席说。有了机会，我会说，一定说！」

彭德怀见小梅一身正气，赞许地点了点头，旋又摇摇头说：「好女娃，情况很复杂。你呀，不要去说了，说了也没有用，听不进……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你可是戴不动呀……我的事，你们大约也多少听到一些风声了。不要紧，我们都是党员，还是要相信党，服从中央，对吗？」

小梅是个刚烈性子，秀发一甩说：「我不服！我是个小人物，但对于党内只让讲假话、不让讲真话，就是不服！饥荒又不单是发生在我

们赣州乡下，我和一些工作人员都听说了，全国十多个省区都有灾情，都在饿死人，为什么还要使讲真话的有罪，讲假话的有功？党章上，许多文件上，不都白纸黑字地写着，共产党员应当忠诚老实，忠于组织，忠于人民？」

彭德怀很喜欢小梅爱憎分明、是非分明的个性。从这方面看，小梅要比林燕娇强。小林性格柔弱，遇事容易妥协忍让，委屈求全，不然就不会在四年前和老毛发生那档子事了。彭德怀慈爱地说：「小梅同志，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我对我这里的工作人员交代了，要他们一切遵照组织的命令行事，不要替我讲话，抱不平，那样会毁了大家的前程。我还和他们讲了党的历史，当右倾并不那么可怕，黄克诚、毛泽东等人都当过右倾，挨过整……你们年轻，不懂党的这些复杂历史。列宁说历史是沿着螺旋形道路前进。螺旋形就是绕圈子，有时绕了一圈又一圈，结果发现绕回到原地。所以现在我很坦然，右倾就右倾，起码我可以保留意见，让事实、让时间来说明问题嘛。」

林燕娇忽然颤着声音说：「阿爸，不怕你批评，我心里有个感觉……是不是过去封建时代那样，我们党内也有皇上，只许大家服从，要天下人都侍奉他啊？」

彭德怀眼睛瞪圆了：「小林！要注意你的情绪。很不健康，也很危险，懂吗？你不要为了我，产生某些糊涂观念。你是革命军人，要服从党纪军纪。」

林燕娇噘了噘嘴巴：「我这么想的……也只是和阿爸说。」

小梅在旁加油添醋：「我也是这个想法。这两年，上上下下发生的事，哪里有半点党内民主？只能用出了皇上来解释。」

彭德怀听了两个年轻人的话，心里疼痛有如刀割。他身子一晃，眼睛都红了：「听着！我命令你们，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要为了我，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了！你们才二十几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和你们讲了半天，还不明白？革命是个复杂、曲折的事业，在革命队伍里，要禁受得起误解、委屈、甚至冤枉的考验！我的事，你们千万不要牵扯进来。你们参加革命才多长时间？就算你们上过朝鲜前线，也是个学生兵嘛！我嘛，十四岁投奔湘军吃粮，今年六十一岁，已经

当了整整四十七年丘八，老兵一个！我要倒下，早就倒在雪山草地，倒在太行山，倒在西北战场上。你们以为我没有打过败仗，一路都打胜仗？胜利了，和平了，就有人吹嘘谁谁谁是常胜将军，放屁！哪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替他们脸红呢。所以你们两个放心，山上的这点困难局面，我会度过的。错了的检讨，没错的坚持，天塌下来也是这两条！我还要在北京的家里，等着你们去做客，等着会我的女婿，抱我的外孙呢！小梅，也包括你。」

一席话，说得林燕娇、梅霞新两人又敬爱又心疼，齐声答应：「我们听话，我们不闯祸，还不行？」

彭德怀宽慰地笑了，宽慰中带着苦涩：「这就对了。你们生活好，工作好，学习进步，我就放心了。小梅啊，上次许诺你进军医大学的事，怕是不行了。我一挨整，下面就没人听我的话，我也不便开口了。总后勤部洪学智同志，这次恐怕也要受我连累……我名为元帅，却没有办成女兵的一件事，真是窝囊废！」

小梅不忍见彭总抱愧的样子，一把握住彭总的手说：「首长，哪里话嘛！比起乡下那些肚子都吃不饱的兄弟姐妹，我已是很幸运、很知足了！下山后我仍去参加进藏医疗队，军队编制，不就重新入伍了吗？以后有了探亲假，我先到北京去拜望你，替你做青稞粑粑，烧酥油茶！」

彭德怀紧紧拉住小梅的手：「好，好，我们一言为定。林妹子，你呢？你要向小梅学习，她个性比你开朗、坚强。」

林燕娇两手有些发抖，突然记起什么似的，打开随身带着的军用挎包，拿出两只印着洋文的药瓶来：「阿爸，这是进口的胃药，适合你的症状，止痛有特效。但平日还是吃你原先那个中药方子的好。痛得厉害时，才吃一粒……要不要到医院去，替你做一次全面检查？」

彭德怀接过两瓶胃药，心里很感激：「有个女儿当大夫，吃药就方便些，回头我交给保健医生，由他控制使用。我的胃病是老资格了，不用做什么检查了。你上回讲要带张小孙子的照片给我，带来了么？我是个不称职的爷爷罗。」

林燕娇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一张小三寸的黑白照片：夫妻两人穿

着军装，中间的小男孩挺神气地穿着海军制服。

接过照片，彭德怀笑得眼睛都眯缝起来，好惬意、开心：「好！军人之家，好。女婿很英武，小孙子更英武！长大了当海军？有种！我们的陆海空三军，以海军最弱……等孩子长大了，就该有我国的航空母舰、远洋舰队了。不像现在，只有一、两百艘炮艇，只能近海防卫……唉！去年我们没有那场瞎折腾就好了，大炼钢铁损失五十个亿，可以开办两支大型舰队了……」

这时，警卫参谋嗒嗒地敲了敲阳台门，报告说：「彭总，聂帅和叶帅到了楼下，看你来了。」

彭德怀一听说聂荣臻和叶剑英来了，连忙起了身，对警参谋说：「你去告诉两位老总，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林燕娇和梅霞新起立告辞。彭德怀有些不舍地说：「小林、小梅，我们就暂时分别了。下一段会议会越开越紧张，你们不要再来看望。不是我不想你们来，是避免你们受到影响。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事情过后，我当了老百姓，你们正好到北京去看我嘛！那时，也不会有小车了，我带你们骑脚踏车，去游故宫、北海，还可以坐公共汽车去颐和园、香山、八达岭长城。当老百姓好！和平时期，我这种人就适合当老百姓。」

梅霞新仍向彭总行军礼。

林燕娇心情激动，极想拥抱一下阿爸，甚至踮起脚尖，在阿爸脸颊上亲一口……但她终归站着未动，只是红着脸蛋、颤着声音说：「阿爸！我爱你……我永远是你的女儿！」

梅霞新在旁说：「还有我呢！我也是彭总的女儿……林姐，我们从阳台楼梯下去。」

彭德怀目送着两个女儿下了楼梯，倩影消失在树林里。他返回屋内，快步下到楼下客厅里。见到聂荣臻、叶剑英两位老战友、老同事，他又恢复了粗喉大嗓，骂骂咧咧：「两个老总啊！我替六亿农民操了娘，你们还有胆量来看我啊？」

第三十五章 元帅劝降擒贼擒王

在一九五五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评定十位帅军衔时，是有严格的排名顺序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功绩为主，照顾资历。

在党内，朱、彭、刘、林、贺、陈、罗六位进入中央政治局，参与最高决策；徐、聂、叶三位则只是普通中央委员，属后座元帅。

聂荣臻和叶剑英是敬重、钦佩彭老总的，日常见面总是抢先敬礼、致候。彭德怀则是不拘礼节，无所谓先后。

服务员来上了茶，摆了烟，退下。

叶剑英诧异道：「彭总也抽烟了？记得你一向烟酒不沾。」

彭德怀一人递上一支，自己也吸上一支：「才抽了两天，真是易得上瘾，麻醉神经嘛。这个时候，你们还敢来看我？」

聂、叶两人尚不知道彭老总当面操毛泽东老娘的事。聂荣臻是个忠实汉子，说：「彭总啊，我们这些人谁没在党内犯过错误，作过检讨？你受了点批评，我和剑英就不敢上门了？」

叶剑英好读诗词，向称儒将，说：「人家是借酒浇愁，你是借烟烧愁。烟这东西，还是不要上瘾为好。熄熄火，都上了花甲的人啦，还吵架呕气，伤身体。」

彭德怀说：「好好，接受二位批评。我这个人就是嘴巴臭，不讨人喜欢。平日也想到要改改脾气，一遇到看不惯的事，就又忍不住，总是发过脾气才后悔。」

聂荣臻趁机劝慰道：「后悔了好。去向主席认个错吧！不然大家都下不得台阶，被困在这山上。我已听到不少省市书记们的意见，都急着下山，回去抓工作。」

彭德怀被烟呛得咳了两声：「老毛派你俩来当说客的啊？他个党主席，就不肯找我谈谈？总要分个是非曲折嘛。」

叶剑英说：「彭总，大家都知道你豪爽忠直，爱骂人，有口无心。但你不够尊重毛主席。几十年了，全党就一个主席，应当尊重的嘛！」

彭德怀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剑英，你是个和事佬，党和军队都

需要你这样的和事佬。我怎么没有尊重毛泽东？为了工作、事业、爱提个意见，和他争几句，就是不尊重？像柯庆施、李井泉、谭大炮那样的马屁精，那样跟在老毛后面溜沟子，我是学都学不来！对不起，我认为很无耻。」

聂荣臻说：「看看，又上火了吧？我们来看你，聊聊天，还是不要涉及其他负责同志的好。同意剑英的看法，彭总你是有不够尊重主席的地方。」

彭德怀说：「好好，就算我爱发脾气，冒犯过他。可他做为党主席，尊重了我吗？本来说好十三号上午十时去谈话，我去了，他却没有起床。回来才写了那封信，只是想个别反映一下对形势的看法。我的信十四号下午送去，十五号一大早，他就强加一个名字〈彭德怀同志意见书〉，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了！事前根本不和我打招呼，不是存心要整人吗？及至分组讨论多日，多数同志认同了我的信，并没有对我形成批判局面，于是干脆在二十三号上午突然通知召开全体会议，亲自上阵，号召会议大转弯，从批左纠左变成批右反右！他这叫出以公心，光明正大？」

叶剑英摘下眼镜来擦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彭总，一些具体过节，我们并不了解，或许你是真有委屈……看来，你和主席之间的误会，是越闹越深了。误会要解开，心结也要解开。」

聂荣臻说：「主席已经把问题提到路线高度来摊牌了。彭总，从历史上看，凡扯上路线斗争，事情就很严重了。建议你认真对待，认真思考，包括检讨……我和剑英都是为了你好。」

彭德怀顶牛说：「路线就路线，我才不怕他个鸟路线。我问你们，去年的经济工作，是不是左倾了？大炼钢铁浪费五十个亿，还不认账？吃公共食堂，十多个省区吃出水肿病，饿死人，为什么还要死咬牙关办下去？是农民的性命要紧，还是他领袖的面子要紧？他这叫实事求是？我看他还在做去年的那个大梦，到处吹粮食多得吃不完，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叶剑英见彭老总越说越激烈，根本没有认错、做检讨的意愿，便

深深叹口气说：「彭总啊，我承认你是忧国忧民，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但顶牛、吵架，不能解决问题嘛。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夺得江山，就是因为高度集中、统一嘛。解决农村问题也好，缓和国家经济紧张局势也好，还是要靠党中央、毛主席。我建议你想通这个环节。」

聂荣臻说：「剑英讲的在理。你彭总是全军副总司令，国防部长，加上我们几个元帅，还不是些丘八？中央分工我们管军事，管部队，管不了农村公共食堂、管不了国家经济嘛。那是书记处和国务院职位上的事情啦。说得严重点，涉及到党指挥枪的原则问题哪。」

彭德怀争辩说：「对！我们都是吃粮要枪杆子出身，都是些丘八。但莫忘记了，我们不是军阀部队，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子弟兵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莫忘了，我们的地方军区兵营也好，野战部队的兵营也好，四周围不都是住的老百姓？他们能对附近乡亲们的饥荒灾情闭上眼睛，堵上耳朵？我是担忧军心不稳，影响了志气和战备……何况，我们虽是军人，但我们首先是共产党员，是革命干部，难道给党中央、党主席反映意见的权利都没有？都扯得上党指挥枪的原则，去干他娘的哪门子政？」

聂荣臻、叶剑英显然说不过彭德怀。反倒是担心被说服了，迷失进他的右倾思想的泥沼里去。唉！像彭老总这样的铁打的汉子，一旦较上劲，认上死理，是很难叫他低头的。

三位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沉默了好一会。该告辞了。聂荣臻站起来说：「彭总，自江西苏区时期，你、我就相识，一条战壕同生共死出来的，能熬到今天不容易。你、我都要珍重、珍惜……实在不忍心看到你老哥在政治上跌跤子，六十花甲了，我们都算老年人了。」

叶剑英也随即起立，拉住彭德怀的手，说：「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我还是要和你提起一件老事……还记得关向应同志^⑨吗？他一九四六年在延安医院病逝之前，少奇、你、高岗和我去看望他时，他对你讲的那番话……我记得，他讲，德怀同志，我是个快死的人了，劝你一句，今后再不要和毛泽东吵架了，不要吵了，知道的，是你的个性；不知道的，以为你脑后长有反骨……国民党有个蒋介石，我们有个毛

⑨关向应，原红二方面军政委，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

泽东。跟着毛主席，革命才会走向胜利……彭总，你、我不要忘记关向应烈士啊！」

说罢，叶剑英两眼泪水，动了感情。想起英年早逝的老战友关向应，彭德怀也红了眼睛。

聂荣臻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去向毛主席认个低字吧；当检讨就检讨几句，让大家下台阶，事情过去……昨天主席还讲了，只要你认错，还是当你的国防部长，军队工作还是你管。你要相信主席的气量和襟怀。」

彭德怀不听尤可，一听这话，就又有些光火了：「真是哄三岁娃娃罗！我这住处的军事通讯设备早被撤除了。还让我做国防部长，这话你们相信？为什么把人家黄克诚强拉进来？我写信的时候，他人还在北京嘛。无非是要一锅端……你们或许不知道，或许知道了不肯讲，已经内定了，要划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是彭、黄、张、周……你们可以回去告诉老毛，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不被割下舌头，剁下脑壳，当讲的话，还是要讲！我也不会学高岗自杀，下农村去种几亩试验田，看看亩产几万斤，总可以吧？关进秦城也没有关系，老子照样天天打拳，睡大觉。」

送聂、叶二帅出了别墅，出了草坪，彭德怀默默地沿着林间小道走了一段路。很安静，除了在几处路口见到有一中队值勤的士兵，没有碰到别的人。值勤的士兵在他面前只站了个立正，没有抬手敬礼。看来警卫局已遵照指示统一布置过，把他划入另册了。娘的，难怪人讲老虎患病不如猫！老子就不信这个邪，看看哪个阎王爷能把我活剥了，生吃了去……不过，对于聂帅和叶帅能在这种时刻来看望他，心里还是很感激。就算他们是替老毛当说客，来劝降，毕竟还有一份战友情、同志义，红了眼睛落了泪，流露出了对他处境的担忧、同情。

回到住处，彭德怀见警卫局来了几个人，正利用两块旧门板敲敲打打，在房廊中央钉成一堵临时隔墙，表示把整栋别墅一分为二，表示他和黄克诚不能再私下见面。他冷冷地看了两眼，亏了谢富治他们想得到，一群哈巴狗，在庐山上也搞这一套……对了，听人介绍，当年老蒋也在这山上囚禁过张学良将军。他回到卧室，和衣躺在床上。

警卫员悄悄进来，神色焦急地问：「首长，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我和保健护士到处找……」

彭德怀坐起身子：「送聂帅和叶帅，在外面走了走。怎么？并没有规定我不准外出散步嘛。」

警卫员立正站好：「我们是担心首长的安全。」

彭德怀苦笑笑：「满山上都被一中队的人警卫着，能出什么事？你小子，操空心！我这条老命阎王爷不肯要，不然在战场上就死过几十回了……他们走了吗？我是问那几个在走廊上钉门板的。」

警卫员走前一步，低声回答：「走了，只留下一个值勤的，守卫那道木板墙……告诉首长，我还看到黄总长开会回来，看着那道木板墙发呆，也朝我们这头看了……」

彭德怀知道警卫员对自己忠心耿耿。多憨厚朴实的青年。幸而去年给他定了个副连级，本想过两年再保送他进军干校学习，看来是办不到了。他忽然对警卫员说：「你去告诉黄总长的警卫员小李，要一如既往地尊敬、保护黄总长，包括你自己在内，明白吗？中央的事情和你们无关。」

警卫员低声报告：「不用去嘱咐，小李前天已经找过我了，讲了知根知底的话。小李琢磨这山上的事，是黄总长受了冤。他不会变，会像往常一样照顾黄总长。顶多下山后不叫穿军装了，转业到地方去……首长，你放心，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都明白，我们只是不能出声，也不够资格出声。什么大跃进呀，瞎闹腾，苦了老百姓，我们老家的公共食堂早就是大锅青菜汤了，许多人家全身浮肿……放心，我们不会讲出去，作为革命军人，只能执行上级命令。」

平日像个闷嘴葫芦的警卫员，在这种时刻和自己说出心里话来，彭德怀不禁大受感动。他拉住警卫员的手说：「好样的，好样的，你们心里明白就好……但你们一定要遵守纪律，执行上级命令。知道吗？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真正负起保护我和黄总长的责任。」

警卫员低声说：「知道，我们知道。还要报告首长，我们这住处蹿进了野狗……就是管理局派来打扫卫生的那小子，成日个扫啊抹啊拖地板啊，看似很尽职，其实是张大了狗耳朵偷听首长们谈话。是警卫

参谋不让报告你，惹你生气。我们向警卫局反映过，但那小子还是天天来上班。小李后来告诉我，那小子不是这山上管理局的，是谢政委政治保卫部的人，在北京见过的，那小子身上有个肥皂盒大的小机器，可以录下声音……小李和我合计，找个理由打狗，又怕给首长惹事……」

彭德怀压下嗓门说：「我早有疑心，原来真有狗，干这类见不得人的事。你去告诉小李，千万不要打狗，打狗欺主，它的主人可是厉害呢。我和一些老同志的谈话，人家要密告，早就告上去了。现在打狗，没有用了……去吧，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

晚饭后，彭德怀到院子里散步。见房廊中间的那道木板间墙下，仍守卫着一名警卫局战士，便走了过去。战士见了彭总，双脚跟一碰立正站好，想敬礼，手举到一半却放下了，神情很尴尬。

彭德怀和蔼地说：「你不敬礼，我也不还礼，我们握握手，总可以吧？来，试试你的腕力。」

战士迟疑一下，大约想到上级并没有不准握手的规定，便伸出巴掌来，真的和彭总比了比劲道。

小伙子的手劲不小，却也脸都憋红了，坚持一会儿，礼貌地先松开手指。

彭德怀甩了甩手，说：「平了，平了。年纪大了，比不过你们年轻人了。」

战士说：「首长赢了，首长的劲道大。我们排长就常说，当兵就要像彭总那样，一早一晚练几路拳……对不起，我不该讲这个。」

彭德怀笑笑说：「不该讲就不讲。可不可以告诉，你老家那里？参军几年了？有对象没有？」

战士说：「报告首长，俺老家陕北横山县，参军四年了，老家有个未婚妻……」

彭德怀忽然想起高岗也是陕北横山人，心里不禁一阵凄惶。

唉！高大麻子是有一身毛病，可也为革命立下无数功劳，不该落到个自杀的下场……娘的，真如古人所讲，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朝朝代代，一个鸟德性……本想再问问陕北乡下吃公共食堂

的情况，但人家小战士会感到为难的。算了，不问了，只说：很好，陕北出汉子，出英雄。你值勤吧。我还要在院子里转几圈。

警卫员相隔十米，跟着彭总在草地上散步。彭德怀走着走着，面对山坡下一堵岩壁，站下了，双手叉腰，昂头挺胸，作长啸状。警卫员赶忙趋前，提醒首长：「别别，这里离美庐不远……」

彭德怀回过头来，苦笑一下：「我何尝没有顾忌？一声啸叫，只怕山上的大人物们都会被惊动了……娘的，就是想吼上几嗓子，不然太憋气。这里不是叫虎啸岭吗？老虎没有了，人吼也不行。」

彭德怀回转身子，见黄克诚那头门窗紧闭，黑灯瞎火，想是也在生气，早早的睡下了。他进到卧室，保健护士跟了进来，请他服药。就是林燕娇送的那胃药。

保健护士退出时，彭德怀吩咐说：「外面起雾了，下冷露了，你把那件大衣拿去，给房檐下值勤的战士披上。不然我这里没事，监护我的人却要生病了。」

彭德怀坐下来看几份新出的会议〈简报〉。上面有个名单，原来的六个讨论组合成三个大组：第一组并入第二组，仍叫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帮助对象」张闻天、周小舟、周惠，加上李锐；第三组并入第四组，仍叫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帮助对象」彭德怀；第六组并入第五组，组长陶铸，「帮助对象」黄克诚。

娘的，完全是老毛的计谋。早就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了，〈简报〉上却称为「帮助对象」！老毛最会玩这类文字游戏。却又毎回都有人上当……五七年老毛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是「引蛇出洞」，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没想到事隔一年多，老毛又来这一手，号召党内高干人人学海瑞，为民请命，批左纠左。这回是党内一批高级干部上当，要戴上右倾反党的帽子……老毛就是会玩、玩政治、玩概念、玩手段、玩女人。傅作义称为耍码头。老毛是大玩家，国民党的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程潜都玩不过他；共产党内的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也玩不过他。这次在山上，我老彭也正在被玩一回……娘的！

夜深了，彭德怀很困，却不能入睡。他按铃叫来保健护士，让给

他两片安眠药。安眠药现在由医生、护士控制着，并要看着首长当场服下。说是上头有规定，会议期间，任何负责同志都不能拥有整瓶的安眠药，防止出事故。高岗当年就是吞下几十片安眠药，自杀身亡的。

保健护士退出时，彭德怀又嘱咐说：「外边换岗了没有？叫值勤的战士进来，哪怕是到这房门外来坐着。不就是要看住我，不让和黄克诚同志见面嘛？何苦在那屋檐下打冷露？」

白天三大组的批判会，开得剑拔弩张，不时出现拍桌喝骂、厉声讯问的火爆场面；晚上却照样看戏、跳舞，或是欣赏歌舞节目。叫做白天紧张热烈，晚上轻松娱悦。形势一面倒，毛泽东心情好了许多，戏瘾舞兴，又一齐发作，笑谈古今，顾盼自雄。

唯有被批成右倾分子的彭、黄、张、周、周、李，原本就不好跳舞，顶多看看演出，现在则连演出都不看了；每天开过批判会，就躲回各自的住处，闭门思过了。用张闻天玩世不恭的话来说：今人的戏都演不完，还去看古人的？庐山成了华容道，就看关圣帝肯不肯捉放曹了。

晚十二时，毛泽东跳过舞，游过泳，就穿着棉毛巾大浴衣，在美庐楼上书房召集三大组组长、副组长开碰头会，请来少奇、恩来、林彪三常委参与，加上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帅列席。朱总司令年纪大了，有早睡的习惯，就不通知他了。

组长碰头会基本是隔天开一次。毛泽东是从不下组参加讨论的，又信不过会议秘书组编发的〈简报〉，上面刊出的各组发言要点经过秀才们的文字加工，四平八稳，很少火药味了。他习惯听各组组长的口头汇报，有棱有角，粗话操娘的话和盘端出，原汁原味，富斗争气息，过瘾。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花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庐山上正进行着的反右倾斗争，也是一次革命，左派压倒右派，战胜右派。虽说党内斗争不随便捕人、关人，但总该带上一种激烈、暴戾的气势。

惯例由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开始汇报：「张闻天同志不老实。他表面上做了两次检查，实际上是替自己辩护。他拒不承认他是「军事俱乐部成员」，说自一九三四年遵义会议后就不再过问军队工作，只是

一名党的文职人员。彭老总也从未和他谈论过军事，因为他是外行。他说会议印发他那个长篇发言稿，有几处文字出入，没有和他本人核对过，而把一些反面言词强加于他，形同一种蓄意中伤。「问题讲透」原本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前期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却有人把版权归给他……」

刘少奇登时勃然作色：「洛甫是老狐狸，讲过的话，干过的事，很少认账。我们不要让他扰乱了阵线。」

毛泽东点点头，示意柯庆施继续汇报。

柯庆施翻动着手头的笔记本：「还有周小舟同志态度顽固，谁批判他就和谁顶牛，寸土不让。他口口声声讲，若把他打成右倾，肯定是个错误，是历史性错误，最后会由时间来作出公正的结论。更难令人容忍的，他一方面说他从不反对毛主席，一方面又公然说毛泽东去年指挥经济工作，是独断专行，家长作风。这话他在会上讲了三次。我不许他讲，他不听。第二组全体同志都听到了，可以作证。」

毛泽东取过一支烟，含到嘴上。坐在一旁的周恩来比另一旁的刘少奇动作快半拍，抢着擦亮一根火柴，替毛主席点上了。毛泽东深深吸一口烟，很响地咳声嗽，很有力地朝脚边的白瓷痰盂吐下一口浓痰，之后一脸不屑地说：「周小舟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想当历史人物嘛。我们批他右倾，就会犯下历史性错误？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一个一九三七年到延安的小知识分子，当了湖南书记，尾巴翘得比左宗棠还高；左宗棠看不上曾国藩，周小舟看不上我。可人家左宗棠当过甘陕总督，有收复回疆、新疆设省的功劳。小舟有什么功劳？去年湖南保住了粮食，粮食是谁生产回来的？湖南两千万农民。贪天之功为己有。在他和他的一伙人眼里，我是中国的史达林。很惭愧，我怕是不如史达林罗。要说史达林有错误，就是他生前没有看清楚手下的某些干部。好，不扯远了，柯书记你继续。」

柯庆施看一眼副组长廖鲁言：「廖部长，下面你来汇报一下周惠和李锐二位的临场表现吧。」

廖鲁言先看一眼毛主席，又看一眼少奇同志，才盯着手上的笔记本说：「周惠同志和周小舟同志不同，是另一类典型。他说他错了的，

一定认真检查。不是他的问题，他也不能胡乱招供。他还建议，会议不要搞得这么浓的火药味，讨论问题，帮助同志，还是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所以说周惠同志是另一类顽固典型。他还有一种很恶劣的行径，就是面对别人的揭发、批判、质问，闭上眼睛，抿紧嘴巴，一声不吭，像老僧入定。有人骂他是十麻九怪，他也无动于衷。」

毛泽东笑起来：「十麻九怪？什么十麻九怪？」

廖鲁言说：「就是十个麻子九个怪，表面老实心里坏……当然这个顺口溜以外貌度人，要不得。」

毛泽东幽默地说：「是要不得，十个麻子九个怪？何以见得？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司令员都要受到牵连了。过去小孩出天花，也是不治之症嘛。」

座中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都跟着笑了。只林彪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廖鲁言继续说：「我们第二组还有个李锐同志，态度也很不好。他前一段那样活跃，在彭老总、黄总长、张闻天、湖南二周等同志之间往来穿梭，他都是一言以蔽之：同志之间正常来往。追问他究竟参加了「军事俱乐部」没有？他竟然说：天晓得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况且他和军队工作从来不沾边，怎么牵强得上去？要实事求是啊，要实事求是啊，他连喊三次，态度十分嚣张。」

毛泽东嘴里含着的半截烟头熄灭了，这回是刘少奇及时地替他点上火：「军事俱乐部是个客观存在，武人文人，混合而成。成员不一定是军队工作的人。要理直气壮地使用这一名词。也包含了警告的意味。要看一看，山上的元帅、大将、上将这么多，究竟有些什么人会入他们一伙。第二组的情况就是这些了？你们组有四个对立面，任务很重罗。」

柯庆施不失时机地补充说：「我斗胆汇报一句，不少同志反映，前一段家英同志、乔木同志也很活跃，发表了很多右倾观点的高论。家英同志和李锐同志，彼此称兄道弟，关系很不寻常……」

毛泽东仿佛意识到了什么，插断道：「柯书记你那是题外话，弦

外之音，不合时宜呢。下面，是井泉同志的第四组了？本次反右倾的重头戏在第四组。彭老总告病假，想回北京，我不准。老胃病，就地治疗。他出席会议没有？」

李井泉答：「刚出席了一天会议。他威风不倒。彭真同志、贺龙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安子文、曾希圣、萧华等同志，轮流问他一些问题，他针锋相对，也是寸土必争。他还和康生同志发生了争吵。他肆无忌惮地反问康生同志：你前一段也在小组会上大谈去年的缺点、错误嘛，你也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农村公共食堂不能强迫办下去嘛，怎么摇身一变，就批判起别人来了？当康生同志要求他端正态度，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时，他竟然说：是你康生太会变了！江西苏区时期，你康生同志跑到哪里去了？你在莫斯科给王明当副手；八年抗战时期，你又跑到哪里去了？你回到延安，和王明划清界线，当中央社会情报部长；四年解放战争，你又人在哪里？打天下，战场上拼死拼活，不见你人影。坐天下，你倒是很得劲！你的功劳在哪里？不就是在延安搞了那个「抢救运动」，专门整自己人？还不吸取教训？当场气得康生同志脸发白，嘴发乌，讲不出话。」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彭老总是颗难剃的头。」

刘少奇是高兴听到康生被彭德怀驳斥得哑口无言的。以康生的阴毒，也只有彭老总这种武人对付得了。他嘴里却说：「再难剃的头也要剃，不能姑息、放任。」

周恩来说：「彭老总有心结，长期解不开，就是不驯服。好像对主席、对中央驯服了，就是没有骨头。我就给他讲过，对敌人，要有骨头、骨气；对自己的领袖，可不能脑后长一块魏延式的骨头。当然，彭总历史上有大功，我们还是立足于教育帮助。」

一直持沉默态度的林彪，这时开了口：「彭德怀同志以大功臣自居，目无他人，几十年一贯制，个人英雄，野心大得很！我看除了抗美援朝，他带的部队也有限。解放战争时期，四支野战军，他的一野人马最少，占领的大城市也最少。依我看，他的功绩是被他自己夸大了，夜郎自大！」

聂荣臻见林彪同志这样谈论当年的四支野战军，不禁在心里打了个激凌。要说有山头主义的话，林彪的四野才是一座最大的山头。但人家林彪现在是中央常委，副主席。明摆着，毛主席这次召他上山，就是用以取代彭老总，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的。

叶剑英也面露不安地看了聂荣臻一眼。

毛泽东换上一支烟。这回是柯庆施隔着茶几，忙不迭地替主席点上火。毛泽东深吸上一口，又很响地咳了一声清理喉咙，又很有力地朝脚边的痰盂吐了一口：「四支野战军，四座山头。聂帅你那华北野战军建制撤销之前，也是一座山头。只有剑英同志没有山头。若论解放战争的功绩，一野不能和四野相比。四野百万雄师，从东北的黑龙江一直打到广东的海南岛嘛，从北到南，打了个对穿；那时一野二十几万人马，负责解放大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大漠不毛之地，地广人稀，大中城市就那么几座；二野三十几万人马，从华东海滨打到大西南，最后进军西藏，从东到西，也是打了个对穿；三野五十几万人马，解放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还打算打到台湾去……所以情况一摆，彭老总其实也用不着自我膨胀，以大功臣、大英雄自居。我看也是一场朝鲜战争，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报纸、电台捧坏了，什么「东方战神」、「中国猛虎」、「东亚雄狮」等等，肉麻得很，庸俗得很！鲁迅就讲过，报纸舆论要杀死一个人，一是「骂杀」，二是「捧杀」。我看彭德怀同志是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新闻舆论「捧杀」得差不多了。这次到了山上，以为机会难逢，就另立中心，组织小团体，军事俱乐部，挑战中央，以图取而代之。彭老总问题的实质，是不是在这里啊？你们是否觉得这个分析过于严重了？我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才得出来的。你们同不同意啊？」

刘少奇率先表态：「同意主席的分析，一针见血。彭德怀早年投奔湘军时，名叫彭得华，志在得华，得到中华。」

林彪立即跟进：「他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

周恩来说：「主席的分析高屋建瓴。少奇和林总的表态切中要害。我建议三个讨论组可以传达。但有关类似定性的词句，还是要斟酌、慎重。」

毛泽东笑说：「恩来婆婆妈妈，论斤论两的……先不要订框框嘛。是不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大家讨论嘛。」

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等人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

毛泽东说：「还有一位黄克诚大将啊，是不是在陶铸同志的第五组？他肯不肯认错，和老彭划清界线啊？」

一直没有插得上话的第五组组长陶铸，这才汇报说：「我们组军队的同志多，除了罗部长、谢政委，其余同志都不大抹得开情面。还有同情的，认为黄克诚是老实人。黄本人在会上回顾了历史上十次被打成右倾的经历，大吐苦水。至于罗部长、谢政委追问他和彭老总的关系，他坚持说和彭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

李井泉忽然说：「有人讲彭、黄是父子关系！」

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陶铸在内，对李井泉的突然插话感到茫然。陶铸迟疑一下，说：「不大可能吧？彭是湘潭人，一八九八年出生；黄是永兴人，一九〇二年出生。两人相差四岁，怎么可能是父子关系？」

林彪要讨毛主席高兴，替李井泉开脱：「不是年龄意义上的，是指他们的思想意识、个人感情。」

毛泽东微笑着不置可否，而说：「第五组武人多，文人少。现在是文人好斗，武人温情。陶铸同志要注意。你们说黄克诚老实，我看不一定。他历史上十次被划右倾，正说明他的右倾根子深得很。我看还是擒贼先擒王吧。彭是头子。解决了头子的问题，其他人就好办了。是不是这样？」

在座的人皆点头称是。

毛泽东见聂荣臻、叶剑英两位一直没有发言，遂问：「聂帅、叶帅前天不是去看望过彭德怀同志？也讲两句？」

聂荣臻正了正身子，说：「彭老总有心结，解不开，抵触情绪大。建议主席还是找他谈一次，救人救到底，仁至义尽。」

毛泽东说：「仁至义尽，可以考虑。剑英你的高见呢？」

叶剑英没事就习惯摘下眼镜来擦擦：「山上的同志，普遍存在一种急于下山，回去抓工作的情绪。转眼就是九月份了，今年还剩下四

个月……同意聂帅的建议，都是几十年的老同志、老部属了，打断骨头连着筋。主席亲自找彭老总谈一次，当骂的骂，当批的批，当处分的处分。相信有利问题解决。」

第三十六章 白虎堂前哀兵胜

接到美庐值班室通知，毛泽东召彭德怀去谈话。

彭德怀作了认真的准备。唉，约谈总算姗姗来迟，要是十三号上次那次，毛泽东能依约起床，彼此交换意见，或许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他在公文包里装进了二十多份各方面的调查材料。都是他去冬今春视察全国六大军区十余省份得来的。别人的材料，一份不用。他亲自调查的，有地点，有时间，有人证物证，相信最具说服力。不是说彭德怀是个武人、粗人，是个猛张飞吗？其实也是粗中有细，《张飞审案》那出老戏，就很说明问题。

时间约定在下午三时，毛泽东睡过晏觉起床之后。彭德怀提早半小时，挟了公文包，步伐快捷，行军似的急切前往。战争年代，小警卫员总要一路小跑才跟得上。

美庐门口，卫士长领着两位卫士迎接他，请他先到楼下会客室等候。平日见了面总是一口一声「彭总」、「彭总」的卫士长，竟和两名卫士都进了会客室，掩上门，说：「彭总，我们接到警卫局命令，在你上楼去见主席之前，要看看你的公文包，有没有带武器什么的。」彭德怀登时涨红了脸，虎眼圆瞪，参加革命几十年，何曾受过这样对待？一九三九年他作为八路军代总司令，赴陪都重庆晋见蒋委员长，人家都没有要这样搜身检查！和毛泽东一起打了大半辈子江山，今天来见他一次，反倒要来这一套了？不能发火，不能发火……从昨晚上接到电话通知起，他就一直告诫自己，这次无论如何不要动气，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可他还是双手颤抖着把公文包掼了过去：「打开看看吧，看看里面有没有雷管、炸药！」

卫士长打开公文包，里面只是一份份材料文件，立即双手奉还：「彭总，不要责怪我们，我们是下级，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不得已的。」

彭德怀气愤地站着，双手巴掌上下拍打着军便服上几个口袋：「你们不是要搜身吗？动手呀！」

两名卫士绕到彭老总身后去，认真看了看，再又绕回前面来，对

卫士长说：「没什么，就这么着吧。」

卫士长语带歉意地说：「彭总，请坐，请坐，不要生我们三个的气啊？对首长，我们也是头一次做这个……」

彭德怀没有坐下，而是沉下脸来训斥说：「你们才二十几岁，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保卫工作才几年？我老彭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带部队上井冈山，就认识毛泽东了！一间茅棚里住过，一床破棉被盖过。你们那时还没有出世吧？三十二年了！三十二年了，枪炮缝里，血里火里，共生共死三十二年，毛泽东还不知彭德怀？彭德怀还不知道毛泽东？今天来见他一次，都要被搜身检查，笑话，传出去，叫全党全军笑掉大牙，笑掉大牙！」

卫士长和两名卫士大惊失色，生怕彭老总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一阵恶作剧狂笑，惊动楼上的毛主席，置整座美庐于尴尬境地。

彭德怀没有大笑。不是不想笑，而是笑不出。也不愿张扬此事。不管怎么说，眼下他还是国防部长，三军元帅，国务院副总理。人家不顾及他的颜面，他要顾及革命老军人的尊严。

幸而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是请彭老总上楼的。

卫士长在前面引路。上得楼来，彭德怀更是大开眼界，但见楼口、走道、书房门口，四处都有卫士把守。好家伙，如临大敌，全面戒备了？我老彭今天是误入白虎堂，还是闯进鸿门宴了？

进入书房，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卫士长轻声报告：「主席，彭总来了……」

毛泽东这才昂起脸来，彷彿这才看到彭德怀。倒是随即起了身，却又先吩咐卫士长：「把门带上吧，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不许进来。」

命令就是毛泽东手边的传呼铃。

彭德怀依习惯趋前一步，欲握手致候。

毛泽东却没有伸出手来的意思，只是说：「坐吧，老同志了，经常见面，免客套。茶已经泡好在壶里，要喝你自己动手。还有一碟槟榔，我们湘潭人喜欢嚼的。」

两人隔着宽长的白木书案坐下。

彭德怀心里有气，无所畏惧地望着毛泽东那张贵妇人似的宽脸膛，

像望着—位陌生人似的。

毛泽东心里—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开门见山地问：「老彭，这么天过去了，想通了没有？没有想通也不要紧，你也可以和中央—路对抗下去。」

要是换了周恩来、刘少奇他们听了这话，就会立即检讨、认错，表示决不和中央对抗。彭德怀却不吃这一套，心里火苗直朝上窜，粗着嗓门说：「我怎么和中央对抗了？你号召学海瑞为民请命，我给你写了封信，反映—点情况，你就批成〈意见书〉印发，不是存心要整人吗？从批左纠左，到批右反右，都是你—手耍，完全不顾国计民生、乡下灾情，—百八十度大转弯，会翻车，压死很多人！」

毛泽东不紧不慢取出—支烟，迳自点上火，吸着。他眼睛眯缝起来。几十年来，敢于在他面前如此口不择言、肆无忌惮的，也只有这位彭大元帅了。过去是相忍为革命、为战争；现在还要相忍为党为国？想忍到何年？毛泽东喷出—口烟雾，那烟雾竟如螺丝杆—般，隔着书桌直喷到彭德怀面前才消散。随即慢条斯理地说：「老彭，你今天是兴罪问罪来了。可以兴师问罪，你不要急着解释。有没有和中央闹对抗，你自己否认不作数，要看中央政治局和山上多数同志的意见。你写给我的那封信，是私人性质的吗？谈的是你、我—个人之间的事情吗？不是。谈的完全是公事，是对去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意见，什么「有失有得」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啊，「方向路线性质的失误」啊！这么—封大谈党的路线方针的信件，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交会议讨论，何错之有？当然，可以先和你打个招呼，也可以不和你打招呼。怎么就委屈你了？伤了你彭大元帅的高贵的自尊心了？」

彭德怀就像呛了—口水似的，瞪起双眼，干气愤。转弯抹角玩文字，妙舌莲花斗嘴皮，他的确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党内无人是对手。

毛泽东有滋有味地吸着烟卷，仍是不紧不慢地说：「你的那封信，也不是你—个人的行为，有人给你出主意，当参谋，有人给你文字把关，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以为中央是聋子、瞎子，对你们背后的活动—无所知？」

彭德怀涨红了脸膛，脖子上青筋突突：「没有！完全没有你所说

的什么组织活动，还有什么「军事俱乐部」！想搞出一个大案子？我不怕你们天上落刀子！信是给洛甫看过，我是怕自己文字上不行。但他并没有出过主意，也没有提出实质性意见。他只是提醒我加一个抬头，加上「主席」两个字！他起的就是这点作用，为什么还要拉上人家？信是我个人写的，我个人负责，不能冤枉无辜！」

毛泽东又眯缝起眼睛：「周小舟哪？小舟是怎么催促你写信的？他目的何在？又怎样来解释是你个人的行为？」

彭德怀毫不退缩，粗起嗓子说：「你还不了解小舟吗？他个省委书记，爱民心切。听说十六号要散会，觉得左的问题没有谈透，会议开得浮皮潦草，大家回去还是左的一套吃香，才建议我写封信。本来约好十三号上午来面谈，你不起床，爽约了嘛！小舟能对你有什么歹心？我对你又有什么歹心？」

毛泽东瞪起眼睛：「这么讲来，你们是忧国忧民的大忠臣，我是罔顾民瘼的昏君了？你们要执起尉迟恭的九节钢鞭，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了？」

彭德怀凛然正色：「正因为你是共产党的领袖，不是皇帝老子，我们才认为自己有提意见的权利，有反映广大农村真实情况的责任。如果你是封建帝王的话，早就把我老彭推出午门斩首了。这正是领袖和皇帝的区别。」

毛泽东的眼睛开始泛红：「这么讲来，我还要谢谢你们的这个「区别」了？你们关心民间疾苦，我却不管百姓死活，是不是这个区别？你们认为，问题的要害出在这里？」

既然话已讲到这个份上，彭德怀干脆一吐为快了：「所以我反对你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十来个省区正在闹粮荒，在流行水肿病，在死人。左的一套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中央怎么可以倒行逆施反右倾？农村已经饿死人！一个省饿死几万人，全国加起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都是乡下农民的生命，农民的生命！」

毛泽东勃然作色，书案一拍：「放肆！你攻击中央倒行逆施，还不算反中央？你想另立中心？全国十多个省区在饿死人，你的数目字是哪里来的？你作过调查研究，有凭据？」

彭德怀打开自己的公文包，压低声音吼道：「有！我有调查研究。这些材料有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你可以派人去核对。」

毛泽东并不理会彭德怀递上的材料：「农村的灾情被你们夸大了！老彭，你作为一名高干、军人，头脑要冷静。去年是虚报高产，今年是夸大灾情，各省区都以叫苦为荣。我也有调查，农村普遍隐瞒产量，粮食都被藏起来了。我的警卫战士回乡探亲，发现瞒产藏粮现象。中央准备对全国农村搞一次清仓查库，看看各地到底隐瞒了多少粮食。所以你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替农民叫苦，是另一种浮夸！你知道吗？地主资产阶级正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彭德怀见毛泽东这样看待各地的饥荒形势，心里充满了绝望：「天爷！难怪你讲现在的局势只是猪肉少了点，鸡蛋少了点，肥皂、头发卡子少了点！月初，我和贺龙、康生他们坐火车来开会，在河南、湖北铁路沿线都看到了逃难的农民！扶老携幼、破衣烂衫的，他们老家要是有粮食，还会外出讨吃？你怎么不肯承认这些起码的事实？」

毛泽东目光泛横：「就算有几个人外出讨吃，又有什么了不得？是地富反坏分子蹿进了农村的干部队伍，欺压农民，农民才会外出逃难！问题是要把干部队伍里的坏人揪出来，农民的日子才得安生。我有这方面的调查材料，你有没有？」

面对这样的领袖，彭德怀欲哭无声了：「天爷！你那个阶级斗争理论快成垃圾桶了！把你们不喜欢的东西朝那里面一扫，就以为干净了，没事了。不是的，农村的情况完全不是你所讲的那样简单轻松。大事不好，明白吗？六大军区都调了运输工具往灾区紧急送粮！」

毛泽东说：「你心情紧张，前途无望；我信心坚定，前途无限。河南那地方你去过几次？我几乎年年都去，有发言权。河南乡下人还有个传统习惯，农闲月份拉一架大板车，合家外出讨吃，九、十月才回来收割地里的粮食。这是他们省委书记吴芝圃告诉我的。」

彭德怀腾地站起来：「放屁！他吴芝圃放屁！河南、安徽是全国最早谎报大丰收的两个千斤省，今年粮荒最严重。农民习惯拉家带口外出讨吃？是对农民的诬蔑，也是对共产党的诬蔑！老毛，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的！」

毛泽东更是一脸盛怒：「住口！你不要在我这里撒野。在我面前谈论农民问题，班门弄斧。」

红眼对红眼。彭德怀浑身都在发抖：「你富农出身，你从小没有饿过肚皮。我比你穷苦，父母兄弟都是饿死的。旧社会，我一家饿死四口……我从小饿肚子，直到十四岁时投奔湘军吃粮。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毛泽东冷笑道：「你是贫农出身，就代表得了天下农民吗？顾顺章、向忠发都是工人出身，后来都成了可耻的叛徒！他们代表得了工人阶级？只是叛徒，可耻的叛徒！」

彭德怀浑身都被点燃了，烧着了，拍桌吼道：「你骂谁？谁是叛徒？老子自一九二八年拉队伍上井冈山，就认得你毛泽东了！今天你做了新中国的皇上，不管农民死活，才是农民的叛徒！」

毛泽东又是桌子一拍，桌上的铅笔、纸片、茶杯都跳了起来：「老彭！你给我坐下，规规矩矩坐下！我警告你，再敢撒野，我马上命令卫士来带走你！我不怕你身上长刺，头上长角！我忍了你几十年，现在不想放纵下去了！」

彭德怀不信邪，不坐下：「你不要威吓我，砍掉脑壳碗大个疤！我就是替农民讲话，替农民操娘！操娘！我们党出了化生子，化生子！靠农民打江山，坐天下，却把农民的生计来耍把戏……」

两人拍桌争吵，声震屋瓦。一直停留在室外走廊上值勤的卫士长担心主席的安全，推开虚掩着的房门，探身朝里看了一眼，只见两位尊敬的领导人，红眼斗鸡似的隔着书案对峙，谁也不让谁。

毛泽东生气地朝卫士长挥挥手，命其退出。盛怒之下，并未丧失理智：「你操娘操得好嘛！那天在会场门口，当了工作人员的面，操我老娘，是条汉子！要在二十年前，我早叫警卫员对你不客气了！不是有人骂我是现代秦始皇吗？我这个秦始皇却是可以被你当面操娘。你们不是最佩服那个唐太宗吗？说唐太宗听得进魏征的任何尖锐的意见。我问你，魏征操过唐太宗的娘吗？唐太宗有我的这个气量吗？」

彭德怀坐下了。听毛泽东提到操娘的事，他倒是觉得理亏了，自己是太粗鲁。气急了，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停了一会，他放低声音

说：「你也坐下吧。你是当家的，要承认乡下的灾情……江西也在饿死人，赣州是个鱼米之乡，乡下也死了人。不信你去问恩来的保健护士小梅，她是赣州乡下人，可以作证。她当过兵，在前线立过一等功的女英雄，政治上绝对可靠，不会讲假话……」

毛泽东没有理会彭德怀说了些什么，仍处在自我肯定、自我表彰的亢奋之中，边踱步边说：「有人讲我是中国党的史达林，专断独行，家长作风，个人说了算。赫鲁雪夫不是早有篇「秘密报告」吗？不是指史达林在一九三七年的党内肃反清算期间，处决了百分之九十的党中央委员吗？包括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等等。托洛斯基已经逃到北美洲的墨西哥城，都派人去暗杀了嘛！再看看我这个中国的史达林，几十年来处置过你们谁？找得到这类纪录吗？李立三在江西苏区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我整过他吗？博古、李德、张闻天、项英、周恩来等人，在江西苏区三次打我右倾分子、富农路线，撤掉我的军队职务，甚至开除我的党籍，留党查看，事后我计较过他们吗？朱老总、陈毅也在江西苏区时期反过我，我报复了吗？连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另立中央，我都尽力挽救，欢迎他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甘陕，回到延安来出任红军总政委。直到一九三八年他逃跑投蒋，成为我党我军最大的叛徒，我都主张留他性命，他至今在香港、加拿大做生意，并写《回忆录》骂我们。还有那个你也看不上的王明，「七大」时我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让他进了政治局；「八大」时又做工作，安排他当中央委员。「八大」开过不久，他借到苏联治病的机会，躲在莫斯科不肯回来，我向苏联要人了吗？他爱苏联不爱中国，就让他活在那里嘛！包括你老彭，几十年来和我大吵大闹、拍桌打椅多少次？我还是提名你当解放军副总司令、国防部长，把几百万军队都交给你管。是我计较你了？对你还不宽容、还不信任、还不重视？你讲得出口吗？我这个中国党的史达林，整肃了你们哪位？对不住你们哪位？」

语言的魔力无穷，彭德怀被镇住了。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的确还从未处置过任何一位反对过他的党内高级干部。彭德怀忽然想起好朋友高岗，不觉喉咙哽噎了一下，说：「高岗死了，没有及时救下。他

有一身毛病，但立有大功……」

毛泽东也坐下了，眼睛红红的。他伸手拿烟，手指仍在发颤：「高岗不该自杀。中央解决高岗问题时，我带着一组秀才住到杭州起草宪法，一次会议也没有参加。我知道是哪些人要他死的。我现在不说。我也有责任。原本委托习仲勋去谈话，答应他回陕西工作，保留中央委员。可是习仲勋还没有去谈，他就第二次自杀了……他服用的几十粒安眠药是谁给的？我下令追查，后来也不了了之。」

彭德怀说：「高岗的死，你没有责任，怪不到你。我也知道谁该负责任。」

毛泽东连续扔掉几根火柴棒，终于擦亮一根，点着了烟：「要不要来一支？听荣臻和剑英说，你最近也吸上了？」

彭德怀接过一支，对上火。他是第一次在毛泽东面前吸烟。

毛泽东说：「很好，不吵架了。下面来谈谈你和洛甫的关系。你们一文一武，文唱武打，相得益彰，关系很不寻常。」

彭德怀一时又有些急眼：「我和洛甫的关系很正常！他住一百七十七号，我住一百七十六号，两栋别墅相隔一道小坡，几十步路。他晚上不跳舞，我也从不跳舞。老同志往来聊聊天，谈谈时事，有什么不寻常？」

毛泽东说：「老彭啊，都讲你是老实人。其实并不老实，貌似忠厚而已。你也爱吹自己是个大老粗，其实是粗中有细，有时精细得很，是不是？」

彭德怀不愿再争吵，只是辩解：「我不明白你指的什么。人家洛甫自遵义会议之后，就对你心悦诚服了。」

毛泽东说：「表面上诚服，内心里阴暗。你老彭也差不多。你们私下里交谈了那样多，还要我讲下去？」

彭德怀说：「你是当家的，要一碗水端平，不要听信那些小道消息。有的小道消息的来源是不正当的，是告密。」

毛泽东的眼睛又眯缝了起来：「我不问手段，只问事实。你和洛甫讨论过我的个人品德没有？连我和贺子贞、蓝苹的夫妇关系都成了你们的话题。我怎么亏待了贺子贞？一九三八年我安排她去上海治病，

都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谈好了。是她自己执意要去莫斯科的嘛！你知道她离开延安前和我吵了些什么？为了那个美国来的女记者史沫特莱，她把手枪都拔出来。当然，她到莫斯科之后，感到后悔，给我来过几次信；至于蓝苹，你们对她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背后骂她戏子！什么叫戏子？封建意识，把革命同志当奴才。我们很多同志天天喊打倒封建主义，自己却满脑壳封建余毒。你们为什么对我的家庭生活那么感兴趣？成了你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你们讲我包庇蓝苹，我怎么包庇了？给过她一官半职？她至今只是文化部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一名副处级干部。她一九三三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和她同样资历的人，有的升到中央部长、省委第一书记了。她做了一名不管事的副处长，还要遭到你们非议，你们的正义、良心哪里去了？

老彭，你不要忙解释。这类话题很无聊、很庸俗，不能放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只能你、我私下里辩论。今天就干脆庸俗一次。

我和你们相反，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议论过你和浦安修的夫妻生活吗？议论过洛甫和刘英的夫妻生活吗？没有那个兴趣。也有人到我面前谈论你的是是非非，我总是批评他们，对彭老总总有意见，为什么不去找他本人谈？我历来主张开诚布公，坦承相见，光明正大，不在背后搬弄是非。」

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长篇大论，道德攻势，彭德怀只有招架之功，一时还手乏力：「我承认和洛甫私下议论过，是庸俗了些。但你也不能一味的听信小道消息。」

毛泽东见彭大元帅已经坐得住，不再发火了，知道自己得手，可以主导以下的谈话了：「还有更严重的哪，你和洛甫有没有讨论过，说我这尊菩萨是你们在延安供起来的？意思是你们当年供错菩萨了，后悔了。是不是要改换别的新菩萨啊？有胆量，公开提出来嘛！你们可以建议召开中央全会，甚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你们心目中的党主席嘛！是不是洛甫或是你本人，欲上台啊？」

彭德怀又急眼了，忽地一下站起来争辩：「我们绝对没有你讲的那个意思！不要血口喷人。我们只是讲你进城之后，特别是住进中南海之后，不再像延安时期那样作风民主，听得进不同意见，遇事和大

家商量。」

毛泽东威严地说：「老彭！你坐下来。就我们两人交谈，为什么总是一触即跳？好，坐下了，很好。冷静一点，放松一下，喝茶，抽烟，嚼槟榔，你自便。少奇提出问题讲透。我现在就同你问题讲透。并且讲完就算，就了结，大家一笔勾销，你同意不同意？」

费尽移山之力，毛泽东总算把桀骜不驯的彭大元帅的思绪，引入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谈话纳入规范，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毛泽东说：「老彭啊，你和洛甫的言论，属于分裂中央、分裂党的性质。你们违背了党章，违背了党的「七大」和「八大」所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你们都参加了表决，投票赞成的。你们的言论如果在山上传开来，会置你们于何种境地？想过后果没有？可以肯定，比王明、高岗的错误更严重！供错了菩萨，欲改立门户？发展下去，注意，我这里讲的是如果任由你们的错误观念发展下去，必然出现张国焘式另立中央，另拉队伍。」

彭德怀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子，仍直起脖子叫嚷：「我们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几句闲聊，也拿来做依据？你要公开出去，就公开好了。家长制，反正你是大家长，什么都是你一人说了算。」

毛泽东说：「你又急躁了，是不是？我刚才讲了，今天的谈话只在你、我两人之间进行，没有第三者，没有笔录，没有录音，谈完就算，就了结。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同意不同意？」

彭德怀落进了精神陷阱里，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他神情游疑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说：「很好，你同意了。这个话题可以按下不表了。德怀同志，我再问你，你认为凯丰同志是我的老对头，一九五四年病逝在北京结核病医院，和我有关系？一九五五年上海的潘汉年、杨帆案件，和我有关系？一九五八年二月黄敬在广州不幸去世，和我有关系？这些，你有事实做依据吗？你拿不出证据来，我可以委托最高人民检察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告你，和你对簿公堂！看看你有何颜面面对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当然，放心，我不会和你较这个劲，那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的搞法，很无聊。」

我耗不起那个时间和精力。所以提及这些事，是要让你看到自己头脑里的阴暗面、肮脏东西。关于黄敬同志，我要多说两句。他三十年代初在青岛搞地下工作，和蓝苹结为名义上的夫妻做掩护。这类名义夫妻，在地下党内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吗？我何曾吃过醋？黄敬年轻有文化，有才干，我是一直器重的。一九四九年初天津刚解放，我就批准他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市长。一九五三年再调任为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不久又任命他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直到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我这叫吃醋吗？他三十几岁做到正部长，也就是军队的正兵团级。

我作为中央政府主席，有这么吃醋的吗？后来，是他公开反对大跃进，反对超英赶美，我才在去年一月的杭州会议上批评了他，南宁会议上再批评一次。去年二月他到广州治病，跳楼自杀，抢救无效……这就是黄敬的死，整个过程就这么清楚。你又不是没有亲眼看到过，我严厉批评少奇、批评恩来、批评陈云、小平、先念、一波他们的次数还少吗？照黄敬那样受不得一点批评，他们不知都自杀过多少次了。你坐住不动，我索性把话讲完。你和洛甫把黄敬的死归咎于我，还有蓝苹，到底是何居心？你们这叫共产党人的道德、良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说罢，毛泽东像个久被中伤、饱受冤屈的受害者，登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彭德怀被击中了，也是被击垮了。他是惭愧万分、无地自容了。

毛泽东继续哭泣：「德怀啊，你、我同是湘潭乡里人……还记得你小名石穿伢子……你一九二八年十月率平、浏暴动农军上井冈山和我会合，我们同吃一锅南瓜饭，同住一间茅草屋，也同盖过一床旧棉被……如果你不忘记，我们还结拜过兄弟，那时兴这个……后来陕北，我和高岗也结拜过……三十二年过去了，你和我一路吵吵闹闹。我总是讲，彭总和我吵，是兄弟间争吵，我不计较……我计较过你吗？从红三军团司令员，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到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十位帅，你名列第二，主持全军工作。在党内，你是政治局委员，列席中央常委……我亏待你了？为什么到了胜

利后的今天，新中国成立也快十年的今天，这样来对待我、侮辱我，进行人身攻击，彻底否定我的人格……石穿伢子啊，三十二年，我换不来你一颗心，我怎么交你也交不亲……呜呜，石穿伢子，我伤心，伤心，只有长歌当哭，长歌当哭……」

毛泽东嚎啕大哭，毫无节制、顾忌，哭的肝胆俱裂。

彭德怀心非木石，痛悔之极，一时大恸，陪着哭泣：「对不起……我对大哥不起……我错了，我检讨……我忘了三十二年的兄弟情分……我自以为了不起，这些年来误会了大哥的作为……对不起你……」

两人相对着哭泣了三、五分钟之久。相互替对方递上放在白瓷碟里的小毛巾，各人擦拭泪水。

毛泽东眼睛有些红肿：「好吧，你愿做检讨就好，带个好头。给我一个台阶，给会议一个台阶，也是给你自己一个台阶……党不分裂，军队不分裂，这是大局。你、我都要顾及大局……我们先开小会，山上四位常委，加上你和彭真两位列席，再请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个来旁听。我们来解除误会，交心通气，解开心结。问题谈清楚了，你到大会上认个错，大家好下山抓工作。农村的事，少奇也讲了，要继续批左纠左，你可以放心……也不要提出辞职，国防部长还是你做，军队还是你管……」

彭德怀心身俱疲，眼睛也有些红肿：「我不行了，解甲归田，当老百姓合适……只有一个请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山上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不要扯上黄克诚同志，他是个老实人。还有周、周、李，也不应受到连累。还有十多个省区的饥荒灾情，你和中央不要掉以轻心……」

第三十七章 文臣图自保巾幗奋抗争

胡乔木送来会议发言稿：〈毛主席和史达林晚年的十点不同〉。毛泽东很高兴，当即审阅，圈圈点点，提出修改意见：立意新颖，观点鲜明，有理有据，给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头一棒，很好。题目尚须斟酌，「十点不同」不必凑数，还可归纳一下，比如谈到史达林晚年只在自己的餐桌上召开政治局会议，而我则是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史达林习惯口授中央文件，我则从来党内文件集体起草，政治局定稿；史达林晚年多疑，连身边的医生、护士都被怀疑成反革命。我则从来待医生、护士如同家人，从未怀疑过他们；史达林晚年深居简出，严重脱离群众，而我则经常离开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研究，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太具体、繁琐了些。可否列出六条不同之处，即算全面了。你到那边书案去，就便勾勒出来？

胡乔木心有灵犀，文思敏捷，聆听过主席的教导，只花了十来分钟，即把发言稿定名为〈斥所谓「史达林晚年问题」的污蔑〉，十点不同也归纳为六条，着重从六个方面把毛主席和史达林做了比较：

一、史达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史达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是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是其中的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史达林的晚年相同？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缺点，他要负责任。当时到会的同志坚持建议中央不要这样往下传达，以免全党层层检讨，影响干部的积极性，毛主席才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三、史达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了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经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史达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央委员、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

五、史达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史达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以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史达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毛泽东阅后说：「很好，你现在已经完全站到我一边来了。前一段右了一下，既往不咎。陈伯达也交了一个稿子：〈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党的同路人〉。我相信，你们二位的文章，从理论上把彭德怀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胡乔木谦恭地说：「我的觉悟、自省，完全是主席教导的结果。」

毛泽东说：「很好，你的这个发言稿，可以交会议秘书组打印了。我和少奇、林彪他们商量过，彭德怀同志已经表示愿意检讨，接受批评，中央常委先开两天谈话会，小范围内帮他一下。接下来召开中央全会，对这次山上的斗争做成决议。近两天三个大组的批判会开得紧张热闹吧？彭、黄、张、周、周、李，都检讨了没有？过不过得了关啊？」

胡乔木说：「三个组都在追查他们二十三日晚在黄克诚住处相聚的问题。但他们众口一词，只是一起去看了看黄克诚同志，前后半个小时，并无出格言论。」

毛泽东说：「我是听了汇报，才知道这件事。公安部长怀疑他们聚在一起搞攻守同盟，对抗中央。他们可以交代清楚嘛。」

胡乔木说：「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也是我本人的教训，有右倾思想并不奇怪，也不可怕。怕就怕在不认识、不改正。都讲黄克诚同志是老实人，二周和李锐，也不会存心反对主席，属于一时糊涂、失足。他们和彭、张两位还是有区别。建议主席批评教育从严，不到万不得已，不把他们推向彭、张一边。」

毛泽东笑笑说：「你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可以，我再找他们谈一次，挖彭德怀的墙脚，争取把他们挖过来。就看他们肯不肯和彭德怀划清界线了。」

胡乔木从美庐出来，即去找到田家英，让转告李锐：「给主席写信交代清楚二十三日晚上在黄克诚住处相聚的事，相信主席还是看重李锐，会给予宽谅的。四月分上海会议期间，李锐不也给主席写过信吗？主席当众表扬，相当好感嘛。」

当天晚饭后，田家英设法避过众多的耳目，把胡乔木的嘱咐转告给李锐。李锐却有些害怕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白纸黑字，刀砍斧凿，又可能成为新的罪证。苦熬通宵，正迟疑着难以下笔，就接获了他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四人于明天上午去美庐谈话的通知。像溺水者，一时又有了攀至岸边的希望。

谈话仍在美庐楼上书房进行，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采用的启发教育方式，首先谈到他过去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不了解彭、黄关系。彭德怀的历史却是了解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率平浏暴动部队上井冈山。那时毛是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朱德是红四军军长，彭德怀是红五军军长，李明瑞是红七军军长。

大家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不久这些红军部队改编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任总政委，彭任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总指挥，林彪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叫做朱毛不分家了。

黄克诚是哪一年上井冈山山的？听说上山、下山、再上山，几经辗转？后来人们惯言彭黄是父子关系，是不是真的？

黄克诚面对此一人身攻击、人格羞辱问题，眼睛都睁大了，脸孔也涨红了，声明自己参加革命三十三年了，只比彭总小四岁！而且自己这个总参谋长，当初并不是彭总提名，而是主席亲自点将的。至于一九三一年江西苏区「消灭 AB 团」时，自己差点被杀掉，彭总救他一命的事，也是最近才从彭总的交代材料里知道的，过去彭总从未提起这事。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争吵和分歧，但总的算融洽，是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

毛泽东并不计较黄克诚的顶牛态度，继续谈到井冈山斗争，江西苏区斗争，红三军团历史；谈到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之前，自己如何躺在担架上，边行军边找人谈话，首先把中央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两人争取过来，和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划清界线，再联络一军团和三军团的司令员、政委等等，不然遵义会议也开不好，也恢复不了他的红军指挥权。言下之意，现在找四人谈话，也是旨在启发四人和彭德怀划清界线，揭发问题，站到中央一边来，站到自己一边来。

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虽然听出来毛主席谆谆诱导的苦心，却思想上、感情上仍然站在彭德怀一边，仍然抓住机会，向毛泽东进谏，意在要求毛泽东不变初衷，不在纠左问题上食言。周小舟依旧谈了去年的高指标使得一切工作都被动，周惠依旧谈了粮食产量和公共食堂，李锐依旧谈了近来会议气氛太紧张，「湖南集团」的提法难以接受，一些老熟人的往来，都成问题了。

毛泽东是对牛弹琴了。不到黄河心不甘，到了黄河心不死。

他颇为失望地说：「和你们几个人不通心，算交不亲的朋友。」

指周小舟尤其和他格格不入，期望周小舟「不远而复」。最后谈到中央红军长征走出雪山、草地，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见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他拥有四万多人，兵强马壮，就想吞并中央，阻止北上，逼迫南下。幸亏派在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接到电报，连夜打马把电报送到中央。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下大

功，中央机关立即组成北上支队，摆脱张国焘大部队的威迫。永远也不能忘记叶剑英的这个功劳。

念念不忘诱导黄、周、周、李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将功补过。整个上午的谈话，气氛和缓，态度诚恳。毛泽东还留下四人共进午餐，吃猪肉包子，喝大米稀饭。

四人从美庐出来，为避嫌疑，不再走在一起。

李锐在林间小道上遇到田家英，两人在树下交谈一刻。李锐感到心情轻松，转述毛主席的话，「湖南集团」的提法是个误会，以后可以不提了，并且允许思想交锋，各抒己见。田家英则面色凝重，告诉李锐：「绝不可轻信，大难就在后头，反党集团的事已经着手起草文件了，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曾希圣、陶铸等人参与；已通知召开中央全会，作成决议。」田家英还说了他和胡乔木等人的私下看法：

「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列席常委，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第四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主公这样专断独行，晚节不终。他们还担心总司令和总理都会被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啊！乔木兄主持起草的〈会议议定纪录〉稿和彭总的信一起在各组挨批判，李井泉还在会上指名道姓，妄图揪住他田家英不放……」李锐听田家英这一说，心情又沉重起来，问：「你和乔木都要我给老夫子写封信，交代清楚二十三日晚上的事，现在人人自危，到底写还是不写啊？」田家英说：「照乔木的意见办，都去讨个饶，求得主公的谅解，不把名字列进那个集团去。」

满山上都是耳目，两人不便多谈，互道珍重分手。

李锐回到住处，苦思良久，决心遵田、胡二友之嘱，给毛主席写信解释二十三日晚上的事，以免被三大组穷追下去。他仍持一股豪爽仗义之气，不但力图替自己撇清，也要替黄克诚、周小舟、周惠三人撇清。过去给毛主席写信汇报工作，都是用的「你」，以示亲近；这次却用了「您」，以示恭谨。信的前半部分简要回顾了自己作为主席的晚辈、秘书，一向在主席面前无话不谈，经常口不择言，备受信任和器重，知遇之恩，铭刻不忘；接下来解释了自己和黄克诚、彭德怀、周小舟、周惠的关系，并无任何的不正常。信的最后，信誓旦旦，愿

以自己的党籍、性命向毛主席保证，二十三日晚上绝无出轨言行，如属不实，愿受党纪制裁，云云。

另说毛泽东从小教堂跳过舞回来，已是晚上十一时了。舞会上，他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小梅，活脱脱的又一个孟虹啊，忽又念及几年前孟虹的种种好处，便约了小梅来做一次按摩，轻松轻松连日来的紧张劳累。

值班卫士送上李锐的信，毛泽东随手翻了翻，很感失望，甚至有些痛心：「李锐不老实，秀才靠不住，还在妄图利用我过去对他们的信任和器重。知识分子真是难于改造、洗脑罗。五七年从他们之中抓了几十万右派，李锐们仍然没有得到教训，仍在闹他们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知识分子有什么独立人格？自欺欺人。秦汉至今，从来就是权力附庸，政治寄生物。这几年，我一再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毛，工人农民是皮。

知识分子之毛是植在工农这张皮上。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他们就是听不进！知识分子不改造思想、不工农化怎么行？工人农民多听话。读了几句书的人，好翘尾巴，不肯夹尾巴。应当对他们大喝一声：请把尾巴夹进两腿中间去！」

小钟悄没声息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是从一股温馨好闻的青春气息感觉到她来了。最讨厌身边的女子使用香水、化妆品之类。喜好的是天生丽质，青春体香，天然不矫饰。

他拉起小钟那柔若无骨的小手。小钟顺势偎依到他身上。美好妙可的女子是上苍赐给他的礼物，唯有不时地和这类礼物缠绵把玩，他才可以松弛紧绷的神经，舒缓心头的烦扰。面对党内党外各种有形无形的挑战，国穷民困的压力，他随时警惕着被人赶下台，总是乘对方未成气候而率先下手……对于年轻女子，他则做到一条：玩不丧志。只视作一种休息、享用，为下一轮的搏击调节身心，补充能量。人就像一节大电池，需要不停的充电，不停地发光。

小钟粉面飞羞，轻声喘息：「等等嘛，等等嘛，衣服都没有脱，你又要先累了……小梅来了，已在楼下游泳池等着，问你是先游泳，还是先按摩……」

毛泽东放开小钟，去到卧室。由小钟动手，帮他脱了衣服，换上泳裤，套上长浴衣。之后小钟也没回避，也换了泳衣，披上长浴衣。她的青春胴体，凹凸有致，线条优美，不独撩人欲火，尚有相当的欣赏价值。

从楼上主卧室内侧，有一道平日不大启用的房门，沿梯级直通至楼下的游泳池。但见温热迷蒙的水气中，小梅如同出浴仙女似的，已经迎候在大理石池边。

毛泽东见到小梅，一时彷彿又见到了当年的孟虹、孟蝶姐妹。他大步走了过去，拉住小梅的手，慈爱地问：「你到我这里来，总理知道吗？」

小梅脸蛋红了红：「知道……总理讲您工作辛苦，天天批阅文件，找人谈话十几个小时，忙到肩背胀痛。还说你的健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

毛泽东笑呵呵地摆了摆手：「在我的健康问题上，总理一向小題大作。他是出于对我的忠心。不像有的人，恨不得我今天晚上就去见马克思……来来来，脱了袍子，下水吧。」

说着，小钟替他脱去浴袍，发福的身躯健硕如一名重量级拳王，双臂前伸，成抛物线梭入水中，只溅起一圈小小的水花。瞬间到了对岸，一个鲤鱼翻滚，两腿一蹬，又游了回来，平仰在绿波盈盈的水面上，叫道：「下来呀，你们两个下来……我和你们游个新姿式。」

小钟鸭子划水似地来到毛泽东身边：「主席呀，你游得好威猛哩！卫士长说你像鱼雷。」

毛泽东笑咪咪地：「他小子是学了赫鲁雪夫的话……去年赫鲁雪夫同志到中南海做客，陪我在游泳池游过一次，身上套个救生圈，是只旱鸭子，只能够泡几下，讲我像鱼雷……小梅呀，你慢点下水，先到休息室，替我点支烟来。」

小梅已陪毛主席游泳多次，知道他有仰躺在水面上吸烟休息的习惯。依言进了休息室，从烟罐里取出一支代为吸燃了，仍含在嘴里出来。休息室亦是间按摩治疗室，有床铺、暖气，外带洗手间，很舒适。小梅下了水，一手举着烟，一手划着水，来到毛主席身边，将烟卷送

进那戴着洁白假牙的嘴里去：「对不起，烟嘴被我含的有点子湿。」

毛泽东平仰在水面上，几乎一动不动，悠然自得地吸着烟。

不一会就有一小节圆柱状烟灰落到了水里。过了烟瘾，才说：「烟嘴有点湿，很好哩，小梅的香唾，也不是没有尝过……」

小梅飞红了脸蛋。伟大领袖也如同过去的皇上，喜好与年轻女子同浴，还做那种事……不知在哪册连环图上，看过贵妃出浴，讲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而眼下呢，自己和小钟，至多只能算作宫女，还是临时性质的。这也叫做为革命工作？毛主席的身体健康，关系到党和国的命运，我们为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光荣的政治任务？

小钟的游泳本领也很一般，需要不停地划动双臂，才能使身体浮在水上。

毛泽东吸完烟，将烟头在水里浸灭了，再远远地朝池岸上扔去。之后他依然保持着仰泳姿势，平摊开双臂说：「来来，你们一边一个，躺到我臂上来。我们一起踩水，编成一支舰队，我算旗舰，你们算护卫舰，启航！」

三人平仰着，一路踩着水，形成三股水花，在泳池里往来梭巡……小钟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主席强健的手臂托着，无比的幸福惬意。那手指，伸进自己的泳衣来了，拨弄着，轻揉着，她身子都要被这水、这手指融化了；而在另一边，小梅躺在领袖的手臂上，却是别一番滋味。那手指也伸进了泳衣，摸到了胸前，她毫无快感，只有屈辱。这与自己平日所受到的思想教育，所学过的文件、书本，完全是两回事，格格不入，天壤之别。而玩弄自己的人却是全党崇拜、全国敬奉的伟大领袖。如果说，前一段，自己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为了领袖睡好、休息好，咬咬牙，奉献出青春之躯，她算认了；自山上会议传出她所最最尊敬的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为民请命，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之后，她委屈求全的信念算崩溃了；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去年全国上上下下弄虚作假，牛皮吹破天，今年害的乡下农民流行水肿并闹饥荒的总根子，不是别人……连彭总那样的民族英雄，功高盖世的三军元帅，只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提了意见，就天天受到批斗……三人组成的「舰队」游了十几个来回，游到浅岸。毕竟是托着两名女

子，毛主席有些儿累了。

小钟仍傍住毛主席的臂膀说：「上去休息一会？擦干了，由小梅替你做做按摩？」

毛泽东拉起小梅的手，这才注意到她眼里的泪花：「怎么哭鼻子？有什么心事？」

小梅赶忙擦一把眼睛，掩饰说：「不不，是不小心，眼睛溅了水珠子……」

三人上了岸，进了更衣室。也没有避讳什么，小钟替主席脱了泳裤，以干浴巾将那伟岸的躯体上上下下擦拭一遍，就那么赤裸着，进了休息室，平躺到按摩床上去。小梅连忙扯过一条毛巾被，盖住那雄勃粗野的私处。

小钟适时地退出休息室，掩上房门，到外间去静候。

毛泽东闭上眼睛，伸出手，把小梅拉了拢去。

小梅知道毛主席此刻需要她的什么服务。她知道小钟常常提供这项服务。大约毛主席到了任何地方，都会有年轻女子服这个务。好个文绉绉的名字：品箫。她却回去要作呕好半天，呕得肠胃都要翻卷过来。

毛泽东将小梅的纤纤玉指引到身上某处。

小梅浑身痉挛一下，手也缩了回来：「主席，对不起，我身上还是湿湿的，没有换下游泳衣……」

毛泽东睁了睁眼，示意她就地就把泳衣脱了，坦率相待，轻装上阵。

小梅却坚持去到隔壁洗手间。回来时，竟是从上到下穿戴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红着脸膛，嗫嗫嚅嚅说：「主席，真是对不起，我来月事了，身上不干净。」

毛泽东毛巾被一掀，弓身坐起，蒙受了巨大欺骗似地勃然作色：「你全副武装了？撒谎！刚才还下了水……你走吧，走吧！看在你朝鲜立过功的份上，不为难你，走吧！」

小梅却扑通一声跪下了，不肯起来，边哭边诉：「主席，你听听我的汇报吧，听听我的汇报吧！只花你几分钟，我再替你服务……我出身贫苦，十八岁参军，十九岁入党，我对党忠诚……」

毛泽东奇怪了，这个女娃娃怎么了？抓住时机告御状了？他只得放下耐心来说：「有话起来讲，我讨厌女同志下跪，尤其讨厌当过兵的人下跪。」

小梅却依然跪在地下哭诉：「主席，你受骗了，被底下的干部骗了……真的，乡下的情况，不是他们向你汇报的那个样子，而是相反，到处都在闹粮荒，流行水肿病，在死人……我老家赣州乡下，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早就断粮，已经饿死十多口人……是我五月间回去看望父母，亲眼所见。叔伯们告诉我，邻社邻县，都是一个样，在闹饥荒……你是英明领袖，人民的大救星，要救救农民，救救乡下人……」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竟会突然跪地告状，为乡下亲人请命。原本让她来做做全身按摩，轻松轻松，真是大煞风景。看来模样儿像孟虹的美貌女子，没有好人，而是貂婵式的坏人。幸而这女子手里并无凶器，没有行刺的意图。他光赤着身子，裹了张毛巾被下了床。倒要看看这女子是不是奸细？

谁人派来的？他语带恼怒地说：「为什么不起来？你跪在地下，我怎么听你汇报？还像个共产党员？告诉你吧，我派我的警卫战士回乡调查过，现在农村干部群众，瞒产藏粮，情况严重。大部分省区并不缺粮。农民都把粮食藏起来了，再向国家哭穷叫苦。基层干部里混进了地主富农的代理人，趁机兴风作浪。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你懂不懂？」

小梅仰起满是泪花的脸蛋：「主席，你不要再听那些假汇报了，人家都是为了讨你喜欢，讨你喜欢呀……去年上上下下都造假，骗你喜欢……农民藏了粮食，为什么还被饿死了？小孩、老人先饿死，后来才是中年、青年。不信你马上派人去赣州乡下查看……我要是讲了假话，可以杀我的头，甚至杀我父母、弟妹一家五口的头……」

毛泽东被激怒了，问：「你是哪个派来的？你讲！谁指使你的？是周恩来还是彭德怀？」

小梅见问，眼睛一抹，反倒不哭了：「报告主席，没有人指使我。是我的共产党员的良心，革命战士的良心，迫使我这样的……我知道会给自己招来什么样的后果……农村在流行水肿病，死人……你知道

什么是水肿病吗？就是饿肚子，吃野菜、树根吃出来的，全身浮肿，像吹了气的人，眼睛发绿，嘴巴不合拢，喉咙伸出手来……水肿病人在断气之前，只念着一个字：吃，吃，吃……」

毛泽东身子晃动一下，随即又稳住了，神色坚定地摇摇头：「我不相信。去年虽然搞了浮夸，粮食还是增产了两到三成……粮食都飞到天上去了？怎么可能出现你所讲的那个可怕情景？小钟！小钟呀，你进来听听，听听。」

小钟在门外什么都听到了，推门进来，神色有些慌乱。见小梅跪在主席面前，率性也陪着跪下了。

毛泽东自己燃起一支烟，仍裹着毛巾被，踏着拖鞋，在两个美人儿面前踱步：「很好，你们两个，一个对我说乡下粮食充裕，公共食堂猪肥牛壮，鸡鸭成群，社员们吃得好的很；一个对我说乡下闹开饥荒，公共食堂断粮，流行水肿玻现在你们当了我的面，对对质，哪是真？哪是假？」

小钟仰起妩媚的脸蛋，声音清朗地说：「报告主席，我汇报的情况是真的。我外婆住在南昌郊区新建县东风公社红旗大队五星生产队，上山之前，我每个月都要去探望一、两次。那里的公共食堂吃得比我们省立医院的职工食堂还好，社员们个个红光满面。」

毛泽东站住了，目光犀利地盯住小梅：「你听到了吗？小钟看到的，为什么和你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小梅却冷笑两声，语带不屑地说：「新建县东风公社红旗大队五星生产队公共食堂，我也去参观过，省委、省政府组织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分期分批去参观、学习……可那是个假典型，是省里领导用粮食、金钱堆出来的面子食堂，还开放给外国朋友参观……我们省委就有不少干部私下议论，骗三岁娃娃的！新建县东风公社其他生产队也都在粮荒，还常发生附近农民到五星食堂抢饭吃的事，后由省军区派出一个排，才保住这假典型……主席呀，你不要再受蒙骗了，现在是上下骗，层层骗，只图讨你的喜欢！」

小钟见被揭了老底，登时凤眼圆瞪：「你诬蔑省委领导，你该死！主席，她是受了山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我要揭发，她是彭德

怀元帅的部下，她经常去看望彭元帅，回来就和我们讲彭总伟大，肯替六亿农民讲话！」

小梅见扯上了彭德怀总司令，不禁怒从心头起，「腾」地一下站起来，「啪啪」两掌，把小钟打了个措手不及：「你个烂货，也敢说彭总！没有志愿军保家卫国，你早当亡国奴了，还想到主席身边来服务？主席，你不要受骗……」

毛泽东已经按了传呼铃。立即进来两名卫士。卫士愣住了：小钟跪在地上，小梅像只斗鸡。毛泽东挥挥手：「还看着做什么？小钟是我的人，小梅打了她，把小梅送回周恩来那里去，她是彭德怀派来的，懂不懂？」

两名卫士一左一右像挟小鸡似的挟住了小梅。小梅几乎脚不点地一路喊了出去：「毛主席呀，你不要冤枉彭总，不要冤枉彭总，冤枉彭总……他是人民英雄……」

第三十八章 光美陪游泳彭总又操娘

周恩来快刀斩乱麻，请来江西省委书记杨尚魁夫妇，让把保健护士梅霞新领回去，并嘱咐：「小梅出身好，朝鲜战场上立过功，这次在山上闹了点事，批评教育就可以了，不给组织处分，仍送她赴西藏医疗队工作，也是锻炼、改造罗。主席那里，我负责说明，估计不会有问题。」

小梅只被关了一天禁闭，临走前向周总理磕了头，保证到西藏后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藏族同胞服务。周恩来和小梅握手道别，特意送她一套《毛泽东选集》，让她好好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大为感动。要是换了别的首长，小梅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只怕不死都要脱层皮，至少被开除党籍，发回原籍，监督劳动。

紧接着，周恩来又布置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办主任杨尚昆，将山上的工作人员重新登记、清理一次，凡是平日流露过右倾思想、言论的，通通打发下山，返回原单位去接受批评、教育。在二十几名被清理下山的工作人员中，包括了彭德怀的干女儿、军医林燕娇。之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告上小梅已被安排赴环境艰苦的西藏自治区工作去了。

毛泽东说：「还是要查明是不是彭德怀派来的。恩来啊，对这些女孩子今后也要注意呢。你是出于好心，见到出色的，总是介绍给我。可小梅怎么的就长得那样像孟虹、孟蝶姐妹呢？孟虹是高岗派来卧底的，你能担保小梅不是彭德怀派来卧底的？她不是当过志愿军？」

周恩来说：「我让罗部长、杨主任调查过，小梅的确不是彭老总安插的人。彭是志愿军总司令，小梅是普通女兵，野战医院护士。她只在思想上同情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说：「那就好。可见老彭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党外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不乏追随者。对了，一直没有问过你，孟虹后来到哪里去了？还有她妹子孟蝶呢？」

周恩来说：「主席重感情，念旧。孟虹后来病成一名丑妇人，去了山西五台山出家，听说人还在，还能替寺院里的尼姑、和尚治治病；

孟蝶则医学院毕业，分配在宋庆龄府上做保健医生，今年初结了婚。」

毛泽东说：「噢，知道了，小孟蝶，还在北京。」

周恩来问：「要不要通知她上山，来帮你做做推拿？」

毛泽东摇摇头：「回北京再说吧。过几天，蓝苹要上山，连小钟都得回避一下。」

周恩来知心地说：「我可以劝导一下蓝苹，不要多管主席身边琐事。相信她是个聪明人，分得清轻重的。」

毛泽东说：「那就多谢你了。你和彭德怀不同。彭的脑后是长了魏延式反骨的，很多同志担心，一旦我去世，你们谁都对付不了他。当然，你可以替我转告朱老总，对于党内斗争，我不会搞史达林的大审判那一套，把人从肉体上消灭掉。我会提议保留他们的党籍和一定的职务，政治上、生活上都给出路。但要等彭、张、黄缴械投降之后。」

周恩来说：「主席在处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重大事务上，的确比史达林同志晚年高明、英明，不留下历史问题。」

毛泽东说：「有些人却不这么看呢，周小舟他们就认为我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好好，不说这个了。少奇同志胃病犯了，几天没有出席会议。昨天我派胡乔木去看他，他托乔木带话，要求中央在山上反右倾的同时，向山下发一个继续批左纠左的文件。这不是打乱仗？既反右，又反左，叫下面怎么执行？我看呀，少奇或许是闹胃病加思想病了，也是要按照他的面目来改造党。恩来，这事你怎么看法？」

周恩来迟疑一下，字斟句酌地说：「相信少奇同志作为党的二把手，在这个时候不会和你闹别扭吧？他可能出于对十来个省区粮荒灾情的忧心，经济紧张局面难以克服。」

毛泽东说：「十来个省区的粮荒灾情是否被人为夸大，我和你们看法不同。我派一中队的干部、战士回乡探亲时调查过，现在是农民瞒产、藏粮情况严重，层层叫苦、哭穷，向上级要救助。好几个省区都是这样。基层干部队伍混进了地、富分子，或是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张闻天他们在中央闹，地、富分子在底下闹，上下呼应，农民群众的日子能安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社、县、地、省、中央都有，越到上面闹的越凶。少奇他就看不到这一点……」

周恩来心里不同意毛主席这种把经济问题引向政治问题的处事方式的，嘴里却不能不附和：「那就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主席做一次重要讲话，阐述农业局势，统一思想认识。」

毛泽东晃晃手：「不！目前的主攻方向是批判彭、张、黄、周，其余议题暂时让路。恩来啊，你替我挂个电话，请王光美来陪我游一次泳，通过光美来做做少奇的工作。」

周恩来停顿一下，问：「单请王光美？要不要少奇一起来？」

毛泽东说：「少奇有病，怎么来？就光美一人。恩来可以作陪嘛，不下水，看我和光美游水嘛。」

住在柏树路一百二十四号别墅的刘少奇夫妇，接获周恩来所转述毛主席请王光美下午三时去美庐游泳池游水的电话后，关起书房门，打开收音机，才愤愤不平发牢骚。

刘少奇涨红了脸说：「成什么话？糟蹋了那么多年轻女子还不够？连我这个国家主席的夫人都要染指？」

王光美也是诚惶诚恐，心情矛盾：「少奇，你冷静些。总理的电话是我接的，特意说明，主席让他在泳池边作陪。」

刘少奇书案一拍：「不去！你是我的夫人兼保健护士、机要秘书，没有责任去替他服务。欺人太甚，欺人太甚。」

王光美说：「少奇，你听我讲，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加上你前面的四个，我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主席能对我生什么不义之心？还会有总理在场嘛。」

刘少奇仍是满脸通红：「蓝苹不在，他单请你一个去陪他游水，成什么体统？这事传出去，大家怎么看？怎么想？日后蓝苹知道了，那婆娘能不记恨，饶得过你？」

王光美最难应付的是蓝苹，终是克制不住，委屈得哭了起来：「六十六岁的领袖，还这么荤，这么荤……任什么人，他都可以手到擒来似的……」

听自己的夫人落泪，刘少奇倒是冷静下来了，燃上一支烟，闷着脸，吸着，思索着。

王光美见少奇好一会不吭声，倒也不哭了。她拉住少奇的手，发

觉那手冰凉，不禁慌了：「少奇，你怎么了？也值得生这么大的气？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谁也不许碰的。」

刘少奇抬起手来，捂了捂光美的嘴巴：「莫讲这号不吉利的话。我离不开你，孩子们离不开你……我们成家十多年，夫妻感情好，年年被评为中南海的模范家庭，或许招人眼红记恨……我也不相信，他会以此来损伤我们的人格。他还没有昏乱到那步田地！娘的，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只怕连朱元璋那些封建皇帝都不如……他把兵权、中央警卫权、情报政法系统，也就是东厂、西厂、锦衣卫之类牢牢抓在手里，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毫毛；任何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大将，他一句话就可以打下去。革命革了几十年，死了几千万烈士，革出来这么一位领袖……」

这回轮到王光美伸出巴掌来捂刘少奇的嘴巴了。少奇也是气急得糊涂了，竟说出这种不怕脑袋搬家的话来。

夫妇两个相对无言。良久，刘少奇渐次想通了，下了大决心似地说：「光美，委屈求全，你就去一次吧……既有周恩来在场，也就不怕人议论。或许，主席是要通过你来做做我的工作，让我放弃继续批左纠左的念头，全力助他批右反右。」

王光美点点头：「只好去一回……幸好我带的游泳衣中，有一件特别传统、保守的。」

刘少奇的目光忽然在书房上下四周巡视一番，心里警觉什么来了：「光美，前年在莫斯科，老大哥内务部送我的那个仪器，是留在北京家里了，还是随身带来了？」

王光美立即领会刘少奇的意思，说：「照你的要求，出行总是随带着的。仪器不大，像个挂钟啦，你现在要用？」

刘少奇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怀疑彭德怀的住处，早被人安装了设备，不然他和张闻天议论主席的一些话，怎么都密报上去了？谢富治的系统无孔不入。我们的书房、卧室里，有没有人装了小家伙啊？听讲肥皂盒那么大，能把室内谈话声音传到一两百公尺外的马路上，再录下来。」

王光美说：「你是党的二把手，国家主席，谢富治的系统也会対

你搞这一套？」

刘少奇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把那仪器拿来，反侦测一下。不是很灵验吗？五米之内，凡有窃听装置，它就发出嘟嘟的叫声。」

王光美依言，先关掉收音机，即从保密箱中，提出那只小挂钟一样的仪器来，安上四节备用电池，拧至扫描波段，递到刘少奇手里。刘少奇即在书房、卧室四处侦测一番，花了大约半个钟头，未听到仪器发出「嘟嘟」的警告。

刘少奇释怀，把「小挂钟」交还王光美，笑道：「无事就好……这个东西，算我们的秘密。十几次出国访问，收到的所有礼物都交公家了，只老大哥内务部的这件，连翻译、卫士都没让看到。保留个防范手段嘛。」

王光美将「小挂钟」放回保密箱内，取出干电池，盖上防震匣，上好保险锁。一小串锁匙也总是由她本人随身带着，时刻不离的。

刘少奇说：「等工作人员下班后，饭厅和客厅，也要查看一下。还有，我们坚持历来习惯，只在书房或卧室谈论重要话题，同时要打开收音机，形成声波干扰。」

王光美温顺地点点头：「知道，知道。唉，又不是地下工作了，真是弄不懂，还有人对自己同志来这一套。」

刘少奇忽又拧开了收音机，把音乐节目声响调得大大的，神秘地笑笑：「这一套？这一套吃香嘛！他侦听人，人也侦听他嘛……」

王光美登时脸色煞白，轻声问：「天哪，还有人侦听他？吓死人啦。」

刘少奇作耳语：「有个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因为我的消息来源，也不是普通渠道……去年，他不是天天发出豪言壮语，指挥各行各业改天换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连养猪养牛养鱼养蜂都给发指示，订指标……指示满天飞，又天天变化花样，谁都记不住。现在是跃进圣旨，日后是珍贵史料。公安部罗长子、中办杨大头，只好悄悄命人把一套从老大哥那里弄来的先进设备，安装到一号专列上去了。他的日常谈论，都被准确地录下音来。听讲已经录下几十盘带子，封存在中办保密室。其中，当然也录下他和一些女子不雅的声音，包括

他专车司机的婆娘，都弄……注意，这事我只告诉你一人，传出去，要塌天的。好在这事和我无关，相信中央书记处也无人涉及。」

王光美说：「天爷，真要命哩……他现在住的美庐，被安装了设备没有？」

刘少奇说：「我怎么晓得？相信没有。六月三十日他上山之前，谢富治、汪东兴手下的专家，还能不把美庐检查一遍？他从来多疑，有时连对他最亲信的谢、汪也有保留。本月十五日，他借口去九江游泳，背着谢、汪，让蓝苹从浙江省公安厅调来专家小组，又把美庐里外侦测一遍。这事是邵式萍省长无意中透给我的。他委托邵大个负责执行的。」

不知为什么，王光美忽然很开心，格格格地笑个不停。

刘少奇被她引乐了，也是笑呵呵的：「我们中央这些内部事务，真是兴味无穷，奥妙无穷吧？」

王光美忽又不笑了，问少奇：「他邀我游泳，若问起纠左、反右的事，我怎么替你回答？」

刘少奇说：「你就替我汇报，从当前国民经济的困难局势看，是应当继续批左纠左：从山上出现的党内斗争局势上，应当批右反右。请他放心，我刘少奇会服从他，跟随他，维护党中央的团结、统一。老彭、洛甫二位，早就应当老账新账一起算了。我只坚持一点，也是主席同意过的，山上反右，山下反左。建议山上的会议结束后，中央还是应有一个继续纠左的文件，以减轻农村灾情，挽救国民经济。」

中央常委在美庐楼上小会议室，开了整两天的谈话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出席，彭德怀、彭真、贺龙列席，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旁听。

两天的谈话会，由毛泽东主讲，刘、朱、周、林、彭真、贺龙都有发言，为彭德怀的「反党问题」定下调子，算「历史总账」。彭德怀亦有答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亦有简短插话。

彭真嘱李锐做了会议笔录。

话题自井冈山斗争讲起，一路讲到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指彭德怀从来妄自尊大，

闹独立性，惯和中央分庭抗礼。毛泽东不厌其烦地翻遍历史旧账，事无巨细，滔滔不绝，为的说明：「彭德怀和他的关系，历来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彭德怀说：「不能以人划线。党的历史复杂、漫长，我是带兵的人，不能服从个人，只能服从中央。在你担任中央领导之前，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代表中央，各人一个时期。要我那时就服从你，做不到嘛，那也是反中央嘛。」

毛泽东说：「你还漏了一个向忠发，后来背叛革命。党内一直存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对于错误路线，你老彭每回都紧跟，都积极。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三十一年至今，是否如此？」

彭德怀说：「硬要这么讲，至少也是对半开。政治与感情，同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提那么高，我理解不了，思想跟不上。许多历史上的事，你记得那样清楚。我是个粗人，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

刘少奇说：「思想上不要抗拒，不认账不行。历史就是历史，文件烧掉了，事实是烧不掉的。」

朱德说：「老彭的问题，要交心，接受批评帮助。革命几十年，错误总是难免，问题是要改过来。这回要彻底的改，从头学起，和润芝同心同德……」

朱德的话没讲完，毛泽东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隔靴搔痒，言不及义，和稀泥。」朱德登时满脸通红，停止发言。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先看一眼朱德、周恩来，之后盯住彭德怀：「江西苏区时期，你们执行立三路线，王明博古路线，相当积极。我三次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那时有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说：「在江西苏区，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几次路线斗争，都是站在主席的对立面。我永远记取这个历史教训，希望彭老总也是这样。」

彭德怀说：「当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国民党

的奸细散布出来的，账不能算到红军内部身上。」

毛泽东问：「一九三五年初，长征路上，刚开过遵义会议，你让林彪发电报，要求红军部队改由你来统一指挥，撤销我、恩来、稼祥的「军委三人团」。不久军委在会理开扩大会议，我批评了林彪，你却至今一声不吭。」

彭德怀说：「你心里还结记着这事？你要我怎么吭声？现在林彪本人在场，请他当着你的面讲一讲，他当时发出那封电报，是不是我动员的？我知不知道他发电报的事？」

林彪尴尬地红了红脸，望着毛泽东说：「那事和老彭无关。发电报之前，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是我个人的幼稚和虚妄。聂荣臻可以证明此事。老彭的问题，是他的心大得很，英雄主义，目无中央。」

彭德怀如释重负地嘘了口气，一桩闹了二十多年的误会，总算说清楚了。究竟是哪个嗜权如命啊？

毛泽东挥了挥手，表示不屑再提，而说：「一九三六年之前，打蒋介石十年，打红了眼。抗日战争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他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老彭在华北指挥「百团大战」，帮老蒋的大忙。」

林彪说：「平型关战役，我们实际上是吃了亏的。那时头脑发热，任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说：「那时，多数同志认为日本军队占领我国土越少越好，只有我认为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越多越好。但我孤掌难鸣。后来做了工作，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占地越多，越爱国。因为国统区我们不便去占领，日本占领区我们可以去夺，战后可以接管。日本占领区越小，国统区必然越大，实际上是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不利。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去爱蒋介石的那个「国」？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新三国，多么好。」

彭德怀说：「我那时是军人意识，只想到敌、我、友，打日本鬼子，解救苦难同胞，没有想到新三国。直到延安整风，召开「华北会议」批判我，才慢慢明白过来。」

毛泽东说：「抗战初期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你是听王明的话，

不听我的。李立三多长多大，你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反「左」比反「右」难吗？从历史上看，共有五次右倾路线：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王明至今不认错，高岗自己死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较轻。立三路线持续也只几个月，白区受到损失，苏区可说没有损失，红军在这期间还发展了。你说的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建党三十八年以来的经验：右倾联系资产阶级，左倾联系小资产阶级。说反右容易，请包办王明。高饶能改？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能改？

「左」倾成为路线了，也不容易改。一九五〇年镇压反革命，杀掉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我们搞了一场反右运动，知识分子造不起反了。路线本身不能改，刮共产风是容易改的。比例失调，需要多一些时间来调整。有人分散资金、财产，瞒产藏粮，也不要紧，物质不灭嘛。几次路线斗争你都摇摆，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

彭德怀说：「我今年六十一岁，已经过了记恨的年龄。一定说我代表富裕中农，难以接受。还是对三亿五农民，一亿五老贫农，九千万人上阵，农村部分地区发生粮荒问题，出了些乱子，看得过于严重。要站在保护的立场，采取爱护的态度。这是教训。」

毛泽东说：「你彭德怀不愿上落后地区，不愿上山。九千万人上山炼钢，比六千万人要好。造成损失，我一点也不痛心。横直没经验，花钱买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九千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胜败是兵家常事，尤其打败仗之后，要鼓劲，不能泼冷水。今年基本建设资金从一百四十八个亿减到一百二十七亿，上半年摊子还是铺大了。刮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大的群众运动中发生的。上马，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明年继续跃进。」

彭德怀说：「我对此领会不深，理解不了。」

林彪说：「对主席和中央的意图，你从来抱抵触态度。所以主席讲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周恩来说：「主席讲话，苦口婆心，你要听进去。」

刘少奇说：「你的问题是对主席不驯服。去年成都会议时，我提出一切党员、干部，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驯服工具，主要是针对你彭德怀这样的同志而言的。」

毛泽东说：「你反对唱三支歌子，一是〈东方红〉，二是〈社会主义好〉，三是〈太阳出来红通通〉。三支歌子都是唱共产党，你却以为歌颂领袖个人，心里不舒服。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出国访问五十几天，东欧七、八个国家，算是从国外取了点经回来。人家都不喜欢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赫鲁雪夫反对得尤其厉害。国内原因也有，首先是去年冬天你没有参加郑州会议，那时开始调整。乱子一出来，你出去视察，到了湖南，遇到知音。三个月共产风，比例失调，只发现农业、轻工业的问题……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不是周、陈，而是指你老彭。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军事俱乐部有没有份？我同总司令的历史关系，这么多次，每次动摇井冈山斗争初期，根本不认识李立三，连照片都没有见过，就跟着跑、追上去，结果怎样？话讲回来，这回重心是彭，不是总司令。总司令这回态度好，我坚持朱毛不分家。」

毛泽东对朱德又打又拉，批彭稍带批朱，全然不顾及颜面。

朱德又涨红了脸，羞愧到无地自容。

毛泽东说：「我六十六岁，你老彭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人有恐慌感，难于对付你。多数同志有此忧虑。六亿人中你最高明。别人都不行。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八年抗战，难讲是合作。其它时间你独立自主。个别原则问题，如对朝鲜劳动党关系，你还算听了我的。有的战役，电报打了，照你的办。」

彭德怀插话：「朝鲜战争五大战役，有战绩，也有教训，是听从了你的命令。」

毛泽东说：「总起来是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历来觉得你这人大可改进，不能同张国焘比。你是劳动人民出身，有阶级基础……基本的话就是这些。特别是人家讲你是野心

家，看来你难于接受。欲以自己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还不是野心家？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可以改造，洗脑筋，把野心家的东西慢慢刮掉，刮起来不容易，很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做到这一条。」

林彪插话：「鲁迅说的，对敌人要冷酷无情，对自己人要满腔热情，立场坚定。你、我都是丘八，不是政治家。」

毛泽东说：「林老总的意思不错。这话的版权不属鲁迅，源自东周诸侯国齐景公的一则故事。齐景公七十岁了，和自己七、八岁的小儿子玩耍，学牵牛，拿条绳子。娃娃拉一端，齐景公用口咬住另一端，牧童放牛。小娃娃摔了一跤，齐景公掉了几颗牙。「孺子牛」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这次上山之前，老彭你出国放牛，当国宾。闻了人家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气味，回来当作资本？」

几十年来，彭德怀仍然不能适应毛泽东的一忽儿古，一忽儿今，一忽儿中，一忽儿西的谈话方式：「出国，我实在不想去。国防部长也不想当。我很累。我这人不适合做官，只适合打仗，或者是做老百姓。这就是我的野心。讲我出国搞了资本？那么容易？鬼扯淡！在罗马尼亚见了他们国防部长，我介绍了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还有少数个体所有制，五保户、超支户。谈了分配制度，喂鸡鸭属个人。他们了解，但担心共产。罗国防部长到过中国，谈话时有我们的大使参加。在保加利亚，只拣了对他们有帮助的谈，比如手施人畜肥。他们土地多，气候好，有粮食。对方也是国防部长。有关政策问题只谈过这些。我半句洋文不懂，全靠大使馆派翻译。每天宴会，穿戴整齐，受拘束，很不舒服。我又不抽烟，不喝酒，吃不惯西餐，回到大使馆找馒头充饥……关于写给你的那封信，有两方面的不成熟：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农关系等等，是政治性质问题，并没有把握。写信时，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我一人做事一人担。开始是写主观主义，片面性。对局势，我是乐观的，信的前一部分也有感情。你看出右倾苗头，我看来是乐观派。过去的经验，认为要好好总结才行。乐观还是悲观，两个角度看局势，这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信是交给你的，以为会议就要结束了，写个信，请审阅。我写信的原意是，有无参考价值，请斟酌，

不是供印发的。」

毛泽东说：「你的信公开发表，所有反对派欢呼。你的话不真实。印发你的信，帮你扩大影响，正是你求之不得。说你是张飞，是我封的。但你至多算半个张飞。你不交心。我和你，一个交心，一个不交心。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时只看到这一面。久了，透过现象看本质，实则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至今坚持说你写信没有同别人商量过，保护党羽。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是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对党内，对中央，你心里很深的东西不肯亮出来，阴暗得很。」

彭德怀脸涨红了，脖子涨粗了，欲争辩。

彭真插言：「你在西北组讲，去年的问题，人人有责任，包括毛泽东，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你说毛泽东的指示乱传一气，下面盲目服从；你说各省都给毛泽东盖别墅，严重特殊化；你说到处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取消集体领导，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指标是个人决定；说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你的这些箭靶子射向谁？」

毛泽东说：「你这人拉拉扯扯，一方面拉，另一方面打。人家看不见？小舟，你上了当，搞股份公司，被拉过去了。」

周小舟说：「我对彭总讲，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三遍，莫起冲突。」

毛泽东说：「你还不承认？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九个月，批左批了九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的？去年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来真？先有假卫星，后有真卫星。真理与假理比较，才有真理。无谬论，哪有真理。彭真同志啊，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召开华北会议批了他，至今记恨。」

面对蛮不讲理，强词夺理，硬说去年的假卫星放得好，彭德怀悲愤满腔，再忍无可忍了，「腾」地一下站起，吼叫道：「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水口战役你不是打了败仗吗？还杀了俘虏、逃兵！华北整风，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这次操你二十天娘，不行吗？！」

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彭德怀竟在这种时刻，还粗暴无理，发怒

骂娘。刘少奇、林彪、彭真三人更是气愤地站了起来，与他对峙。

刘少奇拍了桌子：「彭德怀同志！这是什么场合？中央常委会议！你也敢操娘撒野？还有没有党纪国法？」

彭真说：「简直就是高岗第二，太不像话。」

贺龙也随即站起：「高岗算老几？高岗在主席面前，从不敢这么放肆。我同意林总讲的，建议中央在必要时对他采取纪律行动。」

彭德怀和他们对峙着。忽地，他遇上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三人悲苦、失望的目光，彷彿在说：到底是个猛张飞，勇猛有余，谋略不足，惹出众怒……彭德怀身子晃了一晃，眼皮垂了下来：失策，失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毛泽东坐着，岿然不动，把一切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他不紧不慢地取出一支云烟，让身边的周恩来替他点上火，深深吸上两口，才以一种稳操胜券的平静语调说：「坐下，都坐下吧。常委开会，还扩大进来几位，两军对垒似的，成何体统？好，老彭也坐下了。你今天是孤军深入，兵家大忌啊！闹的四面楚歌，是不是从西楚霸王那里学来的？要演一出《霸王别姬》了？不要紧，中央还给你留着退路，不会让你自刎乌江的。不就是要满足你操娘的愿望吗？延安整风，华北会议操你四十天娘，本次庐山会议你只操了二十天，还欠你二十天，可以补齐，满足你的要求。你接受不接受？」

彭德怀闭上眼睛，脸色由红转白，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周恩来说：「彭老总！你要头脑冷静。主席，还有各位常委，这样苦口婆心，批评你，帮助你，为什么一味抗拒呢？二、三十年来，主席对你还不宽厚、信任吗？直到前两天，主席还在讲，只要你承认错误，深刻检讨，国防部长还是你当，军队还是你管。人非木石，你应当受教育、受感动才是啊！」

黄克诚苦笑着，差点说：「连住处的电话线都给切断了，三岁娃娃都哄不着了。」

朱德说：「润芝、我、少奇、恩来、老彭、林彪、贺龙、彭真、克诚等等，几十年了，一路走来，九死一生，胜利了，进城了，大家不要分手。老彭啊，你还是要服从主席，服从中央，克服你的严重毛病，

几十年的老毛玻战争年代你是英雄，和平时期也不要变成大狗熊。」

林彪说：「除了毛主席，谁都莫想做大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我们的大英雄。有人吹捧你是民族英雄，我看不是。在党内，你现在是野心家、阴谋者、伪君子，属于反党反毛主席性质。」

贺龙说：「对你的问题，我从来少开口，免得人家误会成个人恩怨。历史上你对我的那些排挤打击的事，我绝不提及。我只说一条，我们这些带兵的丘八，打了些胜仗，立了些功绩，谁离得开党中央、毛主席？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你、我顶多做个地方军阀，革命的对立面而已。我和你不同，活一天，就唱一天〈东方红〉，认毛主席是我贺龙的大救星。」

彭真说：「没有人否定彭德怀同志的功绩。贺老总的心里话，也是我的心里话。我们党的任何一位高级干部，能有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中央和主席。陈伯达同志前两天和我说过，农民出身的干部，许多人是带着入股思想参加革命队伍的。胜利了，就欲做大股东了，欲与党中央、毛主席平起平坐，平分秋色。老彭的根子，是不是这里？」

刘少奇说：「很深刻，点到了要穴。不少人讲你老彭讲假话，有雄心壮志。同意主席讲的，是野心家问题。几十年欲以自己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长征开始一段，我在红三军团做政治部主任，就听你讲过，入党前，自己觉得了不起，救中国舍我其谁。雄心很大。你原名彭得华，志在得华，得我中华。可是你光有雄心不行，还得有主、客观条件。你不想想，你取代得了主席的地位吗？全党会服从你吗？平心而论，我也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真正认识毛主席、拥戴毛主席的。中国革命的领袖只能是毛主席，而不能是别人。如果要谈取而代之，我不比你有条件、有资格一些？我为什么没有这份妄想？就是服从一条真理：我们事业的领袖只能是毛主席。这也是历史的选择。我希望你彭德怀同志要服气，要从灵魂深处认识这个真理，做党的忠诚战士，而不是党的同路人。」

毛泽东点着头，少奇肺腑之言，可圈可点。

彭德怀慢慢地睁开眼睛，眼角渗出泪珠来，声音哽噎着说：「我认错，服从……我很累，想下山休息。为了我把整个中央、各省市一

把手，拖累在这山上不能回去抓工作……大家放心，我向中央保证一定合作，要什么，给什么。不自杀、不叛党、不投敌。不论怎么说，我都要跟党走。为了党不分裂，中央团结，我愿意做中央需要我做的一切……至于我个人，只求做个平头百姓，下乡去种地。」

第三十九章 悲乎！新中国名臣

八月二日，在牯岭小教堂举行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一人，实到一百四十七人，列席十五人，共一百六十二人出席。

开幕式上，首先由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三条会议纪律：一、彭、黄、张、周、周、李几个人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住地；二、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准，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三、这几个人不能相互接触。

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要求会议成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彭德怀同志说他几十年来不习惯称我为「主席」，而习惯称「老毛」，很好。现在接受他的意见，今后党内一律称同志，比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当然也抱括彭德怀同志。为什么开这次全会？党内出了路线问题。党中央受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必须坚决反击。对错误的东西要无情，那是毒药，要深恶痛绝。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梁山好汉李逵的粗野。但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以加入共产党，没有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的缺点是爱杀人，好放火，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但他们本质好，立场坚定，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无情的斗争。有时候他们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我就喜欢党内的李逵、鲁智深们……」

毛泽东在会上点燃了批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烈火。他排开算总账的阵势，把七月上旬「神仙会」期间所印发的材料，如「江西省委党校八十余名地县级学员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国家计委李仲云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安徽省委农业书记张凯帆解散无为县公共食堂」、「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部分官兵对农村形势的意见」等等，都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事例来批判。

同一天，作为会议文件，投枪匕首，还印发了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对身陷重围的前总书记张闻天嬉笑怒骂，幸灾乐祸，喻称张为病入膏肓的楚太子，极尽人格羞辱：洛甫兄，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

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后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得脱不开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盖破；颤时节，颤的牙关锁！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常《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泫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紧接着，毛泽东又在他的大跃进干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呈上的一份报告上，以极其严厉的口气写下一段批示，命大会秘书处印发：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分子，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常常是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有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急于发难……

毛泽东的批示雷霆万钧，给全会火上浇油，烈火直接烧向彭德怀。

高岗曾是彭德怀的好朋友，是只定了性的死老虎，彭德怀尚是一只活老虎。拉死老虎来打活老虎，活老虎也就很快成为死老虎。

全会沿用原来的三大组，每组五、六十人：第二组负责批斗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第四组负责批斗彭德怀；第五组负责批斗黄克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政治保卫部部长谢富治，频繁穿梭于三个批斗会场，协调作战，如同大敌当前。

以彭德怀所在的第四组批斗气氛最为紧张激烈，不时出现火爆场面，拍桌打椅，厉声喝骂，大吵大闹。吵闹声都传到美庐楼上，吵得毛泽东不能睡上午觉。毛泽东嘱咐卫士长去看看，李逵们是不是动手了？彭德怀是不是挨揍了？他没有在战场上挂彩，在中央全会上挂彩不好。可找李井泉、罗瑞卿转达我的意见，不要动拳头，中央全会，君子动口不动手，都是老同志，伤及灵魂，不伤及皮肉。

卫士长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到三个批斗会场去看了看，没有看到打人现象，只是一些平日像模像样的领导人物，样子都很凶，人人咬牙裂嘴，个个横目立眼，抡胳膊，劈巴掌，呼口号，就像农村土改斗地主一样，原来中央大人物也和农村贫下中农差不多，水平未见高到那儿去。

卫士长回来向毛主席汇报：「彭老总很狼狈，被李井泉、罗瑞卿、康生、安子文、萧华等领导同志轮流指着鼻子痛斥，招架不及。他说：我没有辩护律师，我一个喉咙吼不过你们几十个喉咙，你们像是对我搞专案审判……」

毛泽东笑了：「他还想要辩护律师？新中国成立那天就取消了辩护律师，还在向往资产阶级一套？这次全会，就是要痛打落水狗。彭得华成了落水狗，还要小心他哪天爬上岸上，身子一晃，溅我们一头水珠。」

全会上，任由三大组的李逵、武松、鲁智深们喊打喊杀，毛泽东稳坐美庐观虎斗。唯有他的小同乡、子侄辈的周小舟的表现令人意外，至今不肯认错，不肯检讨，竟比彭德怀、黄克诚那样的身经百战的元帅、大将还顽固。

周小舟不投降，欲做新中国的名臣？毛泽东自有破解之法：「堡

垒最易从内部攻破，找周惠个别谈话，挖彭德怀、周小舟的墙脚。墙脚一挖，屋子就塌。只要周惠兜出老底，不怕周小舟不低头。」

周惠来了。人已瘦了一圈，眼睛布满血丝。看看左右再无他人，才知道是单独召见。

毛泽东让他坐下，方问：「周书记，知道为什么找你个别谈谈吗？」周惠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摇摇头。

毛泽东说：「真不知道？找你来，是要挖彭德怀的墙脚，你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过。」

周惠心里一惊，立即说：「报告主席，我不是彭老总的墙脚。他是总司令，我只是一名青年干事，想构都构不着。」

毛泽东问：「去年和今年，老彭两次到湖南，单独召见你几次？都谈了些什么？」

周惠如实回答：「谈过三次或者四次，骂了大炼钢铁的娘，但没有骂主席。还骂了谭震林、李井泉、柯庆施等同志，骂得很难听，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他们一班子乱臣贼子搞坏的，为了讨上面喜欢，不顾国计民生、百姓死活。」

毛泽东说：「打狗欺主，其实就是骂我。他讲了反对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没有？」

周惠额头冒汗了：「讲了，他讲唱〈东方红〉容易引起个人迷信、领袖崇拜；唱〈社会主义好〉则和现实不符……我当时是不同意他这观点的，但不敢反驳。主席，我的确不是他的墙脚。」

毛泽东盯住周惠看了一会，仿佛想了一想：「那你至少是周小舟的墙脚。一个第一书记，一个第二书记，说墙脚是委屈你了，合伙人还差不多。湖南二周，抵制五风，名满天下嘛。」

周惠无法否认自己和周小舟的关系，只好硬着头皮说：「要讲墙脚，我也是中央和主席的，一块小石子。和小舟，确是观点相近，气味相投。尤其是做农村工作，看农业形势，我们一拍即合。」

毛泽东笑了笑：「愿意承认这一点，你大概还有救。不绕弯子，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你上山以来，跟着周小舟接触过哪些人，私下的高谈阔论，源源本本，一五一十给我说出来，如何？其实，你就

是不交代，我也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得差不多了。我是出于爱护，给你机会，立地成佛。」

周惠已是满头冷汗珠子。毛主席示意他用放置在小碟子上的小毛巾擦擦汗。他明白再隐瞒不下去了。隐瞒下去，只是死路一条，并不能减轻任何人的罪责。与其苦斗成招，不如从实道来……他一再说明，由于自己是省里的第二把手，过去和彭老总、张闻天、黄克诚，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李锐这些同志，并不很熟悉，所以小舟在山上的许多活动，聚会闲聊，都没有参加。自己是做实际工作的，一些理论话题也插不上嘴。建议主席也找小舟个别谈一次，把一些情况当面汇报清楚。小舟不是坏人，只是至今思想上转不过弯子，认死理，他说去年明明大功，今年又成大过，很大的抵触情绪，士可杀，不可辱什么的。」

毛泽东凝神细听良久，方说：「小舟欲做新中国的名臣，我可以成全他的气节。在共产党领导下，讲气节、骨气，就是顽固到底，狗屁不值。当然，再找他谈一次，也不是不可以。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算后生晚辈。给人机会，我从不吝啬。就看他肯不肯交心，把一些过节谈清楚……这样吧，你替我把这本《昭明文选》带给他，让他先读这篇〈邱希范与陈伯之书〉，读通了，想通了，可以来谈一次。我愿看到他不远而复，不愿他渐行渐远，背离下去。你可以把这话转达给他。」

周惠离开后，卫士长进来报告：「主席，田家英同志来了……还有李锐同志来电话，也要求主席见一次，他认错什么的。」

毛泽东摆摆手：「叫家英上来吧。至于李锐，替我回话，告诉他，他给我写的那封信，讲了假话，还用他的政治生命当了保的！他的问题，可以去找罗瑞卿，由罗部长代我受理。」

田家英是受到胡乔木的严重劝告，来向毛泽东检讨错误、说明情况的。事出三个大组的批斗会上，都有人认为田家英和周小舟、李锐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和李锐尤其亲密，前一段几乎形影不离。从现在揭发出来的事实看，田家英是加入了军事俱乐部的；第二组组长柯庆施、第四组组长李井泉，更是指名道姓，说田家英算得上这次「彭、

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毛泽东对于田家英在山上的「失足」，心情矛盾。按说要处理身边的一名大秘书，无须吹灰之力。犹如一件工具，用过就丢，什么大不了的事？田家英却是他的「一部活字典」、「记忆机器」，举凡马列著作、古今典籍、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只要他提个头或是指个范围，小田即可替他找到出处，摘出原文；况且小田还具体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主持撰写了两百多条题解和注释，若中途换马，第四卷的出版会拖迟许多年月……看到田家英进来，毛泽东像望着一个陌生人似的，语带嘲讽地说：「你就是田家英？就是已在我身边工作了十一年的那个年轻人？不，如果从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算起，已经十六、七年了……十六、七年时间，没有看清你的庐山真面目，是我的责任。只是不懂，你十六岁到延安，是名孤儿，我把你带在身边，把你带成一名副兵团级，中办副主任、政治局常委会秘书，而且你知道的党内机密，比一般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还多，我哪点对不起你？任何人都可以反对我这个党主席，唯独你不可以。你没有理由，也不够资格。」

田家英扑通一声跪下了，痛哭失声：「主席，我错了，我年轻……没有经验……忘乎所以……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主席恩情……」

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地，暗自诧异：「怎么回事？读书人不都有点士子清高，讲个儒者风骨吗？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不都想做新中国的名臣吗？原来膝盖也这么软？武人如罗瑞卿、王树声、谢富治、萧华、许世友、陈再道等等，为求我赦免他们的过失，向我下跪讨饶，见的多了；文人呢，王明、博古、李立三、洛甫、饶漱石等等，还从没有向我下跪讨饶的。如今，年轻辈的秘书却下跪了，真是一茬不如一茬了？」

毛泽东迳自取出一支烟来，点上火，吸着，语气有所缓和：「家英，你起来吧。大难临头了，还是陷入重围了？」

田家英却不肯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我错了……不知天高地厚……我思想时左时右……一九五六年，我就不大理解大鸣大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我错误地认为，不可能做

到……一九五七年春，我又不赞成党外人士、民主党派帮助我们各级党组织整风，受到过主席的严厉批评……这次在山上，又同情彭德怀、张闻天的右倾思想……我虽然没有和他们个别接触过，但思想上是相通的……我还对小舟、李锐等人说了一些和我的年龄、职务不该说的话……我羞愧，后悔，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岸英兄弟……记得一九四七年三月，延安大撤退之前，岸英和我说，要像他一样，爱戴父辈……」

接下来，田家英把会上公开说的，会下私相议论的，什么「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指挥打仗内行、指挥经济外行」，「功成身不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等等，林林总总，有时间有地点，和盘托出。

毛泽东不是铁石心肠，为之愤怒，为之痛恨，也为之怅惋……田家英啊田家英，你是岸英的同年好友，个头、长相，也有几分像岸英。岸英牺牲了，有时见到你，仿佛见到岸英呢……他心肠软了一软，毕竟算个子侄辈，况且下跪、讨饶，态度算好。再给他个机会，没啥了不起。

毛泽东离开坐椅，走到田家英身边，说：「家英，起来，起来……我不习惯看到你的这个样子……哭成这个样子，算洗心革面，觉悟了就好……既然提到岸英，就看在岸英的份上，谅解你这一回……你的问题，给中央常委写个东西，传阅一下。相信少奇、恩来、总司令都会主张留下你……你还年轻，振作起来，前程依旧光明。」

公安部长罗瑞卿，领着李锐到第五组去找黄克诚对质。路过第二组会场门外，罗瑞卿见周惠坐在藤椅上喝茶想心事，即上去大声喝斥：「周惠！你还不老实交代？李锐都承认了，你们是有组织、有预谋地活动。妄图攻守同盟，是不会得逞的。」

周惠心里有些光火。一个月前，你个大保镖陪主席去湖南，那时主席一路表扬「湖南二周」，你见了我笑得多么亲热，一口一声「周书记，向你们学习」；如今「二周」在山上走麦城，你又另一副嘴脸，把我当成地主富农分子来训斥？周惠脸上不敢做出样子来，只是恭敬地反问：「罗部长，你的批评我接受。可是哪里来的有组织有预谋？我总不能讲假话，编出个组织来骗中央和主席啊？」

罗瑞卿见周惠这种时刻还敢顶撞他，更加气愤，动了粗口：「你他妈的，就是死不老实！二十天前，你不是拉我去听周小舟谈话吗？上山后，主席见了你们两次，你们跟中了彩似的，想拉住我，宣传我，影响我，向我施加压力，不让我阻止你们大谈去年的缺点，诉去年的苦。」

周惠见李锐站在不远处，勾头俯脑、丢魂落魄的样子，大约已经被公安部长揪住不放了，真是可怜……又见罗瑞卿正以严厉的目光盯住自己，等着回答，只得咕哝着说：「罗部长，那是你的推论嘛？我怎么影响得了你？」

罗瑞卿又问：「主席二十三号讲话之后，你和周小舟为什么不再找我了？为什么不来说明你们对我宣传错了？你们根本上就是彭、黄、张一伙的！」

会议开始了。周惠起身向会场走去。罗瑞卿见他仍是大大咧咧的，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便又喝道：「周惠你站住！二十三号晚上你们到黄克诚那里谈了些什么？怎么订的攻守同盟？出来被我碰到，都晚上十点半了。纸包不住火，你们对主席的攻击言论早晚会被挖出来。」

周惠无言可答。他进了第二组会常如今会内会外，他和周小舟到处碰到冷眼、嘲讽、喝斥，有如过街鼠类。没想到在党的高层，也这样行情涨落，人面高低，如同市场贸易？他心里稍可宽慰的，是主席昨晚上个别召见时讲了，根据他的表现，可以考虑不把他的名字放进「军事俱乐部」成员名单去。这话，他连周小舟都没敢告诉。

罗瑞卿领着李锐来到第五组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组长陶铸正在严词批判黄克诚，列数黄克诚和彭德怀的不正常关系，亲密到了同穿一条裤子的田地。

贺龙元帅坐在靠门口的地方，见了李锐，忍不住打断陶铸的发言，大声说：「大家注意了，这个小老乡，和我们有杀父之仇，他爷老信是被我红军部队枪毙的！」

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李锐身上，彷彿突然之间，李锐就成了革命分子了。遇此突然袭击，李锐欲哭无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六如

前辈，是我父亲的朋友，可以作证。」

贺龙茶几一拍：「放肆！老子讲了一句你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你就这么多废话？你这次在山上，甘当彭德怀集团的马前卒，搞了多少反中央、反主席的活动？」

罗瑞卿恭敬地朝贺龙笑了笑：「贺帅，李锐已经交代了一些问题，我这是领他来和黄克诚同志对质……」转而又训斥李锐说：「少废话！关于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你另外写份材料向组织交代。」

陶铸宣布继续开会，集中批判黄克诚同志。立时，有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等，连珠炮一般逼问黄克诚：「黄克诚！你至今没有检讨出像样子的材料，别人都已经交代了！」

「貌似忠厚，一肚子坏水！二十三号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到你那里去，你们谈了些什么？说！」

「你也算个老党员了，为什么在组织面前不肯讲实话？为什么要背着中央和主席另搞一套？」

「你和彭老总是不是要把主席拉下来，自己爬上去啊？你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面对集体审讯似的质问，黄克诚一直低着头，做着笔录。他是高度近视，鼻尖差不多碰到了纸本。他抬起头来，并没有看清李锐，只是听罗瑞卿说领了李锐来和他对质的，知道坏事了，心里的堤防也登时溃决了。他不得不交代：「彭德怀同志在四月份的上海会议后，和我说过，主席讲今年纠正五风，他要亲自挂帅，并请小平同志任副帅；难道他去年不是亲自挂帅，才搞了那场大跃进吗？彭还和我说过，中央集体领导不正常，出了问题……但他没有和我说过，常委会议都是主席一个人讲话，重大问题他一个人说了算……至于他是否对别人讲过，就不敢担保了……七月二十三号晚上，关于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的话，不是彭德怀讲的，是有人出于一时激动，口不择言……」

缺口终于打开了！一时间群情激愤，一片奋勇争先的喝问声：「谁？是谁？哪个王八蛋讲的？快交代！说！」

黄克诚又朦朦胧胧地望了李锐一眼，你小子出卖了？先咬住你再

说。他张了张口：「李锐。」

会场哗然，如同爆开一颗定时炸弹。登时翻腾起一阵叫骂的气浪：「他妈的！该杀头！他们真的敢诬主席是史达林晚年！拉出去，就该拉出去！反党，他们反党！铁板上钉钉子，反党小集团！」

组长陶铸巴掌两拍，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继续听黄克诚交代七月二十三号晚上的问题。

黄克诚不紧不慢地说：「二十三号晚上十点左右，他们三个去看我，李锐问我，现在像不像史达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你们有意见，应当找主席当面谈，不要背后议论。我当时的感觉，他们三个并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的情绪激动，思想不通。」

李锐像个木头人似的站在那里，成为众矢之的。他暗暗叫声苦也，天爷，黄克诚同志闹下误会了，以为我揭发了他，他主动出击……其实，我只是向罗部长交代，我在东北局做过高岗的政治秘书，一九四九年南下后，两次和黄谈过高岗的问题……现在局面闹到不可收拾……幸而黄老没有把我的那句「毛主席一手遮天」的话兜出来……众怒汹涌，吼声如雷。李锐毕竟经历过延安整风，被关进窑洞一年多过来的；加上这次会议，类似的集体审讯场面见得多了，也就不再慌乱。他冷静下来，交代表说：「是有这回事。七月二十三日听了主席的讲话，思想转不过弯。晚饭后，去找周小舟和周惠聊天，发牢骚。周小舟尤其情绪激动，提出去看黄克诚同志。挂了电话，黄克诚同志起初不同意去，说这种时候，大家先回避一下。但小舟坚持要去，黄老只好同意了。到了黄老处，黄老要我们冷静，有意见直接找主席反映，不要背后议论。「史达林晚年」这话，黄老没有记错，是有人讲了，但不是我。黄老指我，其实不是我。也不是黄老，不是彭老总。彭老总是从总理那里开完会进来，他没有听到这句话。因为屋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我们和彭老总打了声招呼，就告辞出来了。前后只有半个钟头。出来就碰到罗部长，他刚从含鄱口看了月亮回来。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李锐的话没落音，罗瑞卿已找到陈正人：「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你去第二组和柯书记打声招呼，着令周小舟、周惠坦白、落实。」

陈正人得令一路小跑，来到第二组会场，和柯庆施咬了咬耳朵。

柯庆施眉头一扬，当即宣布：「告诉大家一个讯息，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事件有了重大突破。下面请陈正人同志问问湖南二周！」

整个会场登时屏声住息。但见陈正人走到二周身边，声音尖锐地问：「周惠、周小舟，黄克诚已经交代了当天晚上你们跑到他的住处，说了中国党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个人决定一切。还说了现在还反右倾，局势会大乱等等。周惠，你讲了没有？」

周惠哑口无言。最犯忌、最要命的话题，终于被招供出来。

他不能承认自己说了这话，又不能指这话是周小舟讲的。

周小舟脸色苍白，但目光坚定，一副好汉做事好汉担的气概：「不是周惠。周惠那晚上只是陪我去了，没有出声。话是我讲的。我心里坦然。」

人们都呆住了。看不出周小舟还是条汉子，有种。也是吃了豹子胆，活得不耐烦了。

计委主任李富春正吸着烟，这时烟头一拧，高声说：「真是反天了！史达林晚年问题，你他妈的什么意思？交代清楚！」

周小舟反倒出奇的冷静，说：「这次山上的会议，从批左纠左，突然变成批右反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如同儿戏，我怎么也想不通。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情况与史达林晚年相似。那天晚上就讲了这几句。若因此把我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肯定是个错误。」

空谷足音，林中响箭。陈正人当场做了笔录，一字不易地记下了周小舟的原话，请柯庆施组长过目，交周小舟本人签字，之后挂一脸得胜者的笑意，返回第五组，把笔录交给罗瑞卿部长，并大声宣布说：「周小舟招供了，是他讲的，再赖不掉了。」

夜深了。毛泽东跳过舞，游过泳，开过三大组组长、副组长碰头会，一起吃过消夜……偌大的美庐楼上，只剩下他一人，小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他坐在落地灯下，静静地吸着烟，看着各组的〈简报〉。上面摘登了右倾朋友们的检讨：张闻天在第二组的书面检查，承认加入了军事俱乐部，给彭德怀同志当了参谋；周惠的检讨，交代上山后所参与的右倾活动；李锐的检讨给自己扣的帽子最大，承认反对党中

央，反对毛主席。一步到位了；彭德怀在第四组的检讨发言，基本上是要什么，他给什么，不再抗拒。只是不承认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老彭是疲倦了，急于解甲，下山休息了；黄克诚在第五组的检讨发言，揭出一些过去从未暴露过的彭德怀的问题。

毛泽东像浏览前线捷报似的看着手头的会议「简报」，真是快慰平生。对手们已经宣布投诚，而且是无条件的！原以为他们还要负隅顽抗一阵子，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全线崩溃了。当年他们在战场上如等英雄了得，如今在党内斗争中却全军覆灭。

近几天的睡眠好多了。山上的这场龙虎会，开得差不多了，可以通知蓝苹上山来住几天了。这个婆娘，每次紧要时刻，总是表现不俗……对了，还有个周小舟不肯检讨，不肯投降。打定主意做新中国的名臣？好小子！要和你舅爷斗斗法术？你是哪门哪派，会几招几式？

第四十章 主席是个大玩家

经周恩来同意，中办主任杨尚昆办了一件好事：安排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乘中央信使专机悄悄上山。对于夫人的突然出现，身陷重围的彭德怀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浦安修却第一眼就看到：德怀瘦多了，脸块乌黑，神色憔悴，光着颗脑瓜，连帽子也不戴。原先的那股子英武之气哪里去了？不是在上山开神仙会吗？怎么比他朝鲜战争期间，一身硝烟的从前线回来还疲惫不堪？是害什么病了？」

夫妻分别月余，见面先说轻松的：「孩子们问你好！几个侄儿、侄女，还有左太北、任远方，放了暑假，只准他们到北戴河玩了两星期，回到家里做暑期作业，规定他们每天写日记，还有每星期两次义务劳动，帮助警卫战士打扫院子，以及清洁南海北岸一带的人行道。孩子们很听话，机关事务局说要给他们的学校写表扬信……德怀，你这神仙怎么当的？到山上反倒累成这副德性？」

彭德怀竭力现出一脸笑容：「你来了好，来了好。许多话，正好聊聊……我六十一岁了，过了花甲，老年人嘛，比不得从前了。你累不累？累了就先休息，不累就让警卫员带你到几处风景点上走走，多拍几张照片，这地方难得来一次的。近几天会议开得紧张热烈。中午我不回来陪你，警卫员会替你打饭吃……晚饭见吧。我这就开会去，不许请假和迟到的。」

浦安修一向拿自己的男人没办法。德怀从来军人作风，风风火火，好像他是天字第一号忙人。不陪就不陪，自嫁了他这个副总司令，就离多聚少，不习惯也习惯了。进到书房和卧室，看看那个乱劲哟！像个单身汉的住处，这里的服务员也太放任了。

放下行色，浦安修动手叠被子，换枕套、床单。衣服当挂的挂，当叠的叠，当扔洗衣桶的就扔洗衣桶。几只散乱的鞋子也排列好。地板倒是不很脏。收拾完卧室收拾书房，把那些随手扔在沙发上、椅子上、窗台上的报纸杂志、会议材料拾起来，放到大写字台上。她从来不看德怀书房里的文字材料，尽是一些军事机密，她守纪律，也无那个

兴趣。德怀的写字台是不让人收拾的，甚至为此发过几回脾气：「乱有乱的规律，你们收拾整齐了，我反而找不到东西了。」

看看，女人就是女人，没费多大一会功夫，就卧室像间卧室，书房像间书房了。男人只会统率千军万马南征北战，东伐西讨，而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她进洗手间洗了把脸，顺手把抽水马桶和浴缸也冲洗一遍。人说洗手间最能体现西式生活文明。但这种西式文明到了我们党的土包子出身的大人物手里，就往往很不堪、很不雅了。刚进城那阵，不是还风传过一些笑话？谭震林、王震、谢富治、萧华等人，第一次住进北京六国饭店，竟都是蹲上抽水马桶的窄沿上出恭，王震还摔了跤，大骂上洋厕所是受洋罪……毛主席则是下令拆了菊香书屋内的抽水马桶，一律改装回老祖先的平地蹲式厕所。

浦安修泡了一壶茶，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拎了个海鸥牌袖珍相机，开门出来，警卫员已经等候在门外了。警卫员跟随彭德怀多年，是个闷嘴葫芦，神色拘谨地问：「首长，到风景点上走走？」

这些小鬼，逢人就叫首长，像大学生们逢人就叫老师。

庐山牯岭，举目皆入画，无处不胜景。加上天青气爽，碧空如洗，抬头不见一丝云，俯视却见层层雾，座座西式别墅，错落于绿树花丛，直如天上宫阙，海市蜃楼。一路走去，游了花径，绕了如琴湖，过了天生桥，到了锦绣谷，进了仙人洞，上了御碑亭……最远去了天池和文殊台。浦安修游兴很浓，每到一处景点，都让警卫员替她拍照留念。过两天拉上德怀，再好好游上一回。

出一身毛毛汗，返回到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住处，已是下午四时。浦安修这才觉得肚子饿了。好在书房茶几上新摆了一盘点心。服务员进来说，是杨主任派人送来的，江西特产。杨主任还带话，晚上十一时，总理会派车来接您去吃消夜。

浦安修作为北师大党委书记，教育工作者，心地虽然相对单纯些，但还是觉察出来什么不对劲似的：一是这次突然通知她坐专机上山，为什么德怀毫不知情？二是德怀为什么变得那么黑、瘦，害了什么病？三是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北京来的，跟随德怀多年，平日很熟悉、亲热的，这次见了面却都只打个招呼就避开了；四是往日德怀的办公室

里，总是摆放着好几部各色电话机，和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保持着紧密联系，现在却一部电话机都没有见到，奇怪不奇怪？五是这栋别墅的走廊，中间以木板相隔，还由士兵守卫着，问那边住的谁？人告诉她黄总长！什么意思？六是周总理那样忙，还要请自己去吃消夜，又不同时请德怀，难道要谈什么事？

去它的！不要胡思乱想了，兴许什么事儿也没有呢。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敏感，把简单的现象复杂化。浦安修洗了个淋浴，睡了一觉。直睡到彭德怀散会、开晚饭时刻。三菜一汤，一荤两素，白米饭，都是从食堂打回来的。

正吃着，杨尚昆同志又派人送来一盖盘嫩姜烧鸭块，说是欢迎浦安修上山加的一道菜。浦安修和彭德怀都喜欢吃嫩姜烧鸭块。服务员留意到，夫人来了，彭总的胃口好多了。半个月来，彭总不思饮食，每顿饭都是动几下筷子就放下，人也就黑了瘦了。

饭后，彭德怀端了茶壶，进到卧室里，掩上房门，拉浦安修坐下，说要好好谈谈话。浦安修见他十分认真，不禁心里一沉，脸上笑了笑：「总理托人带话，说晚上十一时派车来接我去吃消夜，却没有说请你，大概也是要好好谈谈话呢。」

彭德怀这时眼睛发涩，喉咙发干，顿了一顿，控制住情绪才说：「安修，谢谢你这种时刻来看我，带给我安慰。一些事，我已考虑多时。本来想回到北京才和你谈。现在既然来了，就谈开算了，早谈早了……我犯错误了。不是一般错误，指我犯了路线错误。你不要害怕，暂时不会打我阶级敌人，算右倾反党分子，是党内斗争。我不想连累你……党内斗争，有时比对敌人还残忍，你明白吗？」

浦安修登时眼冒金星，脑袋瓜嗡嗡响，人都痴呆了：「德怀，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天啊，你能犯什么路线错误？我和你生活了二十年了，还不了解你的为人？还能有人比你对革命、对党更忠诚？你爱骂人、训人、得罪人，什么缺点都有，惟独不能否定你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真要那样，我要站出来替你讲话，为你作证。」

彭德怀深知自己的夫人秀外慧中，遇事拿得起、放得下：「莫急，莫急，安修，你先听我讲。我有一肚子话……我心里的话，也只好

对你讲了……那怕被人窃听了去。我只问你，要不要听？」

浦安修想哭，但此刻她不能哭。德怀既是憋了一肚子话，无处可诉，惟有自己这当妻子的了。

彭德怀很冷静，替安修倒上一杯茶，说：「好，我来讲讲一箩筐的臭事。你晓得，我脾气不好，嘴巴子臭，改不掉的习性。毛泽东讲我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这人除了小时候在老家挨饿，一辈子没有吃过大亏。江西苏区「消灭 AB 团」，我没有沾边。第一次杀「AB 团」是老毛指挥干的，激起「富田事变」。

第二次是项英指挥，谭震林、罗瑞卿等人是积极分子，他们错杀了多少红军指战员……后来就是长征，一路败退到贵州，老毛怀疑我要和他争夺红军指挥权。后来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专门召开华北会议来整我。奉老毛的指示，批了我五十天，没有整服我。我就不认打日本鬼子有罪，丢失国土有功。那时老毛有个内部指示：让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国土越多，越爱国。前几天他还在讲，不能爱蒋介石的那个国，那时是国中有国，蒋、日、我，三足鼎立，新三国志。我是个军人，国土沦丧，不做亡国奴，就只有和日本鬼子拼。百团大仗怎么打错了？

老毛明明发过贺电祝捷，为什么后来不认账？他们说不服我。前线又要我回去指挥作战，我才过了关……这次到山上来开神仙会，抓住我在西北组讨论会上的几次发言，和一封反映农民疾苦的信，新账老账一起算。老毛还把我和他的分歧，搞成私人之争，说几十年来，我和他三成合作，七成不合作，三七开……我参加革命，带部队从南方打到北方，从华北打到西北，从国内打到国外，是替他老毛个人打仗吗？如今弄成和他的关系三七开，一切以他个人为标准，中常委人人附和，政治局无人放个屁，你说可悲不可悲？」

浦安修怜惜地看着他：「你呀，看样子要做韩信了。人家说你是张飞，我看你更像韩信。」

彭德怀说：「你讲的对。五〇年老毛求我率大军赴朝作战，态度那个亲热、尊重哟，很像老戏里的刘邦拜将。还硬是把他大儿子毛岸英交给我，带到前线去锻炼。结果，岸英被帝国主义的飞机扔下燃

烧弹烧死了。他为这事存下心结，怪罪我没有保护好他儿子。直到这次会议上，他还公然说，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他没有后代了……动不动就批判人家农民观念，封建思想，他自己却不肯承认他的两个女儿也是后代，很可悲！」

浦安修沉沉地叹口气，说：「你们两个湘潭老乡之间，带有太多的个人色彩。这次在山上，又是怎么闹开来的？」

彭德怀说：「要讲个人恩怨，也是他，不是我。安修，你长住北京，又是在师范大学工作，大约不知道去年的大跃进，大放牛皮卫星，今年已在十多个省区造成饥荒灾情，农民得水肿病，安徽、河南、甘肃、青海、湖北、江西都饿死人……我们这些大人物却到这山上来开神仙会，吃香喝辣，半天开会，半天游山玩水，晚上看戏、跳舞。如今中央开会，时兴带戏班子，弄些年轻女子来唱歌跳舞！娘卖屁的，谈问题和风细雨，谈成绩轰轰烈烈。把各地的饥荒灾情报告给老毛，老毛还认做是农村干部队伍混进了坏人造成的。我担心已经出现全国大饥荒的迹象，政策不改不得了，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却惹下大祸，把我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来批。指我在山上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现在是形势一边倒，他又亲自掌管着中央警卫系统，连朱总司令都挨了批评，不能开口。已经大会小会的批了我三个星期。他们逼我缴械投降。我若不投降，害得大家下不了山，不能回各自的岗位去抓工作……安修，你知道吗？我现在是满身長嘴说不清，像个政治麻疯病人。还牵涉到党内军内一大批正直、忠耿的老同志。如今老实人的日子不好混……我这人一辈子不迷信，这次认命了，我这人是个悲剧角色……只可怜乡下农民，因为我们这些大人物的胡作非为，多少人要被饿死……」

浦安修见德怀眼睛里溢满泪水。这个铁打的汉子，几十年战争生涯中经历无数险境、绝境不曾眨过眼睛的三军元帅，如今身陷党内斗争的沼泽泥泞，无力自拔。

夫妇相对着哭泣。还不敢大声哭泣。大声哭泣会被人报告上去，说他们夫妇发泄对毛主席、党中央的不满和仇恨。

彭德怀先止住哭泣，从洗手间扯来一块干净毛巾，给安修抹眼睛：

「安修，听我讲，我什么都想过了，已经决定投降了。打了几十年仗，没有倒在战场上，而倒在自己党的内斗上，不算丢脸，相信历史会还我清白的。现在他们批我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尽量满足他们。我只保留一样，绝不承认搞了什么「军事俱乐部」，无中生有，那会坑害一大批军队高级将领……我是大老粗一个，只会带兵，不会权术。可我替我们这个党担忧啊！讲句最犯忌的话，老毛是个大玩家，把个党和国家玩的团团转，牵着猴子敲着锣，耍戏法，耍了军事耍政治，耍了政治耍经济，国民党的蒋介石、李宗仁，共产党的王明、博古，都耍不过他，现在更是无人阻得住他……算了，本不该和你讲这些。放心，我已经向中央和老毛作出保证：不叛党，不自杀，辞掉一切职务，上交元帅服，回乡下种地。看样子老毛会答应我的这个要求，目前还找不出由头来关我、杀我。安修啊，这一来，我们夫妻一场，需要分手……」

浦安修听德怀说出一番不怕掉脑袋的话，又提出要分手，气得把毛巾摔了过来，哭的更伤心了：「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当什么人了？我也可以辞职，和你一起下乡种地……呜呜呜……我好苦命呀，好命苦，呜呜呜……」

一旦作出决定，彭德怀倒是出奇的冷静了：「安修，你听我讲完……你以为我愿意和你分手，到老年连个伴都没有？但是不分手，你也会被戴上右倾反党分子的帽子，反党分子的婆娘，下半辈子莫想抬头。况且你出身书香门第，怎么过得惯乡下那种整天和猪屎牛粪打交道的生活？」

浦安修头一昂，眼泪一甩：「戴帽就戴帽，下乡就下乡，明明知道你蒙冤，我为什么要离开？」

彭德怀苦笑着说：「安修，那我们新中国，对你们浦家就太不仁了，你的两个姐姐浦熙修、浦洁修，已经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再加上你浦安修当反党分子……北平浦氏三才女，在新社会落到这个下场，天道不公！何况我决定和你分手，还有更要紧的事托付于你。只有你保住了北师大党委书记的身分，才好继续替我哺育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任弼时烈士的女儿任远方呀，我们要对得起左权和任弼时在天之灵……还有我的六个侄儿、侄女的思想教育，也想托付给

你……我湘潭老家，祖辈受穷，都是睁眼瞎，没有出过读书人。既然已经把他们弄到北京，就想让他们完成学业，变成有文化的一代。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不应该跟着我这当伯伯的倒霉……照老戏文上的讲法，这算托孤。安修，我这是向你托孤，向你托孤啊！]

说罢，夫妻两个抱头痛哭，犹如生离死别。

毛泽东派卫士送给周小舟一纸短信，问他《昭明文选》中〈邱希范与陈伯之书〉读过没有？作何感想，可约一谈。

湖南二周，难兄难弟。周小舟仍和周惠住在一起，并未像彭德怀和黄克诚那样被相互隔离。周小舟对周惠说：「一篇劝降书，难道我是那个反复无常的武夫陈伯之？我自认无错，就是拒绝投降？」

周惠劝道：「不要对号入座。这篇古文，认真读读，还是满有意思的。功在诗外，意在言外啦。何况，主席愿意约你一谈，机会难再，不可错失。」

周小舟仍是书生意气，也是百般无奈，说：「好吧，我们换个法子来读。你念原文，我做注释。对于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你我大致上还有些了解的。那时中国处于大分裂时期，长江流域为南朝，黄河流域为北朝。北朝依序是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五个王朝。南朝依序是宋、齐、梁、陈四个王朝。陈伯之为南朝齐、梁间人物，是个市井之徒，孔武有力，年轻时候干过些偷鸡摸狗、聚众打劫之类的流氓勾当，被人割掉一只耳朵。

在那个分崩离析的战乱年头，陈伯之这类土匪首领，很容易得到朝廷招安，求得官职。他曾当过齐朝的江州刺史。江州就是庐山脚下的九江，自古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刺史在南北朝时是很大的官，以州统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我们刚进城时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齐亡梁兴，陈伯之投降了梁武帝，不久参加谋反，事败率部众渡江投降了北魏。陈伯之在北魏混得不怎么好。

四年后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让记室（主任秘书）邱迟字希范的，给陈伯之写了一封招降信。陈伯之接信后重新归降了梁朝，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邱希范的这封信却成了情词恳切极有文采的历史名篇。好，周惠，你开始念原文吧。

周惠念道：「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出世。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

周小舟注释：「这起首一段，隐喻了陈伯之的草莽出身，干过些不法勾当，后因走上了正道，拥戴皇上，立下功劳，统领大军，出人头地，好不威风。」

周惠念道：「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如此。」

周小舟注释：「你陈伯之一旦背离皇上，成为逃亡分子，到了人家北魏地方，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听到放箭的声音就双腿发抖，见到人家的首领帐篷就要下跪，何其可怜。皆因你内心不能自审，外受流言影响，神思迷乱，行为猖狂，才会落到如今的下场。这是骂彭、黄，还是骂我？」

周惠念道：「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此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刺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

周小舟注释：「当今皇上圣明，不计前嫌，广罗人材，以天下为公。这些都是你陈将军所知道的，不过我还是要说上两个掌故。昔汉光武帝攻打洛阳，朱鲔拼死抵抗，以致双方伤亡很大，自觉罪大不敢投降。光武帝派人去劝降道：「干大事业的人不计较个人仇恨，只要你肯献城归顺，仍保住你的官爵富贵，洛水可以作证，光武帝绝不食言。」再又一个例子，魏武帝曹操率领大军到宛城，守将张绣归降，不久又行叛乱。曹操前往平叛，战事失利，他的长子曹昂被张绣的人射死，侄子曹安民也死于乱军之中。四年后张绣又归降曹操，曹操胸襟开阔，并没有计较他射子杀侄之仇，仍封他为侯。难道你陈将军于我梁王朝有他这么大的罪行吗？你还是一位立过大功的开国功臣啊，你只是一时糊涂，走错了路，不应越走越远，而应及时回头……这两则历史掌故很有说服力。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被美帝的

汽油燃烧弹烧死了，为什么又耿耿于怀，至今怪罪到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身上？「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我没有后代了。」，这种话都在大会上说了。」

周惠念道：「主上屈法伸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周小舟注释：「当今皇上轻刑罚，重恩义，即使臣民犯下罪过，只要认错悔改，都可以得到宽宥，就以你陈将军来说，你虽然叛逃到北魏地方，但你的祖坟没有被挖掉，坟陵上的松柏依然苍翠；你留在江南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受到株连，仍然安居乐业；你的府第家产没有被抄没，仍然替你保存完好，亭台楼阁没有丝毫受损；你心爱的妻妾也都守候在家中，等着你的归来。皇上待你一片至诚，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梁武帝能够这样对待叛将陈伯之，对比今天庐山发生的事情，我真有今不如昔之感！周惠你不要瞪眼睛，只管继续念原文。」

周惠念道：「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场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膺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部。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

周小舟注释：「今天梁朝的功臣名将，按功行赏，井然有序，君臣同享荣华富贵，一起治理国家和保卫国家。这些都已形成制度，会传诸子孙后世的。只剩下你陈将军一人流亡异邦，为那些野蛮之族驱使效命，岂不悲哀？昔有军事强人慕容超投降，被砍了脑袋；姚泓也曾是个有所作为的人，被押送到西域荒漠充军。可见你在异邦，人家不会把你当作同类，就像蔡文姬流落匈奴所生的子女，人家视作杂种一样！」

周惠念道：「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焦烂。况伪僭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蒿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周小舟注释：「北方的众多部落侵占我中原大地，已经多年，他们造下无数罪孽，局面烂透了。况且他们的部落首领之间你争我夺，相互残杀，不久就要被吊死在房梁上，或是割下脑袋悬挂街示众。在

那样野蛮的地方，人的性命是不值钱的。你陈将军寄身北虏，就如同鱼游在滚开的水里，燕子筑巢在战幕之上，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情势吗？」

周惠念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无弦登陴，岂不怆悵。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当今皇帝圣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倔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事，吊民洛纳，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图之。邱迟顿首。」

周小舟注释：「这结尾一段，最有文采，也最富情感。讲的是故国形势大好，江南春和景明，生机蓬勃，更兼疆域广大，四海来归，万邦来朝，统一大业，指日可待。你陈将军为什么还不回来？归降吧，归降吧……毛主席确是要借这篇〈邱希范与陈伯之书〉，盼我举手投降，不远而复。也是诚谕我要和彭老总、黄克诚、张闻天划清界线，检举揭发，重新回到他那一边去……」

周惠说：「小舟，你总算体会到毛主席待你的一份苦心了。又是送你文章，又是给你写信，又是约你谈话；他是很重视你的啊，他还是你的叔舅长辈啦。你看人家黄克诚，资历比你老，功劳比你高，主席也只是委托陶铸去找他谈话，交代政策。」

周小舟说：「黄克诚同志是位老实人，这次完全是受彭老总的株连……到底是忠诚老实的人吃亏。要把国防部长和三军总参谋长做一锅端嘛。」

周惠勃然作色：「小舟！你还在讲这个话？还在替他们抱屈？你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处境？真要把你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怎么向湖南两千八百万父老乡亲做交代？」

周小舟愣愣地望着周惠。看样子，周惠被主席召去单独谈了一次，已得到宽刷解脱，才这么着急，帮着劝降，好让自己也能过此一关。看来，都是苦口婆心，要他悬崖勒马，立地成佛！

可是怎么立地成佛？对彭德怀倒戈相向，揭发彭德怀，控诉彭德

怀，把一切问题变做一桶污水泼向彭德怀？而把自己装扮成一名上当受骗者……或许，已经有人用这样的法子过了关。在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之间，这样的先例也比比皆是。当年，李立三揭发瞿秋白，周恩来揭发李立三，康生揭发王明，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不可取，不可取。」

周小舟十足顽固地摇了摇头：「我是要再去求见一次……但我还是要告诉主席真相。告诉他，他身边的几位秘书、大才子，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加上一个李锐，私下里是怎样谈论的！我不是要拖谁下水，而是要让主席知道，就连他最亲信的人，对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有着和他完全不同的看法。难道还不足以使他警醒吗？十来个省区已经出现饥荒灾情，饿死了人，他却在这山上反右倾，不等于面大火泼油，临洪水掘堤嘛！」

周惠眨了眨眼睛，倒是没想到周小舟要以这种方式去向毛主席汇报，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停了一停，才说：「耿耿丹心，天日可表。却是一着险棋罗，走出去，就收不回来罗。」

周小舟说：「封建时代，还讲个文死谏，武死战。难道我们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连封建朝廷的文臣都不如吗？一个个都成马屁精，只图摸拍得领袖欢心，连天下百姓的死活都不顾了吗？我偏要去告诉他！陈伯达说过，主席打仗行，搞经济不行，却要不懂装懂，披挂上阵；胡乔木说过，去年的大跃进是出了轨，翻了车，主席提倡海瑞精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党内出海瑞式人物；田家英说过，今后若能离开中南海，要给主公提三条，一是治天下不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被人议论，三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别人很难进言；吴冷西说过，明明早就喊着要退居二线，去年却抢上一线，栽了大跟头；李锐说过，老夫子翻身为云，覆手为雨，一手遮天；我本人也说过，主席疑心太重，独断专行。还说过中国党内也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

周惠向来敬服周小舟为人学问，气质胆识。看来小舟确是要义薄云天，不惜自身涂炭了：「不管你去说些什么，一定不要惹主席发火，不要惹主席发火。」

周小舟说：「我会注意方式方法，知道他的脾性。再怎么着，我也

是晚辈。」

经过电话请示，周小舟于当晚十一时半，毛泽东观戏跳舞之后，去美庐「汇报思想」。

周惠忐忑不安，辗转无眠，眼睁睁地等候通宵，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丢下一地烟头。

第二天清晨，无风无雾，满天红霞，天气晴好。记得小舟推门进来，披回一身霞光似的。见周惠通晚未睡，忙高兴地告诉：「放心，我和主席谈得很好，都谈通了！主席很开心，我的话都听进去了，还说早就应该这么交心通气了。都是为着党和国家的事情，他也不会责怪秀才们，人都会有自己的活思想，背后议论几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睡觉睡觉，一晚上都处在兴奋之中。主席还表扬了你、我，说去年湖南二周，抵制五风有功，仍要重用……」

对于周小舟的乐观、自信，以为天大的事情已成过去，周惠很感怀疑。烧香拜佛，马克思保佑吧！祈望党内安宁，天下少事，工业、农业不再瞎折腾，乡下少饿死几个人。

两人正要各自回房睡个早觉，美庐一名卫士匆匆忙给周小舟送来一纸便条，是毛泽东以铅笔写下：小舟，昨晚相谈甚畅，请速写出送给我。

周小舟得意地挥着便条给周惠看：「怎么样？我没有搞浮夸吧？」

周惠看了一眼，也很高兴。但他心细，见便条上的那个「相谈甚畅」的「畅」字，原本是个「好」字，是圈掉后改上去的。

一字之易，有无玄机？或许是自己多心了。

周小舟一时又精神振奋，一扫通晚未眠的疲乏，回到书房去秉笔疾书，忆述昨晚上的谈话内容去了。

周惠则睡了一觉。反正柯庆施命他今天写检查。紧张的神经一旦放松，就睡得鼾声大作，五明山倒。他直睡到下午时分才醒来。

正好周小舟刚把「材料」写出，睁着一双满是红丝丝的眼睛说：「你过过目，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字句没有？」

周惠本能地不想看，这类「材料」如水火，看了就沾一份；却又禁不住周小舟三请四求，还是看了。反正湖南二周，是长在一根薯藤

上了。想要小舟不要送这个「材料」去，但又没有勇气说出口。

派秘书将「材料」送去美庐。周小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似的，匆匆吃了两个包子，喝下一碗稀饭，就呼呼大睡。也是很久没有睡过落心觉了。

周惠坐在卧室窗下写检查。不觉地夕阳西斜，满天落照。快到开晚饭时间。但见秘书一头虚汗，脸色寡白，拿着一份会议〈简报〉进来：「周书记，你看，已经印出来了，还有主席的批示……」

原来是周小舟遵嘱赶写出来那「材料」，送去美庐不到两小时，就交全会秘书处印发出来，加上毛泽东主席的一道严厉批示：「此件立即付印，通篇挑拨离间，妄图分裂中央核心内部。秀才就是我们的。小舟、李锐不是秀才，是军事俱乐部的人。」

周惠的手发抖了。秘书在旁请示：「要不要喊醒小舟书记？他刚刚睡下。」

周惠说：「摇醒他吧，都塌天了，真可怜。」

周小舟被摇醒了。他坐在床上，揉着眼皮，看到自己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材料」，已经变成铅字，并加上那道冷酷无情的圣旨。他傻了：「怎么会这样？这算什么事？还有没有道义、信义？」

他神情激动地下了床，泪流满面，不管不顾地嚷嚷：「被他耍了！被他耍了……他是个大玩家，玩我于股掌之上！不，还有我们党和国家……」

第四十一章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蓝苹从杭州来到庐山，发觉老板心情甚好，谈兴吃兴游兴舞兴俱佳，像个打赢一场大战役、夺得广大城池的将军。

老板的确高兴她的到来。烦恼中，抽出两个大半天时间，领着她游了锦绣谷、含鄱口，去了三叠泉，上了庐山的最高峰大汉阳峰。在峰顶，观赏了那副凿刻在岩壁上的名联：峰从何处飞来，历历汉阳，正是断魂迷楚雨；我欲乘风归去，茫茫禹迹，可能留命待桑田。之后，她替老板拍下一帧照片：毛泽东侧坐在一把随行卫士带来的藤椅上，容光焕发，慈眉善目望山川，昂然蓝天白云之上。下山时，老板拄着根竹手杖，五音不全地哼唱了一路的曲子，自得其乐，只听得出来是唱的京戏孔明借东风。

蓝苹不是中央委员，不用到全会上去抛头露面。毛泽东要求她以「恶补」方式阅读会议的〈简报〉、文件。

入夜。美庐楼上，只剩下夫妇两人时，蓝苹替老板燃起一支烟，问：「怎么样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啊！」

毛泽东穿着睡袍，半躺在沙发上，架着两条光腿：「那是我十八、九岁读长沙师范时的一句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现在看来，与天地斗较难，与人斗较易，本人乐此不疲。这次只动了根小姆指，就把元帅、大将捅倒了。」

蓝苹说：「他们谁玩得过你？你是大师级，彭、黄不过小学三年级。」

毛泽东说：「四九年二月傅作义到西柏坡村，第一次见面就称我码头耍得好，把蒋委员长耍掉了……倒是我们的元帅、大将，最经不起耍，一、两个回合，英雄变狗熊。」

蓝苹笑笑说：「元帅、大将，也都是以你的名义封的嘛，谁叫彭、黄他们忘乎所以？」

毛泽东忽然喉结上痒痒的，来了兴致，要清唱一段京戏《定军山》，问蓝苹带着京胡没有？

蓝苹平日喜欢拉拉二胡或京胡解闷，一直保持着年轻时候在上海

当影剧明星的癖好。随即从旅行箱中取出一把小巧京胡架在腿上，调调弦子，左手斜握琴柱，右手一扬弓，先拉出一段西皮流水过门，于是，毛泽东以手击拍，头颅一晃唱道：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天助我黄忠成功劳！

蓝苹边伴奏边浅笑：「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来得巧。」

毛泽东的须生腔调还是有些韵味的：

站立在营门三军叫，

大小儿郎听根苗。

头通鼓，战饭造。

二通鼓，紧战袍。

三通鼓，刀出鞘。

四通鼓，把兵交。

上前个个俱有赏，

退后项上吃一刀！

三军与爷归营号，

（西皮散板）到明天午时三刻要成功劳——

同一支曲子，毛泽东往返唱三次，喉咙都喊直了，才算过足了瘾。

蓝苹收起京胡，仍提起先前的话题：「准备怎样打发你的几位湖南老乡？又是军事俱乐部，又是湖南集团的，没想到山上还闹出这么多门派来。」

要是在平日，蓝苹冒昧问起如此重大的党内人事问题，老板早就虎眼圆瞪，大叫闭嘴了。今晚上不同，老板有唱有笑，也就少了许多禁忌：「人员的组织处理，常委已经通了气，交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才算完成手续……总得给出路，给饭吃，给屋住。老彭要求回老家乡下种地，小舟提出去洞庭湖办农场，张闻天想去中央党校教书，黄克诚请求回苏北办水利。」

蓝苹替老板的茶缸里续上水，柔声说：「有个成语，除恶务尽。又叫做政治家不行妇人之仁。」

毛泽东到底不耐烦了，朝婆娘挥挥手：「你不要讲这样多！他们都是历史上立过功的人，我能效法史达林，逞一时之快，把党内的反

对派都处死？愚蠢。你以为我百年之后，中国党内就没有人作秘密报告？叫你认真读读《资治通鉴》，到底不肯用功。自古以来，中国人有自己的处事方式。什么都学苏共那一套，肯定走进死胡同。」

蓝苹不动声色地看着老板的两条从睡袍里裸露出的粗腿，心里也是窝着些火气的。自四九年进城后，伟大领袖就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总是穿着睡袍办公，而且不穿底裤。有时召人来谈工作，也不换上衣服。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这样无拘束，空空荡荡，舒服。如今蓝苹也看透了，想通了，眼不见为净了。小护士、小服务员，一个个花枝似的，在他的书房出出进进，在他的身边磨来蹭去，他空荡荡的穿著睡袍当然方便、舒服，裤子都不用脱嘛。

知妇莫如夫。毛泽东见婆娘好一刻没有出声，是不是又犯了那门子醋意？率性沉下脸来说：「我还要看几份材料，你到楼下那套房子去休息，原来住过宋美龄的，不算委屈你。其实你、我也和蒋、宋差不多，政治夫妻罗。你放心，政治夫妻最牢固，休戚相关，白头到老罗。」

下楼就下楼。蓝苹早就不习惯和鼾声如雷的老板共枕席之欢了。她冷静下来，依依地走到门口，忽又回转身来，现一脸和颜悦色，说：

「还是我去通知那个小钟来陪你吧，熟透了的水蜜桃儿，吹弹得破的嫩脸儿，小蛮腰儿，白净腿儿，画里人儿，我要是个男儿，也要见面干她三、五遭儿。」

毛泽东可气又可笑，低声喝斥：「你住口！到杭州住了几个月，倒是读了不少淫词艳句。」

蓝苹讨好地说：「老板，我已经想通了，今后不吃醋了。总理和我打了招呼。其实嘛，我也早就管不住你了，每到一地，少不得几个红颜知己，权当身心放松而已……好了好了，我住口。你不是要我看份材料，代你拟个批示稿吗？」

水豆腐掉在土灰里，吹不得，拍不得，毛泽东也是拿自己的婆娘没法儿。他闷着脸从一厚叠材料里找出那份北京中央书记处送来的理论文章——〈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说：

「你先仔细读读，代拟个几百字，要尖锐些。现在就去，完了让值班

卫士送上来。」

蓝苹双手接过那文章，竟学着老戏文里的大臣模样，躬身后退两步，玩笑说：「遵旨！臣妾代批奏折去也。」

毛泽东被逗笑了，随即躺下身去审阅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他们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稿，以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稿。躺着看一段，爬起来改一段。

约莫一个半钟头后，值班卫士送上来一个大牛皮纸信封，内有蓝苹代拟的批示稿。毛泽东当即审阅，觉得这婆娘脑子好使，笔头也快，模仿自己的文体、文风、语气，可说维妙维肖：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史达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果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毛泽东看过蓝苹代拟的批示，不禁暗暗叫好！批得辛辣，骂得痛快。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把彭、黄、张、周们骂作「走狗」、「猪狗」。这婆娘心有灵犀，肯用功，可蓄养成雌虎。说她没有读《资治通鉴》，看来是委屈她了。连一手小草都习成「毛体」，几可乱真。命她代拟圣旨，一气呵成。

不过毛泽东意犹未尽，遂又挥毫增添了两小段：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写毕，毛泽东署上自己的名字并签下日期：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再又附言：此件立即印发出席全会同志，可作本次全会的政治结论纲领。

八月十六日，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最后一天的大会。毛泽东坐镇，刘少奇主持，首先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两大决议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公报〉无视全国即将爆发大饥荒的种种迹象、警讯，仍然坚持宣称：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丰收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经过核实后公布的新的统计数字，仍然是巨大的数字。一九五九年仍然是继续跃进的一年。至于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目标，仍可以在十年的时间内实现。

〈决议〉则指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本次全会，对于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是完全必要的。云云。

出席会议的一百六十多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整齐划一，像学校学生一般高高举起各自的手臂。毛泽东则举着手在主席台上站起来，亲自负责点票似的，以犀利的目光巡视着整个会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细看过，连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都哭丧

着脸举了手……之后，毛泽东以他一口终生不改的、又直又硬的湘潭口音响亮地宣布：没有反对和弃权的，一致通过！大家的手可以放下来。

于是大家放下各自的手臂，转为热烈鼓掌，表示衷心拥护。

接下来林彪讲话，把彭德怀定位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毛泽东讲话，宣布又一次取得了党内斗争的全面胜利。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又召集了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宣布了重要的人事任免，包括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组织处理：任命林彪同志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同志身体不适时，由贺龙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解除彭德怀同志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国防部长职务；任命罗瑞卿同志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长一职由谢富治同志接任。解除黄克诚同志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解除张闻天同志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党组副书记职务；任命张平化同志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命李瑞山同志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解除周小舟同志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解除周惠同志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职务；解除李锐的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兼职秘书之职务。

刘少奇在宣布人事任免通知之后，仍保持着站立姿态，作了一番自我表白式的讲话，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束语。

他给彭德怀定下「反党野心家、里通外国」两项前所未有的罪名，并热情洋溢地赞扬毛泽东：这次全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的胜利。防止了分裂，增强了团结，纯洁了队伍。有人讲这次庐山是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乱子。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问题；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或者是八成成绩两成缺点错误，或者是一分、一个指头，总而言之会有的……近两年有人建议不要搞运动了，彭黄张周就是反对

搞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顶住这种议论。我们共产党就是靠搞运动起家的，并在运动中寻找和产生出了自己的最好的领袖。我们中国党，中国党的中央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点，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主张的。在中南海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史达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什么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后，彭德怀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和彭是反其道而行之，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革命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权威的事物，而反对权威的，要嘛是散布糊涂观念，要嘛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这话说得多深刻。在苏联，赫鲁雪夫搞了一手反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运动，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刘少奇音调高昂地讲完后，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周恩来、朱德、林彪跟随起立鼓掌。于是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起立鼓掌，拼命鼓掌。是向刘少奇鼓掌致敬吗？不是。只不过是拥护他提出的中国党需要个人崇拜，需要崇拜毛泽东和崇拜毛泽东思想！全体与会者的起立、鼓掌，虽说是毛泽东带头发起的，却真真正正是献给毛泽东的。

掌声持续着，毛泽东笑望了刘少奇一眼，心里镜子一般清亮：「你终于改口了，不再坚持「问题讲透」、「山上反右、山下反左」那一套了。党内最大的机会主义者是谁？不是彭德怀，也不是周恩来，而是你刘少奇……」

掌声持续着。毛泽东还笑望了站立在左右的朱德、周恩来、林彪三人各一眼，仿佛对朱德说：「总司令，你是偏袒彭德怀，实为「军事俱乐部」的大掌柜，可我坚持朱毛不分家，让你少管事，多休息。」仿佛对周恩来说：「庐山对你是次大考验，你没有上彭德怀的当，没有入他的伙，是你政治上圆滑的表现。」仿佛对林彪说：「养病十年，放虎出山，你会否竭尽精诚，毫无私心杂念？」

毛泽东抬起双手，巴掌向下压几压，示意全体与会者坐下，之后自己也坐下，很响地呷一口茶水，作最后的总结讲话，亦即闭幕讲话：这次会议，从彭德怀同志的信发出的那天起，七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这一个礼拜，并没有通知任何同志（除我们常委会几个同志之外），说是辩论这封信的性质，包括几个组长。我跟他们谈过，可是没有说辩论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只是说过要他们放开言路，扩大民主，让人家讲话。说你们的耳朵是听话的，人家长口是讲话的，无非是放出来的东西，有香有臭，香的你就吃下去，臭的你就硬着头皮顶住。就是这么讲的。你说我不公平呀！我说你们能够吃下的吃下，你们不愿吃下的硬着头皮顶住。一直到昨天，我看周小舟这位同志他是硬着头皮顶住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今天他赞成这个决议案了，我看到他和彭、黄、张都举了手，不晓得是真赞成还是假赞成就是了。噯，你怎么又不顶了呢？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我看这一次会议开得好，是逐步发展的。上山之后，初期，中期，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这一个来月的集会很有必要。这么一个大国呀，这么一百多人，我们这些人就是从这次会议得到教育，我是得到很大的教育。谁料到出这样的乱子呀！我就没有料到，结果出了，出了就好啊，就欢迎呀！就可以解决呀！所以讲是一次胜利的会议。就如林彪所讲的，避免了两个危害。一个是党的分裂——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分裂，小分裂已分裂一个时期了，就是一个小集团。以后看他们改不改，无非一个改，一个不改。我们希望他们改，帮助他们。大分裂是避免了；另一个是避免了经济建设再次出现大马鞍形。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历史的必然。你可以临时搞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呀，这是形势的要

求，群众的要求，而且有可能，有这个条件。据我看，总的形势是好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形势是好的，有些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那我们怎么办呢？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还准备把政权让给蒋介石。这跟「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一回事。「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夺取政权的，哪怕一年、两年也好。结果我们争得一年时间。如果再加一年，那就更好。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时候是搞改造的总路线，现在是搞建设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呀！凡是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太平无事。你看总路线的建立嘛，建立又倒，倒了又建立。去年党代表大会是五月间嘛，现在庐山闹乱子是七月份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觉得不行了嘛。现在经过大家一议，又可以了嘛。你怕将来没有风了？一点风没有了？我看还会有。你们说从此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么今年在庐山开会，才不过隔了一年，所为何来？但是总路线的趋势是好的，这个信心完全要有的。不管你出多少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意志的倾向要占优势，它总要占优势的；一个时候不占优势，另一个时候，它要占优势。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是团结一致嘛。要建设得快一点，好一点，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而奋斗。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公共食堂，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向世界宣战！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全场起立鼓掌。毛泽东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走下主席台，由一班卫士、医护人员簇拥着，离开会场，返回美庐。

在美庐楼上，蓝苹和小钟迎候着，帮他脱下制服，连同长裤一并脱掉，换上一袭宽松的睡袍，空空荡荡，舒服。蓝苹讨他欢喜地说：「会开完了？去掉党内的几根刺，你以后耳根清静，顺心顺意了。」小钟懂事地从房间退出。

毛泽东仰躺回沙发上，两手枕在脑后，望着窗外的青山绿树，悠悠白云，仍有心事地说：「山上的戏，算唱完了，落幕了。山下呢？有待开常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有，省里有，地、县、社甚至生产大

队都有，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需要一级一级加以清理。局势会不会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一段短的时期，是有可能的。但相信过不了多久，是要准备刮台风的。不是说农村正在饿死人吗？肯定会有人要用死人来压活人，刮起政治台风！这个政治刮风什么时候刮起来？由谁刮起来？对谁刮起来？现在还难说。一九五四年处理高饶联盟时，留下了一条大鱼彭德怀；这次处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留没留下大鱼？难说。一句话，庐山发生的事情不会这么轻易完结。人家是活到老，学到老；我是活到老，斗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谁教我是毛泽东呢？」

蓝苹说：「你和别人不同。别人视斗争沉重、艰辛；你视斗争轻松、乐趣。别人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者，你是超脱俗务、高屋建瓴的政治家、运筹家。」

毛泽东笑问：「你知道我靠的什么法器吗？」

蓝苹神态娴雅地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或许心里知道，嘴里不回答。

一场胜仗下来，毛泽东倒是肯对自己最忠诚的政治伴侣讲几句知心话：「靠什么法器？一、是靠最高领袖的名分。名分很重要，谁反对我，谁就是反党反中央，是谋反、叛逆。我反对谁呢，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中央团结，执行党的纪律，是上级处置下级；二、是靠手握兵符。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专政，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领袖。政治家是以军事实力作后盾；三、是靠中央警卫系统。这么多年了，你注意到没有？每逢我出席的中央会议，无论在北京或外地，都是由我的警卫一中队的人马驻守会议住地，包括维持会场内外秩序；四、是轻易不出牌，也永远不被人摸到底牌；五、是连横合纵，每次只锁定一个目标，分期分批，逐步到位，各个击破。拉住大多数，击败极少数……蓝苹啊，我这五条，今后你能学到一半，我保你立于不败之地。可惜我的儿子，一个被打死了，一个疯掉了。」

蓝苹深获教益，动情地点着头，为了分散老板的注意力，而说：「不容易哟！你是修炼了快七十年罗……」说着，伸出一双保养得洁白细嫩的手，款款抚着老板裸露在睡袍外面的两腿粗腿，微睁着喝醉

了也似的媚眼，说：「替你品品箫吧？不信小钟她们会有我的这等口技。你不是说孟虹、小孙都差着火候？」

第四十二章 周恩来下山彭德怀「毒咒」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下山去南昌。他要在南昌停留一晚，之后乘专机返京。从七月一日上山算起，这次在山上度过了二十九天。当初谁也没有料到，轻轻松松的庐山神仙会，原以批左纠左和风细雨始，却以批右反右暴风骤雨终。

周恩来庆幸自己和彭德怀的那个「军事俱乐部」没有沾上边儿。也差点子给沾上了。上山之初，彭老总找过他，谈及应替一九五八年春老毛大批「国务院四大金刚反冒进」的事平反，恢复周、陈、李、薄四人名誉；他当场态度坚决地予以婉拒，并和彭老总相约今后谁也不再议论此事。彭老总是个守信用、讲道义的人，后来大会小会的挨批挨斗作检讨，都对此事绝口不提。不然，他周恩来落下个妄图为反冒进错误翻案的恶名，这次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极可能以他为首，变成周、彭、黄、张、周。

世人都称周恩来有大智慧。他最大的智慧莫过于最早领悟到，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政治人物不能有个性，尤其不能有脾气。任何时候都要恭顺、谦逊、钦敬、驯服。功高不震主。在党中央工作，同样需要夹紧尾巴做人。逆龙鳞、捋虎须者，绝无好结果的！彭老总就是在这些事情上看不开。和平时期，还保持着战争年代的率真，遇事直来直去，能行吗？其实你彭老总哪里搞了什么「军事俱乐部」？纯属空穴来风。但毛泽东主席说有就有，没有也有，大家跟从。除了周小舟那傻小子，谁替你说个不字？结果怎样？中央全会做成〈决议〉，铁板上钉钉了。彭老总虽然没像淮阴侯韩信那样被杀头，但革职软禁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呀！而且依我们党的历史惯例，日后再有新的党内斗争，总要扯出过去的一长串「错误路线头子」来作陪，新的旧的一起批。延安整风批王明、秦邦宪，扯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五四年批高岗、饶漱石，扯上王明、秦邦宪；这次庐山批彭、黄、张、周，扯上高岗、饶漱石。下一次是谁？难以预测，但一定会扯上彭、黄、张、周。一旦大名上榜，就和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一样。

有鉴于斯，周恩来此生不能再犯大错。有职位才有权力，有权力

才能替党和国家办事情。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无可选择的。他周恩来生就的劳碌命，只能死在岗位上，死于忙碌中；不能死于落魄，死于寂寞。历来的教训应当记取。为使自已立于不败之地，他替自己设下数道「防波堤」：一是任何时候不惹毛泽东生气，在毛泽东面前认孝服低；二是维护住和蓝苹的良好关系。毛泽东和蓝苹已是政治夫妻，蓝苹已成一只被蓄养着的雌虎，早晚会放出来咬人。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们中，唯蓝苹难以侍奉，又最需要好生侍奉；三是维持住和罗瑞卿、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的良好关系，这些人的地位虽然比自己低，但他们替毛泽东掌控着中央警卫、情报系统，是毛泽东最信任、最倚重的人；四是维持住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中央才子的良好关系，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是经他们理论化、马列化之后，金光闪闪地传达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总之，只要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包括卫士、医生、护士、翻译、司机、厨子以及毛泽东的亲属子侄，自己这个国家总理，都要放下身段，去尊重、爱护、关心……这样，就可以在毛泽东周围形成一个安全圈，不让那些不利自己的传言、小报告、小道消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去。毛泽东或许是年纪大了，近些年来耳朵越来越软，喜欢周围的人给他打小报告，吹耳边风，传递小道消息。

好多次了，小消息变成大事件，毛泽东严令立即清查，闹的当事人措手不及。

今天是中央大员们和各路诸侯下山的日子。从庐山牯岭下来的各色车辆络绎不绝。一只只甲壳虫般，蜿蜒蠕行在林木葱郁、岩壁峻峭的山谷里。周恩来一行的卧车共是三辆：打头的一辆坐着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魁的夫人隋静、省长方志纯夫人朱旦华。隋静还结记着总理有约，到南昌和她比酒量，喝茅台，看哪个先醉；第二辆坐着周恩来的秘书、医生、厨师；第三辆才是周本人的红旗牌防弹座车，陪同他的是一名贴身警卫。

车队下山后，在九江市郊折向南，直驶南昌。第一辆车上因坐着两位女主人，急着赶回南昌去检查落实有关的接待事项，而一溜烟的先走了。周恩来的座车却在九江郊区一处乡间拐弯路口突然煞车停了

下来。原来是个约莫三、四岁的小叫花子，浑身黑煤炭似的，伸出两只瘦得如同鸡爪的小手，托着个脏兮兮的瓷钵，站在马路中间向驶来的汽车讨吃！好险，差点出了车祸。气得警卫员跳下车，拎小鸡一般把那不要命的小花子拎到路边去，吓得那孩子哇哇地哭起来。

周恩来下了车。不允许自己的警卫员粗鲁地对待老百姓的孩子。他走近一看，那孩子的细脖子上还挂了块破纸牌，上面歪歪斜斜写着：李跃进，贫农成份，一九五六年生，安徽阜阳县东风公社红旗大队人，因家乡闹饥荒，全村人外出讨吃，父母尚有年幼弟妹，万不得已，留我在这路边，乞望善心同志收养救命……周恩来读着，眼睛湿了，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啊，叫做新中国的花朵……这时，警卫员为了表示改正错误似的，已从车上找来两个北方苹果，递到孩子手上。孩子见是吃的东西、抓住就咬，且是每个果子都先咬上一口再说！

前面的一辆车子也停住了，秘书、服务人员都下了车，走过来看着孩子可怜。周恩来问：「车上还有巧克力、沙其玛吗？都拿来，都去拿来！」服务员苦着眉眼说：「报告总理，下山之前，您不是吩咐把几包糖果、点心，都送给当地同志了吗？」周恩来瞪了一眼，决断地说：「你们前面的车子挤一挤，把这孩子带到南昌去再说。战争年代，我们还收养烈士孤儿。」

秘书、司机、警卫员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站着不动。周恩来生气了：「胡闹台！我讲了话，你们为什么不执行？」

前车司机是本地人，大着胆子说：「报告总理，这条路上的情况我熟悉，三个半小时的路程，沿途起码好几千安徽、河南、湖北下来的流浪儿，加上本地的……有时挤坐在马路上，车子都通不过。只要一个孩子上了车，别的孩子看到了，只怕都会睡到马路中间，也要求上车呢。」

周恩来更火了：「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难道就看着这些孩子饿死不成？」

秘书说：「总理不要生气，这位司机同志了解本地情况。路上的事，看样子只有到了南昌，交代江西省政府来解决。」

正说着，就见前面不远处，黑压压的一大群流浪儿童，大约是发

现了这里停了大官员的车，数百人如同密集蝇虫似的，嗡嗡嚶嚶朝这边涌过来，涌过来！

警卫员和秘书要对总理的安全向中央负责，立即不由分说地决定：「上车上车！大家快上车。总理，请上车吧！他们来了，我们就陷在这里了，会很被动，那些流浪儿已经饿得眼睛发绿……倒车！打回转！去九江机场，改坐飞机去南昌。」

两辆车子扬起尘土，旋风般调转头，逃跑一般驰离。周恩来的专车司机老杨是个厚道人，一边开车一边抱怨：「咋办？折腾出这种局面，咋办？硬要批判彭老总，连我这个开车的都思想不通！作的什么事嘛？」

周恩来坐在后座上，拉上车窗廉子，很快稳住了自己的情绪：「杨师傅，我们不要有情绪，更不要悲观。是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没有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看样子，大饥荒已经爆发？不会这么快吧？你问咋办？我们只有听毛主席的，只能听毛主席的，一定能克服困难，克服困难。」

同一天，被解除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职务的彭德怀，和总参、总政、总后的十几名中央委员同坐一架空军专机返北京。将军们谁也不敢搭理他，甚至不看他一眼。一个月前，这些大将、上将、中将领们，还一见到他就要先立正，行举手礼，之后恭敬地围坐在他面前……彭德怀也没有理会同机的将军们，只是一路上都在嘟囔：「会有报应的，会有报应的……不出一、两年，会有大报应，报应到无辜的老百姓身上……」有位将军听得不耐烦，劝诫他：「彭总，中央全会都作出决议了，你还讲这些话？」他继续嘟囔：「等着报应吧，等着吧……这次是我，下次轮到别人啦，轮到别人啦。」

八月十九日，在北京中南海，已摆下两大批判会场：怀仁堂会场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紫光阁会场批判张闻天、周小舟。

怀仁堂会场集中了全军少将以上高级指挥员，出了些不很正常的情况：总参谋部讨论组由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万毅中将任组长，开了三天会只是念了些文件，没有人肯发言。万毅中将竟说：「那就把彭老总写给主席的那封信拿来学习学习，再各抒己见吧。」于是引发总参

谋部四十几位中将、少将大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缺点，人民公社搞浮夸、弄虚作假，大炼钢铁放卫星闹笑话……中央及时发现问题，宣布万毅隔离审查，定为「彭德怀死党」，开除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关押一年后获宽大处理，下放辽宁省，挂名省农业厅副厅长。

曾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在会上仗义直言，坚决反对把彭老总说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里通外国」，并大声问：「为什么当初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只有彭老总挂帅出征？为什么胜利了就来惩办替国家民族立下大功的人？」结果邓华上将被当场宣布为「彭德怀死党」，撤销党内、军内一切职务，开除军籍，关押一年后获宽大处理，发配四川，挂名副省长。

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因在会上公开拒绝揭批「彭德怀罪行」，并说：「你们要我落井下石，可我得手里有石头呀！跟随彭老总这么些年，我怎么可以讲他反党？他忠于党，可以讲比我们任何人更忠更忠！」结果洪学智上将被当场宣布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军籍，隔离审查。一年后获宽大处理，下放吉林省，挂名省农业厅副厅长。

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因在会上替彭老总抱不平，叫喊「毛主席你要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清楚，谁个忠谁个奸呀」，「军事俱乐部没人报名，我钟伟算一个」！而被当场逮捕，开除军籍。关押一年后获宽大处理，下放安徽，挂名省农业厅副厅长。

……因同情彭、黄、张、周，对中央罔顾经济恶势，不反左、反批右的倒行逆施持保留意见，而受到惩治的军队将领、国务院部长、副部长、各省区省长、副省长以及地师级高干达八百四十七人。全军划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千八百四十八人。

至于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反右倾运动」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遭到处分的县、社、大队三级干部，则达到两百余万人。后来有人哀叹：一九五七年的抓右派运动，把我们国家的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则是把共产党内稍讲真话、稍稍实事求是的干部一网打尽。党和国家因此失去良知、良心，不久即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浩劫——文化大革命。此是后话。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九月十三日。会议后期，毛泽东命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坐镇，总算镇住了局面，该抓的抓，该关的关，清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军内党内的恶劣影响。会议最后宣布：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留北京，继续接受中央审查；周小舟发还湖南省委批判后，可下放公社任副社长；周惠发还湖南省委教育帮助后，调国务院一机部任副局级干部；李锐开除党籍，下放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改造。

九月二十九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彭德怀上交了元帅服及所有布、呢料军装，各种功勋章，战争年代的纪念品，可说是身无长物，干干净净地走出他居住了近十年的中南海永福堂，迁往他的软禁处——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给他搬家的几名军人都哭了，他们亲眼所见，在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军队高级将领中，数彭总生活最朴素，作风最艰苦，几十年如一日，不吸烟、不喝酒，日常只吃个青菜豆腐的啊！挂甲屯位于北京大学西南侧一公里处，相传北宋名将杨六郎出征时曾在这里挂甲歇息，因而得名。吴家花园则为明末降清大将吴三桂故园，占地颇大，断垣残壁，荒芜破败。彭德怀迁入后，便和「守卫」他的战士们打成一片，在园内开荒种地，还倔强地种了一块「小麦试验田」，以证实：什么水稻亩产十万斤，小麦亩产三十万斤，是鬼扯淡、化生子，骗人的！

果如彭德怀所诅咒的，毛泽东一伙人在庐山和随后在全国的反右倾运动，很快得到报应：全国爆发了大饥荒。一九六〇年春，河南、安徽、陕西、青海、甘肃、湖北、山东、山西、宁夏、内蒙等省区各有数十万人、上百万人活活饿死。河南开封、洛阳、信阳地区甚至出现无人村、无人乡。灾情甚至影响到甘肃酒泉境内的解放军核武器研发试验基地，士兵们因与附近灾民争食物而断粮断水……全国各地十万火急的灾情汇报到中南海，毛泽东仍然一口咬定，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里混进了坏人，农民才被饿死。毛泽东并指派几名国务院部长分头到陕西、安徽调查阶级斗争现状，以证实自己的英明判断。部长们返回北京后，因惧怕龙颜震怒，被指为「与彭德怀同流合污」，而不敢告以各地饿殍载道、尸骨盈野的惨状。

大灾难当前，毛泽东还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离开北京，分头到江苏、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去「关起门来，好好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大家不是指我毛泽东不懂经济吗？你们比我更不懂，更要学。刘、周、陈、邓被分散到南方各地，面对大饥荒急的跳脚！但毛主席不承认现状，不开口赈灾，他们不敢越出雷池一步，为了遵从人民的大救星，只好弃天下苍生的性命不顾。后来还是大跃进干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良心发现，率调查组赴河南省信阳地区调查，据实向党中央写出报告：农村大规模饿死人，不是因为地富分子混进了基层干部队伍进行破坏、捣鬼，迫害农民，而是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失误所致！

陶铸的调查报告有时间、有地点，有公共食堂倒闭、农民饿死、外逃等详细统计数字，震撼了北京党中央。毛泽东虽然因此恨上陶铸，也总算承认了血淋淋的现状。大跃进弄虚作假最烈、反右倾反得最彻底的几个省份，河南全省饿死六百多万人，安徽全省饿死五百多万人，甘肃、青海两省各饿死一百多万人，陕西饿死两百万人，河北饿死近两百万人。灾情最轻的湖南省，也饿死了三十几万人，省内还有几百万人患上水肿病。迫于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灾情，毛泽东退居二线，只管军事、警卫，少管党政、经济。国家主席刘少奇则在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支持下，调整政策，全力救灾，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农贸集市，允许农民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中央书记处还作出决定，撤除大跃进中虚报浮夸为害最烈、庐山会议上反右倾跳得最欢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人的领导职务，并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不是打狗欺主？事情拖了一年多，毛泽东从危机中喘过气来，旋又任命吴芝圃为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曾希圣为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张仲良为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河南饿死六百万人、安徽饿死五百万人、甘肃饿死三百万人算得了什么？湖南饿死的人口最少又怎么样？政治路线正确一切正确，政治路线错了一切皆错。唯有那几个为民请命、最早提出应防止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人，彭、黄、张、周等，才是真材实料的反党分子，绝不

准许平反、翻案。

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且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面积最广、死亡人口最众的一次人为大饥荒。

据后来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次报告中坦承：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计有二千二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据另一份相关的统计资料则表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计有三千五百三十一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若加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则相当于当时欧洲大国法国或英国的总人口。